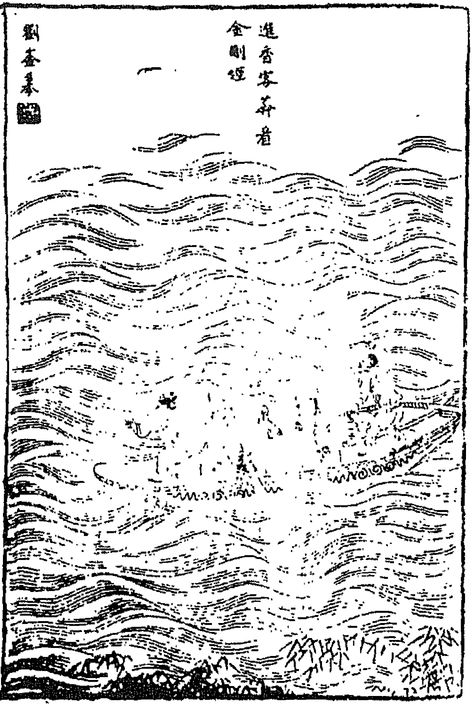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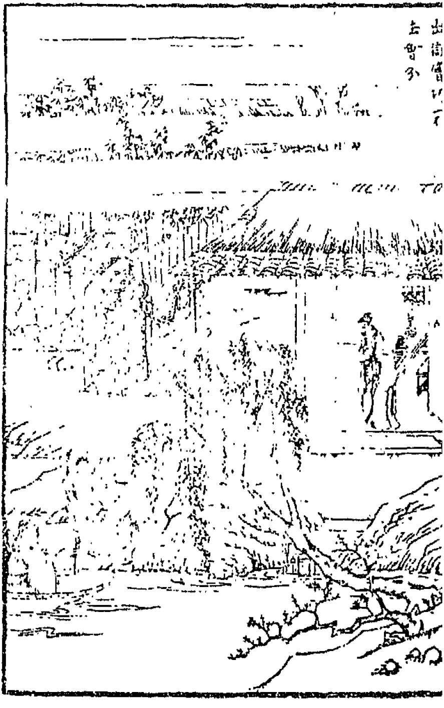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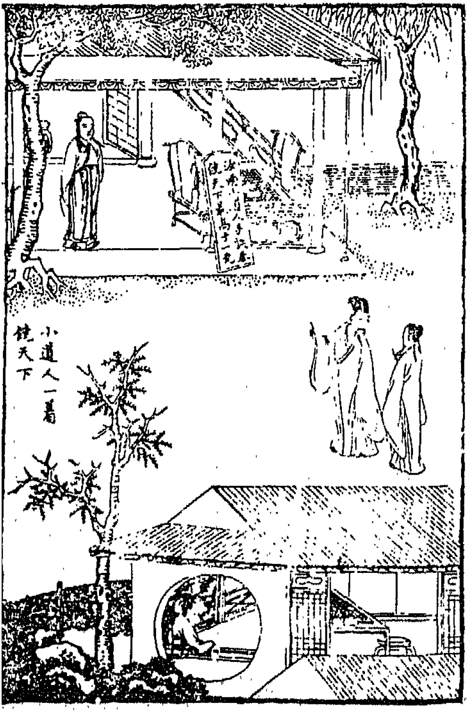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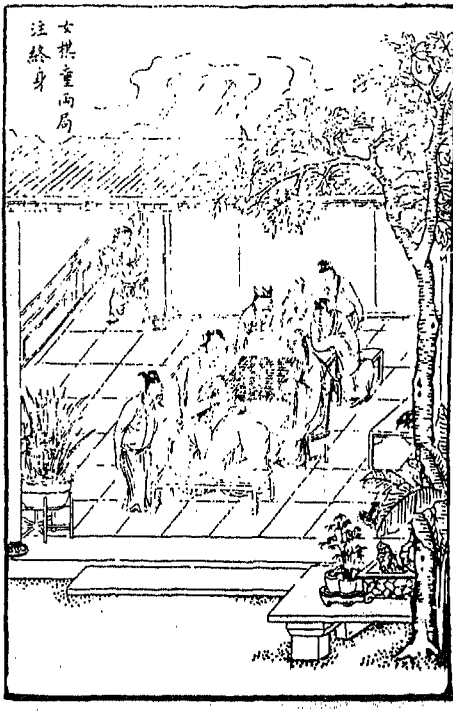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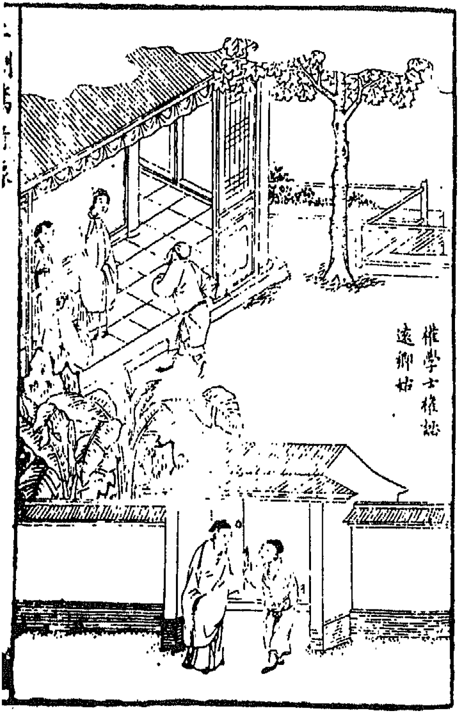
二刻拍案驚奇


進香客莽看
金剛經
劉奋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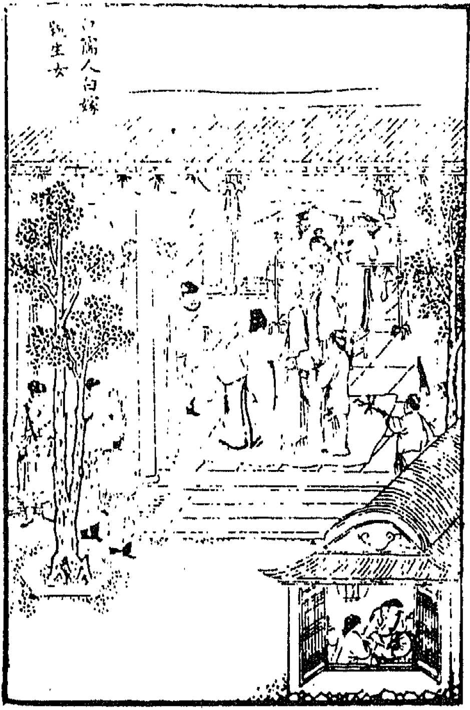

出街借以一石
去曾了


小道人一著饒天下
汝南小道人手談
饒天下最高手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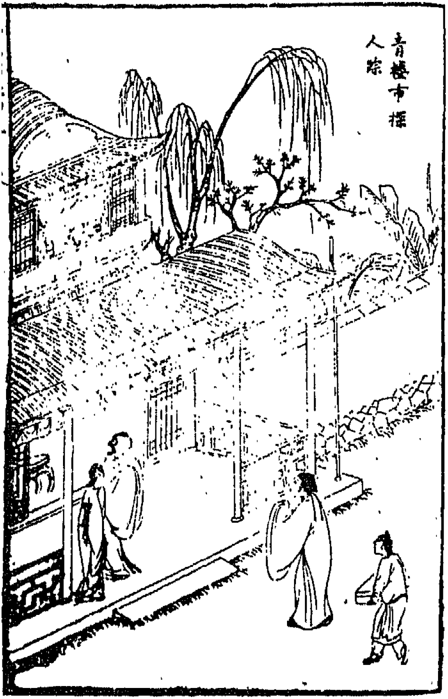

女棋童兩局
注終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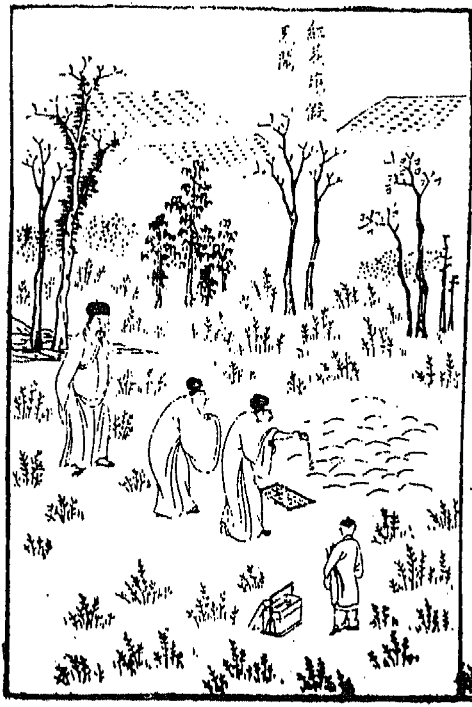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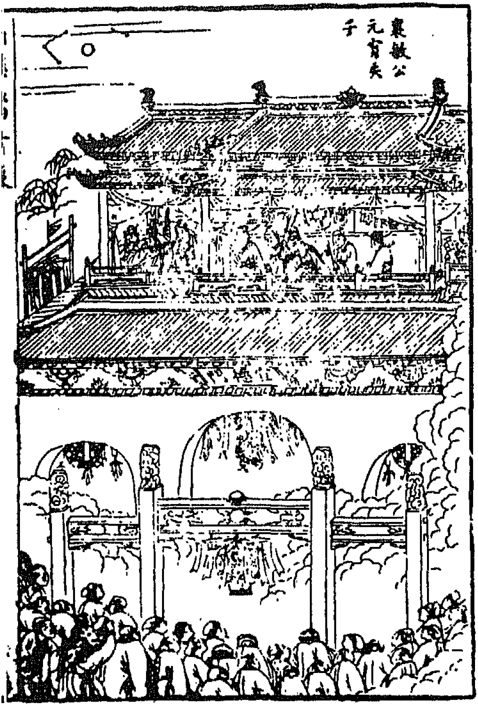


江南人白嫁
劉生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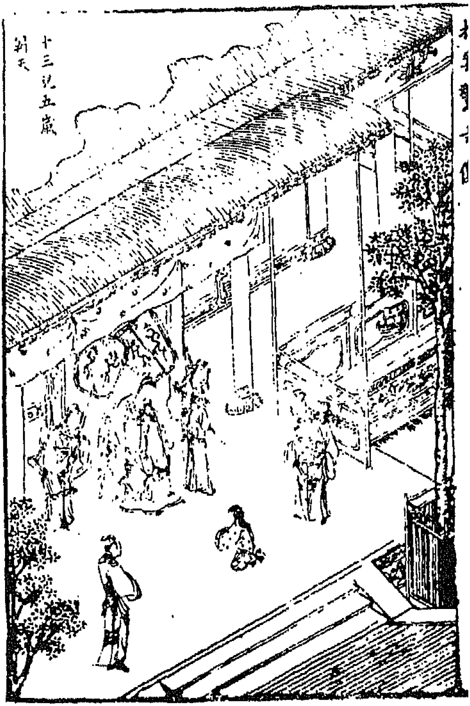

青樓市探人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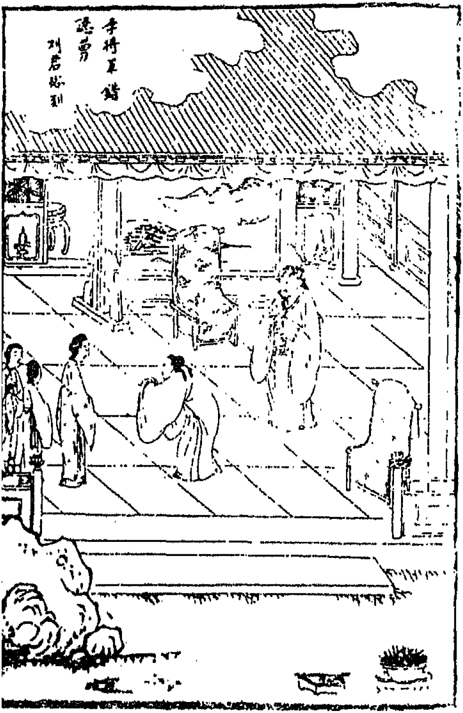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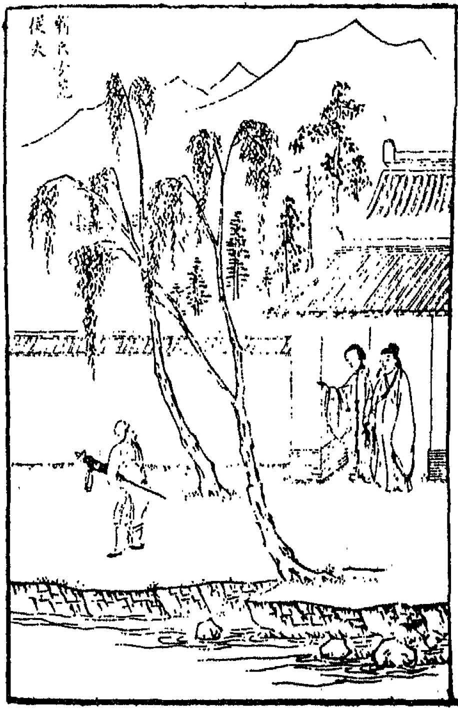
紅葉亦徵
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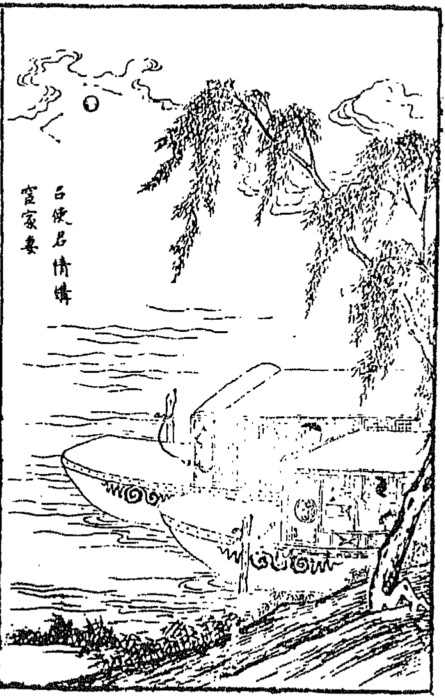


襄敏公元宵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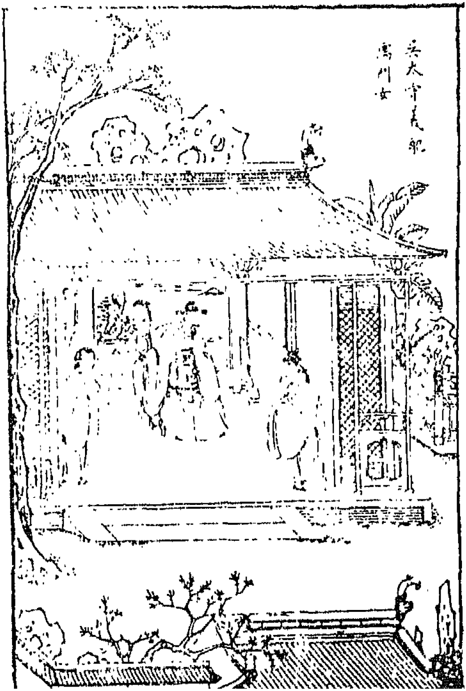

十三兒五歲
刻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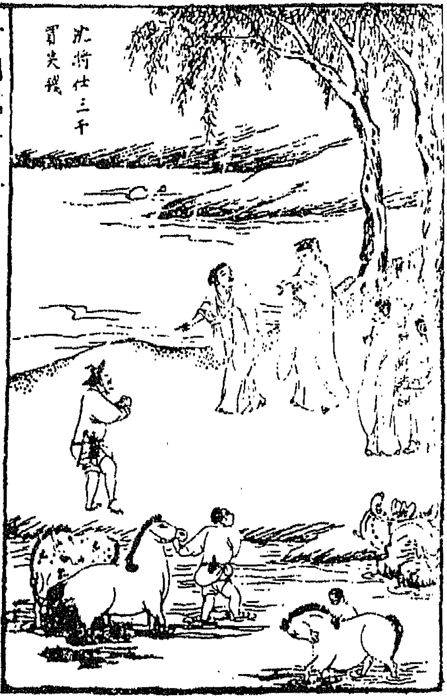

李將軍錯認舅
劉君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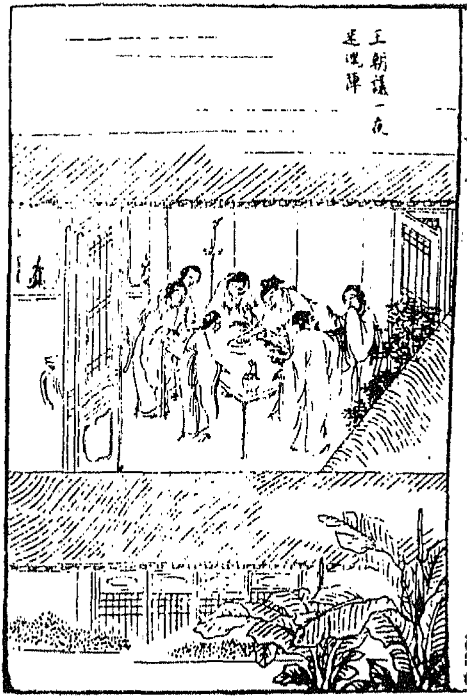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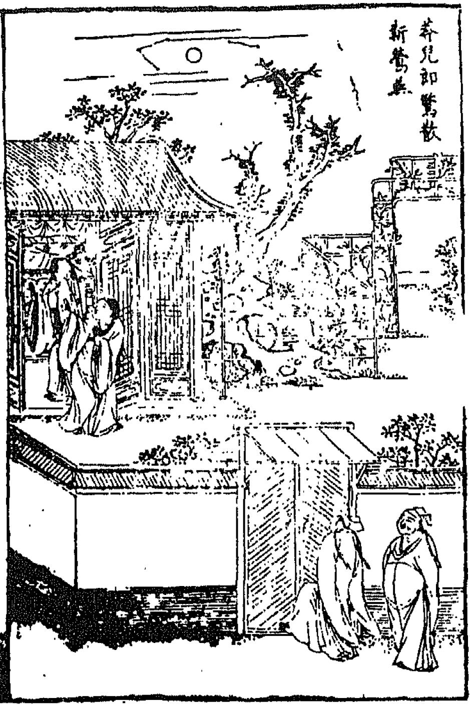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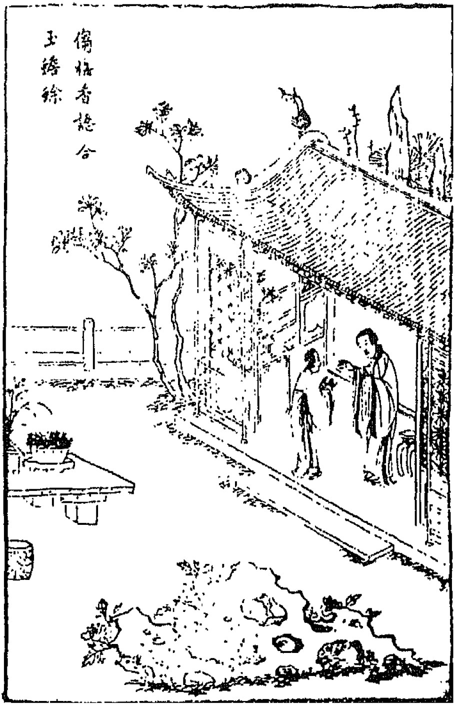
吕使君情媾
宦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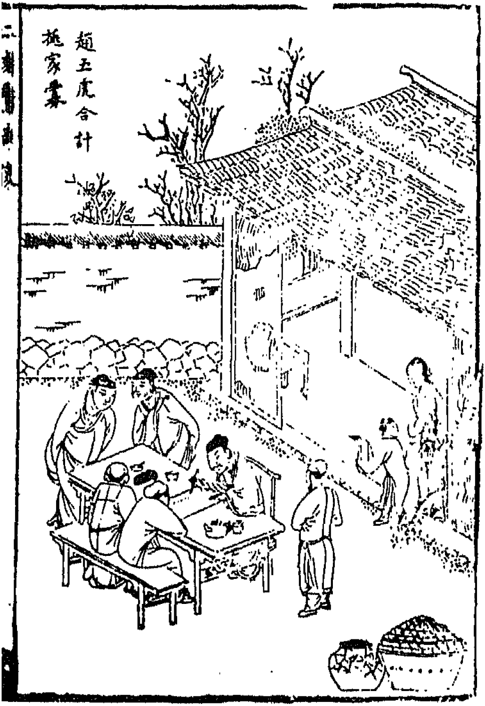

吳太守義配
儒門女


沈將仕三千
買笑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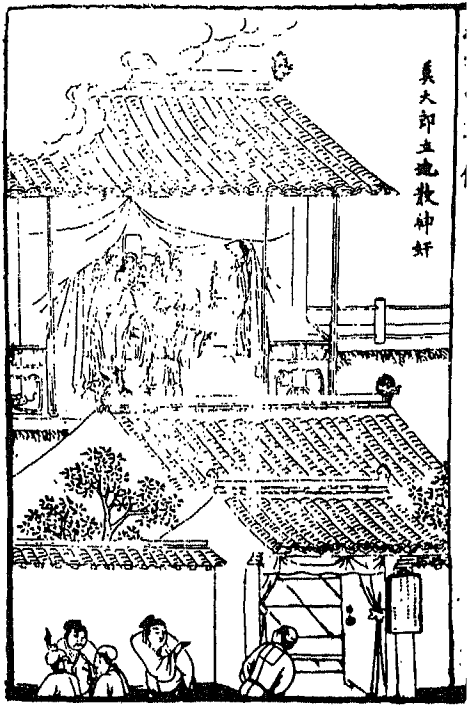

王朝議一夜
迷魂陣


蒋兄却驚散
新鶯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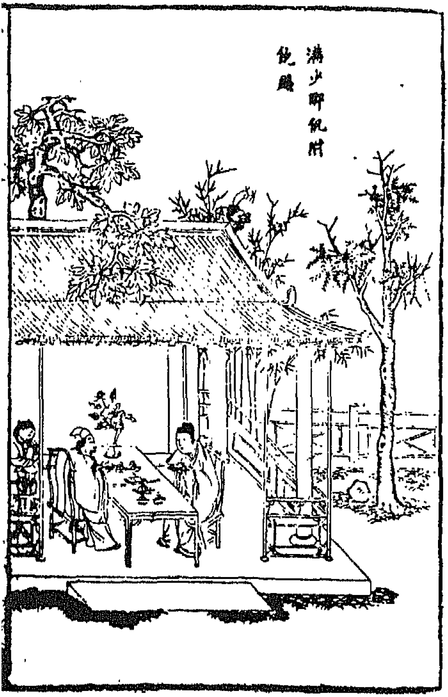

倚梧香總合
玉縷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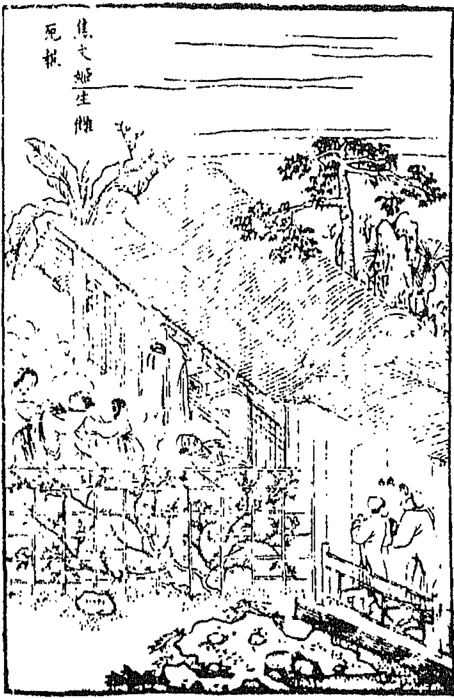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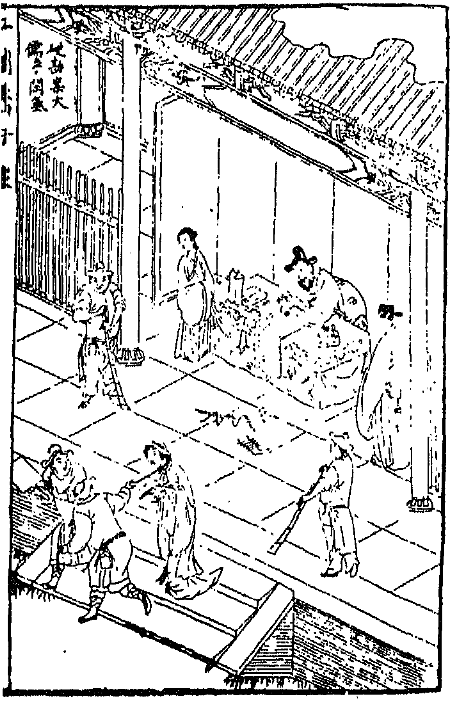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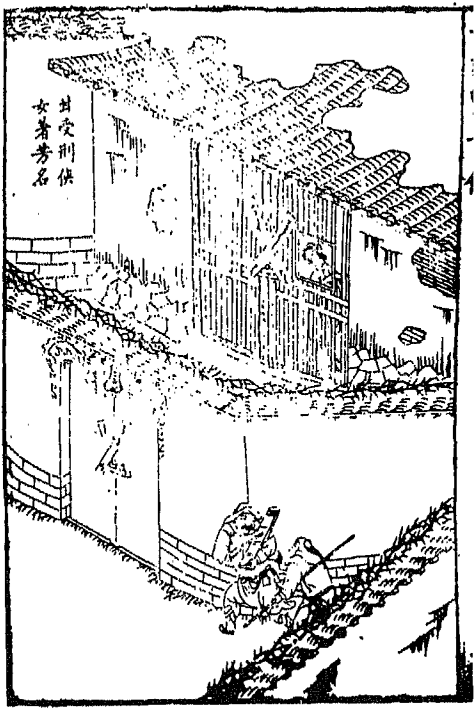
眞大郎立地散神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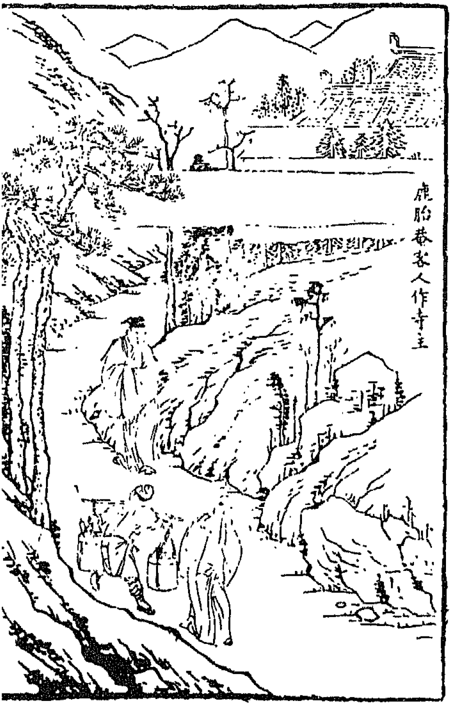

滿少卿飢附
飽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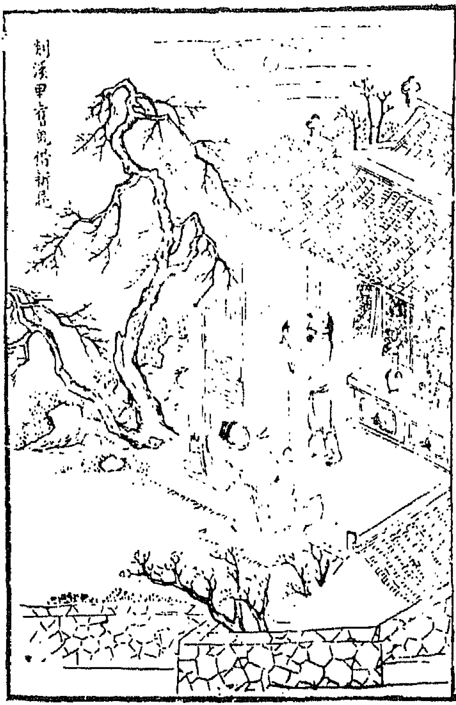
焦文姬生仇死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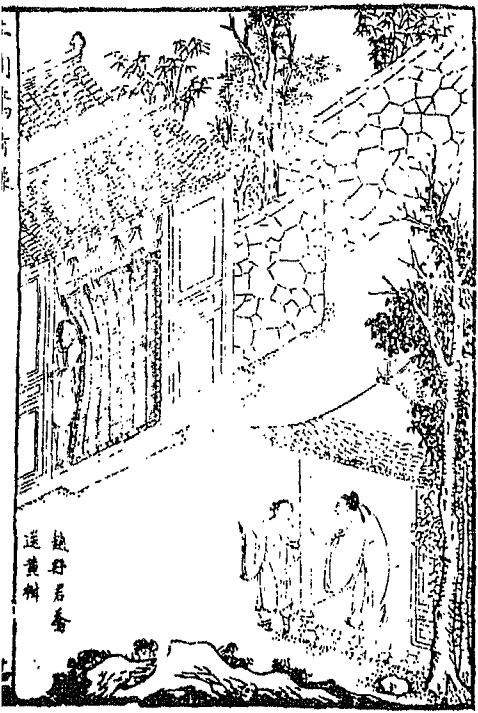

世勢豪大
鏡千鬧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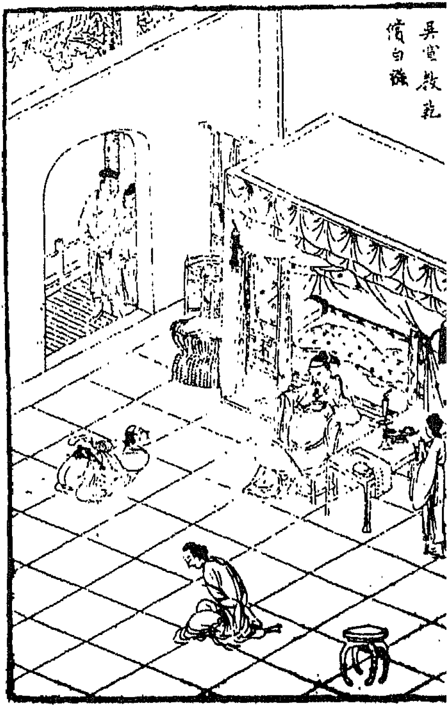

封受刑供
女著芳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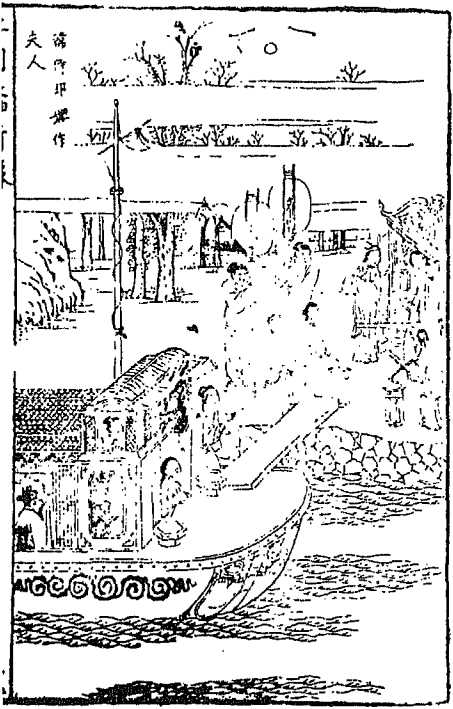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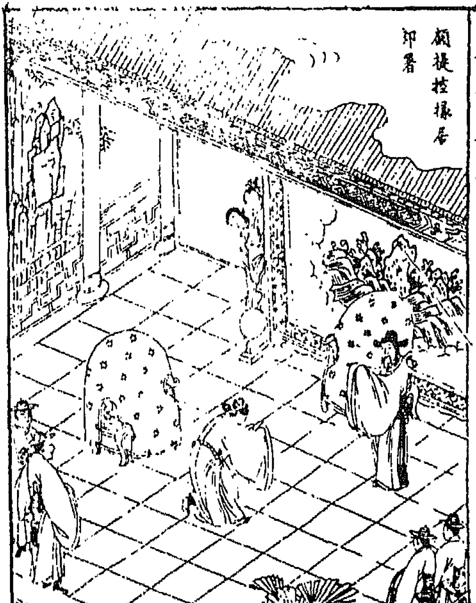
鹿胎巷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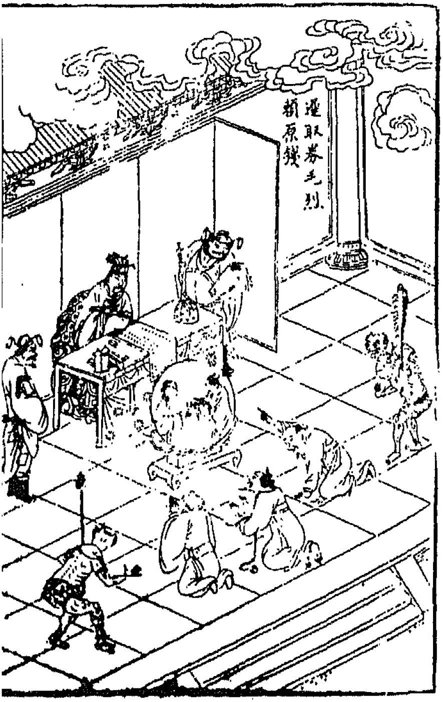

鼓舒君畚
送黃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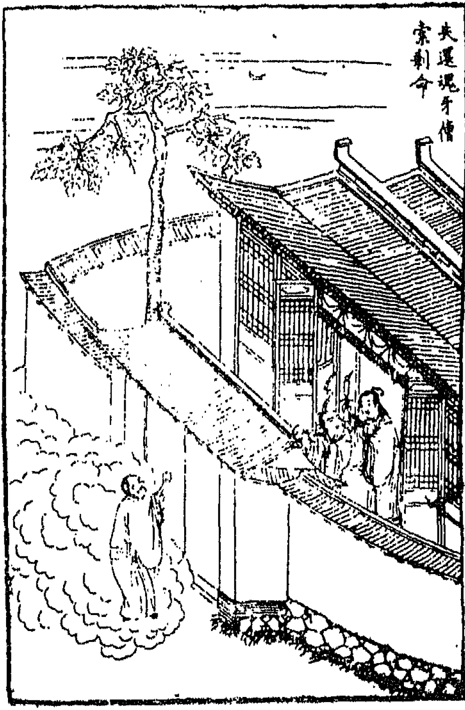

吳宮教戰
償白猿


滿將邛蝶作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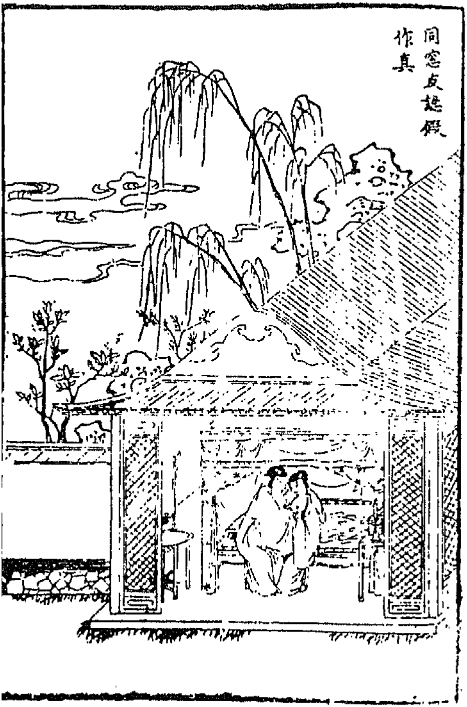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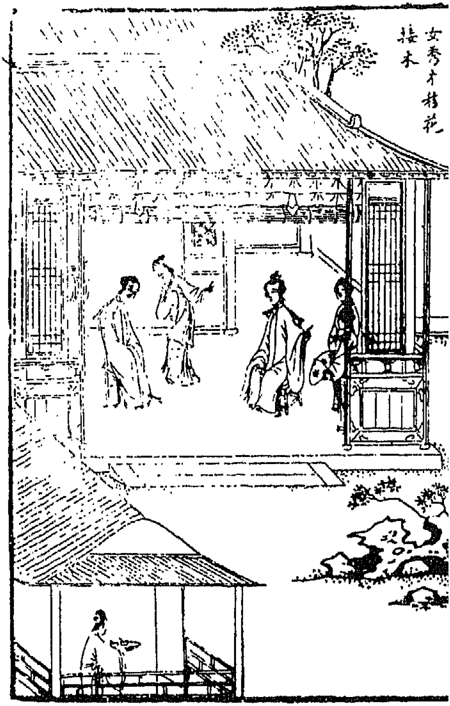
顧提控掾居
郎署


遲取券毛烈
賴原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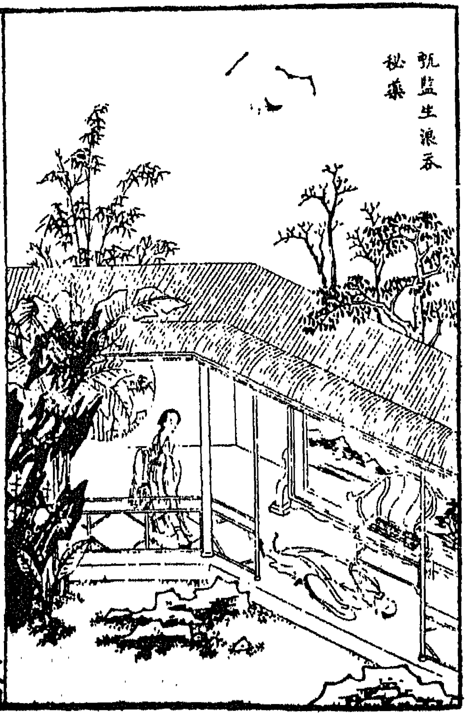


失還魂牙儈
索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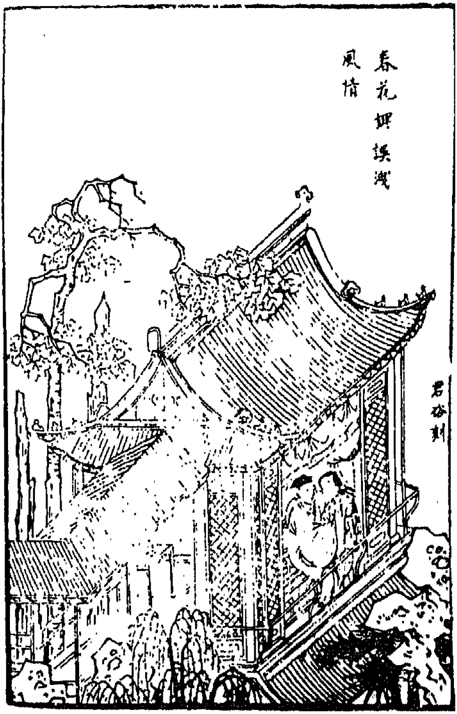

同窓友認假
作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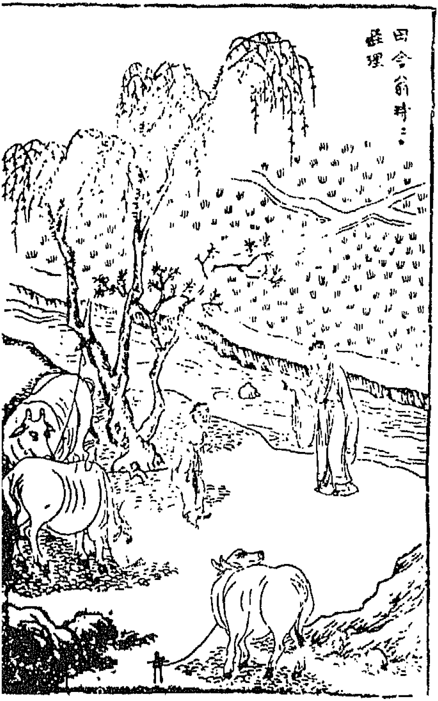
女秀才移花接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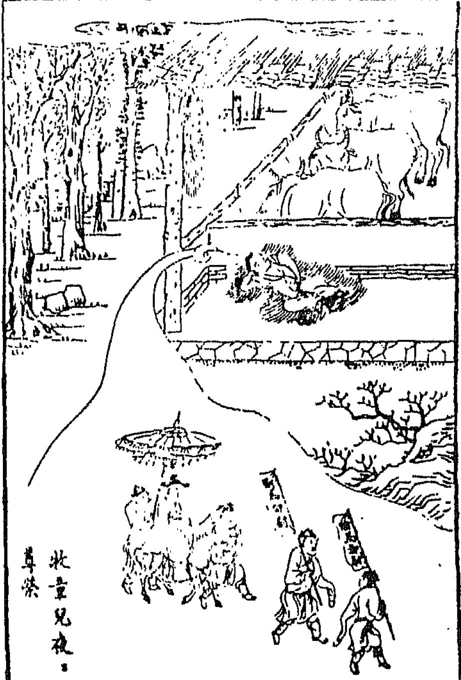


甄監生浪吞
秘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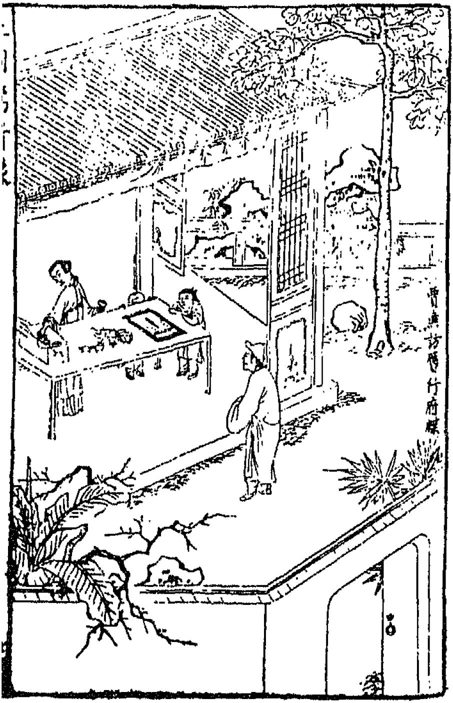

春花媚溪濺
風情

君谷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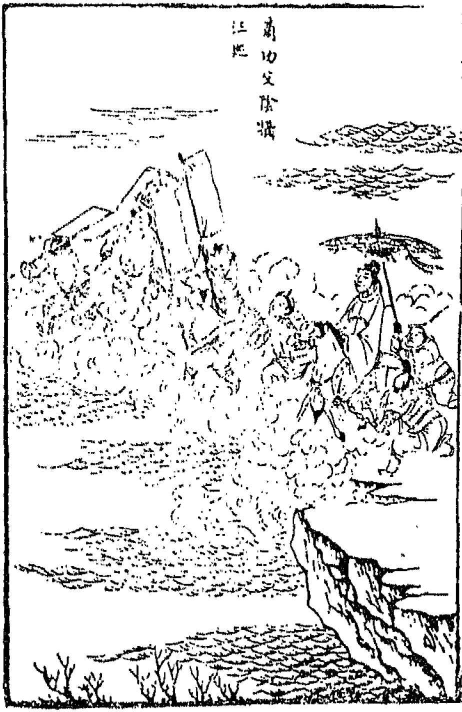

田舍前耕二
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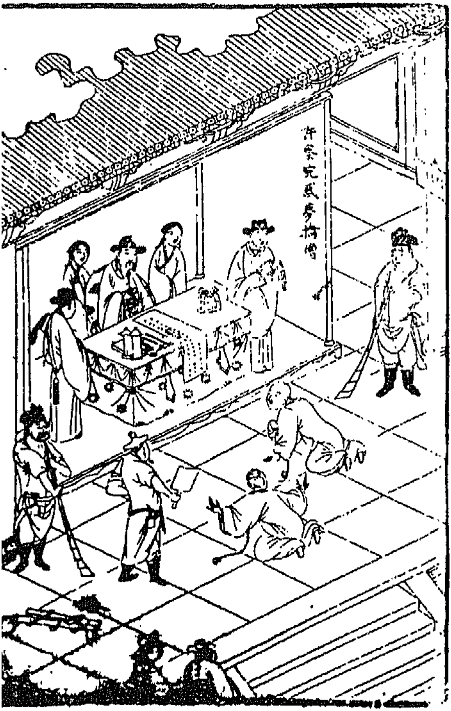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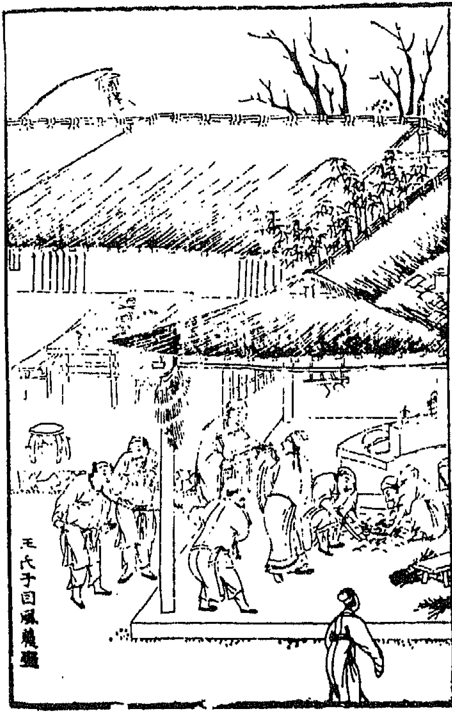
牧童兒夜尋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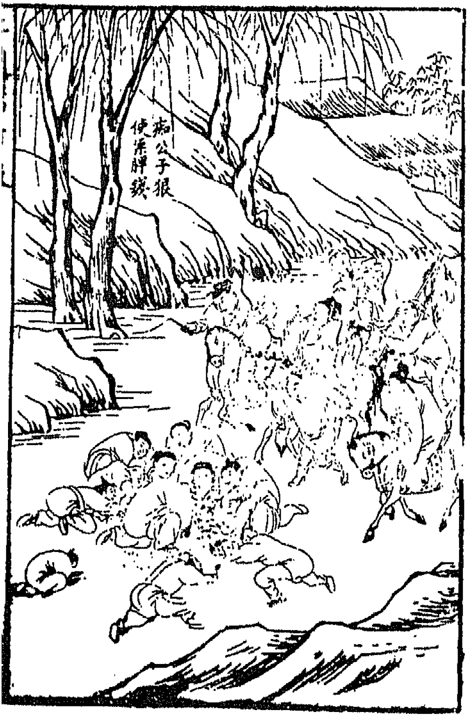
賈庶訪賢竹府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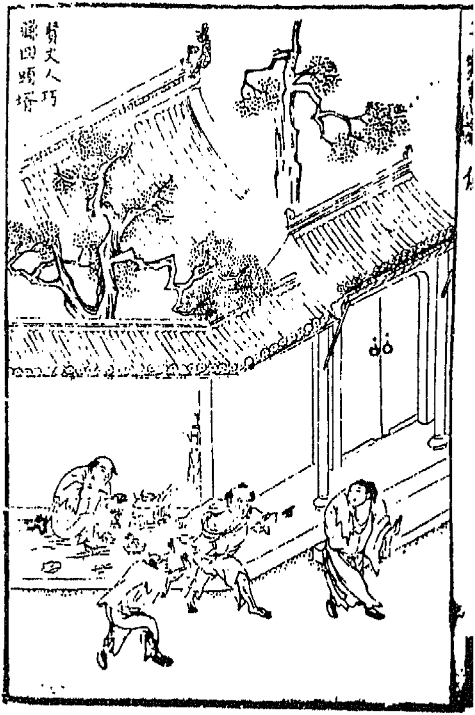

蔚切艾陰識
江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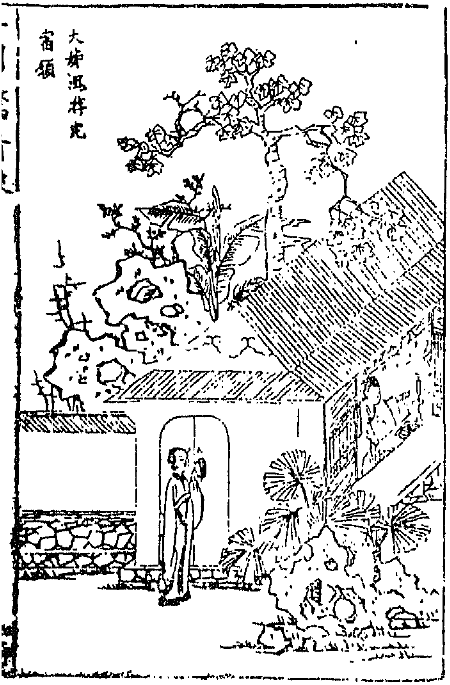

許宗究賊夢擒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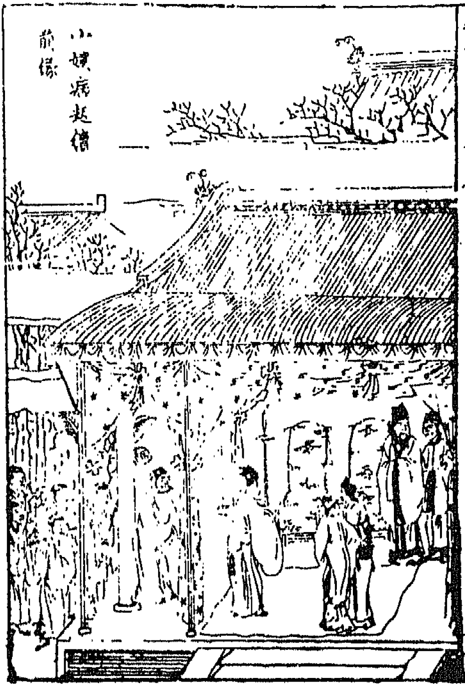


毛氏子回風觀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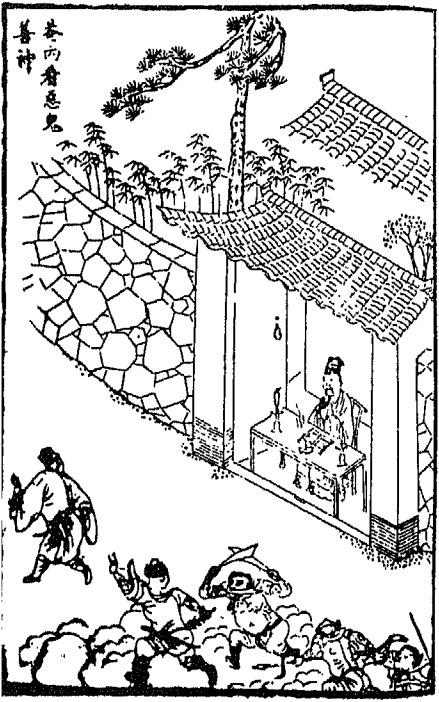

痴公子狠
使柒脾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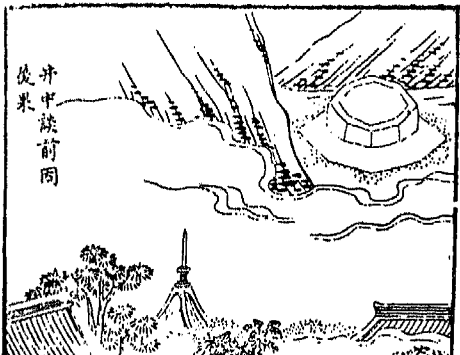

賢丈人巧
賺回頭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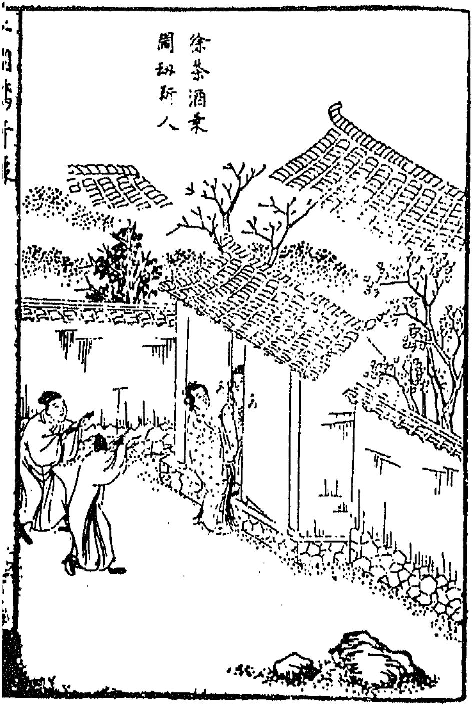

大姊泓存究
富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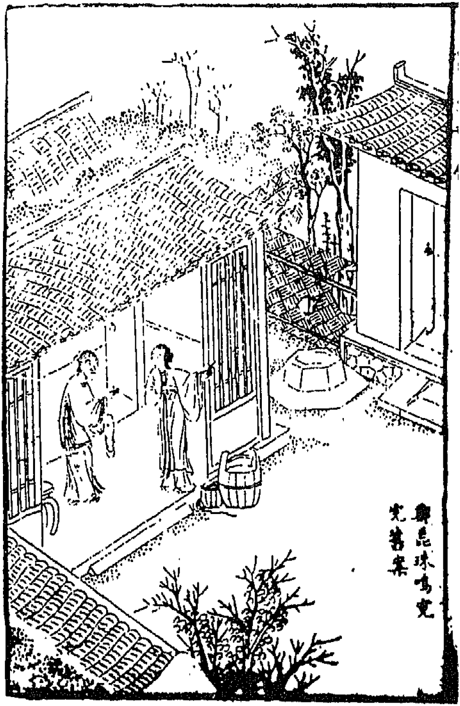


小姨病起續前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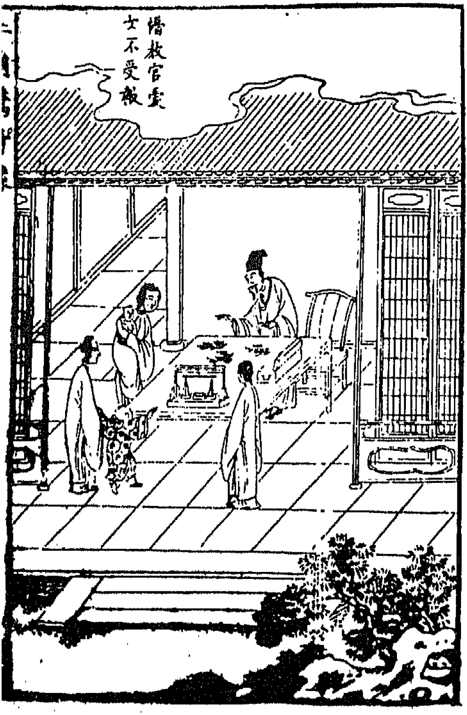

恭而奪惡鬼
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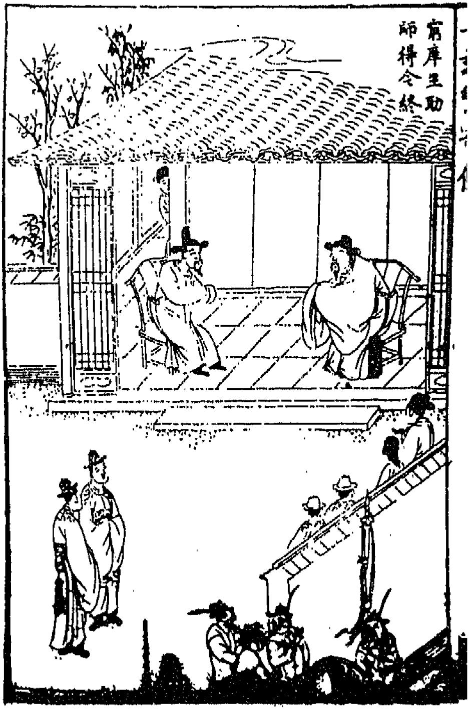

井中談前因
後果


徐茶酒来
閙抝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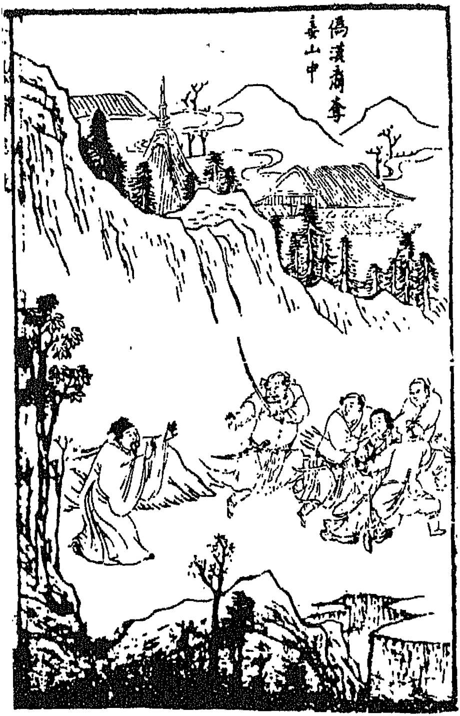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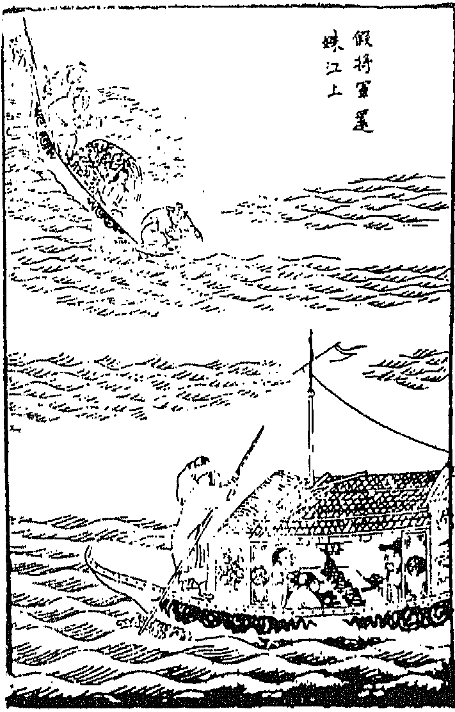
鄭蕊珠鳴冤
完舊案


潘教官愛
士不受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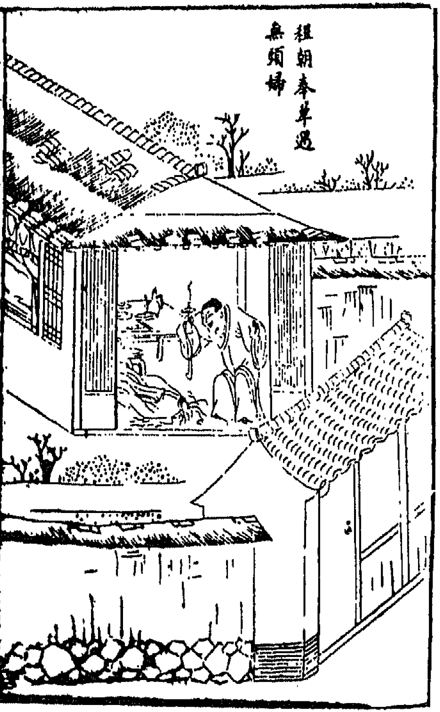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


僞漢搶奪
妾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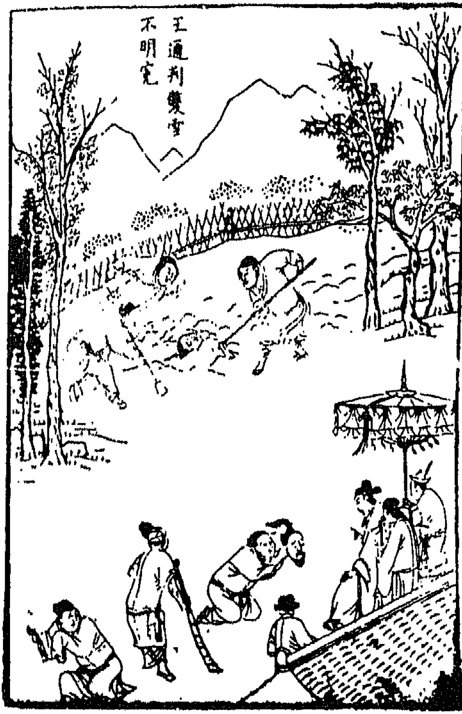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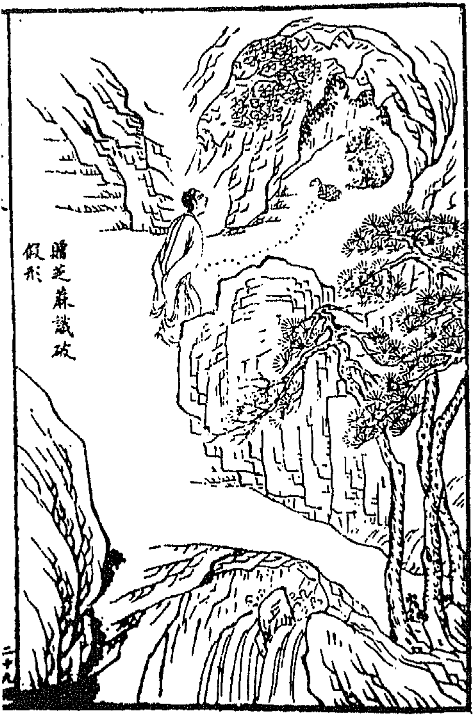
假將軍還姝江上

二刻驚奇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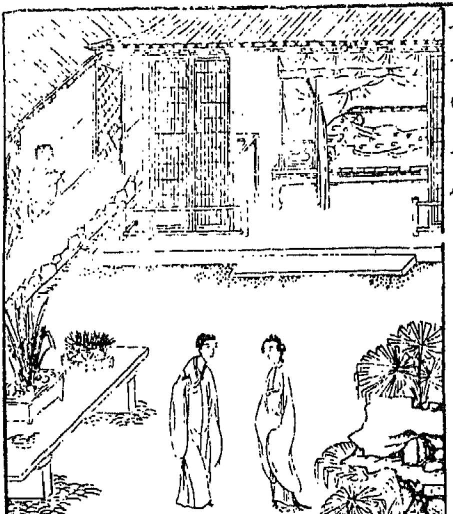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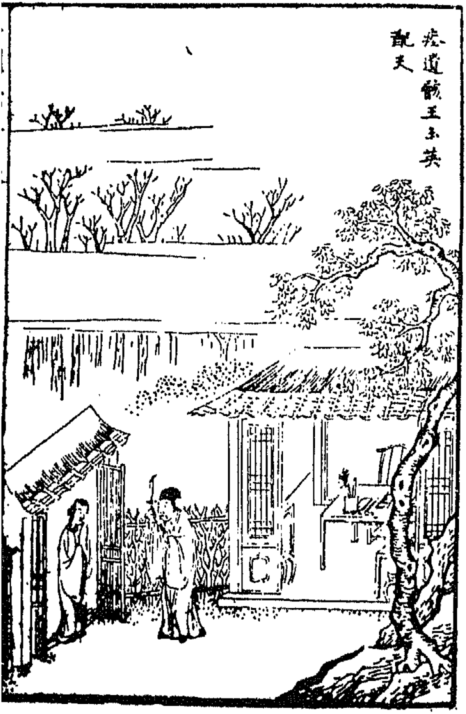

王通判雙雪
不明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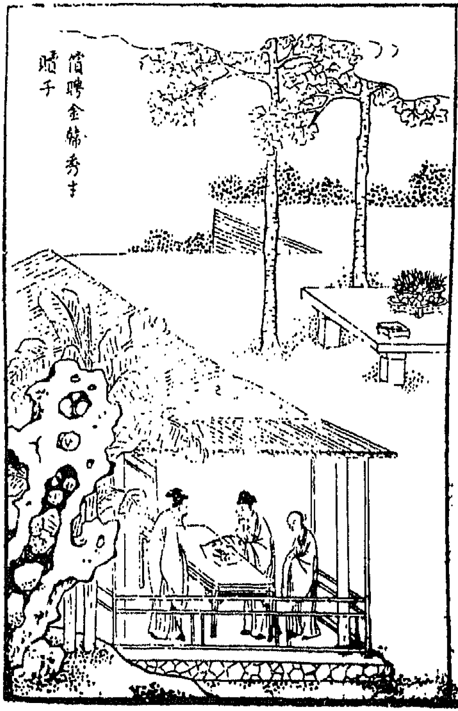


贈芝蔴識破假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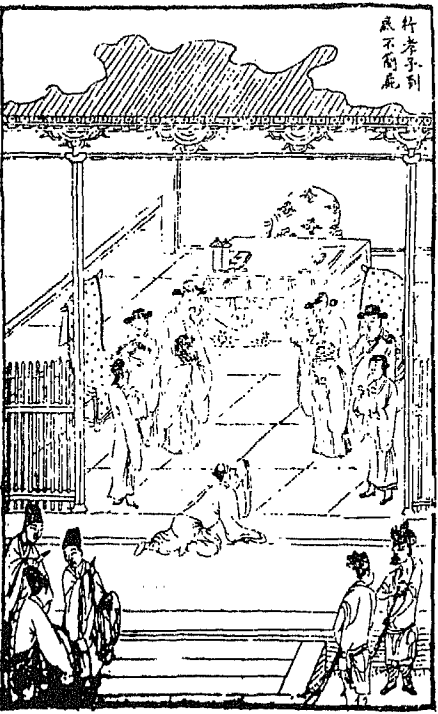


擲草藥巧諧
真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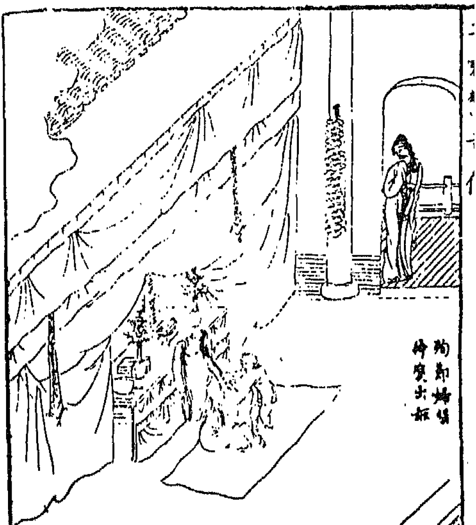

瘞遺骸王玉英
配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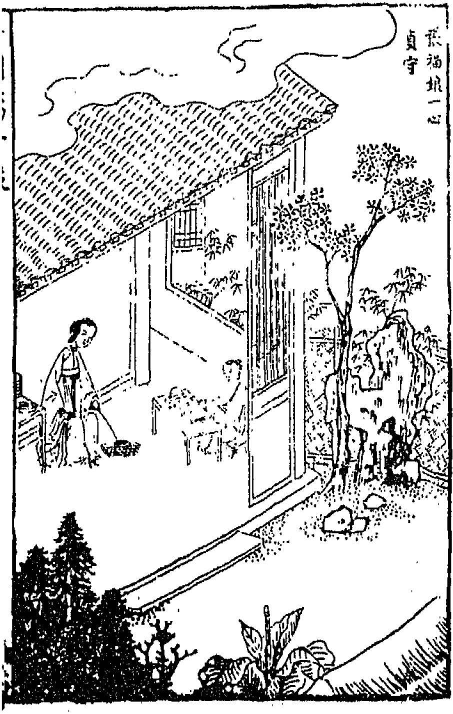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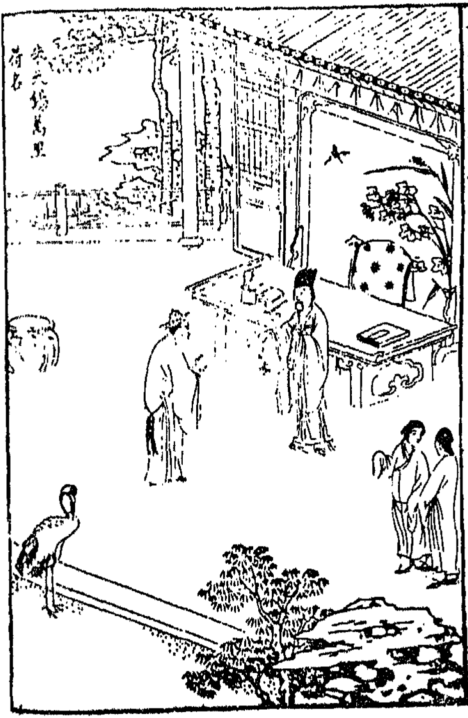
借聘金賺秀才
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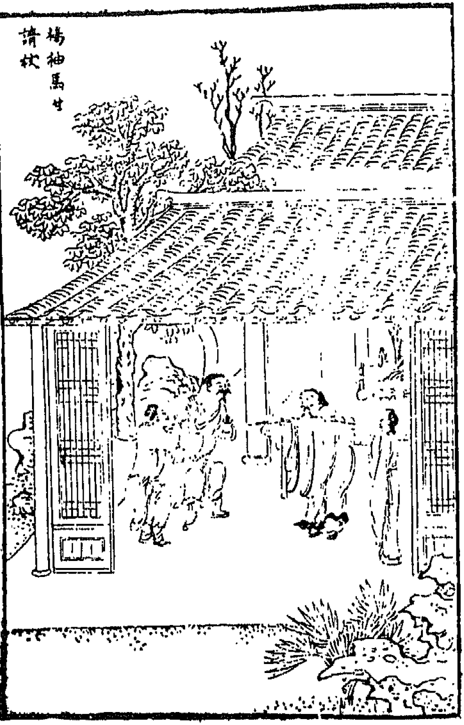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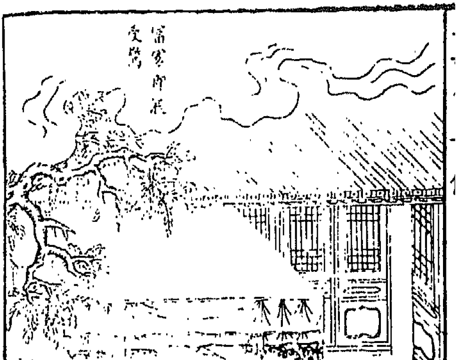

殉節婦猾
婢突出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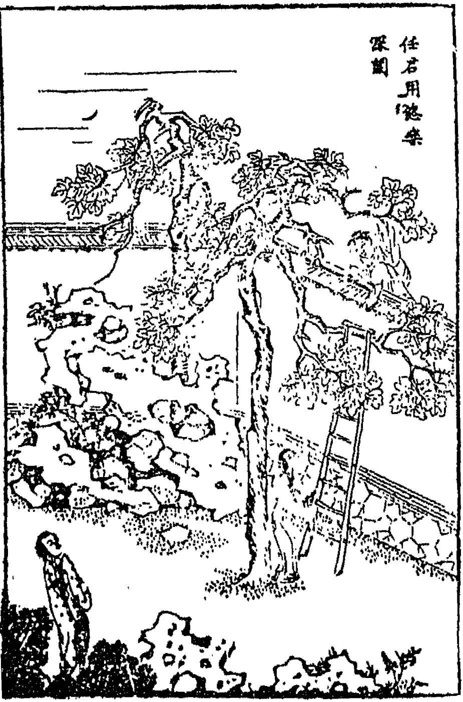

薄福娘一心
貞守


朱大錫萬里
荷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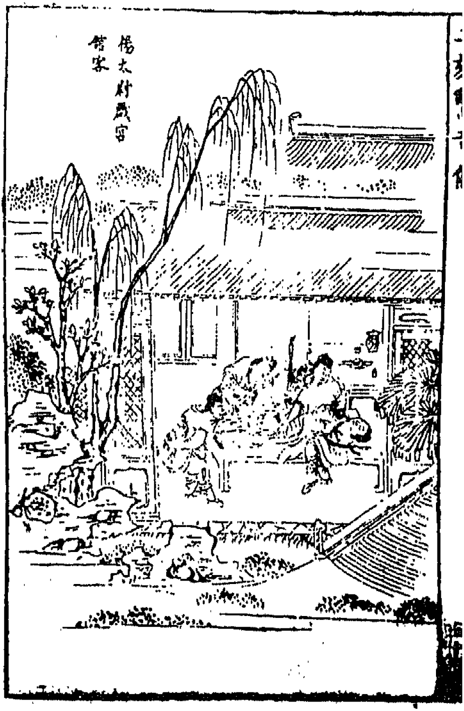


楊抽馬甘請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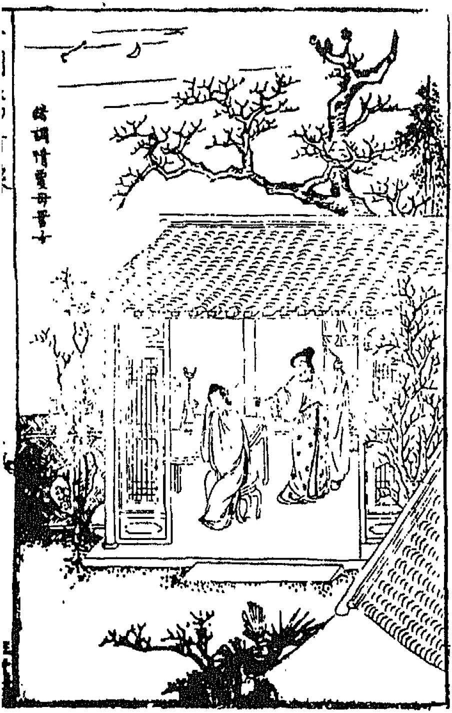

富家郎床
受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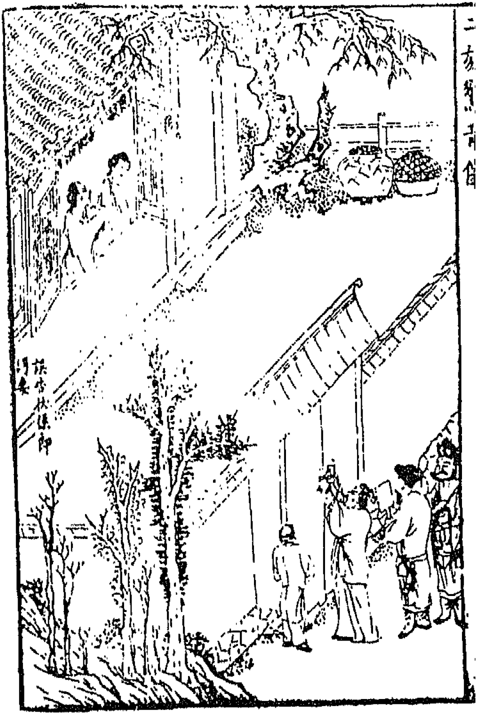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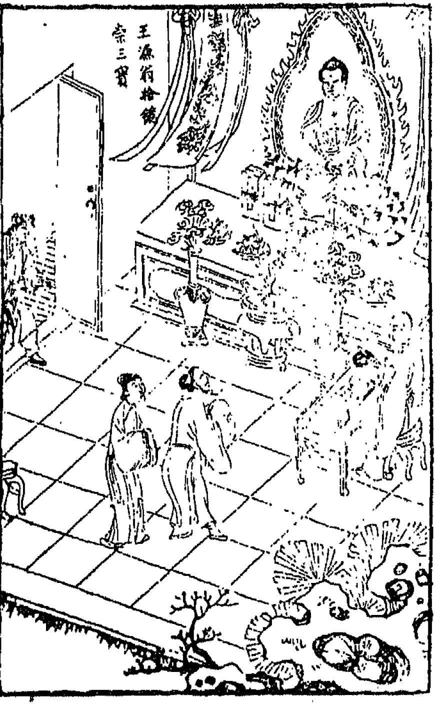
任君用恣樂深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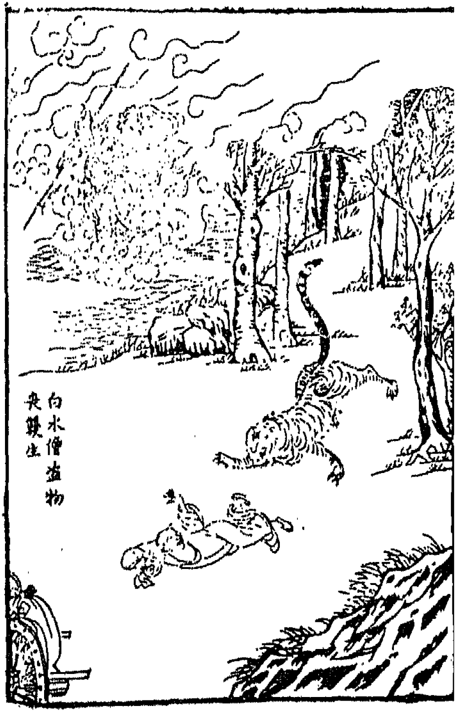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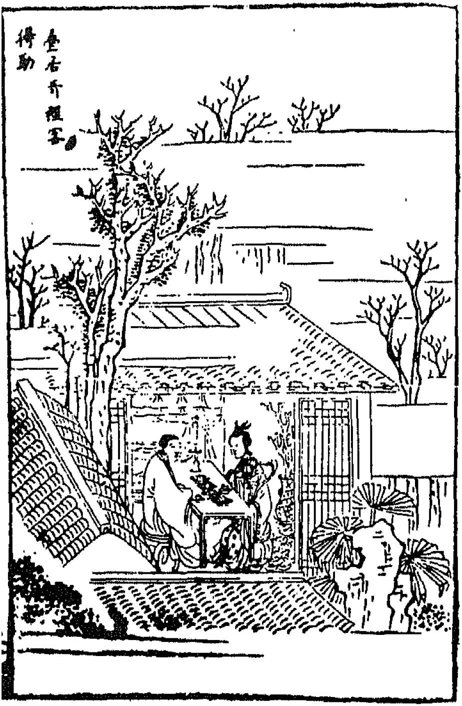
楊太尉戲宮館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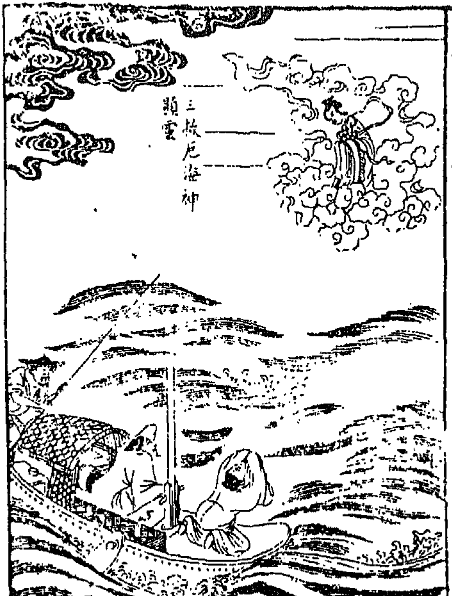

賤調情賈母詈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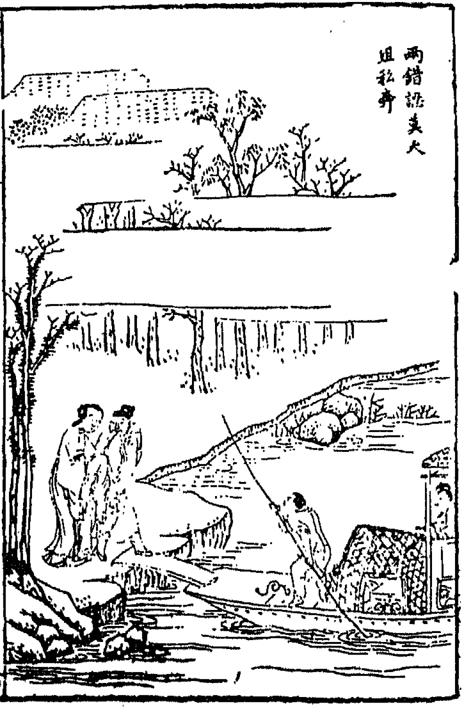

二女驚青館
陷害林教師
明象


王漁翁捨鏡
崇三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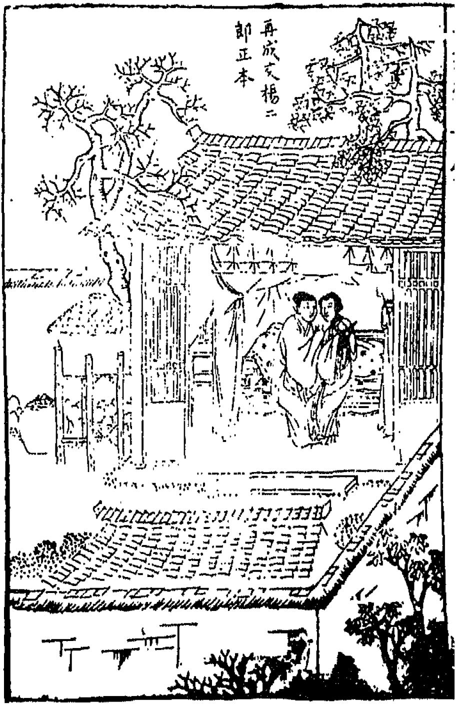

白水僧盜物
夫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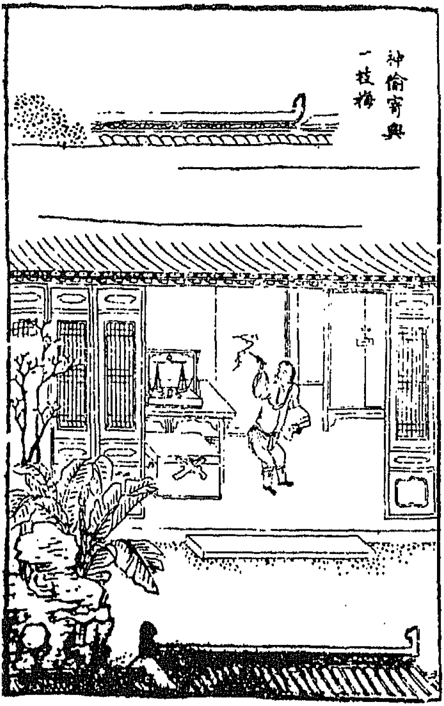

點石齋煙客
得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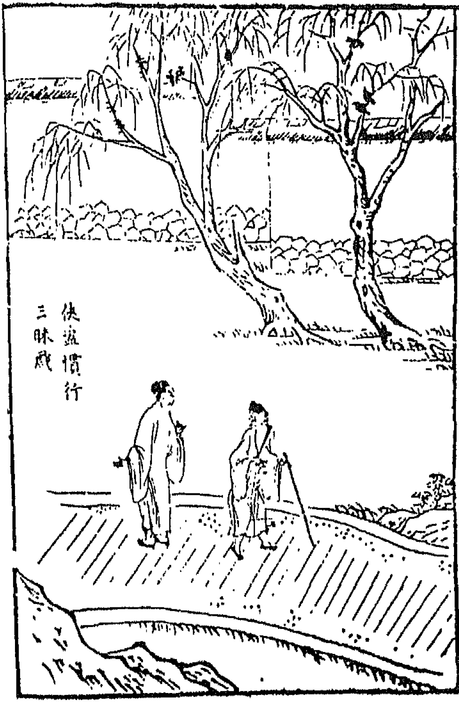

三救厄海神顯靈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文楊二郎正本


神偷寄興
一枝梅


俠遊慣行
三昧戲

二刻拍案驚奇序

嘗記博物志云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竊疑畫本非真何緣至是然猶曰人之見爲之也繇點睛雷電破壁吳道玄畫

殿內五龍大雨輒生烟霧是將執畫為真則死不可若云贗也不已勝於真者乎然則操觚之家亦若是焉則已矣今小說之行世者無慮百種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為奇而不知無當

奇之所以爲奇舍目前可紀之事而馳騖于不論不議之鄉如畫家之不圖犬馬而圖鬼魅者曰吾以駭聽而止耳夫劉越石清嘯吹笳尚能使羣胡流涕解圍而去今采物態人情恣其點染

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所遇蓋寄與飛寄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則為之解曰文自南華沖虛已多寓言下至非有先生馮虛公子安所得其實者而覈之不知此以文勝非以事勝也

至演義一家幻易而真難固不可相衡而論矣即如西遊一記怪誕不經讀者皆知其謬然據其所載師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動止試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摹索亦知其出自何人所以

以幻中有真乃為傳神阿堵而已有不如水滸之譏豈非真不真之関固奇不奇之大較也哉即空觀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緒餘以為傳奇又降

而為演義此拍案驚奇之所以兩刻也其所捃摭大都真切可據即間及神天鬼怪故如史遷紀事摹寫逼真而龍踞腹蛇之當道鬼神之理遠而非無不妨點綴域外之觀

以破俗儒之隅見耳若夫妖艷風流一種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衊世盻之謀則戛戛乎其務去鹿門子常恠宋廣平之為人每至鐵心石腸而為梅花賦則清便艷發乃南朝徐庾體

蘇此觀之凡託於稚陋以晦其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說者以爲忠臣孝子處難而不能者不至爲宣淫而已矣此則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尋〻常、、之外者也

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
肆中急欲行世徵言于余余未
知擫管如何刻画笔墨唐突
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
前云尔

壬申冬日睡鄉居士題并書

二刻拍案驚奇小引

丁卯之秋事附膚落毛失諸正鵠遲迴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一二奇局可紀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非曰行

之可遠始以游戲爲快意可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編竟見拍案曰奇哉所聞乎爲其貫所偵因以梓傳請遂爲鈔撮成編得四十種支言俚說

不足供醬瓿而冀飛踁走較
撚髭催血筆擩研穿者售
不售反霄壤隔也嗟乎文
詎有定價乎賈人一試之而
效謀再試之余笑謂一之已

甚顧逸事新語可佐談資君
乃先是所羅而未及付之子墨
其為栢梁餘材武昌剩竹然
亦不少意不能恝聊復綴為
四十則其間說鬼說夢亦真

亦託然意存勸戒不爲風
雅罪人後免一指也竺乾氏
以此等亦爲綺語障作如是
觀羅現稗官身爲說法維
摩居士知育柔又不免駁放

可

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觀主人

題於玉光齋中

二刻拍案驚奇目錄

卷之一
進香客莾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棊童两局注終身
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閙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兒五歲朝天

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龍香女認合玉蟾蜍

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卷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仇死報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卷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卷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
卷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卷十六
遅取券元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
卷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卷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女誤洩風情
卷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卷二十

賈廉訪贗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卷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卷二十二

癡公子浪使喿皮錢　賢丈人巧賺囬頭壻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卷二十四

菴内看惡鬼善神　井中談前因後果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寃完舊案

卷二十六

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生助師得令終

卷二十七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

卷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寃

卷二十九

贈芝麻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眞偶

卷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卷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卷三十三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

卷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卷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卷三十七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卷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卷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卷四十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　附

二刻拍案驚奇目錄　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一

進香客莽看金剛經　出獄僧巧完法會分

詩曰

世間字紙藏經同　見者須當付火中
或置長流清淨處　自然福祿永無窮

話說上古蒼頡制字有鬼夜哭蓋因造化秘密從此發洩盡了只這一哭有好些个來因假如孔子作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心事闡發凜如斧鉞遂爲萬古綱常之鑒那些奸邪的鬼豈能不哭又如子產鑄刑書只是禁人犯法流到後來奸胥舞文酷吏鍛罪只這筆尖上邊幾个字斷送了多多少少

人那些屈陷的鬼豈能不哭至于後世以詩文取士憑着暗中朱衣神不論好歹只看點頭他肯點點頭的便差池些也會發高科做高官不肯點頭的遮莫你怎樣高才沒處叫撞天的屈那些嘔心抽腸的鬼更不知哭到幾時纔是住手可見這字的關係非同小可況且聖賢傳經講道齊家治國平天下多用着他不消說即是道家青牛騎出去佛家白馬馱將來也只是靠這幾个字致得三教流傳同於三光那字是何等之物豈可不貴重他每見世間人不以字紙爲意見有那殘書廢紙便將來包長包短以致因而

揩檯抹棹、丟擲在地、掃置灰塵汚穢中、如此作踐、眞是罪業深重、假如偶然見了、便輕輕拾將起來、付之水火、有何重難的事、人不肯做、這不是人不肯做、一來只爲人不曉得關着禍福、二來不在心上的事、匆匆忽略過了、只要能存心的人、但見字紙、便加愛惜、遇有遺棄、即行收拾、那箇陰德可也不少哩、宋時王沂公之父愛惜字紙、見地上有遺棄的、就拾起焚燒、便是落在糞穢中的、他畢竟設法取將起來、用水洗淨、或投之長流水中、或候烘晒乾了、用火焚過、如此行之多年、不知收拾淨了萬萬千千的字紙、一日妻

慶心

有娠將產忽夢孔聖人來分付道汝家愛惜字紙陰功甚大、我巳奏過上帝、遣弟子曾參來生汝家、使汝家富貴非常、夢後果生一兒因感夢中之語、就取名爲王曾、後來連中三元官封沂國公宋朝一代中三元的止得三人、是宋庠馮京與這王曾、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誰知內中這一个不過是惜字紙積來的福算非人人做得的事、如今世上人見了享受科名的、那箇不稱羨道是辦得及致愛惜字紙這樣容易事、却錯過了不做不知爲何、且聽小子說幾句、

蒼頡制字　爰有妙理

三教聖人、無不用此、
眼覩纖藥、頻嘗有泚、
三元科名、惜字而已、
一唾手事、何不拾取、

小子因爲奉勸世人惜字紙、偶然記起一件事來、一个只因惜字紙拾得一張故紙、合成一大段佛門中因緣、有好些的靈異在裡頭、有詩爲證

翰墨因緣法寶流、山門珍秘永傳留、
從來神物多呵護、堪笑愚人欲强謀、

却說唐朝侍郎白樂天號香山居士、他是个佛門中

再來人專一精心內典勤修上乘雖然頂冠束帶是个宰官身却自念佛看經做成居士相當時因母病發願手寫金剛般若經百卷以祈冥佑散施在各處寺宇中後來五代宋元兵戈擾亂數百年間古今名蹟海內亡失已盡何況白香山一家遺墨不知多怎地消滅了唯有吳中太湖內洞庭山一个寺中流傳得一卷直至國朝嘉靖年間依然完好首尾不缺凡吳中賢士大夫騷人墨客曾經賞鑒過者皆有題跋在上不消說得就是四方名公游客也多曾有讚歎頂禮請求拜觀爾題姓名日月的不計其數算是千

救荒販米妙策民有司所宜知

年來希奇古蹟極爲難得的物事山僧相傳至寶收藏不在話下且說嘉靖四十三年吳中大水田禾渰盡寸艸不生米價踊貴各處禁糶閉糴官府嚴示平價越發米不入境了元來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夥有本錢趨利的商人貪那貴價從外方賤處販將米來有一夥有家當囤米的財主貪那貴價從家裡廒中發出米去米旣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減這個道理也是極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識時務執拗的腐儒做了官府專一遇荒就行禁糶閉糴平價等事他認道是不便外

由是愚民無知上官可兩誠當

方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詐害遏見本地交易便自聲揚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責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閉倉高坐又且官有定價不許貴賣無大利息何苦出糶那些販來的客人見官價不高也無想頭就是小民私下願增價貽報們怕敗露受責受罰有本錢的人不肯擔這樣干繫幹這樣沒要緊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諳只埋怨道如此禁閉米只不多如此抑價米只不賤沒得解說只因圖說一句救荒無奇策罷了誰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

荒的閑話且不說只因是年米貴那寺中僧侶頗多坐食煩難平日檀越也爲年荒米少不來布施又兼民窮財盡餓殍盈途盜賊充斥募化無路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間非舟楫不能往來寺僧平時喫着十方此際料沒得有凌波出險載米上門的了眞个是

　　香積廚中無宿食　淨明鉢裏少餘粮

寺僧無計奈何内中有一僧法名辨悟開言對大衆道寺中僧徒不少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如今料無此大施主難道抄了手坐看餓死不成我想白侍郎金剛經眞蹟是累朝相傳至寶何不將此

件到城中尋个識古董人家當他些米糧且度一歲到來年有收再圖取贖未爲遲也住持道相傳此經值價不少徒然守着他救不得飢餓眞是𢧐米囤餓殺了把他去當米誠是算計但如此年時那里撞得个人肯出這樣閑錢當這樣冷貨只怕空費着說話罷了辨悟道此時要遇个識寶太師委是不能勾想起來只有山塘上王相國府當內嚴都管他是本山人乃是本房檀越就中與我獨厚這卷白侍郎的經他雖未必識得却也多曾聽得憑着我一半面皮挨當他幾十挑米敢是有的衆僧齊聲道既然如此事

面皮

不多遲、只索就過湖去走走、任持走去房中廂內捧出經來、外邊是宋錦包袱包着、揭開裡頭看時、却是冊葉一般裝的、多年不經裱褙、糨氣已無、周圍鑲紙、多泛浮了、任持道、此是傳名的古物、如此零落了、知他有甚好處、今將去與人家、藏放得好些、不要失脫了些便好、衆人道、且未知肯得來、當不來、不必先自躭憂、辨悟道、依着我說、當便或者肯得來、只是救一時之急、贖取時這項錢糧、還不知出在那里、衆人道、且到贖時再做計較、眼下只是未要緊、不必多疑了、當下僱了船隻、辨悟叫個道人隨了、帶了經包、一面

過湖到山塘上來、行至相府門前、遠遠望去、只見嚴都堂正在當中坐地、辨悟上前稽首、相見已畢、嚴都堂便問道、師父何事下顧、辨悟道、有一件事、特來與都堂商量、務要都堂玉成則個、都堂道、且說看何事、可以從命無不應承、辨悟道、敝寺人衆缺欠齋糧、目今年荒米貴、無計可施、寺中祖傳金剛經是唐朝白侍郎真筆、相傳價值千金、想都堂平日也曉得這話的、意欲將此卷當在府上鋪中、得應付米百來石、度過荒年、救取合寺人衆生命、寔是無量功德、嚴都堂道、是甚希罕東西、金銀寶貝做的、值此價錢、我雖曾

（不任行光丹山與與）

（子孫寄人也）

聽見老爺與賓客們常說眞是千聞不如一見師父且與我看看再商量辨悟在道人手裡接過包來打開看時多是零零落落的舊紙嚴都管道我只說是怎麼樣金碧輝煌的元來是這等悔氣色臉到不如外邊這包還花碌碌好看如何說得值多少東西都管強不知以爲知的逐葉翻翻一直翻到後面去看見本府有許多大鄉宦名字及圖書在上面連主人也有題跋手書印章方喜動顏色道這等看起來大畧也值些東西我家老爺纔肯寫名字在上面除非爲我家老爺這名字多値了百來兩銀子也不見得

我與師父相處中又是救濟好事、雖是百石不能勾我與師父五十石去罷、辨悟道、多當多贖、少當少贖、就是五十石也罷、省得擔子重了、他日回贖難措處、當下嚴都管將經包袱得好了、捧了進去、終久是相府門中手段、做事不小、當真出來寫了一張當票、當米五十石、付與辨悟道、人情當的、不要看容易了、說罷、便叫開倉斛發、辨悟同道人、僱了腳夫、將米一斛一斛的盤明、下船、謝別了都管、千歡萬喜、載回寺中、不題、且說這相國夫人、平時極是好善、尊重的是佛家弟子、敬奉的是佛家經卷、那年冬底都管當中[illegible]

覓大家

進一年簿籍、到夫人處查算、一向因過歲新正、忙碌未及簡勘、此時已值二月中旬、偶然間手揭開一葉看去、內一行寫着蕪字五十九號、當洞庭山某寺金剛經一卷、本米五十石、夫人道、奇怪、是何經卷、當了許多米去、猛然想道、常見相公說道、洞庭山寺內有卷金剛經、是山門之寶、莫非即是此件、隨叫養娘們傳出去、取進來看、不踰時、取到、夫人盥手淨了、解開包揭起看時、見是古老紙色、雖不甚曉得好處、與來歷出處、也知是舊人經卷、便念聲佛道、此必是寺中祖傳之經、只爲年荒、將來當米喫了、這些窮寺裡、如

女人口齒

何曉得去留在此處褻瀆心中也不安穩譬如我齋了（好心腸）這寺中僧人一年把此經還了他罷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分付當中都管說把此項五十石作做夫人齋僧之費速喚寺中僧人還他原經供養去都管領了夫人的命正要尋便稍信與那辨悟教他來領此經恰值十九日是觀世音生日辨悟過湖來觀音山上進香事畢到當中來拜都管都管見了道來得正好我正要尋山上燒香的人稍信與你辨悟道都管有何分付都管道我無別事便為你舊年所當之經我家夫人知道了就發心布施這五十石本

求與你寺中、不要你取贖了、白還你原經去、替夫人供養着、故此要尋你來還你、辨悟見說、喜之不勝、合掌道、阿彌陀佛、難得有此善心的施主、使此經重還本寺、眞是佛緣廣大、不、但、你、夫、人、千、載、流、傳、連、老、都、管、也、種、福、不、淺、了、都管道、好說、好說、隨去稟知夫人、請了此經出來、奉還辨悟、夫人又分付都管、可當來僧一齋、都管遵依、設齋請了辨悟、辨悟笑嘻嘻捧着經包、千恩萬謝而行、到得下船埠頭、正值山上燒香多人坐滿船上、却待開了、辨悟叫住、也搭將上去、坐好了開船、船中人你說張家長我說李家短、不一騎

行至湖中央、辨悟對衆人道、列位說來說去、總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真是个善心喜捨量大福大的了、衆人道、是那一家、辨悟道是王相國夫人、衆人內中有的道、這是久聞好善的、今日却如何布施與師父、辨悟指着經包道、即此便是大布施、衆人道、想是你募緣簿上開寫得多了、辨悟道、若是有心施捨、多些也不爲奇、專爲是出于意外的、所以難得、衆人道怎生出于意外、辨悟就把去年如何當米、今日如何白還的事說了一遍、道一个荒年合寺僧衆、多是這夫人救了的、況且寺中傳世之寶、正苦沒本利贖取、

先生口

今得奉回、實出僥倖、衆人見說一本經當了五十石米、好生不信、有的道出家人慣說天話、那有這事、有的道他又不化我們東西、何故掉謊、敢是眞的、又有的道旣是值錢的佛經、我們也該看看、一緣一會、也是難得見的、要與辨悟取出來看、辨悟見一般多是些鄉村父老、便道此是唐朝白侍郎眞筆、列位未必識認、褻褻瀆瀆看他則甚、內中有一个教鄉學假斯文的、姓黃、號丹山、混名黃撮空、聽得辨悟說話、便攙口道、師父出言太欺人、甚麼白侍郎黑侍郎、便道我們不認得、那个白侍郎名字叫得白樂天、千家詩上

多有他的詩怎歎負我不曉得我們今日難得同船過湖也是个緣分便大家請出來看看古蹟眾人聽得盡拍手道黃先生說得有理一齊就去辨悟身邊討取來看辨悟四不拗六抵當眾人不住只得解開包袱攤在艙板上揭開經來那經葉葉不粘連的了正揭到頭一板怎當得湖中風大忽然一陣旋風攪到經邊一掀急得辨悟忙將兩手拏住早把一葉吹到船頭上那時辨悟只好按着不能脫手去取忙叫眾人快快收着眾人也大家忙了手脚你挨我擠吆吆喝喝擠磕擠撞那裡捽得着說時遲那時快被風

一捲早捲起在空中元來一年之中惟有正二月的風是從地下起的所以小兒們放紙鳶風箏只在此時那時是二月天氣正好隨風上去那有下來的風恰恰吹來凝你船中況且太湖中闊瀰瀰漾漾的所在沒弄手脚處只好共睁着眼望空仰看但見

天際飛冲似炊烟一道直上雲中蕩漾如游絲一般个翻身紙鳶到處好爲鄰俊鶻飛來疑是伴底下呌的呌跳的跳只在湖中一葉舟上邊往一往來一來直通海外三千國不生得補青天的大手抓將住沒處借繫白日的長繩縛轉來

精寫刻見

辨悟手按着經卷仰望着天際無法施展直看到望不見纔住眼見得這一紙在爪哇國裡去了只叫得苦眾人也多呆了互相埋怨一个道纔在我手邊差一些兒不拿得住一个道在我身邊飛過只道你來拿我住了手大家啣嚷一个老成的道師父再看看敢是吹了沒字的素紙還好辨悟道那里是素紙剛是揭開頭一張看得明明白白的眾人疑惑辨悟放開雙手看時果然失了頭一板辨悟道千年古物誰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怅把來舒好將包包了紫漲了面皮只是怨悵眾人也多懊悔不敢則聲黃撮

空沒做道理處、支謅謅強道句把不小欵解勸的話、看見辨悟不喜歡、也再沒人敢討看了、船到山邊、衆人各自上岸散訖、辨悟自到寺裡來、說了相府白還經卷緣故、合寺無不喜歡讚歎、却把湖中失去一葉的話、瞞住不說、寺僧多是不在行的、也沒有人翻來看看、交與住持收拾過罷了、話分兩頭、却說河南衛輝府有一个姓柳的官人、補了常州府太守、擇日上任、家中親眷設酒送行、内中有一个人、乃是个博學好古的山人、曾到蘇杭四處遊歷、訪友過來、席間對柳太守說道、常州府與蘇州府接壤、那蘇州府所屬

豐干饒舌

太湖洞庭山某寺中有一件希奇的物事乃是白香山手書金剛經這个古蹟價值千金今老親家就鄰邦若是有个便處不可不設法看一看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時極尊信的他雖不好古董却是个極貪的性子見說了值千金便也動了火牢牢記在心上到任之後也曾問起常州鄉士大夫多有曉得的只是蘇松隔屬無因得看他也不是十心要看只因千金之說上心希圖頻對人講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購求來送他未可知誰知這些聽說的人道是隔府的東西他不過無心問及不以爲意以後在任年餘

算計省定如此

好太守

漸漸放手長了、有幾个富翁爲事打通關節、他傳出密示、要蘇州這卷金剛經、詎知富翁要銀子反易、要這經却難、雖曾打發人尋着寺僧求買、寺僧道是家傳之物、並無賣意、及至問價、說了千金、買的多不在行、伸伸舌、搖搖頭、恐怕做錯了生意、折了重本、看不上眼、不是算了、寧可苦（渦水）着百來兩銀子、送進衙去、因說金剛經乃本寺鎭庫之物、不肯賣的、情愿納價、畢了、太守見了白物、收了頑涎、也不問起了、如此不止一次、這金剛經、到是那太守發科分、起發人的丹頭、了、因此明知這經好些難取、一發上心、有一日江[illegible]

縣、中解到一起劫盜內中有一行脚頭陀僧、太守暗喜道取金剛經之計、只在此僧身上了、一面把盜犯下在死囚牢裡、一面叫个禁子到衙來、悄悄分付他道、你到監中可與我密密叮囑這行脚僧、我當堂再審時、叫他口裡扳着蘇州洞庭山某寺、是他窩贓之所我便不加刑罰了、你却不可洩漏討死喫、禁子道、太爺分付、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錢、多在小的身上罷了、禁子自去依言行事、果然次日升堂研問這起盜犯用了刑具、這些強盜各自招出贓仗窩家、獨有這个行脚僧、不上刑具、就一口招道、贓在洞庭山某寺、

默趣之盜

問着寺中住持叫甚名字元來行脚僧人做歹事的一應荒廟野寺投齋投宿無處不到打聽做眼這寺中住持姓名恰好他曉得的正投太守心上機會太守大喜取了供狀叠成文卷一面行文到蘇州府捕盜廳來要提這寺中住持差人賫文坐守捕廳僉了牌另差了兩个應捕駕了快船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來眞个

人似飢鷹船同蜚虎鷹在空中思攫食虎逢到處
立春生靜悄村墟魆地神號鬼哭安閑舍宇登時
犬走雞飛即此便是活無常陰間不數眞羅刹

勢利逼驟

應捕到了寺門前雄糾糾的走將入來問道、那一個是住持、住持上前稽首道、小僧就是、應捕取出麻繩來、便套住持、住持慌了手脚道、有何事犯、便直得如此、應捕道、盜情事發、還問甚麼事犯、衆僧見住持被縛、大家走將攏來、說道、上下不必粗鹵、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門徒、等閒也不受人欺侮、況且寺中並無歹人、又不曾招接甚麼游客住宿、有何盜情干涉、應捕見說是相府門徒、又畧畧軟了些、說道、官差吏差、來人不差、我們捕廳、因常州府盜情事扳出與你寺干連、行關守提、有干無干、當官折辨、不關我等心上、只要打

紛我等起身、一个應捕假做好人道、且先了縛、等他去周置、這裡不怕他走了去、住持脫了身、討牌票看了、不知頭緒、一面商量收拾盤纏去常州分辨一面將差使錢送與應捕、應捕嫌多嫌少、詐得滿足了纔住手、應捕帶了住持下船、辦悟叫个道人跟着一仝隨了住持、緩急救應、到了捕廳、點了名、辦了文書解將過去免不得書房與來差、多有了使費、住持與辦悟道人共是三人、僱了一个船、一路盤纏了來差、到常州來說話的、你差了、隔府關提、儘好使用支吾、如何去得這樣容易、看官有所不知、這是盜情事、不比

別攙閒話須得出身辨白不然、怎得許多使用所以只得來了、未見官時、辨悟先去府中細細打聽劫盜與行脚僧名字來蹤去跡、與本寺沒一毫影響也沒个佗人在內、正不知禍根是那里起的、眞模頭路不着、說話間、太守升堂、來差投批、帶住持到太守不開言問甚事蹤、即寫監票發下監中去、住持不曾分說得一句話、竟自黑碌碌地喫監了、太守監罷了住持、喚原差到案前來低問道、這和尚可有人同來麼、原差道、有一个徒弟、一个道人、太守道、那徒弟可是了事的、原差道、也曉得事體的、太守道、你悄地對那徒

弟說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金剛經來救你師父便得無事若稍遲幾日就討絕单了原差道小的去說太守退了堂原差跌跌脚道我只道真是盜情元來又是甚麼金剛經蓋只爲先前借此爲題詐過了好幾家衙門人多是曉得的了走去一十一五對辨悟說了辨悟道這是我上世之物怪道日前有好幾起常州人來寺中求買說是府裡要我們不賣與他直到今日却生出這个計較陷我師父強來索取如今怎麼處原差道方纔明明分付稍遲幾日就討絕单我老爺只爲要此經我這裡好幾家受了累何況是

[illegible]

你本寺有的不送得他他怎肯住手却不枉送了性命快去與你住持師父商量去辨悟就央原差領了到監裡把這些話一一說了住持道既是如此快去取來送他救我出去罷了終不成爲了大家門面的東西斷送了我一个人性命辨悟道不必二三取了來就是對原差道有煩上下代稟一聲畧求寬容幾日以便往回師父在監再求看覷原差道既去取了這个不難多在我身上放心前去辨悟留下盤纏與道人送飯自己單身不辭辛苦星夜趕到寺中取了經卷復到常州不上五日來會原差道經已取來

只怕財物生用得此木遁進去

了如何送進去原差道此是經卷又不是甚麽財物待我在轉桶邊擊梆稟一聲遞進去不妨果然原差遞了進去太守在私衙見說取得金剛經到道是寶物到了合衙人眷多來爭看打開包時太守是个粗人本不在行只道千金之物必是怎地莊嚴看見零零落落紙色晦黑先不像意揭開細看字跡見無个起首沒頭沒惱看了一會認有細字號数仔細再看却元來是第二葉起的太守大笑道凡事不可虛慕名雖是古蹟也須得完全纔好今是不全之書頭一板就無了成得甚用說甚麽千金百金多被這些[illegible]

學子不誤

良心

子傳聞誤了、空費了許多心机、雖爲這个和尚坐了
這幾日監、竟不究枉、內眷們見這經卷旣沒甚麽好
看、又聽得說和尚坐監、一齊攛掇叫還了經卷、放了
和尚、太守也想道沒甚緊要、仍舊發與原差、給還本
主、衙中傳出去說、少了頭一張、用不着、故此發了出
來、辨悟只認還要補頭張、懷着鬼胎、道這却是死了、
正有心慌、只見運監的住持、多放了出來、原差來討
賞道、已此沒事了、住持不知緣故、原差道老爺起心
要你這經、拔生這風波、今見經不完全、沒有甚麽頭
一張、不中他意、有些懊悔了、他原無怪你之心、經也

還了事也罷了恭喜恭喜住持謝了原差回到下處與辨悟道那裡說起遭此一場橫禍今幸得無事還算好了只是適纔聽見說經上沒了頭張不完全故此肯還我想此經怎的不完全辨悟纔把前日太湖中衆人索看風捲去頭張之事說了一遍住持道此天意也若是風不吹去首張此經今日必然彼留非復我山門所有了如今雖是缺了一張後邊名蹟還在仍舊歸吾寺寶藏此皆佛天之力喜喜歡歡算還了房錢飯錢師徒與道人三衆僱了一个船同回蘇州來過了滸墅關數里將到楓橋天巳昏黑忽然風

雨大作、不辨路徑遠遠望去一道火光燭天、叫船家對着亮處、只管搖去、其時風雨也息了、看看至近、却是艸舍內一盞燈火明亮、聽得有木魚聲、船到岸邊、叫船家纜好了、辨悟跳上去、叩門討火、門還未關推將進去、却是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誦經、見是个僧家、忙起身叙了禮、辨悟求點燈、老者打个紙燃見蘸蘸油、點着了、遞與辨悟、辨悟接了紙燃、照得滿屋明亮、偶然擡頭帶眼、見壁間一幅字紙粘着、無心一看、喫了一驚、大叫道、怪哉怪哉、老者問道、師父見此紙、爲何大驚小怪、辨悟道、此話甚長、小舟中還有師父在

內待小僧拿火去照了、然後再來奉告、還有話講、老者道、老漢是奉佛弟子、何不逮尊師接了起來、老者就叫小厮祖壽出來、同了辨悟、到船中來接那一位師父、辨悟未到船上、先叫住持道、師父快起來、不但接着主人、且有奇事了、住持道、有何奇事、辨悟道、師父且到裡面、見了主人、請看一件物事、住持同了辨悟走進門來、與主人相見了、辨悟攜了燈、攙了住持的手、走到壁間、指着那一幅字紙道、師父可認認看、住持擡眼、一看、只見首一行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二行是法會因由分第一、正是白香山所書、乃經

中之首葉在湖中飄失的、拍手道、好像是吾家經上的、何緣得在此處、老者道、賢師徒驚怪此紙、必有緣故、辨悟道老丈肯把得此紙的根繇一說、愚師徒也剖心相告、老者擺着椅子、道請坐了獻茶、容老漢慢講、師徒領命、分次坐了、奉茶已畢、老者道、老漢姓姚、是此間漁人、幼年不曾讀書、從不識字、只靠着魚蝦爲生、後來中年、家事儘可度日了、聽得長老們說因果、自悔作業太多、有心修行、只爲不識一字、難以念經、因此自恨、凡見字紙、必加愛惜、不敢作踐、如此多年、前年某月某日晚間、忽然風飄甚麽物件下來、到

（白香山已發衞果不空說作道人）

於門首、老漢望去、只看見一道火光落地、拾將起來、却是一張字紙、老漢驚異、料道多年寶惜字紙、今日見此光怪、必有奇處、不敢褻瀆、將來粘在壁間、時常頂禮、後來有个道人、到此見了、對老漢道、此金剛經首葉、若是要念全經、我當教汝、遂手出一卷、教老漢念誦一遍、老漢隨口念過、心中豁然、就把經中字一一認得、以後日漸增加、今頗能遍歷諸經了、記得道人臨別時、指着此紙道、善守此幅、必有後果、老漢一發不敢怠慢、每念誦時、必先頂禮、今兩位一見、共相驚異、必是曉得此紙的來歷了、住持與辨悟同聲道、

適間迷路、忽見火光冲天照亮、到此却只是燈火微明、正在怪異、方纔見老丈見教、得此紙時、也見火光、乃知是此紙顯靈、數當會合、老丈若肯見還、功德更大了、老者道、非師等之物、何云見還、辨悟道、好教老丈得知、此紙非凡筆、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蹟也、全經一卷、在吾寺中、海內知名、吾師為此、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強逼要獻、幾喪性命、沒奈何、只得獻出、還虧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風飄去首葉、那官人嫌他不全、方得直還、今日正奉歸寺中供養、豈知却遇着、所失首葉在老丈處、正得瞻禮、前日若非此紙

失去、此經已落他人之手、今日若非此紙、重逢、此經遂成不全之文、一失一得、不先不後、兩番火光豈非韋馱尊天有靈、顯此護法手段出來麼、老者似信不信的荅應、辨悟走到船內、急取經包上來、解與老者看、乃是第二葉起的、將來對着壁間字法紙色、果然一様無差、老者歎異念佛不已、將手去壁間揭下來、合在上面、長短濶狹無不相同、一卷經完完全全了、三人盡皆歡喜、老者分付治齋相欵、就留師徒兩人同榻過夜、住持私對辨悟道、起初我們恨柳太守、如今想起來、也是天意、你失去首葉、寺中無一人知道

珍藏到今、若非此一番跋涉、也無從遇着原紙來完全了、辨悟道上天曉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怕奪了全卷去、故先吹掉了一紙、今全卷重歸、仍舊還了此一紙、實是天公之巧、此卷之靈、想此老亦是會中人、所云道人、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來的、住持道、有理有理、是夜姚老者夢見韋馱尊天來對他道、汝幼年作業深重、病得中年回首、愛惜字紙、已命香山居士、救汝天聰、又加守護經文、完成全卷、陰功更大、罪業盡消、來生在文字中受報、福祿非凡、今生且賜延壽一紀、正果而終、老者醒來、明明記得、次日對師徒

有緣人也

二人道、老漢愛護此紙經年、今見全經、無量歡喜、雖將此紙奉還、老漢不能忘情、願隨老師父同行、出錢請个裱匠、到寺中重新裝好、使老漢展誦幾遍、方為稱懷、師徒二人道、難得檀越如此信心、實是美事、便請下船、同往敝寺隨喜一番、老者分付了家裡、帶了盤纏、喚小厮祖壽跟着、又在城裡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買了作料、一同到寺裡來、艤椗了幾日、等裱匠完工、果然裱得煥然一新、便出襯錢、請了數眾、展念金剛經一晝夜、與師徒珍重而別、後來每年逢誕日、或佛生日、便到寺中瞻禮白香山手蹟一遍、即行持

此老不俗

念一日歲以爲常年過八十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終寺中寶藏此卷聞說至今猶存有詩爲證

一紙飛空大有緣　反因失去得周全
拾來寶惜生多福　故紙何當浪棄捐

小子不敢明說寺名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尋蹤問跡又生出事頭來再有一詩笑那太守道

傖父何知風雅緣　貪看古蹟只因錢
若教一卷都將去　寧不寃他白樂天

二刻拍案驚奇卷一　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饒天下　女棋童兩局注終身

詞云

百年伉儷是前緣、天意巧周全、試看人世、禽魚草木、各有雌雄、從來材藝稱奇絕、必自種姻緣、文君琴思、仲姬畫、手匹美雙傳、　詞寄眼兒媚

自古道物各有偶、才子佳人、天生匹配、最是人世上的佳話、看官且聽小子說山東兖州府鉅野縣、有個穠芳亭、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時、祭賽田祖先農、公舉社會、聚飲的去處、向來亭上有一扁額、大書三字

在上、相傳是唐顏魯公之筆、失去已久、衆人無敢覆寫、一日正値社會之期、鄉里父老相商道、此亭徒有其名、不存其扁、只因向是木扁、所以損壞、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別請當今名筆、寫此三字在內、可垂永久、此時只有一個秀才、姓王名繼翰、是晉時王羲之一派子孫、慣寫顏字、書名大盛、父老具禮相求、道其本意、繼翰欣然相從、約定社會之日、就來赴會、即當塲筆、父老磨石端正、到於是日、合鄉村男婦兒童、無不畢赴、同觀社火、你道如何叫得社火、凡一應吹簫打鼓、踢毬、放彈、构攔、傀儡、五花爨弄、諸般戲具、盡

皆施呈伎倆、獻來與神道觀玩的意思、其實只是人扶人興、大家笑耍取樂而已、所以王孫公子、儘有攜酒挾伎、特來觀看的、直待諸戲盡完、賽神禮畢、大衆齊散、止留下主會幾個父老亭中同分神福、享其祭餘、盡醉方休、此是歷年故事、此日只爲邀請王維翰秀才書石特撥着上廳行首謝天香在會上相陪飲酒、不想王秀才別被朋友留住、一時未至、父老雖是設着酒席、未敢自飲、呆呆等待、謝天香便問道、禮事已畢、爲何進留不飲、衆父老道、專等王秀才來謝天香道、那箇王秀才、父老道、便是有名會寫字的王維

永有佳人不惜才者

妓家

不入也

翰秀才、謝天香道、我也久聞其名、可惜不曾會面、今日、就酒却等他做甚、父老道、他許下在石碑上寫積芳亭三字、今已磨墨停當在此、只等他來動筆罷、然後飲酒、謝天香道、既是他還未來、等我學寫個兒耍耍何如、父老道、大姐又能寫字、謝天香道、不敢說能、粗學塗抹而已、請過大筆、用取一回笑話、等王秀才來時抹去了再寫不妨、父老道、俺們那里有大筆、憑着王秀才帶來用的、謝天香看見甕盆裡墨濃、不覺動了揮洒之興、那恨沒有大筆應手、心生一計、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條軟紗汗巾來、將角兒團簇得如

法拿到瓦盆邊、瞧了濃墨向石上一揮、早寫就了穠芳二字、正待寫亭字、起聽得鸞鈴響、一人湔道、兀的不是王秀才來也、謝天香就住手不寫、擡眼看時、果然王秀才騎了高頭駿馬、騁息來到亭前、從容下馬、到亭中來、衆父老迎着、以次相見、謝天香來後見禮、王秀才看了謝天香容貌、謝天香看了王秀才儀表、兩相企羨、自不必說王秀才看見碑上已有穠芳二大字、墨尚未乾、稱贊道、此二字筆勢非凡、有恁樣高手在此、何待小生搦筆、却爲何不寫完了、父老道、久等秀才不到、此間謝大姐、先試寫一番看看、剛寫得

謙退情惺

人行之詩

兩字恰好秀才來了、所以住手、謝天香道、妾身不揣、關在此間作耍取笑、有汚秀才尊目、王秀才道、此書顔骨柳筋、無一筆不合法、不可再易、就請寫完罷了、父老不肯道專仰秀才大名、是必要煩妙筆一番、謝天香也謙遜道、賤妾偶爾戲耍、豈可當眞、王秀才道、若要抹去二字、眞是可惜、倘若小生寫來、未必有如此妙絕、悔之何及、恐怕難爲父老每盛心推許、容小生續成罷了、只問適間大姐所用何筆、就請借用一用、若另換一管、鋒端不同了、謝天香道、適間無筆、乃賤妾用汗巾角蘸墨寫的、王秀才道、也好也好、就借

來試一試、謝天香把汗巾遞與王秀才、王秀才接在手中、向尾盆中一蘸、寫個草字綫上去、看來筆法儼如一手寫成、毫無二樣、父老內中也有斯文在行的、大加嘆賞道、怎的兩人寫來恰似出于一手、真是才子佳人、可稱雙絕、王秀才與謝天香俱各心下喜歡、兩下留意、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將起來、一面就請王秀才坐了首席、謝天香陪坐、大家盡歡喫酒、席間王秀才與謝天香講論字法、兩人多是青春美貌、自然投機、父老每多是有年紀歷過多少事体過的、有甚麼不解意處、見兩人情投意合、就攛掇

兩下成其夫婦、後來竟諧老終身、這是兩個會寫字的、成了一對的話、看來天下有一種絕技、必有一個同聲同氣的在那裡湊得在夫妻裡面更爲希罕、自古書画琴棋、謂之文房四藝、只這王謝兩人便是書家。一對夫妻了、若論画家。只有元時魏國公趙子昂、與夫人管氏仲姬兩個多會画至今湖州天聖禪寺東西兩壁每人各画一壁、一邊山水、一邊竹石、並垂不朽、若論琴家。是那司馬相如與卓文君、只爲琴心相通、臨卬夜奔、這是人人曉得的、小子不必再來敷演、如今說一個棋家。在棋盤上贏了一個妻子、千里

盡了村童氣質弄做個斯文模樣父母見他年長要替他娶妻國能就心裡緊頭大了對父母說道我家門戶低微目下取得妻來不過是農家之女村粧陋質不是我的對頭兒既有此絕藝便當挾此出游江湖間料不須（大話）帶著盤費走或者不拘那裡天緣有在等待依心像意尋個對得我來的好女兒爲妻方了平生之願父母見他說得話大便就住了手過不多幾日只見國能另換了一身衣服來別了父母出游父母一眼看去險些不認得了你道他怎生打扮

頭戴包巾脚蹬方履身上穿淺地深緣的藍服腰

間繫一緊、兩股的黃縚、若非葛稚川侍鍊藥的丹童、便是董雙成同思凡的道侶、說這國能葛巾野服、扮做了道童模樣、父母喫了一驚問道、兒如此打扮、意欲何爲、國能笑道、兒欲從此雲遊四方、遍尋一個好妻子、來做一對耳、父母道、這是你的志氣、也難阻你、只是得手便回、莫貪了別處歡樂、忘了故鄉、國能道、這個怎敢、是日是個黃道吉日、拜別了父母、即便登程、從此自稱小道人、一路行去、曉得汴梁是帝王之都、定多名手、先向汴京進發、到得京中、但是對局、無有不輸與小道人的、棋名大

震、往來多是朝中貴人、東家也來接、西家也來迎、或是行教、或是賭勝、好不熱鬧、過日却並不見一個對手、也無可意的女佳人、撞着眼裡的、混過了多時、自想姻緣未必在此、遂離了京師、又到太原真定等處游蕩、一路行棋、眼見得無出其右、喟然道、吾聞燕山乃遼國郎王、在彼稱帝、雄覇過于汴京、此中必有高人國手、天下無敵的在內、今我在中國既稱絕技、料然到那里不到得輸與人了、何不往彼一游、尋個出頭的國手、較一較高低、也與中國吐一吐氣、傳他一個遠鄉異域的高名、傳之不朽、况且自古道、燕趙多

狄入正談其漸此石晉爲古中

佳人、或者借此技藝在王公貴人家裡出人圖得一個好配頭也不見得、遂决意往北路進發、風飧水宿夜住曉行、不多幾日、已到了燕山地面、且說燕山形勝、

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向稱天府之國、暫爲夷主所都、

此時燕山正是耶律部落稱尊之所、宋時呼之爲北朝、相與爲兄弟之國、蓋自石晉以來、以燕雲一十六州、讓與彼國了、從此漸染中原教化、百有餘年、所以夷狄名號、向來只是單于可汗贊普郎主等類、到得

誑騙人

畢竟中國
尉許

遼人、一般稱帝稱宗、以至官員職名、大半與中國相參、衣冠文物、百工技藝、竟與中華無二、遼國最好的是弈棋、若有第一等高棋、稱爲國手、便要遣進到南朝、請人比試、曾有一個王子最高、進到南朝、這邊棋院待詔顧思讓、也是第一手、假稱第三手、與他對局、以一着解兩征、至今棋譜中傳下鎮神頭勢、王子贏不得、顧待詔問通事、說是第三手、王子願見第一、這邊回他道、贏得第三、方見第二、贏得第二、方見第一、今既贏不得第三、尚不得見第二、怎能勾見得第一、王子只道是眞、嘆口氣道、我北朝第一手、贏不得南

朝第三手、再下棋、何幹捽碎棋枰、伏輸所逃都不知被中國人贏過了、此是已往的話、只說那時遼國圍棋、第一稱國手的、乃是一個女子、名為妙觀、有觀王保舉、受過朝廷冊封、為女棋童、設個棋肆、教授門徒、你道如何教授、蓋圍棋三十二法、皆有定名、

有衝、有幹、有綽、有約、有飛、有關、有劄、有粘、有頂、有尖、有覷、有門、有打、有斷、有行、有立、有捺、有點、有聚、有跳、有挾、有撥、有辟、有刺、有勒、有撲、有征、有劫、有持、有殺、有鬆、有盤、

妙觀以此等法、傳授於人、多有王侯府中、送將男女

來學棋以及大家小户少年好戲欲學此道的盡來拜他門下不記其數多呼妙觀爲師妙觀亦以師道自尊粧模做樣儘自矜持言笑不苟也要等待對手等閒未肯嫁人却是棋聲傳播慕他才色的嚥乾了涎唾只是不能勝他也沒人敢啓齒求配空傳下個美名受下許多門徒晚間師父娘只是獨宿而已有一首詞单道着妙觀好處

麗質本來無偶神機早已通玄枰中舉國莫爭先
女將馳名善戰玉手無慙國手秋波合與秋仙高
居師席把棋傳石作門生也眩　右詞寄西江月

話說國能自稱小道人游到燕山在飯店中歇下巳知妙觀是國手的話留心探訪只見來到肆前果然一個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裡點指擡腳教人下棋小道人見了先巳飛去了三魂走掉了七魄恨不得雙手抱住了他做一點兩點的事心裡道且未可露機看他着法如何呆呆地袖着手在旁冷眼厮覷見他着法還有不到之處小道人也不說破一連幾日有些耐不得了不覺口中嘶嘶逗露出一兩着來妙觀出于不意見指點出來的多是神着擡眼看時却是一個小厮兒又是道家粧扮的情知有些詫異心

裡疑道那裡來此異樣的人、忍着只做不倸、只是大剌剌教徒弟們對局妙觀偶然指點一着、小道人忽攘臂爭道此一着未是勝着、至第幾路必然受虧、果然下到其間一如小道人所說、妙觀心驚道奇哉此童不如自何處而來、若再使他在此觀看、形出我的短處、枉爲人師、却不受人笑話、大聲喝道此係教棋之所、是何閒人亂入厮混、便叫兩個徒弟、把小道人攆了出來、不容觀看、小道人冷笑道自家棋低反要怪人指教看你贏得過我麼、反了手踱了出來、私下想道、好個美貌女子、棋雖非我比、女人中有此也不

錢

易得只在這幾個黑白子上定要賺他到手倘不如意誓不還鄉走到對門問個老者道此間店房可賃與人否老者道賃來何用小道人道因來看棋意欲賃個房兒住着早晚偷學他兩着老者道好好對門女棋師是我國中第一手說道天下無敵的小師父小小年紀要在江湖上雲游正該學他些着法老漢無兒女止有個老嬷縫紉度日也與女棋師往來得好此門面房空着專一與遠來看棋的人閑坐趁幾文茶錢的小師父要賃就打長賃了也好小道人就在袖裏摸出包來揀一塊大些的銀子與他做了定

錢、抽身到飯店中、搬取行囊、到這對門店中安下、舖設已定、見店中有見成堊就的木牌在那裡、他就與店主人說、要借來寫個招牌、老者道、要招牌何用、莫非有別樣高術否、小道人道、也要在此敎敎下棋、與對門棋師賽一賽、老者道、不當人子、那裡還討個對手麼、小道人道、你不要管、只借我牌便是、老者道、牌自空着、但憑取用、只不要惹出事來、做了話靶、小道人道、不妨不妨、就取出文房四寶、來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揮出一張牌來、竪在店面門口、只因此牌一出、有分交、絕技佳人、望枰而納欵、遠來游客、出手以成、

婚。你道牌上寫的是甚話來、他寫道、

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

老者看見了道、天下最高手、你還要饒他先哩、好大話、好大話、只怕見我女棋師、不得小道人道、正要饒得你女棋師纔爲高手、老者似信不信、走進裡面去、把這些話告訴老嬤、老嬤道、這方來的人、敢開大口、或者有些手段也不見得、老者道、點點年紀、那裡便有甚麼手段、老嬤道、有智不在年高、我們女棋師又是多大年紀的麼、老者道、我們下着這樣一個人與對門作敵也是一場笑話、且看他做出便見、不說他老

天下事無有不惜名者

口見兩下喞噥、且說這邊立出牌來、早已有人報與妙觀得知、妙觀見說寫的是饒天下最高手、明是與他放對的了、情知是昨日看棋的小秀、心中好生忿忿不平、想道我在此擅名已久、那裡來這個小兒家、來尋我們的錯處、發個狠、要就與他決個勝負、又轉一個念頭道、他昨日看棋時、偶然指點的着數、多在我意想之外、假若與他決一局、幸而我勝、劈破他招牌、趕他走路不難、萬一輸與他了、此名一出、那裡還顯得有我、此事不可造次、須着一個先探一探消息、再作計較、妙觀有個弟子張生、是他門下最得意的

高手也是除了師父、再無敵手的妙觀。嘆他來說道、對門汝南小道人、口說大話、未卜手段虛實、我欲與決輸贏、未可造次、據汝力量、已與我爭不多些兒了、汝可先往一試、看汝與彼優劣、便可以定彼棋品、張生領命而出、走到小道人店中、就拜求、教張生讓小道人是客、小道人道、小牌上有言在前、遊未是高手、也要饒他一先、決不自家下起、若輸與足下、將受讓、未、遲、張生只得占先下了、張生窮思極想、方纔下得一着、小道人只隨手應去、不到得完局、張生已敗、張生拱手伏輸道、客藝果高、非某敵手、增饒一子、方可

再請教果然攏下二子然後請小道人對下張生又輸了一盤張生心服道還饒不住再增一子增至三子然後張生覺得鬆些恰恰下個兩平看官聽說凡棋有敵手有饒先有先兩受饒三子厥品中中未能通幽可稱用智受得國手三子饒的也算是高强了只爲張生也是妙觀門下出色弟子故此還搏得來若是別一個須動手不得看來只是小道人高得緊了小道人三局後對張生道足下之棋也算高强可見上國一斑矣不知可有堪與小道對敵的請過幾個來小道情愿領教張生聽得此言是觸他師父心

馬不敢應答、作別而去來、到妙觀跟前容告道、此小道人、技藝甚高、怕吾師也要讓他一步、妙觀搖手戒他、不可說破、惹人恥笑、自此之後、妙觀不敢公然開肆教棋、旁人見了標牌、已自驚駭、又見妙觀收斂起來、那張生受饒三子之說、漸漸有人傳將開去、正不知道小道人與妙觀、果是高下如何、有這些好事的人、三三兩兩議論、有的道、我們棋師不與較勝負、想是不放他在眼裡的了、有的道、他牌上明說饒天下最高手一先、我們棋師難道忍得這話起、不與爭雄、必是個有些本領的棋師不敢造次出頭、有的道

我們棋師、現是本國第一手、並無一個男人、贏得他的、難道別處來這個小小道人、便怎地高強不成、是必等他兩個對一對局、定個輸贏來我們看一看、也是着實有趣的事、又一個道、妙是妙、他們豈肯輕放對、是必衆人出些利物、與他們賭勝纔弄得成內中有個胡大郎道、妙妙、我情愿助錢五十千、支公子道、你出五十千、難道我又少得不成、也是五十千其餘也有認出十千五千的、一時凑來有了二百千之數、衆人就推胡大郎做個收掌之人、斂出錢來、多交付與他、就等他約期對局、臨時看輸贏、對付發利物、名

爲保局、此也是賭勝的舊規。其時衆人議論已定、胡大郎等利物齊了、便去兩邊約日比試手段。果然兩邊多應允了、約在第三日午時、在大相國寺方丈內對局。衆人散去、到期再會。女棋童妙觀得了此信、雖然應允、心下有些虛怯道、利物是小事、不爭與他賭勝、一下子輸了、枉送了日前之名。此子遠來作客、必然好利、不如私下買囑他、求他讓我些兒、我明收了利物、暗地加添些與他。他料無不肯的、怎得個人來與我通此信息便好。又怕弟子們見笑、不好商量得、思量對門店主老嫗常來此縫衣補裳的、小道人正

[illegible]

下在他家、何不央他來做個引頭、說合這話也好、等計定了、悄地着個女使招他來說話、老嬤聽得、便三脚兩步走過對門來、見了妙觀道、棋師娘子、有何分付、妙觀直引他到自己臥房裡頭坐下了、妙觀開口道、有件事要與嬤嬤商量則個、老嬤道、何事、妙觀道、汝南小道人、正在嬤嬤家裡下着、奴有句話要嬤嬤說與他、嬤嬤好說得麼、老嬤道、他自恃棋高、正好來與娘子放對、我見老兒說道衆人出了利物、約着後日對局、娘子却又要與他說甚麼話、妙觀道、正爲對局的事要與嬤嬤商量、奴在此行教已久、那個王侯

府中不喚奴是棋師、尋遍一國沒有奴的對手、眼見得手下收着許多徒弟哩、今遭來的小道人、却說饒盡天下的大話、奴曾教最高手的弟子張生去試他兩局、回來說他手段頗高、衆人要看我每兩下本事、約定後日放對、倘一輸與他了、一則喪了本朝体面、二、則失了、日前名聲不是耍處、意欲央嬤嬤私下與他說說、做個人情讓我些、倘嬤嬤道、娘子只是放出日前的本事來、贏他方好、怎麼折了志氣、反去求他、況且見賭着利物哩、他如何肯讓、妙觀道、利物是小事、他若肯讓奴贏了、奴一毫不取、私下仍舊還他、纔

小心极矣

嬤道他贏了你棋利物怕不是他的又討個大家喝聲采不好却明輸與你了私下受這樣說不響的錢他也不肯妙觀道奴再於利物之外私下賠他五十千他與奴無仇況又不是本國人聲名不關什麼子係得了若干利物又得了奴這些私贈也勾了他了只要嬤嬤替奴致意于他說奴已甘伏不必在人前贏奴出奴之醜便是嬤嬤道說便去說肯不肯只憑得他妙觀道全仗嬤嬤說得好些肯時奴自另謝嬤嬤老嬤道對門對户日前相處面上甚麼大事說起謝來嘻嘻的笑了出去走到家裡見了小道人把妙

肯半者[illegible]

觀邀去的說話一十一五對他說了小道人見說罷便滿肚子癢起來道好好天送個老婆來與我了回言道小子雖然年幼遠游靠着些小技藝不到得少了用度那錢財頗不希罕只是旅邸孤單小娘子若要我相讓時須依得我一件事無不從命老嫗道可要怎生小道人喜着臉道媽媽是會事的定要說出來老媽道說得明白咱好去說小道人道日裡人面前對局我便讓讓他晚間要他來被窩裡對局他須讓讓我老嫗道不當人子後生家討便宜的話莫說小道人道不是討便宜小子原非貪財帛而來所以

下必非相道延抵而來

住此許久專慕女棋師之顔色耳嫽嫽爲我多多致意若肯容我半晌之歡小子甘心許輸一文不取若不見許便當儘着本事對局不敢容情老嫽道言重言重老身怎好出口小道人道你是婦道家對女人講話有甚害羞這是他喉急之事便依我說了料不妨你說罷便深深一喏道事成另謝媒人老嫽笑道小小年紀倒好老臉皮說便去說萬一討得罵時須要你賠禮小道人道包你不罵的老嫽只得又走將過對門去妙觀正在心下虚怯專望回音見了老嫽臉上堆下笑來道有煩嫽嫽尊步所說的事可聽儀

麼、老嬤道、老身磨了半截舌頭、依倒也依得、只要娘子也依他一件事、妙觀道、遮莫是甚麼事、且說將來、奴依他便了、老嬤道、若是娘子肯依、到也不費本錢、妙觀道、果是甚麼事、老嬤道、這件事易則至易、難則至難、娘子恕老身不知進退的罪、方好開口、妙觀道、奴有事相央嬤嬤、儘着有話便說、豈敢有嫌、老嬤又假意推讓了一回、方纔帶笑說道、小道人隻身在此、所慕娘子才色兼全、他除消洞裡想天鵝肉喫哩、妙觀通紅了臉、半晌不語、老嬤道、娘子不必見怪、這個原是他妄想、不是老身撰造出來的話、娘子怎生發

計、回他便了、妙觀道、我起初原說利物之外、再贈五十千也不爲輕鮮只可如此求他了、肯讓不肯讓、好歹回我便了、怎胡說到這個所在羞人荅荅的老嬷道、老身也把娘子的話、一一說了、他說道、原不希罕錢財、只要娘子允此一事、甘心相讓利物可以分文不取、叫老身就沒法回他了、所以只得來與娘子直說、老身也曉得不該說的、却是旣要他相讓、他有話不敢隱瞞、妙觀道、嬷嬷、他分明把此話挾制着我、我也不好回得、嬷嬷道、若不回他、他對局之時、决不容情、娘子也要自家算計、妙觀見說到對局、肚子裡又

心猶不動

怯將起來、想、着、識、到、這、話、又、有、此、氣、不、分、思量道、既耐這沒廉耻的小弟子孩兒、我且將計就計哄他開個、對老嬤道、此話羞人、不好直說、嬤嬤見他、只含糊說道、若肯相讓、自然感德非淺、必當重報就是了、嬤嬤得了此言、想道如此說話、便已是應承的了、我且在裡頭撮合了他兩口、必有好處、到我、千歡萬喜、就轉身到店中來、把前言回了小道人、小道人、少年心性、見說有些、口、風兒、便一團、高興、皮風、騷癢、起來、道雖然如此傳言送語、不足爲憑、直待當面相見親口許下了、方無番悔、老嬤只得又去與妙觀說了、妙觀

口歎

有心求他、無言可辭、只得約他黃昏時候燈前一揖爲定。是晚老嫗領了小道人、徑到妙觀肆中客坐裡坐了、妙觀出來相見拜罷、小道人開口道、小子雲游到此、得見小娘子芳容、十分僥倖、妙觀道、奴家偶以小藝擅名國中、不想遇着高手下臨、奴家本不敢相敵、爭奈衆心欲較勝負、不得不在班門弄斧、所有奉求心事、已托店主嫗嫗說過、萬望包容則个、小道人道、小娘子分付、小子豈敢有違、只是小子仰慕小娘子已久、所以在對寓棲遲、不忍捨去、今客館孤单、若蒙小娘子有見憐之心、對局之時、小子豈敢不揣自

[illegible]無把柄 [illegible]

還定、當、周、全、娘、子、美、名、妙觀道、若得周全、自當報德、決不有負、足下小道人笑容滿面、作揖而謝道、多感娘子美情、小子謹記不忘、妙觀道、多蒙相許、一言已定、夜晚之間、不敢親送、有煩店主嬤嬤伴送過去罷、叫丫鬟另點個燈、轉進房裡來了、小道人自同老嬤到了店裡、自、想、適、間、親、口、應、承、這、是、探、囊、取、物、不、在、話、下、的、了、只、等、對、局、後、圖、成、好、事、不題、到了第三日、胡大郎早來、兩邊邀請對局、兩人多應允了、各自打扮停當、到相國寺方丈裡來、胡大郎同支公子、早把利物擺在上面一張桌兒上、中間一張桌兒、放着一

個白銅鑲邊的湘妃竹棋枰、兩個紫檀筒兒、貯着黒白兩般雲南窑棋子、兩張椅、東西對面放着、請兩位棋師坐着交手、看的人、只在兩横長凳上坐、妙觀讓小道人是客坐了東首、用着白棋、妙觀請小道人先下子、小道人道、小子有言在前、這一着先要饒天下最高手決不先下的、直待贏得過這位、小子纔占起妙觀只得拱一拱道、恕有罪、應該低者先下了、果然妙觀手起一子、小道人隨手而應、正是

花下手閑敲、出楸枰兩下交爭、先布擺妝圈套、單敲這着、雙關那着、聲遲思入風雲、巧笑山樵從交

柯爛、誰識這根苗　右調黃鶯兒

小道人雖然與妙觀下棋、一眼偷覷着他容貌、心內十分動火、想着他有言相許、有意讓他一分、不盡情攻殺、只下得個兩平、筭來白子一百八十着、小道人認輸了半子、這一番却是小道人先下起了、少時完局、他兩人手下明白、已知是妙觀輸了、旁邊看的嚷道、果然是兩個敵手、你先我輸、我先你輸、大家各得一局、而今只看這一局、以定輸羸、妙觀見第二番這局、覺得力量掤拽、心裡有些着忙、下第三局時、頻頻以目送情、小道人會意、仍舊東支西吾、讓他過去、臨

了收拾了官着、又是小道人少了半子、大家齊聲喝采道還是本國棋師高強、贏了兩局也、小道人洪不則聲呆呆看着妙觀、胡大郎便對小道人道、只差半子、却算是小師父輸了、小師父莫怪、忙忙收起了利物、一同衆人、鬨了女棋師妙觀到肆中、將利物交付、各自散去、小道人自和一二個相識、尾着衆人閑話而歸、有的問他道、那裡不爭出了這半子、郤算便輸了一局、失了這些利物、小道人只是冷笑不答、衆人恐怕小道人沒趣、多把話來安慰他、小道人全然不以為意、到了店中、看的雖的多已散去、店中老嫗見

出來問道今日賭勝的事却怎麼了、小道人道、應承過了說話還捨得放本事嬴他、讓他一局過去、幫襯他、在、衆、人、面、前、生、光、采、只、好、是、這、樣、湊、趣、了、老嬷笑道道等却好、他不忘你的美情、必有好處到你、幫襯、老、身、也、興、頭、則、個、小道人口裡與老嬷說話、一心想着佳音、一眼對着對門盼望動靜、此時天色將晚、小道、人、恨、不、得、一、霎、時、黑、下、來、直至點燈時候、只見對面肆裡、撲地把門關上了、小道人着了急、對老嬷道、莫不道小妮子負了心、有煩嬷嬷往彼處探一探消息、老嬷道、不必心慌、他要瞞生人眼哩、再等一會、待

人靜後沒消息、老身去敲開門來、問他就是小道人道、全仗嬤嬤、作成好事、正說之間、只聽得對過門環璫的一響、走出一個丫鬟來、徑望店裡走進、小道人猶如接着一紙九重恩赦、心裡好不僥倖、只聽他說甚麼好話出來、丫鬟向嬤嬤道了萬福、說道侍長棋師小娘子多多致意嬤嬤、請嬤嬤過來說話、則個老嬤就此同行、起身便走、小道人起着附耳道、嬤嬤精細着、老嬤道、不勞分付、帶着笑臉、同丫鬟去了、小道人就像熱地上蚰蜒、好生打熬不過、禁架不定、正是、

眼盼捷旌旗　耳聽好消息

若得遂心懷　　願彼觀音力

却說老嬤隨了丫鬟走過對門、進了肆中、只見妙觀早已在燈下笑臉相迎、直請至臥房中坐地、開口謝道、多承嬤嬤周全之力、日間對局、僥倖不失体面、今要酬謝小道人相讓之德、原有言在先的、特請嬤嬤過來交付利物、并謝禮與他、老嬤道、娘子花朵兒般後生、恁地會忘事、小道人原說不希罕財物的、如何又說利物謝禮的話、妙觀假意失驚道、除了利物謝禮、還有甚麼、老嬤道、前日說過的、他一心想慕娘子、諸物不愛、只求圓成好事、娘子當面許下了他、方纔

將放響
指揮勞
業耳

叮囑了又叮囑在家盼望真似渴龍思水哩、娘子如何把話說遠了、妙觀變起臉來道、休得如此胡說、奴是清清白白之人、從來沒半點邪處、所以受得朝廷冊封、王親貴戚供養、偌多門生弟子尊奉、那裡來的野種、敢說此等汙言、教他快些息了妄想、收此利物及謝禮過去、便宜他多了、說罷、就指點了丫鬟、將日間收來的二百貫文利物、一盤托出、又是小匣一個、放着五十貫的謝禮、交付與老嬤道、有煩嬤嬤將去交付明白、分外又是三兩一小封、送與老嬤做辛苦錢、說道有勞嬤嬤、兩下周全、些小微禮、勿嫌輕鮮則個、

那老嫗是個經紀人家、眼孔小的人、見了偌多東西、心裡先自軟了、又加自巳有些油水、想道許多利物、又添上謝禮、真個不爲少了、那個小騃兒也該心滿意足、難道只癡心要那話不成、且等我問他去看、便對妙觀道、多蒙娘子賞賜、老身只得且把東西與他再處、只怕他要說娘子失了信、老身如何回他、妙觀道、奴家何曾失甚麼信、原只說自當重報、而今也好道不輕了、隨喚兩個丫鬟、捧着這些錢物、跟了老嫗、送在對門去、分付放下便來、不要停留、兩個丫鬟領命、同老嫗三人、共拿了禮物、徑往對門來、果然丫鬟

[illegible]長話
若候

放下了物件轉身便走小道人正在盼望之際只見老嬤在前丫鬟在後一齊進門料道必有好事到手不想放下手中東西登時去了正不知是甚麼意思忙問老嬤道怎的說了老嬤指着桌上物件道謝禮已多在此了收明便是何必再問小道人道那個希罕謝禮原說的話要緊老嬤道要緊要緊你要緊他不要緊吽老娘怎處小道人道說過的話怎好賴得老嬤道他說道原只說自當重報並不曾應承甚的來吽我也不好替你討得嘴小道人道如此混賴是白白哄我讓他了老嬤道見放着許多東西白也不

[illegible]只是[illegible]發話[illegible]不能中硬

[illegible]

算白了只是那話且消停消停抹乾了嘴邊這些饞涎。再做計較小道人道嬤嬤休如此說前日是與小子覿面講的話今日他要賴將起來嬤嬤再去說一說只等小子今夜見他一見看他當面前怎生悔得老嬤道方纔為你磨了好一會牙他只推着謝禮並無些子口風而今失說也沒幹他怎肯再見你小道人道前日如何去一說就肯相見老嬤道須知前日是求你的時節作不得難今事休已過自然不同了小道人嘆口氣道可見人情如此我枉為男子反被這小妮子所賺畢竟在此守他個破綻出來出這口

氣、老嫗道、且收拾起了利物、慢慢再看機會商量、當下小道人把錢物併疊過了、悶悶過了一夜有詩爲証、

親口應承總是風　兩家黑白未和同
當時未見一着錯　今日滿盤還是空、

一連幾日沒些動靜一日小道人在店中閑坐、只見街上一個莽漢、牽着一疋高頭駿馬、一個虞候騎着、到了門前虞候跳下馬來、對小道人聲喏道、竿麻王府中、請師父下棋、備馬到門、快請騎坐了、就去小道人應允上了馬、虞候步行隨着、瞬息之間、已到王府

門前小道人下了馬、隨着虞候進去、只見諸王貴人、正在堂上飲宴、見了小道人、盡皆起身道、我輩酒酣、正思手談幾局、特來奉請、今得到來恰好、即命當直的、擬過棋桌來、諸王之中、先有兩個下了兩局、賭了幾大觥酒、就推過高手與小道人對局、以後輪換請教、也有饒六七子的、也有饒四五子的、最少的也饒三子兩子、並無一個對下的、諸王你爭我嚷、各出意見、要逞手段、怎當得小道人隨手應去、盡是神機莫測、諸王盡皆嘆服、把酒稱慶、因問道、小師父棋品與吾國棋師妙觀、果是那個為高、小道人想着妙觀共

會說

只心在此

信之事心裡有些懷恨不肯替他隱瞞便道此女棋本下劣枉得其名不足為道諸王道前日聞得你兩人比試是妙觀贏了今日何反如此說小道人道前日他叫人私下央求了小子小子是外來的人不敢不讓本國的体面所以故意輸與他豈是棋力不敵若放出手段來管取他輸便了諸王道口說無憑做出便見去喚妙觀來當面試看罕察立命從人控馬去卽時取將女棋童妙觀到來妙觀向諸王行禮畢見了小道人心下有好些忸怩不敢擡眼看他勉强也見了一禮諸王俱賜坐了說道你每兩人多是國

若妙觀贏了金了有此趣味

手未定高下、今日在咱門面前比試一比試咱們出一百千利物爲賭、何如妙觀未及荅應、小道人站起來道、小子不厭各殿下破鈔、小子自有利物與小娘子決賭、說罷、袖中取出一包黃金來道此金重五兩就請賭了這些、妙觀回言道、奴家却不曾帶得些甚麽來、無可相對、小道人向諸王拱手道、小娘子無物相賭、小子有一句話說來、請問各殿下看可行則行諸王道、有何話說、小道人道、小娘子身畔無金、何不即以身軀出注、如小娘子得勝、就拿了小子的黃金去、若小子勝了、贏小娘子做個妻房、可中也不中、諸

甚覺家
逢對頭

王見說俱各拍手跌足大笑起來道妙妙妙咱門多做個保親正是風流佳話妙觀此時欲待應承情知小道人手段高輸了難處欲待推却明明是怯怕賭勝不交手算輸了眞是在左右兩難怎當得許多貴人在前力贊不繇得你躲閃亦且小道人興高氣傲催請對局妙觀沒個是處羞慚窘迫心裡先自慌亂了勉强就局沒一子下去是得手的覺是觸着便礙正所謂棋高一着縛手縛脚況兼是心意不安的把平日的力量一發減了連敗了兩局小道人起身出局對着諸王叩一頭道小子告贏了多謝各殿下罷

婚諸王撫掌稱快道兩個國手原是天生一對妙觀雖然輸了局嫁得此丈夫可謂得人矣待有吉日了咱們各助花燭之費就是了急得個妙觀羞慚滿面通紅了臉皮無言可荅只低着頭不做聲罕察每人褒獎賞賜分付從人各送了回家小道人揚揚自得來對店主人與老嫗道一個老婆被小子棋盤上贏了來今番須沒處躲了店主老嫗問其緣故小道人將王府中與妙觀對局賭勝的事說了一遍老嫗笑道這番却賴不得了店主人道也須使個媒行個禮纔穩小道人笑道我的媒人大哩各位殿下多是保

親店主人道、雖然如此也要個人通話、小道人道、前日他央嬤嬤求小子、往來了兩番、如今這個媒自然是嬤嬤做了、老嬤道這是帶孝老身喫喜酒的事、當得効勞、小道人道小子如今卽將昨日賭勝的黃金五兩再加白銀五十兩爲聘儀、擇一吉日煩嬤嬤替我送去訂約成親、則箇店主人卽去房中取出一本擇日的星書來、看一看道、明日正是黃道日、師父只骨行聘便了、一夜無詞、次日小道人整頓了禮物、托老嬤送過對門去、這邊老嬤也裝扮得齊整起來、白皙皙臉搽胡粉紅霏霏頭戴絨花胭脂濃抹露

黄牙鬅髻渾如斗大沒把背一双窄袖忒狠犺一對寬鞋世間何處去尋他、除是金剛脚下、

說這店家老媽媽裝得花簇簇地將個盒盤盛了禮物、双手捧着、一逕到妙觀肆中來妙觀接着看見老媽、這般打扮手中又拿着東西也有些瞧科忙問其來意老媽嘻着臉道、小店裡小師父多多拜上棋師小娘子、道是昨日王府中席間娘子親口許下了親事、今日是個黄道吉日特着老身來作伐行禮這個盒兒裡的、就是他下的聘財、請娘子收下則個妙觀見了一嚇、纔回言道、這話雖有個來因却怎麽成得這

事老嬷道旣有來因爲何又成不得妙觀道那日王府中對局果然是奴家輸與他了這話雖然有的止不過一時戲言難道奴家終身之事只在兩局棋上結果了不成老嬷道別樣話戲得這個話他怎肯認做戲言娘子前日央求他時節他凡自妄想今日又添出這一番賭賽事体他怎由得你番悔娘子休推老身說看這小道人人物聰俊年紀不多你兩家同道中又是對手正好做一對兒夫妻娘子不如許下這段姻緣又完了終身好事又不失一時口信帶挈老身也喫一杯喜酒未知娘子主見如何妙觀嘆口

只看妙觀與國手氣各自不同自然好事近矣

逕丹將名念事不伐嘅饒耳

[illegible]

氣道、奴家自幼失了父母、寄養在妙果菴中、虧得老道姑提挈成人、教了這一家技藝、自來沒一個對手、得受了朝廷冊封、出入王宮內府、誰不欽敬、今日身子雖是自家做得主的、卻是上無尊長之命、下無媒妁之言、一時間憑着兩局賭賽、偶尔虧輸、便要認起眞來、草草送了終身大事、豈不可羞、這事斷然不可、老嫗道、只是他說娘子失了口信、如何回他、妙觀道、他原只把黃金五兩出注的、奴家偶然不帶得東西在身畔、以後輸了、今日將得賠還他這五兩、天大事也完了、老嫗道、只怕說他不過、雖然如此、常言道事

無三不成、這遭知是兩遭了、老身只得替你再回他去、還他怎麼處、妙觀果然到房中箱裡面秤了五兩金子、把個封套封了、拿出來、放在盒兒面上道、有煩嬤嬤還了他、重勞尊步、改日再謝、老嬤道、謝是不必說起、只怕回不倒時、還要老身賠累哩、老嬤一頭說、一頭拿了原禮、并這一封金子、別了妙觀、轉到店中來、對小道人笑道、原禮不曾收、回敬到有了、小道人問其緣故、老嬤將妙觀所言、一一說了、小道人大怒道、這小妮子昧了心、說這等說話、既是自家做得主、還要甚尊長之命、媒妁之言、難道各位大王、許不得

尊長的麼、就是嫂嫂、將禮物過去、便也是個嫌疑怎說沒有、總來他不甘伏、又生出這些話來罷、罷將金子搪塞、我不希罕他金子、且將他的做個告狀本、告下他來、不怕他不是我的老婆、老嬸道、不要性急、此番老身去、他說的話比前番不同也是軟軟的了、還等老身去、再三勸他、小道人道、私下去說未免是我求他了、他必然還要拿班、不如當官告了他纔賴不去、當下寫就了一紙告詞、竟到幽州路總管府來、那幽州路總管泰不華正升堂理事、小道人隨進府、遞將狀子上去、泰不華總管接着、看見上面寫

道。

告狀人周國能爲賴婚事、能本籍萊州流寓馬足、因與本國棋手女子妙觀賭賽、將金五兩聘定諸王殿下盡爲証見、詎料妙觀心變悔背前盟、夫妻一世倫常、被賴死不甘伏、懇究原情追斷完娶、異鄉沾化上告、

總管看了狀詞、說道、元來爲婚姻事的、凡户婚田土之事、須到析津宛平兩縣去、如何到這里來告、國能道、這女子是御封棋童的、況乎這親諸王殿下非天臺這里不能主婚、總管准了狀詞、一面差人行拘

析津即今大興

妙觀對理差人、到了妙觀寓中、將官票與妙觀看了、妙觀喫了一驚、道這個小弟子孩兒、怎便如此惡取笑、一邊叫弟子張生、將酒飯陪待了公差、將賞錢出來打發了、自行打點出官、公差知是冊封的棋師、不敢囉唣、約在衙門前相會、先自去了、妙觀叫乘轎擡到府前、進去見了總管、總管問道、周國能告你賴婚一事、這怎麼說、妙觀道、一時賭賽戲輸、實非情愿、總管道、既已輸了、說不得情愿不情愿、妙觀道、偶尔戲言、並無甚麼文書約契、怎算得真、周國能道、諸王殿下、多在面上作証、大家認做保親、還要甚文書約契、

此處亦長

眞

文思曲處
新鮮家矣

總管道這話有的廣妙觀一時語塞無言可荅總管道豈不聞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況且婚姻大事主合不主離你們兩人既是棋中國手也不錯了配頭我做主與你成其好事罷妙觀道天緣張主豈敢不從只是此人不是本國之人萍踪浪跡來了他須隨着他走小婦人是個官身有許多不便處周國能道小人雖在湖海飄零自信有此絕藝不甘輕配凡女就是妙觀女中國手也豈容輕配凡夫若得天臺做主成婚小人情愿超籍在此兩下裡相幫行教不回故鄉去了總管道這個却好妙觀無可推辭只得憑總

管斷合周國能與妙觀各回下處周國能就再央店家老嬤重下聘禮約定日期成親又到各王府說知各王府俱各助花紅蠟燭之費胡大郎支公子一干好事的纔曉得前日賭塊相嬌許下佳期之說大家笑耍各來幫興成親之日好不熱鬧過了幾時兩情和洽自不必說周國能又指點妙觀神妙之着兩個都造到絕頂竟成對手諸王貴人以爲佳話又替周國能提請官職封爲棋學博士御前供奉後來周國能差人到恭州客地接了爹娘到燕山同享榮華周老夫妻見了媳婦一表人物兩心快樂方信國能起

初不肯娶妻畢竟尋出好姻緣來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也有詩爲証

國手惟爭一着先　個中獲着好姻緣
綠窗相對無餘事　演譜推敲思入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

權學士權認遠鄉姑　白孺人白嫁親生女

詞云

世間奇物緣多巧。不怕風波顛倒。遮莫一時閒了。到底還完好。　豐城劍氣沖天表。雷煥張華分寶。他日偶然齊到。津底雙龍裊。

此詞名桃源憶故人。說着世間物事、有箇定數、雖然一時拆開、後來必定遇巧得合、那豐城劍氣是怎麼說、晉時大臣張華、字茂先、善識天文、能辨古物、一日看見天上斗牛分野之間、寶氣燭天、曉得豫章豐

他不該分開

城縣中嘗有奇物出世有个曉得雷煥素是博物的人遂邀他做了豐城縣令托他到彼專一爲訪尋發光動天的寶物分付他道光中常有殺氣此必寶劍無疑那雷煥領命到了縣間看那寶氣却在縣間獄中雷煥領了從人到獄中盡頭去處果然掘出一對寶劍來雄曰純鉤雌曰湛盧雷煥自佩其一將其一獻與張華各自寶藏自不必說後來張華帶了此劍行到延平津口那劍忽在匣中躍出到了水邊化成一龍津水之中也鑽出一條龍來湊成一雙飛舞昇天而去張華一時驚異分明曉得寶劍通神只水中

這个出來湊成雙的不知何物因帶了到雷煥處問前劍所在雷煥回言道先曾渡延平津口失手落于水中了方知兩劍分而復合以此變化而去也至今人說因緣湊巧多用延津劍合故事所以這詞中說的正是這話而今說一段因緣隔着萬千里路也只爲一件物事湊合成了深爲奇巧有詩爲證

温嶠曾輸玉鏡臺　圓成鈿合更奇哉
可知宿世紅絲繫　自有媒人月下來

話說國朝有一位官人姓權名次卿表字文長乃是南直隷寧國府人氏少年登第官拜翰林編脩之職

那翰林生得儀容俊雅、性格風流、所事在行、諸般得趣、眞乃是天上謫仙、人中玉樹、他自登甲第在京師爲官一載有餘、京師有个風俗、每遇初一十五二十五日謂之廟市、凡百般貨物俱趕在城隍廟前直擺到刑部街上來賣、挨擠不開、人山人海的做生意、那官員每淸閒好事的、換了便巾便衣、帶了一兩个管家長班、出來步走游看、收買好東西舊物事、朝中惟有翰林衙門最是淸閒、不過讀書下棋、飲酒拜客、別無他事相干、推翰林況且少年心性、下處閒坐不過、每遇做市熱鬧時、就便出來行走、一日在市上看見

一个老人家、一張桌兒上擺着許多零碎物件、多是人家動用家伙、無非是些燈臺銅杓壺瓶碗碟之類、看不得在文墨眼裡的、權翰林偶然一眼瞟去、見桌中有一个色樣奇異些的盒兒、用手去取來一看、乃是个舊紫金鈿盒兒、却只是盒蓋、翰林認得是件古物、可惜不全、問那老兒道、這件東西須還有个底兒在那里、老兒道、只有這个蓋、沒有見甚麼底、翰林道、豈有沒底的理、你且說這蓋是那裡來的、便好再尋着那底了、老兒道、老漢有幾間空房在東直門賃與人住、有个賃房的一家四五口害了天行症候、先始

想原根由那從前緣促之也

了一兩个後生那家子慌了、帶病般去、還欠下些賡錢、遺下這些東西作退帳老漢收拾得、所以將來貨賣度日、這盒兒也是那人家的外邊還有一个紙籠兒藏着、有幾張故字紙包着、將也不曉得那字扇盒兒要做甚用、所以擺在桌兒上、或者遇个主兒買去、也不見得翰林道、我到要買你的、可惜是个不全之物、你且將你那紙籠兒來看、若見用得去桌底下滾將出來、却是一个破碎零落的紙糊頭籠兒、翰林道、多是無用之物、不多幾个錢賣與我罷、老兒道、些小之物、憑爺賞賜罷、翰林吩咐齎從管家撿出與他一百

个錢當下成交老兒又在籠中取出舊包的紙兒來包了放在籠中雙手遞與翰林翰林叫權忠拿了又在市上去買了好幾件文房古物回到下處來放在一張水磨天然几上逐件細看多覺買得得意落後看到那紙籠兒扯開蓋取出紙包來開了紙包又細看那鈿盒金色燦爛果是件好東西顛倒相來到底只是一个葢想道這半扇落在那里且把來藏着或者湊巧有遇着的時節也未可知隨取原包的紙兒包他只見紙破處裡頭露出一些些紅的出來翰林把外邊紙兒揭開來看裡頭却襯着一張紅字紙翰

非取出定睛一看、道元來如此、你道寫的甚麼、上寫道、

大時雍坊住人徐門白氏、有女徐丹桂年方二歲、有兄白大子曰留哥、亦係同年生、緣氏夫徐方原藉蘇州、恐他年隔別無憑、有紫金鈿盒各分一半、執此相尋爲照

後寫着年月下面着个押字、翰林看了道、元來是人家婚姻照驗之物、是个要緊的、如何卻將來遺下、又被人賣了、也是个沒搭煞的人了、又想道、這寫文書的婦人、既有丈夫、如何與不題丈夫出名、又把年月

妄想誰算不着必

迭起指頭算一算看、笑道立議之時、到今一十八載、此女已是一十九歲、正當妙齡、不知成親與未成親。又笑道妄想他則甚、且收起着、因而把幾件東西、並同收拾過了、到了下市、又踱出街上來、行走看見那老兒仍舊在那里賣東西、問他道、你前日賣的盒兒說是那一家掉下的、這家人搬在那里去了、你可曉得、老兒道誰曉得他、他一家人先從小的死起、死得來慌了、連夜逃去、而今敢是死絕了、也不見得、韓林道、他住在你家時、有甚麼親戚往來、老兒道他有个妹子嫁與下路人、住在前門、以後不知那里去了、多

伊心甚好且其有差殊也

年不見往來了、權翰林自想道、問得着時、還了他那件東西、也是一樁方便的好事、而今不知頭緒、也只索繇他罷了、回還寓所、只見家間有書信來、夫人在家中亡過了、翰林痛哭了一場、沒情沒緒、打點回家、就上个告病的本奏　聖旨權某准回籍調理、病痊赴京聽用、欽此、權翰林從此就離了京師、回到家中來了話分兩頭、且說鈿盒的來歷、蘇州有个舊家子弟、姓徐名方、別號西泉、是太學中監生、爲幹辦前程、留寓京師多年、在下處岑寂、央媒娶下本京白家之女爲妾、生下一个女兒、是八月中得的、取名丹桂、同

時白氏之兄白大郎也生一子喚做留哥、白氏女人家性子、只護着自家人、況且京師中人不知外方頭路、不喜歡攀扯外方親戚、一心要把這丹桂許與侄兒去、徐大學自是寄居的人、早晚思量囘家、要留着結下路親眷、十分不肯、一日太學得選了閩中二尹、打點囬家赴任、就帶了白氏出京、白氏不得遂願、戀戀骨肉之情、瞞着徐二尹、私下寫个文書、不敢就說許他爲婚、只把一个鈿盒兒、分做兩處、留與侄兒做執照、指望他年重到京師、或是天涯海角、做个表證、白氏隨了二尹到了吳門、元來二尹久無正室、白氏

就、塡了孺人之缺、一同赴任、又得了一子、是九月生的、名喚糕兒、二尹做了兩任官、回家、已此把丹桂許下同府陳家了、白孺人心下之事、地遠時乖、只得丟在腦後、雖然如此、中懷歎然、時常在佛菩薩面前默禱、思想還鄉、尋鈿盒的下落、已後二尹亡逝、守了兒女、做了孤孀、纔把京師念頭息了、想那出京時節、好歹已是十五六个年頭、丹桂長得美麗非凡、所許陳家兒子、年紀長大、正要納禮成婚、不想害了色癆、一病而亡、眼見得丹桂命硬、妨了望門寡婦、一時未好許人、且隨着母親兄弟、守孝[illegible]素衣服、狀若道姑、正

是

孤辰寡宿無緣分　空向天邊盼女牛

不說徐丹桂淒涼且說權翰林自從斷了弦告病回家一年有餘尚未續娶心緒無聊且到吳門閒耍意圖尋訪美妾因怕上司府縣知道車馬迎送酒禮往來拘束得不耐煩揣料自己年紀不多面龐嬌嫩身材俏小傍人看不出他是官假說是个游學秀才借寓在城外月波菴隔壁靜室中那菴乃是尼僧有个老尼喚做妙通師父年有六十已上專在各大家往來禮度熟閒世情透徹看見權翰林一表人物雖然

門面語其實說討嫌閒事者出家人也

不曉得是埋名貴人、只認做青年秀士、也道他不是落後的人、不敢怠慢、時常呌香公送茶來、或者請過菴中清話、權翰林也畧把訪妾之意、問及妙通、妙通說是出家之人、不管閒事、權翰林也就住口不好說得、是時正是七月七日、權翰林身居客邸、孤形吊影、想着牛女銀河之事、好生無聊、乃䚵宋人汪彥章秋閨詞、改其末句一字云、

高柳蟬嘶、采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少个（少字）人同倚、（原是有字）　詞寄點絳唇

權翰林高聲歌咏、趂步走出静室外來、新月之下坐見一个素衣的女子、走入菴中、翰林急忙尾在背後、在黑影中閃着身子、看那女子、只見妙通師父出來接着女子、未叙寒溫、且把一炷香在佛前焼起、那女子生得如何

閒道雙銜鳳帯不妨單着鮫綃夜香知與阿誰燒
悵望水沉煙裊、　雲鬢風前絲捲、玉顏醉裡紅潮、
莫教空度可憐宵、月與佳人共僚（音了）　詞寄西江月

那女子拈着香、跪在佛前、對着上面、口裡喃喃呐呐、低低微微、不知說着許多說話、没聽得一个字、那妙

通老尼便來收科道小娘子你的心事說不能盡不如我替你說一句簡便的罷那女子立起身來道師父怎的簡便妙通道佛天保佑早嫁个得意的丈夫可好麼女子道休得取笑奴家只爲生來命苦父亡母老一身無靠所以拜禱佛天專求福庇妙通笑道大意相去不遠女子也笑將起來妙通擺上茶食女子喫了兩盞茶起身作別而行權翰林在暗中看得明白險些兒眼裡放出火來恨不得走上前一把抱住見他去了心痒難熬正在禁架不定恰值妙通送了女子回身轉來見了道相公還不曾睡幾時來在

權翰林道、小生見白衣大士出現、特來贈禮、妙通道、此隣人徐氏之女丹桂小娘子、果然生得一貌傾城、目中罕見、翰林道、曾嫁人未、妙通道、說不得、他父親在時、曾許下在城陳家小官人、比及將次成親、那小官人没福死了、擔閣了這小娘子做了个望門寡、一時未有人家來求他的、翰林道、怪道穿着淡素、卻何夜晚闖到此、妙通道、今晚是七夕牛女佳期、他還看如此不偶之事、心願不足、故此對母親說了、來燒炷夜香、翰林道、他母親是甚麼樣人、妙通道、他母親姓白、是个京師人、當初徐家老爺在京中選官、娶了

却此是管閒事

來家的、且是直性子好相與、對我說還有個親兒在京、他出京時節、有个侄兒方兩歲、與他女兒同庚的、自出京之後、杳不相聞、差不多將二十年來了、不想生死存亡、時常托我在佛前保佑、翰林聽着、呆了一會、想道、我前日買了半扇鈿盒、那包的紙上分明寫是徐門白氏女丹桂兒、白大子白留哥、今這个女子姓徐名丹桂、母親姓白、眼見得就是這家了、那賣盒兒的老兒說那家死了兩个後生、老人家連忙逃去、把信物多丟下了、想必死的後生、就是他侄兒留哥、不消說得、誰想此女如此妙哥跑在此、另許了人家、可

好想頭好思處

又斷了那信物却落在我手中却又在此相遇有如此湊巧之事或者到是我的姻緣也未可知以心問心跌足道一二十年的事三四千里的路有甚查帳處只須如此如此算計已定對妙通道適才所言白老孺人多少年紀了妙通道有四十多歲了翰林道他京中親兒可是白大侄兒子可叫做留哥妙通道正是正是相公如何曉得翰林道那孺人正是宗姑小生就是白留哥是孺人的侄兒妙通道相公好取笑相公自姓權如何姓白翰林道小生幼年離了京師在江湖上游學一來慕南方風景二來專爲尋取

這頭親眷所以移名改姓游到此地今偶然見師父說着端的也是一緣一會天使其然不然小生怎麼曉得他家姓名妙通道元來有這等巧事相公你明日去認了令姑小尼再來奉賀便了翰林當下別了老尼到靜室中游思妄想過了一夜天明起來叫管家權忠吩囑停當了說話結束整齊一直問到徐家來到了門首看見門上一个老兒在那里閒坐翰林叫權忠對他說可進去通報一聲有个白大官打從京中出來的老兒說道我家老主人沒了小官兒又小你要見那个的翰林道你家老孺人可是京中人

頭之厚矣

姓白、應老兒道、正是、姓白、權忠道、我主人是白大官正是孺人的侄兒、老兒道、這等你隨我進去通報、是老兒領了權忠、見到孺人面前、權忠是慣事的人、磕了一頭道、主人白大官在京中出來、已在門首了、白孺人道、可是留哥、權忠道、這是主人乳名、孺人喜動顏色道、如此喜事、即忙喚自家兒子道、糕兒你哥哥到了、快去接了進來、那小孩子嬉嬉顛顛搖搖擺擺出來接了翰林進去、翰林覷覷腆腆冒冒失失進去見那孺人、起來、翰林叫了姑娘一聲、唱了一喏、待拜下去、孺人一把扯住道、行路辛苦、不必大禮、孺人

淚之無從

又淚之無從

含着眼淚、看那翰林、只見眉清目秀、一表非俗、不勝之喜、說道、想老身出京之時、你只有兩歲、如今長成得這般好了、你父親如今還徤麼、翰林假意揜淚道、弃世久矣、小姪只爲眼底沒个親人、見父親在時、曾說有个姑娘嫁在下路、所以小姪到南方來游學、專欲尋訪、昨日偶見月波菴妙通師父、說起端的、方知姑娘在此、特來拜見、孺人道、如何聲口不像北邊、翰林道、小姪在江湖上已久、愛學南言、所以變却鄉音也、翰林叫撇忠送上禮物、孺人歡喜收了、謝道、至親骨肉只來相會便是、何必多禮、翰林道、客途乏物奉

引入桃源
評

敬姑娘不必說起、且喜姑娘康健、昨日見妙通說過、已知姑夫不在了。適間這位是表弟、還有一位表妹、與小姪同庚的在麼。孺人道、你姑夫在時、已許了人家、姻緣不偶、未過門就斷了、而今還是个沒喫茶的女兒。翰林道、也要請相見。孺人道、昨日去燒香、感了些風寒、今日還沒起來梳洗、總是你在此還要久住、兄妹之間、時常可以相見、且到西堂安下了行李再處、一邊分付排飯、一手攜着翰林到西堂來、打從一个小院門邊經過、孺人用手指道、這裡頭就是你妹子的臥房、翰林鼻邊悄聞得一陣蘭麝之香、心中好

生簇簇那孺人陪翰林喫了飯、着落他行李在書房中、是件安頓停當了、方纔進去。權翰林到了書房中、想道、特地冒認了姪兒、要來見這女子、誰想尚未得見、幸喜已認做是真、留在此居住、早晚必然生出機會來、不必性急、且待明日相見過了、再作道理。且說徐氏丹桂、年正當時、悞了佳期、心中常懷不足。自那七夕燒香、想着牛女之事、未免感傷情緒、兼冒了些風寒、一時懶起、見說有個表兄自京中遠來、他曾見母親說、小時有許他爲婚之意、又聞得他容貌魁梧、心裡也有些暗動、思量會他一面、雖然身子懶怯、只

得强起梳妝、對鏡長嘆道、如此　好容顏到底付之何人也、有綿搭絮一首爲証、

瘦來難任、寶鏡怕初臨、鬼病侵尋、悶對秋光冷透襟、最傷心、靜夜聞砧、慵拈繡綫、懶撫瑤琴、終宵寢、有夢難成、待曉起、翻嫌曉思沉、

梳妝完了、正待出來見表兄、只見兒弟糕兒急急忙忙走將來道、母親害起急心疼來、一時暈去、我要到街上去取藥、姐姐可快去看母親去、桂孃聽得、疾忙抽身便走了出房、減妝也不及收、房門也不及鎖、就到孃孃那里去了、權翰林在書房中梳洗已畢、正還

打點精神今日求見表妹、只聽得人傳出來道老孺人一時急心疼暈倒了、他想道、此病惟有前門棋盤街定神丹一服立効、恰好拜匣中帶得在此、我且趁子姪之禮入堂問病、就把這藥送他一丸、醫好了他、也是一个討好的機會、就去開出來、袖在袖裡、一徑望内裡來問病、路經東邊小院、他昨日見孺人說、已曉得是桂娘的臥房、卻見門開在那裡、想道、桂娘一定在裡頭、只作三不知闖將進去、見他時再作道理、翰林捏着一把汗、走進臥房只見

香奩尚啟、寶鏡未收、剩粉殘脂、還在盒中、萬襟花

鈿翠黛依然几上鋪張想他纖手理妝將少个画眉人奏巧、

翰林如痴似醉把桌上東西這件聞聞那件嗅嗅好不伎癢又聞得撲鼻馨香回首看時那繡帳牙床錦衾角枕且是整齊精潔想道我且在他床裡睡他一眠、也沾他些香氣只當親挨着他皮肉一般、一淌下去睡在枕頭上、呆呆地想了一回等待幾時不見動靜沒些意智慢慢走了出來將到孺人房前摸摸袖裡、早不見了那丸藥、正不知失落在那里了、窮難想一想、只得打原來路上一路尋到書房裡去了、焦

娘在母親跟前、守得疼痛少定、思量房門未鎖、妝臺不收、跑到自房裡來、收拾已完、身子困倦、揭開羅帳、待要歇息一歇息、忽見席間一个紙包、拾起來打開看時、却是一丸藥、紙包上有字、乃是定神丹、專治心疼神效幾个字、桂娘道、此自何來、若是兄弟取至、怎不送到母親那里去、却放在我的席上、除了兄弟、此處何人來到、却又恰恰是治心疼的藥、果是蹺蹊、且拏到母親那里去問个端的、收了藥、掩了房門、走到孺人處來、問道、母親、兄弟取藥回來未曾、孺人道、望得眼穿、這孩子不知在那里耍、再不來了、桂娘道

（婦人見識知此）

好教母親得知、適間轉到房中、只見床上一顆丸藥、紙上寫着定神丹、專治心疼神効、我疑心是兒弟取來的、怎不送到母親這里、却放在我的房中、今兒弟兀自未回、正不知這藥在那里來的、孺人道、我兒、這定神丹、只有京中前門街上有得賣、此處那討這分、明是你孝心所感神仙所賜、快拿來我喫、桂娘取湯來，遞與孺人、嚥了下去一會、果然心疼立止、母子歡喜不盡、孺人疼痛既止、精神疲倦、懞懞的睡了去、桂娘守在帳前、不敢移動、恰好權翰林尋藥不見、空手走來問安、正撞着桂娘在那里、不及迴避、桂娘認、傚、

是自家表兄、少不得要相見的、也不躲閃、這是權翰林正要親傍、堆下笑來、買將上去、唱个肥喏道、娘子拜揖了、桂娘連忙還禮道、哥哥萬福、翰林道、姑娘病體若何、桂娘道、覺道好些、方纔睡去、翰林道、昨日到宅、渴想妹子芳容、一見、見說玉體欠安、不敢驚動、桂娘道、小妹聽說哥哥到來、心下急欲迎侍梳洗不及、不敢草率、今日正要請哥哥厮見、恰遇母親病急、脫身不得、不想哥哥又進來問病、幸瞻丰範、翰林道、小兒不遠千里而來、得見妹子玉貌、真个是不枉奔波、走這遭了、桂娘道、哥哥與母親姑姪至親、自然割不

全休負花

斷的小妹薄命之人（憨態可掬）何足掛齒翰林道妹子芳年美質後祿正長佳期可待何出此言此時兩人對話一遞一來桂娘年大知味看見翰林丰姿俊雅早已動火了八九分亦且認是自家中表兄妹一脈甜言軟語更不羞縮對翰林道哥哥初來令下書房中有甚不周到處可對你妹子說你妹子好來照睬一二翰林道有甚麽不周到桂娘道難道不缺長少短翰林道雖有缺少不好對妹子說得桂娘道但說何妨翰林道所少的只怕妹子不好照管然不是妹子也不能照管桂娘道少甚東西翰林笑道晚間少个人作

蒼此

件。耳、桂娘通紅了面皮、也不回答、轉身就走、翰林趕上去一把扯住道、攜帶小兒到繡房中拜望嫂子一拜望何如、桂娘見他動手動脚、正難分解、只得假裡老孺人開聲道、那个在此說話響、翰林只得放了手、回首轉來道、是小姪問安、其時桂娘已脫了身、跑進房裡去了、孺人揭開帳來、看見了翰林道、元來是姪兒到此、小兒翁街上未回、嫂子怎不來接待你、方纔却和那个說話、翰林心懷鬼胎、假說道、只是小姪進沒有那个、孺人道、道等是老人家聽差了、翰林心不在焉、一兩句話、連忙告退、孺人看見他有些蹺蹊、

失張失志的光景、心裡疑惑道、起初我服的定神丹、出于京中、想必是姪兒帶來的、如何却在女兒房內、適纔睡夢之中、分明聽得與我女兒說話、却又說道沒有他兩人、不要曉得前因、輒便私自往來、日後做出勾當、他男長女大、況我原有心配合他的、只是姪兒初到、來見怎的、又不知他曾有妻未、不好就啟齒、且再過幾時、看相機會圓成罷了、躊躕之間、只見繼兒拿了一貼藥、走將來道、醫生入娘賊出去了、等了多時、纔取這藥來、孺人與他來遲、說道、等你藥到、疼歇多時了、今天幸不疼不喫這藥了、你自陪你哥哥

好點綴

去、糕兒道、那哥哥也不是老實人、方纔走進來覷着他、却在姐姐臥房門首東張西張、見了我方出去了、孺人道、不要多嘴、糕兒道、我看這哥哥也標致、我姐姐又沒了姐夫、何不配與他了、也完了一件事、省得他做出許多饞勞喉急出相、孺人道、孩子家恁地輕出口、我自有主意、孺人雖喝住了兒子、却也道是有理的事、放在心中打點、只是未便說出來、那權翰林自遇桂娘兩下交口之後、時常相遇、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情、翰林終日如痴似狂、拿着一管筆寫來寫去、茶飯懶喫、桂娘也日日無情無緒、懨懨欲睡、針線慵

指多被孺人看在眼裏、然兩个只是各自有心、礙人耳目、不曾做甚手脚、一日翰林到孺人處去、恰好遇着桂娘梳妝已畢、正待出房、翰林闌門迎着、相與了一禮、翰林道、久聞妹子房閣精緻、未曾得造一觀、今日幸得在此相遇、必要進去一看、不繇分說、望門裡一鑽、桂娘只得也走了進來、翰林看見無人、一把抱住道、妹子慈悲、救你哥哥客中一命、則个桂娘不敢聲張、低低道、哥哥尊重、哥哥不弃小妹、何不央人自毋親處求親、必然見允、如何做那輕薄模樣、翰林道、多蒙妹子指教、足見厚情、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小

正氣語不得其爲鉤情

兄其實等不得那從容的事了桂娘正色道若要相合妹子斷然不從他日得做夫妻豈不爲兄所賤薄脫了身子望門外便走早把个雲髻扭歪兩鬢都亂了急急走到孺人處喘氣尚是未息孺人見了覺得有些異樣問道爲何如此模樣桂娘道正出房來撞見哥哥（老[illegible]欺）後邊走來連忙先跑走得急了些个孺人道自家兄妹何必如此躲避孺人也只道姪兒就在後邊來却又不見到元來没些意思反走出去了孺人自此又是一番疑心性急要配合他兩个了只是少个中間撮合的人猛然想起道姪兒初到時說道見妙

通師父說了纔尋到我家來的何不就叫妙通來與他說知其事豈不爲妙當下就分付兒子糕兒叫他去菴中接那妙通不在話下却說權翰林走到書房中想起適纔之事心中怏怏又思量桂娘有心于他雖是未肯相從其言有理却不知我是假批子教我央誰的是自又忖道他毋子俱認我是白大自然是鈿盒上的根辨了我只將鈿盒爲證怕這事不成又轉想一想道不好不好萬一名姓偶然相同鈿盒不是他家的却不弄真成假且不要打破淵兒只是做些工夫假得親熱自然到手正胡思亂想走出堂前

閒步、忽然妙通師父走進門來、見了翰林、打个問訊道、相公你投親眷好處安身、許久了、再不到小菴走走、權翰林還了一禮、笑道、不敢瞞師父說、一來家窘相留、二來小生的形孤影隻、岑寂不過、貪着骨肉親傍、懶向外邊去了、妙通道、相公既苦孤單、老身替你做个媒罷、翰林道、小生久欲買妾、師父前日說不管閒事、所以不敢相央、若得替我做个媒人、十分好了、妙通道、親事倒有一頭在我心裏、適纔同老孺人相講說話、待我見過了他、再來和相公細話、翰林道、我也有个人在肚裡、正少个說合的師父、來得正好、只

過了家姑、是必到書房中來走走、有話相商則个、妙通道、曉得了、說罷話、望內裡就走進去、見了孺人、孺人道、多時不來走走、妙通道、見說孺人有些貴恙、正要來看、恰好小哥來、與我說此說來了、孺人道、前日我姪初到、心中一喜一悲、又兼辛苦了些兒、生出病來、而今小恙已好、不勞費心、只有一句話兒、要與師父說說、妙通道、甚麼話、孺人道、我只爲女兒未有人家、日夜憂愁、妙通道、一時也難得像意的、孺人道、有到有一个在這里、正要與師父商量、妙通道、是那个、到要與我出家人商量、孺人道、且莫說出那个、只爲

[illegible]知[illegible]
文書猶在
人却不見

師父一句話、我京中來的姪兒說道、先認得你的、可曉得麽、妙通道在我那里作寓好些時、見我說起稱人纔來認親的、怎不曉得、且是好一个俊雅人物。稱人道、我這姪兒與我女兒同年所生、先前也曾告訴師父過的。當時在京、就要把女兒許他爲妻、是我家當先老爹不肯、我出京之時、私下把一个鈿盒、分開兩扇、各藏一扇、以爲後驗、寫下文書一紙、當時姪兒還小、經今年遠、這鈿盒文書雖不知還在不在、人却是了、眼見得女兒別家無緣、也似有个天意在那里、我意欲完前日之約、不好自家啟齒、抑且不知他意

中曾娶過妻否、要煩你到西堂、與我姪兒說此事、好若未娶、待與他圖成了、可好麼、妙通道、這个當得、孺取一說就成、且拿了這半扇鈿盒去、好做个話柄、攜人道、說得是、走進房裡去、取出來交與妙通、妙通袋在袖裡了、一徑到西堂書房中來、翰林接着道、師父見過家姑了、妙通道是見過了、翰林道、有甚說話、妙通道、多時不見、閒敘而已、翰林道、可見我妹子麼、妙通道、方才不曾見、再過會到他房裡去、翰林道、好个精緻房、只可惜獨自孤守、妙通道、目下也要說一个人與他了、翰林道、起先師父說有頭親事、要與小生

有味乎其言之也

爲媒是那一家妙通道是有一家是老身的檀越小娘子模樣儘好正與相公廝稱只是相公要娶妾必定有个正夫人了他家却是不肯做妾的翰林道小生曾有正妻亡過一年多了恐怕一時難得門當戶對的佳配所以且說个取妾若果有好人家像得吾意自然聘爲正室了妙通道你要怎麽樣的纔像得你意翰林把手指着裡面道不瞞老師父說得像這裡表妹方妙妙通笑道容貌到也差不多兒翰林道要多少聘財妙通袖裡摸出鈿盒來道不須別樣聘財却倒是个難題目他家有半扇金盒兒配得上的

就嫁他翰林接上手一看明知是那半扇的底兒、不勝歡喜、故意問道他家要配此盒必有緣故、師父可曉得備細、妙通道當初這家子、原是京中住的、有个中表曾結姻盟、各分鈿盒一扇爲證、若有那扇便是前緣了、翰林道若論鈿盒、我也有半扇、只不知可配得着否、急在拜匣中取出來一配、却好是一个盒兒。妙通道、果然是一个、虧你還留得在、翰林道你且說那半扇是那一家的、妙通道再有那家、怎佯不知到來哄我、是你的親親表妹桂娘子的、難道你到不曉得、翰林道我見師父藏頭露尾、不肯直說出來、所以

也做啞妝呆取笑一回、卻又一件這是家姑從幼許我的、何必今日又要師父多這些宛轉、妙通道、令姑也曾道來、年深月久、只怕相公已曾別娶、就不好意思、所以要老身探問個明白、今相公既斷未續、鈿盒現配成雙、待老身回覆孺人、只須成親罷了、翰林道、多謝撮合大恩、只不知幾時可以成親、早得一日也好、妙通道、你這儱慌的新郎、明日是中秋佳節、我攛掇孺人就完成了罷、等甚麼日子、翰林道、多感多感、妙通袖裡懷了這兩扇完全的鈿盒、欣然而去、回覆孺人、孺人道是骨肉重完、舊物再見、喜歡無盡、只待

成親喫喜酒了此時胸中十萬分那有半分道不是他的姪兒正是

只認盒爲真　豈知人是假
奇事顛倒顛　一似塞翁馬

權翰林喜之如狂一夜不睡絕早起來叫權忠到當鋪裡去賃了一頂儒巾一套儒衣整備拜堂禮人也絕早起來料理酒席催促女兒梳妝少不得一對對拜行禮權翰林穿着儒衣正似白龍魚服掩着口只是笑連權忠也笑傷人看的無非道是他喜歡之極那知其情但見花燭輝煌恍作遊仙一夢有詞爲證

銀燭燦芙渠、瑞鴨微歎麝煙浮、喜紅絲初綰、寶合會輪、何郎俊才謝凌雲、謝女艷容華灌露、月輪正値團圓暮、雅稱錦堂歡聚、　右調畫眉序

酒罷送入洞房、就是東邊小院、桂娘的臥房、乃前日偷眠妄想、強進挨光的所在、今日停眠整宿、你道快活不快活、摧翰林眞如入蓬萊山島了、入得羅幃、男合女愛、兩情歡暢、自不必說、雲雨既闌、翰林撫着桂娘道、我和你千里姻緣、今朝美滿、可謂三生有幸、桂娘道、我和你自幼相許、今日完聚、不足爲奇、所喜者、隔着多年又如此遠路、到底團圓、乃像是天意周全

說得妙的

耳、只有一件、你須不是這里人、今入贅我家、不知到底萍踪浪跡、歸于何處、抑且不知你爲儒爲商、作何生業、我嫁雞逐雞、也要商量个終身之策、一時歡愛、不足戀也、翰林道、你不須多慮、只怕你不嫁得我、既嫁了我、包你有好處、桂娘道、有甚好處、料没有五花官誥夫人之分、翰林笑道、別件或者煩難、若只要五花官誥、包管箱籠裡就取得出、桂娘啐了一啐道、虧你不羞、桂娘只道是一句誇大的說話、不以爲意、翰林却也含笑不就明言、且只欵欵温柔、輕憐痛惜、如魚似水、過了一夜、明晨起來、各各梳洗已畢、一對兒

穿着大衣來拜見尊姑并謝妙通爲媒之功正行禮之時忽聽得堂前一片價篩鑼像有十來个人喧嚷將起來慌得小尉糕兒沒縫處翰林走出堂前來問道誰人在此囉唣說聲未了只見老家人權孝同了一班京報人一見了就磕頭道京中報人特來報爺高陞的小人們那里不尋得到方纔街上遇見權忠纔知爺爺在此却如何這般打扮快請換了衣服攔翰林連忙搖手叫他不要說破禁得那一个住你也攔爺我也攔爺不住的叫拿出一張報單來已陞了學士之職管家着求賞翰林着實叫他們不要

佳人[illegible]得此景不可無也

說我姓權、京報人那管甚麼頭銜、早把一張報喜的紅紙、高高貼起在中間上寫

飛報貴府老爺權　高陞翰林學士　命下

這裡跟隨管家權忠、拏出冠帶、對學士道、料想瞞不過了、不如老實行事罷、學士帶笑脫了儒巾儒衣、換了冠帶、討香案來謝了聖恩、分付京報人出去門外候賞、轉身進來重請岳姆拜見、那孺人出于不意、心慌撩亂、没个是處、好像青天裡一个霹靂、不知是那裡起的、只見學士拜下去、孺人連聲道、折殺老身也、老身不知賢婿姓權、乃是朝廷貴臣、真是有眼不識

泰山望高擡貴手、恕家下簡慢之罪、學士道、而今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說了、孺人道、不敢動問賢壻、賢壻既非姓白、爲何假稱舍姪光降寒門、其間必有因繇、學士道、小壻寄跡禪林、晚間閒步、月下看見令愛芳姿、心中仰慕無已、鬪起妙通師父、說着姓名、居址、家中長短備細、故此托名前來、假意認親、不想岳母不疑、欣然招納、也是三生有緣、妙通道學士初到菴中、原說姓權、後來說着孺人家事、就轉口說了姓白、小尼也曾問來、學士回說道、因爲訪親、所以改換名姓、豈知貴人游戲、我們多被瞞[illegible]道[illegible]也是一場

天大笑話、孺人道、却又一件、那半扇鈿盒却自何來、難道賢婿是通神的、學士笑道、姪兒是假、鈿盒却真、說起來實有天緣非可強也、孺人與妙通多驚異道、願聞其詳、學士道、小婿在長安市上、偶然買得此盒一扇、那包盒的、却是文字一紙、正是岳母寫與令姪留哥的、上有令愛名字、今此紙見在小婿處、所以小婿一發有膽冒認了、求岳母饒恕欺誑之罪、孺人道、此話不必題起了、只是舍姪家爲何把此盒出賣、賣的是甚麼樣人、賢婿必然明白、學士道、賣的是一个老兒、說是令兄舊房主、他說令兄全家遭疫、少者先

此處方有着落

亡止遺老口一時逃去所以把物件遺下拿出來賣的孺人道這等說起來我兄與姪皆不可保眞个是物在人亡了不覺掉下淚來妙通便收科道老孺人姻緣分定而今還管甚姪兒不姪兒是姓權是姓白招得个翰林學士做女壻須不辱莫了你的女兒孺人道老師父說得有理大家稱喜不盡此時桂娘子在旁逐句逐句聽着口雖不說出來纔曉得前夜許他五花官誥做夫人是有來歷的不是過頭說話亦且鈿盒天緣實爲湊巧心下得意不言可知權學士旣喜着桂娘美貌又見鈿盒之遇以爲奇異兩下歡

愛非常重謝了妙通師父連岳母小舅都帯了赴任

後來秩滿桂娘封爲宜人夫妻偕老

　世間百物總憑緣　大海浮萍有偶然

　不向長安買鈿盒　何從千里配嬋娟

描極世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

青樓市探人踪　紅花場假鬼鬧

昔宋時三衢守宋彥瞻、以書荅狀元畱夢炎、其畧云、嘗聞前輩之言、吾鄉昔有第奉常而歸、旗者、鼓者、饋者、迓者、往來而觀者、闐路駢陌、如堵墻、既而閨門賀焉、宗族賀焉、姻者友者客者交賀焉、至于讐者亦蒙耻含媿而賀、且謝焉、獨鄰居一室、扃鑰遠引、若避寇然、予因怪而問之、愀然曰、所貴乎衣錦之榮者、謂其得時行道也、將有以庇吾鄉里也、今也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貴暮富之想、名愈高

官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之、庇姦慝、持州縣者有之、足一身之榮、一鄉之害也、其居日以廣、鄉居日以蹙、吾將入山林深容之地以避之、是可吊、何以賀爲、

此一段話、我在齊東埜語中、皆因世上官宦、起初未經發際、幾泰身居貧賤時節、視戚朋友宗族鄉鄰、那一个不望他得了一日、大家增光、及至後邊風雲際會、超出泥塗、今日在仕宦途中、冠裳裡面、馳逐富貴、奔趨利名、將自家困窮、流落、盡多、抹過、把當時貧交看不在眼裡、放不在心上、念舊一毫照顧周恤之意、

實有此等異例語也

喫話

淡淡相看、用不着他一分氣力、真叫得官情紙薄、不知向時盼望他這些意思、竟歸何用、雖然如此、這樣人雖是惡薄也只是沒用罷了、撞着有志氣肩巴硬的、拚得个不奉承他、不求告他、也無奈我何、不爲大害、更有一等狠心腸的人、偏要從家門首打墻脚起、詐害親戚、使占鄉里、受投獻、窩盜賊、無風起浪、沒屋架梁、把一个地方攪得藜萊不生、雞犬不寧、人人懼憚、个个收歛、怕生出釁端、撞在他網裡了、他還要疑心別人仗他勢力、得了甚麼便宜、心下不放鬆的、晝夜算計、似此之人、鄉里有了他、怎如沒有的安靜、所

以宋彥聽見留夢炎中狀元之後、把此書規諷他、要他做好人的意思、其間說話雖是憤激、却句句透切着今時病痛、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单表一个作惡的官宦、做着沒天理的勾當、後來遇着清正嚴明的憲司、做對頭、方得明正其罪、說來與世上人勸戒一番、有詩爲證

惡人心性自天生、慢道多因習染成、
用盡兇謀如翅虎、豈知有日貫爲盈

這段話文、乃是四川新都縣、有一鄉宦姓楊、是本朝甲科、後來沒收煞、不好說得他名諱、其人家富心貪、

兇暴殘忍、居家爲一鄉之害、自不必說曾在雲南做兵備僉事、其時屬下有个學霸廩生、姓張、名寅父親是个鉅萬財主、有妻有妾、妻所生一子、就是張廩生、妾所生一子、名喚張賓、年紀尚幼、張廩生母親、先年已死、父親就把家事、盡托長子經營、那廩生學業儘通、考試每列高等、一時稱爲名士、頗與郡縣官長往來、只是賦性陰險、存心不善、父親見他每事苛刻取利、常勸他道、我家道儘裕、勾你幾世受用不了、况你學業日進、發達有特、何苦錙銖較量、討人便宜怎的、張廩生不以爲好言、反疑道、父親必竟身有私藏、故

此把財物輕易、嫌道我苛刻、況我母已死、見前父親有愛妾幼子、到底他們得便宜、我只有得眼面前東西、還有他一股之分、我能有得多少、爲此日夕算計、結交官府、只要父親一倒頭、便思量擺佈這庶母幼弟、占他家業、已後父親死了、張廩生恐怕分家、反向父妾要索取私藏、父妾回說沒有、張廩生敞將房中箱籠搜過、並無蹤跡、又道他埋在地下、或是藏在人家、鬧得亂嚷、沒个休息、及至父妾要他分家與弟、却又分毫不吐、只推道你也不拿出來、我也沒得與你、兒子族人各有私厚薄、也有爲着哥子的、也有爲着

兄弟的沒个定論未免兩下搬鬪搆出訟事那張廩生有兩子俱已入泮有財有勢官府情熟眼見得庶弟孤兒寡婦下邊沒申訴處只得在楊巡道手裡告下一紙狀來張廩生見楊巡道准了狀也老大喫驚你道爲何喫驚葢因這巡道又貪又酷又不讓體面惱着他性子眼裡不認得人不拘甚麼事由匾打側卓一味倒邊還虧一件好處是要銀子除了銀子再無藥醫的有名叫做楊瘋子是惹不得的意思張廩生付道家財官司只憑府縣主張府縣自然爲我斯文一脉料不有虧只是是這瘋子手裡的狀不先停

當得他、萬一拗彆起來、依着理斷个平分、可不去了我一半家事、這是老大的干紫、張廩生世事熟透、便尋个巡道俤已過龍之人、與他暗地打个關節、許下他五百兩買心紅的公價、巡道依允、只要現過采、包管停當、若有不妥、不動分文、張廩生只得將出三百兩現銀、嵌寶金壺一把、縷絲金首飾一副、精工巧麗、價值頗多、權當二百兩、他日備銀取贖、要過龍的寫了議單、又討个許贖的執照、只要府縣申文上來、批个依意批語、永杜断與兄弟之患、目下先准一訴詞、約信若不應驗、原物盡還、要廩生又換了小服隨着

的確之極豈知見其身之媒

世上很人每每上此病所不可解

過龍的到私衙門首當面交割四目相視各自心照張廪生自道算無遺策只費得五百金鉅萬家事一人獨享豈不是九牛去得一毛老大的便宜了喜之不勝看官你道人心不平假如張廪生是个克巴之人不要說平分家事就是把這一宗五百兩東西讓與小兒弟了也是與了自家骨肉那小兒弟自然是母子感激的何故苦苦貪私思量獨喫自痾反把家裡東西送與沒些相干之人不知驢心狗肺怎樣生的有詩曰

私心只欲蔑天親　反把家財送別人

何不家庭略相讓　自然忿怒變歡欣

張廩生如此算計、若是後來依心像意、直是天沒眼睛了、豈知世事浮雲、倏易不定、楊巡道受了財物、准了訴狀、下去問官未及審詳、時值萬壽聖節、將近兩司裡頭、例該一人賫表進京朝賀、恰好輪着、該是楊巡道、去沒得推故、楊巡道只得收拾起身、張廩生着急又尋那過龍的去討口氣、楊巡道回說、此行不出一年可回、府縣且未要申文、待我回任定行了落、張廩生只得使用衙門、停閣了詞狀、呆呆、守這楊僉憲、回、道算奈天不從人願、楊僉憲賫表進京、拜過萬壽、

赴部考察，他貪聲大著，已註了不謹，項頭冠帶閑住。楊僉憲悶悶出了京城，一面打發人到任所接了家眷，自回籍去了。家眷動身時，張瑔生又尋了過龍的夫妻，倒出這一宗東西。衙裡回言道：此是老爺官做的罪，若是該還，須到我家裡來，自與老爺取討，我們不知甚麼。張瑔生沒討奈何，只得住手，眼見得這一項銀子撇在東洋大海裡了。這是張瑔生心勞術拙，也不為過。若只便是這樣沒討處罷了，也還美做便宜。張瑔生是个貪私的人，怎捨得五百兩東西平白丟去了？自思身有執照，不幹得事理，該還我。他如今

是个鄉官、須管我不着、我到他家裡討去、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況且四川是進京必由之道、由成都省下到新都、只有五十里之遠、往返甚易、我今年正貢、須赴京廷試、待過成都時、恰好到彼討此一項、做路上盤纏、有何不可、笑計得停當、怕人曉得了、暗笑、把此話藏在心中、連妻子多不曾與他說破、此時家中官事未決、恰值宗師考貢、張稟生已自貢出了學門、一時與匆匆地回家受賀、飲酒作樂了幾時、一面打點長行、把爭家官事且放在一壁了、帶了四個家人、也不得是

張龍、張虎、張興、張富早晚上京、水宿風餐、早到了成都地方、在飯店裡宿了一晚、張貢生想道、我在此間、還要迂道往新都取討前件、長行行李、寄在飯店裡、不便、我路上幾日、心緒鬱悶、何不往此間妓館一遊、揀个得意的、宿他兩晚、遣遣客興、就把行囊下在他家、待取了債、回來帶去、有何不可、就喚四个家人、說了這些意思、那家人是出路的、見說家主要問是何些油水的事、那一个不願隨鞭發蹬、擁着這个老貢生、竟往青樓市上去了、

老生何意入青樓、　豈是風情未肯休、

插出妓家心事

只爲業寃當出露　埋根此處做關頭

却說張貢生走到青樓市上走來走去但見

艶抹濃粧倚市門而獻笑穿紅着綠搴簾箔以迎歡或聯袖或憑肩多是些湊將來的姊妹或用嘲或共語總不過造作出的風情心中無事自驚惶日日愁遭他假母怒眼裡有人難撮合時時任換[illegible]生來

張貢生見了這些油頭粉面行徑雖然眼花撩亂沒一个同來的人一時間不知走那一家的是未便入焉只見前面一个人搖擺將來見張貢生帶了一夥

家人東張西覷、料他是个要嫖的勤兒、沒个幫的人、所以遲疑、便上前問道老先生定是貴足、如何踹此賤地、張貢生拱手道學生客邸無聊、閒步適興、那人笑道只是眼閟、怕適不得甚麽興、張貢生也笑道怎便曉得學生不倒此、那人笑容可掬道若果有興、小子當爲引路、張貢生正投着機、問道老兄高姓貴表、那人道小子姓游、名守、號好閒、此間路數最熟、故問老先生仙鄉上姓、張貢生道學生是滇中、游好閒道是雲南了、後邊張興攙出來道我相公是今年貢元、上京廷試的、游好閒道失敬失敬、小子幸會、奉陪樂

地一游、喫个盡興、作做主人之禮、何如、張貢生道、最好、不知此間那个妓者爲最游好閒、把手指一指、二、指的道、劉金、張賽、郭師師、王丟兒、都是少年行時的姊妹、張貢生道、誰在行些游好閒道、若是在行論道些、雖見多不及一个湯與哥、拔是幫襯軟款、有情親熱、也是行時過來的人、只是年紀多了兩年、將及三十歲邊了、却是着實有趣的、張貢生道、我每自家年紀不小、倒不喜歡那孩子心性的、是老成些的好、游好閒道、這等不消說了、那王丟兒、於是陪着張貢生一直望湯家進發、[illegible]然老成丰

大人作家體段、張貢生一見心歡、告茶畢敘過姓名、游好閒一一代答明白、曉得張貢生中意了、便指點張家人將出銀子來送他辦東道、是夜游好閒就陪着飲酒、張貢生原是洪飲的、況且客中高興、故懷取樂、那游好閒去了、頭、便是个酒鐘、與哥老在行、一鍾[illegible]卻不犯、連飲不醉的、三人你強我賽、喫過三更方住、游好閒自在寓中去了、張貢生遂與與哥同宿、與哥放出手段、溫存了一夜、張貢生甚是得意、次日叫家人把店中行李盡情搬了來、頓放在與哥家裡了、一連住了幾日、被費了好幾兩銀子、貪慕着與

哥才色甚覺戀戀不捨想道、我身畔盤費有限、不能如意何不暫往成都討取此項到手便多用些在他身上也好、出來與這四个家人商議裝束了鞍馬往新都去、他心裡道指日可以回來的、對興哥道、我有一宗銀子在新都、此去只有半日路程、我去討了來、再到你這裡頭要幾時、興哥道、何不你留住在此只教管家們去取討了來、張貢生道、此項東西必要自身往取的、叫人去他那邊不肯發、興哥道、有多少東西、張貢生道、有五百多兩、興哥道、道關係重大、不好阻得你、只是你去了、萬一不到我這裡來了、教我家

一[illegible]一个行[illegible]正[illegible]相當

丁聰望張貢生道、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留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蓋并幾件禮物去、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與哥笑道、只要你早去早來、那在乎此、兩下珍重而別、看官你道、此時若有一个見機的人、對那張貢生道、這項銀子、是你自巳欺心、不是處、黑暗裡葬送了、還怨悵兀誰、那官員每手裡東西、有進無出、老虎喉中討脆骨、大象口裏拔生牙、都不是好惹的、不要思想到手了、況且取得來送與衙衙人家、又是个填不滿底雪井、何苦枉用心機、走這道路、不如認个悔

氣歌了帳罷、若是張貢生聞得此言、轉了念頭、還是老大的造化、可惜當時沒人說破、就有人說、料沒人聽、只因此一去、有分交半老書生、狼籍作紅花之鬼、窮兒鄉宦、拘攣爲黑獄之囚、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一步步來尋死路、

這里不題、且說傷兪憲自從考察斷根回家、自道日暮窮途、所爲愈橫、家事已饒、貪心未足、終身任家設嚴運局、爲非作歹、他只有一个兄弟、排行第二、家道原自殷富、並不干預外事、到是个守本分的、見哥子作惡、每每介開做詞、[illegible]道、你仗我勢做二爺、

打家私勾了還要害我話不投機揚二慎得他存心
鴆毒後來未必不火併自家屋裏家中也養幾个了
得的家人時時防備他近新一病不起所生一子止
得八歲臨終之時喚過妻子在面前分付衆家人道
我一生止存此骨血那邊大房做官的虎視眈眈須
要小心抵對他不可落他圈套之內我死不瞑目淚
如雨下長嘆而逝死後妻子與同家人輩牢守門戶
自過日子再不去叨忝僉憲家一分勢利僉憲無隙
可入心裏思量二房好一分家當不過留得這一个
黃毛小廝若斷送了他這家當怕不是我一个的欲

得暗地下手、怎當得這家母子閉門閉戶、輕易不來他家裏走動、想道、我若用毒藥之類、暗算了他、外人必竟知道是我、須瞞不過、亦且急忙不得其便、若糾合強盜劫了他家、害了性命、我還好瞞生人眼、說假公道話、只把失盜做推頭、誰人好說得是我、總是不害得他性命、劫得家私一空、也只當是了、他一向私下養着劇盜三十餘人、在外庄聽用、但是擄掠得來的、與他平分、若有一二處做將出來、他就出身包攬遮護、官府曉得他刁、公人怕他的勢、沒个敢正眼覷他、但有心上不像意、或是眼裏惹了火的人家、公然

叫這些人去撥了來庄裏分了弄得久慣不在心上他只待也如此劫了小侄兒子家裏越便害了他性命爭奈他家家人晝夜巡邏養着狠也似的守門大數隻隄防甚緊也是天有眼睛到別處去拌了就來到楊二房去幾番但去便有阻礙下不得手僉憲正在時刻持心算計必克忽然門上傳進一个手本來乃是舊治下雲南貢生張寅禀見心下喫了一驚道我前番曾受他五百兩賄賂不曾替他完得事就被官回家了我心裏也道此一宗銀兩必有後慮不想他果然直尋到此這事元不曾做得說他不過理該

還他、終不成嚥了下去、又吐出來、若不還他時、他須是个貢生、酸子智量、必不干休、尙然當官告理、且不顧他聲名不妙、誰耐煩與他調唇弄舌、我且把个體面見見他、言語之間、或者識時務、不提起也不見得、若是這等、好好送他盤纏、打發他去罷了、若是提起要還、又作道理、僉憲以口問心、計較已定、隨將出廳來、叫請貢生相見。張貢生整頓衣冠。照着官上司體統、行个大禮、送了些土物爲候敬、僉憲收了、設坐告茶、僉憲道、老夫承乏貴省、罪過多端、後來罷職家居、不得重到貴地、今見了貴鄉朋友、還覺無顏、張貢生

道、公祖大人、直道不容以致忤時、敝鄉士民迄今屢想明德、僉憲道、惶恐惶恐、又拱手道、恭喜賢契歲薦了、張貢生道、挨次倖及、殊爲叨冒、僉憲道、今將何往、得停王趾、張貢生道、赴京廷試、假途貴省、特來一覲台光、僉憲道、此去成都五十里之遥、特煩枉駕、足見不忘老朽、張貢元見他說話不招攬、只得自說出來道、前日貢生家下有些瑣事、曾處一付禮物、面奉公祖大人、處收貯、以求周全、後來未經結局、公祖已行、此後就囬貴鄉、今本不敢造次、只因貢生赴京缺費、意欲求公祖大人發還此一項以助貢生利往、故此

[illegible]　[illegible]

特來叩拜、僉憲作色道、老夫在貴處、只喫得貴鄉一口水、何曾有此贓污之事、出口誣衊、敢是賢契被別个光棍哄了、張貢生見他賴了、心改了口、不認帳、若是个知機的、就該罷了、怎當得張貢生原不是良善之人、心裏著了急、就很很的道、是貢生親手在私衙門前交付的、議單執照俱在、怎可賴得、僉憲見有議單執照、回嗔作喜道、是老夫忘事、得罪得罪、前日有个妻弟在衙、起身需索、老夫規避、老夫宦囊蕭然、不得已、故此借宅上這一項、打發了他、不匡日後多阻、不得與宅上出得力、此亦該還、只是妻弟已將此一

此老狡猾點處

項、用去了、須要老夫賠償、且從容兩日、必當處補。張貢生見說肯還、心下放了兩分鬆、又見說用去、心中不捨得那兩件金物、又對僉憲道、內中兩件金器、是家下傳世之物、還求保全原件、則个。僉憲冷笑了一聲道、既是傳世之物、誰教輕易拿出來、且放心請過了、洗塵的薄款、再處。就起身請張貢生書房中慢坐、一面分付整治酒席、張貢生自到書房中去了。僉憲獨自算了一回、他起初打白賴之時、只說張貢生會意、是必湊他的趣、他却重重送他个回敬、做盤纏也倒兩全了、豈知張貢生算小、不還他體面、搜根剔齒、

一直說出來、然也還思量還他一半現物、解了他饞癆、只有那金壺與金首飾、是他心上得意的東西、時刻把玩的、已曾幾度將出來誇耀親戚過了、你道他捨得也不捨得、張貢生恰恰把這兩件口內要緊、僉憲左思右思、便一時不懷好意了、哏地一聲道、一不做、二不休、他是个雲南人、家裏出來、中途到此間的、斷送了他、誰人曉得、須不到得尸親知道、就叫幾个幹僕、約會了庄上一夥強人、到晚間酒散、聽候使用、分付停當、請出張貢生來、在廳間說此閒話、評論此間事、且是殷勤、又叫[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童頻頻奉酒、張貢

生見是公祖的好意、不好推辭、又料道是如此美情、前物必不留難、放下心懷、只顧喫酒、早已喫得醺醺地醉了、又叫安童奉了又奉、只等待不省人事方住、又問張家管家們可曾喫酒了未、却也被幾个幹僕、輪番更換陪伴飲酒、那些奴才們見好酒好飯道是報着好處、那里管三七二十一、只顧貪婪無厭、四个人一个个喫得瞪眉瞪眼、連人多不認得了、稟知了僉憲、僉憲分付道、多送在紅花場結果去、元來這塲僉憲有所所紅花場庄子、滿地種着紅花、廣衍有一千餘畝、每年賣那紅花有八九百兩出息、這庄上造

着許多房子專一歇着客人、兼亦藏着強盜、當時只說送張貢生主僕到那里歇宿、到得庄上五个人多是醉的、看着被臥倒頭便睡、鼾聲如雷、也不管天南地北了、那空澗之處一聲鑼响、幾个飛很的莊客走將攏來、多是有手段的強盜、頭一刀一个、遮莫有三頭六臂的、也只多費得半刻工夫、何况這一个酸子、與我个馱奴、每人只生得一般頭、消得幾時、早已罄淨、當時就在紅花稀疎之處、掘个坎兒、做一堆兒埋下了、可憐張貢生痴心指望討債、還要成都去見心上人、怎知遇着狠主、弄得如此致了非命、正是

暖昇

不道遨遊命　還貪傾刻花
黃泉無旅館　今夜宿誰家

過了一年有餘張貢生兩个秀才兒子在家自從父親入京以後並不曾見一紙家書一个便信回來問着个把京中歸來的人多道不曾會面並不曉得心中疑惑商量道滇中處在天末怎能勾京中信至還徃州中省下打聽彼處不時有在北京還往的于是兩个凑些盤纏在身邊了一逕到成都尋个下處宿了在街市上行來走去閒撞並無遇巧熟人兩兄弟住過十來日心內無聊商量道此處儘多名妓我每

無謂閒話露出根牙皆天使之也

各尋一个消遣、則个兩个小廝子、也不用幫閒、我陪你、你陪我、各尋一个个雛兒、一个童小五、一个顧阿都、接在下處、大家取樂、混了幾日、鬧烘烘熱騰騰的、早把探父親信息的事、撇在腦後了、一日那大些的有跳槽之意、兩个雛兒、曉得他是雲南人、戲他道、聞得你雲南人、只要鬬老的、我每敢此不中你每的意、不多幾日、只要跳槽、兩个秀才道、怎見得我雲南人只要鬬老的、童小五便道、前日見游伯伯說、去年有个雲南朋友、到這里來、要他尋表子、不要與頭的、只要老成的、後來引他到[illegible]家與哥那里去了、這與哥

宛然蹴兒氣局

嘗用六定下水戲

是我們母親一輩中人、他且是與他過得火熱、也費了好些銀子約他再來、還要使一主大錢、以後不知怎的了、這不是雲南人要老的梲子、兩个秀才道、那雲南人姓个甚麼、怎生模樣、童小五顧阿都大家拍手笑道、又來拋了、好在我每肝上的事、曾他姓張姓李、那曾見他模樣來、只是游伯伯如此說、故把來取笑、兩个秀才道、游伯伯是什麼人、住在那里、這却是你每曉得的、童小五顧阿都又拍手道、游伯伯也不認得、還要鬧、兩个秀才必竟要問个來歷、童小五道、游伯伯千頭萬腦的人、撞來就見要尋他却一世也

難你要問你們貴鄉里竟到湯興哥家問不是兩个秀才道說得有理留小的秀才窩伴着兩个雛兒大的秀才獨自个問到湯家來那个湯興哥自從張貢生一去只說五十里的遠近早晚便到不想去了一年有多絕無消息留下衣囊行李也不見有人來取門戶人家不把來放在心上已此放下肚腸了那日無客在家閉門晝寢忽然得一夢夢見張貢生到來說道取銀囘來至要叙寒溫却被扣門聲急一時驚醒醒來想道又不曾念着他如何驀地有此夢敢是有人遞信息取衣裝也未可知正在疑似間聽得又

打門縫、與哥整整衣裳、叫了鬟在前開門出來、了鬟叫一聲、客來了、張大秀才纔那得廝進、與哥撐眼看時、喫了一驚、道分明像張貢生一般模樣、如何後生了許多、請在客坐裏坐了、問起地方姓名、却正是雲南姓張、與哥心下老大稀罕、未敢遽然說破、張大秀才先問道、請問大姐、小生聞得這里去年有个雲南朋友往來、可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與哥道、有一位老成朋友、姓張、說是个貢行、要往京廷試、在此經過的、盤桓了數日、前往新都取債去了、說半日路程、去了就來、不知爲何一去不來了、張大秀才道、隨行有

幾人、與哥道、有四位管家、張大秀才心裏曉得是了、問道一去不來敢是竟自長行了、與哥道那里是衣囊行李還留在我家裏轉來取了纔起身的張大秀才道、這等爲何不來、難道不想進京、還留在彼處、與哥道多分是取債不來、擔閣在彼、就是如此、好歹也該有个信、或是叫位管家來、影響無踪、竟不知甚麼緣故、張大秀才道見說新都取甚麼債、與哥道只聽得說有一宗五百兩東西不知是甚麼債張大秀才跌脚道、是了是了、這等我每須在新都尋去了、與哥道他是客官甚麼瓜葛、要去尋他、張大秀才道不敢

步大姐就是小生的家父、與哥道、失敬失敬、怪道模樣恁地廝像、這等是一家人了、笑欣欣的去叫小二整起飯來、留張大官人坐一坐、張大秀才回說道、這到不消、小生還有个兄弟在那廂等候、只是適間的話、可是確的麼、與哥道、怎的不確、見有衣囊行李在此、可認一認、看是不是、隨引張大秀才到裏邊房裏來、把留下物件與他看了、張大秀才認得是實、忙別了與哥道、這等事不宜遲、星夜同兄弟往新都尋去、尋着了再來相會、與哥假親熱的留了一會、順水推船、送出了門、張大秀才急急走到下處、對兄弟道、問

到問着了果然去年在湯家鬭的正是只是依他家說起來竟自不曾往京哩小秀才道這等在那里大秀才道還在這里新都我們須到那里問去小秀才道爲何住在新都許久大秀才道他家說是聽得往新都取五百金的債定是到楊瘋子家去了小秀才道取得取不得好歹走路怎麽還在那里大秀才道行囊還在湯家方纔見過的豈有不帶了去徑自跑路的理畢竟是擔閣在新都不來不消說了此去那里苐不多遠我每收拾起來一同去走遭訪問下落則个兩人計議停當將些銀兩謝了兩个妓者送

假以無心然點爲奇

了家去一徑到新都來下在飯店裏店主人見是遠來的問道兩位客官貴處兩个秀才道是雲南到此尋人的店主人道雲南來是尋人的不是倒贓的麽兩个秀才喫驚道怎說此話店主人道偶然這般說笑兩个秀才坐定問店主人道此間有个楊僉事住在何處店主人伸伸舌頭這人不是好惹的你遠來的人有甚要緊沒事問他怎麽兩个秀才道問聲何妨怎便這樣怕他店主人道他輕則官司害你重則強盜劫你若是遠來的人沖撞了他好歹就結果了性命兩个秀才道清平世界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

的店主人道他償誰的命去年也是一个雲南人一主四僕投奔他家鬬得是替他討甚麼任上些手脚的一夜裏多殺了至今寃屈無伸那見得要償命來方才見兩位說是雲南所以取笑兩个秀才見說了嚇得魂不附體你看我我看你一時做不得聲呆了一會戰抖抖的問道那个人姓甚名誰老丈可知得明白否店主人道我那里明白他家有一个管家叫做老三常在小店喫酒這个人還有些天理的時常飲酒中間把家主做的歹事一一告訴我心中不服去年雲南這五个被害忒煞乖張了外人紛紛揚揚

也多曉得、小可每還躭心、不敢輕信老三說是果然眞有的、煞是不平、所以小可每纔信、可惜這五个人、死得苦惱、沒个親人得知、小可兄客官方纔問及楊家、偶然如此閒講、客官各人自掃門前雪、不要閒管罷了、兩个秀才、情知是他父親被害了、不敢聲張、暗暗地叫苦、一夜無眠、次日到街上往來察聽、三三兩兩、幾處說來、一般無二、兩人背地裏痛哭了一場、思量要在彼發覺、恐怕反遭網羅、亦且鄉宦勢頭、小可衙門、奈何不得他、含酸忍苦、原還到成都、來見了湯與哥、說了所聞詳細、與哥也賠了、幾點眼淚、與哥道、

見之假哭

兩位官人何不告了他討命、兩个秀才道、正要如此、此時四川巡按察院右公正在省下、兩个秀才問湯與哥取了行囊簡出貢生赴京文書放在身邊了、寫了一狀抱牌進告狀上寫道、

告狀生員張珍張璦爲冤殺五命事、有父貢生張寅、前往新都惡宦楊某家取債、一去無踪、珍等親投彼處尋訪、探得當彼惡宦謀財害命、併僕四人同時殺死、道路驚傳、人人可証、尸骨無踪、滔天大變、曠古奇冤、迎叩勦告、　告狀生員張珍係雲南人

右察院看罷狀詞、他一向原曉得新都楊僉事的惡

聽著閻體訪已久，要爲地方除害，只因是个甲科，又無人敢來告他，沒有把柄，未好動手。今見了兩生告詞，雖然明知其事必實，却是詞中沒个實証實據，亂行不得。石察院趕開左右，直喚兩生到案前來，輕輕地分付道：二生所告，本院久知此人罪惡貫盈，但彼奸甚叵測，二生可速回家去，毋得留此，倘爲所知，必受其害。待本院廉訪得實，當有移文至彼，知會關取爾等到此明寃，萬萬不可洩漏。隨將狀詞揩了，收在袖中。兩生叩頭謝教而出，果然依了察院之言，一面收拾竟回家中，靜聽消息去了。這邊石察院待兩司

司狀也 [illegible]

作揖之日、獨留憲長謝公叙話、袖出此狀、與他看看道、天地間有如此人否、本院留之心中久矣、今日偶有人來告此事、貴司刑法衙門、可爲一訪、謝廉使道、此人梟獍爲心、豺狼成性、誠然王法所不容、石察院道、傳聞此家有家僮數千、陰養死士數十、若不得其實跡、輕易舉動、吾輩反爲所乘、不可不慎、謝廉使道、[illegible]在下官、袖了狀詞、一揖而出、這謝廉使是極有才能的人、況兼按臺囑付、敢不在心、他司中有兩个承差、一个叫做史應、一个叫做魏能、乃是點頭會意的人、謝廉使一向得用的、是日叫他兩个進私衙來、分

付道、我有件機密事要你每兩个做去、兩个承差叩頭道、憑爺分付、那廂使用、水火不辭、廉使袖中取出狀詞來、與他兩个看、把手指着揚某名字道、按院老爺要根究他家這事、不得那五个人尸首實跡、拿不倒他、必要體訪的實、曉得了他埋藏去處、才好行事、却是這人兇狡非常、只怕容易打聽不出、若是洩漏了事機、不惟無益、反致有害、是這些難處、兩承差道、此宦之惡、播滿一鄉、若是曉得上司尋他、不是他必竟先去下手、非同小可、就是小的每往彼體訪、若認得是衙門人役、惹起疑心、禍不可測、今蒙差委、除非

改換打扮、只做無意游到彼地、乘機緝探、方得真實備細、廉使道、此言甚是有理、你們快怎麼計較了去、兩承差自相商議了一回、道、除非如此如此、隨稟廉使道、小的們有一計在此、不知中也不中、廉使道、且說來、承差道、新都專產紅花、小的們曉得楊宦家中有个紅花場、利息千金、小的們兩个打扮做買紅花客人、到彼市買、必竟與他家管事家人交易往來、等走得路數多、人眼熟了、他每沒些疑心、然後看機會空便、留心體訪、必知端的、須拘不得時日、廉使道、此計頗好、你們小心在意、訪着了此宗公事、我另眼看

你不打緊還要對按院老爺說了分外擡舉你兩承差道蒙老爺提挈、敢不用心、叩頭而出、元來這史應魏能、多是有身家的人、在衙門裏圖出身的、受了這个差委、日夜在心、各自收拾了百來兩銀子、放在身邊了、打扮做客人模樣、一同到新都來、只說買紅花、問了街上人、曉得紅花之事、多是他三管家姓紀的掌管、此人生性梗直、交易公道、故此客人來多投他、買賣做得去、每年與家主掙下千來金利息、全虧他一个、若論家主這樣貪狠鬼也不敢來上門了、當下史應魏能、一竟來到他家、拜望了、各述來買紅花之

光緒

意、送過了土宜紀老三滿面春風、一團和氣、就置酒相待、這兩个承差、是衙門老溜、好不乖覺、曉得這人有用他處、便有心結識了他、放出虔婆手段、甜言美語、說得入港、魏能便開口道、史大哥、我們新來這里做買賣、人面上不熟、自古道人來投主、鳥來投林、難得這樣賢主人、我們序了年庚、結爲兄弟何如、史應道、此意最好、只是我們初相會、況未經交易、只道是、我們先討好了、不便論量、待成了交易再議未遲、紀老三道、多承兩位不棄、足感盛情、待明日湊了貨、完了正事、另治个薄設、從容請教、就此結義何如、兩个

同聲應道、妙妙、當夜紀老三送他在客房歇宿、正是紅花場庄上之房、次日起來看了紅花、講倒了價錢、兩人各取銀子出來兌足了、兩下各各相讚有餘、彼此情投意合、是日紀老三果然宰雞買肉辦起東道、教史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庄上擺設了、先獻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六歲、魏能又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之後、彼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久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爲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爲大哥三

哥彼此喜樂當晚喫个盡歡而散元來蜀中傳下劉關張三人之風最重的是結義故此史魏二人先下此工夫以結其心却是未敢說甚麼正經心腸話只收了紅花停當且還成都發在鋪中発客也原有兩分利息收起銀子又走此路數月之中如此往來了五六次去便與紀老三綢繆我請你你請我日日歡飲真个如兄若弟形迹俱忘一日酒酣史應便伸伸腰道快活快活我們遇得好兄弟到此一番盡與一番魏能接口道紀二哥待我們弟兄只好這等了我心上還嫌他一件未到處紀老三道小弟何事得罪

妙。

但說出來自家弟兄不要避忌纔能道我們晚間貪得一覺好睡相好弟兄只該着落我們在安靜去處便好今在此間每夜聽得鬼叫夢寐多是不安的有這件不像意這是二哥欠檢點處小弟心性怕鬼的只得直說了紀老三道果然鬼叫麽史應道是有些喫異小弟也聽得的不只是魏三哥纔能道不叫難道小弟扯謊紀老三點點頭道這也怪他叫不得對着斟酒的一个夥計道你道叫的是兀誰畢竟是雲南那人了史應魏能見說出真話來只做原曉得的一般不加驚異趁口道雲南那人之故我們也聞得

妙絕

全像無心之語所以爲妙

語言情景似刻絕

久了只是旣死之後二哥也該積些陰騭與你家老爺說个方便與他一堆土埋藏了尸骸也好爲何抛弃他在那里了使他每夜這等叫苦連天紀老三道死便死得苦了尸骸原是埋藏的不要聽外邊人胡猜亂說兩人道外人多說是當時抛弃了二哥又說是埋藏了若是埋藏了他怎如此叫苦紀老三道兩个兄弟不信我領你去看煞也古怪但是埋他這一塊地上一些紅花也不生哩史應道我每趂着酒興斟盃熱酒兒到他那堆兒澆他一澆叫他晚間不要這等怪叫就在空曠去處再喫兩大盃壽盡與兩个

一齊起身走出紅花塲上來紀老三只道是散酒之意那道是有心的也起了身叫小的帶了酒盒隨了他們同步引他們到一个所在來看但見

瀰漫怨氣結成堆　凛冽凄風團作陣
若還不遇有心人　沉埋數載誰相問

紀老三把手指道那一塊一根草也不生的底下就是他五个的尸骸怎說得不曾埋藏史應就斟下个大盃向空裏作个揖道雲南的老兄請一盃兒酒晚間不要來驚嚇我們魏能道我也奠他一杯湊成雙杯紀老三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若不是大哥三哥

來這兩滴酒幾時能勾到他泉下史應道也是他的緣分大家笑了一場又將盒來擺在紅花地上廝對而坐豁了幾拳各各連飲幾个大觥看看日色曛黑方纔住手兩人早已把埋尸的所在周圍暗記認定了仍到庄房裏宿歇次日對紀老三道昨夜果然安靜些想是這兩杯酒喫得快活了大家笑了一回是日別了紀老三要回就問道二哥幾時也到省下來走走我們也好做个東道盡个薄意回敬一回敬不然我們只是明擾再無回荅也覺面皮忒厚了紀老三道弟兄家何出此言小弟沒事不到省下除非冬

底要買過年物事、是必要到你們那里走走、專意來拜大哥三哥的宅上便是、三人分手各自散了、史應魏能此番踹知了實地、是長是短、來稟明了謝廉使、廉使道、你們果是能幹、既是這等了、外邊不可走漏一毫風信、但等那姓紀的來到省城、即忙客報我知道、自有道理、兩人稟了出來、自在外邊等候紀老三來省、看看殘年將盡、紀老三果然來買年貨、特到史家魏家拜望、兩人住處差不多遠、接着紀老三、歡天喜地道、好風吹得貴客到此、史應叫魏能偎伴了他道、魏三哥且陪着紀二哥坐一坐、小弟市上走一走、

看中喫的東西、尋些來家請二哥魏能道、是是、快來取、个史應就叫了一个小厮、拿了个籃兒、帶着幾百錢、往市上去了、一面買了些魚肉菓品之類、先打發小厮歸家整治、一面走進按察司衙門裏頭去、容稟與廉使知道、廉使分付史應先回家去伴住他、不可放走了、隨即差兩个公人寫个硃筆票與他、道立拘尅將楊宦家人紀三面審、毋遲時刻、公人賫了小票、一徑到史應家裏來、史應先到家裏整治酒肴、正與紀老三、接風、喫到興頭上、聽得外邊敲門響、史應叫小厮開上門、只見兩个公人跑將進來、對史魏兩人

听了喏、却不認得紀老三、問道這位可是楊管家麽、史魏兩人會了意、說道正是楊家紀大叔、公人也拱一拱、爭說道、敝司主要請管家相見、紀老三喫一驚道、有何事要見我、莫非錯了、公人道不錯、見有小票在此、便拿出硃筆的小票來看、史應魏假意喫驚道、古怪、這是怎麽起的、公人道老爺要問楊鄉宦家中事體、一向分付道、但有管家到省、即忙緝報、方才見史官人市上買東西、說道請楊家的紀管家、不知那个多嘴的禀知了老爺、故此特着我每到來相請、紀老三呆了一晌道、没事與我怎的、我須不曾犯事、

公人道、誰知犯不犯、見了老爺便知端的、史魏兩人道二哥自身沒甚事、便去見見不妨、紀老三道決然爲我們家裏的老頭兒、再無別事、史魏兩人道倘若問着家中事體、只是從直說了、料不喫虧的、既然兩位牌頭到此、且請便席略坐一坐、喫三杯了去何如、公人道多謝厚情、只是老爺立等回話的公事、從容不得、史應不由他分說、拿起大觥、每人灌了幾觥、喫了些菜酒、公人又催起身、史應道我便陪着二哥到衙門裏去去、魏三哥在家再收拾好了東西、溫熱了酒等、見見官來、齊與紀老三道、小弟前日實不熟、史

足見家主實

大哥帶同走走、足見幫襯紀老三沒處躲閃、只得跟了兩个公人、到按察司裏來傳稟知謝廉使廉使不升堂、竟叫進私衙裏來、廉使問道你是新都楊僉事的家人麼、紀老三道小的是、廉使道你家主做的歹事、你可知道詳細麼、紀老三道小的家主果然有一兩件不守分勾當、只是小的主僕之分、不敢明言、廉使道你從直說了、我饒你打、若有一毫隱蔽、我就用夾棍了、紀老三道老爺要問那一件、小的好說、家主所做的事非一、叫小的何處說起、廉使冷笑道這也說的是、案上番那狀詞再看一看、便問道你只說

那雲南張貢生主僕五命、今在何處、紀老三道、這个不該是小的說的、家主這件事、其實有些虧天理、應使道、你且慢慢說來、紀老三便把從頭如何來討銀、如何留他喫酒、如何殺死了、埋在紅花地裏、說了个備細、謝廉使寫了口詞、道你這人到老實、我不難爲你、攛發監中、待提到了正犯、就放、當下把紀老三發了監中、史應魏能到也爲日前相處分上、照管他一應事體、吩咐監中不要難爲他、不在話下、謝廉使審得眞情、即發憲牌一張、就差史應魏能兩人賚到新都縣、着落知縣身上、要僉事楊某正身、係連殺五命公

事如不擒獲、即以知縣代解、又發牌捕衙、在紅花埸起尸、兩人領命、到得縣裏、已是除夜那一日了、新都知縣接了來文、又見兩承差口禀緊急、嚇得兩手無措、忖道、今日是年晚、此老必定在家、須乘此時調兵圍住、出其不意、方無走失、即忙與兵房僉牌出去、調取一衛兵來、有三百餘人、知縣自領了、把楊家圍得鐵桶也似、其時楊僉事正在家飲團年酒、日色未晚、早把大門重重關閉了、自與羣妾內宴、歌的歌、舞的舞、內中一妾唱一隻黃鶯兒道、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

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

征雁飛不到滇南、

楊僉事見唱出滇南兩字、一个搥心拳變了臉色道、要你們提起甚麼滇南不滇南、心下有些不快活起來、不想知縣已在外邊、看見大門關上兩个承差是認得他家路徑的、從側邊梯牆而入、先把大門開了、請知縣到正廳上坐下、叫人到裏邊傳報道、邑主在外有請、楊僉事正因滇南二字、觸着隱衷、有些動心、忽聽得知縣來到正廳上、想道、這時候到此何幹、必有蹺蹊、莫非前事有人告發了、心下驚惶、一時無計、

道正躲過了他再處、急往廚下竈前去躲、知縣見報了許久不出、恐防有失、忙入中堂自來搜尋、家中妻妾、一時藏避不及、知縣分付喚一个上前來說話、此時無奈只得走一个婦女出來答應、知縣問道、你家爺那里去了、這个婦人回道、出外去了、不在家里、知縣道、胡說、今日是年晚、難道不在家過年的、叫從人將帐子撥將起來、這婦人着了忙、喊道在在、就把手指着廚下、知縣率領從人竟往廚下來搜、僉事無計可施、只得走出來道、今日年夜、老父母何事直入人内室、知縣道、非干晚生之事、乃是按臺老大人憲長

老大人、相請問甚麼連殺五命的公事、要老先生星夜到司對理、如老先生不去、要晚生代解、不得不如此唐突、僉事道、隨你甚麼事、也須讓過年節、知縣道、上司緊急、兩个承差坐提、等不得過年、只得要煩老先生一行、晚生奉陪仝往、就是知縣就叫承差守定不放寬展、僉事無奈、只得隨了知縣出門、知縣登時僉了解批、連夜解赴會城、兩个承差又指點捕官一面到庄上、掘了尸首、一同趕來、那些在庄上的強盜、見主人被拏、風聲不好、一鬨的走了、謝廉使特爲這事、嚴行升堂、知縣已將僉事解進、僉事換了小服、跪

在廳下、口裏還強道、不知犯官有何事故、鈞牌拘提、如捕反冦、廉使將按院所准狀詞、讀與他聽、僉事道、有何憑據、廉使道、還你个憑據、即將紀老三放將出來道、這可是你家人麽、他所供口詞的確、還有何言、僉事道、這是家人懷挾私恨誣首的、怎麽聽得、廉使道、誣與不誣、少頃便見、說話未完只見新都巡捕縣丞、已將紅花場五个尸首在衙門外着落地方收貯、進司禀知、廉使道、你說無憑據、道五个尸首、如何在你地上、廉使又問捕官相得尸首怎麽的、捕官道、縣丞當時相來、俱是生前被人殺死、身首各離的、廉使

道、如何可正、與紀三所供不異、再推得歷、僉事俛首無辭、只得認了、道一時酒醉、觸怒做了這事、乞看縉紳體面、遮蓋些則箇、廉使道、縉紳中有此、不但衣冠中禽獸、乃禽獸中豺狼也、石按臺早知此事、密訪已久、如何輕貸得、即將楊僉事收下監候、待行關取到原告再問、重貰了兩个承差、紀三釋放寧家去了、關文行到雲南、兩个秀才知道楊僉事已在獄中、星夜趕來、都來執命、曉得事在按察司、竟來投到、廉使叫押到屍場上、認領發視尸首、取出僉事對質一番、兩子將僉事拳打腳踢、幾乎打死、廉使道、既在官了、自有應

不及典刑疑其便宜

快哉

得罪名不必如此將僉事依一人殺死三命者律令更多二命擬凌遲處死決不待時下手諸盜以爲從定罪候擒獲發落僉事係是職官申院奏請定奪不等得旨意轉來楊僉事是受用的人在獄中受苦不過又見張貢生率領四僕日日來打他不多幾時斃于獄底僉事原不曾有子家中竟無主持諸妾各自散去只有楊二房八歲的兒子楊清是他親侄應得承受潑天家業多歸了他楊僉事枉自生前要算計并侄兒子的豈知身後連自巳的倒與他了這便是天理不泯處那張貢生只爲要欺心小兄弟的人家

弄得身子寃死他鄉、幸得官府清正、有風力、纔報得仇、却是行關本處、又經題請、把這件行賄上司、圖占家產之事、各處播揚開了、張賓此時同了母親稟告縣官道、若是家事不該平分、哥子爲何行賄、眼見得欺心、所以喪身、今兩姪執命、既已明白、家事就好公斷了、此係成都成案、奏疏分明、須不是揑造得出的、縣官理上說他不過、只得把張家一應產業、兩下平分、張賓得了一半、兩个姪兒得了一半、兩个姪兒也無可爭論、張貢生早知道到底如此、何苦將錢去買憔悴、白折了五百兩銀子、又送了五條性命、真所謂

無梁不成反輸一帖也奉勸世人還是存些天理守些本分的好、

錢財有分苦爭多、反自將身入網羅
看取兩家歸束處　心機用盡竟如何、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續拍案驚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云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氷輪桂華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有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裡、蘭麝香中、正宜遊翫、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詞寄瑞鶴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伯可

譏彼南宋君臣

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个會做樂府的才子、秦申王薦于高宗皇帝、這詞單道着上元佳景、高宗皇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為何說舊日風光、太平再見、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虜、中原盡屬金夷、僥倖康王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閑取樂、還要摸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已。怎如得當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詞云、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薰風布煖、變韶景、都門十二、元宵三五、銀蟾光滿、凌飛觀、聳皇居麗、佳氣瑞煙蔥蒨、翠華宵幸、是處層城閬苑、○龍鳳燭交光星

漢、對咫尺鰲山開雉扇、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部絃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歲天仗裏常瞻鳳輦、（詞寄傾杯樂）

這首詞多說着燈時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是个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以說道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游、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話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遊處、此時方信鳳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纔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

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艷質携手並肩低語○東來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戴緩步香風度北觀南顧見畫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覷　詞寄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趂着喧閙叢中幹那不三不四勾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在下說一件元宵的事體直教

鬧動公侯府　分開帝主顏
猾徒入地去　稚子見天還

很可見要信用便不太行了

話說、宋神宗朝有箇大臣王襄敏公、單諱着一个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真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爲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玩、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爲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个不打扮齊整了、衹候人擡着帷幙

出來街上看燈、遊耍、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幙、蓋因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圈圍着、只要隔絕外邊人、他在裡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晋時叫他做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稱、這是大人家規範如此、閑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个小衙內、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合家內外大小都是喜歡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閑、只頭上一頂

帽子、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當面前一粒猫兒眼寶石、睛光閃爍、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綠之類、只這頂帽也値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个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内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个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相傍帷外而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萬目仰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燈光燦爛、香煙馥郁、奏動御樂、簫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供奉御覽、看的眞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

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爲證、

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
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在人叢之中、因爲肩上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像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擡擡頭且是自在、呆呆裡向上看着、猛然想道小衙內呢急回頭看時、眼見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見

了小衙内踪影、欲要找尋、人被擠住了、脚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儘力挨出、挨得骨軟觔麻、纔到得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夥人、問道、你們見小衙内麼、府中人道、小衙内是你負着、怎到來問我們、王吉道、正在鬧嚷之際、不知那个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个鬆快、人鬧裡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却在此問張

不入候出毋如此

不日[illegible]

問李吉豈不候事還是分頭所到關頭裡尋去一夥十來个人同了王吉挨出挨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得緊了蒸蒸裡向那个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那个抱了家去了有的道你我都在又是那一个抱去王吉道且到家問問看又處一个老家人道決不在家裡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拐去了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早緝捕方是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

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裏得王吉主張一齊遶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个小衙內在裡頭只得來見襄敏公卻也唬唬嘀嘀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到問道你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衆家人纔把王吉在人叢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衆家人道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勾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

大臣之度

知子莫若父

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襄敏公搖頭道也不必、衆人道是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如襄敏公看得等閒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到帳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抽身急回、擦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奢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中挤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還問得出、人家小廝失了、有擦瞎眼的、有斫掉腳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

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裡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一時間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紜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為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个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話襄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个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裡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却說那驍南陔在王吉

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个人趁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馱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个人負得在背、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陔纔喝聲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裏是个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裏煞是聰明、俊曉得是个歹人、被他閙裏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个認得的熟人、他心裏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

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哭着前走、却像不曉得、甚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登臨而來、南陔心裡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檐、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負南陔的賊、出于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吃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裡混過了、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見是个青頭白臉、魔合羅般一个小孩子、心裡喜歡、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陔道、

是賊拐了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陔道、方纔叫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頭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再處、便雙手抱來放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與他菓品喫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

人猜心性

帶心性

神宗御前叩頭跪禀道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个失落的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啟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拾得一个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快宣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陔先對他說聖旨宣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陔見說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來一似昨日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

子家雖不曾習着甚麼嵩呼拜舞之禮却也擎拳曲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个神宗跌脚歡忭御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麼南陔竦然起答道兒姓王乃臣韶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體大加驚異又問道你緣何得到此處南陔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看燈瞻仰聖容攘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人一同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陔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

韶可韶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个賊人、南陔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見可以得賊、南陔道、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絲線、插戴其上、以厭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為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即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

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了此賊、方送汝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兒了、不可令宮闈中人不見一兒、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宮人傳將旨意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宗對欽聖道、外廂有个好兒子、卿可暫留宮中、替朕看養他幾日、做个得子的讖兆、欽聖雖然遵行謝恩、不如甚麽事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細、領此兒到宮中問他、他自會說明白、欽聖得旨、領了南陔、自往宮中去了、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个中大人賫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

限捕賊以聞、開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蹤無跡、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為號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恁地、限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好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着熱鬧做歹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

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小的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屢屢取樂、料必未散、雖是不知姓名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逃得沒蹤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个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个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團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留心、挨身體看、各自去訖、元來那晚這个賊人、有名的叫做鵰兒手、一起有十來个、專一趁著鬧熱時節、人叢裡做那不本分的勾當、有詩爲證

今之求富貴利達者思之

昏夜貪他唾手財　全憑手快眼兒乖
世人莫笑胡行事　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一个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踪跡見个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鬨之處覷个空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礙不在心上不隄防到宮轎旁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暗地裡又被他做工夫留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

去、見了同夥、團聚攏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卻是空手、述其緣故、眾賊道、何不單鵰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釦、手足上各有釧鐲、就是四五歲一个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眾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虎倀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裏、不兜住身子、便笑天大僥倖、還望財物裏、眾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壓驚去、於是一日輪一个做主

人、只揀隱僻酒務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一个酒務裡頭歡呼暢飲、一个做公的、叫做李雲、偶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在心的、便踅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个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喫、店小二先將盞筯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着手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人逐个个覷將去、內中一个果然衣領上挂着一寸來長短綵線頭、李雲曉得着手了、叫店家且慢盪酒、我去街上邀着个客人一同來喫、忙走出門、口中打个胡哨、便有七八个做公的、

走將攏來問道、李大有影響麼、李雲把手指着店內道、正在這裡頭、已看的實了、我們幾个守着這裡、把一个走去、所叫集十來个弟兄、一同下手、內中一个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个做公的來了、發聲喊、望酒務裡打進去、叫道、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一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个賊、不曾走了一个、多被綑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猫兒、見形

所以賊盜多也

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隺遇了蛇洞閗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毎毎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鬭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細任先剝了這一个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裡還强挜、个个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贓、直裡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實、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棚扒吊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算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呌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暗記還要抵賴到那裏去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算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略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子暗算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敗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錄成文卷大尹却記起舊年元宵真珠姬一案現捕

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裡等候觀看、其時有一个宗王家在東首、有个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个丫鬟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母親道、見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夫人亦

娃子性自賺伊欣

欣然許允、打發了鬟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真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己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了鬟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立等真珠姬相會、快請上轎、王府裡家人道、真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丫鬟道、只是我仝這乘轎來、那里又有甚麼轎先到、家人們曉得有些蹺蹊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兩處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里的了、急急分付

虞候祇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裡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蹤跡、王府裡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且說眞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眞珠姬心裡道、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却也道是轎夫脚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擡眼看時、倏忽轉灣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裡來、轎夫們脚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裡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夫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巳揪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苦、元來是

罔而可駭

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个、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着一位神道、面濶尺餘、鬚髯滿頰、目光如炬、肩膊搖動、像个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至此、真珠姬見神道說出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起來、旁邊兩个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快取壓驚酒來、旁邊又一个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懷懼怕、勉強將口接着、被他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人事、倒在地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着了手也、旁邊鬼卒多攢將

可恨

婆子亦動情否

可憐

攏來。全神道各卸了裝束。除下面具。元來個個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眞珠姬。擡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个婆子出來。扶去放在床上。眠着。衆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群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眞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里。但見一个婆子在旁邊坐着。眞珠姬自覺陰戶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着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裡。婆子道。夜間衆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

你就落好處便了眞珠姬道、我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毎歹人、怎如此胡行亂做、婆子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須不把你作賤、眞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繇傷着眼、只是啼哭、元來這婆子是个牙婆、專一走大人家、僱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留下幾晩、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留了眞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个富家爲妾了、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裡曉得不是處子、却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

嫉得此姬

不曾提起、問他來歷、眞珠姬也深懷羞愧、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妒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眞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跡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喫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跟究起來、現贓在我家、須藏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

王翁求得所以終得脫稍也

取笑、必有尋着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个愁布袋丟在這裡、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个家人家裡擡出一頂破竹轎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王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是辱莫了貴人、多是歹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折了身價、白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抬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主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决不題起你姓名罷了、王翁請真珠姬上了轎、

脫得大謝神明

兩个家人撇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坐走了五七里路、一撻撻至荒野之中、撻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个撻轎的影蹤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攧攧不已、頭髮多攧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

初止是一兩个人後來簸箕般圍將轉來你詰我問你喧我嚷眞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嚷明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歇轎在此眞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奴是王府中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眞珠姬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須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虞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坐着的是眞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擡歸府中父

忠厚人

秘在挨木

情濃陳合

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髮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眞珠姬一發亂攧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你的是那一家便好挨查眞珠姬心裡還護着那主翁回言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情多是歹人所爲宗王心裡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留心訪賊罷了過了一季

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事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歹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把來問問看、果然即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喝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大畧云

群盜元夕所爲、止于胠篋、居恒所犯、盡屬推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轂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

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

遊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荅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像自家屋裡一般、嘻笑自若、喜得个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粧匣來、替他掠髮整容、調脂画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个小兒、盡皆來到宮中、一

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曾有的、實覺稀罕、及至見了、又是一个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魔合羅般一个能言能語、有問有答、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釧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小袖子裡、袖子裡盛滿了、着不得、欽聖命一个老內人、遂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各宮以爲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鬧、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然來欽宗、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陔朝見已畢、

大人家做事不小

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勅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教卿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爲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个、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裡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欽聖與南陵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勅令前日抱進宮的那个中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簏與他壓驚、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陵、辭了欽聖

一路出宮、欽、聖、尚、兀、自、好、些、不、割、捨、他、挮已自有賞賜、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總將一篋、令人一全交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輛挺犢車、賚了聖旨、就抱南陔坐在懷裡了、逕望王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　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　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合家裏外大小、沒一个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衆

元宵生世
君民之慶

家人各處採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个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賫聖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已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犢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喫了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唱道、且聽宣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卿。特賜壓驚物一籠。獎其幼志。欽哉、

中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

人敘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兒好个乖令郎、襄敏正要問起根繇、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老先兒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襄敏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賊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捕獲、便道、孔冀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獲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難報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陔當殿就口裏說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事、去、了、[illegible]訴个不住口、先前合家人聽見聖

旨到時、已擠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陔出車來、大家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眞有先見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宮所賜之物、陳設起來、眞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摩着南陔的頭道、哥、勾你買菓兒喫了、襄敏又叩首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令郎

哥兒、是、咱家遇着、撈兒環人的、你家也有个薄禮兒做、个、記、念、將出元寶二个、彩段八表裏來、襄斂再三推辭不得、只得收了、分饋府禮各謝過中大人、中大人上車、回覆郡守去了、襄斂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襄敘、公道、我說你們不要催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已的主張、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麽、合家各各稱服、後來南陔頂名王家、成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　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賺劇徒如反掌　直教天子送還家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詩云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這四句、乃是白樂天長恨歌中之語、當日只爲唐明皇與楊貴妃、七月七日之夜、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願生生世世、得爲夫婦、後來馬嵬之難、楊貴妃自縊、明皇心中不捨、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魄、道士凝神御氣、見之玉真仙宮、道是因爲長生殿前私願、還

男人之性如此

女人之情如此

要復降人間，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所以白樂天譜其事，做一篇長恨歌，有此四句，盡說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隨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小子而今先說一个不願成雙的古怪事，做个得勝頭回。宋時唐州比陽，有个富人王八郎，在江淮做大商，與一个娼妓往來得密，相與日久，勝似夫妻，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既有了娶娼之意，歸家見了舊妻時，一發覺得厭憎，只管尋是尋非，要趕逐妻子出去。那妻子是个乖巧的，見不是頭，也就懷着二心，無心戀着夫家，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

留心積趲得些私房未好使輕易走動、其時身畔有一女兒、年止數歲、把他做了由頭、婉辭哄那丈夫道、我嫁你已多年了、女兒又小、你趲我出去、叫我那里去好、我決不走路的、口裏如此說、却日日打點出去的計較、後來王生竟到淮上、帶了娼婦回來、且未到家、在近巷另賃人一所房子、與他一同住下、妻子知道、一發堅意要去了、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很犺家伙什物、多將來賣掉、等得王生歸來家裏、椅桌多不完全、箸長碗短、全不似人家模樣、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一時發怒道、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今日定要決

罷、妻子、也奮然攘臂、道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只是要我去、我也要去得明白、我與你當官休去、當下扭住了上生雙袖、一直嚷到縣堂上來、知縣問着備細、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各無繫戀、取了口詞、畫了手模、依他所離了、家事對半分開、各自度日、妻若再嫁、追產還夫、所生一女、兩下爭要、妻子訴道、丈夫薄幸、寵娼棄婦、若留女兒與他、日後也要流落爲娼了、知縣道說得是、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各無詞說、出了縣門、自此兩人各自分手、王生自去接了娼婦到家同住、妻子與女兒、另在別村去賃一所房子住

女人之識見如此

女人之有福如此

了、買些餅餌之類、擺在門前、做些小經紀、他手裏本自有錢、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故意妝這个模樣、一日王生偶從那里經過、恰好妻子在那里搬運這些餅餌、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好言對他道、這些東西、能值得多少利息、何不別做些什麽生意、其妻大怒、趕着罵道、我與你決絕過了、便同路人、要你管我怎的、來調甚麽喉嗓、王生老大没趣、走了回來、自此再不相問了、過了幾時、其女及笄、嫁了方城田家、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盡數與了女婿、約有十來萬貫、皆在王家時瞞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可

（此爲奇耳前者事不足奇也）

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後來王生客死淮南其妻在女家亦死既已殯殮將要埋葬女兒道生前與丈不合而今既同死了該合做了一處也是我女兒每孝心便叫人去淮南迎了喪柩歸來連復開棺一同毋尸各加洗滌換了衣服兩尸同卧在一榻之上等天明時辰到了下了棺同去安葬安頓好了過了一會女兒走來看看喫了一驚兩尸先前仝是仰卧的今却東西相背各向了一邊叫聚合家人多來看着盡都駭異有的道眼見得生前不合死後還如此相背有的道偶然那个移動

了、那里有死尸會掉轉來的、女兒啼啼哭哭、叫爹叫娘、仍舊把來仰臥好了、到得明日下棺之時、動手起尸、兩个尸骸、仍舊多是側眠着兩背相向的、方曉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女兒不忍、畢竟將來同葬了、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此是夫婦不願成雙的榜樣、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爲夫婦的、差了多少、而今說一个做夫妻的被拆散了、死後精靈還歸一處、到底不磨滅的話本、可見世間夫婦原自有這般情種、有詩爲証、

生前不得同衾枕、　死後圖他共穴藏、

信、是、世、間、情、不、泯、　韓、憑、塚、上、有、鴛、鴦、

這个話本、在元順帝至元年間、淮南有个民家、姓劉、生有一女、名喚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裏、做个不帶冠的秀才、隣近有个義學、請着个老學究、有好些生童在裏頭從他讀書、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學堂中有个金家兒子、叫名金定、生來俊雅、又兼賦性聰明、與翠翠一男一女、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況又是同年生的、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你們兩个一般的聰明、

又是一般的年紀、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金定與翠翠雖然口裏不說心裏也暗地有些自認兩下相愛、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以見相慕之意詩云

十二欄杆七寳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來一處栽、

翠翠也依韻和一首答他詩云、

平生有恨祝英臺、　懷抱何爲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在學堂一年有餘、翠翠過目成誦讀過了好些書、已後年已漸長、不到學堂中來了、十六歲時、父母要將

他許聘人家、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關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喫了、父母初時不在心上、後來見每次如此、心中曉得有些蹺蹊、仔細問他、只不肯說、再三委曲盤問許、他、說、了、出、來、必、定、依、他、翠、翠、然、後、說、道、西家金定、與我同年、前日同學堂讀書時、心裏已許下了他、今若不依我、我只是死了、決不去嫁別人的、父母聽罷、想道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却是家道貧窮、豈是我家當門對戶、然見女兒說話堅決、動不動哭个不住、又不肯飲食、恐怕違逆了他、倘一做出事來、只得許他道、你心裏既然如此、卻也

[illegible]我着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尋將一个媒媽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邉金家定哥的說話、媒媽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麼家事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家翠翠小娘子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巳

許下他肯與你家小官人了、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金老夫妻道、據着我家定哥才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只是家下委實貧難、那裏下得起聘定、所以容易應承不得、媒媽道、應承繇不得不應承、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金老夫妻道、怎的婉曲、媒媽道、而今我替你傳去、只說道寒家有子、頗知詩書、貴宅見諭、萬分盛情、敢不從命、但寒家起自蓬蓽、一向貧薄自甘、若要取必聘問婚娶諸儀、力不能辦、是必見亮、毫不責備、方好[illegible][illegible]如此說去、使宋家曉得你每

下禮不起的、却又違女兒意思不得、必然是件將就了、金老夫妻大喜道、多承指教、有勞周全、則个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劉家父母愛女過甚、心下只要成事、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不能下禮、便道、自古道、婚姻論財、夷虜之道、我家只要許得女壻好、那在財禮、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他家裏、只怕難過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裏、做个贅壻、這纔使得、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這是倒在金家懷裏去做的事、金家有何推托、千歡萬喜應允不迭、遂憑着劉家揀个好日、把金定招將過去、凡是

一應幣帛羊酒之類多是女家自備了過來從來有這話的入舍女婿只帶着一張卵袋走金家果然不費分毫竟成了親事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從了當日過門交拜夫妻相見兩下裏各稱心懷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詞贈與金生道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殢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右調臨江仙

今生也依韻和一闋道、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調全前

兩人相得之樂、真如翡翠之在丹霄、鴛鴦之游碧沼、無以過也、誰料樂極悲來、快活不上一年、撞着元政失綱、四方盜起、鹽徒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沿海一帶郡縣、盡爲所陷、部下有个李將軍領兵爲先鋒、到處民間擄掠美色女子、兵至淮安聞說劉翠翠之名、

亂時亦能哭泣不合乎

招撫二字乃叔世之計若憫群之兵私

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看得中意、擄了就走、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抱頭鼠竄、那个敢向前爭得一句、眼睁睁看他擁着去了、金定哭得个死而復生、欲待跟着軍兵踪跡尋訪他去、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兩下爭持、干戈不息、路斷行人、恐怕沒來由走去撞在亂兵之手、死了也沒訖處、只得忍酸含苦、過了日子、至正末年、張士誠氣槩非得大了、自江南江北、三吳兩浙直拓至兩廣益州、盡歸掌握、元朝不能征勦、只得定議招撫、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只此局面已自滿足、也要休兵、因遂通欵元朝、奉其正朔、封爲

王爵、各守封疆、民間始得安靜、道路方可通行、金生思念翠翠、時刻不能去心、看見路上好走、便要出去尋訪、收拾了幾兩盤纏、結束了一个包裹、來別了自家父母、對丈人丈母道、此行必要訪着妻子踪跡、若不得見、誓不還家了、痛哭而去、路由揚州、過了長江、進了潤州、風飡水宿、夜住曉行、來到平江、聽得路上人說、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急忙趕到臨安、過了錢塘江、趁着西興夜船、到得紹興、去問人時、李將軍已調在安豐去屯兵了、又不辭辛苦、問到安豐、安豐人說早來兩日、也還在此、而今回湖州駐扎、纔起身去

的、金生道、只怕到湖州時、又要到別處去、安豐人道、湖州是駐扎地方、不到別處去了、金生道、這等便尋在天邊也趕得着、于是一路向湖州來、算來金生東奔西走、脚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在路上也過了好兩个年頭、不能勾見妻子一見、却是此心再不放懈、下路沒了盤纏、只得乞丐度日、沒有房錢、只得草眠露宿、眞正心堅鐵石、萬死不辭、不則一日、到了湖州、去訪問時、果然有个李將軍開府在那里、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貴重用事、勢焰赫奕、走到他門前去看時、好不威嚴、但見

門墻新綵、獠戟森嚴、獸面銅鍰亚啣、面宛轉彪形鉄漢對峙、以巍峩門闌上、貼着兩片不寫字的桃符、坐墩邊列着一雙不喫食的獅子、雖非天上神仙府、自是人間富貴家、

金生到了門首、站立了一回、不敢進去、又不好開言、只是舒頭探腦望裏邊一望、又退立了兩步、躊躇不決、正在沒些抱倒之際、只見一个管門的老蒼頭、走出來問道、你這秀才、有甚麼事幹、在這門前探頭探腦的、莫不是奸細麼、將軍知道了、不是耍處、金生對他唱个喏道、老丈拜揖、老蒼頭回了半揖道、有甚麼

話、金生道、小生是淮安人氏、前日亂離時節、有一妹子失去、聞得在貴府中、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个所在、意欲求見一面、未知確信、要尋个人問一問、且喜得遇老丈、蒼頭道、你姓甚名誰、你妹子叫名甚麼、多少年紀、說得明白、我好替你查將出來、回覆你、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只說着妻子的姓、道小生姓劉、名喚金定、妹子叫名翠翠、識字通書、失去時節、年方十七歲、算到今年、該有二十四歲了、老蒼頭點點頭道、是呀是呀、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姓劉、是淮安人、今年二十四歲、識得字、做得詩、且是做人乖巧周

改身全家未爲不是每見有對賊死節而一家私滅無道者一个忠成九族戮傷哉

今我本官專房之寵、不比其他、你的說話、不差不差、依說是你妹子、你是舅爺了、你且在門房裏坐一坐、我去報與將軍知道、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金生在門房等着回話、不題、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死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爲你合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只得勉強依從、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知書曉事、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十分擡舉、百順千隨、翠翠雖是支陪笑語、却是無刻不思念丈夫、沒有快活的

日子心裏痴想緣分不斷或者還有時節相會、爭奈日復一日隨着李將軍東征西戰沒个定踪、不覺巳是六七年了、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禀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李將軍問翠翠道你家裏有个哥哥麽、翠翠心裏想道我那得有甚麽哥哥來、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不好說破故此托名遂轉口道是有个哥哥、多年隔別了、不知是也不是、且問他甚麽名字、纔曉得、李將軍道、管門的說是甚麽劉金定、翠翠聽得金定二字、心下痛如刀割、曉得是丈夫尋到此、來訪問的了、說道這果然是我哥哥我要

本色之甚

見他李將軍道、待我先出去見過了、然後來喚你、將軍分付蒼頭去請那劉秀才進來、蒼頭承命出來、領了金生進去、李將軍武夫出身、妄自尊大、走到廳上、居中坐下、金生只得向上再拜、將軍受了禮、問道秀才何來、金生道、金定姓劉、淮安人氏、先年亂離之中、有个妹子失散、聞得在將軍府中、特自本鄉到此、叩求一見、將軍見他儀度斯文、出言有序、喜動顏色道、舅舅請起、你令妹無恙、即當出來相見、傍邊站着一个童兒、叫名小豎、就叫他進去傳命道、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起初翠翠見說了、

正在心癢難熬之際聽得外面有請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急趨出廳中來擡頭一看果然是丈夫金定。碍着將軍眼睜睜在上面不好上前相認只得將錯就錯認了妹子叫聲哥哥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看官聽說若是此時說話的在傍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讓他夫妻講一程話敘一程闊豈不是湊趣的事爭奈將軍不做美好像個監場的御史一眼不煞坐在那裏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說不得一句私房話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昔爲同林鳥　今作分飛燕

相見難爲情　不如不相見

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做一首詩道、

今日何遷次、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今日翠翠道个光景、頗有些相似、然樂昌與徐德言、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一發要遮遮飾飾、恐怕識破、意思更難堪也、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鹵、看不出機關、毫沒甚麽疑心、

[illegible]

只道是當真的哥子、便認做舅舅親情的念頭重起來、對金生道、舅舅既是遠來、道途跋涉、心力勞困、可在我門下安息幾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分付拿出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安設床帳被席、是件整備、請金生在裏頭歇宿、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尋出機會與妻子相通、今見他如此認帳、正中心懷、欣然就書房裡宿了、只是心裡想着妻子、就在裡面好生難過、過了一夜、明早起來、小豎來報道、將軍請秀才廳上講話、將軍相見已畢、問道、令妹能識字、舅舅可

[illegible][illegible]甚麼、金生道、小生在鄉中、以儒爲業、那詩書是本等、就是經史百家、也多涉獵過的、有甚麼不曉得的、勾當、將軍喜道、不瞞舅舅說、我自小失學、遭遇亂世、靠着長鎗大戟、掙到此地位、幸得吾王寵任、趨附我的儘多、日逐賓客盈門、沒个人替我接待往來書扎堆滿、沒个人替我裁答、我好些不耐煩、今幸得舅舅到此、既然知書達禮、就在我門下做个記室、我也便當了好些、況關至親、料舅舅必不弃嫌的、舅舅心下何如、金生是要在裏頭的、荅道、只怕小生才能淺薄、不稱將軍任使、豈敢推辭、將軍見說、大喜、連忙在

穎衛之所以脫身也

裡頭去取出十來封書啟來、交與金生道、就煩舅舅替我看詳裏面意思、回他一回。我正爲這些難處、而今却好了。金生拿到書房裡去、從頭至尾、逐封逐封、備審來意、一一回答停當、將稿來與將軍看、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就帶些解說在裏頭。聽罷、將軍拍手道、妙、妙、句句。像我肚裏要說的話、好舅舅是天送來幫我的了。從此一發看待得甚厚、金生是个聰明的人、在他門下、知高識低、溫和待人、自內至外、沒一个不喜歡他的、他又愈加謹慎、說話也不敢聲高、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將軍得意、自不必說、却是金

此亦意氣

作主意只要安得身牢尋个空便見見妻子剖訴苦情亦且妻子隨着別人已經多年不知他心腹怎麼樣了也要與他說个倒斷誰想自聽前一見之後再不能勾相會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又恐怕生出疑心來反爲不美私下要用些計較通个消息怎當得閨閣深邃內外隔絕再不得一个便處日挨一日不覺已是幾个月了時值交秋天氣西風夜起白露爲霜獨處空房感嘆傷悲終夕不寐思量妻子翠翠這个時節綉圍錦帳同人臥起有甚不快活處不知心裏還記念着我否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恓時

嬌情

刻難過、乃將心事做成一詩道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可憐辜負月團圓

詩成、寫在一張箋紙上了、要寄進去與翠翠看、等他知其心事、但恐怕泄漏了風聲、生出一个計較來、把一件布袍拆開了領線、將詩藏在領內了、外邊仍舊縫好、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厮來、說道、天氣冷了、我身上單薄、這件布袍垢穢不堪、你替我拿到裏頭去、

交付我家妹子、叫他拆洗一拆洗、補一補、好拿來與我穿、再把出百來个錢與他道、我央你走走、與你這錢買菓兒喫、小監見了錢、千歡萬喜、有甚麼推托、拿了布袍、一徑到裏頭去、交與翠翠道、外邊劉官人叫拿進來付與翠娘整理的、翠翠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必有緣故、叫他放下了、過一日來拿、小監自去、翠翠把布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想道、是丈夫着身的衣服、我多時不與他縫綴了、眼淚索珠也似的掉將下來、又想道、丈夫到此多時、今日特地寄衣與我、決不是爲要拆洗、必有甚麼機關在裏面、掩了門、把

來細細拆將開來、剛拆得領頭、果然一張小小字紙、縫在裏面、却是一首詩、翠翠將來細讀、一頭讀、一頭哽哽咽咽、只是流淚、讀罷哭一聲道、我的親夫阿你、怎知我心事來、啣著眼淚、慢慢把布袍洗補好、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仍叫小豎拿出來、付與金生、金生接得拆開衣領看時、果然有了回信、也是一首詩、金生拭淚讀其詩道、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言藏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斛不早此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金生讀罷其詩、纔曉得翠翠出于不得已、其情已見、又見他把死來相許、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指望了、感切傷心、終日鬱悶涕泣、茶飯懶進、遂成痞鬲之疾、將軍也着了急（兵曰着而急也）、屢請醫生調治、又道是心病還須心上醫、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看看日重一日、只待不起、裡頭翠翠聞知此信、心如刀刺、只得對將軍說了、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將軍看見病勢已凶、不好阻他、當下依允、翠翠纔到得書房中來、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可憐金生在

床上、一絲兩氣轉動不得、翠翠見了、十分傷情、噙著眼淚、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低低喚道、哥哥掙扎着、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說罷、淚如泉湧、金生聽得聲音、撐開雙眼、見是妻子翠翠、扶他長嘆一聲道、妹妹、我不濟事了、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趁你在此、我死在你手裡了、也得瞑目、便叫翠翠坐在床邊、自家強掙起頭來、枕在翠翠膝上、奄然而逝、翠翠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報與將軍知道、將軍也着實可憐他、又恐怕苦壞了翠翠、分付從厚殯殮、替他在道場山腳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了、將棺木送去安葬、翠翠又

令人下淚

總是幻蹤不失之初心

言語可憐那得不慟

對將軍說了、自家親去送殯、並看墳塋封閉了、慟哭得幾番死去、叫醒、然後回來、自此精神恍惚、坐臥不寧、染成一病、李將軍多方醫救、翠翠心裏巴不得要死、並不肯服藥、展轉床蓆、將及兩月、一日請將軍進房來、帶着眼淚對他說道、妾自從十七歲上、拋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他鄉、眼前並無親人、止有一个哥哥、今又死了、妾病若畢竟不起、切記我言、可將我尸骨埋在哥哥傍邊、庶幾黃泉之下、兄妹也得相依、免做了他鄉孤鬼、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言畢大哭、將軍好生不忍、把好言安慰他、叫他休把閑事

縈心、且自將息、說不多幾時、昏沉上來、早已絕氣、將軍慟哭一番、念其臨終叮囑之言、不忍違他、果然將翠翠葬在金生塚傍、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雙、虧得詭認兄妹、死後倒得做一處了、已後 國朝洪武初年、于時張士誠已滅、天下一統、路途平靜、翠翠家裏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偶過道場山下、見有一所大房子、綠戸朱門、槐柳掩映、門前有兩个人、一男一女、打扮並肩坐着、僕人道、大戸人家家眷、打點遠避而過、忽聽得兩人聲喚、走近前去、看時、却是金生與翠翠、翠翠開口問父母存亡、及

鄉里光景、僕人一一回答已罷、僕人問道、娘子與郎君離了鄉里多年、爲何到在這里住家起來、翠翠道、起初兵亂時節、我被李將軍擄到這里、後來郎君遠來尋訪、將軍好意、仍把我（鬼話）歸還郎君、所以就僑居在此了、僕人道、小人而今就回淮安、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報與老爹安人知道、省得家中不知下落、終日懸望、翠翠道、如此最好、就領了道僕人進去、留他喫了晚飯、歇了一夜、明日將出一封書來、叫他多多拜上父母、僕人謝了、帶了書來到淮安、遞與劉老、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自然多道是兵戈阻

此原傳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付于客 天下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無端社 [illegible]

下了、忽見有家書回來、問是湖州寄來的、道兩人見住在湖州了、真个是喜從天降、叫齊了一家骨肉、盡來看這家書、元來是翠翠出名寫的、乃是長篇四六之書、書上寫道、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襲者漢日將傾、楚氛甚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亂離、乃至瓦全于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思故國而三魂屢散、良辰易邁、

止重發叙己事要不寫吩又日亦無是理

傷青鸞之件木雞怨、蝴爲侶、懶烏鴉之打、丹鳳雖應許而偶樂、終感激以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妻、王敦開閤而放妓、進呂踐當時之約、瀟湘有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柳雖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將謂瓶沈而簪折、豈期璧返而珠還、始同玉簫女兩世姻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致叮嚀、未奉甘音、先此申復、

酒飯却从何來

讀罷、大家歡喜、劉老問僕人道、你記得那里住的去處否、僕人道、好大房子、我在裏頭歇了一夜、打發了家書來的、怎不記得、劉老道、既如此、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會一會他夫妻來、當下劉老收拾盤纏、別了家裏、一同僕人徑奔湖州、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只叫得聲奇怪、連房屋影響多沒有、那里說起高堂大廈、惟有些野草荒烟、狐踪兎跡、茂林之中、兩个墳壠相連、劉老道、莫不錯了、僕人道、前日分明在此、與我喫的是湖州香稻米飯、苕溪中鮮鯽魚、烏程的酒、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怎會得錯、正疑

怪問、恰好有一个老僧杖錫而來、劉老與僕人問道老師父、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有个金官人同一个劉娘子在裏邊居住、今如何不見了、老僧道、此乃李將軍所塟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那有甚麽房子來、敢是見鬼了、劉老道、見有寫的家書寄來、故此相尋、今家書見在、豈有是鬼之理、急在纏袋裏摸出家書來一看、乃是一副白紙、纔曉得果然是鬼、這里正是他墳墓、因問老僧道、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我好去問他詳細、老僧道、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已爲　天朝誅滅、骨頭不知落在那里了、怎得有這樣

結構所見使衙本但又亦所不麻

墳土堆埋呢、你到何處尋去、到老兒說、知是二人已歿、不覺大慟、對着墳墓道、我的兒、你把一封書賺我千里遠來、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今我到此地了、你們却潛踪隱跡、沒處追尋、叫我怎生過得、我與你父子之情、人鬼可以無間、你若有靈、千萬見我一見、放下我的心罷、老僧道、老檀越不必傷悲、此二位官人去了、老僧定中、時得相見、老僧禪舍去此不遠、老檀越今日已晚、此間露立不便、且到禪舍中一宿、待老僧定中、與他討个消息回你、何如、訶老道、如此極感老師父指點、遂同僕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到

了祠舍中、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喫用、收拾房臥安頓好、老僧自入定去了、劉老進得禪房、正要上床、忽聽得門響處、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仔細看來、正是翠翠與金生、一同拜跪下去、悲啼宛轉、說不出話來。劉老也揮着眼淚、撫摩着翠翠道、兒、你有說話只管說來。翠翠道、向者不幸、遭値亂兵、忍恥偷生、離鄉背井、叫天無路、度日如年、幸得良人不弃、特來相訪、托名兄妹、暫得相見、隔絕夫婦、彼此含冤、以致良人先亡、兒亦繼沒、猶喜許我附葬、今得魂魄相依、惟恐家中不知、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兒與金郎生雖

異處、死却同歸、兒願已畢、父母勿以爲念、劉老聽罷、哭道、我今來此、只道你夫妻還在、要與你們同回故鄉、今卻雙雙去世、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遷于先塋之下、也不辜負我來這一番、翠翠道、向者因顧念雙親、寄此一書、今承父親遠至、足見慈愛、故不避幽冥、敢與金郎同來相見、骨肉已逢、足慰相思之苦、若遷骨之命、斷不敢從、劉老道、却是爲何、翠翠道、兒生前不得侍奉親闈、死後也該依傍祖壟、只是陰道尚靜、不宜勞擾、況且在此、溪山秀麗、草木榮華、又與金郎同棲一處、因近證三昧、聞妙理、不久就與金郎

心願只在此丘

托生重爲夫婦在此已安再不必提起他說了抱住劉老放聲大哭寺裏鐘鳴忽然散去劉老哭將醒來乃是南柯一夢老僧走到面前道夜來有所見否劉老一一述其夢中之言老僧道賢女輩精靈未泯其言可信也幽冥之事老檀越既已見得如此明白也不必傷悲了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一同僕人到城市中辦了些牲醴酒餚重到墓間澆奠一番哭了一場返棹歸淮安去了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行人多指爲佳話此乃生前隔別死後成雙猶自心願滿足顯出這許多靈異來眞乃是情之所鍾也有詩爲

證

連理何須一處栽　多情只願死同埋
試看金翠當年事　憒憒將軍更可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六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

呂使君情媾宦家妻　吳太守義配儒門女

詞曰

疎眉秀盼向春風還是宜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況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爲伊且盡觴玉

這一首詞名喚念奴嬌乃是宋朝使臣張孝純在粘

罕席上有所見之作、當時靖康之變、徽欽被擄、不知多少帝女王孫、被犬羊之類、群驅北去、正是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的時節、到得那里、誰管你是金枝玉葉、多被磨滅得可憐、有些顏色技藝的、纔有豪門大家收作奴婢、又算是有下落的了、其餘驅來逐去、如同犬彘一般、張孝純奉使到彼、宴中所在大將粘罕席上、見个吹笛勸酒的女子、是南方聲音、私下偷問他、乃是秦王（可憐）的公主、粘罕取以為婢、說罷嗚咽流涕、孝純不勝傷感、故賦此詞、後來金人將欽宗遷往大都燕京、在路行至平順州地方、駐宿在館驛之中、

時逢七夕佳節、金虜家規制是日官府在驛中排設酒肆、任從人沽酒會飲、欽宗自在內室坐下閒看外邊喧閙、只見一个鞑婆領了幾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這些、沽酒的座頭邊、或歌或舞或吹笛斟着酒勸着座客、座客吃罷各賞些錢鈔或是酒食之類、衆女子得了、就去納在鞑婆處、鞑婆又嫌多道少打那討得少的、這个鞑婆想就是中華老鴇兒一般、少間驛官叫一个皂衣吏典賚了酒食來送欽宗、其時欽宗只是軟巾長衣、秀才打扮、那鞑婆也不曉得是前日中朝的皇帝、道是客人吃酒差一个吹横笛的女子

到室內來伏侍女子看見是南邊官人心裡先自悽慘嗚嗚咽咽吹不成曲欽宗對女子道我是你的鄉人你東京是誰家女子那女子向外邊看了又看不敢一時就說直等那㺚婆站得遠了方說道我乃百王宮魏王孫女先嫁欽慈太后姪孫京城既破被賊人擄到此地賣在粘罕府中做婢後來主母嫉妬終日打罵轉賣與這个胡婦領了一同眾多女子在此日夜求討酒錢食物各有限數討來不勾就要痛打不知何時是了官人也是東京人想也是被擄來的下欽宗聽罷不好回言只是腤腤淚落目不忍視好

好打發了他出去這个女子便是張孝純席上所遇的那一个詞中說秦王幼女秦王乃是廷美之後徽宗時改封魏王魏王即秦王也真个是鳳子龍孫遭着不幸流落到這个地位豈不可憐然此乃是天地反常時節連皇帝也顧不得自家身子這樣事體不在話下還有个清平世界世代爲官的人家所遭不幸也墮落了的若不是幾个好人相逢怎能勾拔得个身子出來所以說

紅顏自古多薄命　若落娼流更可憐
但使逢人提掇起　淤泥原會長青蓮

話說宋時饒州德興縣，有个官人董賓卿，字仲臣，夫人是同縣祝氏，紹興初年官拜四川漢州太守，全家赴任。不想仲臣做不得幾時，歿在官上了，一家老小人口又多，路裡又遠，宦囊又薄，算計一時間歸來不得，只得就在那邊尋了房子權且駐下。仲臣長子元廣，也是祝家女婿，他有祖蔭在身，未及調官，今且守孝在漢州，三年服滿，正要別了母親兄弟，挈了家小赴闕，聽調待補官之後，看地方如何，再來商量搬取。面然不料未行之先，其妻祝氏又歿，遺有一女，元廣就在漢州娶了一个富家之女做了繼室，帶了妻女，

同到臨安補官得了房州竹山縣令地方窄小又且路遠也不能勾去四川接家屬只同妻女在衙中過了三年考滿又要進京當時挈家東下且喜竹山到臨安雖是路長却自長江下了船乃是一水之地有同行駐泊一船也是一个官人在內是四川人姓呂人多稱他爲呂使君也是到臨安公幹的這个官人年少風流模樣俊俏雖然是个官人還像个子弟一般棲泊相並兩邊彼此動問呂使君曉得董家之船是舊漢州太守的兒子在內他正是往年治下舊民過來相拜董元廣說起親屬尚在漢州居駐又兼繼

與此道題
紙求

室也是漢州人氏正是通家之誼大家道是在此聯舟相遇寔爲有緣彼此欣幸大凡出路之人長途寂寞巴不得尋些根絆圖个往來況且同是衣冠中體面相等往來㪅便因此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中就是我到你船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或是閑話眞个是無日不會就是骨肉相與不過如此這也是官員每出外的常事不想董家船上却動火了一个人你道是那个正是那竹山知縣的晚孺人元來董元廣這个繼室不是頭婚先前曾嫁過一个武官只因他丰姿妖艷情性淫蕩武官十分嬖愛儘力奉承日夜不

歇、淘虛了身子、一病而亡、青年少寡、那里熬得、待要嫁人、那邊廂人、鬧得他妖淫之名、沒人敢攬頭、故此肯嫁與外方、纔嫁這个董元廣、怎當得元廣稟性怯弱、一發不濟、再不能暢他的意、他欲心如火、無可煞渴之處、因見這呂使君丰容俊美、就了不得動火起來、況且同是四川人、鄉音慣熟、到比丈夫不同、但是到船中來、裡頭添茶煖酒、十分親熱、又抛聲調嗓、要他聽得、那呂使君乖巧之人、頗解其意、只礙着是同袍間、一時也下不得手、誰知那孺人、或是露半面、或是露全身、眉來眼去、恨不得一把抱了他進來、日間

眼裡火了，沒處瀉得、但是想起只做丈夫不着、不住的要幹事、弄得元廣一絲兩氣、支持不過、疾病上了身子、呂使君越來候問、慇懃曉夜無間、趁此就與董孺人眉目送情、兩下做光、已此有好幾分了、舟到臨安、董元廣病不能起、呂使君分付自己船上道、董爺是我通家、既然有恙、船上上去不得、連我行李也不必發上岸、只在船中下着、早晚可以照管、我所有公事、撞進城去勾當罷了、過了兩日、董元廣畢竟死了、呂使君出身替他經紀喪事、凡有相交來弔的只說通家情重、應得代勞、來往的人盡多讚歎他高義、出

世人昧[illegible]
[illegible]性乃[illegible]

人今時罕有那曉得他自有一副肚腸藏在裡頭不與人知道的正是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若當時身便死　一生眞偽有誰知

呂使君與董孺人計議道、饒州宋鄉文逵、蜀中信息難通、令公棺柩、不如就在臨安權且擇地安塟、他年親丁集會了、別作道理、商量已定、也都是呂使君攛掇、一面將棺柩厝頓停當、事體已完、孺人率領元廣前妻遺女、出來拜謝使君、孺人道、亡夫不幸、若非大人周全料理、賤妾煢煢母子、怎能勾亡夫入土、眞乃

還是孺人
行止要緊

是骨肉之恩也使君道、下官一路感蒙令公不棄、通家往來、正要久遠相處、豈知一旦棄撇、客途無人料理、此自是下官身上之事、小小出力、何足稱謝、只是殯事既畢、而今孺人還是作何行止、孺人道、亡夫家口盡在川中、妾身也是川中人、此閒並無親戚可投、只索原回到川中去、只是路途迢遞、煢煢母子、無可倚靠、寸步難行、如何是好、使君陪笑道孺人不必憂慮下官公事勾當一完、也要卽回川中、便、當、相、陪、同、往、只望孺人勿嫌棄足矣、孺人也含笑道、果得如此提挈、還鄉有日、寸心感激、豈敢忘報、使君帶着笑、去

个眼色道且看孺人報法何如兩人之言俱各有意彼此心照只是各自一隻官船人眼又多性急不便做手脚只好嚥乾唾而已有一隻商調錯葫蘆單道這難過的光景

兩情人各一舟總春心不自由只落得雙飛蝴蝶夢莊周活寃家猶然不聚頭又不知幾時消受抵多少眼穿腸斷爲牽牛

却說那呂使君只爲要營勾這董孺人把自家公事趲幹起了一面支持動身兩隻船厮幇着一路而行前前後後止隔着盈盈一水到了一个馬頭上董孺

乃孝還耳

此知亦且奈何

人整備着一席酒以謝孝爲名單請着呂使君呂使君聞召千歡萬喜打扮得十分俏倬趨過船來孺人笑容可掬迎進艙裡口口稱謝三杯茶罷安了席東西對坐了小女兒在孺人肩下打橫坐着那女兒止得十來歲未知甚麽頭腦見父親在時往來的只說道可以同坐吃酒的了船上外水的人見他們說的多是一口鄉談又見日逐往來甚密無非是關着至親的勾當那管其中就里誰曉得借酒爲名正好兩下做光的時節正是

茶爲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兩人飲酒中間言來語去彼目送情又不須用着馬泊六竟是自家覿面打話有什麽不成的事只是耳目衆多也要遮飾些個看看月色已上只得起身作別使君道匆匆別去孺人晚間寂寞如何消遣孺人會意荅道只好獨自个推窻看月耳使君曉得意思許他了也回道月色果好獨睡不穩也待要開窻玩月不可辜負此清光也你看兩人之言盡多有意一个說開窻一个說推窻分明約定晚間窻內走過相會了使君到了自家舩中叫心腹家僮分付船上要兩船相並幫着官船相對可以照管船上水手聽依

分付即把兩船緊緊靠着住了人靜之後使君悄悄起身把自己船艙裏窗輕輕推開來看那對船時節艙裡小窗虛掩使君在對窗咳嗽一聲那邊把兩扇小窗一齊開了月光之中露出身面正是孺人獨自个在那里使君悄悄跳過船來這里孺人也不躲閃兩下相偎相抱竟到房艙中床上幹那話兒去了

一个新寡的文君正要相如補空一个獨居的宋玉專待鄰女成雙一个是不繫之舟隨人牽挽一个如中流之檝惟我蕩搖沙邊鸂鶒好同眠水底鴛鴦堪比來

雲雨既畢使君道在下與孺人無意相逢豈知得諧夙願三生之幸也孺人道前日暫見君子已使妾不勝動念後來亡夫遭變多感尉全女流之輩無可別報今日報以此身願勿以妾自獻爲嫌他日相棄使妾失望耳使君道承子不棄且自歡娛不必多慮自此朝隱而出暮隱而入日以爲常雖外邊有人知道也不顧了一日正歡樂間使君忽然長嘆道目下幸得同路而行且喜蜀道尚遠還有幾時若一到彼地你自有家我自有室豈能長有此樂哉孺人道不是這樣說妾夫既身亡又無兒女若到漢州或恐親屬

拘礙、今在途中、惟妾得以自主、就此改嫁從君、不到那蓮家去了、誰人禁得我來、使君開言、不勝欣幸、道若得如此、是感厚情、在下益州成都郫縣、[illegible]有田宅、莊房儘可居住、那是此間去的便道、到得那里、我接你上去住了、打發了這兩隻船、董家人願隨的、就等他隨你住了、不願的、聽他到漢州去、或各自散去、漢州又遠、料那裏多是孤寡之人、誰管得到這裏的事、倘有人說話、只說你遺喪在途、我已聘娶為外室了、却也無奈我何、孺人道這個纔是長遠計較、只是我身邊還有這小孩子、是前室祝氏所生、今這個卻無

有宿負然何極乳

去處也是一槩使君道這个一發不打緊目下還小且留在身邊養着日後有人訪着還了他去沒人來訪等長大了不拘那裏若落了便是何足爲礙兩人一路商量的停停當當到了興縣果然兩船上東西盡情搬上去住了可惜董家竹山一任縣令所有宦資連妻女多屬之他人隨來的家人也儘有不平的却見主母已隨順了呂使君又是个官宦誰人敢與他爭得只有氣不伏不情願的當下四散而去呂使君雖然得了這一手便宜也被這一干去的人各處把這事播揚開了但是聞得的與舊時稱贊他高誼

的盡多譏他沒行止鄙薄其人至於董家關親的見說着這話一發切齒痛恨自不必說了董家關親的莫如祝氏最切他兩世嫁與董家有好些出仕的在外蓋多是他大人鈞弟兄叔侄之稱有一个祝次騫在朝爲官他正是董元廣的妻兄想着董氏一家飄零四散元廣妻女被人占據亦且不知去向日夜係心其時鄉中王恭肅公到四川做制使托他在所屬地方訪尋道里遼濶誰知下落乾道初年祝次騫任嘉州太守就除利路運使那呂使君正補着嘉州之缺蒞任與祝次騫交代呂使君曉得次騫是董家前

此老哲言。見他使其無地自容。且可以消得其甥女對一誤致月老姻之發笑也

妻之族、他幹了那件短行之事、怎有膽氣見他、遷延稽留、不敢前來、到任、祝次騫也恨着呂使君是貪獸一等人、心裡巴不得、不見他、趂他未來、把印授解卸、交與僚官、權時收着、竟自去了、呂使君到得任時、也就有人尋他別是非、彈上一本、朝廷震怒、狼狽而去、祝次騫枉在四川路上、做了一番的官、竟不曾訪得甥女兒的消耗、心中常時抱恨、也是人有不了之願、天意必然生出巧來、直到乾道丙戌年間、次騫之子祝東老、名震亨、又做了四川總幹之職、受了檄文、前往成都公幹、道經綿州、綿州太守吳仲廣出來迎着、

置酒相款仲廣元是待制學士出身極是風流文采的人是日郡中開宴凡是應得承直的娼優無一不集東老坐間看見戶椽傍邊立着一个妓女姿態恬雅宛然閨閣中人絶無一點輕狂之度東老注目不瞬看勾多時却好隊中行首到面前來斟酒東老且不接他的酒指着那戶椽傍邊的妓女問他道這個个是那個行首笑道官人喜他麽東老道不是喜他我看他有好些與你們不同處心下疑怪故此問你行首道他叫得薛倩東老正要細問與太守走出席來斟着已就來勸東老只得住了話頭接着太守手

妙在撩酸字意

中之滿放下席間却推辭道賤量定不能飲只可小杯適與太守看見行首正在傍邊就指着巨觥分付道你可在此奉着總幹是必要總幹飲乾不然就要罰你行首笑道不須罰小的若要總幹多飲只叫薛倩來勸自然毫不推辭與太守也笑道說得古怪想是總幹曾與他相識麼東老道震亨從來不曾到大府這裏何緣得與此輩相接太守反問行首道這等你爲何這般說行首道適間總幹殷殷問及好生垂情于他東老道適纔邂逅之間見他標格如野鶴在鷄群據下官看起來不像是個中之人心裡疑惑所

以在此詢問他爲首的豈關有甚別意來太守道既然如此只叫薛倩侍在總幹席傍勸酒罷了行首領命就喚將薛倩來侍著東老正要問他來歷恰中下懷命取一个小杯子賜他坐了低問他道我看你定然不是風塵中人爲何在此薛倩不敢答應只嘆口氣把閒話支吾過去東老越越疑心過會又問道你可實對我說薛倩只是不開口要說又住了東老道直說不妨薛倩道說也無幹落得羞人東老道你儘說與我知道爲知無益薛倩道尋常盤問不過不敢不說其實說來可羞我本好人家兒女祖父俱曾做

官所遺不幸失身辱地只是前生業債所欠今世償還說他怎的東老惻然動心道汝祖汝父莫不是漢州知州竹山知縣麼薛倩大驚哭將起來道官人如何得知東老道果若是汝母當姓祝了薛倩道後來的是繼母生身亡母正是姓祝東老道汝母乃我姑娘也不幸早亡我問你與繼母流落于外尋覓多年竟無消耗不期邂逅于此却為何失身妓籍可備與我說薛倩道自從父親亡後所有呂使君來照管喪事與同繼母一路歸川豈知得到川中經過他家門首竟自盡室占為己有繼母與我多隨他居住多年

亦來蕭詔人又弄成一个了

那年壞官回家懊懊不快一病而亡連繼母無所倚靠便將我出賣得了些錢遂入妓籍今已是一年多了追想父親在時年紀雖小猶然目前豈知流落風塵到了這个地位苦毋失聲大哭東老不覺也哭將起來初時說話低微衆人見他交頭接耳盡見道無非是此調情肉麻之態那里管他就裡直見兩人多哭做一堆方纔一座驚駭盡來詰問東老道此話甚長不是今日立談可盡況且還要費好些周折改日當與守公細說罷了太守也有些疑心不好再問酒罷各散東老自向公館中歇宿去了薛倩

薛媽恣賞賜可若知自此大女姪不來也

到得家裡、把席間事體對薛媽說道、總幹官府、是我親眷、今日說起、已自惆悵、明日可到他寓館一見、必有出格賞賜、薛媽千歡萬喜、到了第二日、薛媽率領了薛倩、來到總幹館舍前求見、視東老見說、即叫放他母子進來、正要與他細話、只見報說太守吳仲廣也來了、東老笑對薛倩道、來得正好、薛倩母子、多未知其意、太守下得轎、薛倩走過去先叩了頭、太守笑道、昨日哭得不勾、今日又來補麼、東老道、正要見守公、說昨日哭的緣故、此子之父蕭元廣、乃竹山知縣、祖父仲臣、是漢州太守、兩世衣冠之後、只因祖亦漢

州、父又歿於都下、妻女臨江舟次所遇匪人、流落到此地、位乞求守公、急為除去樂籍、太守惻然道、元來如此、除籍在下官所司、甚為易事、但除籍之後、此女畢竟如何、若明公有意、當為效勞、更老道、不是這話、此女之母、即是下官之姑、下官正與此女為嫡表兄妹、今既相遇、必須擇个良人、嫁與他以了其終身、但下官尚有公事須去、一時未得便有這樣湊巧的、愚意欲將此女、暫托之尊夫人處、安頓幾時、下官且到成都、往回一番、待此行所得諸公及諸郡餽遺路贐之物、悉將來為此女的嫁資、慢慢揀選一个佳婿與

他也完我做親眷的心事太守笑道天下義事豈可讓公一人做盡了我也當出二十萬錢爲助東老還守公如此高義此女不幸中大幸矣當下分付薛倩隨着吳太守到衙中奶奶處住着等我來時再處太守帶着自去東老叫薛媽過來先賞了他十千錢說道薛倩身價在我身上加利還你薛媽見了是官府做主怎敢有違只得凄凄凉凉自去了東老一面往成都進發不題且說吳太守帶得薛倩到衙裡來叫他見過了夫人說了這些緣故叫夫人好好看待他夫人應允了吳太守在衙裡仔細把薛倩舉動看了

（吳太守若非吳召倩若此女不能免矣）

多時見他仍是滿面憂愁不欣的嘆氣心裡忖道他是好人家兒女一向陷落那不得意是怪他不得的今既已遇着表兄相在收在官衙他日打點嫁人已提挈在好處了爲何還如此不快他心中畢竟還有捨不下的事教夫人緩緩盤問他備細薛倩初時不肯說吳太守對他道不拘有甚麼心事只管明白說來我就與你做主薛倩方纔說道官人再三盤問不敢不說說來也是枉然的太守道你且說來看是如何薛倩道賤妾心中寔是有一個人放他不下所以被官人看破了太守道是甚麼人薛倩道妾身雖在

烟花之中、那些浮浪子弟來、皆傾心交往、只有一个書生、年方弱冠、尚未娶妻、曾到妾家往來、彼此相愛、他也曉得妾身出于良家、深加憫恤、越覺情濃、但是入城、必來相叙、他家父母知道、拿回家去、痛打一頓、鎖禁在書房中、以後雖是時或有个信來、再不能勾見他一面了、今蒙官人每擡舉、若脫離了此地、料此書生無緣再會、所以不覺心中怏怏、撇放不開、豈知被官人看了出來、太守道、那个書生姓甚麼、薛倩道、姓史、是个秀才、家在鄉間、太守道、他父親是甚麼人、薛倩道、是个老學究、太守道、他多少家事、要得你起

[illegible]

麼、薛倩道、因是寒儒之家、那書生雖往來了幾番、怎自力量不能、破費不多、只爲情上難捨、頻來看覷、他家兀自道破壞了家私、狠下禁鎖、怎肯錢財要得娶身、太守道、你看得他做人如何、可真心得意他否、薛倩道、做人是个忠誠有餘的、不是那班輕薄少年、所以妾身也十分敬愛、誰知反爲妾受累、而今就得意也沒處說了、說罷、早又眼淚落將出來、太守問得明白、出堂去、僉了一張密票、差一个公人、撥與一匹快馬、急取衢州學史秀才到州、有官司勾當、不可遲緩、公人得了密票、狐假虎威、扯做了一場火急勢頭、隨

下鄉來、敲進史家門、去將硃筆官票與看、乃是府間遣馬追取秀才、立等回話的公事、史家父子驚得呆了、各沒想處、那老史埋怨兒子道、定是你終日宿娼、被他家告害了、再無他事、史秀才道、府尊大人取我、又遣一疋馬來、焉知不是文賦上邉有甚麽相商處、老史道、好來請你、柬帖不用、一个出張硃票、史秀才道、決是沒人告我、父子兩个、胡猜不住、公人只催起身、老史只得去收拾酒飯、待了公人、又送了些辛苦錢、打發兒子起身、到州裡來、正是

烏鴉喜鵲同群、　吉凶全然未保、

今日提將官去　范回頭皮送了、

史生同了宮差一程來到州中、不知甚麼事、穿了小服、進見太守、太守教換了公服相見、史生纔把疑心放下了好些、換了衣服、進去行禮已畢、太守問道、秀才家小小年紀、怎不苦志讀書、倒來非禮之地頻遊、何也、史生道、小生誦讀詩書、頗知禮法、進窗自守、從不遊甚非禮之地、太守笑道、也曾去薛家走走麼、史生見道着真話、通紅了兩頰、道、不敢欺大人、客寓州城、誦讀餘功、偶與朋友輩適興閒步、容或有之、並無越禮之事、太守又道、秀才家說話不必遮飾、試把

不敢請耳
固所願也

與薛倩往來事情、皆訴我知道、史生見問得親切、曉得瞞不過了、只得答道、大人問及下此、[illegible]相誑、此女雖落娼地、實非娼流、乃名門宦裔、不幸至此、小生偶得邂逅、見其標格、有似良人、問得其詳、不勝義憤、自惜身微力薄、不能拔之風塵、所以憐而與游、雖係兒女子之私、寔亦士君子之念、然如此鄙事、不知大人何以知而問及、殊深惶恐、只得實陳、伏乞大人容恕、太守道、而今假若以此女嘱足下、足下願以之爲室家否、史生道、淤泥靑蓮、亦願加以拂拭、但貧士所不能、不敢妄想、太守笑道、且站在一邊、我教你看一

件事就將一枝簽喚將薛媽來、薛媽慌忙來見太守、太守叫庫吏取出一百道官券來、與他道、昨聞你買薛倩身價、止得錢七十千、今加你價三十千、共一百道、你可領者、時史生站在傍邊、太守用手指着對薛媽道、汝女已嫁此秀才了、此官券即是我與秀才出的聘禮也、薛媽不敢違拗、只得收了、當下認得史生的、又不好問得緣故、老媽們心性、見了一百千算來不虧了本、隨他女兒短長、也不在他心上、不曾三七二十一、歡歡喜喜自出去了、此時史生看見太守如此發放、不曉其意、心中想道、難道太守肯出己錢討

撥下來　提

來與我不成，這怎麼解出了神汝可想處。太守喚史生過來，笑道：足下苦貧不能得娶，適間已為足下下聘了，今以此女與足下為室，可喜歡麼？史生扣頭道：不知大人何以有此天恩，出自望外，豈不踴躍。但家有嚴父，不敢不告，若知所娶娼女，事亦未必可諧，所慮在此耳。太守道：你還不知，此女為總幹祝使君表妹，前日在此相遇，已托下官脫了樂籍，俟成都歸來，替他擇壻。下官見此義舉，原許以二十萬錢助嫁。今此女見在我衙中，昨日見他心事不決，問得其故，知與足下兩意相孚，不得成就，下官為此相請，欲為你

兩人成此好事。適間已將十萬錢還了薛媼。今再以十萬錢助足下婚禮。以完下官口信。待總幹來時。整備成親。若尊人問及。不必再提起薛家。只說總幹表妹。下官爲媒。無可慮也。史生見說。歡喜非常。謝道。鯫生何幸。有此奇緣。得此恩遇。雖粉骨碎身。難以稱報。太守又叫庫吏取一百道官劵。付與史生。史生領下。拜謝而去。看見丹墀之下。荷花正開。賦詩一首。以見感恩之意。詩云。

蓮染青泥埋暗香。　東君移取一齊芳。
擎珠擬作啣環報。　已學葵心映日光。

未有見利而不啗者

史生到得家裡、照依太守說的話、回覆了父母、父母道是喜從天降、不費一錢、攀了好親事、又且見有許多官府拿回家來、問其來歷、說道是太守助的花燭之費、一發支持有餘、十分快活、一面整頓酒筵各項、只等總幹回信不題、却說吳太守雖已定下了史生在薛倩面前只不說破、隔得一月、祝東老成都事畢、重回綿州來見太守、一見便說表妹之事、太守道、別後已幹辦得一个佳壻在此、只等明公來便可嫁了、東老道此行所得、合來有五十萬、今當悉以付彼、使其成家立業、太守道下官所許二十萬、已將十萬還

其身價十萬、倘其婚資、今又有此助、可以不憂生計、况其人可倚、明公可以安心了、東老道、壻是何人、太守道、是个書生、姓史、今即去召他來相見、東老道、書生最好、太守立刻命人去召將史秀才來到、敎他見了東老、東老見他少年、丰姿出衆、心裡甚喜、太守即擇取來日大吉、叫他備轎、明日到州、迎娶家去、大守回衙、對薛倩道、總幹已到、佳壻已擇得有人、看定明日成婚、婚資多備、從此爲良人婦了、薛倩心裏且喜且悲、喜的是廝得遇着親眷、又得太守做主、脫了賤地、嫁个丈夫、立了婦名、悲的是心上書生、從此再不

想殺本中衣不足奇也太守官難及矣

能勾相會了、正是

咲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早知燈是火　落得放心安

明日祝東老早到州中坐在後堂與太守說了、教薛倩出來相見、東老卽將五十萬錢之數、交與薛倩道、聊助子妝奩之費、少盡姊表之情、只無端累守公破費二十萬、甚爲不安、太守笑道、如此美事、豈可不許我費一分、薛倩叩謝不已、東老道、猶是守公所擇、頗爲得人、終身可傍矣、太守笑道、猶是令表妹所自擇、與下官無干、東老與薛倩俱愕然不解、太守道少

須自見。正話間門上進稟史秀才迎婚轎到。太守立請史秀才進來。指着史生對薛倩道。前日你再三不肯說。我道說明白了。好與你做主。今以此生爲汝夫。汝心中沒有不足處了麼。薛倩見說。方敢擡眼一看。正是平日心上之人。方曉得適間之言。心下暗地喜歡無盡。太守立命取香案。敎他兩人拜了天地。已畢。兩人隨即拜謝了總幹與太守。太守分付花紅羊酒。鼓樂送到他家。東老又命從人擡了這五十萬嫁資。一齊送到史家。家裡來。史家老兒只說是娶得總幹的表妹。以此爲榮。却不知就是兒子前日爲閙了厮

開的表子後來漸漸明白、却見兩處大官府做主、又平白得了許多嫁資、也心滿意足了、史生夫妻二人感激吳太守、做个木主、供在家堂、奉祀香火不絕、次年史生得預鄉薦、東老又着人去漢州訪着了董氏兄弟、托與本處運使、周給了好些生計、來通知史生夫妻二人、教他相通往來、史生後來得第、好生照管妻家、漢州之後、得以不絕、此乃是不幸中之幸、遭遇得好人、有此結果、不然世上的人多似呂使君那兩代爲官之後、到底墮落了、天網恢恢、正不知呂使君子女又如何哩、

公卿宜淫、誤人兒女、不過手授、焉復其所、
瞻彼穹廬、涕零如雨、千載傷心、王孫帝主、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七終

刻拍案驚奇卷之八

沈將仕三千買笑錢　王朝議一夜迷魂陣

風月襟懷圖取歡來戲場中儘有安排呼盧博賽豈不豪哉費自家心自家力自家財慣弄喬才巧妝成科諢難猜非關此輩總自家痴自家狠自家獃　詞寄行香子

這首詞說着人世上諸般戲事皆可遣興陶情惟有賭博一途最是爲害不淺蓋因世間人總是一个貪心所使見那守分的一日裏辛辛苦苦巴着生理不

道盡博場面光景

能勾近得多少錢那賭場中一得了采精金白銀只在一兩擲骰子上收了許多來豈不是个不費本錢的好生理豈知有這幾擲贏便有幾擲輸贏時節道是倘來之物就有粘頭的討賞的帮襯的大家來撮哄這時節意氣揚揚出之不吝到得贏骰過了輸骰齊到不知不覺的弄个罄淨却多是自家肉裏錢傷邊的人不曾帮了他一文所以只是輸的多贏的少有的不伏道我贏了就住不到得輸就是了這句話恰似有理却是那一个如此把得定有的巴了千錢要萬錢人心不足不肯住的有的乘著勝采只道是

果花靡且大頭并他矣

常得如此高興了不肯住的、方的怕別人譏誚他小家子相礙上得下不好住的、及至臨後輸來、雖海無及、道先前不曾住得、如今雖道就罷、一發住不成了不到得并完決不收場、況且又有一落場便輸了的總有幾擲贏散、不勾番本、怎好住得、到得番本到手又望多少贏些、那里肯住、所以一就了這件滋味。定是無明無夜、拋家失業、失魂落魄、忘飡廢寢的。朋友們譏評妻子們怨悵到此地位一總不理只是心心念念記挂此事、一似擲骰墳、并再沒個滿的日子了、全不想錢財自命裏帶來人人各有分限、豈由你空

眉

手博來做得人家的不要說不能勾贏就是贏了未必是福處宋熈寧年間相國寺前有一相士極相得着其門如市彼時南省開科紛紛舉子多來扣問得失他一一決來各數不爽有一舉子姓丁名湜隨衆往訪相士看見大驚道先輩氣色極高吾在此閲人多矣無出君右者據某所見便當第一人及第問了姓名相士就取筆在手大書數字于紙云今年狀元是丁湜粘在壁上向丁生拱手道留爲後驗丁生大喜自負別了相士走回寓中來不覺心神暢快思量要尋个樂處元來這丁生少年才俊却有个僻性酷

好的是賭博、在家時、先曾敗掉好些家資、被父親鎖閉空室、要餓死他、其家中老嫗憐之、破壁得逃、到得京師補試太學、幸得南省奏名、只待廷試、心緒閒暇、此興轉高、況兼破費了許多家私、學得一番奢遮手段、手到處會贏、心中技癢不過、鬧得同榜中有兩个四川舉子、带得多資、亦好賭博、丁生爲个請帖、着家童請他二人到酒樓上飲酒、二人欣然領命而來、分賓主坐定、飲到半酣、丁生家童另將一个包袱放在左邊、一張桌子上面、取出一个匣子、開了拿出一對賞鍾來、二客看見匣子裏面藏着許多戲具、乃是骨

牌雙陸圍棋象棋及五木骰子枚馬之類無非賭博場上用的曉得丁生好此又瞯着兩人心下所好相視而笑丁生便道我們要着酒與三人共賭一回取樂何如兩人拍手道絕妙絕妙一齊立起來看樓上傍邊有一小閣丁生指着道這裏頭到幽静些遂叫取了博具一同到閣中來相約道我輩今日逢場作戲係是彼此同袍十分大有勝負忒難爲人了每人只以萬錢爲率盡數贏了止得三萬盡數輸了不過一萬圖个發興消閒而已說定了方纔下場相博起來初時果然不十分大來往到得擲到興頭上你強

我賽各要爭雄、一二萬錢只好做一擲、怎好就歇得手、兩人又着家童到下處再取東西、下着本錢、頻頻添入、不記其次、丁生煞是好手段、越贏得來精神越旺、兩人不伏輸、狠將注頭亂推、要博轉來、一注大似一注、怎當得丁生連擲勝采、兩人出注、正如衆流歸海、儘數趕在丁生處了、直贏得兩人油乾火盡、兩人也怕起來、只得忍着性子住了、垂首喪氣而別、丁生總計所贏、共有六百萬錢、命家童等歸寓中歡喜無盡、隔了兩日又到相士店裏來走走、意欲再審問他前日言語的確、纔進門來、相士一見大驚道、先輩

為何氣色大變連中尚多不能了何況魁選急將前日所粘在壁上這一條紙扯下來扯得粉碎嘆道壞了我名聲此番不准了可恨可恨丁生慌了道前日小生原無此望是足下如此相許今日為何改了口此是何故相士道相人功名先觀天庭氣色前日黃亮潤澤非大魁無此等光景所以相許今變得枯焦且黑滯了那裡還望功名莫非先生有甚設心不良做了些甚剋剝之事有負神明麼試想一想看丁生悚然便把賭博得勝之事說出來道難道是為此戲事相士道你莫說是戲事關着財物便有神明主張非。

義之得、自然減福、丁生悔之無及、忖了一忖、問相士道、我如今盡數還了他、敢怕仍舊不妨了、相士道、纔一發心、暗中神明便知、果能悔過、還可占甲科、但名次不能如舊、五人之下可望、切須留心、丁生亟回寓所、着人去請將二人到寓、兩人只道是又來斜賭、正要番手、三腳兩步、忙忙過來、丁生相見了、道前日偶爾作戲、大家在客中、豈有實得所贏錢物之理、今日特請兩位過來、奉還原物、兩人出于不意、道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們翻些纔使得、丁生道、道義朋友、豈可以一時戲頑損傷客

貪之何所不能所得知此

養財物小弟誓不敢取一文也不敢再做此等事了即叫家童各將前物竟送還兩人下處兩人喜出望外道是丁生非常高誼千恩萬謝而去豈知丁生原爲着自己功名要緊故依着相士之言改了前非後來廷試唱名果中徐鐸榜第六人相士之術不差毫釐若非是這一番賭這狀頭穩是丁湜不讓別人了今低了五名又還虧得悔過遷善還了他人錢物尚得高標倘貪了小便宜執迷不悟不弄得功名沒分了所以說錢財有分限靠着賭博得來便贏了也不是好事況且有此等近利之事便有一番謀利之術

有一夥賭中光棍、慣一結了一班窩與、局騙少年子弟、俗名謂之相識、用鉛沙灌成藥骰、有輕有重、將手指撚將轉來、撚得得法、拋下去多是贏色、若任意拋下、十擲九輸、又有慣使手法、捧紅坐六的、又有陰陽出注、推班出色的、那不識事的小二哥、一團高興、好歹要賭、俗名喚做酒頭、落在套中、出身不得、誰有得與你贏了去、奉勸人家子弟莫要痴心想別人的、看取丁湜故事、就贏了也要折了狀元之福、何況没福的、何況必輸的、不如學好守本分的爲是、有詩爲証

財是他人物、　痴心何用貪、

癡與多失節　飢飽亦相參

輸去中心苦　贏來眾口傳

到頭終一敗　辛苦為誰甜

小子只爲苦口勸着世人，休耍賭博，却想起一个人來，沒事閒遊，撞在光棍手裏，不知不覺弄去一賭，賭得精光，沒些巴鼻，說得來好笑好聽。

風流誤人綺羅叢　自許通宵倚翠紅

誰道醉翁非在酒　却教眨眼盡成空

這本話文乃在宋朝道君皇帝宣和年間，平江府有一个官人，姓沈，承着祖上官蔭，應授將仕郎之職，赴

京聽調、這个將仕家道豐厚、年紀又不多、帶了許多金銀寶貨在身邊、少年心性、好的是那歌樓舞榭、倚翠偎紅、綠水青山、閒茶浪酒、沉湎、兼身伴有的是東西、只要撞得个樂意所在、揮金如土、毫無吝色、大凡世情如此、纔是有个撒漫使錢的勤兒、便有那幇閒貫嬾的陪奉來了、寓所差不多遠、有兩个游手人戶、一个姓鄭、一个姓李、總是些没頭鬼、也没个甚麽真名號、只叫做鄭十哥、李三哥、終日來沈將仕下處、與他同坐同起、同飲同飡、沈將仕一刻也離不得他二人、他二人也有時破些錢鈔、請沈將仕到平康里中好

妳北大占在出意就所於、

姊妹家裏擺個還席、喫得高興、就在姊妹人家宿了、少不得串同了他家、扶頭打差、一路兒撮哄、弄出些錢鈔、大家有分、決不到得白折了本、惱得沈將仕壯年貪色、心性不常、略略得味、就要跳槽、不迷戀着一個、也不能起發他大主錢財、只好和哄過日、常得嘴頭肥膩而已、如是盤桓將及半年、城中樂地也沒有不游到的所在了、一日沈將仕與兩人商議道、我們城中各處多遍了、況且塵囂嘈雜、沒甚景趣、我要城外野曠去處走走、散心耍子一回、何如、鄭十李三道、有興有興、大官人一發在行得緊、只是今日有些小

事未完、不得相陪、若得趲至明日便好、沈將仕道、就是明日無妨、却不可悞期、鄭李二人道、大官人如此高懷、我輩若有个推故、不去便是俗物了、明日准來相陪、就是兩人別去了、一夜到得次日、來約沈將仕道、城外之興何如、沈將仕道、專等專等、鄭十道、不知大官人轎去馬去、李三道、要去閒步散心、又不赶甚路程、要那轎馬何用、沈將仕道、三哥說得是、有這些人隨着、便要來催你東去西去、不得自由、我們只是散步消遣、要行要止、憑得自家、豈不爲妙、只帶个把家僮去跟跟便了、沈將仕身邊有物、放心不下、叫个

不知放在下處的緊要

貼身安童背著一个皮箱、隨在身後、一同鄭李二人、踱出長安門外來、但見

甫離城廓、漸遠市塵、參差古樹遶河流、漾蕩游絲飛野岸、布帘沽酒處、惟有那幾村老來、管小艇載魚還、多是牧豎樵夫來問、炊烟四起、黑雲影裏有人家、路徑多岐、青草痕中爲孔道、別是一番野趣、頓教忘却塵情、

三人信步而行、觀玩景緻、一頭說話、一頭走路、迤邐有二三里之遠、來到一个塘邊、只見幾个粗腿大脚的漢子、赤剝了上身、手提著皮鞭、牽著五七匹好馬、

在池塘裡洗浴看見他三人走來至近一齊跳出塘子慌忙將衣服穿上望着三人齊聲迎候沈將仕驚疑問二人道此輩素非相識為何見吾三人恭敬如此鄭李兩人道此王朝議使君之隷卒也使君與吾兩人最相厚善故此並見吾等走過不敢怠慢沈將仕道元來這个緣故我也道為何無因至前三人又一頭說一頭走離池邊上前又數百步遠了李三忽然叫沈將仕一聲道大官人我們何話商量着沈將仕道甚話李三道今日之游頗得野興只是信步浪走沒个住腳的去處若便是這樣轉去了又無意味

果有若干原是滿前恐怕聖賢能不動心

何不就騎着適纔王公之馬拜一拜王公豈不是妙沈將仕道王公是何人我却不曾認得怎好拜他李三道此老極是个妙人他曾為一大郡守家貲絕富姬妾極多他最喜的是賓客往來款接不勌今年紀已老又有了些痰病諸姬妾皆有離心却是他防禁嚴密除了我兩人忘形相知得以相見平時等閒不放出外邊來那些姬妾無事只是終日合伴頑要而已若吾輩去看他他是極喜的大官人雖不曾相會有吾輩同往只說道欽慕高雅願一識荆他看見是吾每的好友自不敢輕吾兩人再遞一个春與他等

逐節有致逗

他曉得大官人是在京調官的衣冠一脈一發注意了必有極精的飲饌相款吾每且落得開懷快暢他一晚也是有興的事強如寂寂寞寞仍舊三人走了回去沈將仕心裏未決鄭十又道此老真是會快活的人有了許多美妾他却又在朋友面上十分殷勤尋出興趣來更兼留心飲饌必要精潔惟恐朋友們不中意喫得不盡興只這一片高興熱腸何處再討得有大官人既到此地也該認一認這个人不可錯過沈將仕也喜道果然如此便同二位拜他一拜也好李三道我每原同到池邊要了他的馬去於是三

人同路而回、走到池邊、鄭李大聲叫道、帶四个馬過來、看馬的不敢違慢、答應道、家爺的馬、官人們要騎、儘意騎坐、就是鄭李與沈將仕各騎了一匹、連沈家家僮捧着箱兒、也騎了一匹、看馬的帶住了馬頭、問道、官人每要往那里去、鄭生將鞭稍指道、到你爺家裏去、看馬的道、曉得了、在前走着引路、三人聯鑣按轡而行、轉過兩个坊曲、見一所高門、李三道、到了、到了、鄭十哥且陪大官人站一會、待我先進去報知了、好出來相迎、沈將仕開了箱、取个名帖、與李三帶了、報去、李三進門內去了、少歇出來道、主人聽得有新

客到此甚是喜歡、只是久病倦懶、怕着冠帶、願求便服相見、沈將仕道、論來初次拜謁、禮該具服、今主人有命、恐怕反勞、若許便服、最爲灑脫、李三又進去說了、只見王朝議命兩个安童扶了、一同李三出來迎客、沈將仕舉眼看時、但見

儀度端莊、容顏羸瘦、一前一却、渾如野雀步罡、半喘半吁、大似吳牛見月、深淺弱不思而得、是鶯鶯班裏習將來、長短氣不約而同、敢鶯燕窩中輸了去。

沈將仕見王朝議雖是衰老模樣、自然是士大夫體

段肅然起敬王朝議見沈將仕少年丰采不覺笑逐顏開拱進堂來沈將仕與二人俱與朝議相見了沈將仕敘了些仰慕的說話道李鄭兩兄爲紹介得以識荆剛快夙心實出唐突王朝議道兩君之友即僕友也況兩君勝士相與的必是高賢老朽何幸得以晤接茶罷朝議揖客進了東軒分付當直的設席款待分付不多時杯盤菓餚傾刻即至沈將仕看那雖不怎的大擺設却多精美雅潔色色在行不是等閒人家辦得出的朝議謙道一時不能治具菜蔬小酌勿怪輕褻鄭李二人道沈君及是脫灑人既忝愛

輩相知、原不必認作新客、只管盡主人之興、喫酒便是、不必過謙了、小童二人、頻頻斟酒、三个客人忘懷大醉、主人勉強支陪、看看天晚、點上燈來、朝議又陪了一晌、忽然喉中發喘、連嗽不止、痰聲曳鋸、也似響震四座、支吾不得、叫兩个小童扶了、立起身來道、賤體不快、上客光顧、不能盡主禮、却怎的好、對鄭生道、没奈何了、有煩鄭兄代作主人、請客隨意劇飲、不要阻興、老朽畧去歇息一會、煮藥喫了、少定、即來奉陪、恕罪恕罪、朝議一面同兩个小童扶擁而去、剩得他三个在座、小童也不出來斟酒了、李三道、等我尋人

此是突起奇峰

去起身走了進去沈將仕見主人去了酒席闌珊心裏有些失望欲待要辭了回去又不曾別得主人撇且餘興還未盡只得走下庭中散步忽然聽得一陣歡呼擲骰子聲循聲覓去却在軒後一小閣中有些燈影在窗隙裏射將出來沈將仕將窗隙弄大了些窺看裡面不看時萬事全休一看看見了真是

酥麻了半壁　軟癱做一堆

你道裡頭是甚光景但見

明燭高燒巨案中列擲盧賽雉纖纖玉手擎成喝六呼么點點朱唇吐就金步搖玉條脫盡爲孤注

爭雄、風流陣、肉屏風、克自和盤托出、若非廣寒殿裡怎能勾如許仙風、不是金谷園中何處來若干媚質、任是愚人須縮舌、怎教浪子不輸心、

元來沈將仕窗隙中看去、見裡頭是美女七八人、環立在一張八仙桌外、桌上明晃晃點着一枝高燭、中間放下酒榼一架、一个骰盆、盆邊七八堆采物、每一美女面前一堆、是將來作注賭采的、衆女揎拳裸袖各欲爭雄、燈下偸眼看去、真個个个如嫦娥出世、丰姿態度、目中所罕見、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看得目不轉睛、頑涎亂吐、正在禁架不定之際、只見適个

李三不知在那里走將進去也攛在裏頭了抓起色子便待要擲下去衆女賭到閙深處忽見是李三下注盡嚷道李秀才你又來鬼厮攪打斷我姊妹們興頭李三頑着臉皮道便等我在裏頭與賢妹們幇興一幇興也好一个女子道總是熟人不妨事要來便來不要潑子氣快擺下注錢來衆女道看這个酸鬼那里數得起大注一遍一句譏誚着李三擲一擲做一个鬼臉大家把他來做一个取笑的物事李三只是忍着羞皮着臉憑他劈面啐來只是頑鈍無恥挨在幇裏一槩將不分彼此竟大家着他在裏面擲了

慾念遊淫情辭何難亦動況血氣未定者乎

沈將仕看見李三情狀、一發神魂搖蕩、頓足道、真神仙境界也、若使吾得似李三、也在裏頭廝混得一場、死也甘心、急得心癢難熬、好似熱地上蜒蚰一歇兒立脚不定、急走來要與鄭十商量、鄭十正獨自个坐在前軒打盹、沈將仕急搖他醒來道、虧你還睡得着、我們一樣到此、李三哥却落在缸裏了、鄭十道、怎麽的、沈將仕扯了他手、竟到窗隙邊來、指着裡面道、你看麽、鄭十打眼一看、果然李三與群女在裡頭混賭、鄭十對沈將仕道、這个李三好沒廉恥、沈將仕道、如此勝會、怎生知會他一聲、設法我也在裡頭去擲

擲兒也不枉了今日來走這一番鄭十道諸女皆王公侍兒此老方才去眠宿了諸女得閒在此頑耍吾每是熟極的故李三挿得進去諸女素不識大官人主人又不在面前怎好與他們接對須比我每不得沈將仕情極了道好哥哥帶挈我帶挈鄭十道若挨得進去須要稍（要着）物方才可賭沈將仕道吾隨身篋中有金寶千金又有二三千張茶券子可以爲稍只要十哥設法得我進去取樂得一回就雙手送掉了這些東西我願畢矣鄭十道道等不要高聲悄悄地隨着我來看相个機會慢慢挿將下去切勿驚散了他

們便不妙了、沈將仕謹依其言、不敢則一聲、鄭十挽了他手、轉灣抹角、且是熟溜、早已走到了聚賭的去處、諸姬正賭得酣、各不擡頭、不見沈將仕、鄭十將他捏一把、扯他到一个稍空的所在站下了、偵伺了許久、直等兩下決了輸贏、俞稍之時、鄭十方纔開聲道、容我每也擲擲兒麼、衆女擡頭看時、認得是鄭十、却見肩下立着个面生的人、大家嚷道、何處兒郎、突然到此、鄭十道、此吾好友沈大官人、知卿等今宵良會、願一拭目、幸勿驚訝、衆女道、主翁與汝等通家、故彼此各無避忌、如何帶了他家少年來、攪預我頁人之

會一个老成些的道既是兩君好友亦是一體的既來之則安之且請一杯趕到的酒遂取一大巵滿斟着一杯熱酒奉與沈將仕沈將仕此時身體皆已麻酥見了親手奉酒敢有推辭雙手接過來一飲而盡不剩一滴奉酒的姬對着衆姬笑道妙人也每人可各奉一杯鄭十道列位休得炒斷了擲興吾友沈大官人也願與衆位下一局一頭擲骰一頭飲酒助興更爲有趣那老成的道妙妙雖然如此也要防主人覺來遂喚小鬟快去朝議房裡伺候倘若睡覺亟來報知切勿悞事小鬟領命去了諸女就與沈將仕擲

兆征是無何有幻處

博沈將仕自喜身入仙宮志得意滿采色隨手得勝諸姬頭上釵餌首飾盡數除下來作采賭賽盡被沈將仕贏了須臾之間約有千金諸姬个个目睜口呆面前一空鄭十將沈將仕扯一把道贏勾了歇手罷怎當得沈將仕竟不附體他心裏只要多擲得一會尋趣便好不在乎財物輸贏那里肯住只管伸手去取酒喫喫了又擲擲了又喫諸姬又來趂興奉他不休沈將仕越肉麻了風將起來弄得諸姬皆赤手無稍可擲其間有一小姬年最少貌最美獨是他輸得最多見沈將仕風風世世連擲采骰帶着怒容起身

竟去走至房中轉了一轉、提着一个羊脂玉花罇到面前、向桌上一摜道、此缾直千緡、只此作孤注輸贏在此一決、衆姬問道、此不是爾所有、何故將來作注、小姬道此主人物也、此一決得勝固妙倘若再不如意一發輸了去、明日主人尋究、定遭鞭箠然事勢至此我情已極、不得不然、衆人勸他道不可趕興、萬一又輸、再無挽回了、小姬怫然道憑我自主何故阻我堅意要擲衆人見他已怒便道本圖歡樂何故到此地位沈將仕看見小姬光景又憐又愛心裡躊躇道我本意豈欲贏他爭采散子自勝怎生得幫襯這老

亟得一些

若此擲不勝其中之

擲輸與他了也解得他的惱怒不然反是我殺風景了看官聽說這般子雖無知覺極有靈通最是跟着人意興走的起初沈將仕神來氣旺勝采便跟着他走所以連擲連贏欻了一會勝頭已過敗色將來况且心裡有些過意不去情願認輸一圖銳氣已自餒了十分了更見那小姬氣忿忿雄糾糾十分有趣魂靈也被他攝了去心意忙亂一擲大敗小姬叫聲慚愧也有這一擲該我贏的仰把花鈿底兒朝天倒將轉來沈將仕只道止是個花鈿就是千緡也賠得起豈知花鈿裡頭盡是金釵珠琲塞滿其中一倒倒將

物必別有妙用料不至爲沈生攫得也

出來、輝煌奪目、正不知多少價錢、盡該是、輸家賠償的、沈將仕無言可對、鄭李二人與同諸姬、公估價值、所值三千緡錢、沈將仕須賴不得、盡把先前所贏、儘數退還、不上千金、只得走出、叫家僮取帶來箱子裡面茶券子二千多張、算了價錢、盡作賭資還了、說話的、茶券子是甚物件、可當金銀、看官聽說、茶券子卽是茶引、宋時禁茶榷稅、但是茶商納了官銀、方關茶引、認引不認人、有此茶引、可以到處販賣、每張之利、一兩有餘、大戶人家、儘有當着茶引生利的、所以這茶引、當得銀子用、蘇小卿之母、受了三千張茶引、把

小卿姝與馮魁、即是此例也、沈將仕、去了二千餘張茶引、即是去了二千餘兩銀子、沈將仕自道、只輸得一擲、身邊還有剩下幾百張、其餘金寶他物在外不動、還思量再下局去博將轉來、忽聽得朝議裏頭大聲咳嗽、急索唾壺、諸姬慌張起來、忙將三客推出閣外、把火打滅、一齊奔入房去、三人重復走到軒外元飲酒去處、剛坐下、只見兩个小童又出來勸酒道、朝議多多致意尊客、夜深體倦、不敢奉陪、求尊客發興多飲一杯、三人同聲辭道、酒興已闌、不必再叨了、只要作別了便去、小童走進去說了、又走出來道朝議

道此後尤加妙有深情

說倉卒之間多有簡慢夜已深了不勞而別此後三日再求三位同會此處更加盡興切勿相拒又叫分付看馬的仍舊送三位到寓所轉來回話三人一同沈家家僮牽着原來的四疋馬離了王家行到城門邊天色將明城門已自開了馬夫送沈將仕到了寓所沈將仕賞了馬夫酒錢連鄭李二人的也多是沈將仕出了一齊打發了去鄭李二人別了沈將仕道一夜不睡且各還寓所安息一安息等到後日再去赴約二人別去沈將仕自思夜來之事雖然失去了一二千本錢却是着實得趣想來老姬贊他何等有

眞老有見

情小姬怒他也自有與其餘諸姬遞相勸酒輪流賭賽好不風光多是背着主人做的可恨鄭李兩人先占着這些便宜而今我既弄入了門少不得也熟分起來也與他二人一般受用或者還有括着个把上手的事在裏頭也未可知轉轉得意因兩日困倦不出門巴到第三日清早起來就要去再赴王朝議之約却不見鄭李二人到來急着家僮到二人下處去請下處人回言走出去了只得呆呆等着等到日中竟不見來沈將仕急得亂跳肚腸多爬了出來想一想道莫不他二人不約我先去了我既已拜過擾過

此時何人西設問與之答行拜何所然再試而成箸目

知幾

認得的了、何必待他二人、只是要引進內裏去、還須得他每領路、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若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料得必來、好歹在那里等他每爲是叫家僮領了馬疋、帶了禮物出了城門、竟依前日之路、到王朝議家裏來、到得門首、只見大門拴着、先叫家僮尋着傍邊一个小側門進去、一直到了裏頭、並無一人在內、家僮正不知甚麼緣故、走出來回覆家主、沈將仕驚疑、猶恐差了、再仝着家僮走進去一看、只見前堂東軒與那聚賭的小閣、宛然那夜光景在目、却無一个人影、大駭道、分明

房不可久假故不得不散

是這个裏頭那有此等怪事急走到大門左側問着个開皮舖的人道這大宅裏王朝議全家那里去了皮匠道此是內相侯公公的空房從來沒个甚麽王朝議在此沈將仕道前夜有个王朝議與全家眷正在此中居住我們來拜他他做主人留我每喫了一夜酒分明是此處如何說從來沒有皮匠道三日前有好幾个惡少年挾了幾个上廳有名粉頭稅了此房喫酒賭錢次日分了利錢各自散去那里是甚麽王朝議請客來這位官人莫不着了他道兒了沈將仕方才疑道是奸計裝成圈套來騙他這些茶券子

惟其如此所以馬神捏下

打合在一夜作得成妙一日之刀矣

的一二千金之物分明付之一空了却又轉一念頭追思那日池邊喚馬宅內留宿後來閣中聚賭都是無心湊着的難道是設得來的計較似信不信道只可惜不見兩人畢竟有个緣故在內等待幾日尋着他兩个再問豈知自此之後屢屢叫人到鄭李兩人下處去問連下處的人多不曉得說道自那日出去後一竟不來虗鎖着兩間房開進去並無一物在內不知去向了到此方知前日這些逐段逐節行徑令人看不出一些與馬夫小童多是一夥中人物只在這一夜裏頭打合成的正是拐騙得十分巧處神

鬼莫測也、

漫道良朋作勝游、誰知胠篋有陰謀、
清閨不是閒人到祇爲痴心錯下籌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㑳梅香認合玉蟾蜍

詩云

世間好事必多磨　緣未來時可奈何
直至到頭終正果　不知底事欲蹉跎

話說從來有人道好事多磨那到底不成的自不必說儘有到底成就的起初時千難萬難挨過了多少機會費過了多少心機方得了結就如王仙客與劉無雙兩个中表兄妹從幼許嫁年紀長大只須劉尚書與夫人做主兩个一下配合了有何可說却又尚

書畨悔起來、千推萬阻、比及夫人攛掇得肯了、正要做親、又撞着朱泚姚令言之亂、御駕蒙塵、兩下失散、直到得干戈平靜、仙客入京來訪、不匡劉尚書被人誣陷、家小配入掖庭、從此天人路隔、永無相會之日了、姻緣未斷、又得發出宮女打掃皇陵、恰好差着無雙在內、驛庭中遞出消息、與王仙客、跟尋得希奇古怪的一个俠客古押衙、將茅山道上仙丹、矯詔藥死無雙在皇陵上、贖出尸首來救活了、方得成其夫婦同歸襄漢、不知捱過了幾个年頭、費過了多少手脚了、早知到底是夫妻、何故又要經這許多磨折、真不

知天公主的是何意見、可又有一說、不遇、艱難、不顯、好處、古人云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只如偷情一件、一偷便着、却不早完了事、然没一些光景了、畢竟歷過多少間阻、無限風波、後來到手、方爲希罕、所以在行的道偷得着不如偷不着、真有深趣之言也、而今說一段因緣、正要到手、却被無意中攪散、及至後來、兩下各不指望了、又曲曲灣灣反弄成了、這是氤氳大使顛倒人的去處、且說這段故事、出在那个地方、甚麼人家、怎的起頭、怎的了結、看官

不要性急、待小子原原委委說來、有詩爲証、

打鴨驚鴛鴦、分飛各異方、
天生應匹耦、羅刹自成行、

話說杭州府有一个秀才、姓鳳名來儀、字梧賓、少年高才、只因父母雙亡、家貧未娶、有个母舅金三員外、看得他是个不凡之器、是件照管周濟他、鳳生就冐了母舅家之姓、進了學、入場考試、已得登科、朋友往來、只稱鳳生、榜中名字、却是金姓、金員外一向出了歷火之資、替他在吳山左畔、賃下園亭一所、與同兩个朋友做伴讀書、那兩个是嫡親兄弟、一个叫做賓尚

文、一个叫做賈尚武、多是少年豪氣、眼底無人之輩、三个人情投意合、頗有管鮑雷陳之風、賈家兄弟爲因有一个親眷上京爲官、送他長行、就便往蘇州探訪相識去了、鳳生雖已得中、春試尚遠、還在園中讀書、一日傍晚時節、誦讀少倦、走出書房散步、至園東、忽見墻外樓上、有一女子、凭窗而立、貌若天人、只隔得一垛墻、差不得多少遠、近、那女子看見鳳生青年美質、也似有眷顧之意、毫、不、躲、閃、鳳生貪看、自不必說、四目相視、足有一个多時辰、鳳生只做看玩園中菊花、步來步去、賣弄着許多風流態度、不忍走回、直

等天黑將來、只聽得女子叫道、龍香掩上了樓窗、一个侍女走起來把窓撲的關了、鳳生方才四步、心下思量道、不知隣家有這等美貌女子、不曉得他姓甚名誰、怎生打聽一个明白便好、過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也無心想觀看書史、忙忙梳洗了、即望園東墻邊來擡頭看那鄰家樓上、不見了昨日那女子、正在惆悵之際、猶聽得墻角小門開處走將一個青青秀秀的丫鬟進來、竟到園中採菊花、鳳生要撩撥他開口故作厲聲道、誰家女子盜取花卉、那丫鬟啐了一聲道是我隣家的園子、你是那里來的野人、反說我

盜、鳳生笑道、盜也非盜、野也不野、一時失言、兩下退過罷、丫鬟也笑道不退過我你些甚麼、鳳生道請問小娘子、採花去與那个戴、丫鬟道我家姐姐梳洗已完、等此揷戴、鳳生道你家姐姐高姓大名何門宅眷、丫鬟道我家姐姐姓楊、小字素梅、還不曾許聘人家、鳳生道堂上何人、丫鬟道父母俱亡傍着兄嫂同居、（傾[illegible]）性愛幽靜獨處小樓刺繡、鳳生道昨日看見在樓上凭窗而立的、想就是了、丫鬟道正是他了、那里還有第二個、鳳生道這等小娘子莫非龍香姐麼、丫鬟驚道官人如何曉得、鳳生本是昨日聽得叫喚明白在

耳朵裏的、却謅一個謊道、小生一向聞得東隣楊宅、有个素梅娘子、世上無雙的美色、侍女龍香姐十分乖巧、十分賢惠、仰慕已久了、龍香終是丫頭家見識、聽見稱讚他兩句、道是外邊人真个說他好、就有幾分喜動顏色、道小婢子有何德能、直教官人知道、鳳生道強將之下無弱兵、恁樣的姐姐、須得恁樣的梅香姐、方爲廝稱、小生有緣、昨日得暫見了姐姐、今日又得遇着龍香姐、真是天大的福分、龍香姐怎生做得一个方便、使小生再見得姐姐一面麼、龍香道官人好不知進退、好人家兒女、又不是煙花門戶、知道

你是甚麽人、面生不熟、說个一見、再見、鳳生道小生姓鳳、名來儀、今年秋榜舉人、在此園中讀書、就是貼壁緊隣、你姐姐固是絕代佳人、小生也不愧今時才子、就相見一面（趣、哈）也不辱沒了你姐姐、龍香道、慣是秀才家有這些老臉、說話不耐煩、與你纏帳、且將菊花去與姐姐插戴、則个說罷、轉身就走、鳳生直跟將來送他作个揖道、千萬勞龍香姐在姐姐面前說鳳來儀多多致意、龍香只做不聽、走進角門、撲的關了、鳳生只得回步轉來、只聽得樓窗豁然大開、高處有人叫一聲龍香、怎麽去了不來、急擡頭看時、正是昨日

凭窗女子、新妝方罷、等龍香採花不來、開窗叫他、恰好與鳳生打个照面、鳳生看上去、愈覺美麗非常、那楊素梅也看上鳳生在眼裏了、呆呆偷覷目不轉睛、鳳生以爲可動、朗吟一詩道

幾回空度可憐宵　誰道秦樓有玉簫
咫尺銀河難越渡　寧交不瘦沈郎腰

樓上楊素梅聽見吟詩、詳那詩中之意、分明曉得是打動他的了、只不知道俏書生是那一个、又沒處好問得、正在心下躊躇、只見龍香手撚了一朶菊花來、與他插好了、就問道姐姐你看見那園中狂生否、素

梅搖手道、還在那廂搖擺低聲些不要被他聽見了、龍香道我正要他聽見、有這樣老臉皮沒廉恥的素梅道、他是那个怎麼樣沒廉恥、你且說來、龍香道我自採花、他不知那里走將來、撞見了、反說我偷他的花、被我搶白了一場、後來問我採花與那个戴、我說是姐姐、他見說出姐姐名姓來、不知怎的就曉得我叫做龍香說道一向仰慕姐姐芳名、故此連侍女名字、多打聽在肚裏的、又說昨日得暫見了姐姐、還要指望再見見、又被我搶白他是面生不熟之人、他纔說出名姓來、叫做鳳來儀是今年中的舉人、在此園

中讀書是個緊隣我不採他他深深作揖央我致意姐姐道姐姐是佳人他是才子你道好沒廉恥麼素梅道說輕些看來他是個少年書生高才自負的你不理他便罷（有心人）不要十分輕口輕舌的沖撞他能香道姐姐怕能香沖撞了他等能香去叫他來見見姐姐姐姐自叫他話罷素梅道癡丫頭好個交舌頭怎麼好叫他見我兩個一頭話一頭下樓去了這裏鳳生聽見樓上唧噥一番雖不甚明白曉得是一定說他心中好生癢癢直等樓上不見了人方才走回書房從此書卷懶開茶飯懶吃一心只在素梅身上日日

在東墻探頭望腦、時常兩下撞見、那素梅也失魂喪魄的、掉那少年書生不下、每日上樓幾番、但遇着便眉來眼去、彼此有意、只不曾交口、又時常打發龍香、只以採花爲名、到花園中探聽他來踪去跡、龍香一來曉得姐姐的心事、二來見鳳生覷覷、心裏也有些喜歡、裝在裏頭撮合、不時走到書房裏傳消遞息、對鳳生說着素梅、好生鍾情之意、鳳生道、對面甚覺有情、只是隔着樓上下、不好開得口、總有心事無從可達、龍香道、官人何不寫封書與我姐姐、鳳生喜道、姐姐通文墨麽、龍香道、姐姐喜的是吟詩作賦、豈但通

文墨而已、鳳生道這等待我寫一情詞起來勞煩你替我寄去看他怎麼說鳳生提起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木落庭臯樓閣外形雲半擁、偏則向淒涼書舍早將寒送眼角偷傳傾國貌心苗暗倚多情種問天公何日判佳期成歡寵　詞寄滿江紅

鳳生寫完付與龍香龍香收在袖裏走回家去見了素梅面帶笑容、素梅問道你適在那邊書房裏來有何說話笑嘻嘻的走來龍香道好笑那鳳官人見了龍香不說甚麼說話把一張紙一管筆只管寫來寫

去被我趕他不見溜了一張來姐姐你看他寫的是甚麼素梅接過手來看了一遍道寫的是一首詞分明是他叫你拿來的你却掉謊龍香道不瞞姐姐說委實是他叫龍香拿來的龍香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好是歹怕姐姐一時嗔怪只得如此說素梅道我也不嗔怪你只是書生狂妄不叫他幾字他只道我不知其意只管歪纏我也不與他吟詞作賦賣弄聰明定定的寫幾句說話回他便了龍香即時研起墨來取幅花箋攤在棹上好个素梅也不打稿提起筆來就寫寫道

自古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兩者俱賢各行其是但恐遇非其人、輕諾寡信、俠不如貞耳、與君爲隣、幸成目遇、有緣與否、君自揣之、勿徒詞文琢句、爲輕薄相誘已也、聊此相復、寸心已盡、無多言、

寫罷封好了、教龍香藏着、隔了一日、拿去與那鳳生、龍香依言、來到鳳生書房、鳳生驚喜道、龍香姐來了、那封書兒曾達上姐姐否、龍香拿个班道、甚麼書不書、要我替你淘氣、鳳生道、好姐姐、如何累你受氣、龍香道、姐姐見了你書、變了臉道、甚麼人的書、要你拿來、我是閨門中女兒、怎麼與外人通書帖、只是要打、

龍香假有趣致

鳳生道他既道我是外人不該道書帖又在樓上眼睜睜看我怎的是他自家招風攬火怎到打你龍香道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們說道我又不識字知他寫的是甚麼姐姐不像意不要看他拿去還他罷了何必着惱方纔免得一頓打鳳生道好瀍話若是不曾看着拿來還了有何消息可不悞了我的事龍香道不管悞事不悞事還了你你自看去袖中摸出來撩在地下鳳生拾起來却不是赵先拿去的了曉得是龍香耍他帶着笑道我說你家姐姐不捨得惟我必是好音囬我了折開來細細一看跌足道好个有

見識的女子、分明有意于我、只怕我日後負心、未肯造次耳、我如今只得再央龍香姐拿件信物送他、寫封實心實意的話、求他定下个佳期、省得此往彼來、有名無實、白白地想殺了我、龍香道、爲人爲徹、快寫來、我與你拿去、我自有道理、鳳生開了箱子、取出一个白玉蟾蜍鎭紙來、乃是他中榜之時、外舅金三員外與他作賀的、製作精工、是件古玩、今將來送與素梅、作表記、寫下一封書道、

承示玉音、多關肝鬲、儀雖薄德、敢負深情、但肯俯通一夕之歡、必當永矢百年之好、謹貢白玉蟾蜍、

聊以表信、荆山之産、取其堅潤不渝、月中之象、取其團圓無缺、乞訂佳期、以慰渴想、 末寫道辱愛不才生鳳來儀頓首 素梅娘子粧前

鳳生將書封好、一同玉蟾蜍交付龍香、對龍香道、我與你姐姐百年好事、千金重擔、只在此兩件上面了、萬望龍香姐竭力周全、討個回音、則個、龍香道不須囑付、我也巴不得你們兩个成了事、有話面講、不耐煩如此傳書遞東、鳳生作个揖道、好姐姐、如此幫襯、萬代恩德、龍香帶着笑拿着去了、走進房來回覆素梅道、鳳官人見了姐姐的書、着寔贊嘆、說姐姐有見

識、又寫一封回書、送一件玉物事在此、素梅接過手來、看那玉蟾蜍光潤可愛、笑道他送來怎的、且折開書來看、素梅看那書時、一路把頭暗點、臉頰微紅、有些沉吟之意、看到厚愛不才生幾字、笑道、駿秀才那個就在這里愛你、龍香道姐姐若是不愛、何不絕了他、不許往來、旣與他兜兜搭搭、他難道到肯認做不愛不成、素梅也笑將起來道、痴丫頭、就像與他一路的、我到有何話與你商量、我心上眞有些愛他、其實瞞不得你了、如今他送此玉蟾蜍做了信物、要我去會他、這个卻怎麼使得、龍香道姐姐若是使不得、空

愛他也無用何苦把這个書生哄得他不上不落的呆呆地百事皆廢了素梅道只恐書生薄倖且顧眼下風光日後不在心上撇人在腦後了如何是好龍香道這个龍香也做不得保人姐姐而今要絕他却又愛他要從他却又疑他如此兩難何不約他當面一會看他說話眞誠罰个咒愿方纔遂着姐姐或短或長成就其事若不像个老寔的姐姐一下子丟開再不要纏他罷了素梅道你說得有理我回他字去難得今夜是十五日團圓之夜約他今夜到書房裏相會便了素梅寫着幾字手上除下一个紫金戒指

兒、荅他玉蟾蜍之贈、叫龍香拿去、龍香應允、一面走到園中心下道佳期只在今夜了、便宜了這酸子、不要直與他說知、走進書房中來、只見鳳生朝着紙窗、正在那里呆想、見了龍香、魆地跳將起來、道好姐姐、天大的事如何了、龍香道、什麼如何如何、他道你不知進退開口便問佳期、道等看得容易、一下性子書多扯壞了事、那玉蟾蜍也摜碎了、鳳生呆了道、這般說起來救我、怎的纔是、等到幾時方好、可不害殺了我、龍香道、不要心慌、還有好話在後、鳳生歡喜道、既有好話、快說來、龍香道、好自在性。大着嘴子快說來、

熱腸可掬

快說來、不直得陪个小心、鳳生陪笑道、好姐姐、道是我不是了、跪下去道、我的親娘、有甚麼好說話、對我說罷、龍香扶起道、不要慌臉、你且起來、我對你說、我姐姐初時不肯、是我再三攛掇、已許下日子了、鳳生道、在幾時呢、龍香笑道、在明年、鳳生道、若到明年、我也害死、好做週年了、龍香道、死了、料不要我償命、自有人不捨得你死、有個丹藥方在此醫你、袖中摸出戒指與那封字來、交與鳳生道、到不是害死、却不要快活殺了、鳳生接着、折開看時、上寫道、

徒承往復、未測中心、擬作夜談、各陳所願、固不爲、

捉、撥之、拒、亦非、效踰牆、之徒、終身事大、欲訂完盟耳、先以約指之物爲定、言出、如金、浮情宜戒如斯而已、　末附一詩云

試欽聽琴心　來訪吹簫伴
爲語玉蟾蜍　清光今夜滿

鳳生石麗、曉得是許下了佳期、又卽在今夜喜歡得打跌、料能香道、掙殺了救命的賢姐、教我怎生報荅也、能香道、閒話休題、既如此約定、到晚來切不可放甚麼人在此打攪、鳳生道、便是同窓兩个朋友、出去久了、舅舅家裏、一个送飯的人、送過便打發他去、不

呼喚他、却不敢來此外別無甚人到此、不妨不妨只是姐姐不要臨時變卦便好、龍香道、這个到不消疑慮只在我身上、包你今夜成事便了、龍香自回去了、鳳生一心只打點歡會住在書房中、巴不得到晚。那邊素梅也自心裏忒忒地一似小兒放紙砲又愛又怕只等龍香回來商量到晚赴約、恰好龍香已到回覆道、那鳳官人見了姐姐的字、好不快活連龍香也受了他好些跪拜了、素梅道、說使如此說羞荅荅地怎好去得、龍香道、既許了他作耍不得的、素梅道不去便怎麼、龍香道、不去不打緊、龍香說了、這一个大

大兄識女子非可以馬泊六目之

謊後來害死了他地府中還要攀累我素梅道你只管自家的來世再不管我的終身龍香道、甚麼終身拚得立定主意嫁了他便是了素梅道、既如此、便依你去走一遭、也使得、只要打聽兄嫂睡了、方好說話之間、早已天晚、天上皎團團推出一輪明月、龍香走去了一更多次、走來道大官人大娘子多喫了晚飯、我守他收拾睡了、纔來的、我每不要點燈、開了角門、趁着明月、悄悄去罷、素梅道你在前走、我後邊尾着、怕有人來、果然龍香先行、素梅在後、遮遮掩掩、走到書房前、龍香把手點道、那有燈的不就是他書房、素

得人說是書房。便立定了脚、鳳生正在那望不到之際、心痒難熬、攢出攢入了一會、累在窗前歎氣、只聽得門外脚步響、急走出來迎着、這里龍香就出聲道、鳳官人姐姐來了、還不拜見、鳳生月下一看、眞是天仙下降、不覺的跪了下去道、小生有何天幸、勞煩姐姐這般用心、殺身難報、素梅道紅了臉一把扶起道、官人請尊重、有話慢講、鳳生立起來、就扶着素梅衣袂道、外廂不便、請小姐快進房去、素梅走進了門內、外邊龍香道、姐姐我自去了、素梅叫道、龍香、不要去、鳳生道、小姐、等他囬去、安頓着家中的好、素梅又叫

好个貪財[illegible]的[illegible]

道、畧轉轉就來、龍香道、曉得了、鳳官人關上了門、罷、當下龍香走了、轉去鳳生把門關了、進來一把抱住道、姐姐想殺了鳳來儀、如今僥倖殺了鳳來儀也、一手就去素梅懷裏亂扯衣裙、素梅按住道、官人不要性急、說得明白、方可成歡、鳳生道、我兩人心事已明、到此地位、還有何說、只是抱着推他到床上來、素梅掙定了脚、不肯走、道、終身之事、豈可草草、你咒也須賭一个、永不得負心、鳳生一頭推一頭口裏噥道、鳳來儀若負此情、永永遠遠前程不吉不吉、素梅見他極態、又哄他、又愛他、心下已自軟了、不由的脚不放鬆、任

到此不得不草草

倦推去正要倒在床上只聽得園門外一片大聲擂鼓也似敲門鳳生正在喉急之際喫那一驚不小便道作怪了此時是甚麼人敲門想來沒有別人姐姐不要心慌門是關着的沒事我們且自上床憑他門外叫喚不要採他素梅也慌道只怕使不得不如我去休鳳生極了恨性命抱住道這等怎使得這是活活的弄殺我了正是色膽如天鳳生且不管外面的事把素梅的小衣服解脫了忙要行事那曉得花園門年深月久若不甚牢早被外邊一夥人踢開了一扇一路嚷將進來直到鳳生書房門首來了鳳生聽

見來得切近、方纔着忙、道古怪、這聲音却似寶家兄弟兩个幾時回來的、恰恰到此、我的活寃家怎麼是好、只得放下了手、對素梅道、我去頂住了門、你把燈吹滅了、不要做聲、素梅心下驚慌、（猶為情）一手把裙褲結好、一頭把火吹息、颼颼地揀暗處站着不敢喘氣、鳳生走到門邊、輕輕撥條櫈子、把門再加頂住、要走進來溫存素梅、只聽得外面打着門道、鳳兄快開門、鳳生戰抖抖的回道、是是那個、一個聲氣小些的道、小弟寶尚文、一個大些的道、小弟寶尚武、兩個月不相聚了、今日纔得回來、這樣好月色、快開門出來、吾們同

凡試說今夜正在意興望乞見憐

去喫酒，鳳生道，夜深了，小弟已睡在床上了，懶得起
來，明日盡興罷，外邊賓大道，寒舍不遠，過談甚便，欲
着人來請，因怕兄已睡着，未必就來，故此兄弟兩人
特來自邀，快些起來，鳳生道，夜深風露，熱被窩裏起
來，怕不感冒了，其實的懶起，不要相強，足見相知，賓
大道，兄與素家今夜何故如此，賓二便嚷道，男子漢
（不知更有有此丁此着）
見說着喫酒看月有興的事，披衣便起，怕甚風露，鳳
生道，今夜偶然沒興，望乞見諒，賓二道，終不成使我
們歸了興，便自這樣回去了，你若當真不起來時，我
們一發把這門打開來，莫怪相鬧，鳳生着了急，自想

道倘若他當真打進怎生是好低低對素梅道他若打將進來必然事露姐姐你且躲在床後待我開門出去打發了他就來素梅也低低道撇脫些我要回去這事做得不好了怎麽處素梅望床後黑處躲好鳳生纔撥開櫈子開出門來見了他兄弟兩個且不施禮便隨手把門扣上了道室中無火待我搭上了門和兄每兩個坐話一番罷兩實道坐話甚麽酒盒多端正在那里了且到寒家呼盧浮白（言哉）喫到天明鳳生道小弟不耐煩饒我罷實二道我們興高得緊管你耐煩不耐煩我們大家扯了去兄弟兩個多動手

扯着便走、又加家僮們推的推、攛的攛、不由你不走、鳳生只叫得苦、却又不好說出、正是

啞子慢嘗黃栢味　難將苦口向人言

沒奈何只得跟着吆吆喝喝的去了。這里素梅在房中、心頭不丕不丕的跳、幾乎把個胆嚇破了、着實懊悔無盡、聽得人聲漸遠、纔按定了性子、走出床面前來、整一整衣服、望門外張一張、悄然無人、忖道此時想沒人了、我也等不得他、趁早走回去罷、去搜那門時、誰想是外邊搭住了的、狠性子一搜、早把兩三個長指甲一齊蹴斷了、要出來又出來不得、要叫聲龍香又

想他決在家裏那里在外邊聽得又還怕被別人纏見了左右不是心裏煩躁撩亂沒計奈何看看夜深了坐得不耐煩再不見鳳生來到心中又氣又恨道難道貪了酒杯竟忘記我在這里了又替他解道方纔他負極不要去還是這些狂朋沒得放他回來轉展躊躇無聊無賴身體倦怠呵欠連天欲要睡睡又是別人家床鋪不曾睡慣不得伏貼亦且心下有事焦焦躁躁那裏睡得去悶坐不過做下一首詞云

幽房深鎖多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悶則和衣擁　無端猛烈陰風動驚破一番新夢。

總道然又
有而許此
共時也

窓外月華霜重寂覺桃源洞

詞寄桃源憶故人素梅吟詞已罷早已雞鳴時候了龍香（做做）在家裏睡了一覺醒來想道此時姐姐與鳳官人也快活得勾了不免走去伏候接了他歸來早些省得天明有人看見做出事來開了角門踏着露草慢慢走到書房前來只見門上搭着扭兒疑道這外面是誰搭上的又來奇怪了自言自語了幾句裏頭素梅聽得聲音便開言道龍香來了麼龍香道是來了素梅道快些開了門進來龍香開進去看時只見素梅衣粧不卸獨自一個坐着驚問道（絹淡皆綠）姐姐起得這

般早素梅道那里是起早一夜還不曾睡龍香道為何不睡鳳官人那里去了素梅嘆口氣道有這等不湊巧的事說不得一兩句說話一夥狂朋蹋進園門來拉去看月鳳官人千推萬阻不肯開門他直要打進門來只得開了門隨他們一路去了至今不來且又搭上了門教我出來又出來不得坐又坐不過受了這一夜的罪而今你來得正好我和你快回去罷龍香道怎麼有這等事姐姐有心得到這時候了鳳官人畢竟轉來還在此等他一等麼素梅不覺淚汪汪的又嘆一口氣道還說甚麼等他只自回去罷了。

肉可憐哭濟滿何只太見著也

正是

驀地魚舟驚比目　霎時樵斧破連枝

素梅自與龍香回去不題且說鳳生被那不做美的竇大竇二不由分說拉去喫了半夜的酒鳳生真是熱地上蜒蚰一時也安不得身子一聲求罷就被竇二大碗價罰來鳳生雖是心裏不願待推卻時又恐怕他們看出破綻只得免強發興指望早些散場誰知這些少年心性喫到興頭上越喫越狂那里肯住鳳生真是沒天得叫直等東方發白大家酩酊喫不得了方纔歇手鳳生終是留心不至大醉帶了些酒

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又在巫山那廂

意別了二寶一步恨不得做十步踉蹌歸來到得閨中只見房門大開急急走進叫道小姐小姐那見個人影想着昨宵在此今不得見了不覺的趁着酒興敲臺拍凳氣得淚點如珠的下來罵道天殺的賈家兄弟坑殺了我千難萬難到得今日纔得成就未曾到手平白地攪開了而今不知又要費多少心機方得圓成只怕着了這驚不肯再來了如何是好悶悶不樂倒在床上一覺睡到日沉西方起得來急急走到園東墻邊一看但見樓窗緊閉不見人踪推推角門又是關緊了的沒處問個消息怏怏而回且在書

房納悶、不題、且說那楊素梅、歸到自巳房中、心裏還是恍惚、不寧的、對龍香道、今後切須戒着、不可如此、龍香道。姐姐只怕戒不定。素梅道、且看我狠性子戒起來、龍香道、到得戒時、已是遲了、素梅道、怎見得遲、龍香道、身子已破了、素梅道、那里有此事、你纔轉得身、他們就打將進來、說話也不曾說得一句、那有別事、龍香道、既如此、那人怎肯放下、定然想殺了、極不也害個風癲、可不是我們的陰騭、還須今夜再走一遭、的是、素梅道、今夜若去、你住在外面一邊、等我一邊看人、方不僨事、龍香冷笑了一聲、素梅道、你笑甚

麽來龍香道、我笑姐姐好个狠性子、着實戒得定、兩個正要商量晚間再去赴期、不想裏面兄嫂處、走出一个丫鬟來、報道、馮老孺人來了、元來素梅有个外婆嫁在馮家、住在錢塘門裏、雖沒了丈夫、家事頗厚、開个典當舖在門前、人人曉得他是个富室、那些三姑六婆、沒一个不來奉承他的、他只有一女、嫁與楊家、就是素梅的母親、早年夫婦雙亡了、孺人想着外甥女兒、雖然傍着兄嫂居住、未曾許聘人家、一日與媒婆每說起素梅親事、媒婆每道、若只托着楊大官人出名、說把妹子許人、未必人家動火、須得說是老

遲了

[illegible]

孺人的親外甥、就在孺人家裏接茶出嫁的、方有門當戶對的來、孺人道是說得有理、亦且外甥女兒年紀長大、也要收拾他身畔來、故此自已擡了轎、又叫了一乘空轎、一直到楊家、要接素梅家去、素梅接着外婆、孺人把前意說了一遍、素梅暗地喫了一驚、推托道、既然要去、外婆先請回、等甥女收拾兩日、就來、孺人道、有什麼收拾（老脈搭）、我在此、等了你去、龍香便道也、要揀個日子、孺人道、我揀了來的、今日正是个黃道吉日、就此去罷、素梅暗暗地叫苦、私對龍香道、怎生發付那人、龍香道、總是老孺人守着在此、便再遲兩

日去也會他不得了、不如且依着去了、等龍香自去、回他消息再尋機會罷素梅只得懷着不快、跟着孺人去了、所以這日鳳生去望樓上再不得見面、直到外邊去打聽纔曉得是外婆家接了去了、跌足嘆恨、悔之無及、又不知幾時纔得回家、再得相會、正在不快之際、只見舅舅金三員外家金旺來接他回家去、要商量上京會試之事、說道園中一應書箱行李多收拾了家來、不必再到此了、鳳生口裏不說、心下思量道、誰想當面一番錯過、便如此你東我西、料想那還有再會的日子、只是他十分的好情、教我怎生放

得下一邊收拾、望着東墻只管落下淚來、却是没奈何只得匆匆出門、到了金三員外家裏、員外早已收拾盤纏是件停當、喫了餞行酒、送他登程、叫金旺跟着、一路伏侍去了、員外閑在家裏、偶然一個牙婆走來賣珠翠、說起錢塘門裏馮家有个女兒才貌雙全、尚未許人、員外叫討了他八字來與外甥合一合看、那看命的、看得是一對上好到頭夫妻、夫榮妻貴、無沖犯、員外大喜、即央人去說合、那馮孺人見說是金三員外、曉得是本處財主、叫人通知了外甥楊太官人、當下許了、擇了吉日、下了聘定、歡天喜地、雖御

有此意所以到底成就

楊素梅心裏只想着鳳生見說許下了甚麼金家好生不快又不好說得出來對着龍香只是啼哭龍香覺解道姻緣分定想當日若有緣法早已成事了如此對面錯過畢竟不是對頭虧得還好若是那一夜有些長短了而今又許了一家却怎麼處素梅道說那裏話我當初雖不與他沾身也曾親熱一番心已相許我如今痴想還與他有相會日子權且忍耐若要我另嫁別人臨期無奈只得尋个自盡報荅他那一點情分便了怎生撇得他下龍香道姐姐一片好心固然如此只是而今怎能勾再與他相會素梅道

他如今料想在京會試、倘若姻緣未斷、得登金榜、他必然歸來尋訪着我、那時我辭了外婆、回到家中、好歹設法得相見一番、那時他身榮貴、就是婚姻之事、或者還可挽回、萬一不然、我與他一言面訣、死亦瞑目了、龍香道、姐姐也見得是、且耐心着、不要煩煩惱惱、與別人看破了、生出議論來、不說兩个唧噥、且說鳳生到京、一舉成名、做了三甲進士、選了福建福州府推官、心裏想道、我如今便道還家、央媒議親、易如反掌、這姻緣仍在、誠爲可喜、進士不足言也、正要打點起程、金員外家裏有人到京來、說道家中已聘下

了夫人、只等官人榮歸、畢姻、鳳生喫了一驚道、怎麼聘下了甚麼夫人、金家人道、錢塘門裏馮家小姐、見說才貌雙全的、鳳生變了臉道、你家員外好沒要緊、那知我的就裏、連忙就聘、做甚麼、金家人與金旺、多疑怪道、這是老員外好意、官人爲何反怪、將起來、鳳生道、你們不曉得、不要多管、自此心中反添上一番愁緒起來、正是

姻事雖成心事違　新人歡喜舊人啼
幾回暗裏添惆悵　說與傍人那得知

鳳生心中悶悶、且待到家再作區處、一面京中自趁

身、一面打發金家人先回報知、擇日到家、這里金員外曉得外甥歸來快了、定了成婚吉日、先到馮家下那袍段釵鐶請期的大禮、他把一个白玉蟾蜍做壓釵物事、道蟾蜍是一對、前日把一个送外甥了、今日又替他行禮、做了个兩兩人情、教媒婆送到馮家去、說金家郎金榜題名、不日歸娶、已起程將到了、那馮老孺人好不喜歡、旁邊親親眷眷看的人、那一个不嘖嘖稱嘆、道素梅姐姐生得標緻、有此等大福、多來與素梅叫喜、誰知素梅心懷鬼胎、只是長吁短嘆、好生愁悶、默默歸房去了、只見龍香走來道、姐姐你看

見適纔的禮物麼、素梅道、有甚心情去看他、龍香道、一件天大僥倖的事、好叫姐姐得知、龍香聽得外邊人說、那中進士聘姐姐的那个人、雖然姓金、却是會家外甥、我前日記得鳳官人也曾說甚麼金家舅舅、只怕那个人就是鳳官人也不可知、素梅道、那有此事、龍香道、適纔禮物裏邊、有一件壓釵的東西、也是一个玉蟾蜍、與前日鳳官人與姐姐的一模二樣、若不是他家、怎生有這般一對、素梅道、而今玉蟾蜍在那里、設法來看一看、龍香道、我方纔見有些蹺蹊、推說姐姐要看、拿將來了、袖裏取出、遞與素梅看了、一

會果像是一般的再把自家的在臂上解下來竝一竝看分毫不差想着前日的情不覺掉下淚來道若果如此眞是姻緣不斷古來破鏡重圓釵分再合信有其事了只是鳳郎得中自然說是鳳家下禮如何只說金家這裏邊有些不明怎生探得一个實消息果然是了便好龍香道是便怎麼不是便怎麼素梅道是他了萬千歡喜不必說起若不是他我前日說過的臨到迎娶自縊而死龍香道龍香到有个計較在此素梅道怎的計較龍香道少不得迎親之日媒婆先回話那時龍香粧做了媒婆的女兒隨了他去

看得果是那人郎忙回來說知就是素梅道如此甚好但願得就是他這場喜比天還大龍香道我也巴不得如此看來像是有些光景的兩人商量已定過了兩日鳳生到了金家了那時馬老孺人已依着金三員外所定日子成親先叫媒婆去回話請來迎娶龍香知道趕到路上來對媒婆說我也要去看一看新郎有人問時只說是你的女兒帶了來的媒婆道這等折殺了老身同去走走就是只有一件事要問姐姐龍香道甚事媒婆道你家小姐天大喜事臨身過門去就做夫人了如何不見喜歡口裏嘟嘟噥噥

旁人之見自然如此

到像十分不快活的這怎麼說龍香道你不知道我（此謊亦偏得妙）姐姐自小立願要自家揀個像意的姐夫而今是老孺人做主不管他肯不肯許了他不知新郎好歹放心不下故此不快活媒婆道新郎是做官的了有甚麼不好龍香道夫妻而上只要人好做官有甚麼用處老娘曉得道做官的姓甚麼媒婆道姓金了還不知道龍香道閑說是金員外的外甥元不姓金可知道姓甚麼媒婆道是便是外甥而今外邊人只叫他金爺他內姓姓得有些異樣的不好記我忘記了龍香道可是姓鳳媒婆想了一想點頭道正是道個什

麼。怪。姓。龍香心裏、暗暗喜歡、已、有、八、分、是、了、一路行來、已到了金家門首、龍香對媒婆道、老娘你先進去、我在門外張一張罷、媒婆道、正是、媒婆進去見了鳳生、回覆今日迎親之事、正在問荅之際、龍香門外一看、看得果然是了、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嘻嘻的道、造化造化、龍香也有意要他看見、把身子全然露着、早已被門裏面看見了、鳳生問媒婆道、外面那个隨着你來、媒婆道、是老媳婦的女兒、鳳生一眼瞅去、疑是龍香、便叫媒婆去裏面茶飯、自己踱出來看、果然是龍香了、鳳生忙道、甚風吹你到此、你姐姐在那里、龍

過了今日強會之何爲

香道、原官人還問我姐姐、你只打點迎親罷了、鳳生道、龍香姐、小生自那日驚散之後、有一刻不想你姐姐、也叫我天誅地滅、怎奈是這日一去、彼此分散、無路可通、僥倖往京得中、正要歸來央媒尋訪、不想舅舅又先定下了這馮家、而今推却不得、沒奈何了、豈我情愿、龍香故意道、而今不情愿也說不得了、只辜負了我家姐姐一片好情、至今還是淚汪汪的、鳳生也拭淚道、待小生過了今日之事、再怎麼約得你家姐姐一會、面講得一番心事、明白死也甘心、而今你姐姐在那裏、曾回去家中不曾、龍香與他道、我姐姐

叫不迭虛 的

也許下人家了鳳生喫驚道咳咳許了那一家龍香道、是這城裏甚麼金家新中進士的、鳳生道、又來胡說、城中再那里還有个金家新中進士只有得我龍香道、官人幾時又姓金鳳生道這是我娘舅家姓、我一向榜上多是姓金不姓鳳龍香啐的一笑道白日見鬼枉着人急了這許多時鳳生道這等說起來敢是我聘定的、就是你家姐姐却怎麼說姓馮龍香道、我姐姐也是馮老孺人的外甥故此人只說是馮家女兒、其實就是楊家的人、鳳生道前日分散之後我問隣人、說是外婆家接去想正是馮家了、龍香道、正

是了鳳生道這話果真麼莫非你見我另聘了特把這話來耍我的龍香去袖中摸出兩个（老大奶乳）玉蟾蜍來道你看這一對先自成雙了一個是你送與姐姐的一個是你家壓釵的我見得多在這裏了還要疑心鳳生大笑道有這樣奇事可不快活殺了我龍香道官人如此快活我姐姐還不知道明白哭哭啼啼在那里鳳生道若不是我（也安閒）你姐姐待怎麼龍香道姐姐看見玉蟾蜍一樣又見說是金家外甥故此也有些疑心先敎我來打探說道不是官人便要自縊如今即忙回去報他等他好歹救相待而今他這歡喜也非

同小可、鳳生道還有一件、他事在急頭上、只怕還要疑心是你權時哄他的、未必放心得下、你把他前日所與我的戒指拿去與他看、他方信是實了、可好麼、龍香道、官人見得是、鳳生即在指頭上勒下來交與龍香去了、一面分付鼓樂酒筵齊備、親往迎娶、却說龍香急急走到家裏、見了素梅、連聲道、姐姐、正是他、正是他、素梅道、難道有這等事、龍香道、不信你看這戒指那里來的、就把戒指遞將過來道、是他手上親除下來與我、叫我拿與姐姐看、做个憑據的、素梅微笑道、這个真也奇怪了、你且說他見你、說些甚麼、龍

香道、他說自從那日驚散、沒有一日不想姐姐、而今做了官、正要來訪諜這事、不想舅舅先定下了、他不知是姐姐、十分不情愿的、素梅道、他不匡是我、別娶之後、卻待怎麼、龍香道、他說原要設法與姐姐一面、說個衷曲、死也瞑目、就眼淚流下來、我見他說得至誠、方與他說明白了、這些話、他好不歡喜、素梅道、他卻不知我爲他如此立志、只說我輕易許了人家、道我沒信行的了、怎麼好、龍香道、我把姐姐這些意思、盡數對他說了、原說打聽不是迎娶之日、尋個自盡的、他也着意、恐怕我來回話、姐姐不信、疑是一時權

宜之計哄上轎的說話故此拿出這戒指來爲信素梅道戒指拆那里拿出來的龍香道緊緊的勒拄指頭上可見他不忘姐姐的了素梅此時纔放心得下須臾堂前鼓樂齊鳴新郎冠帶上門親自迎娶新人上轎馮老孺人也上轎送到金家與金三員外會了親喫了喜酒送入洞房兩下成其夫婦恩情美滿自不必說次日楊家兄嫂多來會親賓家兄弟兩人也來作賀鳳生見了二賓想著那晚之事不覺失笑自忖道虧得原是姻緣到底配合了不然這一場攪散豈是小可的又不好說得出來只自家暗暗僥倖而

已做了夫妻之後時常與素梅說着那事兩个還是打噤的因想世上的事最是好笑假如鳳生與素梅索性無緣罷了既然到底是夫妻那日書房中時節何不休要生出這番風波來畧進一步也到手了再不然不要外婆家去次日也還好再續前約怎生不先不後偏要如此間阻及至後來兩下多不打點的了却又無意中聘定成了夫婦這多是天公巧處却像一下子就上了手反沒趣味故意如此的却又有一時不偶便到底不諧的這又不知怎麽說有詩爲証

從來女俠會憐才　到底姻成亦異哉
也有驚分終不偶　獨含幽怨向琴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九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

趙五虎合計挑家釁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詩曰

黑蟒口中舌　黃蜂尾上針
兩般猶未毒　最毒婦人心

話說婦人家妬忌乃是七出之條內一條極是不好的事卻這個毛病像是天生成的一般再改不來的宋紹興年間有一個官人乃是台州司法姓葉名薦有妻方氏天性殘妬猶如虎狼手下養娘婦女們箠楚挺杖乃是常刑還有灼鐵燒肉將錐搠腮性急起

恰好个活虎

來一口咬住不放定要咬下一塊肉來狠極之時連血帶生喫了常有致死了的婦女裏頭若是模樣覺似人的就要疑心司法喜他一發受苦不勝了司法那里還好解勸得的雖是心裏好生不然却不能制得他没奈他何所以中年無子再不敢萌娶妾之念後來司法年已六旬那方氏也有五十六七歲差不多了司法一日懇求方氏道我年已衰邁豈還有取樂好色之意但老而無子後邊光景難堪欲要尋一個丫頭與他養個兒子爲接續祖宗之計須得你周全這事方好方氏大怒道你就匡我養不出生起外

肯約门子還算好的

肯不失信也是好的

心來了我看自家晚間儘有精神只怕還養得出來你不要胡想司法道男子過了六十還有生子之事幾曾見女人六十將到了生得兒子出的方氏道你見我今年做六十齊頭了麼司法道就是六十也差不多兩年了方氏道再與你約三年那時無子憑你尋一個淫婦快活死了罷了司法唯唯從命不敢再說過了三年只得又將前說提起方氏已許出了口不好悔得只得粧聾做啞聽他娶了一个妾娶便娶了只是心裏不伏氣尋非厮鬧没有一會清淨的忽然一日對司法道我眼中看你們做把戲寔是饒不

得我年紀老了也不耐煩在此爭競你那里另揀一間房、獨自關得斷的、與我住了、我在裏邊脩行、只叫人供給我飲食、我再不出來了、憑你們過日子罷、司法聽得、不勝之喜、道慙愧若得如此、天從人願、遂於屋後另築一小院、收拾靜室一間、送方氏進去住了、家人們早晚問安、遞送飲食、多時沒有說話、司法暗暗喜歡道、似此清淨、還像人家、不道他晚年心性、這樣改得好了、他既然從善、我們一發要還他禮體、對那妾道、你久不去相見了、也該自去問候一番、妾依主命、獨自走到屋後去了、直到天晚不見出來、司法

（未得幾占）

道難道兩個說得投機只管留在那里了未免心裏牽挂自巳悄悄步到那里去看走到了房前只見門窗開得鐵桶相似兩个人多不見司法把門推推推不開來用手敲着兩下裏頭雖有些聲響却不開出來司法道奇怪了回到前邊叫了兩個粗使的家人同到後邊去狠把門亂推亂踢那門栓脫了門早已跌倒一邊一擁進去只見方氏撲在地下說時遲那時快見了人來騰身一跳望門外亂竄出來衆人急回頭看去却是一隻大蟲喫了一驚再看地上血肉狼籍一個人渾身心腹多被喫盡只剩得一頭兩足

若是論虎人虎不似能之

認那頭時、正是妾的頭、司法又苦又驚、道不信有這樣怪事、連忙去趕、那虎已出屋後、跳去不知那里去了、又去喚集衆人、點着火把、望屋後山上到處找尋、並無踪跡、這个事在紹興十九年、此時有人議論、或者連方氏也是虎、喫了的未必這虎就是他、却有一件、虎只會喫人、那里又會得關門閉戶來、分明是方氏平日心腸狠毒、元自與虎狠氣類相同、今在屋後獨居多時、忿戾滿腹、一見妾來、怒氣勃發、遂變出形攫來、恣意咀嚼、傷其性命、方掉下去了、此皆毒心所化也、所以說道婦人家有天生成妬忌的、卽此便是

楊樣小子為何說這一段希奇事只因有个人家也為內眷有些妒忌做出一場沒了落事幾乎中了人的机謀哄弄出折家蕩產的事來若不虧得一个人有主意處置得風恬浪靜不知炒到幾年上纔是了結有詩為証

些小言詞莫若休　不須經縣與經州
衙頭府底賠杯酒　贏得猫兒賣了牛

這首詩乃是宋賢范弇所作勸人休要爭訟的話大凡人家些小事情自家收拾了便不見得費甚氣力若是一個不伏氣到了官將衙門中沒一個肯不要

賺錢的不要說後邊輸了、就是贏得來算一算費用過的財物已自合不來了、何況人家弟兄們、爭着祖父的遺產、不肯相讓一些、情愿大塊的東西、作成別個得去了、又有不肖官府、見是上千上萬的狀子、動了火、起心設法、這邊送將來、便道我斷多少與你、那邊送將來便道我替你斷絕後患、只管埋着根腳、漏洞、等人家爭个沒休、欲蕩盡方休、又有不肖縉紳、見人家是爭財的事、容易相封、東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左袒、西邊來說、也叫他送些與我、我便右袒、兩家不歇手、落得他自飽滿了、世間自有這些人

緊要話頭

在那里官司豈是容易打的自古說鷸蚌相持漁人得利到收場想一想總是被沒相干的人得了去何不自己骨肉便吃了些虧錢財還只在自家門裏頭好今日小子說這有主意的人便真是見識高強的這件事也出在宋紹興年間吳興地方有個老翁姓莫家資鉅萬一妻二子已有三孫那莫翁富家性子本好淫慾少年時節便有娶妾買婢好些風流快活的念頭又不愁家事做不起隨他討着幾房粉黛三千金釵十二也不難處的只有一件不爽趣處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他平生有三恨

一恨天地　二恨爹娘　三恨雜色匠作

你道他爲甚麽恨這幾件他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別家女人就不該生了爲甚天地沒主意不惟我不爲希罕又要防着男人二來爹娘嫁得他遲了些个不曾眼見老兒被體到底有些放心不下處更有一件女人溺尿總在馬子上罷了倘有那些燒窑匠銅錫匠弄成溺器與男人撒溺將陽物放進放出形狀看不得似此心性你道莫翁少年之時容得他些鬆寬門路麼後來生子生孫一發把這些閒花野草的事體刪个肅絕了此時莫翁年已望七莫媽房裏有

殺風景

个丫鬟名喚雙荷十八歲了莫翁晚間睡時叫他擦背捶腰莫媽因是老兒年紀已高無心防他這件事况且平時奉法惟謹放心得下慣了誰知莫翁年紀雖高慾心未已乘他身邊伏侍時節與他捏手捏腳私下肉麻那雙荷一來見是家主不敢則聲二來正值芳年情竇已開也滿意思量那事儘吹得這一杯酒背地裏兩个做了一手有个歌兒單嘲着老人家偷情的事

老人家再不把淫心改變見了後生家只管歪纏怎知道行事多不便搵腮是皺面頰做嘴是白鬚

髯正到那要緊關頭也却又軟軟軟軟軟

說那莫翁與雙荷偷了幾次、家裏人漸漸有些曉得了、因為莫媽心性利害只沒人敢對他說、連、兒、子、媳、婦、為、着、老人、家、而、上、大、家、帮、他、隱、瞞、誰知有這樣不做美的兜家勾當、那妮子日逐覺得眉麄眼慢、乳脹腹高、嘔吐不停、起初還只道是、病看看肚裏動將起來、嘵得是有胎了、心裏着忙對莫翁道、多是你老沒志氣、做了這件事、而今這樣不尷尬起來媽媽心性、若是知道了、肯干休的、我這條性命、眼見得要葬送了、不住的眼淚落下來、莫翁只得寬慰他、道且莫着

未爲不見

丫頭兒識不過如此

急我自有个處置在那里、莫翁心下自想道、當真不是要處我、一時高興、與他弄一个在肚裏了、媽媽知道、必然打罵、不容枉害了他性命、縱或未必致死、我老人家子孫滿前、却做了此沒正經事、妙得家裏不靜、也好羞人、不如趁這妮子未生之前、尋個人家嫁了出去、等他帶胎去別人家生育了、糊塗得過再處、算計已定、私下對雙荷說了、雙荷也是巴不得這樣的、既脫了狠家主婆、又別配个後生男子、有何不妙、方纔把一天愁消釋了好些、果然莫翁在莫媽面前尋個頭腦、故意說丫頭不好、要賣他出去、莫媽也見

老翁自痴丫頭心已向丈夫矣

雙荷年長、光景妖嬈、也有些不要他在身邊了、遂聽了媒人之言、嫁出與在城花樓橋賣湯粉的朱三、朱三年紀三十以内、人物儘也濟楚、雙荷嫁了他、算做得郎才女貌、一對好夫妻、莫翁只要着落得停當、不爭財物、朱三討得容易、頗自得意、只不知討了个帶胎的老婆來、漸漸朱三識得出了、雙荷實對他說道、我此胎實係主翁所有、怕媽媽知覺、故此把我嫁了出來、許下我看管終身的、你不可說甚麼、打破了機關、落得時常要他周濟些東西、我一心與你做人家便了、朱三是個經紀行中人、只要些小便宜、那里還

管青黃皁白況且曉得人家出來的丫頭那有貞正
女身又是新娶情熱自然含糊忍住了娶過來五個
多月養下一個小廝來悄悄地叫人遞與莫翁知
道莫翁雖是沒奈何嫁了出來心裏還是割不斷的
見說養了兒子道是自己骨血瞞着家裏悄悄將兩
挑米幾貫錢先送去與他喫用以後首飾衣服與那
小厮子穿着的沒一件不支持了去朱三反靠着老
婆福蔭落得喫自來食那兒子漸漸大起來莫翁雖
是暗地周給他用度無缺却到底瞞着生人眼不好
認帳隨那兒子自姓了朱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幫做

生意、此時已有十來歲、街坊上人點點摘摘、多曉得是莫翁之種、連莫翁家裏兒子媳婦們也多曉得老兒有這外養之子、私下在那里盤纏他家的、却大家粧聾做啞、只做不知、莫媽心裏也有些疑心、不在眼面前了、又没人敢提起、也只索罷了、忽一日莫翁一病告殂、家裏成服停喪、自不必說、枉城有一夥破落戶、管閑事喫閑飯的没頭鬼光棍、一个叫做鐵裏蟲宋禮、一个叫做鑽倉鼠張朝、一个叫做吊睛虎牛三、一个叫得酒罌州官劉丙、一个叫得白日鬼王癟子、還有幾个不出名提草鞋的小夥、共是十來个、專一

神其叱之乎

捕風捉影、尋人家關頭腦、挑弄是非、扛幇生事、那五个爲頭、在黑虎玄壇趙元帥廟裡歃血爲盟、結爲兄弟、盡多改姓了趙、總叫做趙家五虎、不拘那里有事、一个人打聽將來、便合着伴去做、得利平分、平日曉得賣粉朱三家兒子是莫家骨血、這日見說莫翁死了、衆兄弟商量道、一樁好買賣到了、莫家乃巨富之家、老媽媽只生得二子、享用那二三十萬不了、我們攛掇朱三家那話兒去告爭、分得他一股、最少也有幾萬數、我們幇的也有小富貴了、就不然、只要起了官司、我們打點的打點、賣陣的賣陣、這邊不着那邊

着好歹也有幾年繼帳了也强似在家裏賣書本大家拍手道造化造化、鉄裏蟲道我們且去見那雌兒看、他主意怎麼的、設法誘他上這條路便了、多道有理、一齊向朱三家裏來、朱三平日賣粉湯、這玉虎日日在衙門前後走動、時常買他的點飢、是熟主顧、家朱三見了、拱手道列位光降、必有見諭、那吊睛虎道請你娘子出來、我有一事報他、朱三道何事、白日鬼道、他家莫老兒死了、雙荷在裏面聽得哭、將出來道、我方纔聽得街上是這樣說、還道未的、而今列位來說、一定是眞了、一頭哭一頭對朱三說、我與你失了這

泰山的靠傍今生再無好日了鑽舍鼠便道怎說這話如今正是你們的富貴到了五人齊聲道我兄弟們特來送這一套横財與你們的朱三夫妻多驚疑道這怎麽說鉄裏蟲道你家兒子乃是莫老兒骨血而今他家裏萬萬貫家財田園屋宇你兒子多該有分何不到他家去要分他的他若不肯分拆與他喫場官司料不倒斷了你們些去擒住打到底苦你兒子不着與他滴起血來怕道不是真的這一股穩穩是了朱三夫妻道事到委實如此我們也曉得只是難易起了个頭一時住不得手的自古道貧莫與富

鬪、喫官司全得財來使費、我們怎麼敢得他過、弄罾
後邊、不伶不俐、反爲不美、况且我每這樣人家、一日
不做、一日沒得喫的、那裏來的人力、那裏來的工夫、
去喫官司、鈔裏出道、這個誠然也要慮到、打官司全
靠使費與那人力兩項、而今我和你們熟商量、要人
力時、我們幾個弟兄相幫、你衙門做事儘勾了、只這
使費難處、我們也說不得、小錢不去、大錢不來、五个
弟兄、一人應出一百兩、先將來下本錢、替你使用去、
你寫起一千兩的借票來、我們收着、直等日後斷過
家業來、到了手、你每照契還我、只近得你每一本一

利也不爲多此外謝我們的憑你們另商量了那時是白得來的東西左右是不費之惠料然決不怠慢了我們朱三夫妻道若得列位如此相幫可知道好只是打從那裏做起鋏裏虫道你只依我們調度包管停當且把借票寫起來爲定朱三只得依着寫了押了个字連兒子也要他画了一个交與衆人衆人道今日我每弟兄且去一面收拾銀錢停當了明日再來討較行事朱三夫妻道全仗列位看顧當下衆人散了去雙荷對丈夫道這些人所言不知如何可做得來的麼朱三道總是不要我費一个錢看他們

層人壓以胎大的後累

怎麼主張、依得的只背依着做去、或者有些淌水龜不見得用去是他們的得來是我們的有甚麼不便宜處、雙荷道、不該就寫紙筆與他朱三道稱我僞三個做肉賣也值不上幾兩他拿了我千貫的票子若不奪得家事來他好向那裏討果然奪得來時就與他些也不難了、況且不寫得與他他怎肯拿銀子來應用有這一紙安定他每的心纔肯盡力幫我雙荷道爲甚孩子也要他着個字朱三道奪得家事是孩子的怎不叫他着字這个到多不打緊只看他們椿搽怎麼樣做法便了不說夫妻商量且說五虎出了

朱家的門大家笑道這家子被我們說得動火了只是扯下這樣大謊那里多少得些與他起个頭鐵裏虫道當真我們有得己裏錢先折去不成只看我畧施小計不必用錢這四个道有何妙計鐵裏虫道我如今只要拿一疋粗麻布做件衰衣與他家小厮穿了叫他竟到莫家去做孝子撩得莫家母子惱躁起來吾每只一个錢白紙告他一狀這就是五百兩本錢了四個拍手道妙妙事不宜遲快去快去鐵裏虫果然去賒那了一疋麻布到裁衣店剪開了縫成了一件衰衣手裏拿着道本錢在此了一湧的望朱三

家裏來朱三夫妻接着道列位還是怎麼主張鐵裏虫道叫你兒子出來我教道他事體雙荷對着孩子道這幾位伯伯幫你去討生身父母的家業你只依着做去便了那兒子也是个乖的說道既是我生身的父親那家業我應得有的只是我些子家教我怎的去討纔是鐵裏虫道不要你開口討只着了這件孝服我們引你到那裏你進門去到了孝堂裏面看見靈幃你伊放聲大哭哭罷就拜拜了四拜往外就走有人問你說話你只不要回他一徑到外邊來我們多在左側茶坊裏等你便了這个却不難的朱三

此天箭也可憐可憐

道只如此有何益衆人道這是先送個信與他家你兒子出了門第二日就去進狀我們就去替你使用打點你兒子又小官府見了只有可憐決不難爲他的況又實實是骨血脚踏硬地道家私到底是穩取的了只管依着我們做去朱三對妻子道列位說來的話多是有着數的只教兒子依着行事決然停當那兒子道只如方才這樣說的話我多依得我心裡也要去見見親生父親的影像哭他一場拜他一拜雙荷掩淚道乖兒子正是如此朱三道我到不好隨去得旣有列位同行必然不差把兒子交付與列位

了我自到市上做生意去晚來討消息罷當下朱三自出了門五虎一同了朱家兒子徑往莫家來看到門首多走進一個茶坊裏面坐下喫个泡茶叫過朱家兒子道那門上有喪牌孝簾的就是你老兒家裏你進去依着我言語行事遂把喪衣與他穿着停當了那孩子依了說話不知甚麼好歹大踏步走進門裏面來一直到了孝堂看見靈幃果然哭天倒地價哭起來也是孩子家天性所在那孝堂裏頭聽見哭響只道是弔客來到盡皆來看只見是一個小厮身上打扮與孝子無二且是哭得悲切口口聲聲叫着

親爹爹孝堂裏看的不知是甚麽緣故人人驚駭道這是那里說起莫媽聽得哭着親爹又見這般打扮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嚷道那里來這個野猫哭得如此異樣虧得莫大郎是个老成有見識的人早已瞧科了八九分忙對母親說道媽媽切不可造次這件事了不得我家初喪之際必有奸人動火要來挑釁紮成火囤落了他們圈套這人家不經搖的只依我指分方免禍患莫媽一時間見大郎說得利害也有些慌了且住着不喫冷眼看那外邊孩子只見他哭罷就拜拜了四拜正待轉身莫大郎連忙

跳出來一把抱住道你不是那花樓橋賣粉湯朱家的兒子麽孩子道正是大郎道既是這等你方纔拜了爹爹也就該認了媽媽你隨我來一把扯他到孝幔裏頭指着莫媽道這是你的嫡母親快些拜見莫媽倉卒之際只憑兒子受了他拜已過大郎指自家道我乃是你長兄你也要拜拜過又指點他拜了二兄以次至大嫂二嫂多叫拜見了又領自己兩個兒子兄弟一個兒子立齊了對孩子道這三个是你侄兒你該受拜拜罷孩子又望外就走大郎道你到那里去你是我的兄弟父親既死就該住在此居喪這

是你家裏了還到那里去大郎領他到裏面交付與自己娘子道你與小叔叔把頭梳一梳替他身上出脫一出脫把舊時衣服脫掉了多替他換了些新鮮的而今是我家裏人了孩子見大郎如此待得他好心裏雖也歡喜只是人生面不熟又不知娘的意思怎麼有些不安貼還想要去大郎曉得光景就着人到花樓橋朱家去喚那雙荷到家裏來說道有要緊說話雙荷曉得是兒子面上的事了亦且原要來尋喪急忙換了一身孝服來到莫家靈前哭拜已畢大郎即對他說你的兒子今早到此我們已認做兒養

處得斬然自可無異詞矣

了而今與我們一同守孝月後與我們一樣分家你不必記挂所有老爹爹在日給你的飯米衣服我們照帳按月送過來與你與在日一般道是有你兒子面上你沒事不必到這里來因你是有丈夫的恐防議論到粧你兒子的醜只今日起你兒子歸宗姓莫不到朱家來了你分付你兒子一聲你自去罷雙荷聽得不勝之喜若得大郎看死的老爹爹面上如此處置停當我燒香點燭祝報大郎不盡說罷進去見了莫媽與大嫂二嫂只是拜謝莫媽此時也不好生分得大家沒甚說話打發他回去雙荷叮囑兒子好

生住在這里小心奉事大媽媽、與哥哥嫂嫂、你落了好處、我放心得下了、方纔大郎說過、我不好長到這里你在此過幾時、斷了七七四十九日、再到朱家來相會罷、孩子既見了自家的娘、又聽了分付的話、方纔安心住下、娘兒自歡歡喜喜、與丈夫說知去了、且說那些沒頭鬼光棍、趙家五虎、在茶房裏面坐地、眼巴巴望那孩子出來就去做事狀了多打點停當了、誰知守了多時、再守不出看看到晚、不見動靜、疑道莫非我們閒話時、那孩子出來錯了眼、竟到他家裏去了、走一個到朱家去看、見說兒子不曾到家、倒吃

了娘子去一發不解走來回覆衆人大家疑惑就像熱盤上蟻子坐立不安再着一個到朱家伺候又說見雙荷歸來老大懽喜說兒子已得認下收留了衆人尚在茶坊未散見了此說個個木呆正是

思量撥草去尋蛇　　這回却沒蛇兒弄
平常家裏沒風波　　總有良平也無用

說這幾個人鬧得孩子已被莫家認作兒子了許多焰騰騰的火氣却像淋了幾桶的冰水手脚多索解了大家嘆道晦氣撞着這樣不長進的人家難道我們商量了這幾時當真倒罷便宜了這小厮不成鉄

裏虫道、且不要慌、也不到得便宜了他、也不到得我們白住了手、衆人道、而今還好在那里入脚、鉄裏虫道、我們原說與他奪了人家、要謝我們一千銀子、他須有借票在我手裏、是朱三的親筆、衆人道、他家先自收拾了、我們並不曾討得他一些、也不好替朱三討得、況且朱三是窮人、討也没幹、鉄裏虫道、前日我要那孩子也着个字的、而今揀有頭髮的揪、遢幾時、只與那孩子討、等他說没有、就告了他、他小厮家新做了財主、定怕吹官司的、央人來與我們講和、須要贖得這張紙去、纔乾淨、難道白了不成、衆人道、有見

識、不枉叫你做鉄裏虫真是見識硬掙、鉄裏虫道孃、有一件、只是眼下還要從容一來那票子上日子、沒多兩日、就討就告、官府要疑心二來他家方纔收留、家業未有得就分與他、他也便沒有得拿出來還人、這是半年一年後的事、衆人道、多說得是、且藏好了借票、再耐心等等、弄他、自此一夥各散去了、這里莫媽性定、抱怨兒子道、那小業種來時爲甚麽就認了他、大郎道、我家富名久出、誰不動火、這兒弟實是爹爹親骨血、我不認他時、被光棍弄了去、今日一狀、明日一狀、告將來、告个沒休、欲衙門人役、个个來詐錢、

警

親眷朋友人人來拐騙還有官府思量起發開了口不怕不送不知把人家折到那里田地及至拌得到底問出根由少不得要斷這一股與他何苦作成別人肥了家去所以不如一面收留省了許多人的妄想有何不妙媽媽見說得明白也道是了一家喜歡過日忽然一日有一夥人走進門來說道要見小三官人的這里門上方要問朋內一人大聲道便是朱家的拖油瓶大郎見說得不好聽自家走出來見是五個人雄糾糾的來施禮問道小令弟在家麼大郎道在家裏列位有何說話五个人道令弟少在下家

裏些銀子、特來與他取用、大郎道、這個却不知道、呌他出來就是、大郎進去、對小兒弟說了、那孩子不知是甚麼頭腦、走出來一看、認得是前日趙家五虎、上前見禮、那幾個見了孩子道、好个小官人、前日是我們送你來的、你在此做了財主、就不記得我們了、孩子道、前日這遭留住了、不放我出門、故此我不出來得、五虎道、你而今既做了財主、這一千銀子該還得我們了、孩子道、我幾曾曉得有甚麼銀子、五虎道、銀子是你晚老子朱三官所借、却是爲你用的、你也着得有花字、孩子道、前日我也見說說道、恐防喫官司

要銀子用、故寫下借票、而今官司不喫了、那里還用你們什麼銀子、五虎發狠道、現有票在這里、你賴了不成、大郎聽得、聲高、走出來看時、五虎告訴道、小令弟在朱家時、借了我們一千銀子、不還、而今要賴起來、大郎道、我這小小兄弟借這許多銀子何用、孩子道、哥哥不要聽他、五虎道、現有借票、我和你衙門裏說去、一鬨多散了、大郎問兄弟道、這是怎麼說、孩子道、起初這幾个擄掇我母親告狀、母親囬他没盤纏喫官司、他們說只要一張借票、我每借來與你、以後他們領我到這里來、哥哥就收留下、不曾成官司、他

怎麼要我還起銀子來、大郎道、可恨這些光棍、早是我們不着他手、而今既有借票在他處、他必不肯干休、定然到官、你若見官莫怕、只把方纔實情照樣、是這等一說、官府自然明白的、沒有小小年紀、斷你還他銀子之理、且安心坐着、看他怎麼、次日這五虎果然到府裏告下一紙狀來、告了朱三莫小三兩個名字、騙扨千金之事、來到莫家提人、莫大郎二郎等商量、與兄弟寫下一紙訴狀、訴出從前情節、就用着兩個哥哥爲證、竟來府裏投到、府裏太守姓唐名象、是個極精明的、一干人提到了、聽審時先叫宋禮等上

前問道朱三是何等人要這許多銀子來做甚麼用宋禮道他說要與兒子置田買產借了去的太守叫朱三問道你做甚麼勾當借這許多銀子朱三道小的是賣粉羹的經紀不上錢數生意要這許多做甚麼宋禮道見有借票我們五人二百兩一个交付與他及兒子莫小三的太守拿上借票來看問朱三道可是你寫的票朱三道是小的寫的票却不曾有銀子的宋禮道票是他寫的銀子是莫小三收去的太守叫莫小三那莫家孩子應了一聲走上去太守看見是个十來歲小的一發奇異道這小廝收去這些

好指定

朱三亦合與杖

銀子何用宋禮爭道是他父親朱三寫了票拿銀子與這莫小三買田的見今他有許多田在家裏太守道父姓朱怎麽兒子姓莫朱三道瞞不得老爺這小厮原是莫家孽子他母親嫁與小的所以他自姓莫專爲衆人要幫他莫家去爭產與小的寫了一票做爭訟的用度不想一到莫家他家大娘與兩个哥子竟自認了分與田產小的與他家没訟得爭了還要借銀做甚麽用他而今據了借票生端要這銀子這那里得有太守問莫小三其言也是一般太守點頭道是了是了就叫莫大郎起來問道你當時如何就

肯認了莫大郎道、枉城棍徒、無風起浪、無洞掘蟹、虧得當時立地就認了這些人還道放了空箭未肯住手致有今日之告若當時略有推托一涉訟端正是此輩得志之秋不要說兄弟這千金要被他詐了去家裏所費又不知幾倍了太守笑道妙哉不惟高義又見高識可敬可敬我看宋禮等五人也不像有千金借人的朱三也不像借人千金的元來真情如此實爲可恨若非莫大有見此輩人人飽滿了提起筆來判道、

千金重利、一紙足憑乃朱三赤貧貸則誰與莫子

乳臭須此何爲、細訊其詳、始燭其詭、宋禮立襄婦之約、希蝸角之爭、莫大以對牀之情、消鬩墻之釁、既漁獵謀而喪氣、猶挾故紙以垂涎、重創其奸、立毀其券、

當時將宋禮等五人每人三十大板、問擬了教唆詞訟詐害平人的律、脊杖二十、刺配各遠惡軍州、吳興城裏去了這五虎、小民多是快活的、做出幾句口號來、

鉄裹虫有時蛀不穿、鑽倉鼠有時喫不飽、吊睛老虎沒威風、酒糟判官齊跌倒、白日裏鬼胡行、這回

兒不見了

唐太守又旌奬莫家與他一个孝義之門的匾額免其本等差徭此時莫媽媽纔曉得兒子大郎的大見識世間弟兄不睦葬若外人相幇起訟者當以此爲鑒詩曰

世間有孽子　亦是本生枝　祇因斬所爲
反爲外人資　漁翁坐得利　鷸蚌枉相持
何如存一讓　是名不漏巵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一

滿少卿飢附飽颺　焦文姬生讐死報

詩云

十年磨一劔　霜刄未曾試
今日把贈君　誰有不平事

話說天下最不平的是那負心的事所以冥中獨重其罰劍俠專誅其人那負心中最不堪的尤在那夫妻之間蓋朋友内忘恩負義拚得絕交了他便無別話惟有夫妻是終身相倚的一有負心一生怨恨不是當要可以了帳的事古來生死寃家一還一報的

儂是那儂

獨有此項極多、宋時衢州有一人姓鄭、是个讀書人、娶着會稽陸氏女、姿容嬌媚、兩个伉儷綢繆、如膠似漆、一日正在枕蓆情濃之際、鄭生忽然對陸氏道、我與你二人相愛、已到極處了、（物將必反）萬一他日不能到底、我今日先與你說過、我若死、你不可再嫁、你若死、我也不再娶了。陸氏道、正要與你百年偕老、怎生說這樣不祥的話、不覺的光陰荏苒、過了十年、已生有二子。鄭生一時間得了不起的症候、臨危時對父母道、兒死無所慮、只有陸氏妻子、恩深難捨、況且年紀少艾、日前已與他說過、我死之後、不可再嫁、今若肯依所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奧在不言中

媟然下

言、兒死亦瞑目矣、陸氏聽說到此際、也不回言、只是低頭悲哭、十分哀切、連父母也道他没有二心的了、死後數月、自有那些走千家管閒事的牙婆、每每打聽脚踪、探問消息、曉得陸氏青年美貌、未必是守得牢的人、挨身入來、與他來往、那陸氏雖不推拒那一般人、見了面就千歡萬喜、燒茶辦菓、且是相待得好、公婆看見這些光景、心裏嫌他、說道居孀行徑、最宜穩重、此輩之人、没事不可引他進門、況且丈夫臨終怎麼樣分付的、没有別的心腸、也用這些人不着、陸氏由公婆自說、只當不聞、後來慣熟、連公婆也不諭了、

（此處尤見）

果然與一个做媒的說得入港、受了蘇州曾工曹之聘、公婆雖然惱怒、心裏道是他立性既自如此、留着也落得做寃家、不是好住手的、不如順水推船、等他去了罷、只是想着自己兒子臨終之言、對着兩个孫兒、未免感傷痛哭（可恨、有此心）、陸氏多不放在心上、幾等服滿、就收拾箱匣停當、也不顧公婆、也不顧兒子、依了好日、喜喜歡歡嫁過去了、成婚七日、正在親熱頭上、曾工曹受了漕帥檄文、命他考試外郡、只得收拾起身、作別而去、去了兩日、陸氏自覺淒涼、傍晚之時、走到廳前閒步、忽見一个後生、像个遠方來的、走到面前、對

着陸氏叩了一頭、口稱道鄭官人有書拜上娘子、遞過一封柬帖來、陸氏接着看那外面封筒上題着三个大字乃是示陸氏三字、認認筆跡、宛然是前夫手跡、正要盤問那後生、忽然不見、陸氏慌怕起來、拿了書急急走進房裏來、剔明燈火、仔細看時、那書上寫道、

十年結髮之夫。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歡。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蓄積于別戶。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以爲人婦。慈不足以爲人母。吾已

訴諸上蒼。行理對于冥府。陸氏看罷、嚇得冷汗直流、魂不附體、心中懊悔無及、懷着鬼胎、十分懼怕、說不出來、茶飯不喫、嘿嘿不快、三日而亡、眼見得是負了前夫得此果報了、却又一件、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節、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萬口訾議、及至男人家喪了妻子、却又憑他續絃再娶、置妾買婢、做出若干的勾當、把死的丢在腦後、不提起了、並没人道他薄幸負心、做一場說話、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醜事、

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貪淫好色宿娼養妓無所不爲總有議論不是的不爲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憐男人愈加放肆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們心裏的所在不知冥冥之中原有分曉若是男子風月塲中畧行着脚此是尋常勾當難道就比了女人失節一般但是果然負心之極忘了舊時恩義失了初時信行以至悞人終身害人性命的也沒一个不到底報應的事從來說王魁負桂英畢竟桂英索了王魁命去此便是一个男負女的榜樣不止女負男如所說的陸氏方有報應也今日待小子說一

个賽王魁的故事與看官每一聽方曉得男子也是負不得女人的有詩為証

繇來女子號癡心　癡得真時恨亦深
莫道此癡容易負　寃寃隔世會相尋

話說宋時有个鴻臚少卿姓滿因他做事沒下稍諱了名字不傳只叫他滿少卿未遇時節只叫他滿生那滿生是个淮南大族世有顯宦叔父滿貴見為樞密副院族中子弟遍滿京師盡皆富厚本分惟有滿生心性不羈狂放自負生得一表人材風流可喜懷揣着滿腹文章道早晚必登高第抑且幼無父母無

干人之難如此世間有宦客打抽豐者不

只將來、終日吟風弄月、放浪江湖、把些家事多弄掉了、連妻子多不曾娶得、族中人漸漸不理他、滿生也不在心上、有个父親舊識、出鎮長安、滿生便收拾行裝、離了家門、指望投托于他、尋些潤濟、到得長安、這个官人已壞了官、離了地方去了、只得轉來、滿生是个少年孟浪、不肯仔細的人、只道尋着熟人、財物廣有、不想托了個空、身邊盤纏、早已罄盡、行至汴梁中牟地方、有个族人在那里做主簿、打點去與他尋些盤費還家、那主簿是个小官、地方沒大生意、連自家也只好支持過日、送得他一貫多錢、還了房錢飯錢、

知何志

餘下不多、不能勾回來、此時已是十二月天氣、滿生自思囊無半文、空身家去、難以度歲、不若只在外廂行動、尋些生意、且過了年又處、關中還有一兩个相識在那里做官、仍舊投奔路頭、往西而來、到了鳳翔地方、遇着一天大雪、三日不休、正所謂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滿生阻住在飯店裏、一連幾日、店小二來討飯錢、還他不勾、連飯也不來了、想着自己是好人家子弟、胸藏學問、視功名如拾芥耳、一時未際、浪跡江湖、今受此窮途之苦、誰人曉得我是不遇時的公卿、此時若

肯雪中送炭、真乃勝似錦上添花、爭奈世情看冷煖、望着那一个救我來、不覺放聲大哭、早驚動了隔壁一個人走將過來道、誰人如此啼哭、那个人怎生打扮、

頭戴玄狐帽套、身穿羔羊皮裘、紫膛顏色、帶着幾分酒臉、映紅桃、蒼白鬚髯、沾着幾點雪、身如玉樹疑狂浩然驢背下、想從安道宅中來、

那个人走進店中、問店小二道、誰人啼哭、店小二答道、覆大郎、是一个秀才官人、在此三五日了、不見飯錢拿出來、天上雪下不止、又不好走路、我們不與他

飯喫了、想是肚中飢餓、故此啼哭、那个人道、那里不是積福處、既是个秀才官人、你把他飯喫了、筭在我的帳上、我還你罷、店小二道、小人曉得、便去拿了一分飯、擺在滿生面前道、客官是這大郎、叫拿來請你的、滿生道、那个大郎、只見那个人已走到面前道、就是老漢、滿生忙施了禮、道與老丈素昧平生、何故如此、那个人道、老漢姓焦、就在此酒店間壁居住、因雪下得大了、同小女盪幾杯熱酒煖寒、聞得道壁廂悲怨之聲、不像是個以下之人、故步至此間、尋問店小二、說是个秀才、雪阻了的、老漢念斯文一脈、怎教秀

肯念斯文一脈者今

世絕少

此老可謂具眼識知友朋所愧

與不測多姿但周者呢此可謂當晚矣他

才忍飢、故此教他送飯、荒店之中、無物可喫、況如此天氣、也須得杯酒兒敵寒、秀才寬坐、老漢家中叫小厮送來、滿生喜出望外、道小生失路之人、與老丈不曾識面、承老丈如此周全、何以克當、焦大郎道、秀才一表非俗、日下偶困、决不是落後之人、老漢是此間地主、應得來管顧的、秀才放心、但住此一日、老漢支持一日、直等天色晴霽好走路了、再商量不遲、滿生道多感多感、焦大郎又問了滿生姓名鄉貫明白、慢慢的自去了、滿生心裏喜歡道、誰想絕處逢生、遇着這等好人、正在徬徨之際、只見一个籠頭的小厮、拿

日何忍忘之

不富而好客更爲難得然富者必不好客也

了四碗嗄飯、四碟小菜、一壺熱酒、送將來道、大郎送來與滿官人的、滿生謝之不盡、收了、擺在卓上食用、小厮出門去了、滿生一頭喫酒、一頭就問店小二道、這位焦大郎是此間甚麽樣人、怎生有此好情、小二道、這个大郎、是此間大戶、極是好義、平日扶窮濟困、至于見了讀書的、尤肯結交、再不怠慢的、自家好喫幾杯酒、若是陪得他過的、一發有緣了、滿生道、想是家道（你問）富厚、小二道、有便有些產業、也不爲十分富厚、只是心性如此、官人造化、遇着了他、便多住幾日不打緊的了、滿生道、雪晴了你引我去拜他一拜、小二

道、當得當得、過了一飯、焦家小廝來收家伙、傳大郎之命、分付店小二道、滿大官人供給、只管照常支應、用酒時、到家裏來取、店小二領命、果然支持無缺、滿生感激不盡、過了一日、天色晴明、滿生思量走路、身邊並無盤費、亦且受了焦大郎之恩、要去拜謝、真叫做人心不足、得隴望蜀、見他好情、也就有个希冀借些盤纏之意、叫店小二在前引路、竟到焦大郎家裏來、焦大郎接着、滿面春風、滿生見了大郎、倒地便拜、謝他窮途周濟、殊出望外、倘有用着之處、情願効力、焦大郎道、老漢家裏也非有餘、只因看見秀才如此

困阨、量濟一二、以盡地主之意、原無他事、如何說个劾力起來、滿生道、小生是个應舉秀才、異時倘有寸（此時偏）進不敢忘報、大郎道、好說好說、日今年已傍晚、秀才還要到那里去、滿生道、小生投人不着、囊槖如洗、無面目還鄉、意思要往關中一路、尋訪幾个相知、不期逗遛于此、得遇老丈、實出萬幸、而今除了此處、前路已去不迭、真是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沒奈何了、只得在此飯店中且過了歲、再作道理、大郎道、店中冷落、怎好度歲、秀才不嫌家間淡薄、搬到家下、與老漢同住幾日、隨常茶飯、等老漢也不寂寞、過了歲朝、再處、

有前程的人他日仍丟忘

秀才意下何如、滿生道、小生在飯店中、總是叨忝老丈的、就來潭府也是一般、只是萍蹤相遇、受此深恩、無地可報、實切惶愧耳、大郎道、四海一家、況且秀才是个讀書之人、前程萬里、他日不忘村落之中有此老朽、便是願足、何必如此拘拘、元來焦大郎固然本性好客、却又看得滿生儀容俊雅、丰度超羣、語言倜儻、料不是落後的、所以一意周全他、也是滿生有緣、得遇此人、果然叫店小二、店中發了行李、到焦家來、是日焦大郎安排晚飯、與滿生同喫、滿生一席之間、談吐如流、更加酒興豪邁、痛飲不醉、大郎一發投

機以爲相見之晚直哭到興盡方休安置他書房中歇宿了、不提大郎有一室女名喚文姬、年方一十八歲美麗不凡、聰慧無比、焦大郎不肯輕許人家、要在本處尋个衣冠子弟讀書君子、贅在家裏照管暮年、因他是个市户出身、一時没有高門大族來求他的、以下富室痴兒、他又不肯、高不凑、低不就、所以蹉跎過了、那文姬年已長大、風情之事、儘知相絛、只爲家裏來往的人、庸流凡輩頗多、没有看得上眼的、聽得說父親在酒店中、引得外方一个讀書秀才來到他便在裏頭東張西張、要看他怎生樣的人物、那滿生

儀容舉止、儘看得過、便也有一二分動心了、這也是焦大郎的不是便做道疎財仗義、要做好人、只該賫發滿生些少、打發他走路纔是、況且室無老妻、家有閨女那滿生非親非戚、爲何留在家裏、宿歇、只爲好着幾杯酒、貪个人做伴、又見滿生可愛、傾心待他、誰想滿生是个輕薄後生、一來看見大郎殷勤、道是敬（此意最惡）他人才安然托大、忘其所以、二來曉得內有親女、美貌及時、未曾許人、也就懷着希冀之意、指望圖他爲妻、又不好自開得口、待看機會、日挨一日、徑把闈中的念頭、丟過一邊、再不提起了、焦大郎終日懵懵醉

鄉、没些搭煞、不加提防、怎當得他每兩下烈火乾柴、你貪我愛、各自有心、竟自勾搭上了、情到濃時、未免不避形跡、焦大郎也見了些光景、有些疑心起來、大凡天下的事、再經有心人冷眼看不起的、起初滿生在家、大郎無日不與他同飲同坐、毫無說話、比及大郎疑心了、便覺滿生飲酒之間、没心没想、言語參差、好些破綻出來、大郎一日推个事故、走出門去了、半日轉來、只見滿生醉卧書房、風飄衣起、露出裏面一件衣服來、看去有些紅色、像是女人襖子模樣、走到身邊、仔細看時、正是女兒文姬身上的、又吊着一个

事甚不奇遇之者奇

交頸鴛鴦的香袋、也是文姬手繍的、大驚咤道、奇怪、奇怪、有這等事、滿生睡夢之中、聽得喊叫、突然驚起、急欲衣襟不迭、已知爲大郎看見、面如土色、大郎道、秀才身上衣服、從何而來、滿生曉得瞞不過、只得謅个謊道、小生身上單寒、忍不過了、向令愛姐姐處看老丈有舊衣借一件、不想令愛竟將一件女襖拿出來、小生怕冷、不敢推辭、權穿在此衣內、大郎道、秀才要衣服、只消替老夫講、豈有與閨中女子、自相往來的事、是我養得女兒不成器了、抽身望裏邊就走、恰撞着女兒身邊一个丫頭、叫名青箱、一把揪過來道、

你好好實說姐姐與那滿秀才的事情饒你的打、青箱慌了、只得抵賴道、沒曾見甚麼事情、大郎焦燥道、還要胡說、眼見得身上襖子、多脫與他穿着了青箱沒奈何遮飾道、姐姐見爹爹十分敬重滿官人、平日兩下撞見時、也與他見个禮、他今日告訴身上寒冷、故此把衣服與他、別無甚說話、大郎道、女人家衣服、豈肯輕與人着、況今日我又不在家、滿秀才酒氣噴人是那裏喫的、青箱推道、不知、大郎道、一發胡說了、他難道再有別處喫酒、他方纔已對我說了、你若不實招、我活活打死你、青箱慌得沒推處、只得把從前

勾搭的事情、一一說了、大郎聽罷、氣得抓耳撓腮、沒个是處、喊道不成才的歪貨、他是別路來的、與他做下了事、打點怎的、青箱說奴奴今日見爹爹不在、私下擺个酒盒、要滿官人對天罰誓、你娶我嫁、終身不負、故此與他酒喫了、又脫一件衣服、一个香囊與他、做記念的、大郎道、怎了怎了、嘆口氣道、多是我自家熱心腸的不是、不消說了、反背了雙手、踱出外邊來、文姬見父親撾了青箱去、曉得有些不尷尬、仔細聽時、一句一句說到真處、來在裏面正急得要上吊、忽見青箱走到面前、巳知父親出去了、纔定了性、對青

箱道、事已敗露至此、却怎麽了、我不如死休、青箱道、姐姐不要性急、我看爹爹嘆口氣、自怨不是、走了出去、到有幾分成事的意思在那裏、文姬道、怎見得、青箱道、爹爹極敬重滿官人、已知有了此事、若是而今趕逐了他去、不但惡識了、把從前好情多丟去、却怎生了結、姐姐、他今出去、若問得滿官人不曾娶妻的、畢竟還配合了、纔好住手、文姬道、但願得如此便好、果然大郎走出去、思量了一回、竟到書房中、帶着怒容、問滿生道、秀才你家中可曾有妻未、滿生踟蹰無地、戰戰兢兢、回言道、小生湖海飄流、實未曾有妻、大

郎道、秀才家既讀詩書也該有些行止、吾與你本是一面不曾相識、憐你客途、過爲拯救、豈知你所爲不義若此、點汚了人家兒女、豈是君子之行、滿生慙愧難容、下地叩頭道、小生罪該萬死、小生受老丈深恩、已爲難報、今爲兒女之情、一時不能自禁、猖狂至此、若蒙海涵、小生此生、以死相報、誓不忘高天厚地之恩、大郎又嘆口氣道、事已至此、雖悔何及、總是我生女不肖、致受此辱、今既爲汝汚、豈可別嫁、汝若不嫌地遠、索性贅入我家、做了女壻、養我終身、我也嘆了這口氣罷、滿生聽得此言、就是九重天上飛下一紙

輕諾者必寡信

所以起後日之輕薄也

赦書來、怎不滿心歡喜、又叩着頭道、若得如此、玉成、滿某卽粉身碎骨、難報深恩、滿某父母雙亡、家無妻子、便當奉侍終身、豈再他往、大郎道、只怕後生家看得容易了、他日負起心來、滿生道、小生與令愛、恩深義重、已設誓過了、若有負心之事、教滿某（應驗）不得好死、大郎見他言語眞切、抑且沒奈何了、只得胡亂揀個日子、擺此酒席、配合了二人、正是

綺羅叢裏喚新人　錦綉窩中存舊物
雖然後娶屬先奸　此夜恩情翻較密

滿生與文姬、兩个私情、得成正果、天從人願、喜出望

外、文姬對滿生道、妾見父親敬重君子、一時仰慕、不以自獻爲羞、致于失身、原料一朝事露、不能到底、惟有一死而已、今幸得父親配合、終身之事已完、此是死中得生、萬千僥倖、他日竊不可忘、滿生道、小生飄蓬浪跡、幸蒙令尊一見如故、解衣推食、恩已過厚、又得遇卿不弃、今日成此良緣、眞恩上加恩、他日有負、誠非人類、兩人愈加如膠似漆、自不必說、滿生在家無事、日夜讀書、思量應舉、焦大郎見他如此、道是許嫁得人、暗裏心歡、自此内外無間、過了兩年、時值東京春榜招賢、滿生即對丈人說要去應舉、焦大郎收

拾了盤費、資發他去、滿生別了丈人妻子、竟到東京一舉登第、纔得唱名、滿生心裏放文姬不下、曉得選除未及、思量道汴梁去鳳翔不遠、今幸已脫白挂綠、何不且到丈人家裏、與他們歡慶一番、再來未遲、此時滿生已有僕人使喚、不比前日、便叫收拾行李、郎時起身、不多幾日、已到了焦大郎門首、大郎先已有人報知、是日整備迎接、鼓樂喧天、鬧動了一個村坊、滿生綠袍槐簡、搖擺進來、見了丈人、便是納頭四拜。拜罷、長跪不起、口裏稱謝道、小婿得有今日、皆賴丈人提攜、若使當日困窮旅店、沒人救濟、早已填了丘

鑒怎能勾此身榮貴、叩頭不止、大郎扶起道此皆賢壻高才、致身青雲之上、老夫何功之有、當日困窮失意乃賢士之常、今日衣錦歸來、有光老夫多矣、滿生又請文姬出來交拜行禮、各各相謝、其日隣里看的挨擠不開、个个說道焦大郎能識好人、又且平日好施恩德、今日受此榮華之報、那女兒也落了好處了、有一等輕薄的道、那女兒聞得先與他有須說話了、後來配他的、有的道也是大郎有心把女兒許他、故留他在家裡住這幾時、便做道先有些甚麽、左右是他夫妻、而今一床錦被遮蓋了、正好做院君夫人去、

趨盛者多洲每每如此

還有何妨、議論之間、只見許多人牽羊擔酒、持花捧幣、盡是些地方隣里親戚、來與大郎作賀、稱慶大郎此時、把个身子擡在半天裏了、好不風騷、一面置酒欵待女壻、就先留幾个相知親戚相陪、次日又置酒請這一干作賀的、先是親眷、再是隣里、一連喫了十來日酒、焦大郎費掉了好些錢鈔、正是懽喜破財不在心上、滿生與文姬夫妻二人、愈加厮敬厮愛、歡暢非常、連青衙也算做日前有功之人、另眼看覷、別是一分顔色、有一首詞單道着得第歸來世情不同光景、

妙語可以絕倒

世事從來無定、天公任意安排、寒酸忽地上金堦、立看許多滲瀨、熟識還須再認、至親也要疑猜、夫妻行事別開懷、另似一張卵袋

話說滿生夫榮妻貴、暮樂朝歡、焦大郎本是个慷慨心性、愈加扯大、道是靠着女兒女壻、不憂下半世不富貴了、（未必）盡心竭力供養着他兩个、惟其所用、滿生總是慷他人之慨、落得快活過了幾時、選期將及要往京師、大郎道、是選官須得使用、纔有好地方、只得把膏腴之產、盡數賣掉了、湊着偌多銀兩、與滿生帶去、焦大郎家事原只如常、經這一番大弄、已此十去八

兆已見矣王是望不忠的

九、只靠着女壻選官之後、再圖興旺、所以毫不吝惜。滿生將行之夕、文姬對他道、我與你恩情非淺、前日應舉之時、已曾經過一番離別、恰是心裡指望好日、雖然牽繫、不甚傷情、今番得第已過、只要去選地方、眼見得只有（未必）好處來了、不知為甚麼心中只覺悽慘、不捨得你別去、莫非有甚不祥、滿生道、我到京即選、甲榜科名、必為美官、一有地方、便着人從來迎你、與丈人同到任所、安享榮華、此是算得定的日子、別不多時的、有甚麼不祥之處、切勿掛慮、文姬道、我也曉得是這般的、只不知為何有些異樣、不由人眼淚要

落下來更不知爲甚緣故、滿生道、這番熱鬧了多時、今我去了、頓覺冷靜、所以如此、文姬道、這个也是、兩人綢繆了一夜、無非是些恩情濃厚、到底不忘的話、次日天明、整頓衣裝、別了大郎父子、帶了僕人、逕往東京選官去了、這里大郎與文姬父子兩个、互相安慰、把家中事件收拾幷疊、只等京中差人來接、同去赴任、懸懸指望不題、且說滿生到京、得授臨海縣尉、正要收拾起身、轉到鳳翔、接了丈人妻子、一同到任、擇了日子、將次起行、只見門外一个人、大踏步走將進來、口裏叫道、兄弟、我那里不尋得你到、你元來在

未見發時何不見相接

此滿生擡頭看時、却是淮南族中一个哥哥、滿生連忙接待、那哥哥道兄弟幾年遠游、家中絕無消耗、舉族疑猜、不知兄弟却在那里到京、一舉成名、實爲莫大之喜、家中叔叔樞密相公見了金榜、即便打發差人、到京來相接、四處尋訪不着、不知兄弟又到那里去了、而今選有地方、少不得出京家去、恁哥哥在此做些小前程、幹辦已滿、收拾回去、已顧下船在汴河行李多下船了、各處挨問、得見兄弟、你打迭已完、只須同你哥哥回去、見見親族、然後到任便了、滿生心中一肚皮要到鳳翔、那里曾有歸家去的念頭、見哥

都是俗情二字不能消化

哥說來、意思不對、却又不好直對他說、只含糊道、小弟還有些別件事幹、且未要到家裡、那哥哥道、却又作怪、看你的裝裹、多停當了、只要走路的、不到家里却又到那里、滿生道、小弟流落時節、曾受了一个人的大恩、而今還要向西路去謝他、那哥哥道、你雖然得第、還是空囊、謝人先要禮物為先、這些事、自然是到了任再處、況且此去到任所、一路過東、少不得到家邊過、是順路、却不走、反走過西去、怎的、滿生此時只該把實話對他講、說个不得已的緣故、他也不好阻當、得爭奈滿生有些不老氣、恰像還要把這件

還鄉何妨只要立得

事瞞人的一般、並不明說、但只東支西吾、憑那哥哥說得天花亂墜、只是不肯回去、那哥哥大怒起來、罵道、這樣輕薄無知的人、書生得了科名、難道不該歸來會一會宗族鄰里、這也罷了、父母墳墓邊、也不該去拜見一拜見的、我和你各處去問一問、世間有此事否、滿生見他發出話來、又說得正氣了、一時也沒得回他、通紅了臉、不敢開口、那哥哥見他不說了、叫些隨來的家人、把他的要緊箱籠、不由他分說、只一搬竟自搬到船上去了、滿生沒奈何、心裏想道、我久不歸家了、況我落魄出來、今衣錦還鄉、也是好事、便

足切刊 顯

到了家裏、再去、鳳翔、不過遲得些月子、也不爲礙、對那哥哥道、既恁地、便和哥哥同到家去走走來、只因這一去、有分交

　綠袍年少、別卺繫足之絕、青鬢佳人、立化望夫之石。

滿生同那哥哥回到家裏、果然這番宗族鄰里比前不同、盡多是呵脬捧屁的、滿生心裏也覺快活、隨去見那親叔叔滿貴、那叔叔是樞密副院、致仕家居、既是顯官、又是一族之長、見了侄兒、曉得是新第回來、十分歡喜、道你一向出外不歸、只道是流落他鄉、豈

惟有苦方關心然旣有苦亦不妨汝關心矣

知却能掙扎得第做官回來、誠然是與宗族爭氣的、滿生滿口遜謝、滿樞密又道却還有一件事、要與你說、你父母早亡、壯年未娶、今已成名、嗣續之事、最爲緊要、前日我見你登科錄上有名、便已爲你留心、此事。宋都朱從簡大夫有一次女、我打聽得才貌雙全、你未來時、我已着人去相求、他已許下了、此極是好姻緣、我知那臨海前官尚未離任、你到彼之期、還可從容、且完此親事、夫妻一同赴任、豈不爲妙、滿生見說、心下喫驚、半晌做聲不得、滿生若是個有主意的、此時便該把鳳翔流落、得遇焦氏之事、是長是短、備

若有情之人自應爾爾

如此便宜不肯回个決絕

細對叔父說一遍道成親已久負他不得須辭了朱家之婚一刀兩斷說得決絕叔父未必不依允爭奈滿生諱言的是前日孟浪出游光景恰像鳳翔的事是私下做的不肯當場明說但只口裏喞噥樞密道你心下不快敢慮着事體不周備麼一應聘定禮物前日是我多已出過目下成親所費總在我家支持你只打點做新郎便了滿生道多謝叔叔盛情容兒心下再計較一計較樞密正色道事已定矣有何計較滿生見他詞色嚴毅不敢回言只得唯唯而出到了家裏悶悶了一回想道若是應承了叔父所言

怎生撇得文姬父子恩情、欲待辭絕了他的、不但叔父這一段好情不好辜負、只那尊嚴性子、也不好沖撞他、況且姻緣又好、又不要我費一些財物、周折也不該挫過、做官的人娶了兩房、原不爲多、欲待兩頭絆着文姬是先娶的、須讓他做大、這邊朱家又是官家小姐、料不肯做小、却又兩難、心裡真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反添了許多不快活、躊躇了幾日、委決不下、到底滿生是輕薄性子、見說朱家是宦室之女、好个模樣、又不費己財、先自動了十二分火、只有文姬父子這一點念頭、還有些良心、不能盡絕、

病根在此

焦氏被縲只爲婦不以正信乎女子不可不慎也

肚裏展轉了幾番，却就變起卦來。大凡人只有初起這一念是有天理的，依着行去，好事儘多；若是多轉了兩个念頭，便有許多奸貪詐僞、没天理的心來了。滿生只爲親事擺脫不開，過了兩月，便把一條肚腸換了轉來，自想道：文姬與我起初只是兩下偷情，算得个外遇罷了；後來雖然做了親，元不是明婚正配。況且我旣爲官，做我配的須是名門大族，焦家不過市井之人，門戸低微，豈堪受朝廷封誥，作終身伉儷哉？我且成了這邊朱家的親，日後他來通消息時，好言回他，等他另嫁了便是。倘若必不肯去，事到其間

要我收留不怕他不低頭做小了算計已定、就去圓覆樞密、樞密揀个黃道吉日、行禮到朱大夫家、娶了過來、那朱家既是宦家、又且嫁的女壻、是个新科、愈加要齊整、粧奩豐厚、百物具備、那朱氏女生長宦門、模樣又是著名出色的、真是德容言功無不具足、滿生快活非常、把那鳳翔的事丟在東洋大海去了正是

花神脈脈殿春殘　爭賞慈恩紫牡丹

別有玉盤承露冷　無人起就月中看。

滿生與朱氏、門當戶對、年貌相當、你敬我愛、如膠似

此則忍極矣

李君盛齊
日亦以來

添滿生心裏、反恨着鳳翔多了焦家這件事、却也有時念及心上、有些遣不開、因在朱氏面前、索性把前日焦氏所贈衣服香囊拿出來忍着性子一把火燒了意思要自此絕了念頭、朱氏問其緣故、滿生把文姬的事、畧畧說些始末道這是我未遇時節的事而今既然與你成親、總不必提起了、朱氏是个賢慧女子、到說道、既然未遇時節相處一番、而今富貴了、也不該便絕了他、我不比那世間妬忌婦人、倘或有便接他來同住過日、未爲不可、怎當得滿生負了盟誓難見他面、生怕他尋將來不好收場、那里還敢想攬

見小玉爲事

他到家裏亦且怕在朱氏面上不好看一意只是斷絕了回言道多謝夫人好意他是小人家兒女我這裡沒消息到他他自然嫁人去了不必多事自此再不提起初時滿生心中懷着鬼胎還慮他有時到來喜得那邊也絕無音耗俗語云孝重千斤日減一斤滿生日遠一日竟自忘懷了自當日與朱氏同赴臨海任所後來作尉任滿一連做了四五任美官連朱氏封贈過了兩番不覺過了十來年累官至鴻臚少卿出知齊州那齊州廳舍甚寬合家人口住得像意到任三日裏頭收拾已完內眷人等要出私衙之外

到後堂來看一看、少卿分付衙門人役、盡皆出去、屏除了閒人、同了朱氏、帶領着幾个小厮丫鬟家人媳婦、共十來个人、一起到後堂散步、各自東西閒走看、耍、少卿偶然走到後堂右邊天井中、見有一小門、少卿推開來看、裏頭一个穿青的丫鬟、見了少卿、飛也似跑了去、少卿急趕上去看時、那丫鬟早已走入一个破簾內去了、少卿走到簾邊、只見簾內走出一个女人來、少卿仔細一看、正是鳳翔焦文姬、少卿虛心病、元有些怕見他的、亦且出于不意、不覺驚惶失措、文姬一把扯住少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道寃家你

一別十年向來許多恩情一些也不念及頓然忘了真是忍人少卿一時心慌不及問他從何而來且自辨說道我非忘卿只因歸到家中叔父先已別聘強我成婚我力辭不得所以蹉跎至今不得來你那里文姬道你家中之事（知得詳）我已盡知不必提起吾今父親已死田產俱無剛剩得我與青箱兩人別無倚靠沒奈何了所以千里相投前日方得到此門上人又不肯放我進來求懇再三今日纔許我略在廂院空房之內駐足一駐足幸而相見今一身孤單淼無棲泊你既有佳偶我情愿做你側室奉事你與夫人完我

餘生、前日之事、我也不計較短長、付之一嘆罷了、說一句、哭一句、說罷、又倒在少卿懷裏、發聲大慟、連青箱也走出來、見了哭做一堆、少卿見他哭得哀切、不由得眼淚也落下來、又恐怕外邊有人知覺、連忙止他道、多是我的不是、你而今不必啼哭、管還你好處、且喜夫人賢慧、你既肯認做一分小、就不難處了、你且消停在此、等我與夫人說去、少卿此時也是身不由己的、走來對朱氏道、昔年所言鳳翔焦氏之女、閨隔了多年、只道他嫁人去了、不想他父親死了、帶了个丫鬟、直尋到這里、今若不收留他、他沒个着落、叫[illegible]

賢哉若爲男子必不似滿生

沒處去了、却怎麽好、朱氏道、我當初原說接了他來家、你自不肯、直說他到此地位、還好不留得他、快請來與我相見、少卿道、我說道夫人賢慧、就走到西邊去、把朱氏的說話、說與文姬、文姬回頭對青箱道、若得如此、我每且喜有安身之處了、兩人隨了少卿、步至後堂、見了朱氏、相叙禮畢、文姬道、多蒙夫人不弃、情愿與夫人鋪床疊被、朱氏道、那有此理、只是姐妹相處便了、就相邀了一同進入衙中、朱氏着人替他收拾起一間好臥房、就着青箱與他同住、隨房伏侍、文姬低頭伏氣、且是小心、朱氏見他如此、甚加憐愛、

只是過得和睦住在衙中幾月了少卿終是有些羞慚不過意縮縮朒朒未敢到他房中歇宿去一月外兩去喫了酒歸來有些微醺了望去文姬房中燈火微明不覺心中念舊起來醉後却膽壯了趿趿踏踏竟來到文姬面前文姬與青箱慌忙接着喜喜歡歡擁擁他去睡了這邊朱氏聞知笑道來這幾時也該到他房裏去了當夜朱氏收拾了自睡到第二日色高了合家多起了身只有少卿未起合家人指指點點笑的話的道是十年不相見了不知怎地舞弄這時節還自睡哩青箱丫頭在傍邊聽得不耐煩想

也倦了連他也不起來、有老成的道、十年的說話講也講他大半夜怪道天明多睡了、去衆人議論了一回、只不見動靜、朱氏梳洗已過、也有些不愜意道這時節也該起身了、難道忘了外邊坐堂、同了一个丫鬟、走到文姬房前聽一聽不聽得裏面一些聲響推推門看、又是裏面關着的家人每道、日日此時、出外理事去久了、今日遲得不像樣、我每不妨催一催、一个就去敲那房門、初時低聲、逐漸聲高、直到得亂敲亂叫莫想裏頭荅應一聲、盡來對朱氏道、有些奇怪了、等他開出來不得、夫人做主、我們撬開一壁進去

看看停會相公嗔怪、全要夫人撩待、朱氏道這个在我不妨、衆人盡皆動手、須臾之間已撥開了一塌壁、衆人走進裏面一看開了口合不攏來正是

宜子慢傳無鬼論　良霄自昔有冤償
若還死者全無覺　落得生人不善良

衆人走進去看時只見滿少卿直挺挺倘在地下、口鼻皆流鮮血、近前用手一摸四肢冰冷、已氣絕多時了、房內並無一人那里有甚麼焦氏連青箱也不見了、剛留得些被卧在那里、衆人忙請夫人進來、朱氏一見、驚得目睜口呆、大哭起來、哭罷道不信有這等

的異事、斷道他兩个人謀佈死了相公、連夜走了、衆人道、衙門封鎖、插翅也飛不出去、況且房裏兀自關門閉戶的、打從那裏走得出來、朱氏道、這等、難道青天白日、相處這幾時、這兩个却是鬼不成、似信不信、一面傳出去、說少卿夜來暴死、着地方停當後事、朱氏悲悲切切、到晚來步進臥房、正要上床睡去、只見文姬打從床背後走將出來、對朱氏道、夫人休要煩惱、滿生當時受我家厚恩、後來負心、一去不來、吾舉家懸望、受盡苦楚、抱恨而死、我父見我死無聊、老人家悲哀過甚、與青箱丫頭、相繼淪亡、今在冥府訴准、

真好人

看得破

公道

許自來索命十年之怨方得申報我而今與他冥府對証去蒙夫人相待好意不敢相侵特來告別朱氏正要問个備細一陣冷風遍體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纔曉得文姬青衍兩个真是鬼少卿之死被他活捉了去陰府對理朱氏前日原知文姬這事也道少卿没理的今日死了無可怨悵只得護喪南還羅苦了朱氏下半世亦是滿生之遺孽也世人看了如此榜樣難道男子又該負得女子的

痴心女子負心漢　誰道陰中有判斷
雖然自古皆有死　這囘死得不好看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二

硬勘案大儒爭閒氣　甘受刑俠女著芳名、

詩云

世事莫有成心　成心專會認錯
任是大聖大賢、也要當着不着

看官聽說、從來說的書、不過談些風月、述些異聞、圖个好聽、最有益的、論些世情、說些因果、等聽了的觸着心裏、把平日邪路念頭、化將轉來、這個就是說書的一片道學心腸、却從不曾講着道學、而今爲甚麼說個不可有成心、只爲人心最靈、專是那空虛的纔

有公道、一點成心入在肚裏、把好歹、多錯認了、就是聖賢、也要偏執起來、自以爲是、却不知事體竟不是這樣的了、道學的正派、莫如朱文公晦翁、讀書的人、那一箇不尊奉他、豈不是个大賢、只爲成心上邊也曾錯斷了事、當日在福建崇安縣知縣事、有一小民告一狀、道有祖先墳塋、縣中大姓奪占、做了自己的墳墓、公然安葬了、晦翁精于風水、況且福建又極重此事、豪門富戶、見有好風水吉地、專要占奪了小民的、以致興訟、這樣事日日有的、晦翁準了他狀、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說是自家做的墳墓、與別人毫不相

干的、怎麽說起占奪來、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倚勢占了、兩家爭个不歇、叫中証問時、各人爲着一邊、也沒个的據、晦翁道此皆口說無憑、待我親去踏看明白、當下帶了一干人犯及隨從人等、親到墳頭、看見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个好去處、晦翁心裏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爭奪、心裏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稟道、這是小人家裏新造的墳、泥土工程、一應皆是新的、如何說是他家舊坟、相公龍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

下須有老土、這原是家裏的、他奪了纔裝新起來、晦翁叫取鋤頭鐵鍬、往墳前挖開來看、挖到鬆泥將盡之處、璫的一聲响、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撥開浮泥看去、乃是一塊青石頭、上面依稀有字、晦翁叫取起來看、從人拂去泥沙、將水洗淨、字文見將出來、却是某氏之墓、四个大字、傍邊刻着細行、多是小民家裏祖先名字、大姓喫驚道、這東西那里來的、晦翁喝道、分明是他家舊墳、你倚強奪了他的、石刻見在、有何可說、小民只是叩頭道、青天在上、小人再不必多口了、晦翁道、是見得已真、起身竟回縣中、把墳斷歸

今之賢守今亦有坐此者

小民把大姓問了個強占田土之罪小民口口青天拜謝而去晦翁斷了此事自家道此等鋤強扶弱的事不是我誰人肯做深為得意豈知反落了奸民之計元來小民詭詐曉得晦翁有此執性專怪富豪大戶欺侮百姓此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們看破的拿定了因貪大姓所做墳地風水好造下一計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墳前了多時忽然告此一狀大姓睡夢之中說是自家新做的墳一看就明白的誰知地下先做成此等圈套當官發將出來晦翁見此明驗豈得不信況且從來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見

挫折不變朱子所以爲朱子也

有小人謀大家的所以執法而斷、那大姓委實受冤、心裏不伏到上邊監司處再告將下來、仍發崇安縣問理、晦翁越加嗔惱、道是大姓刁悍抗拒、一發狠着地方、勒令大姓遷出棺柩、把地給與小民安厝祖先、了完事件、爭奈外邊多曉得是小民欺詐、晦翁錯問了事、公議不平、沸騰喧嚷、也有風聞到晦翁耳朶內、晦翁認是大姓力量大、致得人言如此、慨然嘆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終不可行、遂弃官不做、隱居本處武夷山中、後來有事經過其地、見林木蓊然、記得是前日踏勘斷還小民之地、再行閒步一看、看得風水真

覓好民
一恨朱子
未嘗不公

好葬下該大發人家、因尋其旁居民問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地、居民道若說這家墳墓、多是欺心得來的、難道有好風水報應他不成、梅翁道、怎生樣欺心、居民把小民當日埋石在墓內、騙了縣官、詐了大姓這塊墳地、埋了祖先的話、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梅翁聽罷、不覺兩頰通紅、悔之無及、道我前日認是奉公執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騙、一點恨心自丹田裏直貫到頭頂來、想道據着如此風水、該有發蹟好處、據着如此用心貪謀來的、又不該有好處到他了、遂對天祝下四句道、

此地若發　是有地理
此地不發　是有天理

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雷電交作、霹靂一聲、屋尾皆響、次日看那墳墓已震成坑、連尸棺多不見了、可見有了成心、雖是晦菴大賢、不能無悞、及後來事體明白、纔知悔悟、大就顯出報應來、此乃天理不泯之處、人若欺心、就騙過了聖賢、占過了便宜、葬過了風水、天地原不容的、而今爲何把這件說這半日、只爲朱晦翁還有一件爲着成心上邊、硬斷一事、屈了一个下賤婦人、反致得他名聞天子、四海稱揚、得了

个好結果、有詩爲証、

白面秀才落得爭　紅顏女子落得苦
寬仁聖主兩分張、反使娼流名萬古、

話說天台營中、有一上廳行首、姓嚴名蕋、表字幼芳、乃是个、絕色的女子、一應琴棋書画歌舞管絃之類、無所不通、善能作詩詞、多自家新造句子、詞人推服、又博曉古今故事、行事最有義氣、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見了的、沒一个不失魂蕩䰟在他身上、四方聞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遠千里、直到台州來與一識面、正是

十年不識君王面、始信嬋娟解悞人、

此時台州太守、乃是唐與正、字仲友、少年高才、風流文彩、宋時法度、官府有酒、皆召歌妓承應、只站着歌唱送酒、不許私侍寢席、却是與他謔浪狎昵、也算不得許多清處、仲友見嚴蕊如此十全可喜、儘有眷顧之意、只爲官箴拘束、不敢胡爲、但是良辰佳節、或賓客席上、必定召他來侑酒、一日紅白桃花盛開、仲友置酒賞玩、嚴蕊少不得來供應、飲酒中間、仲友曉得他善于詞詠、就將紅白桃花爲題、命賦小詞、嚴蕊應聲成一闋、詞云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詞寄如夢令

吟罷、呈上仲友、仲友看畢、大喜、賞了他兩疋縑帛、又一日時逢七夕、席中閒談、仲友有一个朋友謝元卿、極是豪爽之士、是日也在席上、他一向聞得嚴幼芳之名、今得相見、不勝欣幸、看了他這些行動舉止、談諧歌唱、件件動人、道果然名不虛傳、大戲連飲、興趣愈高、對唐太守道、久聞此子長于詞賦、可當面一試否、仲友道、既有佳客、宜賦新詞、此子頗能、正可請教、

元卿道就把七夕爲題以小生之姓爲韻求賦一詞小生當飲滿三大甌嚴蓀領命卽口吟一詞道、

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初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　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怕天上方纔隔夜

詞寄鵲橋僊

詞已吟成、元卿三甌酒剛喫得兩甌、不覺躍然而起道、詞旣新奇、調文適景、且才思敏捷、眞天上人也、我輩何幸得親沾芳澤、亟取大觥相酧道、也要紉芳分飲此甌、眾不見小生欽慕之意、嚴蓀接過喫了、太守看

好主人

留一年從割

見兩人光景、便道元卿客邊、可到嚴子家中做一程兒伴去、元卿大笑、作箇揖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但未知幼芳心下如何、仲友笑道、嚴子解人、豈不願事佳客、況爲太守做主人、一發該的了、嚴蕊不敢推辭得、酒散竟同謝元卿一路到家、是夜遂留同枕蓆之歡、元卿意氣豪奕、見此佳麗聰明女子、十分趁懷、只恐不得他歡心、在太守處、凡有所得、盡情送與他家、留連半年、方才別去、也用掉若干銀兩、心裏還是歉然的、可見嚴蕊真能令人消魂也、表過不題、且說婺州永康縣、有个有名的秀才、姓陳名亮、字同父、賦性

[illegible]人　[illegible]　[illegible]

慷慨任俠使氣、一時稱爲豪傑、凡縉紳士大夫、有氣節的、無不與　交好、淮帥辛稼軒、居鉛山時、同父嘗去訪他、將近居傍、小橋、騎的馬不肯走、同父將馬三躍、馬三次退却、同父大怒、拔出所佩之劍、一劍揮去馬首、馬倒地上、同父面不改容、徐步而去、稼軒適在樓上看見、大以爲奇、遂與定交、平日行徑如此、所以與仲友也與他相好、因到台州來看仲友、仲友資給館穀、留住了他、閒暇之時、往來講論、仲友喜的是俊爽名流、惱的是道學先生、同父意見亦同、常說道、而今的世界、只管講那道學、說正心誠意的、多是

[illegible]之秘[illegible]

一班害了風痹病不知痛癢之人君父大讐全然不理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性命是什麽東西所以與仲友說得來、只一件、同父雖怪道學、却與朱晦菴相好、晦菴也曾薦過同父來、同父道他是實學、有用的、不比世儒迂濶、惟有唐仲友、平日持才、極輕薄的是朱晦菴、道他字也不識的、爲此兩箇議論、有些左處、同父客邸與高思遊妓館、此時嚴蕊之名、布滿一郡、人多曉得是太守相公作興的、異樣興頭、沒有一日閒在家裡、同父是箇爽利漢子、那里有心情伺候他空閒、鬭得有一个趙娟、色藝雖在嚴蕊之下、

却也算得是箇上等的衏衏、台州數一數二的、同父就在他家游耍、纏綣多時、兩情歡愛、同父揮金如土、毫無悋澁、妓家見他如此、百倍趨承、趙娟就有嫁他之意、同父也有心要娶趙娟、兩个商量了幾番、彼此樂意、只是是个官身、必須落籍、方可從良嫁人、同父道、落籍是府間所主、只須與唐仲友一說、易如反掌、趙娟道、若得如此最好、陳同父特爲此來府裏見唐太守、把此意備細說了、唐仲友取笑道、同父是當今第一流人物、在此不交、嚴蘂而交趙娟、何也、同父道、吾輩情之所鍾、便是最勝、那見還有出其右者、況嚴

蕋乃守公所屬意、卽使與交、肯便落了籍、放他去否、仲友也笑將起來道、非是屬意、果然嚴蕋若去、此邦便覺無人、自然使不得、若趙娟要脫籍、無不依命、但不知他相從仁兄之意已決否、同父道、察其詞意、似出至誠、還要守公贊襄、作个月老、仲友道、相從之事出于本人情願、非小弟所可贊襄、小弟只管與他脫籍便了、同父別去、就把這話回覆了趙娟、大家歡喜、次日府中有宴、就喚將趙娟來承應、飲酒之間、唐太守問趙娟道、昨日陳官人替你來說、要脫籍從良、果有此事否、趙娟叩頭道、賤妾風塵已厭、若得脫離、天

此處原是川多名妓

地之恩、太守道脫籍不難、脫籍去就從陳官人否、趙娟道陳官人名流貴客、只怕他嫌弃微賤、未肯相收、今若果有心于妾、妾焉敢自外、一脫籍就從他去了、太守心裏想道這妮子不知高低、輕意應承、豈知同父是个殺人不眨眼的漢子、況且手段揮霍、家中空虛、怎能了得這妮子終身、也是一時間爲趙娟的好意、冷笑道、你果要從了陳官人、到他家去、須是會忍得飢、受得凍、纔使得、趙娟一時變色、想道我見他如此撒漫使錢、道他家中必然富饒、故有嫁他之意、若依太守相公的說話、必是个窮漢子、豈能了我終身

之事、好些不快活起來、唐太守一時取笑之言、只道他不以爲意、豈知姊妹行中心路最多、一句關心、陡然疑變、唐太守雖然與了他脫籍文書出去、見了陳同父、並不提起嫁他的說話了、連相待之意、比平日也冷澹了許多、同父心裏怪道、難道娼家薄情得這樣、摻瀨哄我與他脫了籍、他就不作准了、再把前言問趙娟、趙娟回道、太守相公說來、到你家要忍凍餓這着甚麼來由、同父聞得此言、勃然大怒道、小唐這樣憊賴、只許你喜歡嚴蕊罷了、也須有我的說話處、他是个直性尚氣的人、也就不戀了趙家、也不去別

[illegible]是[illegible]手
閑氣

唐太守、一徑到朱晦菴處來、此時朱晦菴提舉浙東常平倉、正在婺州、同父進去相見已畢、問說是台州來、晦菴道、小唐在台州如何、同父道、他只曉得有个嚴蘂、有甚別勾當、晦菴道、曾道及下官否、同父道、小唐說公尚不識字、如何做得監司、晦菴聞之、黙然了半日、蓋是晦菴早年登朝、茫茫仕宦之中、著書立言、流布天下、自己還有些不慊意處、見唐仲友少年高才、心裡常疑他要來輕薄的、聞得他說己不識字、豈不媿怒、怫然道、他是我屬吏、敢如此無禮、然背後之言未卜眞僞、遂行一張牌下去、說台州刑政有枉、重

要巡歷、是夜到台州來、晦菴是有心尋不是的、來得急促、唐仲友出于不意、一時迎接不及、來得遲了些、晦菴信道是同父之言不差、果然如此輕薄、不把我放在心上、這點惱怒再消不得了、當日下馬、就追取了唐太守印信、交付與郡丞、說知府不職、聽候參連、嚴蕋也拿來收了監、要問他與太守通奸情狀、晦菴道是仲友風流、必然有染、況且婦女柔脆、喫不得刑拷、不論有無、自然招承、便好參奏他罪名了、誰知嚴蕋苗條般的身軀、却是鉄石般的性子、隨你朝打暮罵、千箠百拷、只說循分供唱、吟詩侑酒、是有的、曾無一

俠骨天生

菴他事、受盡了苦楚、監禁了月餘、到底只是這樣話、晦菴也沒奈他何、只得糊塗做了不合蠱惑上官、狠毒將他痛杖了一頓、發去紹興另加勘問、一面先具本參奏、大畧道、

唐某不伏講學、罔知聖賢道理、却詆臣爲不識字、居官不存政體、褻昵娼流、鞫得奸情、再行覆奏、取進止等因、

[illegible]非眞

唐仲友有個同鄉友人、王淮、正在中書省當國、也具一私揭、辨晦菴所奏、要他達知聖聽、大畧道、

朱某不遵法制、一方再按、突然而來、因失迎候、酷

妄語也好笑相聖主

逼招流妄、汚職官、公道難泯、力不能使賤婦誣服、尚辱瀆奏、明見欺妄等因、

孝宗皇帝看見晦菴所奏、正拿出來與宰相王淮平章、王淮也出仲友私揭與孝宗看、孝宗見了、問道、二人是非、卿意何如、王淮奏道、據臣看着、此乃秀才爭閙氣耳；一个道譏了他不識字、一个道不迎候得他、此是真情、其餘言語、多是增添的、可有一些的正事麼、多不要聽他。就是孝宗道、卿說得是、却是上下司不和、地方不便、可兩下平調了他、每便了；王淮奏謝道、陛下聖見極當、臣當分付所部奉行、這番京中虧

得王丞相幇襯、孝宗有主意、唐仲友官爵、安然無事只可憐這邊嚴蕊、吃過了許多苦楚、還不算帳、出本之後、另要紹興去聽問、紹興太守、也是一个講學的嚴蕊解到時、見他模樣標緻、太守便道、從來有色者必然無德、就用嚴刑拷他、討拶來拶指、嚴蕊十指纖細、掌背嫩白、太守道、若是親操井臼的手、決不是這樣、所以可惡、又要將夾棍夾他、當案孔目禀道、嚴蕊雙足甚小、恐經折挫不起、太守道、你道他足小麼、此皆人力矯揉非天性之自然也着實被他騰倒了一番、要他招與唐仲友通奸的事、嚴蕊照前不招只得

士人之所難能

且把來監了以待再問嚴蕊到了監中獄官看實可憐他分付獄中牢卒不許難爲好言問道上司加你刑罰不過要你招認你何不早招認了這罪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極重不過是杖罪况且已經杖斷過了罪無重科何苦捨着身子熬這等苦楚嚴蕊道身爲賤伎縱是與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認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眞則是眞假則是假豈可自惜微軀信口妄言以汚士大夫今日寧可置我死地要我誣人斷然不成的獄官見他詞色凜然十分起敬盡把其言稟知太守太守道既如此只依上邊原

斷、施行罷、可惡這妮子倔強、雖然上邊發落已過、這裏原要決斷、又把嚴蕊帶出監來、再加痛杖、這也是奉承晦菴的意思、叠成文書、正要回覆提舉司、看他口氣、別行定奪、却得晦菴改調消息、方纔放了嚴蕊出監、嚴蕊恁地悔氣、官人每自爭閒氣、做他不着兩處監裏無端的監了兩箇月、強坐得他一箇不應罪名、到受了兩番科斷、其餘逼招拷打、又是分外的受用、正是

規圓方竹杖　漆却斷紋琴
好物不動念　方成道學心

公道在人

嚴蕊喫了無限的磨折放得出來氣息奄奄幾番欲死將息杖瘡幾時見不得客却是門前車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義氣那些少年尚氣節的朋友一發道是堪比古來義俠之倫一向認得的要來問他安不曾認得的要來識他面所以挨擠不開一班風月場中人自然與道學不對但是來看嚴蕊的没一个不駡朱晦菴兩句晦菴此番竟不曾奈何得唐仲友落得動了好些唇舌外邊人言喧沸嚴蕊聲價騰湧直傳到孝宗耳朶內孝宗道早是前日兩平處了若聽了一偏之詞貶謫

難得如此

了唐與正卻不屈了這有義氣的女子沒申訴處陳同父知道了也悔道我只向晦菴說得他兩句說話不道認真的大弄起來今唐仲友只疑是我害他無可辨處因致書與晦菴道

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漆命一笑

看來陳同父只為唐仲友破了他趙娟之事一時心中憤氣故把仲友平日說話對晦菴講了出來原不料晦菴狠毒就要擺佈仲友起來至于連累嚴蕊受

此人此煞風景者何如

此、苦拷、皆非同文之意也、這也是晦菴成心不化、偏執之過、以後改調去了、交代的是岳商卿、名霖、到任之時、妓女拜賀、商卿問那箇是嚴蕊、嚴蕊上前答應、商卿擡眼一看、見他舉止異人、在一班妓女之中、却像雞羣中野鶴獨立、却是容顏憔悴、商卿曉得前事、他受過折挫、甚覺可憐、因對他道、聞你長于詞翰、你把自家心事做成一詞、訴我、我自有主意、嚴蕊領命、略不搆思、應聲口占卜算子道、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悞、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

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揷

滿頭莫問奴歸處。

商卿聽罷、大加稱賞道、你從良之意決矣、此是好事、我當爲你做主、立刻取伎籍來與他除了名字、判與從良、嚴蕋叩頭謝了、出得門去、有人得知此說的、千金幣聘、爭來求討、嚴蕋多不從他、有一宗室近屬子弟、喪了正配、悲哀過切、百事俱廢、賓客們恐其傷性、拉他到伎館散心、說着別處、多不肯去、直等說到嚴蕋家裏、纔肯同來、嚴蕋見此人滿面慽容、問知爲着喪偶之故、曉得是个有情之人、關在心裏、那宗室也慕嚴蕋大名、飲酒中間、彼此喜樂、因而留住、傾心來

往了多時、畢竟納了嚴蕊爲妾、嚴蕊也一意隨他、遂成了終身結果、雖然不到得夫人縣君、却是宗室自取嚴蕊之後、深爲得意、竟不續婚、一根一蒂立了婦名、享用到底、也是嚴蕊立心正直之報也、後人評論這个嚴蕊乃是眞正講得道學的、有七言古風一篇、單說他的好處、

天台有女眞奇絕、揮毫能賦謝庭雪、
搽粉虞候太守筵、酒酣未必呼燭滅、
忽爾監司飛檄至、桁楊横掠頭搶地、
章臺不犯士師條、肺石會疏刺史事

賤質何妨輕一死　豈承浪語汚君子
罪不重科兩得笞　獄吏之威止是耳
君侯能講毋自欺　乃遣女子誣人爲
雖在縲絏非其罪　尼父之語胡忘之
君不見貫高當時白趙王　身無完膚猶自強
今日蛾眉亦能爾　千載同聞俠骨香
含顰帶笑出狴犴　寄聲合眼閉眉漢
山花滿頭歸去來　天潢自有梁鴻案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三

鹿胎菴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舊鬼借新屍

詩曰

昔日眉山翁、　無事強說鬼、
何取誕怪言、　陰陽等一理、
惟令死可生。　不教生媿死
晉人頗通玄、　我怪阮宣子

晉時有個阮脩、表字宣子、他一生不信有鬼、特做一篇無鬼論、他說道今人見鬼者多說他着活時節衣服、這等說起來人死有鬼、衣服也有鬼了、一日有个

[illegible]

書生來拜他、極論鬼神之事、一个說無、一个說有、兩下辨論多時、宣子口才便捷、書生看看說不過了、立起身來道、君家不信、難以置辨、只眼前有一件大証見、身即是鬼、豈可說無、即言畢忽然不見、宣子驚得木呆、嘿然而慙、這也是他見不到處、從來聖賢多說人死爲鬼、豈有沒有的道理、不止是有、還有許多放生前心事不下、出來顯靈的、所以古人說、當令死者復生、生者可以不媿、方是忠臣義士、而今世上的人、可以見得死者的能有幾箇、只爲欺死鬼無知、若是見了顯靈的、可也害怕哩、宋時福州黃閒人劉監税

的兒子四九秀才、取鄭司業明仲的女兒爲妻、後來死了三个月、將去葬于鄭家先隴之傍、旣掩壙、劉秀才邀請送葬來的親朋在墳菴飲酒、忽然一个大蝶飛來、可有三寸多長、在劉秀才左右盤旋飛舞、趕逐不去、劉秀才道、是怪異、戲言道、莫非我妻之靈乎、倘陰間有知、當集我掌上、剛說得罷、那蝶應聲而下、竟飛在劉秀才右手內、將有一刻光景、然後飛去、細看手內已生下二卵、坐客多來觀看、劉秀才恐失掉了、將紙包着、叫房裏一个養娘交付與他藏了、劉秀才念着鄭氏、嘆息不已、不覺淚下、正在悽惶間、忽見這

个養娘走進來道、不必悲傷、我自來了、看着行動舉止、聲音笑貌、宛然與鄭氏一般無二、衆人多道是這養娘風發了、到晚間家竟走到鄭氏房中、開了箱匣、把冠裳釵釧服飾之類、盡多拿出來、悉照鄭氏平日打扮起來、家人卅皆驚駭、他竟走出來對劉秀才說道、我去得三月、你在家中做的事、那件不是、那件不是、某妾說甚麼話、某僕做甚勾當、一一數來、件件不虛、劉秀才曉得是鄭氏附身、把這養娘認做是鄭氏、與他說話、全然無異、也只道附幾時、要去的、不想自此聲音不改了、到夜深竟登鄭氏之牀、拉了劉秀才、

陽間物得還如日否

同睡雲雨歡愛、宛與鄭氏生時一般、明日早起來區處家事、簡較莊租、簿書、分毫不爽、親眷家問知、多來看他、他與人寒溫款待、一如平日、人多叫他做鬼小娘、養娘的父親就是劉家庄僕、見說此事、急來看看女兒、女兒見了、不認是父親、叫他的名字罵道、你去年還欠穀若干斛、何爲不還、叫當直的、拿住了要打、討饒纏住、如此者五年、直到後來劉秀才死了、養娘大叫一聲、驀然倒地、醒來仍舊如常、問他五年間事、分毫不知、看了身上衣服、不勝慙愧、急脫卸了原做養娘本等去、可見世間鬼附生人的事、極多、然只不

過一時間事沒有幾年價竟做了生人與人相處的也是他陰中撇劉秀才不下又要照管家事故此現出這般奇異來怎說得个沒鬼這个是借生人的了還有个借死人的說來時

直叫小膽驚欲死　任是英雄也汗流
只爲滿腔寃抑事　一宵鬼話報心仇

話說會稽嵊縣有一座山叫做鹿胎山鹿胎山爲何叫得鹿胎山當時有一个陳惠度專以射獵營生到此山中見一帶胎麀鹿在面前走過惠度腰袋内取出箭來搭上了一箭射去叫聲着不偏不側正中了鹿的頭

上、那隻鹿帶了箭、急急跑到林中、跳上兩跳、早把个小鹿生了出來、老鹿既產、便把小鹿身上血、舐个乾淨了、然後倒地身死、陳惠度見了、好生不忍、深悔前業、抛弓弃矢、投寺爲僧、後來鹿死之後、生出一樣草來、就名鹿胎草、這个山原叫得剡山、爲此就改做鹿胎山、山上有个小菴、人只叫做鹿胎菴、這个菴苦不甚大、宋淳熙年間、有一僧號竹林、同一行者在裏頭居住、山下村里名剡溪、里就是王子猷雪夜訪戴安道的所在、里中有个張姓的人家、家長新亡、將入殯殮、來請菴僧竹林去做入棺功德、是夜裏的事、竹林

叫行僮挑了法事經箱、隨着就去時已日暮、走到半山中、只見前面一个人叫道、天色晚了、師父下山到甚處去、擡頭看時、却是平日與他相好的一个秀才、姓直名諒、字公言、兩人相揖已畢、竹林道官人從何處來、小僧要山下人家去、怎麼好、直生道、小生從縣間至此、見天色已晚、特來投宿菴中、與師父清話、師父不下山去罷、竹林道、山下張家主翁入殮、特請去做佛事、事在今夜、多年檀越人家、怎好不去、得只是官人已來到此、又沒有不留在菴中宿歇的事、出兩難、如何是好、直生道、我不宿此、別無去處、竹林道只

不知官人有膽氣獨住否、直生道、我輩大丈夫氣吞湖海、鬼物所畏、有甚没膽氣處、竹每自去、我竟到菴中自宿罷、竹林道、如此却好、只是小僧心上、過意不去、明日歸來、罰做一个東道請罪罷、直生道、快去快去、省得爲我少得了襯錢、明日就將襯錢來破除罷好、竹林就扭腰間解下鑰匙來、付與直生道、官人你可自去開了門、歇宿去、肚中飢餓時、廚中有糕餅、竈下有見成米飯、食物多有、隨你權宜喫用、將就過了今夜、明日絕早小僧就回、托扭相知、敢如此大膽、幸勿見責、直生取笑道、不要開進門去撞著了什麼鬼

知此夜受用

忌的人、在裏頭、你放心不下、竹林也笑道、山菴淺陋料沒有婦女藏得、不妨不妨、直生道、若有在裏頭、正好、我受用、他一夜、竹林道、但憑受用、小僧再不喫醋大笑而別、竹林自下山去了、直生接了鑰匙、一徑踱上山來、端的好夜景、

棲鴉爭樹、宿鳥歸林、隱隱鐘聲、知是禪關清梵、紛紛烟色、看他比屋晚炊、徑僻少人行、惟有樵夫肩擔、下山深無客至、並稀稚子候門迎、微茫幾點疏星、戶前相引、燦爛一鉤新月、木末來邀、室內知音祇是滿堂木偶、庭前好伴、無非對座金剛、若非德

重鬼神欽也要心疑魍魎至、

直生走進菴門、竟趨禪室此時月明如晝、將鑰匙開了房門、在佛前長明燈內點个火起來點在房中了、到竈下看時、鉢頭內有炊下的飯將來鍋內熱一熱、又去傾瓶倒罐、尋出些笋乾木耳之類、好些物事來笑道、只可惜沒處得幾杯酒喫喫（僧房未必無之）把飯喫飽了、又去燒些湯點些茶起來喫了、走入房中掩上了門展一展被臥、停當息了燈倒頭便睡一時間睡不去還在翻覆之際、忽聽得扣門響、直生自念菴僧此時正未歸來、隣旁別無人跡、有何人到此、必是山魈木魅不

去理他、那門外扣得轉急、直生本有膽氣、毫無怖畏大聲道、汝是何物、敢來作怪、門外道、小弟是山下劉念嗣、不是甚麽怪、直生見說出話來、側耳去聽、果然是劉念嗣聲音、原是他相好的舊朋友、恍忽之中要起開門、想一想道、劉念嗣已死過幾時、這分明是鬼了、不走起來、門外道、你不肯起來、放我、我自家會走進來說罷、只聽得房門、砉砉有聲、一直走進房來、月亮裏邊看去、果然是一个人、踞在禪椅之上、肆然坐下、大呼道、公言公言、故人到此、怎不起來相揖、直生道、你死了、爲何到此、鬼道與足下往來甚久、我元不

非有膽者此時亦驚走矣

曾死今身子見在、怎麼把死來戲我、直生道、我而今想起來、你是某年某月某日死的、我于某日到你家送葬、葬過了纔回家的、你如今卻來這里作怪、你敢道我怕鬼、故戲我麼、我是鐵漢子、膽氣極壯、隨你甚麼千妖百怪、我決不怕的、鬼笑道、不必多言、寔對足下說、小弟果然死久了、所以不避幽明昏夜到此尋足下者、有一腔心事、要訴與足下、求足下出一臂之力、足下許我、我方才敢說、直生道、有何心事、快對我說、我念平日相與之情、倘可用力、必然盡心、鬼嘆息了一會、方說道、小弟不幸去世、不上一年、山妻房氏、即

便改嫁、嫁也罷了、凡我所有箱匣貨財田屋文券席捲而去、我止一九歲兒子、家財分毫沒分、又不照管他一些、使他飢寒伶仃、在外邊乞丐度日、說到此處、豈不傷心、便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直生好生不忍、便道、你今來見我之意、想是要我收拾你令郎麽、鬼道、幽冥悠悠、徒自悲傷、沒處告愬、今特來見足下、要足下念平生之好、替我當官一說、申此冤恨、追出家財、付與吾子、使此子得以存活、我瞑目九泉之下、當効結草啣環之報、直生聽罷、義氣憤憤、便道既承相托、此乃我身上事了、明日即當往見縣官、爲兒申理此

事但兄既死無對證只我口說有何憑據鬼道我一一說來足下須記得明白我有錢若干粟若干布帛若干在我妻身邊有一細帳在彼減粧匣內匙鑰繫繫身上田若干畝在某鄉屋若干間在某里俱有文契在彼房內紫漆箱中時常放在床頂上又有白銀五百兩寄在彼親賴某家開得往取幾番彼家不肯認帳若得官力也可追出此皆件件有據足下肯爲我留心不怕他少了只是兒子幼小無能不是足下幫扶到底成不得事直生一一牢記恐怕忘了又叫他說了再說說了兩三遍把許多數目款項俱明明

白白了、直生道、我多已記得、此事在我、不必多言、只是你一向在那里、今日又何處來、鬼道、我从去無罪、不入冥司、各處游蕩、看見家中如此情態、既不到陰司、沒處告理、陽間官府處、又不是鬼魂可出的、所以含忍至今、今日偶在山下人家赴齋、知足下在此山上、故特地上來、表此心事、求懇出力、萬祈留神、直生與他言來語去、覺得更深了、心裏動念道、他是个鬼、我與他說話已久、不要爲鬼氣所侵、被他迷了、越心裏清時、打發他去罷、因對他道、劉兄所托、既完可以去了、我身子已倦、不要惱了我睡覺、說罷、就不聽見

此物無聲亦因其目尚有腳而尖之或亦追其下山自事乎

響了叫兩聲劉兄劉念嗣並不答應了直生想道已去揭帳看時月光朦朧禪椅之上依然有个人坐着不動直生道可又作怪鬼旣已去此又何物大聲咳嗽禪椅之物也依樣咳嗽直生不理他假意鼾呼。椅上之物也依樣鼾呼。及至仍前叫劉兄他却不會應直生初時膽大與劉鬼相問答之時竟把生人待他一般毫不爲異此時精神旣已少倦又不見說話了却只如此。作影响心裏就怕將起來道萬一走上床來却不利害急急走了下床往外便跑椅上之物。從背後一路趕來。直生走到佛堂中聽得背後腳步

響想道曾聞得人說鬼物行步、但會直前、不能曲折、我今環繞而走、必然趕不着、遂在堂柱邊繞了一轉、那鬼物跟蹤走不迭了、撲在柱上、就抱住不動、直生見他抱了柱、叫聲慚愧、一道煙望門外溜了兩三步并作一步、一口氣奔到山脚下、天色已明、只見山下兩个人前後走來、正是竹林與行童、見了直生道、官人起得這等早、爲甚恁地喘氣、直生喘息略定、道險些嚇死了人、竹林道、爲何呢、直生把夜來的事從頭說了一遍、道你們撇了我、在檀越家快活、豈知我在山上、受如此驚怕、今我下了山、正不知此物怎麼樣

也是一場好看的事

了、竹林道、好教官人得知、我每撿着的事、只你的還希、奇、哩、直生道、難道還有奇似我的竹林道、我們做了大半夜佛事、正要下棺椁、動靈杵、念過真言、拋个須子、揭開海被一看、正不知、死人屍骸在那里去了、合家驚慌了、前後找尋、並無影响、送殯的諸親多嚇得走了、孝子無頭可奔、滿堂鬧沸、連我們做佛事的、沒些意智、只得散了、回來、你道作怪麽、直生搖着頭道、奇奇奇、世間人事改常、變怪不一、真个是天翻地覆的事、若不眼見、說着也不信、（信人也）竹林道官人你而今往那里去、直生道、要尋劉家的兒子與他說、去竹林

道、且從容、昨夜不曾相陪得、又喫了這樣驚恐、而今且到小菴裏坐坐、喫些早飯再處、直生道、我而今青天白日、便再去尋尋昨夜光景、看是怎的、就同了竹林、一行三个、一頭說、一頭笑、攛上山來、

一宵兩地作怪、鬧炒也須驚壞、
禪師不見不聞、未必心無罣礙、

三人同到菴前、一齊擡起頭來、直生道元來還在此、竹林看時、只見一个从人、抱住在堂柱上、行童大叫一聲、把經箱撲的摜在地上了、連聲喊道不好不好、竹林啐了一口氣、有我兩人在此、怕怎的、且仔細看

看着、竹林把菴門大開、向亮處一看、叫聲奇怪、把个舌頭伸了出來、縮不進去、直生道、昨夜與我講了半夜話、後來趕我的、正是這个、依他說、只該是劉念嗣的屍首、今却不認得、竹林道、我仔細看他、分明像是張家主翁的模樣、敢就是昨夜失去的、却如何走在這里、直生道、這等是劉念嗣借附了屍首來與我講話的了、怪道他說到山下人家赴齋來的、可也奇怪得緊、我而今且把他分付我的說話一一寫了出來、省得過會忘記了些、竹林道、你自做你的事、而今這个屍首在此不穩便、我且知會張家人來認一認看、

若認來不是、又作計較、連忙叫行童、做些早飯、大家喫了、打發他下山、張家去報信、說山上有个死屍、抱在柱上、有些像老檀越、特來邀請親人去看、張家兒子見說、急約親戚幾人、飛也似到山上來認、鄰里間聞得此說盡道希奇、不約而同、無數的隨着來看、但見

一會子鬧動了剡溪里　險些兒踹平了鹿胎菴

且說張家兒子、走到菴中一看、柱上的果然是他父親屍首、號天拍地、哭了一場、哭罷拜道、父親何不好好入殮、怎的走到這个所在、如此作怪、便請到家裏

丢正或因岳肯宗沿實狂

去罷叫衆人幫了動手解他下來怎當得雙手緊抱牢不可脫欲用力折開又恐怕折壞了些肢體心中不忍舞弄了多時再不得計較此時山下來看的人越多了內中有的道新尸強魂必不可脫除非連柱子弄了家去張家是有力之家便依着說話叫些匠人把幾枝木頭將屋梁支架起來截斷半柱然後連柱連尸倒了下來抵在木板上了才偷得柱子出來一面將木板紮縛了繩索正要扛擡他下山去內中走出一个里正來道列位不可造次聽小人一句說話此事大奇關係地方怪異須得報知知縣相公驗

同驗看、方可、衆人齊住了手道恁地時、你自報去、里正道、報時須說此尸、在本家怎麼樣不見了、幾時走到這菴裏、怎麼樣抱在這柱子上、說得備細、方可對付知縣相公、張家人道、我們只知下葬時、揭開被來不見了尸首、已後却是菴裏師父來報、纔尋得着、這里的事、我們不知、竹林道、小僧也因做佛事、同在張家、不知這里的事、今早回菴、方纔知道、這菴裏自有个秀才官人、晚間在此歇宿、見他尸首來的、此時直生已寫完了帳、走將出來道、晚間的事、多在小生肚裏、里正道、這等也要煩官人見一見知縣相公、做个

証見直生道、我正要見知縣相公有話說、里正就齊了一班地方人、張家孝子、扶從了扛尸的直秀才、自帶了寫的帳、一擁下山、同到縣裏來、此時看的何止人山人海、擠滿了縣堂、知縣出堂問道、何事喧嚷、里正同兩處地方一齊跪下道、地方怪異、特來告明、知縣道、有何怪異、里正道、剡溪里民家張某新死入殮、尸首忽然不見、第二日却在鹿胎山上菴中、抱住佛堂柱子、見有个直秀才在山中歇宿、見得來時明白、今本家連柱取下、將要歸家、小人們見此怪異關係地方、不敢不報、故連作怪之尸并一干人等、多送到

相公台前、憑相公發落、知縣道、我曾讀過野史、死人能起、頭名尸魘、也是人世所有之事、今日偶然有此不足爲異、只是直秀才所見來的、光景是怎麼樣的、直生道、大人所言尸蹶、固是、但其間還有好些緣故、此尸非能作怪、乃一不平之鬼、借此尸來托小生求申理的、今見大人當以備陳、只是此言未可走洩、望太人主張、發落去了、這一干人、小生別有下情寔告、知縣見他說得有些因由、便叫該房與地方取詞立案、打發張家親屬領尸歸殮、各自散去、單留着直生、問說備細、直生道、小生有个舊友劉念嗣、家事儘也

溫飽、身歿不多時、其妻房氏席捲家貲、改嫁後夫、致九歲一子、流離道路、昨夜鬼扣山菴、與小生訴苦、備言其妻所掩沒之數、及寄頓之家、朗朗明白、要小生出身代告大人臺下、求理此項、小生義氣所激、一力應承、此鬼安心而去、不想他是借張家新尸、附了來的、鬼去、尸存、小生覺得有異、離了房門、走出、那尸就來趕逐小生、小生遇柱而抱、幸已天明、小生得脫、故地方見此異事、其實乃友人這一點不平之怨氣所致、今小生記其所言、滿錄一紙、大人台鑒、照此單欵、爲小生一追、使此子成立、不枉此鬼苦苦見托之意、亦是

[illegible]

[illegible]

大人申寃理枉救困存孤之大德也、知縣聽罷道世間有此薄行之婦、官府不知、乃使鬼來求申、有愧民牧矣、今有煩先生做个証明、待下官盡數追取出來、直生道、待小生去尋着其子、才有主腦、知縣道、追明了家財、然後尋其子來給還、未爲遲也、不可先漏機關、直生道、大人主張極當、知縣叫直生出外邊伺候、密地僉个小票、竟拿劉念嗣元妻房氏到官、元來這个房氏、小名恩娘、體態風流、情性淫蕩、初嫁劉家、雖則家道殷厚、爭奈劉生禀賦羸弱、遇敵先敗、儘力奉承、終不愜意、所以得了虛怯之病、三年而歿、劉家並

無翁姑伯叔之親、只憑房氏做主守孝終七、就有些耐不得未滿一年就嫁了本處一个姓李的叫做李德、到比房氏年小三五歲、少年美貌、精力強壯、更善抽添之法、房氏才知有人道之樂、只恨丈夫死得遲了幾年、所以一家所有、盡情拿去奉承了晚夫、連兒子多不顧了、兒子有時去看他、他一來怕晚夫嫌忌、二來兒子漸長、這些與晚夫恣意取樂光景、終是碍眼、只是趕了出來、劉家二字也怕人提起了、不料青天一个霹靂、縣間竟來拿起劉家元妻房氏來、驚得个不知頭腦、與晚夫商量道、我身上無事、如何縣間

來拿我、他票上有劉家二字、莫非有人唆哄小業種告了狀麼、及問差人討票看、竟不知原告是那个、却是沒處躲閃、只得隨着差人、到衙門裏來、幸德雖然跟着同去、票上無名、不好見官、只帶得房氏當面、知縣見了房氏、問道你是劉念嗣的元妻麼、房氏道當先在劉家、而今的丈夫叫做幸德、知縣道誰問你後夫、你只說前夫劉念嗣身死、他的家事怎麼樣了、房氏道、原沒甚麼大家事、死後兒子小、養小婦人不活、只得改嫁了、知縣道、你丈夫托夢于我、說你拖擄家私、嫁了後夫、他有許多東西在你手裡、我一一記得

的你可實招来房氏心中不信賴道委實一些没有知縣叫把拶來傻了指房氏忍着痛還說没有知縣道我且逐件問你你丈夫說有錢若干粟若干布若干在你家可有麽房氏道没有知縣道田在某鄉屋在某里可有麽房氏道没有知縣道你丈夫說錢物細帳在減粧匣內匙鑰在你身邊田房文契在紫漆箱中放于床頂上如此明白的你還要賴房氏起初見說着數目已自心慌還勉強只說没有今見如此說出海底眼來心中驚駭道是丈夫夢中告訴明白的便就遮飾不出了只得叩頭道誰想老爺知得如

此備細、委實件件眞有的知縣就喚鬆了桜登時押去取了那減粧與紫漆箱來、當堂開看、與直生所寫的、無、一、不、對、又問道、還有白銀五百兩、寄在親眷賴某家、可有的麼、房氏道也是有的、只爲賴家欺小婦人是偷寄的東西、已後去取、推三阻四、不肯拿出來還了、知縣道、這个我自有處、當下點一个差役押了那婦人、去尋他劉家兒子、同來回話、又分付請直秀才進來、知縣對直生道多被下官問將出來了、與先生所寫、一一皆同、可、見、鬼、之、有靈矣、今已押此婦、尋他兒子去了、先生也去大家一尋、若見了、同到此間、

當面追給家財與他、也完先生一場爲友的事、直生謝道、此乃小生分內事、就當出去找尋他來、直生去了、知縣叫牢內取出一名盜犯來、密密分付道、我帶你到一家去、你只說刼來銀兩、多寄在這家裏的、只這等說、我寬你幾夜鎖押、賞你一頓點心、賊犯道、這家姓甚麼、知縣道、姓賴、賊犯道、姓得好、好歹賴他家娘罷了、知縣立時帶了許多緝捕員役、押鎖了這盜犯、一徑撞到這賴家來、賴家是个民戸、忽然知縣相公撞進門來、先已慌做一團、只見衆人役擁擁知縣中間坐了、叫賴某過來、賴某戰兢兢的跪倒、知縣道、

你良民不要做却窩頓盜贓麽、賴其道小人頗知禮法、極守本分的、怎敢幹此非爲之事、知縣指着盜犯道、見有這賊招出姓名說有現銀千兩、寄在你家、怎麽賴得、賴其正要認看何人、如此誣他、那盜犯受過分付口裏便喊道、是有許多銀兩、藏在他家的、賴其慌了道、小人不曾認得這个人的、怎麽誣得小人、知縣道、口說無憑、左右動手前後搜着、賴其也自去做眼、不許乘機搶匿物事、那一干如狠似虎的人、得了（巾、要、的、）口氣、打進房來、只除地皮不翻轉、把箱籠多搬到官面前來、內中一箱沉重、知縣叫打開來看、賴其曉得

有銀子在裏頭的、着了急就喊道、此是親眷所寄、知縣道、也要開看、打將開來、果然滿箱白物、約有四五百兩、知縣道、這个明是盜贓了、盜犯也趂口喊道、這正是我刼來的東西、賴某道、此非小人所有、乃是親眷人家寡婦房氏之物、他起身再醮、權寄在此、豈是盜贓、知縣道、信你不得、你寫个口詞、到縣驗看、賴某當下寫了个某人寄頓銀兩數目明白、押了个字、隨着到縣間來、却好房氏押出去尋着了兒子、直生也撞見了、一同進縣裏回話、知縣叫賴某過來、道你方纔說銀兩不是盜贓、是房氏寄的麽、賴某道、是、知縣

從此改局入玄

道寄主今在此可還了他果然盜情與你無干趙出去罷賴某見了房氏對口無言只好直看用了許多欺心却被賺了出來又吃了一个虛驚沒與自去了知縣喚過劉家兒子來看了對直生道如此孩子正好提携而今帳目文券俱已見在只須去交點明白追出銀兩也給與他去這已後多是先生之事了直生道大人神明奸欺莫遁亡友有知九泉啣感此子成立之事是亡友幽冥見托旣仗大人申理若小生有始無終不但人非難堪鬼責知縣道先生誠感幽冥故貴友猶相托今鬼語無一不眞亡者之靈與生

者之証可畏可敬豈知此一場鬼怪之事却勘出此一宗來真奇聞也當下就押房氏與兒子出來照帳目交收了物事將文契査了田房一一踏寔僉昼了多是直生與他經理一个乞丐小厮遂成富室之子固是直生不負所托也全虧得這一夜鬼話彼時晚夫幸德見房氏說是前夫托夢與知縣相公故知得這等明白心中先有些害怕夫妻二人怎敢違拗一些後來曉得鬼來活現了一夜托與直秀才的一發打了好些寒噤畧畧有些頭疼腦熱就生疑惑後來破費了些錢鈔薦度了幾番方得放心可見人雖已

處之鬼不可輕負也有詩爲証

何緣世上多神鬼　只爲人心有不平
若使光明如白日　縱然有鬼也無靈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

趙縣君喬送黃柑　吳宣教乾償白鏹

詩云

睹色相悅人之情　個中原有眞緣分
只因無假不成眞　就裡藏機不可問
少年鹵莽浪貪淫　等閒踹入風流陣
饅頭不喫惹身羶　世俗傳名紮火囤

聽說世上男貪女愛謂之風情只這兩箇字害的人也不淺送的人也不少其間又有奸詐之徒就在這些貪愛上面想出箇奇巧題目來做自家妻子不着

裝成圈套、引誘良家子弟、許他一箇小富貴、謂之紥火囤、若不是識破機關、硬浪的郎君、十箇着了九箇道兒、記得有箇京師人、靠着老婆喫飯的、其妻塗脂抹粉、慣賣風情、挑逗那富家郎君、到得上了手的、約會其夫、只做撞着、要殺要剮、直等出財買命、饜足方休、被他弄得、也不止一箇了、有一箇潑皮子弟、深知他行徑、佯爲不曉、故意來纏、其妻與了他些甜頭、勾引他上手、正在床裡作樂、其夫打將進來、別箇着了忙的、定是跳下床來、尋躲避去處、怎知這箇人不慌不忙、且把他妻子摟抱得緊緊的、不放一些寬鬆、伏

便殺不成了

妙妙

在肚皮上大言道不要嚷亂等我完了事再講其妻殺猪也似喊起來亂顛亂推只是不下來其夫進了門揎起帳子喊道幹得好事要殺要殺將着刀背放在頸子上捩了一捩却不下手溪皮道不必作腔要殺就請殺小子固然不當也是令正約了來的死便死做一處做鬼也風流終不然獨殺我一箇不成其夫果然不敢動手放下刀子拿起一箇大捍杖來喝道權寄顆驢頭在頸上我且痛打一回一下子打來那溪皮溜撒急把其妻番過來早在臂脊上受了一杖其妻又喊道是我是我不要錯打了溪皮道打也

猜着心事

爲是浣衣
編且編

不錯也該受一杖兒其尖假勢頭已過早已發作不出了滌皮道老兄放下性子小子是箇中人我與你熟商量你要兩人齊[illegible]你嫂子是搖錢樹料不捨得若拋得到官只是和奸這番打破機關你那營生弄不成了不如你捨着嫂子與我往來我公道使些錢鈔幫你買煤買米若要柴火圖別尋箇主兒弄弄須靠我不着的其夫見說出海底眼無計可奈沒些收場只得依了手倒縮了出去滌皮起來從容穿了衣服對着婦人叫聲聒噪搖搖擺擺竟自去了正是

强中更有强中手　得便宜處失便宜

恰是富家子弟郎君、多是嬌嫩出身、誰有此潑皮膽氣、潑皮手段、所以着了道兒、宋時向大理的衙內向士肅出外拜客、喚兩箇院長相隨到軍將橋、遇箇婦人、鬢髮蓬鬆、涕泣而來、一箇武夫着青紵絲袍、狀如將官、帶劍牽驢、執着皮鞭、一頭走、一頭罵那婦人、或時將鞭打去、怒色不可犯、隨後就有健卒十來人、抬着幾扛箱籠、且是沉重、跟着同走、街上人多立駐看他、也有說的、也有笑的、士肅不知其故、方在疑訝、兩箇院長笑道、這番經紀做着了、士肅問道、怎麽解、院長道、男女們也試猜、未知端的、衙內要知備細、容打

聽的實來回話去了、一會、院長來了、回說詳細、元來浙西一箇後生官人、到臨安赴銓試、在三橋黃家客店樓上下着、每下樓出入、見小房青簾下有箇婦人行走、恣態甚美、撞着了多次、心裡未免欣動、問那送茶的小童道、簾下的是店中何人、小童攢着眉頭道、一店中被這婦人累了三年了、官人驚道、却是為何、小童道、前歲一箇將官帶着這箇婦人、說是他妻子、要住箇潔淨房子、住了十來日、就要到那里近府去、留這妻子守着房臥行李、說道去半箇月就好回來、自這一去、杳無信息、起初婦人自己盤纏、後來用盤

豈知非店家索債乃此官人業債耶

沒有了、苦央主人家說、賒了欵時、只等家主回來算還、主人辭不得、一日供他兩番、而今多時了、也供不起了、只得替他募化着同寓這些客人、輪次供他、也不是常法、不知幾時纔了得這業債、官人聽得滿心歡喜、問道、我要見他一見、使得麽、小童道、是好人家妻子、丈夫又不在、怎肯見人、官人道、既缺飲食、我尋些喫口物事送他使得麽、小童道、這箇使得、官人急走到街上茶食大店裡、買了一包蒸酥餅、一包菓餡餅、在店家討了兩箇盒兒、妝好了、呌小童送去、說道、樓上官人、聞知娘子不方便、特意送此點心、婦人受

買酒菜之本又自何出

了、千恩萬謝、明日婦人買了一壺酒妝着四個菜碟、叫小童來答謝、官人也受了、自此一發注意不舍、隔兩日又買些物事相送、婦人也如前買酒來答官人、即盡其酒來喫、篋內取出金杯一隻、滿斟着一杯、叫茶童送下去、道樓上官人奉勸大娘子、婦人不推、吃乾了、茶童復命、官人又斟一杯下去、說官人多致意娘子、出外之人不要喫單杯、婦人又喫了、官人又叫茶童下去致意、道官人多謝娘子不棄、喫了他兩杯酒、官人不好下來自勸、意欲奉邀娘子上樓親獻一杯、如何、往返兩三次、婦人不肯來、官人只得把些錢

來買囑茶童道是必要你設法他上來見見茶童見了錢歡喜起來又去說風說水道娘子受了兩杯也該去回敬一杯被他一把拖了上來道娘子來了官人沒眼得看婦人道了箇萬福官人急把酒斟了唱箇肥偌親手遞一杯過來道承蒙娘子見愛滿飲此杯婦人接過手來一飲而乾把杯放在桌上官人看見杯內還有餘瀝拿過來吮嘬箇不歇（[illegible]緊）婦人看見嘻的一笑急急走了下去官人看見情態可動厚贈小童叫他做着撺頭時常弄他上樓來飲酒以後便留他同坐漸漸不推辭不像前日走避光景了眉來眼去

彼此動情、勾搭上了手然只是日裡偸做一二、晚間隔開、不能同宿、如此兩月餘、婦人道、我日日、自下面升、人人看見、畢竟免不得起疑、官人何不把房遷了下來、與奴相近、晚間便好相機同宿了、官人大喜過望、立時把樓上囊橐搬下來、放在婦人間壁一間房裡、推說道、樓上有風、睡不得、所以搬了、晚間虛閒着房門、竟自在婦人房裡同宿、自道是此樂、即並頭之蓮、比翼之鳥、無以過也、纔得兩晚、一日早起、尚未梳洗、兩人正自促膝而坐、只見外邊店裡、一箇長大漢子、大踏步踹將進來、大聲道、娘子那裡、驚得婦人手

脚忙亂、面如土色、慌道、壞了、壞了、吾夫來了、那官人急閃了出來、已與大漢打了照面、大漢見箇男子在房裡走出、不問好歹、一手揪住婦人頭髮、喊道、幹得好事、幹得好事、提起醋鉢大的拳頭、只是打、那官人慌了、脫得身子、顧不得甚麽七長八短、急從後門逃了出去、剩了行李囊貲、盡被大漢打開房來、席捲而去、適纔十來箇健卒扛着的箱籠、多是那官人房裡的了、他恐怕有人識破、所以還妝着丈夫打罵妻子模樣走路、其實婦人男子店主小童、總是一夥人也、士肅聽罷道、那里這樣不曉事的少年、遭如此圈套

可恨可恨後來常對親友們說此目見之事以爲笑話雖然如此這還是到了手的便挈了東西去也還得了些甜頭兒又有那不識氣的小二哥不曾沾得半點滋味也被別人弄了一番手腳折了偌多本錢還悔氣哩正是

美色他人自有緣　從傍何用苦垂涎
請君只守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宣教郎吳約字叔惠道州人兩任廣右官自前州錄曹進吏部磨勘宣教家本饒裕又兼久在南方珠翠香象蓄積奇貨頗多盡帶在身邊隨行作寓在

清河坊客店因吏部引見留滯時時出游伎館衣服鮮麗動人眼目客店相對有一小宅院門首掛着青簾簾內常有箇婦人立着看街上人做買賣宣教終日在對門未免留意體察時時聽得他嬌聲媚語在裡頭說話又有時露出雙足在簾外來一灣新筍着實可觀只不曾見他面貌如何心下惶惑不定恨不得走過去揎開簾子一看再無機會那簾內或時巧囀鶯喉唱一兩句詞兒仔細聽那兩句却是

柳絲只解風前舞誚繫惹那人不住

雖是也間或唱着別的只是這兩句爲多想是喜歡

便非好樂止當局自迷耳

此二語、又想是他有甚麽心事、宣教但聽得了、便跌足歎賞道、是在行得緊、世間無此妙人、想來必定標緻、可惜未能勾一見、懷揣着箇提心吊胆、魂靈多不知飛在那里去了、一日正在門首坐地、呆呆的看着對門簾內、忽有箇經紀、挑着一盤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使、官人作成則箇、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墩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數、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着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沒心沒想的抛下去、何止千撲、再撲不成

一箇渾成來、弄一弄、弄輸了一萬錢、宣教還是做官人心性、不覺兩臉通紅、恨的一聲道、壞了我十千錢、一箇柑不得到口、可恨可恨、欲待再撲、恐怕撲不出來、又要貼錢、欲待住手、輸得多了、又不甘伏、正在嗟恨間、忽見箇青衣童子、捧一箇小盒在街上走進店內來、你道那童子生得如何、

短髮齊眉、長衣拂地、滴溜溜一雙俊眼、也會撩人、黑洞洞一箇深坑、儘能害客、痴心偏好、反言勝似妖嬈、拗性酷貪、還是圖他撇脫、身上一團孩子氣、獨聳孤陽、腰間一道木樨香、合成衆唾、

與不期合寡期于富陀巽之語也

向宣教道官人借一步說話宣教引到僻處小童出盒道趙縣君奉獻官人的宣教不知是那里說起疑心是錯了且揭開盒子來看一看元來正是永嘉黃柑子十數箇宣教道你縣君是那箇與我素不相識爲何忽地送此小童用手指着對門道我縣君即是街南趙大夫的妻室適在簾間看見官人撲柑子折了本錢不曾得他一箇有些不快活縣君老大不忍偶然藏得此數箇故將來送與官人見意縣君道可惜止有得這幾箇不能勾多官人不要見笑宣教道多感縣君美意你家趙大夫何在小童道大夫到

不必先痴也而後要生之

建康探親去了兩箇月還未回來正不知幾時到家宣敎聽得此話心裡想道他有此美情況且大夫不在必有可圖煞是好機會連忙走到臥房內開了篋取出色絲二端來對小童道多謝縣君送柑客中無可奉答小小生活二疋伏祈笑留小童接了走過對門去須臾又將這二端來還上覆道縣君多多致意區區幾箇柑子打甚麽不緊的事要官人如此重酬決不敢受宣敎道若是縣君不收是羞殺小生了連小生黃柑也不敢領你依我這樣說去縣君必收小童領著言語對縣君說去此番果然不辭了明日縣

見小童拿了幾餅精緻小菜走過來道縣君昨日蒙惠過重今見官人在客邊恐怕店家小菜不中喫手製此數餅送來奉用宜教見這般知趣着人必然有心于他了好不僥幸想道這童子傳來傳去想必在他身傍講得話做得事的好歹要在他身上圖成這事不可怠慢了他急叫家人去買些魚肉菓品之類燙了酒來與小童對酌小童道小人是趙家小廝怎敢同官人坐地宣教道好兄弟你是趙縣君心腹人兒我怎敢把你做等閒廝覷放心飲酒小童告過無禮喫了幾杯早已臉紅道喫不得了若醉了縣君須

要見怪、打發我去罷、宜教又取些珠翠花朵之類著了來意付與小童去了、隔了兩日小童自家走過來頑耍、宜教又買酒請他、酒間與他說得入港、宜教便道好兄弟我有句話兒問你、你家縣君多少年紀了、小童道過新年纔廿三歲、是我家主人的繼室、宜教道模樣生得如何、小童搖頭道沒正經早是沒人聽見、怎把這樣說話來問、生得如何便待怎麼、宜教道總是沒人在此、說說何妨、我既與他送東送西往來了兩番、也須等我曉得他是長是短的、小童道說著我縣君容貌真箇是世間少比、想是天仙裡頭摘下

來的除了畫圖上仙女再沒見這樣第二箇宜敎道好兄弟怎生得見他一見小童道這不難等我先把簾子上的紮帶解鬆了你明日只在對門等他到簾子下來看的時節我把簾子揎將出來揎得重些紮帶散了簾子落了下來他一時囬避不及可不就看見了宜敎道我不要是這樣見小童道要怎的見宜敎道我要好好到宅子裡面拜見一拜謝他平日往來之意方稱我願小童道這箇知他肯不肯我不好自專得官人有此意待我囬去禀白一聲好歹討箇回音來覆官人宜敎又將銀一兩送與小童叮囑

道是必要討箇回音去了兩日小童復來說縣君問得要見之意說道既然官人立意惓切就相見一面也無妨只是非親非戚不過因對門在此禮物往來得兩番沒箇名色遽然相見恐怕惹人議論是這等說宣教道也是也是怎生得箇名色想了一想道我在廣裡來帶得許多珠寶在此最是女人用得着的我只做當面送物事來與縣君看把此做名色相見一面何如小童道好到好也要去對縣君說過許下方可小童又去了一會來回言道縣君說使便使得只是在廳上見一見就要出去的宣教道這箇自然

難道我就捱住在宅裡了不成、小童笑道、休得胡說、快隨我來、宣教太喜過望、整一整衣冠、隨着小童、三脚兩步走過趙家前廳來、小童進去禀知了、門響處、宣教望見縣君打從裡面從從容容走將出來、但見

衣裳楚楚、珮帶飄飄、大人家舉止端詳、沒有輕狂半點、小年紀面龐嬌嫩、並無肥重一分、清風引出來、道不得雲是無心之物、好光挾上去、眞所謂容是誨淫之端、犬兒雖已到籬邊、天鵝未必來溝裡、

宣教看見縣君走出來、眞箇如花似玉、不覺的滿身酥麻起來、急急趨上前去、唱箇肥偌口裡謝道、屢蒙

偏作莊殘便人可死

縣君厚意小子無可荅謝惟有心感而已縣君道惶愧惶愧宣教忙在袖裡取出一包珠寶來捧在手冲道聞得縣君要換珠寶小子隨身帶得有些特地過來面奉與縣君揀擇一頭說一眼看只指望他伸手來接誰知縣君立着不動呼喚小童接了過來口裡道容看過議價只說了這句便抽身往裡面走了進去宣教雖然見了一見並不曾說得一句俏俏的說話心裡猾猾突突沒些意思走了出來到下處想着他模樣行動嘆口氣道不見時猶可只這一番相見定害殺了小生也以後遇着小童只央及他設法尋

到裡頭去見見無過把珠寶做因頭前後也曾會過五六次面只是一揖之外再無他詞顏色莊嚴毫不可犯等閒不曾笑了一笑說了一句沒正經的話那宣教沒入脚處越越的心魂撩亂注戀不捨了那宣教有箇相處的粉頭叫做丁惜惜甚是相愛的只因想着趙縣君把他丟在腦後了許久不去走動丁惜惜邀請了兩箇幫閒的再三來約宣教叫他到家裡走走宣教一似掉了魂的那里肯去被兩箇幫閒的不由分說強拉了去丁惜惜相見十分溫存怎當得吳宣教一些不在心上丁惜惜撒驕撒痴了一會兒

火情如此

不得擺上東道來。宣敎只是心不在焉光景。丁惜惜唱箇歌兒嘲他道、

俏冤家、你當初纏我怎的、到今日又丟我怎的、丟我時頓忘了纒我意、纒我又丟我、丟我去纒誰、似你這般丟人也、少不得也有人來丟了你。

當下吳宣教没情没緒、喫了兩杯、一心想着趙縣君生得十分妙處、看了丁惜惜、有好些不像意起來、却是身既到此、沒及奈何、只得勉强同惜惜上床睡了、雖然少不得幹着一點半點兒事、也是想着那箇、借這箇出火的。雲雨已過、身體疲倦、正要睡去、只見趙

家小童走來道縣君特請宜教敘話宜教聽了這話急忙披衣起來隨着小童就走小童領了竟進內室只見趙縣君雪白肌膚脫得赤條條的眠在床裡專等吳宜教來小童把吳宜教儘力一推推進床裡吳宜教喜不自勝騰的番上身去叫一聲好縣君快活殺我也用得力重了一箇失脚跌進裡床喫了一驚醒來見惜惜睡在身邊朦朧之中還認做是趙縣君仍舊跨上身去了惜惜也在睡夢中醒道好饞貨怎不好好的做出這箇極模樣吳宜[illegible]等聽得惜惜聲音方記起身在丁家床上適纔是夢裡的事連自

已也失笑起來了惜惜再四問問他你心上有何人以致七顛八倒如此宣教只把閒話支吾不肯說破到了次日別了出門自此以後再不到丁家來了無晝無夜一心只痴想着趙縣君思量尋機會挨光忽然一日小童走來道一句話對官人說明日是我家縣君生辰官人既然與縣君往來須辦些壽禮去與縣君作賀一作賀覺得人情面上愈加好看宣教喜道好兄弟虧你來說你若不說我怎知道這箇禮節最是要緊失不得的亟將綵帛二端封好又到街上買了些時鮮菓品鷄鴨熟食各一盤酒一罇配成一

副盛禮、先令家人一同小童送了去、就明日虔誠拜賀、小童領家人去了、趙縣君又叫小童來推辭了兩番、然後受了、明日起來、吳宣教整肅衣冠、到趙家來、定要請縣君出來拜壽、趙縣君也不推辭、盛裝出到前廳、比平日更齊整了、吳宣教沒眼得看、足恭下拜、趙縣君慌忙荅禮、口說道、奴家小小生朝、何足掛齒、却要官人費心、賜此厚禮、受之不當、宣教道、客中乏物爲敬、甚愧菲薄、縣君如此稱謝、反令小子無顏、縣君回敬小童道、留官人喫了壽酒去、宣教聽得此言、不勝之喜、道既留下喫酒、必有光景了、誰知縣君說、

妙在沒主人

罷竟自進去宜教此時如熱地上螞蟻不知是怎的纔是又想那縣君如設帳的方士不知葫蘆裡賣甚麼藥出來呆呆的坐着一眼望着內裡須臾之間兩箇走使的男人擡了一張桌兒揩抹乾淨小童從裡面捧出攢盒酒菜來擺設停當掇張椅兒請宜教坐宜教輕輕問小童道難道沒箇人陪我小童也輕輕道縣君就來宜教且未就坐還立着徘徊之際小童指道縣君來了果然道縣君出來雙手纖纖捧着杯盤來與宜教安席道了萬福說道拙夫不在沒箇主人做主誠恐有慢貴客奴家只得冒耻奉陪宜教大

喜道過蒙厚情何以克當在小童手中也討箇杯盤來與縣君回敬安席了兩下坐定宣教心下只說此一會必有眉來眼去之事便好把幾句說話撩撥他希圖成事誰知縣君意思雖然濃重容貌却是端嚴除了請酒請饌之外再不輕說一句閑話宣教也生煞煞的浪開不得閑口便宜得飽看一回而已酒行數過縣君不等宣教告止自立起身道官人慢坐奴家家無夫主不便久陪告罪則箇吳宣教心裏恨不得伸出兩隻臂來將他一把抱住却不好強留得他眼眕眕的看他洋洋走了進去宣教一場掃興裏邊

又傳話出來、吽小童送酒、宜敎自覺獨酌無趣、只得分付小童、多多上覆縣君、厚擾不當、容日再謝、慢慢地踱過對門下處來、真是一點甜糖抹在鼻頭上、只聞得香、却舐不着、心裡好生不快、有銀紋絲一首爲証、

前世裡冤家、美貌也人、挨光已有二三分、好溫存、幾番相見意殷勤、眼兒落得穿、何曾近得身、鼻凹中糖味、那有唇兒分、一個清白的郎君發了也昏。我的天那、陣魂迷、迷魂陣、

是夜吳宣敎整整想了一夜、躊躇道、若說是無情、如

無情有情之間正可看破機關矣而亦甚衛者不覺

何兩次三番許我會面又留酒又肯相陪若說是有情如何眉稍眼角不見些些光景只是恁等板板地往來有何了結思量他每常簾下歌詞畢竟通知文義且去討討口氣看看他如何回我算計停當次日起來急將西珠十顆用箇沉香盒子盛了取一幅花箋寫詩一首在上詩云

心事綿綿欲訴君　洋珠顆顆寄殷勤
當時贈我黃柑美　未解相如渴半分

寫畢將來仝放在盒內用箇小記號圖書印封皮封好了忙去尋那小童過來交付與他道多拜上縣君

昨日承蒙原款些些小珠奉去添妝不足爲謝小童道當得拿去宣教道還有數字在內須縣君手自拆封萬勿漏泄則箇小童咲道我是箇有柄兒的紅娘替你傳書遞簡宣教道好兄弟是必替我送送倘有好音必當重謝小童道我縣君詩詞歌賦北是精通若有甚話寫去必有回答宣教道千萬在意小童說不勞分付自有道理小童去了半日笑嘻嘻的走將來道有回音了袖中拿出一箇碧甸匣來遞與宣教宣教接上手看時也是小小花押封記着的宣教滿心歡喜慌忙拆將開來中文有小小紙封裹着青絲

髮二縷挽着箇同心結兒一幅羅紋箋上有詩一首詩云

好將鬒髮付并刀　秪恐經時失俊髦
妾恨千絲差可擬　郎心雙挽莫空勞

末又有細字一行云

原珠奉璧唐人云何必珍珠慰寂寥也

宣敎讀罷跌足大樂對小童道好了好了細詳詩意縣君深有意于我了小童道我不懂得可解與我聽宣敎道他剪髮寄我詩俚道要挽住我的心豈非有意小童道既然有意爲何不受你珠子宣敎道這又

有一說這是一箇故事在裡頭小童道甚麼故事宣教道當時唐明皇寵了楊貴妃把梅妃江采蘋貶入冷宮後來思想他惧怕楊妃不敢去將珠子一封私下賜與他梅妃拜辭不受回詩一首後二句云長門盡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今縣君不受我珠子却寫此一句來分明說你家主不在他獨居寂寥不是珠子安慰得的却不是要我來伴他寂寥麼小童道果然如此官人如何謝我宣教道惟卿所欲小童道縣君既不受珠子何不就送與我了宣教道珠子雖然回來却還要送去我另自謝你便是宣教箱中有

取通天犀簪一枝、海南香扇墜二箇、將出來送與小童道、權爲寸敬、事成重謝、這珠子再煩送一送去、我再附一首詩在內、要他必受、詩云、

往返珍珠不用疑、還珠垂淚古來痴、
知音但使能欣賞、何必相逢未嫁時、

宜教便將一幅氷鮹帕寫了、連珠子付與小童、小童看了、笑道、這詩意我又不曉得了、宜教道、也是用着箇故事、唐張籍詩云、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今我反用其意、說道、只要有心、便是嫁了何妨、你縣君若有意于我、見了此詩、此珠必受矣、小童笑

可謂風流志誠種情慣用于佳人耳

道元來官人是偷香的老手宣教也笑道將就看得（未必然）過小童拿了一徑自去此番不見來推辭想多應受了宣教暗自喜歡只待好音丁惜惜那里時常叫小二來請他走走宣教好一似朝門外候青的官惟恐不時失悞了宣召那里敢移動半步忽然一日傍晚小童嘻嘻的走來道縣君請官人過來說話宣教聽罷忖道平日只是我去挨光纔設法得見面並不是他着人來請我的這番却是先叫人來相邀必有光景因問小童道縣君適纔在那里怎生對你說叫你來請我的小童道適來縣君在卧房裡卸了妝飾重

新梳裏過了、叫我進去、問說對門吳官人可在下處否、我回說他這幾時、只在下處、再不到外邊去、縣君道、既如此、你可與我悄悄請過來、竟到房裏來相見、切不可驚張、如此分付的、宜教不覺踴躍道、依你說來、此番必成好事矣、小童道、我也覺得有些異樣、決比前幾次不同、只是一件、我家人口頗多、耳目難掩、（恐外有妨、）目前只是體面上往來、所以外觀不妨、今卻要到內室裏去、須瞞不得許多人、就是悄着些、是必有幾個知覺、露出事端、彼此不便、須要商量宜教道、你家中事體、我怎生曉得、備細須得你指引我道路、應該怎

生纔安小童道常言道有錢使得鬼推磨世上那一箇不愛錢的你只多把些賞賜分送與我家裡人了我去調開了他每他每各人心照自然躲開去了任你出入就有撞見的也不說破了宜教道說得甚是有理真可以築壇拜將你前月說我是老偷香手今日看起來你也像箇老馬泊六了小童道好意替你計較休得取笑當下吳宜教拿出二十兩零碎銀兩付與小童說道我須不認得宅上甚麽人須你與我分派一分派是必買他們盡皆口靜方妙小童道這箇在我不勞分付我先行一步停當了衆人看箇機

靜、即來約你同去。宜教道、快着些箇小童先去了。吳宜教急揀時樣濟楚衣服、打扮得齊整、真箇賽過潘安、强如宋玉。眼巴巴只等小童到來、即去行事。正是

羅綺層層稱體裁、一心指望赴陽臺。
巫山神女雖相待、雲雨寧知到底諧。

說這宜教坐立不定、只想赴期。須臾小童已至、回覆道、衆人多有了賄賂、如今一去、徑達寢室、毫無阻礙了。宜教不勝歡喜、整一整巾幘、洒一洒衣裳、隨着小童便走。過了對門、不由中堂、在旁邊一條街裡、轉了一兩箇灣曲、已到臥房之前、只見趙縣君懶梳妝模

此境若遇[illegible]何銷魂

條早立在簾兒下等候見了宣教滿面堆下笑來全不比日前的莊嚴了開口道請官人房裡坐地一箇丫鬟掀起門簾縣君先走了進房宣教隨後入來只見房裡擺設得精緻爐中香烟馥郁案上酒殽齊列宣教此時蕩了三魂失了六魄不知該怎麼樣好只得低聲柔語道小子有何德能過蒙縣君青盼如此縣君道一向承蒙厚情今良宵無事不揣特請官人清話片晌別無他說宣教道小子客居旅邸縣君獨守清閨果然兩處寂寥每遇良宵不勝懷想前蒙青絲之惠小子緊繫懷袖勝如貼肉今蒙寵召小子所

望豈在酒食之類哉縣君微笑道休說閒話且自飲酒宣教只得坐了縣君命丫鬟一面斟下熱酒自己舉杯奉陪宣教三杯酒落肚這點熱團團興兒直從脚跟下冒出天庭來那裡按納得住面孔紅了又白白了又紅筯子也倒拿了酒盞也潑翻了手脚都忙亂起來覷箇丫鬟走了去連忙走過縣君這邊來跪下道縣君可憐見急救小子性命則箇縣君一把扶起道且休性急妾亦非無心者自前日博柑之日便覺鍾情於子但禮法所拘不敢自逞今日久情深清夜思動愈難禁制冒禮忘嫌願得親近既到此地決

急來蘇笑

不教你空回去了略等人靜後從容同就枕席便了宣教道我的親親的娘既有這等好意早賜一刻之歡也是好的叫小子如何忍耐得住縣君笑道怎恁地饞得緊即喚了鬟們快來收拾未及一半只聽得外面喧嚷似有人喊馬嘶之聲漸漸近前堂來了宣教方在神魂蕩颺之際恰像身子不是自已的雖然聽得有些咤異沒工夫得疑慮別的還只一味痴想忽然一個丫鬟慌慌忙忙撞進房來氣喘喘的道官人回來了官人回來了縣君大驚失色道如何是好快快收拾過了桌上的即忙自已幫着搬得桌上乾

淨宣教此時任是奢遮膽大的不由得不慌張起來道我却躲在那里去縣君也着了忙道外邊是去不及了引着宣教的手指着床底下道權躲在這裡面去勿得做聲宣教思量走了出去便好又恐不認得門路撞着了人左右看着房中却別無躲處一時慌促沒討奈何只得依着縣君說話望着床底一鑽顧不得甚麼塵灰齷齪且喜床底寬濶戰陡陡的蹲在裡頭不敢喘氣一眼偷覷着外邊那暗處望明處却見得備細看那趙大夫大踏步走進房來口裡道這一去不覺許久家裡沒事麼縣君着了忙的口裡牙

齒挺對兒厮打着回言道家家家裡沒事你你你如何今日纔來大夫道家裡莫非有甚事故麽如何見了我舉動慌張語言失措做這等一个模樣縣君道沒沒沒甚事故大夫對着丫鬟問道縣君却是怎的丫鬟道果果果然沒有甚麽怎怎怎的宣教在牀下着急恨不得替了縣君丫鬟的說話只是不敢爬出來大夫遲疑了一回道好咤異好咤異縣君按定了性兒纔說得話兒囫圇重復問道今日在那里起身怎夜間到此大夫道我離家多日放心不下今因有事在婺州在此便道暫歸來一看明日五更就要起

身過江的宣教聽得此言驚中有喜恨不得天也許下了半邊道原來還要出去却是我的造化也縣君又問道可曾用過晚飯大夫道晚飯已在船上喫過只要取些熱水來洗脚縣君即命丫鬟安好了足盆厨下去取熱水來傾在裡頭了大夫便脫了外衣坐在盆間大肆澆洗澆洗了多時濺得水流滿地一直淌進牀下來蓋是地板房子鋪床處壓得重了地板必定低些微了下流之處那吳宣教正蹲在裡頭身上穿着齊整衣服起初一時極了顧不得惹了灰塵鑽了進去而今又見水流來了恐怕污了衣服不覺

的把袖子東收西斂來遮那些齷齪水未免有些窸窸窣窣之聲大夫道奇怪牀底下是甚麼响敢是蛇鼠之類可拿燈燭來照照丫鬟未及答應大夫急急揩抹乾淨即伸手桌子上去取燭臺過來捏在手中向牀底下一看不看時萬事全休這一看好似

霸王初入垓心內　張飛剛到灞陵橋

大夫大吼一聲道這是个甚麼鳥人躲在這底下畢君支吾道敢是个賊大夫一把將宣教拖出來道像看難道有這儱齊整的賊怪道方纔見吾荒張元來你在家養着奸夫我去得幾時你就是這等羞辱門

[illegible]聽使
[illegible]遇消

户先是一掌打去把縣君打个滿天星縣君啼哭起來大夫喝教衆奴僕都來此時小童也只得隨着衆人行止大夫叫將宣教四馬攢蹄細做一團聲言道今夜且與我送去廂裡弔着明日臨安府推問去夫夫又將一條繩來親自動手也把縣君縛住道你這淫婦也不與你干休縣君只是哭不敢回荅一言大夫道好惱好惱且盪酒來我喫着消悶從人丫鬟們多慌了急去灶上撮哄些嗄飯盪了熱酒拿來大夫取个大甌一頭喫一頭罵又取過紙筆寫下狀詞一邊寫一邊喫酒喫得不少了不覺懵懵聯去縣君[illegible]

消對宣教道、今日之事、固是我誤了官人、也是官人先有意向我、誰知隨手事敗、若是到官、兩个多不好了、爲之奈何、宣教道、多蒙縣君好意相招、未曾沾得半點恩惠、今事若敗露、我這一官只當斷送在你這宛家手裡了、縣君道、沒奈何了、官人只是下些小心求告他、他也是心軟的人、求告得轉的、正說之間、大夫醒來、口裡又喃喃的罵道、小的們打起火把、快趕這賊弟子孩兒、送到廟裡去、衆人答應一聲、齊來動手、宣教着了急、喊道、大夫息怒、容小子一言、小子不才、忝爲宣教郎、因赴吏部磨勘、寓居府上對門、蒙縣

君青盼徃來雖久實未曾分毫犯着玉體今若對公府罪犯有限只是這官職有累望乞高擡貴手饒過小子容小子拜納微禮贖此罪過罷大夫大笑道我是个官門把妻子來換錢麼宣教道今日便壞了小子微官與君何益不若等小子納些錢物實爲兩便小子亦不敢輕即當奉送五百千過來大夫道如此口輕你一个官我一个妻子只值得五百千麼宣教聽見論量多少便道是好處的事了滿口許道便再加一倍湊做千緡罷大夫還只是摇頭縣君在傍哭道我只爲買這官人的珠翠約他來議價實是我的

罪過在此

不是誰知撞着你來挺破了我原不曾點污今若拿這官人到官必然扳下我來我也免不得當官對理出乖露醜也是你的門面不雅不如你看日前夫妻之面寬恕了我放了這官人罷大夫冷笑道難道不曾點污衆從人與丫鬟們先前是小童廝過的多來磕頭討饒道其實此人不曾犯着縣君只是暮夜不該來此他既情願出錢贖罪官人罰他重些放他去罷一來免累此人官職二來免致縣君出醜實爲兩便縣君又哭道你若不依我只是尋个死路罷了大夫默然了一晌指着縣君道只爲要保全你這淫

婦要我忍這樣骯污小童忙攛到宣教耳邊廝低言道有了口風了快快添多些收拾這事罷宣教道錢財好處放綁要緊手脚多麻木了大夫道要我饒你須得二千緡錢還只是買那官做虛辱我門庭之事只當不曾提起便宜得多了宣教連聲道就依着是二千緡好處好處大夫便喝從人教且鬆了他的手小童急忙走去把索子頭解開鬆出兩隻手來大夫叫將紙墨筆硯拿過來放在宣教面前叫他寫個不願當官的招伏宣教只得寫道

吏部候勘宣教郎吳某只因不合闖入趙大夫內

寔不願經官情甘出錢二千貫贖罪並無詞說私

供是實

趙大夫取來看過要他押了个字便叫放了他綁縛只把頸子拴了叫幾个方纔隨來家的帶大帽穿一撒的家人押了過對門來取足這二千緡錢此時亦有半夜光景宣教下處幾個手下人已此都睡熟了這些趙家人箇箇如狼似虎見了好東西便搶珠玉犀象之類狼藉了不知多少這多是二千緡外加添的吳宣教足足取勾了二千數目分外又把些零碎銀兩送與衆家人做了東道錢衆家人方纔住手賣

了東西仍同了宣教押至家主面前交割明白大夫看過了東西還指着宣教道便宜了這弟子孩兒喝叫打出去宣教抱頭鼠竄走歸下處下處店家燈尚未熄宣教也不敢把這事對主人說討了箇火點在房裡坐了一回驚心方定無聊無賴叫起箇小厮來盪些熱酒且圖解悶一邊喫一邊想道用了這幾時工夫纔得這箇機會再差一個兒也到手了誰想却如此不偶反費了許多錢財又自解道還算造化哩若不是縣君哭告衆人拜求弄得到當官我這官做不成了只是縣君如此厚情厚德又為我如此受

着迷到底

亦可憐

辱他家大夫說明日就出去的這到還好个機會只怕有了這番事體明日就使不在家是必分外防守未必如前日之便了不知今生到底能勾相傍否心口相問不覺潸然淚下欝抑不快呵欠上來也不脫衣服倒頭便睡只因辛苦了大半夜這一睡直睡到第二日晌午方纔醒來走出店中舉眼看去對門趙家門也不關簾子也不見了一望進去直看到裡頭內外洞然不見一人他還懷着昨夜鬼胎不敢自進去悄悄叫个小厮一步一步挨到裡頭探聽直到內房左右看過並無一个人走動蹤影只見幾間空房

劈何起初　不先打聽　已打聽

連家伙什物一件也不見了、出來回覆了宣教、宣教忖道、他原說今日要到外頭去、恐怕出去了、我又來走動、所以連家眷帶去了、只是如何搬得這等罄淨、難道再不回來住了、其間必有緣故、試問問左右鄰人、纔曉得這趙家也是那裏搬來的、住得不十分長久、這房子也只是賃下的、原非己產、是用着美人之局、紮了火囤去了、宣教渾如做了一个大夢、一般悶悶不樂、且到丁惜惜家裡消遣一消遣、惜惜接着宣教、笑容可掬道、甚好風吹得貴人到此、連忙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宣教頻頻的嘆氣、惜惜道、你向來有了

心上人把我冷落了多時、今日既承不弃到此、如何只是嗟嘆、象有甚不樂之處、宣教正是事在心頭、巴不得對人告訴、只得把如何對門作寓、如何與趙縣君往來、如何約去私期、却被丈夫歸來拿住、將錢買得脫身、備細說了一遍、惜惜大笑道、你枉用癡心、落了人的圈套了、你前日早對我說說、我敢也先點破你不着他道兒、也不見得、我那年有一夥光棍、將我包到揚州去、也假了商人的愛妾、紮了一个少年子弟千金、這把戲我也曾弄過的、如今你心愛的縣君、又不知是那一家的歪刺貨、也你前日瞞得我好、撇

得我好、也叫你受些業報、宣教滿臉羞慚、懊恨無已丁惜惜又只顧把說話盤問、見說道身伴所有剩得不多、衏衏家本色、就不十分親熱得緊了、宣教也覺怏怏、住了一兩晚、走了出來、滿城中打聽再無一些消息、看看盤費不勾用了、等不得吏部改秩、急急走回故鄉、親眷朋友曉得這事的、把來做了笑柄、宣教常時忽忽如有所失、感了一場纏綿之疾、竟不及調官而終、可憐吳宣教一個好前程、惹着了這一些魔頭、不自尊重、被人弄得不尷不尬、沒箇收場、如此奉勸人家少年子弟每血氣未定、貪淫好色、不守本分

不知利害的、宜以此爲鑒、詩云、

一臠肉味不曾嘗　已遣纏頭罄橐裝
盡道陷人無底洞、誰知洞口賺劉郎、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

鼓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五

韓侍郎婢作夫人　顧提控掾居郎署

詩云

曾聞陰德可囘天、古往今來效灼然。
奉勸世人行好事、到頭元是自周全。

話說湖州府安吉州地浦灘有一居民、家道貧窘、因欠官糧銀二兩、監禁在獄、家中止有一妻、抱着个一周未滿的小兒子度日、別無門路可救、欄中畜養一豬、算計賣與客人、得價還官、因性急銀子要緊、等不得好價、見有人來買、即便成交、婦人家不認得銀子好歹、是个白晃晃的說是還得官了、客人既去、拿出

看他苦狀用假銀之人亦必有惡報

來與銀匠鎔着錠子、銀匠説道是些假銀、要他怎麼、婦人慌問有多少呈色在裡頭、銀匠道那里有半毫銀氣、多是鉛銅錫蠟裝成、見火不得的、婦人着了忙、拿在手中、走回家來、葬思一回、道家中並無所出、止有此猪、指望賣來救夫、今已被人騙去、眼見得丈夫出來不成、這是我不仔細上害了他、心下怎麼過得去、我也不要這性命了、待尋个自盡、看看小兒子、又不捨得、發个狠道、罷罷、索性抱了小冤家同赴水而死、也免得牽挂、急急奔到河邊來、正待攛下去、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見他忙忙投水、一把扯住

問道請白後生爲何做此短見、勾當、婦人拭淚答道、事急無奈、只圖一死、因將救夫賣豬、誤收假銀之說、一一告訴、徽商道旣然如此、與小兒子何干、婦人道、沒爺沒娘、少不得一死、不如同死了乾淨、徽商惻然道所欠官銀幾何、婦人道、二兩、徽商道、能得多少壞此三條性命、我下處不遠、快隨我來、我捨銀二兩、與你還官罷、婦人轉悲作喜、抱了兒子、隨着徽商行去、不上半里、已到下處、徽商走入房、秤銀二兩出來、遞與婦人道、銀是足紋、正好還官、不要又被別人騙了、婦人千恩萬謝、轉去央个隣舍、同到縣裡納了官銀、

其夫始得放出監來、到了家裡、問起道、那得這銀子還官救我、婦人將前情述了一遍、說道若非遇此恩人、不要說你不得出來、我母子兩人、已作黃泉之鬼了、其夫半喜半疑、喜的是得銀解救、全了三命、疑的是婦人家沒志行、敢怕獨自个一時喉極了、做下了些不伶俐勾當、方得這項銀子、也不可知、不然怎生有此等好人、直如此湊巧、口中不說破、他心生一計道、要見明白、須得如此如此、問婦人道、你可認得那恩人的住處麽、婦人道、隨他去秤銀的、怎不認得、其夫道、既如此、我與你不可不去謝他一謝、婦人道正

該如此、今日安息了明日仝去其夫道、等不得明日、今夜就去、婦人道、爲何不要白日裡去到要夜間、其夫道、我自有主意你不要管我、婦人不好拗得只得點着燈同其夫走到嶽廟下處門首此時巳是黄昏時候、人多歇息寂静了、其夫叫婦人扣門、婦人道我是女人、如何叫我黒夜敲人門戸、其夫道、我正要黒夜試他的心事、婦人心下曉得丈夫有疑了、想道、一个有恩義的人、到如此猜他也不當人子、却是恐怕丈夫生疑、只得出聲高叫、嶽南在睡夢間聽得是婦女聲音問道你是何人却來叫我、婦人道我是前日

投水的婦人因蒙恩人大德救了吾夫出獄故此特來踵門叩謝看官你道徽商此時若是个不老成的聽見一个婦女黑夜尋他又是施恩過來的一時動了不良之心未免說句把倬俏綽趣的話開出門來撞見其夫可不是老大一場沒趣把起初做好事的念頭多弄賍了不想這个朝奉煞是有正經聽得婦人說話便厲聲道此我獨臥之所豈汝婦女家所當來況昏夜也不是謝人的時節但請回步不必謝了其夫聽罷纔把一天疑心盡多消散婦人乃荅道吾夫同在此相謝徽商聽見其夫同來只得披衣下床

要來開門、走得幾步、只聽得天崩地塌之聲、連門外多震得動、徽商慌了、自不必說、夫婦兩人、多嚇了一驚、徽商忙叫小二掌火來看、只見一張臥床、壓得四脚多折、滿床盡是磚頭泥土、元來那一垛墻走了、一向床邉着、不覺得、此時偶然塌將下來、若有人在床時、便是銅筋鉄骨、也壓死了、徽商看了、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就叫小二開門、見了夫婦二人、反謝道、若非賢夫婦相叫起身、幾乎一命難存、夫婦兩人、看見墻坍床倒、也自大加驚異、道此乃恩人洪福齊天、大難得免、莫非恩人陰德之報、兩相稱謝徽商

番夫婦恭詰少時珍重而別只此一件可見商人二兩銀子救了母子兩命到底因他來謝脫了淹壓之厄仍舊是自家救了自家性命一般此乃天巧于報德處所以古人說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小子起初說到頭元是自周全並非誑語看官每不信小子而今單表一个周全他人仍舊周全了自己一段長話作个正文有詩爲証

有女顏如玉　醜德詎能足
遇彼素心人　清操同秉燭
蘭蕙保幽芳　移來貯金屋

容臺粉署郎、　一朝昇掾屬、
聖明重義人、　報施同轉轂

這段話文出在弘治年間直隸太倉州地方、州中有一个吏典姓顧名芳、平日迎送官府出城、專在城外一个賣餅的江家做下處歇脚、那江老兒名溶是个老實忠厚的人、生意儘好、家道將就過得、看見顧吏典舉動端方、容儀俊偉、不像个衙門中以下人、私心敬愛他、每遇他到家、便以提控呼之、待如上賓、江家有个嬤嬤、生得个女兒、名喚愛娘、年方十七歲、容貌非凡、顧吏典家裡也自有妻子、便與江家內裡通往

來竟成了一家骨肉一般、常言道、一家飽暖千家怨、江老雖不怎的富別人看見他生意從容衣食不缺、便傳說了千金幾百金家事、有那等眼光淺心不足的、月中就着不得、不蹊得不妬忌起來、忽一日江老正在家裡做活、只見如狼似虎一起捕人打將進來、喝道、拿海賊、把店中家火打得粉碎、江老出來分辯、衆捕一齊動手、一索子綑倒、江嬤嬤與女兒顧不得羞耻、大家啼啼哭哭嚷將出來、問道是何事端、說個明白、捕人道、崇明解到海賊一起、有江溶名字、是个窩家、還問什麼事端、江老夫妻與女兒叫起撞天屈

來、說道、自來不曾出外、那里認得什麽海賊、却不屈殺了平人、捕人道、不管屈不屈、到州裡分辨去、與我們無干、快些打發我們見官去、江老是个鄉子裡人、也不曉得盜情利害、也不曉得該怎的打發公差、合家、只、是、一、味、哭、捕人每不見動靜、便發起狠來道、老兒奸詐、家裡必有贓物、我們且搜一搜、衆人不管好歹、打進內裡、一齊動手、險些把地皮多翻了轉來、見了細軟、便藏匿了、江老夫妻女兒三口、殺豬也似的、叫、喊、搖、天、倒、地、價、哭、捕人每揎拳標手、耀武揚威、正在沒擺佈處、只、見、一、个、人、踱、將、進、來、喝、聲、開、嚷、奮、彪、

此時要緊

不得無理衆人定睛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州裡顧提控大家住手道提控來得正好我們不要粗魯但還提控便是江老一把扯住提控道提控救我一救顧提控問道怎的起捕人拿牌票出來看却是海賊指扳窩家巡捕衙裡來拿的提控道賊指的事多出仇口此家良善明是寃屈你們爲我面上須要周全一分捕人道提控在此誰敢多話只要分付我們一面打點見官便是提控即便主張江老支持酒飯魚肉之類擺了滿桌任他每狠飱虎嚥个盡情又摸出幾兩銀子做差使錢衆捕人道提控分付我每也不

若是他人而于此時埋伏圓文根脚矣

好推辭、也不好較昔、儘且收拾、凡百看提控面上不難爲他便了、提控道列位別無幫襯處、只求遲帶到一日、等我先見官人、替他分訴一番、做个道理、然後投牌、便是列位盛情、捕人道這个當得奉承、當下江老隨捕人去了、提控轉身、安慰他母子、道此事只要破費、須有分辨處、不妨大事、母子啼哭道、全仗提控搭救則个、提控道、且關好店門、安心坐着、我自做道理去、出了店門、進城來一逕到州前、來見捕盜廳官人道、顧某有个下處主人江溶、是个良善人戶、今被海賊所扳、想必是仇家陷害、望乞爺臺爲顧某薄面、

周余則个、捕官道、此乃堂上公事、我也不好自專、提控道、堂上老爺、顧某自當禀明、只望爺臺這裡帶到時、寬他這一番拷究、捕官道、這个當得奉命、須臾知州升堂、顧提控覷个堂事空便、跪下禀道、吏典平日伏侍老爺、並不敢有私情肯禀、今日有个下處主人江溶、被海賊誣扳、吏典熟知他是良善人戶、必是仇家所陷、故此斗胆禀明、望老爺天鑒之下、超豁無辜、若是吏典虛言妄禀、罪該萬死、知州道、盜賊之事、非同小可、你敢是私下受人買囑、替人講解麼、提控叩頭道、吏典若有此等情弊、老爺日後必然知道、吏典

[illegible]

鍵宜多丁

情愿文雅、知州道、待我細審、也聽不得你一面之詞、提控道、老爺細審二字、便是無辜超生之路了、復叩一頭、走了下來、想道、官人方纔說聽不得一面之詞、我想人衆則公、明日約同同衙門幾位朋友、大家稟一聲、必然聽信、是日拉請一般的十數个提控、到酒館中坐一坐、把前事說了、求衆人明日幇他一說、衆人平日與顧提控多有往來、無有不依的、次日捕人已將江溶解到捕廳、捕廳因顧提控面上、不動刑法、竟送到堂上來、正值知州投文挨牌、唱名點到江溶名字、顧提控站在旁邊、又跪下來稟道、這江溶即是

小吏典昨日所稟過的、果是良善人戶、中間必有冤情、望老爺詳察、知州作色道、你兩次三回替人辨白、莫非受了賄賂、故敢大胆、提控叩頭道、老爺當堂明査、若不是小吏典下處主人、及有賄賂情弊、打死無怨、只見衆吏典多跪下來、稟道、委是顧某主人、別無情弊、衆吏典敢百口代保、知州平日也曉得顧芳行徑、是个忠直小心的人、心下有幾分信他的、說道我審時自有道理、便問江溶這夥賊人、扳你你平日曾認得一兩个否、江老兒叩頭道、爺爺小的若認得一个、死也甘心、知州道他們有人認得你否、江老兒道、

這个小的雖不知想來也未必認得小的、知州道、這个不難、喚一个皂隸過來教他脫下衣服與江溶穿了、扮做了皂隸却叫皂隸穿了江溶衣服、扮做了江溶、分付道、等强盜執着江溶時、你可替他折證看他認得認不得皂隸依言與江溶更換停當、然後帶出監犯來、知州問賊首道、江溶是你窩家麼、賊首道、爺爺正是、知州敲着氣拍故意問道、江溶怎麼說、這个皂隸扮的江溶假着口氣道、爺爺並不干小人之事、賊首看着假、江溶那里曉得不是一口指着道他任在城外倚着賣餅爲名專一窩着我每贓物怎生賴

忽一反跌
妙

得皂隷道、爺爺寃枉、小的不曾認得他的、賊首道先生不認得我們長在你家喫餅、某處賍若干、某處贓若干多在你家、難道忘了、知府明知不是假意說道、江溶是窩家不必說了、却是天下有名姓相同一手指着真江溶扮皂隷的道、我這个皂隷也吽得江溶、敢怕是他麽、賊首把皂隷一看、那里認得、連喊道、爺爺是賣餅的江溶、不是皂隷江溶、知州又手指假江溶道、這个賣餅的江溶、可是了麽、賊首道、正是這个、知州冷笑了一聲、連敲氣拍兩三下、指着賊首道、你這殺剮不盡的奴才、自做了歹事、又受人買囑、扳陷

良善、賊首迸喊道、這江溶果是窩家、一些不差、爺爺知州喝叫掌嘴、打了十來下、知州道、還要嘴強、早是我先換過了、試驗虛實、險些兒屈陷平民、這个是我皂隸周才、你却認做了江溶、就信口扳殺他、這个扮皂隸的正是賣餅江溶、你却又不認得、就說道無干、可知道你受人買囑來害江溶、元不曾認得江溶的麼、賊首低頭無語、只叫小的該死、知州叫江溶與皂隸仍舊換過了衣服、取夾棍來、把賊首夾起、要招出買他指扳的人來、賊首是頑皮賴肉、那里放在心上、任你夾打、只供稱是因見江溶殷實、指望扳賠賊物

呂文德不顧知州者姓名可見

是實、別無指使、知州道、眼見得是江溶仇家所使、無得可疑、今這奴才死不肯招、若必求其人、他又要信口誣害、反生株連、我只釋放了江溶、不根究也罷、江溶叩頭道、小的也不願曉得害小的的仇人、省得中心不忘冤冤相結、知州道果然是个忠厚人、提起筆來把名字注銷、喝道江溶無干、直趕出去、當下江溶叩頭不止、皂隸連忙快走、江溶如籠中放出飛鳥、歡天喜地、出了衙門、衙門裡許多人、撮空叫喜攤住了不放、又虧得顧提控走出來、把幾句話解散開了、衆人一同江溶走回家來、江老兒一進門便喚過妻女

來道、快來拜謝恩人、這番若非提控荅救、險些兒相見不成了、三个人拜做一堆、提控道、自家家裡應得出力、況且是知州老爺神明做主、與我無干、快不要如此、江嬤嬤便問老兒道、怎生回來得這等撇脫、不曾吃虧麼、江老兒道、兩處俱仗提控先說過了、並不動一些刑法、天字號一場官司、今沒一些干涉、竟自平淨了、江嬤嬤千恩萬謝、提控立起身來道、你們且慢慢細講、我還要到衙門去謝謝官府去、當下提控作別自去了、江老送了出門、回來對嬤嬤說、正是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誰想遭此一場飛來橫禍、若

非提控出力、性命難保、今雖然破費了些東西、幸得太平無事、我毎不可忘了恩德、怎生酬報得他便好、嬤嬤道、我家家事、向來不見怎的、只好度日、不知那裡動了人眼、被天殺的暗筭、招此非災、前日衆捕人一番擄掠、很如打刼一般、細軟東西、盡被抄扎過了、今日有何重物、謝得提控大恩、江老道、便是沒東西難處、就湊得些少、也當不得數、他也未必肯受、怎麼好、嬤嬤道、我到有句話商量、女兒年一十七歲、未曾許人、我們這樣人家、就許了人、不過是村莊人戶、不若送與他做了妾、扳他做個女婿、支持門戶、也免得

外人欺侮、可不好、江老道、此事到也好、只不知女兒肯不肯、嬤嬤道、提控又青年、他家大娘子又賢惠、平日極是與我女兒說得來的、敢怕也情愿、遂喚女兒來、把此意說了、女兒道、此乃爹娘要報恩德、女兒何惜此身、江老道、雖然如此、提控是个近道理的人、若與他明說、必是不從、不若你我三人只作登門拜謝、以後就留下女兒在彼、他便不好推辭得、嬤嬤道、言之有理、當下三人計議已定、拿本曆日來看、來日上吉、次日起早把女兒裝扮了、江老夫妻兩个步行、女兒乘着小轎擡進城中、竟到顧家來、提控夫妻接了

進去問道何事光降、江老道、老漢承提控活命之恩、今日同妻女三口登門拜謝、提控夫妻道有何大事、直得如此、且勞煩小娘子過來、一發不當、江老道、老漢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奉告老漢前日若是受了非刑、死于獄底、留下妻女不知流落到甚處、今幸得提控救命重生、無恩可報、止有小女愛娘今年正十七歲、與老妻商議、送來與提控娘子鋪床疊被做个箕帚之妾、提控若不棄嫌麄醜、就此俯留、老漢夫妻終身有托、今日是个吉日、一來到此拜謝、二來就送小女上門、提控聽罷、正色道、老丈說那里話、僕若

真忠厚有心人

做此事、天地不容、提控娘子道、難得老伯伯、乾娘妹妹一全到此、且請過小飯、有話再說、提控一面分付厨下擺飯相待、飲酒中間、江老又把前話提起、出位拜提控一拜道、提控若不受老漢之托、老漢死不瞑目、提控情知江老心切、暗自想道、若不權且應承此老必不肯住、又去別尋事端、謝我反多事了、且依着他言語、我日後自有處置、飯罷、江老夫妻起身作別、分付女兒留住道、你在此伏侍大娘、愛娘含羞忍淚、應了一聲、提控道、休要如此說、拙妻且權留小娘子盤桓幾日、自當送還、江老夫妻也道、是他一時門面

惟人心如此愈見不爲之難一

説話兩下心照罷了兩口兒去得提控娘子便請愛娘到裡面自己房裡坐了又擺出細菓茶品請他分付走使丫鬟鋪設好了一間小房一牀被臥連提控娘子心裡也只道提控有意留住的今夜必然赴好日同宿他本是个大賢慧不撚酸的人又平日喜歡着愛娘故此是件周全停當只等提控到晚受用正是

一朶鮮花好護持　　芳菲只待賞花時
等閒未動東君意　　惜處重將帷幙施

誰想提控是夜竟到自家娘子房裡來睏了不到愛

娘處去提控娘子問道你為何不到江小娘那里去宿莫要忌我提控道他家不幸遭難我為平日往來出力救他今他把女兒謝我我若貪了女色是乘人危處遂我欲心與那海賊指扳應捕搶擄肚腸有何兩樣傾某雖是小小前程若壞了行止永遠不吉提控娘子見他說出咒來知是真心便道果然如此也是你的好處只是日間何不力辭脫了反又留在家中做甚提控道江老兒是老實人若我不允女兒之事他又剜肉做瘡別尋道路謝我反為不美他女兒平日與你相愛通家姊妹留下你處住幾日這却無

眞正有心人不止忠厚

妨我意欲就此看个中意的人家子弟替他尋下一。頭親事成就他終身結果也是好事所以一時不辭他去原非我自家有意也提控娘子道如此却好當夜無詞自此江愛娘只在徽家任提控娘子與他如同親姐妹一般甚是看待得好他心中也時常打點

空嗟嘆

提控到他房裡的怎知道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直待他年榮貴後　方知今日不爲差

提控只如常相處並不曾起一毫邪念說一句戲話連愛娘房裡脚也不躧進去一步愛娘初時疑惑後

來也不以爲怪了、提控衙門事多、時常不在家裡、匆匆過了一月有餘、忽一日得閑在家中、對娘子道、江小娘在家、初意要替他尋个人家、急切裡湊不着、巧而今一月多了、久留在此、也覺不便、不如備下些禮物、送還他家、他家父母、必然問起女兒相處情形、他曉得我心事如此、自然不來強我了、提控娘子道、說得有理、當下把此意與江愛娘說明了、就備了六个盒盤、又將出珠花四朶金耳環一雙、送與江愛娘插戴好、一乘轎着个從人還送到江老家裡來、江老夫妻接着轎子、曉得是顧家送女兒回家、心裡疑道、爲

轎呌他獨自个歸來、問道、提控在家麼、從人道、提控不得工夫來、多多拜上阿爹、這幾時有慢了小娘子、今特送還府上、江老見說話蹺蹊、反懷着一肚子疑胎道、敢怕有甚不恰當處、忙忙領女兒到裡邊坐了、同嬤嬤細問他這一月的光景、愛娘把顧娘子相待甚厚、并提控不進房、不近身的事、說了一遍、江老呆了一晌道、長要來問个信、自從爲事之後、生意淡薄、窮忙、沒有工夫、又是素手不好上門、欲待央个人來、急切裡沒便處、只道你一家和睦、無些別話、誰想却、如此行徑、這怎麼說、嬤嬤道、敢、是、日、子、不、好、與、女、兒、

無緣法得个人解禳解禳便好、江老道、且等另擇个日子、再送去、又做處、愛娘道、據女兒看起來、這个提控、不是貪財好色之人、乃是个正人君子、我家強要謝他、他不好推辭得、故此權留這幾時、誓不玷污我身、今既送了歸家、自不必再送去、江老道、雖然如此、他的恩德、畢竟不曾報得、反住在他家、打攪多時、又加添禮物送來、難道便是這樣罷了、還是改日再送去的是、愛娘也不好阻當、只得憑着父母說罷了、過了兩日、江老夫妻做了些餅食、買了幾件新鮮物事、辦着十來个盒盤、一罈泉酒、僱个擔夫挑了、又是一

乘轎擡了女兒留下嬤嬤有家、江老自家伴送過饋家來、提控迎着江老、江老道其來意、提控作色道、老丈難道不曾問及令愛來、饋某心事、唯天可表、老丈何不見諒如此、此番決不敢相留、盛意心領、令愛不及欵接、原轎請回、改日登門拜謝、江老見提控詞色嚴正、方知女兒不是誑語、連忙出門止住來轎、叫他仍舊擡回家去、提控留江老轉去茶飯、江老也再三辭謝、不敢叨領、當時別去、提控轉來受了禮物、出了盒盤、打發了脚擔錢、分付多謝去了、進房對娘子、說江老今日復來之意、娘子道、這、个、便、老、沒、正、經、難道

老成之見
慈母之心

前番不諧、今番有再諧之理、只是難爲了愛娘又來一番、一番不曾會得一會去、提控道若等他下了轎接了進來、又多一番事了、不如決絕回頭了的是、這老兒真誠却不見機、既如此把女兒相贈、此後往來到也要稀疏了些、外人不知就裡、惹得造下議論來、反害了女兒終身、是要好成歉了、娘子道説得極是、自此提控家不似前日十分與江家往來得密了、那江家原無甚麼大根基、不過生意濟楚、白經此一番橫事剝削之後、家計蕭條下來、自古道人家天做、運來時撞着就是趁錢的、火燄也似長起來、運退時撞着就

是、折、本、的、潮、水、也、似、退、下、去、江家悔氣頭裡、連五熱
行裡生意多不濟了、做下餅食常常五七日不發市、
就是餿蒸氣了、餵猪狗也不中、你道為何如此、先前
爲爭將不多幾日、只因驚怕了、自女兒到顧家去後、
關了一个月多店門不開、主顧家多生疏、改向別家
去、就、便、拗、不、轉、來、況且窩盜爲事、聲名揚開去不好
聽、別人不管好歹信以爲實、就怕來纏帳、以此生意
冷落、日喫日空、漸漸支持不來、要把女兒嫁个人家、
思量靠他過下半世、又高不湊低不就、光陰捱捱、一
錯就是論年、女兒也大得過期了、忽一日、一个做媒

商人經過、偶然瞥見愛他顏色、訪問隣人、曉得是賣餅江家、因問可肯與人家爲妾否、隣人道、往年爲官事時、曾送與人做妾、那家行善事不肯受、還了的、做妾的事、只怕也肯、徽商聽得此話、去央个熟事的媒婆到江家來說、此親事只要事成、不惜重價、媒婆得了口氣、走到江家、便說出徽商許多富厚處、情愿出重禮、聘小娘子爲偏房、江老夫妻正在喉急頭上、見說得動火、便問道、討在何處去的、媒婆道、這个朝奉只在揚州開當中鹽、大孺人自在徽州家裡、今討去做二孺人、住在揚州當中、是兩頭大的、好不受用、

亦且路不多遠、江老夫妻道、肯出多少禮、媒婆道、篤過、只要事成、不惜重價、你每能要得多少、那富家心性、料必勾你每心下的、憑你們討禮罷了、江老夫妻商量道、你我心下不割捨得女兒、欲待留下他、過不看這樣好主、有心得把與別處人去、多討得些禮錢也勾下半世做生意度日、方可是必要他三百兩、不可少了、商量已定、對媒婆說過、媒婆道、三百兩忒重些、江嬤嬤道、少一釐我也不肯、媒婆道、且替你們說說看、只要事成後、謝我多些兒、三个人齊說、三百兩是一大主財物、極頂價錢了、不想商人慕色心重、二

三百金之物、那里在他心上、一說就允、如數下了財禮、揀个日子、娶了過去、開船往楊州、江愛娘哭哭啼啼、自道終身不得見父母了、江老雖是賣去了女兒、心中悽楚、却幸得了一主大財、在家別做生理不題、却說顧提控在州六年、兩考役滿、例當赴京聽考吏部點卯過、撥出在韓侍郎門下辦事効勞、那韓侍郎是个正直忠厚的大臣、見提控謹厚小心、儀表可觀、也、自另眼看他、時留在衙前聽候差使、一日侍郎出去拜客、提控不敢擅離衙門左右、只在前堂伺候歸來、等了許久、侍郎又往遠處赴席、一時未還、提控等

得不耐煩、困倦起來、坐在檻上打盹、朦朧睡去、見空中雲端裡黃龍現身、彩霞一片、映在自己身上、正在驚看之際、忽有人蹴他起來、颯然驚覺、乃是後堂傳呼、高聲喝夫人出來、提控倉惶失措、連忙趨避不及、夫人步至前堂、親看見提控荒遽走出之狀、着人喚他轉來、提控自道失了禮度、必遭罪責、趨至庭中、跪倒俯伏地下、不敢仰視、夫人道、擡起頭來、我看提控不敢放肆、略把頸子一伸、夫人看見道、快站起來、你莫不是太倉顧提控麼、爲何在此、提控道、不敢、小吏顧芳、實是太倉人、考滿赴京、在此辦事、夫人道、你認

得我否、提控不知甚麼緣故、摸个頭路不着、不敢荅應一聲、夫人笑道、妾身非是別人、即是賣餅江家女兒也、昔年徽州商人娶去、以親女相待、後來嫁與韓相公爲次房、正夫人亡逝、相公立爲繼室、今已受過封誥、想來此等榮華、皆君所致也、若是當年非君厚德義、還妾身、今日安能到此地位、妾身時刻在心、正恨無繇補報、今天幸相逢於此、當與相公說知就裡、少圖報效、提控聽罷、恍如夢中一般、偷眼覷着堂上夫人、正是江家愛娘、心下道、誰想他却有這个地位、又尋思道、他分明賣與徽州商人做妾了、如何却嫁

得與韓相公、方纔聽見說徽商以親女相待、這、又不知怎麼解說、當下走出外來、私下偷問韓府老都管、方知事體備細、當日徽商娶去時節、徽人風俗、專要、鬧房炒新郎、凡親戚朋友相識的、在住處所在、聞知要親就、攜了酒榼前來稱慶、說話之間、名爲祝頌、實半帶笑耍、把新郎灌得爛醉、方以爲樂、是夜徽商醉極、講不得甚麼雲雨勾當、在新人枕畔、一覺睡倒直至天明、朦朧中見一个金甲神人、將瓜鎚撲他腦盖一下、蹴他起來道、此乃二品夫人、非凡人之配、不可造次胡行、若違我言、必有大咎、徽商驚醒、覺得頭疼

異常只得扒了起來自想此夢稀奇心下疑惑平日最信的是關聖靈籤梳洗畢開个隨身小匣取出十个錢來對空虔誠禱告看與此女緣分何如卜得个乙戊乃是第十五籤籤曰

兩家門戶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詳了籤意疑道既明說不是姻緣了又道直待春風却調琴瑟難道放着見貨等待時來不成心下一發糊塗再繳一籤卜得个辛丙乃是第七十三籤籤曰

憶昔蘭房分半釵　而今忽報信音乖

癡心指望成連理　到、底、誰、知、事、不、諧、

得了這籤、想道此籤說話明白、分明不是我的姻緣、不能到底的了、夢中說有二品夫人之分、若把來另緣與人、看是如何、禱告過再卜一籤、得了个丙庚、乃是第二十七籤籤曰

世間萬物各有主、一粒一毫君莫取、
英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循規矩、

徽商看罷道、籤句明白如此、必是另該有个主吾意決矣、雖是這等說、日間見他美色、未免動心、然但是有些邪念、便覺頭疼、到晚來走近床邊、愈加心神恍

（此商亦有一段後緣故決此意若強然門行必料奇禍）

惚頭疼難支徽商想道如此蹺蹊要見夢言可據數語分明萬一破他女身必為神明所惡不如放下念頭認他做个乾女兒尋个人嫁了他後來果得富貴也不可知遂把此意對江愛娘說道在下年四十餘歲與小娘子年紀不等況且家中原有大孺人今揚州典當内又有二孺人前日只因看見小娘子生得貌美故此一時聘娶了來昨晚夢見神明說小娘子是个貴人與在下非是配偶今不敢胡亂辱莫了小娘子在下癡長一半年紀不若認義為父女等待尋个好姻緣配着圖个往來小娘子意下何如江愛娘

聽見說不做妾做女有甚麼不肯處荅應道但憑尊意、只恐不中擡舉、當下起身、插燭也似拜了徽商四拜、以後只稱徽商做爹爹、徽商稱愛娘做大姐、各床而睡、同行至揚州當裡、只說是路上結拜的朋友女兒、託他尋人家的、也就分付媒婆替他四下里尋親事、正是春初時節、恰好湊巧、韓侍郎帶領家眷上任舟過揚州、夫人有病、要娶个偏房、就便伏侍夫人、停舟在關下、此話一開、那些做媒的如蠅聚羶來的何止三四十起、各處尋將出來、多看得不中意、落末有个人說、徽州當裡有个乾女兒、說是太倉州來的模

是徽人行欵

揀絕美也是官與人爲妾的間間也好其間就有媒婆叨攬去當裡來說元來徽州人有个僻性是烏紗帽紅綉鞋一生只這兩件不爭銀子其餘諸事慳吝了聽見說个韓侍郎娶妾先自軟攤了半邊自誇夢兆有准巴不得就成了韓府也叫人看過看得十分中意徽商認做自巳女兒不爭財物反賠嫁裝只貪个紗帽往來便自心滿意足韓府仕宦人家做事不小又見徽商行徑冠冕不說身價反輕易不得了連釵環首飾段疋銀兩也下了三四百金禮物徽商受了增添嫁事自巳穿了大服大吹大擂將愛娘送下

官船上來、侍郎與夫人看見人物標致、更加禮儀齊備、心下喜歡、另眼看待、到晚雲雨之際、儼然身是處子、一發敬重、一路相處、甚是相得、到了京中、不料夫人病重不起、一應家事、盡屬愛娘掌管、愛娘處得井井有條、勝過夫人在日、內外大小、無不喜歡、韓相公得意、揀个吉日、立爲繼房、恰遇弘治改元、覃恩、竟將江氏入冊報去、請下了夫人封誥、從此內外俱稱夫人了、自從做了夫人、心裡常念先前嫁過兩處、若非多遇着好人、怎生保全得女兒之身、致今日有此享用、那徽商認做乾爺、兀自往來不絕、不必說起、只不

知顩提控近日下落、忽然堂前相遇、恰恰正在門下走動、正所謂

一葉浮萍歸大海　人生何處不相逢

夫人見了顩提控、返轉內房、等候侍郎歸來、對侍郎說道、妾身有个恩人、沒路報效、誰知却在相公衙門中服役、侍郎問是誰人、夫人道、即辦事吏顩芳是也、侍郎道、他與你有何恩處、夫人道、妾身原籍太倉人、他也是太倉州吏、因妾家裡、父母被盜扳害、得他救解、幸免大禍、父母將身酬謝、堅辭不受、強留在彼、他與妻子待以賓禮、誓不相犯、獨處室中一月、以禮送

侍郎身試可信故此段轉加感激不然難免于疑矣

歸、後來過繼與徽商爲女、得有今日、豈非恩人、侍郎大驚道、此柳下惠、魯男子之事、我輩所難、不道掾吏之中、却有此等仁人君子、不可埋沒了他、竟將其事寫成一本奏上　朝廷、本內大畧云

竊見太倉州吏顧芳、暴白寃事、俠骨著于公庭、峻絕謝私、貞心矢乎暗室、品流雖賤、衣冠所難、合行特旌、以章篤行、

孝宗見奏大喜、道世間那有此等人、即召韓侍郎面對、問其詳細、侍郎一一奏知、　孝宗稱歎不置、侍郎道、此皆　陛下中興之化所致、應與表揚、　孝宗道、

何止表揚其人、與爲國家所用、今在何處、侍郎道、今在京中考滿、擬臣衙門辦事、　孝宗回顧內侍、命查那部裡缺司官、禮監秉筆內監奏道、昨日吏部上本、禮部儀制司缺主事一員、　孝宗道、好好、禮部乃風化之原、此人正好、即御批顧芳除補、吏部知道、韓侍郎當下謝恩而出、侍郎初意、不過要將他旌表一番、與他个本等職銜、夢裡也不料聖意如此嘉獎、驟與殊等美官、眞个喜出望外、出了朝中、竟回衙來說與夫人知道、夫人也自歡喜不勝、謝道、多感相公爲妾報恩、妾身萬幸、侍郎看見夫人歡喜、心下愈加快

活忙叫親隨報知顧提控、提控聞報、猶如地下昇天、還服着本等衣服隨着親隨進來先拜謝相公侍郎不肯受禮道、如今是朝廷命官自有體制且換了冠帶謝恩之後然後私宅少敘、不遲、須臾便有禮部衙門人來伺候伏侍去到鴻臚寺報了名次早午門外謝了聖恩到衙門到任、正是、

昔年蕭主吏、今日叔孫通、
兩翅何曾異、只是錦袍紅、

當日顧主事完了衙門裡公事、就穿着公服竟到韓府私宅中來拜見侍郎顧主事道多謝恩相提携在

皇上面前極力薦舉故有今日此恩天高地厚韓侍郎道此皆足下陰功浩大以致聖主寵眷非常得此殊典老夫何功之有拜能主事請拜見夫人以謝推許大恩侍郎道賤室既忝同鄉今日便同親戚傳命請夫人出來相見夫人見主事兩相稱謝各拜了四拜夫人進去治酒是日侍郎欵待主事盡歡而散夫人又傳問顧主事離家在幾時父母的安否下落顧主事回答道離家一年江家生意如常却幸平安無事侍郎與顧主事商議待主事三月之後給个假限回籍就便央他迎取江老夫婦顧主事領命果然等

假、衣錦回鄉、鄉人無不稱羨、因往江家拜候、就傳會見消息、江家喜從天降、主事假滿、攜了妻子回京復任、就分付二號船裡着落了江老夫婦、到京相會、一家歡忭無極自此侍郎與主事通家往來、儼如伯叔子姪一般、顧家大娘子、與韓夫人愈加親密、自不必說、後來顧主事三子、皆讀書登第、主事壽登九十五歲、無病而終、此乃上天厚報善人也、所以奉勸世間行善、原是積來自家受用的、有詩爲證、

美色當前誰不慕、　況是酬恩去復來、
若使偶然通一笑、　何緣椽吏入容臺

二刻驚奇卷之十六

遲取券毛烈賴原錢　失還魂牙儈索剩命

詩云　一陌金錢便返魂　公私隨處可通門
鬼神有德開生路　日月無光照覆盆
貧者何緣蒙佛力　富家容易受天恩
早知善惡多無報　多積黃金遺子孫

這首詩、乃是令狐譔所作、他隣近有個烏老、家資巨萬、平時奸貪不義、死去三日重復還魂、問他緣故、他說死後、虧得家裡、廣作佛事、多燒楮錢、冥官大喜、所以放還、令狐譔聞得、大爲不平道、我只道、只有陽世、

造業者佯
不此十

間貪官汚吏受財枉法賣富差貧豈知陰間也自如此所以做這首詩後來冥司追去要治他謗訕之罪被令狐譔是長是短辨析一番冥司道他持論甚正放教還魂仍追烏老置之地獄蓋是世間沒分剖處的冤枉盡攄到陰司裡理直若是陰司也如此糊塗富貴的人只消作惡造業到死後分付家人多做些功果多燒些楮錢便多退過了却不與陽間一樣沒分曉所以令狐生不伏有此一詩其寔陰司報應一毫不差的宋淳熈年間明州有個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出本錢買撲官酒坊地店做那沽拍生理夏家

出得本錢多些、林家出得少些、却是經紀營運盡是林家家人主當夏家只管在裡頭照本算帳分些乾利錢、夏主簿是個忠厚人、不把心機隄防、指望積下幾年總收利息、雖然零碎支動了些、攏統算着還該有二千緡錢、多在那里、若把銀算就是二千兩了、去到林家取討時、林家在店管帳的共有八個、你推我推、只說算帳未清、不肯付還、討得急了、兩番林家就說出沒行止話來道、我家累年價辛苦、你家打點得自在錢、正不知錢在那里哩、夏主簿見說得蹊蹺、得要賴他的、只得到州裡告了一狀、林家得知告了、

何不還了

[illegible]家

笑道我家將猫兒尾拌猫飯喫撩得將你家利錢折去了一半官司好反是我贏的遂將二百兩送與州官連夜叫八個幹僕把簿籍盡情改造數目字眼多換過了反說是夏家透支了也訴下狀來州官得過了賄賂那管青紅皂白竟斷道夏家欠林家二千兩把夏主簿收監追比其時郡中有個劉八郎名元人叫他做劉元八郎平時最有直氣見了此事大爲不平在人前裸臂揎拳的嚷道吾鄉有這樣寃枉事主簿被林家欠了錢告狀反致坐監要那州縣何用他若要上司去告指我作証我必要替他伸寃理枉等

書[illegible]

林家這些、沒天理的、個個喫捧到一處、攘一處、林家這八個人、見他如此行徑、恐怕弄得官府知道了、公道上去不得、翻過來商量道、劉元八郎是個窮漢、與他些東西、買他口靜罷、就中推兩個有口舌的去、邀了八郎到旗亭中坐定、八郎問道、兩位何故見款、兩人道、仰慕八郎義氣、敢此沽一杯奉敬、酒中說起、夏家之事、兩人道、八郎不要管別人家閑事、且只喫酒、酒罷、兩人袖中摸出官劵二百道來、送與八郎道、主人林某、曉得八郎家貧、特將薄物相助、以後求八郎不要多管、八郎聽罷、把臉兒漲得通紅、大怒起來

清白　十

道你每做這樣沒天理的事又要把沒天理的東西賍污我我就餓死了決不要這樣財物嘆一口氣道這等看起來你每財多力大夏家這件事在陽世間不能勾明白了陰間也有官府他少不得有剖雪處且看且看忿忿地叫酒家過來問道我每三個喫了多少錢鈔酒家道筭該一貫八百文八郎道三個同喫我該出六百文就解一件衣服到隔壁櫃上解當了六百文錢付與酒家對這兩人拱拱手道多謝攜帶我是清白漢子不喫這樣不義無名之酒大踏步竟自去了兩個人反覺沒趣筭結了酒錢自散了且

說夏主簿遭此無妄之災、沒頭沒腦的、被貪贓州官收在監裡、一來是好人家出身、不曾受慣這苦、二來被別人少了錢、反関在牢中、心中氣蠱、染了牢瘟病將起來、家屬央人保領、方得放出、巳病得八九分了、臨將死時、分付兒子道、我受了這樣寃恨、今月待死、凡是一向撲官酒坊公店并林家欠錢帳目、與管帳八人名姓、多要放在棺內、吾替他地府中辦去、纔死得一月、林氏與這八個人、陸陸續續盡得暴病而死、眼見得是陰間狀准了、又過一個多月、劉八郎在家、忽覺頭眩眼花、對妻子道、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

此係局所不着了

簿要我做對証、勢必要死、奈我平時沒有惡業對証、過了、還要重生、且不可入歛、三日後不還魂、再作道理、果然死去、兩日活將轉來、拍手笑道、我而今纔出得這口惡氣、家人問其緣故、八郎道、起初見兩個公吏、邀我去、走勾百來里路、到了一個官府去處、見一個綠袍官人、在廊房中走出來、仔細一看、就是夏主簿、再三謝我道、煩勞八郎來此、這里文書都完、只要八郎畧一証明、不必憂慮、我擡眼看見丹墀之下、林家與八個骨帳人、共頂着一塊長枷、約有一丈五六尺長、九個頭齊齊露出在枷上、我正要消遣他、忽報

王升殿了吏引我去見過、王道夏家事已明白、不須說得、旗亭喫酒一節、明白說來、我供道是兩人見招、飲酒、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對左右嘆道、世上却有如此好人、須商議報荅他、可檢他來筭、吏禀他（元在少了）該七十九歲、王道窮人不受錢、更爲難得、豈可不賞添他陽壽一紀、就着元追公吏、送我回家、出門之時只見那一夥連枷的人、趕入地獄裡去了、必然細細要償還他的料、不似人世間葫蘆提、我今日還鬼、豈不快活也、後來此人、整整活到九十一歲、無疾而終、可見陽世間有寃枉、陰司事、再沒有不明白的、只是

這一件事、陰報雖然明白、陽世間欠的錢鈔、到底不曾顯還、得未爲大暢、而今說一件陽間賴了、陰間斷了、仍舊陽間還了、比這事說來好聽、

陽世全憑一張紙　是非顛倒多因此
豈似幽中業鏡臺　半點欺心沒處使

話說宋紹興年間、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有一個富民、姓毛、名烈、平日貪奸不義、一味欺心、設謀詐害、凡是人家有良田美宅、百計設法、直到得上手纔住、掙得潑天也似人家、心裡不曾有一毫止足、看見人家略有些小嫌隙、便在裡頭挑唆、干中取利、沒便宜不做

臭味相投

事其時昌州有一個人姓陳名祈也是個狠心不守分之人與這毛烈十分相好你道爲何只因陳祈也有好大家事他一母所生還有三個兄弟年紀多幼小只是他一個年紀長成獨掌家事時常恐怕兄弟每大來這家事須四分分開要趂權在他手之時做個計較打些偏手討些便宜曉得毛烈是個極有算計的人早晚用得他着故此與他往來交好毛烈也曉得陳祈有三個幼弟却獨掌着家事必有欺心毛病他日可以在裡頭看景生情得些漁人之利所以兩下親密語話投機勝似同胞一般一日陳祈對毛

烈計較道吾家小兄弟們漸漸長大少不得要把家事四股分了我枉替他們白做這幾時奴才心不甘伏怎麽處毛烈道大頭在你手裡你把要緊好的藏起了些不得陳祈道藏得的藏了田地是露天盤子須藏不得毛烈道只要會計較要藏時田地也藏得陳祈道如何計較藏地毛烈道你如今只推有甚麽公用將好的田他賣了去收銀子來藏了不就是藏田地一般陳祈道祖上的好田好地又不捨得賣掉了毛烈道這更容易你只揀那好田地少些價錢權典在我這里目下拿些銀子去用用以後直等你們

弟兄已將見在田地四股分定了然後你自將原銀在我處贖了去這田地不多是你自己的了陳祈道此言誠爲有見但你我雖是相好産業交關少不得立個文書也要用着個中人纔使得毛烈道我家出入銀兩置買田産大半是大勝寺高公做牙儈如今這件事也要他在裡頭做個中見罷了陳祈道高公我也是相熟的我去查明了田地寫下了文書去要他着字便了元來這高公法名智高雖然是個僧家到有好些不像出家人處頭一件是好利但是風吹草動有些個賺得錢的所在他就鑽的去了所以囊

最惱人說[illegible]

鉢充盈、經紀慣熟、大户人家做中做保、到多是用得他着的、分明是個沒頭髮的牙行、毛家債利出入、好此、經他的手、就是做過幾件欺心事体、也有與他首尾過來的、陳祈因此央他做了中、將田立券、典與毛烈、因要後來好贖、十分不典他重價錢、只典得三分之一、做個交易的意思罷了、陳祈家裡田地廣有、非止一處、但是自家心裡貪着的、便把來典在毛烈處做後門、如此一番也累起本銀三千多兩了、其田足值萬金、自不消說、毛烈放花作利、已此便宜得多了、只爲陳祈、自有欺心、所以情愿把便宜與毛烈得了去、

以後陳祈母親死過、他將見在户下的田產、分做四股、把三股分與三個兄弟、自家得了一股、兄弟們不曉得其中委曲、見眼前分得均平、多無說話了、過了幾時、陳祈端正起贖田的價銀、徑到毛烈處取贖、毛烈笑道、而今這田、却不是你獨享的了、陳祈道、多謝主兄高妙、今兄弟們皆無言可說、要贖了去、自管隨你、原價一一交明、毛烈照數收了、將進去交與妻子張氏藏好、此時毛烈若是個有本心的、就該想着出的本錢原輕、收他這幾年花息、便宜多了、今有了本錢、自該還他去、有何可說、誰知狠人心性、却又不然、

有益者入
亦稱學

道這田總是欺心來的，今贖去獨吞，有好些放不過，他就起個不良之心，出去對陳祈道：原契在我拙捌處，一時有些身子不快，不便簡尋，過一日還你罷。陳祈道：這等寫一張收票與我。毛烈笑道：你曉得我寫字不大便當，何苦難我。我與你甚樣交情，何必如此，待一二日間畨出來就送還罷了。陳祈道：幾千兩往來不是取笑，我交了這一主大銀子，難道不要討一些把柄回去。毛烈道：正為幾千兩的事，你交與我了，又好賴得沒有不成，要甚麼把柄，老兄忒過慮了。陳祈也托大，道是毛烈平日相好，其言可信，料然無事

隔了兩日、陳祈到毛烈家去取前券、毛烈還推道一時未尋得出、又隔了兩月去取、毛烈躲過、竟推道不在家了、如此兩番、陳祈走得不耐煩、再不得見毛烈之面、纔有些着急起來、走到大勝寺高公那里去商量、要他去問問毛烈下落、高公推道、你交銀時、不曾通我知道、我不好管得、陳祈沒奈何、只得又去伺候毛烈、一日撞見了、好言與他取券、毛烈冷笑道、天下欺心事、只許你一個做、你將衆兄弟的田、偷典我處、今要出去自吞、我便公道欺心、再要你多出兩千、也不爲過、陳祈道、原只典得這些、怎要我多得、毛烈道、

（毛烈毒矣以之處陳斷亦快）

不與我、我也不還你券、你也管由不成、陳祈大怒道、前日說過的說話、怎到要詐我起來、當官去說、也只要的我本錢、毛烈道、正是正是、當官說不過時、還你罷了、陳祈一忿之氣、歸家寫張狀詞、竟到縣裡告了毛烈、當得毛烈預先防備這着的、先將了些錢鈔去尋縣吏丘大、送與他了、求照管此事、丘大領諾、比及陳祈去見時、丘大先自裝腔了、問其告狀本意、陳祈把匿情告訴了一遍、丘大只是搖頭道、說不去、許多銀兩、交與他了、豈有沒個執照的理、教我也難幫襯你、陳祈道、因爲相好的、不防他欺心、不會討得執照、

今告到了官、全要提控說得明白、丘大含糊應承了、却在知縣面前、只替毛烈說了一邊的話、又替毛家送了些孝順意思與知縣、了知縣聽信、到得兩家聽審時、毛烈把交銀的事、一口賴定、陳祈其定一些執照也拿不出、知縣聲口有些向了毛烈、陳祈發起極來、在知縣面前、指神罰呪、知縣道、就是銀子有的、當官只憑文券、既沒有文券、把甚麼做憑據、斷還得你、分明是一划混賴、倒把陳祈打了二十個竹篦、問了不合圖賴人罪名、量决脊杖、這三千銀子、只當丟去東洋大海、竟沒說處、陳祈不服、又到州裡去告准了、

世間事每如此

及至問起來知是縣間問過的不肯改斷仍復照舊又到轉運司告了批發縣間一發是原問衙門只多得一番紙筆有甚麼相干落得費壞了脚手折掉了盤纏毛烈得了便宜暗地喜歡陳祈失了銀子又喫打喫斷竟沒處伸訴正所謂

渾身似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欺心又遇狠心人　賊偷落得還賊沒

看官你道這事多只因陳祈欺瞞兄弟做這等奸計故見得反被別人賺了也是天有眼力處却是毛烈如此欺心難道銀子這等好使的不成不要性急還

此時亦知有神乎

有話在後頭、且說陳祈受此冤枉、沒處叫撞天屈、氣忿忿的、無可擺佈、宰了一口猪、一隻雞、買了一對魚、一壺酒、左近邊有個社公祠、他把福物拿到祠裡擺下了、跪在神前道、小人陳祈將銀三千兩與毛烈贖田、毛烈收了銀子、賴了券書、告到官司、反問輸了小人、小人沒處申訴、天理昭彰、神目如電、還是毛烈賴小人的、小人賴毛烈的、是必三日之內求個報應、扣了幾個頭、含淚而出、到家裡晚上得一夢、夢見社神來對他道、日間所訴、我雖曉得明白、做不得主、你可到東嶽行宮訴告、自然得理、次日陳祈寫了一張黃

紙、捧了一對燭、一股香、竟望東嶽行宮而來、進得廟門、但見、

殿宇巍峩、威儀整肅、雕婁左覷、望千里如在目前、師曠右邊、聽九幽流同耳畔、草叅亭內、炉中焚百合明香、祝獻臺前、案上放萬靈杯珓、夜聽泥神聲喏、朝聞木馬號嘶、比岱宗具體而微、雖行館有呼必應、若非眞正寃情事、敢到莊嚴法相前、

陳祈啣了一天愁忿、一步一拜、拜上殿來、將心中之事、是長是短、照依在社神面前、時一樣表白了一遍、只聽得幡帷裡面、彷彿有人聲、到耳朵內道、可到夜

平素欺心者亦宜共性

問來、陳祈吃了一驚、曉得靈感、急急站起、走了出來、候到天色晚了、陳祈是氣忿在胸之人、雖是幽暗陰森之地、並無一些畏怯、一直走進殿來、將黃紙狀在燭上點着火、燒在神前爐內了、照舊通誠拜禱已畢、又聽得隱隱一聲道出去、陳祈親見如此神靈、明知必有報應、不敢再責、悚然歸家、此時是紹興四年四月二十日、陳祈時時到毛烈家邊去打聽、過了三日、只見說毛烈死了、陳祈曉得蹊蹺、去訪問隣舍間、多說道、毛烈走出門前、撞見一個着黃衣的人、走入門來、揪住毛烈、奔脫望裡面飛也似跑、口裡喊道、有个

黄衣人捉我、多來救救、說不多幾句、倒地就死、從不見死得這樣快的、陳祈口裡不說、心裡暗暗道、是告的陰狀有應、現報在我眼裡了、又過了三日、只見有人說大勝寺高公、也一時卒病而死、陳祈心裡疑惑道、高公不過是原中、也死在一時、看起來、莫不要陰司中對這件事麼、不覺有些恍恍惚惚、走到家裡、就昏暈了去、少頃醒將轉來、分付家人道、有兩個人追我去對毛烈事體、聞得說我陽壽未盡、未可入殮、你們守我十來日着、敢怕還要轉來、分付畢、即倒頭而臥、口鼻俱已無氣、家人依言、不敢妄動、呆呆守着、自

所以陰司公道

不必說且說陳祈隨了來追的人竟到陰府果然毛烈與高公多先在那里了一同帶見判官判官一一點名過了問道南嶽發下狀來毛烈賴了陳祈三千銀兩這怎麼說陳祈道是小人與他贖田他親手接受後來不肯還原券竟賴道沒有小人在陽間與他爭訟不過只得到南嶽大王處告這狀的毛烈道判爺休聽他胡說若是有銀與小人時須有小人收他的執照判官笑道這是你陽間哄人可以借此厮賴指着毛烈的心道我陰間只憑這個要甚麼執照不執照毛烈道小人其實不曾收他的判官叫取業鏡

過來、旁邊一個吏就拿着銅盆大一面鏡子來照着、毛烈毛烈陳祈與高公三人、一齊看那鏡子裡面、只見裡頭照出陳祈交銀、毛烈接受、進去付與妻子張氏、張氏收藏、是那月光景、宛然見在、判官道、你看我這里可是要甚麼執照的麼、毛烈沒得開口、陳祈合着掌向空裡道、今日纔表明得這件事、陽間官府、要他做甚麼、幹高公也道、元然這銀子、果然收了、却是毛大哥不通、當下判官把筆來寫了些甚麼、就帶了三人、到一個大庭內、只見旁邊列着兵衛甚多、也不知殿上坐的是甚麼人、遠望去、是冕旒袞袍的王者

此處轉不過了心不可欺也

判官走上去說了一回殿上王者大怒叫取枷來將毛烈枷了口裡大聲分付道縣令聽決不公削去已後官爵縣吏丘大火焚其居仍削陽壽一半又與僧人智高問道毛烈欺心事與你商同的麼智高道起初典田時曾在裡頭做交易中人以後事体多不知道又與陳祈問道贖田之銀固是毛烈要賴欺心將田出典的緣故却是你的欺心陳祈道也是毛烈教道的王者道這個推不得與智高僧人做牙儈一樣該量加罰治兩人俱未合死只教陽世受報毛烈作業尚多押入地獄受罪說畢只見毛烈身邊就有許

還券望減則可佛事不足恃也

多牛頭夜叉、手執鐵鞭鐵棒、趕得他去、毛烈一頭走一頭哭、對陳祈高公說道、吾不能出頭了、二公與我傳語妻子、快作佛事、救援我、陳兄原券在床邊木箱之內、還有我平日、貪謀强詐得別人家田宅文券共有一十三紙、也在箱裡、可叫這一十三家的人來一一還了他、以減我罪、二公切勿有忘、陳祈見說着還他原契、還要再問個明白、一個夜叉把一根鐵棍在陳祈後心窩裡一擣、喝道、快去、陳祈慌忙縮退、颯然驚醒、出了一身冷汗、只見妻子坐在床沿守着、問他時節、已過了七晝夜了、妻子道、因你分付了、不敢入

魰況且心頭温温的只得坐守幸喜得果然還魂轉來畢竟是毛烈的事對得明白否陳祈道東嶽眞個有靈陰間眞個無私一些也瞞不得大不似陽世間官府沒淸頭沒天理的因把死後所見事体备細說了一遍抖擻了精神坐定了性子一回先叫人到縣吏處大家一看三日之前已被火燒得精光止燒得這一家火就息了陳祈越加敬信再叫人到大勝寺中訪問高公看果然一同還魂意思要約他做了証見䆳取毛家文券人回來說三日之前寺中師徒已把他茶毗了訝詫的怎麽叫做茶毗看官這就是僧

家西方的說話、又有叫得閻羅的、總是我們華言為化也、陳祈見說高公已火化了、喫了一大驚道、他與我同在陰間、說陽壽未盡、一同放轉世的、如何就把來化了、叫他還魂在何處、這又是了不得的事了、怎麽收場、陳祈心下忐忑、且走到毛家去取文券看見、了毛家兒子、問道、尊翁故世、家中有甚麽影響否、毛家兒子道、為何這般問及、陳祈道、在下也死去七日到與尊翁會過一番來、故此動問、毛家兒子道、見家父光景何如、有甚說話否、陳祈道、在下與尊翁本是多年相好的、只因不還我典田文書、有這些爭訟、昨

日到尉得陰間對明、說文書在牀前木箱裡面、所以今日來取、毛家兒子道、文書無或者在木箱裡面、只是陰間說話、誰是證見、可以來取、陳祈道、有到有個證見、那時大勝寺高師父、也在那裡同見說了、一齊放還魂的、可惜他寺中、已將他身屍火化沒了個活證、却有一件可信、你尊翁還說另有一十三家文券、也多是來路不明的田產、叫還了這一十三家、等他受罪輕些、又叫替他多做些佛事、這須是我造不出的、毛家兒子聽說、有些呆了、你道爲何、元來陰間業鏡照出毛妻張氏同受銀子之時毛氏在陽間恰像

做夢一般也夢見陰司對理之狀會與兒子說過故聽得陳祈說着陰間之事也有此道是真的了走進去與母親說知張氏道這項銀子委實有的你父親只管道便宜了他勒掯着文書不與他意思還要他分外出些加添不道他竟自去告了官所以索性一口賴了又不料死得這樣咤異今恐怕你父親陰間不寧只該還了他既說道還有一十三紙等明日一總番將出來逐一還罷毛家兒子把母親說話對陳祈說了陳祈道不要又像前番回了明日漸漸賴皮起來此關係你家尊翁陰間受罪非同陽間兒戲的

又猶不如處死于是好

毛家兒子道、這個怎麽還敢陳祈、當下自去了、毛家兒子開了門進來、到了晚間、聽得有人敲門、開出去却又不見、開了又敲、得緊、問是那個、外邊厲聲荅道、我是大勝寺中高和尚、爲你家父親賴了典田銀子、我是原中人、被陰間追去做証見、放我歸來、身屍焚化、今沒處去了、這是你家害我的、須憑你家裡怎麽處我、毛家兒子慌做一團、走進去與母親說了、張氏也怕起來、掇了火、同兒子走出來、聽聽外邊越敲得緊了、道、你若不開時、我們縫裡自會進來、張氏聽着、果然是高公平日的聲音、硬着膽回荅道、曉得有果

師父了、而今既已如此教我們母子也沒奈何、只索做些佛事、超度師父罷、外邊鬼道、我命未該死、陰司不肯收留、還有世數未盡、又去脫胎做人不得、隨你追薦、陰功、也無用處、直等我世數盡了、纔得托生、這些時叫我在、那裡好、我只是守住在你家、不開去了、毛家母子、只得燒些紙錢、奠些酒飯、告求他去、鬼道、叫我別無去處、求我也沒幹、毛家母子沒奈何、只得鬧鬧跉跉、過了一夜、第二日急急去尋請僧道做道場、一來追薦毛烈、二來超度這個高公、母子親見了這些異樣、怎敢不信、把各家文券多送去還了、誰知

詩林于今齋僧心痛拜祈之受稅皆利矣也

陳祈自得了文券之後忽然害起心痛來一痛發便待死去記起是陰中被夜叉將鐵棍心窩裡擣了一下之故又親聽見王者道陳祈欺心陽世受報曉得這典田事是欺心的只得叫三個兄弟來把毛家贖出之田均作四分分了却是心痛仍不得止只因平日掌家時除典田之外他欺心處還多自此每一遭痛發便去請僧道保禳或是東嶽燒獻年年所費不計其數此病隨身終不脫体到得後來家計到比三個兄弟消耗了那毛家也爲高公之鬼不得離門每夜必來擾亂家裡人口不安賣掉房子搬到別處鬼

猶那堪聽　怎的功了　也不爲之明　罪過也

也隨着不捨、只得日日超度、時時齋醮、以後看看聲音遠了些、說道你家福事做得多了、雖然與我無益、時常有神佛在家、我也有些不便、我且暫時去去、終是放你家不過的、以後果然隔着幾日、纔來這里就做法事退他、或做佛事度他、如此纏帳多時、支持不過、毛家家私也逐漸消費下來、以後毛家窮了、連這些佛事法事多做不起了、高公的鬼也不來了、可見欺詐之財、沒有得與你入已受用的、陰司比陽世間公道、使不得奸詐、分毫不差池、這兩家顯報、自不必說、只高公僧人、貪財利、管閒事、落得陽壽未終、先被

焚燒、雖然為此拆破了毛氏一家、却也是償人的果報了、若當時徒弟們不燒其尸、得以重生、畢竟還與陳祈一樣、也要受些現報、不消說得的、人生作事、豈可不知自省、

陽間有理沒處說　陰司不說也分明
若是世人終不死　方可横心自在行

又有人道這詩未盡、番案一首云、

陽間不辨到陰間　陰間仍舊判陽還
縱是世人終不死　也須難使到頭頑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六終

二刻拍案驚奇

佷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

同窗友認假作眞　女秀才移花接木

詩曰

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窗下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四句詩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這个薛濤乃是女中才子。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故人多稱爲薛校書所往來的是高千里、元微之、杜牧之一班兒名流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名曰薛濤箋詞人墨客得了此箋猶如拱

璧、眞正名重一時、芳流百世　國朝洪武年間、有廣東廣州府人田洙、字孟沂、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那孟沂生得風流標致、又兼才學過人、書畫琴棋之類、無不通曉、學中諸生日與嬉遊、愛同骨肉、過了一年、百祿要遣他回家、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又且寒官冷署、盤費難處、百祿與學中幾个秀才商量、要在地方上尋一个館與兒子坐坐、一來可以早晚讀書、二來得些館資、可爲歸計、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訪得附郭一个大姓張氏、要請一館賓、衆人遂將孟沂力薦于張氏、張氏送了館約、約定

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至期、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連百祿也自送去、張家主人曾爲運使、家道饒裕、見是老廣文帶了許多時髦到家、甚爲喜歡、開筵相待、酒罷各散、孟沂就在館中宿歇、到了二月花朝日、孟沂要歸省父母、主人送他節儀二兩、孟沂袋在袖子裏了、步行回去、偶然一个去處、望見桃花盛開、一路走去、有好些幽僻、孟沂心裏喜歡、佇立少頃、觀玩景致、忽見桃林中一个美人、掩映花下、孟沂曉得是良人家、不敢顧盼、徑自走過、未免帶些賣俏身子、拖下袖來、袖中之銀不覺落

地美人看見便叫隨侍的丫鬟拾將起來送還孟沂孟沂笑受致謝而別明日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只見美人與丫鬟仍立在門首孟沂望着門前走去丫鬟指道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美人略略斂身避入門內孟沂見了丫鬟叙述道昨日多蒙娘子美情拾還遺金今日特來造謝美人聽得叫丫鬟請入內廳相見孟沂喜出望外急整衣冠望門內而進美人早已迎着至廳上相見禮畢美人先開口道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孟沂道然也昨日因館中回家道經于此偶遺少物得遇夫人盛情命尊姬拾還

（孀居而可恣肆酒矣）

實爲感激、美人道、張氏一家親戚、彼西賓、即我西賓、還金小事、何足爲謝、孟沂道、欲問夫人高門姓氏、與敝東何親、美人道、寒家姓平、成都舊族也、妾乃文孝坊薛氏女、嫁與平氏子康、不幸早卒、妾獨孀居于此、與郎君賢東、乃鄉鄰姻婭、郎君即是通家了、孟沂見說是孀居、不敢久留、兩杯茶罷、起身告退、美人道、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妾不能久留款待、覺得沒趣了、即分付快辦酒餚、不多時設着兩席、與孟沂相對而坐、坐中殷勤勸酬、笑語之間、美人多帶些讒浪話頭、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雖

尚何拘束爲真酸物耳

文趣勃然

然心裡技癢難熬、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美人道、聞得郎君倜儻俊才、何乃作儒生酸態、妾雖不敏、頗解吟哦、今遇知音、不敢愛醜、當與郎君賞鑒文墨、唱和詞章、郎君不以爲鄙、妾之幸也、遂叫丫鬟取出唐賢遺墨、與孟沂看、孟沂從頭細閱、多是唐人真蹟手翰詩詞、惟元稹杜牧高駢的最多、墨蹟如新、孟沂愛玩不忍釋手、道、此希世之寶也、夫人情鍾此類、真是千古韻人了、美人謙謝、兩個談話有味、不覺夜已二鼓、孟沂辭酒不飲、美人延入寢室、自薦枕席道、妾獨處已久、今見郎君高雅、不能無情、願得奉陪、孟沂

道、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兩个解衣就枕、魚水歡情、極其繾綣、枕邊切切叮寧道、愼勿輕言、若賢東知道、彼此名節喪盡了、次日將一个臥獅玉鎭紙、贈與孟沂、送至門外道、無事就來走走、勿學薄倖人、孟沂道、這个何勞分付、孟沂到館、哄主人道、老母想念、必要小生歸家宿歇、小生不敢違命、留此、從今早來館中、晚歸家裡便了、主人信了說話、道任從尊便、自此孟沂在張家、只推家裏去宿、家裡又說在館中宿、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整有半年、並沒一个人知道、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酌酒吟詩、曲盡人間之樂、兩人每每

你唱我和做成聯句、如落花二十四韻、月夜五十韻、鬬巧爭妍、真成敵手、詩何太多、恐看官每厭聽、不能盡述、只將他兩人四時廻文詩表白一遍、美人詩道、

花朶幾枝柔傍砌、柳絲千縷細搖風、
霞明半嶺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樹松、春

涼回翠簟冰人冷、齒沁清泉夏月寒、
香篆裊風清縷縷、紙窗明月白團團、夏

蘆雪覆汀秋水白、柳風凋樹晚山蒼、
孤幃客夢驚空館、獨雁征書寄遠鄉、秋

天凍雨寒朝閉戶、雪飛風冷夜關城、

鮮紅炭火圍爐煖、淺碧茶甌注茗清、冬

這个詩怎麼叫得迴文、因是順讀完了、倒讀轉去、皆可通、得最難得這様渾成、非是高手不能、美人一揮而就、孟沂也和他四首道、

芳樹吐花紅過雨、入簾飛絮白驚風、
黃添曉色青舒柳、粉落晴香雪覆松、春

瓜浮甕水涼消暑、藕疊盤氷翠嚼寒、
斜石近堦穿筍密、小池舒葉出荷團、夏

殘石絢紅霜葉出、薄烟寒樹晚林蒼、
鸞書寄恨羞封淚、蝶夢驚愁怕念鄉、秋

風捲雪蓬寒罷釣　月輝霜柝冷敲城

濃香酒泛霞杯滿、淡影梅橫紙帳清、冬

孟沂和罷、美人甚喜、真是才子佳人、情味相投、樂不可言、却是好物不堅牢、自有散場時節、一日張運使偶過學中、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令郎每夜歸家、不勝奔走之勞、何不仍留齋舍住宿、豈不爲便、百祿道、自開館後、一向只在公家、止因老妻前日有疾、曾留得數日、這幾時並不曾來家宿歇、怎麼如此說、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蹺蹊、恐礙着孟沂、不敢盡言而別、是晚孟沂告歸、張運使不說破他、只叫館僕尾着他

去、到得半路、忽然不見、館僕趕去追尋、竟無下落、回來對家主說了、運使道他少年放逸、必然花柳人家去了、館僕道、這條路上、何曾有甚麼伎館、運使道、你還到他衙中問問看、館僕道天色晚了、怕關了城門、出來不得、運使道、就在田家宿了、明日早辰來回我不妨、到了天明、館僕回話說、是不曾回衙、運使道、這等、那里去了、正疑怪間、孟沂恰到、運使問道、先生昨宵宿于何處、孟沂道、家間、運使道、豈有此理、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小僕直到學中去問、先生不曾到宅、怎如此說、孟沂道、半

路上偶到一个朋友處講話、直到天黑回家、故此處僕來時問不着、館僕道、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方纔回來的、田老爹見說了、甚是驚慌、要自來尋問相公如何還說着在家的話、孟沂支吾不來、顏色盡變、運使道、先生若有別故、當以實說、孟沂曉得遮掩不過、只得把遇着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道此乃令親相留、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運使道、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況親中也無平姓者、必是鬼祟、今後先生自愛、不可去了、孟沂口裡應承、心裏那里信他、傍晚又到美人家、襯備對美人說形跡已露之意、

美人道、我已先知道了、郎君不必悲悔、亦是冥數盡了、遂與孟沂痛飲、極盡歡情、到了天明、哭對孟沂道、從此永別矣、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送與孟沂道此唐物也、郎君慎藏在身、以爲記念、揮淚而別、那邊張運使料先生晚間、必去、叫人看着、果不在館、運使道、先生這事、必要做出來、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遂步至學中、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百祿大怒、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同着張家館僕、到館中、與孟沂同來、孟沂方別了美人、回到張家、想念道、他說永別之言、只是怕風聲敗露

我便耐守幾時、再去走動、或者還可相會、正躊躇間、父命已至、只得跟着回去、百祿一見喝道、你書到不讀、夜夜在那里遊蕩、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便無言可對、百祿見他不說、就拿起一條拄杖、劈頭打去道、還不實告、孟沂無奈、只得把相遇之事、及鐙成聯句一本、與所送鎮紙筆管二物、多將出來道、如此佳人、不容不動心、不必罪兒了、百祿取來逐件一看、看那玉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管上有篆刻渤海高氏清玩六個字、又揭開詩來、從頭細閱、不覺心服、對張運使道、物既稀奇、詩又俊逸、豈尋常之怪、我每

二段佳話乃爲張生發人所敗

可同了不肖子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踪跡看遂三人同出城來將近桃林孟沂道此間是了進前一看孟沂驚道怎生屋宇俱無了百祿與運使齊擡頭一看只見水碧山青桃林茂盛荊棘之中有冢纍然張運使點頭道是了是了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後人因鄭谷詩有小桃花遶薛濤墳之句所以種桃百株爲春時游賞之所賢郎所遇必是薛濤也百祿道怎見得張運使道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分明是平康巷了又說文孝坊城中並無此坊文孝乃是教字分明是教坊了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

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且箋上有高氏字、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駢在蜀時、濤最蒙寵待、二物是其所賜無疑、濤死已久、其精靈猶如此、此事不必窮究了、百祿聽得運使之言甚確、恐怕兒子還要着迷、打發他同歸廣東、後來孟沂中了進士、常對人說、便將二玉物爲證、雖然想念、再不相遇了、至今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小子爲何說這一段鬼話、只因蜀中女子、從來號稱多才、如文君昭君、多是蜀中所生、皆有文才、所以薛濤一个妓女、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死後猶且詩與物然、這也是山川的秀氣、唐人詩有云

錦江膩滑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誠爲千古佳話、至于黄崇嘏女扮爲男、做了相府椽屬、今世傳有女狀元、本也是蜀中故事、可見蜀女多才、自古爲然、至今兩川風俗、女人自小從師上學、與男人一般讀書、還有考試進庠、做青衿弟子、若在别處、豈非大段奇事、而今說着一家子的事、委曲奇咤、最是好聽、

從來女子守閨房、幾見裙釵入學堂、
文武習成男子業　婚姻也只自商量

話說四川成都府綿竹縣、有一个武官、姓聞名確、乃

是衛中世襲、指揮、因中過武舉兩榜、累官至參將、就鎮守彼處地方、家中富厚、賦性豪奢、夫人已故、房中有一班姬妾、多會吹彈歌舞、有一子也是妾生、未滿三周、有一个女兒、年十七歲、名曰蜚娥、丰姿絕世、却是將門將種、自小習得一身武藝、最善騎射、直能百步穿楊、模樣雖是娉婷、志氣賽過男子、他起初因見父親是个武出身、受那外人指目、只說是个武弁人家、必須得个子弟在黌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爭奈兄弟尚小、等他長大不得、所以一向粧做男子、到學堂讀書、外邊走動、只是个少

年學生、到了家中內房、方還女扮、如此數年、果然學、得滿腹文章、博通經史、這也是蜀中做慣的事、遇着提學到來、他就報了名、改爲勝傑、說是勝過豪傑男人之意、表字俊卿、一般的入了隊去考童生、一考就進了學、做了秀才、他男扮久了、人多認他做聞參將、的小舍人、一進了學、多來賀喜、府縣迎送到家、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一面歡喜開宴、蓋是武官人家、秀才乃極難得的、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添了个幫手、有好些氣色、爲此內外大小、却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凡事盡是他支持過去、他同學朋友一个叫做

文機不露只有妙絕而後一讚作可集得一番作收乎

魏造、字撰之、一个叫做杜億、字子中、兩人多是出羣才學、英銳少年、與聞俊卿意氣相投、學業相長、況且年紀差不多、魏撰之年十九歲、長聞俊卿兩歲、杜子中與聞俊卿同年、又是聞俊卿月生大些、三人就像一家弟兄一般、極是過得好、相約了同在學中一个齋舍裡讀書、兩个無心、只認做一件的好朋友、聞俊卿却有意要在兩个裡頭揀一个嫁他、兩个人並起來、又覺得杜子中同年所生、凡事彷彿些、模樣也是他標緻些、更爲中意、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杜子中見聞俊卿意思又好、丰姿又妙、常對他道、我與兄

豈知子中俊卿首不必變

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我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我必當娶兄魏撰之聽得便取笑道而今世界盛行男色久已顛倒陰陽（況不必顛倒耶）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聞俊卿正色道我輩俱是孔門弟子以文藝相知彼此愛重豈不有趣若想着淫昵便把面目放在何處我（人言不日怒）輩堂堂男子誰肯把身子做頑童乎魏兄該罰東道便好魏撰之道適纔聽得杜子中愛慕俊卿恨不得身爲女子故爾取笑若俊卿不愛此道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杜子中道我原是兩下的說話今只說得一半把我說得失便宜了魏撰之道三人之中誰

叫你獨小些、自然該喫虧些、大家笑了一回、俊卿歸家來、脫了男服、還是个女人、自家想道、我久與男人做伴、已是不安、豈可他日舍此同學之人、另尋配偶不成、畢竟止在二人之內了、雖然杜生更覺可喜、魏兄也自不凡、不知後來還是那个結果好、姻緣還在那个身上、心中委決不下、他家中一个小樓、可以四望、一个高興、趣步登樓、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却去住在百來步外一株高樹上、對着樓窗呀呀的叫、俊卿認得這株樹、乃是學中齋前之樹、心裡道叵耐這業畜、叫得不好聽、我結果他去、跑下來自己臥

房中取了弓箭跑上樓來、那烏鴉還在那里覆叫、蜚娥道、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个、拽開弓搭上箭、口裡輕輕道、不要悞我、颼的一聲、箭到處、那邊烏鴉墜地、這邊望去看見、情知中箭了、急急下樓來、仍舊改了男粧、要到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聽得鴉鳴正急、忽然撲的一聲掉下地來、走去看時、鴉頭上中了一箭、貫睛而死、子中拔了箭出來、道誰有此神手、恰恰貫着他頭腦、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矢不虛發　發必應弦子中念罷、笑道、那人好誇口、魏撰之聽得、跳出來道

叫道、拿與我看在杜子中手裡接了過去正同看覽、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子中掉着箭自去了、魏撰之細看之、鐫八个字、下邊還有蜚娥記三小字、想道、蜚娥乃女人之號、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這也詫異、適纔子中不看見這三个字、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沈吟間、早有聞俊卿走將來、看見魏撰之捻了這枝箭立在那里、忙問道、這枝箭是兄拾了麼、撰之道、箭自何來的、兄却如此盤問、俊卿道、箭上有字的麼、撰之道、因為有字在此念想、俊卿道、念想些甚麼、撰之道、有蜚娥記三字、蜚娥必是女人、故此想着、難道

誰知爲他人收點

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俊卿搗个鬼道不敢欺兄蜚娥即是家姊擬之道令姊有如此巧藝曾許聘那家了俊卿道未曾許人家擬之道模樣如何俊卿道與小弟有些厮像擬之道這等必是極美的了俗語道未看老婆先看阿舅小弟尚未有室吾兄與小弟做个撮合山何如俊卿道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老父面前只消小弟一說無有不依只未知家姐心下如何擬之道令姊面前也在吾兄幫襯道家之雅料無推拒俊卿道小弟謹記在心擬之喜道得兄應承便十有八九了誰想姻緣却在此枝箭上小弟謹當

豈知灯即是火

寶此以爲後驗便把箭來收拾在拜匣内了取出羊脂玉鬧粧一个遞與俊卿道以此奉令姊權荅此箭作个信物俊卿收來束在腰間撰之道小弟作詩一首道意于令姊何如俊卿道願聞撰之吟道

聞得羅敷未有夫　支機肯許問津無
他年得射如臯雉　珍重今朝金僕姑

俊卿笑道詩意最妙只是兄貌不陋似太謙了些撰之笑道小弟雖不便似賈大夫之醜却與令姊相並必是不及俊卿含笑自去了從此撰之胸中痴痴裡想着聞俊卿有个姊姊美貌巧藝要得爲妻有了這

只此一誤就弄出許多緣法來人事之巧如此

个念頭、並不與杜子中知道、因爲箭是他拾着的、令自已把做寳貝藏着、恐怕他知、因來要了去、誰想這个箭元有來歷、俊卿學射時節、便懷有擇配之心、竹榦上刻那二句、固是誇着發矢必中、也暗藏个應弦的啞謎、他射那烏鴉之時、明知在書齋樹上、射去這枝箭、心裡暗卜一卦、看他兩人那个先拾得者、即爲夫妻、爲此急急來尋下落、不知是杜子中先拾着、後來掉在魏撰之手裡、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以爲姻緣有定、故假意說是姐姐、其實多暗隱着自已的意思、魏撰之不知其故、憑他搗鬼、只道眞有个姐姐[illegible]

了、俊卿固然認了魏撰之是天緣、心裡卻爲杜子中十分相愛、好些撇打不下、嘆口氣道、一馬跨不得雙鞍、我又違不得天意、他日別尋件事端、補還他美情罷、明日來對魏撰之道、老父與家姊面前、小弟十分攛掇、已有允意、玉鬧粧也留在家姊處了、老父的意思、要等秋試過、待兄高捷了、方議此事、魏撰之道、這个也好、只是一言既定、再無翻變纔妙、俊卿道、有小弟在、誰翻變得、魏撰之不勝之喜、時值秋闈、魏撰之與杜子中聞俊卿多考在優等、起送鄉試、兩人來拉了俊卿同去、俊卿與父參將計較道、女孩兒家只好

秀才的舉人亦奇

瞞着人、暫時做秀才耍子、若當眞去鄉試、一下子中了舉人、後邊露出眞情來、就要關着奏請干係、事體弄大了、不好收場、決使不得、推了有病不行、魏杜兩生只得撤了、自去赴試、揭曉之日、兩生多得中了、聞俊卿見兩家報了、也自歡喜、打點等魏撰之迎到家時、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圖成此親事、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時值軍政考察、在按院處開了款數、遞了一个揭帖、誣他冒用國課、妄報功績、侵尅軍糧、累贓巨萬、按院參上一本、奉聖旨、着本處撫院提問、此報一至、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也就有

昆特秀才值錢

許多衙門人尋出事端來纏擾、還虧得聞俊卿是个出名的秀才、衆人不敢十分囉唣、過不多時、兵道行个牌到府來、說是奉旨犯人、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去遞投訴、就求保候父親、府間准了訴詞、不肯召保、俊卿就央了同窓新中的兩个舉人、去見府尊、府尊說碍上司分付、做不得情、三人袖手無計、此時魏撰之自揣道、他家患難之際、料說不得求親的閑話、只好不提起、且一面去會試再處、兩人臨行之時、又與俊卿作別、撰之道、我們三人同心之友、我兩人喜得僥倖、方恨俊卿因病

畢竟圖難得力

蹉跎、不得同登、不想又遭此家難、而今我們匆匆進京去了、心下如割、却是事出無奈、多致意尊翁、且自安心聽問、我們若少得進步、必當出力相助、來白此寃、子中道、此間官官相護、做定了圈套陷人、聞兄只在家營救、未必有益、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與尊翁尋个出場、還是那邊上流頭好辨白寃枉、我輩也好相機助力、切記切記、撰之又私自吖囑道、令姊之事、萬萬留心、不論得意不得意、此番回來、必求事諧了、俊卿道、閨粧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三人灑淚而別、聞俊卿自兩人去後、一

緊沒有商量可救父親、虧得官無三日急、到有七日寬、無非奏些銀子、上下分派一分派、使用得停當、獄中的也不受苦、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丟在半邊、做一件未結公案了、參將與女兒計較道、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我們正好做手脚、我意要修下一个辦本、做成一个備細揭帖、到京中訴寃、只沒个能幹的人去得、心下躊躇未定、聞俊卿道、這件事須得孩兒自去、前日魏杜兩兄臨別時、也教孩兒進京去、可以相機行事、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也就好做靠傍了、參將道、雖然你是个女中丈夫、是你去、畢竟停當、只是

萬里程途、路上恐怕不便、俊卿道自古多稱緹縈救父、以爲美談、他也是个女子、況且孩兒男粧已久、游庠已過、一向算在丈夫之列、有甚去不得、雖是路途遥遠、孩兒弓矢可以防身、倘有甚麽人盤問、憑着胸中見識、也支持得他過、不足爲慮、只是須得个男人隨去、這却不便、孩兒想得有个道理、家丁聞龍夫妻、多是苗種、多善弓馬、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着他兩个、連孩兒共是三人、一起走、既有婦女伏侍、又有男僕跟隨、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叅將道既然算計得停當、事不宜遲、快打點動身、便是俊卿收拾

一面去收拾、聽得街上報進士、說魏杜兩人多中了、俊卿不勝之喜、來對父親說道、有他兩人在京做主、此去一發不難做事、就揀定一日、作急起身、在學中動了一个游學呈子、批个文書執照帶在身邊、了路經省下來、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消息、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

飄飄巾幘、覆着兩鬢青絲。窄窄靴鞋、套着一雙玉笋。上馬衣裁成短後、蠻獅帶粧就偏垂。囊一張玉靶弓、想開時舒臂扭腰多體態。插幾枝雁翎箭、看放處猿啼鵰落逞高強。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

君怎知是女扮男粧的喬秀士、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聞龍先去尋下了一所幽靜飯店、聞俊卿後到、歇下了行李、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放在碟內、向店中取了一壺酒、斟着慢喫、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只隔得一个小天井、正喫之間、只見那邊窗裡一个女子、掩着半窗、對着聞俊卿、不轉眼的看、及至聞俊卿擡起眼來、那邊又閃了進去、遮遮掩掩只不走開、忽地打个照面、乃是个絕色佳人、聞俊卿想道、原來世間有這樣標緻的、看官你道此時若是

个男人、心然動了心、就想粧出些風流家數、兩下做起光景來、怎當得聞俊卿自己也是个女身、那里放在心上、一面取飯來喫了、且自衙門前幹事去、到得出去了半日、傍晚轉來、俊卿剛得坐下、隔壁聽見這里有人聲、那个女子、又在窗邊來看了、俊卿私下自笑道、看我做甚、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正嗟嘆間、只見門外一个老姥、走將進來、手中拿着一个小榼兒、見了俊卿、放下榼子、道了萬福、對俊卿道、間壁景家小娘子、見舍人獨酌、送兩件菓子與舍人當茶、俊卿開看、乃是南充黃柑、順慶紫梨、各十來枚、俊卿道、

小生在此經過的、與娘子非親非戚、如何承此美意老姥道、小娘子說來此間來萬去千的人、不曾見有似舍人這等丰標的、必定是富貴家的出身、及至問人來、說是秀府中小舍人、小娘子說這俗店無物可口、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俊卿道、小娘子何等人家、却居此間壁、老姥道、這小娘子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只因父毋雙亡、他依着外婆家住、他家裏自有萬金家事、只為尋不出中意的丈夫、所以還未嫁人、外公是此間富員外、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房子、何止有十來處、進益甚廣、只有這里[illegible][illegible]

些、却同家小毎住在間壁、他也不敢主張、把外甥詩人、恐怕做了對頭、後來怨悵、常對景小娘子道、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實對我說、我就主婚、這个小娘子也古怪、自來曾揀相人物、再不曾說那一个好、方纔見了舍人、便十分稱賛、敢是舍人有些姻緣動了、俊卿不好荅應、微微笑道、小生那有此福、老姥道、好說好說、老媳婦且去、着俊卿道致意小娘子、多承佳惠、客中無可奉荅、但有心感盛情、老姥去了、俊卿自想一想、不覺失笑道、這小娘子看上了我、却不枉費春心、吟詩一首、聊寄其意、詩云

爲念相如渴不禁、交梨卭橘出芳林、
却慙未是求凰客　寂莫囊中綠綺琴

次日早起、老姥又來、手中將着四枚剝凈的熟雞子、做一碗盛着、同了一小壺好茶、送到俊卿面前道、舍人喫點心、俊卿道、多謝媽媽盛情、老姥道、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分付了、老身支持來的、俊卿道、又是小娘子美情、小生如何消受、有一詩奉謝、煩媽媽與我帶去、俊卿就把昨夜之詩、寫在箋紙上、封好了、付媽媽、詩中分明是推却之意、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景小姐一心喜着俊卿、見他以相如自比、反認做有意

于文君後邊二句不過謙讓些說話遂也回他一首和其末韻詩云、

宋玉墻東思不禁、　願爲比翼止同林、
知音已有新裁句、　何用重挑焦尾琴、

吟罷、也寫在烏絲藺紙上、敎老姥送將來俊卿看罷、笑道、元來小姐如此高才、難得難得、俊卿見他來纏得緊、生一个計較、對老姥道、多謝小姐美意、小生不是無情、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不敢欺心妄想、上覆小姐、這段姻緣、種在來世罷、老姥道、旣然舍人已有了親事、老身去回覆了小娘子、省得他牽腸挂肚、空

落花有意
隨流水

想壞了、老姥去得、俊卿自出門去、打點衙門事體、央求寬緩日期、諸色停當、到了天晚纔回得下處、是夜無詞、來日天早、這老姥又走將來笑道、舍人小小年紀到會掉謊、老婆滚到身邊推着不要、昨日囬了小娘子、小娘子教我問一問兩位管家、多說道舍人並不曾聘娘子道、小娘子喜歡不勝、已對員外說過、少刻員外自來奉拜說親、好歹要成事了、俊卿聽罷、呆了半晌道這冤家帳那里說起只索收拾行李起來、趁早去了罷、分付聞龍與店家會了鈔、急待起身、只見店家走進來報道、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說罷、

一个七十多歲的老人家、笑嘻嘻進來堂中望見了聞俊卿、先自歡喜、問道這位小相公想就是聞舍人了麽、老姥還在店內、也跟將來說道、正是這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請過來相見、聞俊卿見過了禮、整了客座、坐了、富員外道、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老漢有一外甥、乃是景少卿之女、未曾許着人家、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老漢不敢擅做主張、憑他意中自擇、昨日對老漢說、有个聞舍人下在本店、丰標不凡、願執箕箒、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說此親事、老漢今見足下、果然俊雅非常、舍甥也有幾分姿容、况且粗

通文墨、實是一對佳耦、足下不可錯過、聞俊卿道、不敢欺老丈、小生過蒙令甥謬愛、豈敢自外、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小生是武弁門風、恐怕攀高不着、二來老父在難中、小生正要入京辨究此事、既不曾告過、又不好爲此擔閣、所以應承不得、貟外道、舍人是簪纓世胄、況又是黌宮名士、指日飛騰、豈分甚麼文武門楣、若爲令尊之事、慌速入京、何不把親事議定了、待歸時禀知令尊、方纔完娶、既安了舍甥之心、又不悞了足下之事。有何不可、聞俊卿無計推托、心下想道、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如此相逼、却又不好十分

此轉甚妙亦自絕處逢生

閒提方得貴階

過却、打破機關我想鵝探之有竹箭之緣、不必說了還有杜子中更加相厚、到不得不悶下了他、一向有个主意、要在骨肉女伴裏邊、別許一段姻緣發付他。去、而今既有此事、我不若權且應承、定下在這里、他日作成了杜子中、豈不為妙、那時眺得我是女身、須怪不得我說謊、萬一杜子中也不成、那時也好開交了、不像而今礙手、算計已定、就對員外說、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為定、待小生京中回來、上門求娶就是了、說罷、就在身上解下那个羊脂玉鬧粧。雙手遞

與員外道奉此與令甥表信富員外千歡萬喜、接受在手、一同老姥去回覆景小姐道、一言已定了、員外就叫店中辦起酒來、與聞舍人餞行、俊卿推却不得、喫得盡歡而罷、相別了起身上路、少不得風餐水宿、夜住曉行、不一日到了京城、叫聞龍先去打聽魏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問着了杜子中一家、元來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不勝之喜、忙差長班來接到下處、兩人相見、寒溫已畢、俊卿道、小弟專爲老父之事、前日別時、承兄每分付入京圖便、切切在心、後聞兩兄高發、爲此不辭跋

書生不止只怕是女流之見

涉、特來相托、不想魏撰之已歸、今幸吾兄尚在京師、小弟不致失望了、杜子中道、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狀、做一个揭帖、逐一辨明、刊刻起來、在朝門外逢人就送、等公論明白了、然後小弟央个相好的同年、在兵部的、條陳別事、帶上一段、就好到本籍去生發出脫了、俊卿道、老父有个本稾、可以上得否、子中道、而今重文輕武、老伯是按院題的、若武職官出名自辨、他們不容起來、反致激怒、弄壞了事、不如小弟方纔說的爲妙、仁兄不要輕率、俊卿道、感謝指教、小弟是書生之見、還求仁兄做主行事、子中道、異姓兄弟、原

正不知事体不必实裏缺也

是自家身上的事、何勞叮嚀、俊卿道、摂之爲何囘去了、子中道、摂之原與小弟同寓了多時、他說有件要事要歸來與仁兄商量、問其何事、又不肯說、小弟說仁兄見吾二人中了、未必不進京來、他說這是不甯期的、况且事體要來家裡做的、必要先去、所以告假去了、正不知仁兄却又到此、可不兩相左了、敢問仁兄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俊卿明知是爲婚姻之事、却只做不知、推說道、連小弟也不曉得他爲甚麼來、無非爲家裡的事、子中道、小弟也想他沒甚麼[illegible]、何恁地等不得、兩个說了一回、子中分付治酒款[illegible]

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此間同寓、蓋是子中先前、與魏家同寓、今魏家去了、房舍儘有、可以下得聞家主僕三人、子中又分付打掃聞舍人的臥房、就移出自已的榻來相對鋪着、讀晚間可以聯床清話、俊卿看見心、裡、有些、突、兀、起、來、想道平日與他們同學、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會酒、並不看見我的臥起、所以不得看破、而今弄在一間房內了、須閃避不得、露出馬脚來怎麼處、却又沒个說話、可以推掉得兩處宿、只是自已放着精細、遮掩過去便了、雖是如此說、却是天下的事、是真難假、是

假難真、亦且終日相處、這些細微舉動、水火不便的所在、那里粧餙得許多、來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做着男人的勾當、晚間宿歇之處、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裏了、杜子中是聰明的人、有甚省不得的事、曉得有些咤異、越加留心閒覷、越看越是了、這日俊卿出去、忘鎖了拜匣、子中偷揭開來一一看、多是些文翰柬帖、內有一幅草稿、寫着道、

成都綿竹縣信女聞氏、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願保父聞確寃情早白、自身安穩還鄉、竹箭之期、屬桂之約、各得如意、謹疏、

絕好光景

子中見了、拍手道、眼見得公案在此了、我枉爲男子被他瞞過了許多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只是後邊兩句、解他不出、莫不許過了人家、怎麼處、心裡狂蕩不禁、忽見俊卿回來、子中接在房裏坐了、看着俊卿只是笑、俊卿疑怪將自己身子上下前後看了又看問道、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仁兄見哂之甚、子中道、笑你瞞得我好、俊卿道、小弟到此來做的事、不曾瞞仁兄一些、子中道、瞞得多哩、俊卿自想麼、俊卿道、委實沒有、子中道、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原說弟若爲女必當嫁兄、兄若爲女、必當娶兄、可惜

弟不能爲女誰知兄果然是女却瞞了小弟不然娶兄多時了怎麽還說不瞞俊卿見說着心中病臉上通紅起來道誰是這般說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道這須是俊卿的親筆俊卿一時低頭無語子中就挨過來坐在一處了笑道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今却遂了人願也俊卿站了起來道行踪爲兄識破抵賴不得了只有一件一向承兄過愛慕兄之心非不有之爭奈有件緣事已屬了撰之不能再以身事兄望兄見諒子中愕然道小弟與撰之同爲俊卿窗友論起相與意氣還覺小弟勝他一分俊卿何得

厚于撰之薄于小弟、況且撰之又不在此間、見鐘不打、反去鍊銅、這是何說、俊卿道、仁兄有所不知、仁兄可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于中道、正是不解、俊卿道、小弟因爲與兩兄同學、心中願卜所從、那日向天暗禱、箭到處、先拾得者、卽爲夫婦、後來這箭却在撰之處、小弟謊說是家姐所射、撰之遂一心想慕、把一个玉閙粧爲定、此時小弟雖不明言、心已許下了、此天意有屬、非小弟有厚薄也、子中大笑道、若如此說、俊卿宜爲我有無疑了、俊卿道、怎麼說、子中道、前日齋中之箭、原是小弟拾得、看見幹上有兩行細字、

即非拾箭此時豈能不相偶乎

以爲奇異正在念誦撰之聽得走出來在小弟手裡接去看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不曾取得何曾是撰之拾取的若論俊卿所卜天意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撰之他日可問須混賴不得俊卿道既是曾見箭上字來可記得否子中道雖然看時節倉卒無心也還記是矢不虛發發必應弦八个字小弟須是造不出俊卿見說得是真心裏已自軟了說道果是如此乃天意了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而今又趕將回去日後知道甚麼意思子中道這个說不得從來說先下手爲強况且

元該是我的就擄了俊卿求歡道相好弟兄而今得同衾枕天上人間無此樂矣俊卿推拒不得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内一任子中所爲有一首畚調山坡羊單道其事

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本是个黌宮裏折桂的郎君改换了章臺内司花的主將金蘭契只覺得肉味馨香筆硯交果然是有筆如鎗緻君頭忍着疼受的是良朋針砭趁胸懷揉着竅顯出那知心酣暢用一番切切偲偲來也

哎呀分明是遠方來樂意洋洋思量一羅　耀是

不得不驚此處用不得兩字之新

聯句的篇章慌忙作爲雲爲雨還錯認了龍陽事畢、聞小姐整容而起、嘆道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妾願遂矣只是哄了魏撰之如何回他忽然轉了一想、將手床上一拍道有處法了、杜子中倒喫了一驚。道這事有甚處法小姐道好教郎君得知妾身前日行至成都、在店內安歇、主人有个甥女窺見了妾身、對他外公說了、過要相許是妾身想个計較將信物權定推道歸時完娶當時妾身意思道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恐怕冷澹了郎君又見那个女子才貌雙全、可爲君配故此留下這頭姻緣、今妾既歸君、儻應

回去總揆之問起所許之言、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成了、豈不爲妙、況且當時只說是姊妹、他心裏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也不是哄他了、子中道、這个最妙、足見小姐爲朋友的美情、有了這个出場、就與小姐配合、與揆之也無嫌了、誰曉得途中有又這件奇事、還有一件要問、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但小姐雖然男扮、同兩个男僕行走、好些不便、小姐笑道、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他兩个元是一對夫婦、一男一女、打扮做一樣的、所以途中好伏侍走動、不必避嫌也、子中也笑道、有其主必有其僕、有才思的人、

做來多是奇怪的事、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拏出來與子中看、子中道、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魏撰之得此、也好意足了、小姐再與子中商量着父親之事、子中道、而今說是我丈人、一發好措詞出力、我吏部有個相知、先央他把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就好營爲了、小姐道、這個最是要着、郎君在心、則個、子中果然去央來吏部、數日之間、推陞本上、已把兵道改陞了廣西地方、子中來回覆小姐道、對頭改去、我今作速討個差與你回去、救取岳丈了事、此間辨白已透、撫按輕擬上來、無不停當了、小姐愈加感

激、轉增恩愛、于中討下差來、解餉到山東地方、就便回籍、小姐仍舊扮做男人、一同開龍夫妻、彎弓帶箭、照前粧束、騎了馬、傍着子中的官轎、家人原以舍人相呼、行了幾日、將過鄭州曠野之中、一枝響箭擦着官轎射來、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分付轎上、你們只管前走、我在此對付他、真是忙家不會、會家不忙、扯出囊弓、扣上弦、搭上箭、只見百步之外、一騎馬飛也似的跑來、小姐掣開弓、喝聲道着、那邊人不防備的、早中了一箭、倒撞下馬、在地下掙扎、小姐疾鞭着坐馬、趕上前轎、高聲道、賊人已了當了、放心前去、一路

此技又勝同窗許一籌

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个个忌憚、子中、轎裡得意、自不必說、自此完了公事、平平穩穩、到了家中、父親開參將、已因兵道陞去、保候在外了、小姐進見、備說了京中事體、及杜子中嘗爲、請去了兵道之事、參將感激不勝、說道如此大恩、何以爲報、小姐又把被他識破、已將身子嫁他、共他同歸的事、也說了、參將也自喜歡道、這也是郎才女貌、配得不枉了、你快改了粧、趁他今日榮歸吉日、我送你過門去罷、小姐道、粧還不好改得、且等會過了魏撰之着、參將道、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囬來、不知爲何只管叫人來打

聽說我有个女兒、他要求聘、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是來說你了、及至問時、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仍不知你的事、我不好回得、只是含糊說、等你回家、你而今要會他怎的、小姐道、其中有許多委曲、一時說不及、父親日後自明、正說話間、魏撰之來相拜、元來魏撰之正爲前日婚姻事、在心中放不下、故此就回、不想問着聞舍人、又已往京、叫人探聽、舍人有个姐姐的說話、一發言三語四、不得明白、有的說參將只有兩个舍人、一大一小、並無女兒、又有的說參將有个女兒、就是那个舍人、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胡猜

亂想兒說問令人回來了所以亟亟來拜要問明白開小姐照舊將家數接了進來寒溫已畢撰之急問道仁兄令姊之說如何小弟特爲此趕回來的小姐說包管兒有一位好夫人便了撰之道小弟叫人宅上打聽其言不一何也小姐道兄不必疑玉閙粧已在一个人處待小弟再畧調停准備迎娶便了撰之道依兄這等說不像是令姐了小姐道杜子中盡知端的兄去問他就明白撰之道兄何不就明說了又要小弟去問小姐道中多委曲小弟不好說得非子中不能詳言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他正要去拜杜

子中就急忙起身來到杜子中家裏、不及說別樣說話、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是女身、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繇、說了一遍、魏撰之驚得木呆道、前日也有人如此說、我却不信、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白錯過了。子中道、怎見得是兄的、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就把玉閙粧為定的說話、子中道、箭本小弟所拾、原係他向天暗卜的、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不曾與兄取得此箭在手、今仍歸小弟、原是天意、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姐、原未嘗屬意他自身、這个不必追悔、兄只

嘗鬧粧之約不脫空罷了撰之道符已去矣怎麼還說不脫空難道當真還有个令姐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道其女才貌非常那日一時難推就把兄的鬧粧權定在彼而今想起來這就有个定數在裡邊了豈不是兄的姻緣麼撰之道怪不得聞俊卿道自己不好說元來有許多委曲只是一件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小弟難以自媒何繇得成子中道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還未曾見過岳翁打點就是今日迎娶少不得還借重一个媒妁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

一做小弟成禮之後代相恭敬也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撰之大笑道當得當得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又被兄占了頭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也還算是好了既是這等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兄可隨後就來魏撰之討大衣服來換了竟撞到聞家此時聞小姐已改了女粧不出來了聞參將自己出來接着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聞參將道小女嬌痴慕學得承高賢不棄今幸結此良緣蒹葭倚玉惶恐惶恐聞參將已見女兒說過是件整備門上報說杜爺來迎親了鼓樂喧天杜子中穿了大紅衣服撞將

不得不眼熱

進門、真是少年郎君、人人稱羨、走到堂中、站了位次拜見了聞叅將請出小姐來、又一同行禮、謝了魏撰之、啓轎而行、迎至家裏、拜告天地、見了祠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舊朋友喜喜歡歡、一樁事完了、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心裏道、一樣的同窗朋友、偏是他兩个成雙、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常恨不將男作女、好做夫婦誰知今日竟遂其志、也是一段奇話、只所許我的事、未知果是如何、（不如折婚更好[illegible][illegible]的）次日就到子中家裏賀喜、隨問其事、子中道、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令日專爲此要同到成都去、弟婦、誓、欲、以、此、報、兄、全、其

新進士可以止兒啼

口信必得佳音方回來撰之道多感多感一樣的同窗也該記念着我的冷靜但未知其人果是如何子中走進去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與撰之看了撰之道果得此女小弟便可以不妬兄矣子中道弟婦賛之不容口大略不負所舉撰之道這件事做成真愈出愈奇了小弟在家顒望俱大笑而別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聞小姐道他盼望久了的也怪他不得只索作急成都去周全了這事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同杜子中到成都來認着前日飯店歇在裡頭了杜子中叫聞龍拏了帖徑去

拜富員外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不知是甚麼緣故喫了一驚慌忙迎接進去坐下了道不知爲何大人貴足賜踏賤地子中道學生在此經過聞知有位景小姐是老丈令甥才貌出衆有一敝友也叨過甲第了欲求爲夫人故此特來奉訪員外道老漢是有个甥女他自要擇配前日看上了一个進京去的聞舍人已納下聘物大人見教遲了子中道那聞舍人也是敝友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不來娶令甥了所以敢來作伐員外道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既已留下信物兩心相許怎悞得人家兒女舍甥女也畢竟

要等他的回信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道老丈試看此紙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因爲聞舍人無意來娶了故把與學生做執照來爲敝友求令甥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員外接過來看認得是甥女之筆沉吟道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聘過了不信其言逼他應承的元來當真有這話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來回覆大人員外別了進去了一會出來道適間甥女見說甚是不快他也說得是就是聞舍人負了心是必等他親身見一面還了他玉鬧粧以爲訣別方可別議姻親子中笑道不敢欺老

說話未穿不是然畢竟是沒根來斷耳

丈說那玉鬧粧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並是聞舍人的聞舍人因為自已已有姻親不好回得乃為敝友轉定下了是當日埋伏機關非今日無因至前也貟外道大人雖如此說甥女豈肯心伏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方好處分子中道聞舍人不能復來有拙荊在此可以進去一會令甥等他與令甥說這些備細令甥必當見信貟外道有尊夫人在此正好與舍甥面會一會有言可以盡吐省得傳消遞息最妙最妙就叫前日老姥來接取杜夫人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形容有些面善只是改粧過了一時想不出

一路相着、只管遲疑、接到間廳裏、邀景小姐出來相接、各叫了萬福、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認得聞舍人否。景小姐見模樣廝像、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答道、夫人與聞舍人何親、聞小姐道、小姐恁等識人、難道這樣眼鈍、前日到此過蒙見愛的舍人、即妾身是也。景小姐喫了一驚、仔細一認、果然一毫不差、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是呀是呀、我方纔道面龐熟得緊、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景小姐道、請問夫人前日爲何這般打扮。聞小姐道、老父有難、進京辨冤、故喬粧作男以便行路、所以前日過蒙見愛、再三不肯應承

屈談疑心

者正爲此也後來見難推却又不敢實說眞情所以代友人納了聘以待後來說明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年紀也與小姐相當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報荅前日厚情耳景小姐見說半晌做聲不得老姥在旁道多謝夫人美意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聞小姐道幼年時節曾共學堂後來同在庠中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是異姓骨肉知他未有親事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這人姓魏好一表人物（醫業的）就是我相公同年也不辱沒了小姐小姐一去也就做夫

隱士之妙如此

人了、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曉得是少年進士、有甚麼不喜歡、吽老姥陪住了閙小姐、背地去把這些說話、備細告訴員外、員外見說是許个進士、豈有不攛掇之理、眞个是一讓一个肯、回覆了閙小姐、轉說與杜子中、一言已定、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外邊款待杜子中、內裡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兩个小姐、說得甚是投機、盡歡而散、約定了、回來先教魏撰之納幣、揀个吉日、迎娶回家、花燭之夕、見了模樣、如舊天人、因說起閙小姐鬧樁納聘之事、與之道、那聘物元是我的、景小姐問如何卻在他手裡、魏撰之又把

先將竹箭題字、杜子中拾得、掉在他手裏認做另有个姐姐、故把玉閨粧爲聘的根繇說了一遍、一齊笑道、彼此夙緣顛顛倒倒皆非偶然也、明日魏撰之取出竹箭來與景小姐看、小姐道、如今只該還他了、（仍有餘念）撰之就提筆寫一束與子中夫妻道、

旣歸玉環返卿竹箭兩段姻緣各從其便、一笑一笑

寫罷將竹箭封了、一同送去、杜子中收了與閨小姐折開來看、方見八字之下又有蜚娥記三字、問道蜚娥怎麽解、閨小姐道、此妾閨中之名也、子中道、魏撰

之錯認了令姊就是此二字了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字這箭如何肯便與他問小姐道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那里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兩人又笑了一回也題了一束戲他道

環爲舊物箭亦歸宗兩俱錯認各不落空一笑一咲

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姊妹一般兩个甲科合力與閒恭將辨白前事世間情面那里有不讓縉紳的逐件贓罪得以開釋只處得他革任回衛閒恭將也不以爲意了後邊魏杜兩人俱爲顯官聞景二小

姐各生子女又結了婚姻世交不絕這是蜀多才女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卓文君成都當罏黃崇嘏相府掌記又平平了詩曰

世上誇稱女丈夫　不開巾幗竟爲儒
朝廷若也開科取　未必無人待賈沽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七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

甄監生浪吞秘藥　春花婢誤洩風情

詩云

自古成仙必有緣、仙緣不到總徒然、
世間多少痴心者、日對丹爐取藥煎、

話說昔日有一箇老翁、極好奉道、見有方外人經過、厚加禮待、不敢怠慢、一日有个雙髻[illegible]來訪他、身上甚是藍褸不像、却神色豐滿和暢、老翁疑是異人、迎在家中、好生管待、那道人飲酒食肉、且是好量、老翁只是支持與他、並無厭倦、道人來去了

（也自解得）

幾番、老翁相待到底是一樣的、道人一日對老翁道貧道叨擾吾丈久矣、多蒙老丈再無棄嫌、貧道也要老丈到我山居中、薄幾味野蔬、少少酧答厚意一番、未知可否、老翁道、一向不曾問得仙庄在何處、有多少遠近、老漢可去得否、道人道、敝居只在山深處原無多遠、若隨着貧道走去、頃刻就到、老翁道、這等必定要奉拜、則箇、當下道人在前、老翁在後、走離了鄉村閙市去處、一步步走到荒田野徑中、轉入山路裏來、境界清幽、林木茂盛、迤邐過了幾个山嶺、山凹之中露出幾間茆舍來、道人用手指道、此間已是山居

了、不數步、走到面前、道人開了門、拉了老翁一同進去、老翁看那裏面光景時、

雖無華屋朱門氣、　却有琪花瑤草香、

道人請老翁在中間堂屋裏坐下、道人自走進裏面去了一回、走出來道、小疏已具、老丈且消停坐一會、等貧道去請幾个道伴相陪閒話則箇、老翁喜的是道友、一發歡喜道、師父自尊便、老漢自當坐等、道人一徑望外去了、老翁呆呆坐着等、候多時、不見道人回來、老翁有些不耐煩、起來前後走看、此時肚裏也有些飢了、想尋些甚麼東西喫喫、料道廚房中必有、

打從傍門走到厨房中來、誰想厨房中鍋竈俱無、止有些椰瓢棘匕之類、又有兩个陶器的水缸、用笠篷蓋着、老翁走去揭開一个來看、吃了一驚、原來是一盆清水、內浸着一隻雪白小狗子、毛多撏乾淨了的、老翁心裏道、怪道他酒肉不戒、還吃狗肉哩、再揭開這一缸來看、這一驚更不小、水裏浸着一个小小孩童、手足多完全的、只是沒氣、老翁心裏纔疑道、此道人未必是好人了、吃酒吃肉、又在此荒山居住、沒个人影的所在、却家裏放下這兩件東西、狗也罷了、如何又有此小孩子、莫非是放火殺人之輩、我一向錯

着眼

與他相處了、今日在此也多凶少吉、欲待走了去、又不認得來時的路、只得且耐着、正疑惑間、道人同了一般道者走來、多是些龐眉皓髮之輩、共有三四个、進草堂中、與老翁相見敘禮坐定、老翁心裏懷着鬼胎、看他們怎麽樣、只見道人道、好教列位得知、此間是貧道的主人、一向承其厚款、無以爲荅、今日恰恰尋得野蔬二味在此、特請列位過來、陪着同享、聊表寸心、道人說罷、走進裏面、將兩个瓦盆、盛出兩件東西來、擺在卓上、就每人面前放一雙棘七、向老翁道、勿嫌村鄙、畧嘗些少則箇、老翁看着卓上擺的二物、

就是水缸内浸的那一隻小狗、一个小孩子、衆道流掀髯拍掌道、老兄何處得此二奇物、盡打點動手、先何老翁推遜、老翁慌了、道老漢自小不曾破犬肉之戒、何况人肉、今已暮年、怎敢喫此、道人道此皆素物、但喫不妨、老翁道、就是餓死也不敢喫、衆道流多道、果然立意不喫、也不好相強、拱一拱道、恕無禮了、四五人攢做一堆、將兩件物事吃个盤盡、盆中濺着幾點殘汁、也把來餂乾净了、老翁呆着臉不敢開言、只是默看、道人道、老丈既不喫此、枉了下顧這一番、乏物相欵、肚裏飢了怎好、又在裏面取出些白糕來遞

與老翁道、此是家製的糕、儘可充飢、請喫一塊、老翁看見是糕、肚裏本等又是餓了、只得取來吞嚼、略覺有些滋味、正是餓得荒時、也管不得好歹了、纔喫下去、便覺精神陡搜起來、想道、長安雖好、不是久戀之家、趂肚裏不餓了、走回去罷、來與道人作別、道人也不再留、但說道、可惜了、此會有慢老丈、反覺不安、貧道原自送老丈回去、與衆道流同出了門、衆道流叫聲多謝、各自散去、道人送老翁到了相近鬧熱之處、曉得老翁已認得路、不別而去、老翁獨自走了家來、心裏只疑心道、一干人多不是善男子、好相識、眼見

得喫狗肉喫人肉慣的、是一夥方外採生靈割做歹事的強盜、也不見得、過了兩月、那个雙髻的道人、又到老翁家來、對老翁拱手道、前日有慢老丈、老翁道、見了異樣食品、至今心裏害怕、道人笑道、此乃老丈之無緣也、貧道歷劫修來、得遇此二物、不敢私享、念老丈相待厚意、特欲邀至山中、同衆道侶食了此味、大家得以長生不老、豈知老丈仙緣尚薄、不得一嘗、老翁道、此二小犬小兒、豈是仙味、道人道、此是萬年靈藥、其形相似、非血肉之物也、如小犬者、乃萬年枸杞之根、食之可活千歲、如小兒者、乃萬年人參成

形食之可活萬歲、皆不宜犯煙火、只可生喫、若不然吾輩皆是人類、豈能如虎狼喫那生犬生人、又毫無骸骨吐弃乎、老翁纔想着前日喫的光景、果然是大家生喫、不見骨頭吐出來、方信其言是真、懊悔道、老漢前日直如此懞懂、師父何不明言、道人道、此乃生成的緣分、沒有此緣、豈可洩漏天機、今事已過了、方可說破、老翁搥胸跌足、道眼面前錯過了僊緣、悔之何及、師父而今還有時再把一个來老漢喫、道人笑道、此等靈根、尋常豈能再遇、老丈前日雖不曾嘗得二味、也曾喫過千年茯苓、自此也可一生無疾、壽

過百歲了、老翁道、甚麽茯苓、道人道、那前日所食白糕便是、老丈的緣分只得如此、非貧道不欲相度也、道人說罷而去、已後再不來了、自此老翁整整直活到一百餘歲、無疾而終、可見神仙自有緣分、仙藥就在面前、又有人有心指引的、只爲無緣、兀自不得到口、却有一等癡心的人、聽了方士之言、指望煉那長生不死之藥、死砒死汞、弄那金石之毒、到了肚裏、一發不可復救、古人有言、服藥求神仙、多爲藥所誤、自晉人作興那五石散、寒食散之後、不知多少聰明的人、被此壞了性命、臣子也罷、連皇帝裏邊、藥發不救

只此是丹頭

道極世人之癖

的也有好幾个這迷而不悟却是爲何只因製造之藥其方未嘗不是仙家的遺傳却是神仙製煉此藥須用身心寧靜一毫嗜慾俱無所以服了此藥身中水火自能勻鍊故能骨力堅強長生不死今世製藥之人先是一種貪財好色之念橫于胸中正要借此藥力掙得壽命可以恣其所爲意思先錯了又把那耗精勞形的軀殼要降伏他金石熬煉之藥怎當得起所以十个九个敗了朱文公有感遇詩云

飄搖學仙侶　遺世在雲山
盜啟元命秘　竊當生死關

果能偷得生來不必如此講道學

金丹蟠龍虎、　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　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　脫屣諒非難、
但恐逆天理、　偷生詎能安

看了文公此詩、也道仙藥是有的、只是就做得來也、犯造化所忌、所以不願學他、豈知這些不明道理之人、只要蠻做蠻喫、豈有天上如此沒清頭把神仙與你這夥人做了去、落得活活弄殺了、而今說一个人信着方上人、好那丹方鼎器、弄掉了自己性命、又幾乎連累出幾條人命來、

欲作神仙、先去嗜欲、
愚者貪淫、惟日不足、
借力藥餌、取歡枕褥、
一朝藥敗、金石皆毒、
誇言鼎器、鼎覆其餗、

話說國朝山東曹州有一个甄廷詔、乃是國子監監生、家業富厚、有一妻二妾、生來有一件僻性、篤好神仙黃白之術、何謂黃白之術、方上丹客哄人鍊丹、說養成黃芽再生白雪、用藥點化爲丹、便鉛汞之類、皆變黃金白銀、故此鍊丹的叫做黃白之術、有的只貪

（其說未有不相兼者）

（劑力大矣世間豈有如許便宜事）

圖銀子、指望丹成、有的說丹藥服了、就可成仙度世、又想長生起來、有的又說內丹成、外丹亦成、却用女子爲鼎器、與他交合、採陰補陽、捉坎塡離、鍊成嬰兒姹女、以爲內丹名爲採戰功夫、乃黃帝容成公彭祖御女之術、又可取樂、又可長生、其中有本事不濟、等不得女人精至、先自戰敗了的、只得借助藥力、自然堅強耐久、有許多話頭做作、哄動這些血氣未定的少年、其實有枝有葉、有滋有味、那甄監生心裏也要鍊銀子、也要做神仙、也要女色取樂、無所不好、但是方士所言之事、無所不依、被這些人弄了幾番諢頭、

歌不見佳卻何能動人

提了幾畨鑵子、只是不知悛悔、死心塌地在裏頭、把一个好好的家事、弄得七零八落、田産多賣盡、用度漸漸不足了、同鄉有个舉人朱大經、苦口勸諫了幾遭、只是不悟、乃作一首口號嘲他道、

曹州有个甄廷詔、養着一夥真強盜、
養砂乾汞立投詞、採陰補陽去禱告、
一股青煙不見踪、十頃好地隨人要、
家間妻子低頭惱、街上親朋拍手笑、

又做一首歌警戒他道、

聞君多智兮、何邪正之混施、聞君好道兮、何妻子

之嗟咨、亦知君不孝兮、弃祖業而無遺、又知君不壽兮、耗元氣而難醫、

甄監生得知了、心裏惱怒、發个冷笑道、未與人肉眼凡夫、那裏曉得、就裏說我弃了祖業、這是他只據目前、怪不得他說、也罷、怎反道我不壽、看你們倒做了、仙人、不成、恰像與那个熬氣一般的、又把一所房子賣掉了、賣得一二百兩銀子、就、氣討了四个了頭、要把來採取做鼎器、內中一个喚名春花、獨生得標緻出衆、甄監生最是喜歡、自不必說、一日請得一个方士來、沒有名姓、道號玄玄子、與甄監生講着內外

丹事、甚是精妙、甄監生說得投機、留在家裏多日、把向來弄過舊方請教他、玄玄子道、方也不甚差、藥材不全、所以不成、若要成事、還要養煉藥材、這藥材須到道口集上去買、甄監生道、藥材明日我與師父親自買去、買了來、從容養煉、至于內外事口訣、先要求教、玄玄子先把外丹養砂乾汞許多話頭傳了、再說到內丹採戰、抽添轉換、升提呼吸、要緊關頭、甄監生聽得津津有味、道學生于此事究心已久、行之頗得其法、只是到得沒後一着、不能忍耐、有時提得氣上、忍得牢了、却又興趣已過、便自軟痿、不能抽送、以此

兩足旁門外道

不能如意、玄玄子道、此事最難、在此地位、須是形交而神不交、方能守得牢固、然功夫未熟、一个主意要神不交、才付之無心、便自軟痿、所以初下手人、必須借力于藥、有不倒之藥、然後可以行久御之術、有久御之功、然後可以收陰精之助、到得後來、收得精多、自然剛柔如意、不必用藥了、若不先資藥力、竟自講究其法、便有些說時容易做時難、弄得不尷尬、落得損了元神、甄監生道、藥不過是春方、有害身子、玄玄子道、春方乃小家之術、豈是仙家所宜用、小可有錬成秘藥、服之久久、便可骨節堅強、長生度世、若試用

再得、女子當討教現為妙

陽器、陽道壯偉堅熱可以膠結不解自能紳縮女精立至、即夜度十女金鎗不倒此乃至寶之丹萬金買藥也、甄監生道這個就要相求了玄玄子便去葫蘆內傾出十多丸來遞與甄監生道此藥每服一丸然未可輕用、還有解藥那解藥合成尚少一味須在明日一同這些藥料買去、甄監生收受了丸藥又要玄玄子參酌內丹口訣與同之處玄玄子道此須晚間臥榻之上、才指點得完道明白傳受得做法手勢親切甄監生道總是明日要起早到道口集上去買藥、今夜學生就同在書房中一處宿了講究便是當下

分付家人早起做飯、天未明就要起身、倘或睡着了、飯熟時、來叫一聲、家人領命已訖、是夜遂與玄玄子同宿書房、講論房事、傳授口訣、約莫一更多天、然後睡了、第二日天未明、家人們起來做飯停當、來叫家主起身、連呼數聲、不聽得甄監生荅應、却驚醒了玄玄子、玄玄子摸摸牀子、不見主人家、回說道、昨夜一同睡的、我睡着了、不知何往、今不在床上了、家人們道、那有此話、推進門去、把火一照、只見床上裏邊玄玄子睡着、外邊脫下裏衣一件、却不見家主、盡道想是原到裏面睡去了、走到裏頭敲門問時、說道昨晚

亦不甚冤只是代[illegible]報耳

不曾進來、合家驚起、尋到書房外邊一个小室之内、只見甄監生直挺挺眠于地上、看看口鼻時、已是沒氣的了、大家慌張起來、道這死得希奇、其子甄希賢聽得慌忙走來、仔細看時、口邊有血流出、希賢道、此是中毒而死、必是方士之故、希賢平日見父親所爲、心中不伏氣、怪的是方士、不匡父親這様死得不明、不恨方士恨誰、領了家人、一頭哭一頭走、趕進書房中、揪着玄玄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拳頭脚尖齊上、先是一頓臭打、打玄玄子不知一些頭腦、打得口裏亂叫、老爺相公親爹爹、且饒狗命、有話再說、甄希賢道快

還我父親的、性命來、玄玄子慌了道、老相公怎的了、家人走上來一个巴掌、打得應聲響、道怎的了、怎的了、你難道不知道的、假撇清麼、一把抓來、將一條鐵鍊鎖住在甄監生尸首邊了、一邊收拾後事、待天色大明了、寫了一狀、送這玄玄子到縣間來、知縣當堂問其實情、甄希賢道、此人哄小人父親鍊丹、晚間同宿、就把毒藥藥杀了父親、口中現有血流、是謀財害命的、玄玄子訴道、晚間同宿是真、只是小的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起去、以後又不知怎麽樣杀了、其實一些也不知情、知縣道、胡說、既是同宿、豈有不知情

的、況且你每這些游方光棍、有甚麼事做不出來、玄玄子道、小人見這个監生好道、打點哄他些東西、情是有的、至于奴事、其實不知、知縣冷笑道、你難道肯自家說是怎麼樣奴的不成、自然是賴的、叫左右將夾強盜的頭號夾棍、把這光棍夾將起來、可憐那玄玄子、

骨什麼玄之又玄、只看你熬得不得、叫阿力重這、算做洗髓伐毛、叫喊聲高、用不着存神閉氣。口中白雪流將盡、穀道黃芽擠出來、

當日把玄玄子夾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又打勾一

醫神其果餘方士先報閒宜有此

二百榔頭、玄玄子雖然是江湖上油嘴棍徒、却是慣哄人家好酒好飯喫了、叫先生、叫師父、尊敬過的、到不曾喫着這樣苦楚、好生熬不得、只得招了道用藥毒死、圖取財物是實、知縣叫畫了供、問成死罪、把來收了大監、待叠成文案、再申上司、鄉里人聞知的多說甄監生尊信方士、却被方士藥死了、雖是甄監生迷而不悟、自取其禍、那些方士這樣沒天理的、今官府明白、將來抵罪、這才爲現報了、親戚朋友没个不歡喜的、至于甄家家人平日多是恨這些方士入骨的、今見家主如此死了、恨不登時咬他一塊肉斷送

此老成仙頗難卬

得他在監、實問罪、人人稱快、不在話下、豈知天下自有冤屈的事、元來甄監生二妾四婢、惟有春花、是他新近寵愛的、終日在閨門之內、輪流侍寢、採戰取樂、終久人多耳目、眾覺得春花興趣頗高、待着同伴竊聽、不能盡情、意思要與他私下在那里弄一个翻天覆地的快活、是夜口說在書房中歇宿、其實暗地裏約了春花、晚間開出來、同到側邊小室中行事、春花應允了、甄監生先與玄玄子同宿、教導術法、傳授了一更多次、習學得熟、正要思量試用、看見玄玄子睡着、即走下床來、披了衣服、悄悄出來、走到外邊、恰好

春花也在裏面走出來、兩相遇着、攜着手、竟到側邊小室中、有一把平日坐着運氣的禪椅在內、叫春花脫了下衣、坐好在上面了、甄監生就舞弄起來、接着方法、九淺一深、你呼我吸、弄勾多時、那春花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興趣正濃、弄得渾身酥麻、做出千嬌百媚、哼哼嚬嚬的聲氣來、身子好像蜘蛛做網一般、把屁股向前突了一突、又突一突、兩隻脚一伸一縮、踏車也似的、不住問深之處、緊抱住甄監生、叫聲我的爹、快活殺了、早已陰精直洩、甄監生看見光景、與動了、也有些喉急、忍不住、急按住身子、閉着一口氣、

將尾閭往上一趯、如忍大便一般、纔叫得不來、那些清水游精也流个不住、雖然忍住了、只好𧿹着不動、養在陰戸裏、而要再抽送、就差不多丟出來、甄監生極了、猛想道、日間玄玄子所與秘藥、且喫他一丸、必是耐久的、就在袖裡摸出紙包來、取一丸、用唾津嚥了下去、纔嚥得下、就覺一股熱氣、竟趨丹田、一霎時陽物振溢起來、其熱如火、其硬如鐵、毫無起初欲洩之意了、發起狠來、儘力抽送、春花快活連聲、甄監生只覺他的陰戸窄小了好些、元來得了藥力、自己的肉具漲得黃瓜也似大了、用手摸摸、兩下湊着肉沒

藥事也好藥也何必戒但只恐染梅惹來耳

些些縫地、甑監生曉得這藥有些妙處、越加樂意、只是陰戶塞滿微覺抽送艱澁、却是這藥果然靈妙、不必抽送裏頭肉具自會伸縮、弄得春花死來活去、又丟過了一番、甑監生虧得藥力、這番耐得住了、誰知那陽物得了陰精之助、一發然便壯偉、把陰中滛水燥乾、兩相吸牢、扯拔不出、甑監生想道、他日間原說還有解藥、不曾合成、方纔性急頭上、一下子喫了、而今怎得藥來解他、心上一急、便有些口渴氣喘起來、對春花道、怎得口水來喫喫便好、春花道放我去取水來與你喫、甑監生待要拔出時、却像皮肉粘連、生

不如意事常八九

了根的、畧畧扯動、兩下叫疼的了不得、甄監生道、不好不好、待我高聲叫个人來取水罷、春花道、似此粘連的模樣、叫个人來看見、好不羞死、甄監生道、這等如何能勾解開、春花道、你丟了不得、甄監生道、說得是、雖是我們內養家不可輕泄、而今弄到此地位、說不得了、因而一意要泄、誰知這樣古怪、先前不要他住、却偏要鎖將出來、而今要泄了時、却被藥力溢住、落得頭紅面熱、火氣反望上攻、口裏哼道、活活的急死了我、咬得牙齒格格價響、大喊一聲道、罷了我了、兩手撒放、撲的望地上倒了下來、春花只覺陰戶裏

得生疼、且喜已脫出了、連忙放下雙脚、站起身來道、這是怎的說、去扶扶甦醒生時聲息俱無、四肢挺直、但身上還是熱的、（藥力未散）叫問不應了、春花慌了手脚道、這事利害、若聲張起來、不要說着人、我這罪過須逃不去、總是夜裏沒人知道、瞞他娘罷、且不管家主死活、輕輕的脫了身子、望自已臥房裏只一溜溜進去睡了、並沒一个人知覺、到得天明合家人那查夜來細帳、却把一个甚麼玄玄子、頂了缸、以消平時惡氣、再不說他冤枉的了、只有春花肚裏明白、懷着鬼胎、不敢則聲、眼盼盼、便做這个玄玄子悔氣不着也罷看

官、你道這些方士、固然可恨、却是此一件事、是甄監生自家悞用其藥、不知解法、以致藥發身死、並非方士下手故殺的。況且平時提了罐着了道兒的、又別是一夥、與今日這个方士沒相干、只爲這一路的人、衆惡所歸、官打見在、正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又道是拿着黄牛便當馬、又是个無根蒂的、沒个親戚朋友、與他辨訴一紙狀詞、活活的頂罪罷了、却是天理難昧、元不是他謀害的、畢竟事久辨白出來、這放着做後話、且說甄希賢自從把玄玄子送在監裏了、歸家來成了孝服、把父親所作所爲盡更變過來、將

爐丹竈之類、打得粉碎、一意做人家、先要賣去這些做鼎器的使女、其時有同里人李宗仁、是个富家子弟、新斷了絃、聞得甄家使女多有標緻的、不惜重價、來求一看、希賢叫將出來看時、頭一名就點中了春花、用掉了六十多兩銀子、討了家去、宗仁明曉得春花不是女身、却容貌出衆、風情動人、兩下多是少年、你貪我愛、甚是過得綢繆、春花心性飄逸、好喫幾杯酒、有了酒、其興愈高、也是甄家家裏掭鍊過、是能征慣戰的手段、宗仁肉麻、頭裏高興時節、問他甄家這些採戰光景、春花不十分肯說、直等有了酒、纔畧略

說些出來、宗仁一日有親眷家送得一小罈美酒、夫妻兩个、將來對酌、宗仁把春花勸得半醉、兩个上床、乘着酒興、幹起事來、就便問起甄家做作、春花也斜着雙眼道、他家勁不動喫了藥做事、好不爽利煞人、只有一日正弄得極快活、可惜就收場了、宗仁道、怎的就收場了、春花道、人多弄殺了、不收場怎的、宗仁道、我正見說甄監生被方士藥殺了的、春花道、那里是方士藥殺、這是一樁寃屈事、其實只是喫了他的藥、不解得、自弄殺了、宗仁道、怎生不解得弄殺了、春花却把前日晚間的事、是長是短、備細說了一遍、宗

彌子瑕以餘桃啗君得罪正此意

仁道這等說起來你當初却不該瞞着急急叫起人來或者還可有救春花道我此時慌了只管着自已身子乾淨（利害）躲得過便罷了那里還管他死活（快殺人）宗仁道這等你也是个沒情的春花道若救活了今日也沒（決話亦對）你的分了兩个一齊笑將起來雖然是一番取笑說話自此宗仁心裏畢竟有些嫌鄙春花不足他的意思看官聽說大凡人情專有一件古怪心裡熱落時節便有些缺失之處只管看出好來略有些小不像意起頭厭你承奉他多是可嫌的并那平日見的好處也要挑相出不好來這多是緣法在裏頭有一隻

分妻且說一分話正此

小詞兒單說那緣法盡了的、緣法兒盡了、諸般的改變緣法兒盡了、要好也再難緣法兒盡了、恩成怨緣法兒若盡了、好言當惡言緣法兒盡了也動不動變了臉

今日說起來也是春花緣法將盡、不該趁酒興把這些話柄一盤托了出來、男子漢心腸、見說了許多用藥淫戲之事、先自有些撚酸不耐煩、覺得十分輕賤、又兼說道、弄死了在地上不管好歹且自睬過、是个無情不曉事的女子、心裏澹薄了好些、朝暮情意、漸漸不投春花看得光景出來、心裏老大懊悔、正是一

言既出駟馬難追此時便把舌頭剪了下來嘴唇縫了攏去也沒一毫用處思量一轉便自搥胸跌足時刻不安也是合當有事一日公婆處有甚麼不合意罵了他弄欢漢子的賤淫婦春花聽見恰恰道着心中之事又氣惱又懊悔沒怨悵處婦人短見走到房中一索吊起無人防備的那个來救解不上一个時辰早已嗚呼哀哉

只緣身作延年藥　一服曾經送主終
今日投繯殆天意　雙雙採戰夜臺中

却說春花含羞自縊而欢過了好一會李宗仁纔在

外廂走到房中、忽見了這件打鞦韆的物事、喫了一驚、慌忙解放下來、早已氣絕的了、宗仁也有些不忍哭將起來、父母聽得、急走來看時、只叫得苦、老公婆兩个互相埋怨道不合罵了他幾句、誰曉得這樣心性、就做短見的事、宗仁明知道是他自懷羞愧之故、不好說將出來、鄰里地方問知了來問的、只含糊回他道妻子不孝、毀罵了公婆、懼罪而死、幸喜春花是甄家遠方討來的、設有親戚、無人生端告執人命、却自有這一夥地方人等、要報知官府投遞結狀相驗尸傷、許多套數、宗仁也被纏得一个不耐煩、費掉了些

些盤費、纔得停妥、也算是大悔氣、春花既死、甄監生、家裏的事、越無對証、這方士玄玄子、永無出頭日子、子誰知天理所在、事到其間、自有機會出來、其時山東巡按是靈寶許襄毅公、按臨曹州、會審重囚、看見了玄玄子這宗案卷、心裏疑道、此輩不只用藥毒人、固然有這等事、只是人既死了、爲何不走、先早提問這事、先叫問甄希賢、希賢把父親枉死之狀、說了一遍、許公道、汝父既與他同宿、被他毒了、想就死在那房裏的了、希賢道、死在外邊小室之中、許公道、爲何又在外邊、希賢道、想是藥發了、當不得亂走出來尋

讞事肯如此精細未有不得情者

人一時跌倒了的許公道這等那方士何不逃了去希賢道彼時合家驚起登時拿住所以不得逃去許公道死了幾時你家纔知道希賢道約了天早同去買藥因家人呌呼不應不見蹤跡前後找尋纔看見死了的許公道這等他要走時也去久了他招上說謀財害命謀了你家多少財而今在那里希賢道止是些買藥之本十分不多還在父親身邊不曾拿得去許公道這等他毒死你父親何用希賢道正是不知爲何這等毒害許公就呌玄玄子起來先把氣拍一敲道你這夥人死有餘辜你藥死甄廷詔待要怎

自是真情甚可憐

只用口訣方殺作想由試用之

的玄玄子道、廷詔要小人與他鍊外丹、打點哄他些銀子、這心腸是有的、其實藥也未曾買、正要同去買了、纔弄起頭、小人爲何先藥死他、前日熬刑不過、只得屈招了、許公道與你同寢、是真的麽、玄玄子道、先在一床上宿的、後來睡着了、不知幾時走了去、小人睡夢之中、只見許多家人扑將進來、拿小人去償命、小人方知主人死了、其實一些情也不曉得、許公道爲甚麽與你同寢、玄玄子道、要小人傳內事功夫、小人傳了他些口訣、又與了他些丸藥、小人自睡了、許公道丸藥是何用的、玄玄子道、是房中秘戲之藥、許

公點頭道、是了、是了、又叫甄希賢問道、你父親房中有幾人、希賢道、有二妾四女、許公道、既有二妾、焉用四女、希賢道、父親好道、用爲鼎器、許公道、六人之中、誰爲最愛、希賢道、二妾已有年紀、四女輪侍、春花最愛、許公道、春花、任香、希賢道、已嫁出去了、許公道、嫁在那里、快喚將來、希賢道、近門人了、許公道、怎樣死了、希賢道、聞是自縊死的、許公哈哈大笑道、即是一椿事、一个情也、其夫是何名姓、希賢道、是李宗仁、許公就掣一籤、差个皁隸去、不一時拘將李宗仁來、許公問道、你妻子爲何縊死的、宗仁磕頭道、是不孝公

可謂神明矣

姑懼罪而死許公故意作色道分明是你致死了他還要胡說宗仁慌了道妻子與小人從來好的並無說話地方鄰里見有干結在官委是不孝小人的父母父母要聲說自知不是縊死了的許公道你且說他如何不孝宗仁一時說不出來只得支吾道毀罵公姑許公道胡說既敢毀罵是个放潑的婦人了有甚懼怕就肯自死指着宗仁道這不是他懼怕還是你的懼怕宗仁道小人有甚懼怕許公道你懼怕甄家醜事彰露出來鄉里間不好聽故此把不孝俱罪之說支吾過了可是麼宗仁見許公道着眞情把个

臉漲紅了、開不得口、許公道、你若實說、我不打你、若有隱匿、必要問你償命、宗仁慌了、只得實實把妻子春花喫酒醉了、說出眞情、甄監生如何相約、如何採戰、如何吃了藥、不解得一口氣死了的話、備細述了一遍、道、自此以後、心裏嫌他、委實沒有好氣相待、妻子自覺失言、悔恨自縊、此是眞情、因怕鄉親恥笑、所以只說因罵公姑、懼怕而死、今老爺所言、分明如見、小人不敢隱瞞一句、只望老爺超生、許公道、旣實說了、你原無罪、我不罪你、一面錄了口詞、就叫玄玄子來道、我曉得甄廷詔之死、與你無干、只是你藥如此

誤事、如何輕自與人、玄玄子道、小人之藥、原用解法、今甄廷詔自家妄用、喪了性命、非小人之罪也、許公道、却也悞人不淺、提筆寫道、

審得甄廷詔誤用藥而死于淫春花婢醉泄事而死于悔、皆自取伊戚、無可為抵、兩死相償足矣、玄玄子則未交涉、何達生謀死、尚身留必非毒害、但淫藥誤人、罪亦難免、甄希賢痛父執命、告不為誣、李宗仁無心喪妻、情更可憫、俱免擬釋放、

當下將玄玄子打了廿板、引庸醫殺人之律、問他杖一百、遞出境、押回原籍、又行文 山東六府、凡軍民之

家、敢有聽信術士道人邪說、採取鍊丹者、一體問罪、發放了畢、甄監生同去與合家說了、纔曉得當日甄監生死的緣故、却因春花春花又爲此縊死、深爲駭異、盡道雖不干這个方士的事、却也是平日誤信此輩、致有此禍也、六府之人、見察院行將文書來、張挂告示、三三兩兩盡傳說甄家這事、乃察院明斷、以爲新聞、好些好此道的、也不敢妄做了、眞足爲好內外丹事者之鑒、

從來內外有丹術、　不是貪財與好色、
外丹原在廣施濟、　內丹却用調呼吸、

而今燒汞要成家　採戰無非圖救急
戯樹神偎累刼修　不及庸流眼前力
一盆火内鍊能成　兩片皮中抽得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

田舍翁時時經理　牧童兒夜夜尊榮

詞云

擾擾勞生、待足何時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翻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碌、

此詞乃是宋朝詩僧晦菴所作滿江紅前闋、說人生富貴榮華常防翻覆、不足憑恃、勞生擾擾、巴前算後、每懷不足之心、空白了頭、沒用處、不如隨緣過日的好、只看宋時嘉祐年間有一个宣議郎萬延之、乃是

錢塘南新人，曾中乙科出仕，性素剛直，做了兩三處地方州縣官，不能屈曲，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見水鄉陂澤，可以耕種作田的，因爲低窪，有水即沒，其價甚賤，萬氏費不多些本錢，買了無數，也是人家該興，連年亢旱，是處低田大熟，歲收租米萬石有餘，萬宣義喜歡，每對人道，吾以萬爲姓，今歲收萬石，也勾了我了，自此營建第宅，置買田園，扳結婚姻，有人來獻勤作媒，第三個公子，説合駙馬都尉王晉卿家孫女爲室，約費用二萬緡錢，纔結得這頭親事，兒子因是駙馬孫壻，得補三班借職，一時富貴薰人，詐民無

算、他家有一个瓦盆、是希世的寶物、乃是初選官時、在都下、爲銅禁甚嚴、將十个錢市上買這瓦盆來盥洗、其時天氣凝寒、注湯沃面、過了將殘湯傾去、還有傾不了的、多少留些在盆内、過了一夜、凝結成氷、看來竟是桃花一枝、人來見了、多以爲奇、說與宣義、宣義看見、道氷結攏來、原是花的、偶像桃花、不是奇事、不以爲意、明日又復剩些殘水在内、過了一會看時、另結一枝開頭牡丹、花朶豐滿、枝葉繁茂、人工做不來的、報知宣義來看、道今日又換了一樣、難道也是偶然、宣義方纔有些驚異、道這也奇了、且待我再試

一試觀、自把瓦盆拭淨、另灑些水在裡頭、次日再看一發結得奇異了、乃是一帶寒林、水村、竹屋、斷鴻、翹鷺、遠近煙巒、宛如圖画、宜義大駭、曉得是件奇寶、與將銀匠來把白金鑲了外層、將錦綺做了包袱、十襲珍藏、但遇凝寒之日、先期約客、張筵置酒、賞那盆中之景、是一番另結一樣、再沒一次相同的、雖是名家画手、見了遠愧不及、前後色樣甚多、不能悉紀、只有一遭甚奇異的、乃是上皇登極、恩典下頒、致仕官皆得遷授一級、宜義郎加遷德郎、勅下之日、正遇着他的生辰、親戚朋友來賀喜的、滿坐堂中、是日天氣大

宴、酒席中[illegible]下此盆、灑水在匣內、須臾凝結成象、却是一塊山石上、坐着一个老人、左邊一龜、右邊一隺、儼然是一幅壽星圖、滿堂飲酒的、無不喜躍讚歎、內中有知今識古的士人、議論道、此是瓦器、無非凡火燒成、不是甚麼天地精華、五行間氣結就的、有此異樣理不可曉、誠然是件罕物、又有小人輩協肩諂笑、援辭捧屁、稱道分明萬壽無疆之兆、不是天下大福人、也不能勾有此異寶、當下盡歡而散、此時萬氏又富又貴、又與皇親國戚聯姻、豪華無比、勢焰非常、盡道是用不盡的金銀、享不完的福祿了、誰知過眼雲煙

可入五行志

容易消散、宣德郎萬延之死後弟三兒子補三班的也死了、駙馬家裡見女壻既死、來接他郡主回去、說道萬家家貲多是都尉府中帶來的、該着二三十擔妝、內外一搶、席捲而去、萬家兩個大兒子只好眼睜睜看他使勢行兇、不敢相爭、內財一空、所有低窪田千頃、每遭大水淹沒、反要賠糧、巴不得推與人了、倒乾淨、惡人占去、家事盡消、兩子寄食親友、流落而終、此寶盆被駙馬家取去、後來歸了蔡京太師、識者道此盆結冰成花、應若萬氏之富、猶如冰花一般、原非堅久之象、乃是不祥之兆、然也是事後如此猜度、當

他盛時那個肯是這條想敢是這樣說直待後邊看來真個是如同一番春夢所以古人寓言做着邯鄲夢記櫻桃夢記盡是說那富貴榮華直同夢境却是一個人做得一個夢了却一生不如莊子說那牧童做夢日間是本相夜裡做王公如此一世更爲奇特聽小子敷演來看

人世原同一夢　夢中何異醒中
若果夜間富貴　只算半世貧窮

話說春秋時魯國曹州有座南華山是宋國商丘小蒙城莊子休流寓來此隱居著書得道成仙之處後

人稱莊子爲南華老僊所著書就名爲南華經皆因此起、彼聠山畔有一田舍翁、姓莫名廣專以耕種爲業、家有肥田數十畝、耕牛數頭、工作農夫數人、茆簷草屋、衣食豐足、筭做山邊一個土財主、他並無子嗣、與庄家老姥夫妻兩個、早夜筭計思量、無非只是耕田鋤地、養牛牧猪之事、有幾句詩单道田舍翁的行徑、

田舍老翁性夷逸、僻尚小山結幽室、生意不滿百畝田力耕水耨艱爲食、春晚喧咟布穀鳴春雲靄靄簷溜滴、呼童載犁躬負鋤、手牵黃犢頭戴笠、一

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插苗，看看秀而穎，夏耘勤勤秋役來，禾黍如雲堪刈銍，擔籮負囊紛歛歸，倉盈囷滿居無隙，致妻囊酒賽田神，烹羊宰豚享親戚，擊鼓鼕鼕樂未央，忽看玉兎東方白，

那個莫翁，勤心苦底，牛畜漸多，庄農不足，要尋一個童兒專管牧養，其時本處有一個小厮兒，祖家姓言，因是父母雙亡，寄養在人家，就叫名寄兒，生來愚蠢，不識一字，也沒本事做別件生理，只好出力做工度活，一日在山邊拔草，忽見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過，把他來端相了一回道，好個童兒，儘有道骨，可惜癡

性頗重、苦障未除、肯跟我出家麽、寄兒道、跟了你、怎受得清淡過、道人道、不跟我、怎受得煩惱過、也罷、我有個法兒、教你夜夜快活、你可要學麽、寄兒道、夜裡快活、也是好的、怎不要學、師父可指教我、道人道、你識字麽、寄兒道、一字也不識、道人道、不識也罷、我有一句真言、只有五個字、既不識字、口傳心授、也容易記得、遂叫他將耳朶來、說與你聽、你牢記着、是那五個字、乃是、

婆珊婆演底

道人道、臨睡時、將此句念上百遍、管你有好處、寄兒

貧賤吉夢生出一分富貴也華胥夢亦不定也難是子虛無

謹記在心、道人道、你只依着我、後會有期、捻着漁鼓簡板、口唱道情、飄然而去、是夜寄兒果依其言、整整念了一百遍、然後睡下、纔睡得着、就入夢境、正是

人生勞擾多辛苦　已遁山間枕石眠
況是夢中游樂地　何妨一覺睡千年

看官牢記話頭、這回書一段說夢、一段說真、不要認錯了、却說寄兒睡去、夢見身爲儒生、粗知文義、正在街上斯文氣象、搖來擺去、忽然見個人來說道、華胥國王黃榜招賢、何不去求取功名、圖個出身、寄兒聽見、急取官名寄華、恍恍惚惚、不知塗抹了些甚麽

是之類

東西叫做萬言長策將去獻與國王國王發與那掌文衡看閱寄華使用了些褒蹄金作爲贄禮掌文衡的大悅說這個文字乃驚天動地之才古今罕有加上批點呈與國王國王授爲著作郎主天下文章之事旗幟鼓樂高頭駿馬送入衙門到任寄華此時身子如在雲裡霧裡好不風騷正是

電光石火夢中身　白馬紅纓彩色新
我貴我榮君莫羨　做官何必讀書人

寄華跳下得馬一個虛跌驚將醒來擦擦眼看一看仍睡在草鋪裡面叫道呸呸作他娘的怪我一字也

不識的。却夢兒獻甚麽策。得做了。官當甚麽天下文章。你道是真夢麽。且看他怎生應驗。嘖嘖的遲定着性想那光景。只見平日往來的鄰里沙三走將來。叫寄兒道。寄哥。前村莫老官家尋人牧牛。你何不投與他家了。省得短趁間了一日。便待喫本。寄兒道投在他家可知好哩。只是没人引我去。沙三道我昨日已與他家說過你了。今日我與你同去。只要寫下文券就成了。寄兒道多謝美情。攛掇則個。兩個說說話話。一同投到莫家來。莫翁問其來意。沙三把寄兒勤謹過人。願投門下牧養。說了一遍。莫翁看寄兒模樣老

實氣力粗夯、也自歡喜、情願僱倩、叫他寫下文券、奇兒道、我須不識字、寫不得、沙三道、我寫下、你畫個押罷、沙三曾在村學中讀過兩年書、儘寫得幾個字、便寫了一張、情願受僱專管牧畜的文書、雖有幾個不成的字兒、意會得去、也便是了、後來年月之下要畫個押字、沙三畫了、奇兒拿了一管筆不知左畫是右畫是、自想了暗笑道、不知昨夜怎的獻了萬言長策、來撿着筆千斤來重、沙三把定了手纔畫得一個十字、莫翁當下發了一季工食、着他在山邊草房中住宿、專管牧養、奇兒領了匙鑰與沙三同到草房中、將

兒謝了沙三些常例姊娥、是夜就在草房中宿歇、依着道人念過五字真言百遍、倒捆身便睡、看官你道、從來只有說書的續上前因、那有做夢的接着前事、而今煞是古怪、寄兒一覺睡去、仍舊是昨夜的寄華的身分、頭冠束帶、新到著作郎衙門、升堂理事、只見蹌蹌濟濟、一羣儒生、將着文卷、多來請教、寄華一一批答、好的歹的、圈的抹的、發將下去、紛紛爭看、衆人也有服的、也有不服的、讀誹鬨嚷起來、寄華發出規條、分付多要遵繩束、如不伏者、定加鞭笞、衆儒方舞耳拱聽、不敢放肆、俱各從容雅步、逡巡而退、是日[illegible]

衙門官擺着公、會筵席、特賀到任、美酒嘉餚、珍羞百味、歌的歌、舞的舞、大家盡歡、直喫到斗轉參橫、纔得席散、回轉衙門裏來、那邊就寢、這邊方醒、想着明明白白記得的、不覺失笑道、好怪麼、那裏說起、又接着昨日的夢、身做高官、管着一班士子、看甚麼文字、我曉得文字中喫的不中喫的、落得喫了些酒席、倒是快活、起來抖抖衣服、看見襤褸、嘆道、不知昨夜的袍帶多在那裏去了、將破布襖穿着停當、走下得床來、只見一個庄家老蒼頭、奉着主人莫翁之命、特來交盤牛畜與他、一羣牛共有八九隻、寄兒逐隻看相、用

手去牽他鼻子、那些牛不曾認得寄兒、是個面生的、有幾隻驅撮不動、有幾隻奔突起來、老蒼頭將一條皮鞭付與寄兒、寄兒趕去將那奔突的牛兩三鞭打去、那些牛不敢違拗、順順被寄兒牽來、一處拴着、寄兒慢慢喂放、老蒼頭道你新到吾主翁家來、我們該請你喫三杯、昨日已約下沙三哥了、這早晚他敢就來、說未畢、沙三提了一壺酒、一個籃籃裡一碗肉、一碗芋頭、一碟荳、走將來、老蒼頭道、正等沙三哥來商量喫三杯、你早已辦下了、我補你分罷、寄兒道、甚麼道理、要你們破鈔我又沒得回答處、我也出個分毫

（如此會飲未必不勝于衙門公酒）

內罷了老蒼頭道甚麼大棗直得這們喃其我們盡個意思兒罷二人席地而坐喫將起來寄兒想道我昨夜夢裡的筵席好不齊整今却受用得這些東西豈不天地懸絕却是怕人笑他也不敢把夢中事告訴與人正是

對人說夢　說聽皆癡
如魚飲水　冷暖自知

寄兒酒量元淺不十分喫得多飲了一杯有些醺意兩人別去寄兒就在草地上一眠身子又到華胥國中去國王傳下令旨訪得著作郎能統率多士纔東

嚴整、特賜錦衣冠帶一襲、黃蓋一頂、導從鼓吹一部、出入鳴騶、前呼後擁、好不興頭。忽見四下火起、忽然驚覺、身子在地上眠著、東方大明、日輪紅焰焰鑽將出來了、起來喫些點心、依舊牽牛四下裡放草、那日色在身上晒得熱不過、走來莫翁面前告訴、莫翁道、我這里原有簑笠一副、是牧養的人一向穿的、又有短笛一管、也是牧童的本等、今拏出來交付與你、你好好去看養、若瘦了牛畜、要與你說話的、牧童道、再與我一把傘遮遮身便好、若只是笠兒只遮得頭、身子須晒不過、莫翁道、那裡有得傘、池內有的是大荷

葉、你日日摘將來遮身不得、寄兒唯唯、受了簑笠短笛、果在池內摘張大荷葉擎着、騎牛前去、牛背上自想道、我在華胥國裡是貴人、今要一把日照也不能勾了、却叫我擎着荷葉遮身、猛然想道這就是夢裡的黃蓋了、簑與笠就是錦袍官帽了、橫了笛吹了兩聲、笑道這可不是一部鼓吹麼、我而今想來只是睡的快活、有詩爲証

草舖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簑衣臥月明、

自此之後、但是睡去、就在華胥國去受用富貴、醒來

只在山坡去處做牧童無日不如此無夢不如是不必逐日逐夜件件細述但只揀有些光景的幾把來做話頭一日　中國王有個公主要招贅駙馬有人啓奏著作郎言寄華才貌出衆文彩過人允稱此選國王准奏就着傳旨欽取著作郎為駙馬都尉尚楚陽公主迎入駙馬府中成親燈燭輝煌儀文璀璨好不富貴有賀新郎詞為証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叮璫風鬟鬆鬢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那范陽公主生得面長耳大、叟聲善嘶、娩行矩步、頗會周旋、寄華身爲王壻日久、公主之前、對案而食、比前受用、更加貴盛、明日睡醒、主人莫翁來喚、因爲家中有一匹拽磨的牝驢兒、一并交與他牽去餵養、寄兒牽了、暗笑道、我夜間配了公主、怎生烜赫、却今日來弄這個買賣、伴這個衆生、跨在背上、打點也似騎牛的、騎了到山邊去、誰知騎上了背、那驢兒只是團團而走、並不前進、蓋因是平日撇的磨盤走慣了、寄兒沒奈何、只得跳下來、打着兩鞭、牽着前走、從此又添了牲口、恐怕走失、飲食無暇、只得備了乾糧隨着

四處牧放、眞翁又時時來稽查、不敢怠慢一些兒。芋苔一日、只爲得晚間好聽、是夜又夢見在駙馬府裡正同着公主歡樂、有隣邦玄菟樂浪二國、前來相犯、華胥國王傳旨、命駙馬都尉言寄華、討議退兵之策言寄華聚着舊日著作衙門一千文士到來、也不講求如何備禦、也不商量如何格鬥、只講談正心誠意强隣必然自服、諸生之中、也有情愿對敵的、多退着不用、只有兩生獻策、他一個到玄菟、一個到樂浪、捨身作質、以圖講和、言寄華大喜、重發金帛、遣兩生前往、兩生俱已聽命、飽其所欲、果　那兩國不來言[illegible]

華誇張功績奏上國王國王大悅叙録軍功封言寄華爲黒甜鄉侯加以九錫身居百僚之上富貴已極有詩爲證

當時魏絳主和戎　豈是全將金幣供
厥後宋人偏得意　一班道學自雍容

言寄華受了封侯錫命緑敕衮冕鸞輅乘馬彤弓盧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手執圭瓚道路輝煌自朝歸第有一個書生叩馬上言道日中必昃月滿必虧明公功名到此已無可加急流勇退此其時矣直待禍過災生只恐悔之無及言寄華此時志得意滿那裡

世人說獃兒說夢中人人夢此

聽他笑道我命中生得好自然富貴逍遥人有福消受何須逃處只管目前享用勿了寒酸兒識曉得甚麼大笑墜車喫了一驚醒將起來點一點牛數只叫得苦內中不見了二隻山前山後到處尋訪跡踪元來一隻被虎咬傷死在坡前一隻在河中喫水泒湧將來沒在河裡寄兒看見急得亂跳道夢中甚麼兩個來侵誰知倒了我兩頭牲口急去報與莫翁莫翁聽見大怒道此乃你的典守人多說你只是貪睡不見得坑了我頭口取過匾擔來要打寄兒負極辯道虎來時牛尚不敢敵況我敢與他爭奪救得轉來的麼

水中是牛常住之所、波浪滂來、一時不測、也不是我力攩得住的、莫翁雖見他辨得也有些理、却是做家心重的人、那裡捨得兩頭牛死、怒吽吽不息、定要打匾擔十下、寄兒哀告討饒、纔饒得一下、打到九下住了手、寄兒淚汪汪的走到草房中、摸摸臀上痛處道、甚麽九錫九錫、到打了九下屁股、想道夢中書生勸我歇手、難道教我不要看牛不成、從來說夢是反的、夢福得禍、夢笑得哭、我自念了此呪、夜夜做富貴的夢、所以日裡到喫虧、我如今不念他了、看待怎的、誰知這樣作怪、此呪不念、恐怖就來、是夜夢境、范陽公

世情如此

主疽發于背、假塞不起、寄華盡心調治未痊、國中二三新進小臣、逆料公主必危、寄華勢焰將敗、摭拾前過、斜彈一本、說他禦敵無策、冒濫居功、欺君誤國、許多事件、國王覽奏大怒、將言寄華削去封爵、不許他重登著作堂、鎖去大害邊聽罪、公主另選良材駙馬、令旨已下、隨有兩個力士、將銀鐺鎖了言寄華、到那大糞窖邊墩着、寄華看那糞穢狼藉、臭不堪聞、嘆道、我只道到底富貴、豈知有此惡境乎、書生之言、今日驗矣、不覺號咷慟哭起來、這邊喻淚而醒、嘆了兩聲道、作你娘的惟、這番做這樣惡夢、看覷牲口、那匿鹽

[illegible]得財而
[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

子蹇臥地下、打也打不起來、看他背項之間、乃是纔損處爛了老大一片、跎蹄、寄兒慌了、道、前番倒失了兩頭牛、打得苦惱、今這衆生又病害起來、萬一死了、又是我的罪過、忙去打些水來替他滌洗腐爛、尋去拔些新鮮好草來喂他、拏着鐵刀、望山前地上下手斫時、有一科草甚韌、刀斫不斷、寄兒性起、連根一拔拔出泥來、泥鬆之處、露出石板、那草根還纏纏繞繞絆在石板縫內、寄兒將鐵刀撬將開來、板底下是個周圍石砌就的大窖、裡頭多是金銀、寄兒看見慌了（[illegible]小麽）手腳、擦擦眼道、難道白日裡又做夢麽、定睛一看、草

木樹石、天光雲影、眼前歷歷可數、料道非藏便把鐮刀草薙一擔、道還幹那營生麼、取起五十多兩一大錠在手、權把石板蓋上、仍將泥草遮覆、竟望莫翁家裡來、見莫翁、未敢竟說出來、先對莫翁道、寄兒蒙公公相托、一向看牛不差、近來時運不濟、前日失了兩牛、今蹇驢又生病、寄兒看管不來、今有大銀一錠、納與公公、憑公公除了原發工銀、餘者給還寄兒、爲度日之用、放了寄兒、另着人牧放罷、莫翁看見是錠大銀、喫驚道、我田家人苦積勤攢了一世、只有些零星碎銀、自不見這樣大錠、你却從何處得來、莫非你會

著外人做那不公不法的歹事、你快說個明白、若說得來歷不明、我須把你送出官府、究問下落、寄兒道、好教公公得知、這東西多哩、我只拿得他一件來看樣、莫翁駭道在那裡、寄兒道在山邊一個所在、我因斫草、搠着的、今石板蓋着哩、莫翁情知是藏物、急叫他不要聲張、悄悄同寄兒到那所在來、寄兒指與莫翁、揭開石板來看、果是一窖金銀、不計其數、莫翁喜得打跌、摟着寄兒背道、我的兒、偌多金銀東西、我與你兩人一生受用不盡、今番不要看牛了、只在我莊上喫些安樂茶飯、掌管帳目、這些牛隻、另自顧人看

并主公別牌矣

凡寄俱看飢字面

嘗罷兩人商量把個草蔀來裡外用亂草襯塞中間藏着窖中物事莫翁前走寄兒馱了後隨運到家中放好仍舊又用前法去取不則一遭把石窖來運空了莫翁到家歡喜無量另叫一個蒼頭去收拾牛隻是夜就留寄兒在家中宿歇寄兒的床鋪多換齊整了寄兒想道昨夜夢中喫苦誰想糞窖正應着發財今日反得好處果然夢是反的我要那夢中富貴則甚那五字眞言不要念他了其夜睡去夢見國王將言寄華家產抄沒發在養濟院中度日只見前日斷扣馬書生高歌將來道

落葉餅何人生幾何六臟閉而漫流人血、三神山而杳隔鯨波、任誇百斛明珠、虛延遐算、若有一卮芳酒、且共高歌、

寄華聞歌、認得其人、邀住他道、前日承先生之教、不能依從、今日至于此地、先生有何高見、可以救我、那書生不慌不忙、說出四句來道、

顛顛倒倒　何時局了　遇着漆園　還汝分曉

說罷、書生飄然而去、寄華扯住不放、被他袍袖一撇、閃得一跌、即時驚醒、張目道、還好還好、一發沒出息弄到養濟院裡去了、須臾莫翁、走出堂中、元來莫翁

（親之如兒所以愛之如子）

（是女人的話）

因得了金銀、晚間對老姥說道、此皆寄兒的造化、撞着的、功不可忘、我與你沒有兒女、家事無傳、今平地空得來許多金銀、雖道好沒取得他的、不如認義他做個兒子、把家事付與他、做了一家一計、等他養老了我們、這也是我們知恩報恩處、老姥道、說得有理、我們眼前沒個傳家的人、別處平白地尋將來要承當家事、我們也氣不干、今這個寄兒、他見有着許多金銀、付在我家、就認義他做了兒子、傳我家事、也還是他多似我們的、不叫得過分、商量已定、喚寄兒走出來、把這意思說與寄兒、寄兒道、這個折殺小人、怎

麼敢當莫翁道若不如此、這些東西我也何名享受你的、我們兩老口議了一夜、主意已定、不可推辭、嘗兒沒得說、當下納頭拜了四拜又進去、把老姥也拜了、自此改姓名爲莫繼、在莫家庄上、做了乾兒子、

本是驢前廝養　今爲舍內螟蛉

何緣分外親熱　只看黃金滿籯

却是此番之後、聽聞睡去就做那險惡之夢不是被火燒水沒、便是被盜劫官刑、初時心裡道、夢雖不妙日裡落得好處、不像前番做快活夢時日裡受辛苦、以爲得意、後來到得夜夜如此每每驚魘不醒、纔有

家者貧何耻

他病難醫

些儻張認舊念取那五字眞言却不甚靈了你道何故只因財利迷心身家念重時時防賊發火起自然夢魂顛倒怎如得做牧童時無憂無慮飽食安眠夜夜夢裡逍遙享那王公之樂莫竒要尋前番夢境再不能勾心裡悒怏如醉如痴生出病來莫翁見他如此要尋個醫人來醫治他只見門前有一個雙丫髻的道人走將來口稱善治人間恍惚之症莫翁接到廳上教莫繼出來相見元來正是昔日傳與眞言的那個道人見了莫繼道你的夢還未醒麽莫繼道師父你前者教我眞言我不會忘了只是前日念了就

夜受用、後來因夜裡好處、多應着日裡歹處一程凰不敢念、便再沒快活的夢了、而今就念煞也無用了、不知何故、道人道、我這五字真言乃是主夜神呪華嚴經云、

善財童子參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毘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破一切生痴暗法、光明解脫

所以持念百遍、能生歡喜之夢前見汝若惱不過、故使汝夢中快活、汝今日間要享富厚、晚間宜受恐怖此乃一定之理、人世有好必有歉、有榮華、必有銷歇

汝前日夢中、豈不見過了麽莫繼言下大悟倒身下拜道、師父、弟子而今曉得世上沒有十全的事要那富貴無幹總來與我前日封侯拜將一般不如跟的師父出家去罷、道人道、吾乃南華老仙漆園中高足弟子、老仙道、汝有道骨特遣我來度汝的汝既見了境頭宜早早回首、莫繼遂是長兒媳建與莫翁莫姥兩人見是真仙來度他、不好相留、況他身子去了遺下了無數金銀兩人儘好受用、有何不可只得聽他自行、莫繼隨也披頭髮、挽做兩丫髻跟着道人、雲遊去了、後來不知所終、想必成仙了這去了、看官本當

只看南華眞誕，有此一段因果。話本說徹，權作散場。

總因一片婆心，日向痴人說夢。
此中打破關頭，棒喝何須拍弄。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十九終

二刻拍案驚奇

激透世情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

賈廉訪贋行府牒　商功父陰攝江巡

詩曰

世人結交須黃金　黃金不多交不深
總令然諾暫相許　終是悠悠行路心

這四句乃是唐人之詩說天下多是勢利之交沒有黃金成不得相交這个意思還說得淺不知天下人但是見了黃金連那一向相交人也不顧了不要說相交的總是至親骨肉關着財物面上就換了一條肚腸使了一番見識當面來弄你算計你幾時見爲了親眷不要銀子做事的幾曾見眼看親眷富厚不

想來設法要的、歪于撞着有些不測事體、落了患難之中、越是平日往來客的、頭一塲先是他騙你起了、直隸常州府武進縣、有一个富戶、姓陳、名定、有一妻一妾、妻巢氏、妾丁氏、妻已中年、妾尚少艾、陳定平日情分、在巢氏面上淡些、在丁氏面上濃些、却也相安無說、巢氏有兄弟巢大郎、是一个鬼頭鬼腦的人、奉承得姊夫姊姊好、陳定托他掌管家事、他內外攬權、在家潑欺侵、已不得姊夫有事、就好科派用度、落來肥家、一日巢氏偶染一病、大凡人病中性子易得惹氣、又且其夫有妾、一發易生疑忌、動不動就厭氣、說道

巴不得我死了、讓你們自在快樂、省做你們眼中釘、那陳定男人家心性、見大娘子有病在床、分外與小老婆肉麻的搊撓、也是有的、遂致巢氏不堪、日逐嗔惱罵詈、也是陳定與丁氏合該悔氣、不自恍是好好的讓他是个病人、忍耐些个罷了、陳定見他聒絮不過、回荅他幾句起來、巢氏倚了病勢、要死要活的顛了一塲、陳定也沒好氣的、也不來管他、好歹巢氏自此一疾、有增無減、陳定慌了、竭力醫禱無効、丁氏也自盡心伏侍、爭奈病痛犯拙、畢竟不起、嗚呼哀哉了、陳定平時家裏飽煖、妻妾享用、鄉隣人忌尅他的多、

世間無此輩天下治平矣

看想他的也不少今聞他大妻已亾、有曉得他病中相爭之事的、來挑着巢大郎道、聞得令姊之亾、起于妻妾相爭、你是他兄弟、怎不執命告他、你若進了狀、我隣里人家、少不得要執結人命虛實、大家有些油水、巢大郎是个乖人、便道、我終日在姊夫家裡走動、掤那面皮不轉、不若你們聲張出首、我在裡頭做好人、少不得聽我處法、我就好幫襯你們了、只是你們要硬着些、必是到得官、方起發得大錢、只說過了處來要對分的、隣里人道、這个當得、兩下寫開合同、果然隣里鬧合出三四个要有事怕太平的人來走到

陳定家裡喧嚷說人命死得不明必要經官人不得殮巢大郎反在裡頭勸解私下對陳定說我是親兄弟沒有說話怕他外人怎的陳定謝他道好舅舅你退得這些人我自重謝你巢大郎即時揚言道我姊姊自是病死的有我做兄弟的在此何勞列位多管隣里人自有心照曉得巢大郎是明做好人之言假意道你自私受軟口湯到來吹散我們我們自有說話處一閧而散陳定心中好不感激巢大郎怎知他却暗裡串通地方已自出首武進縣了武進縣知縣是个貪夫其時正有个鄉親在這里打抽豐未得打

好縣官凡處皆作典此道矣

發見這張首狀是關着人命凡曉得陳定名字是个富家要在他身上設處些打發鄉親起身立時准狀僉牌來拿陳定到官不繇分說監在獄中陳定急了忙叫巢大郎到監門口與他計較叫他快尋分上巢大郎正中機謀說道分上固要原首人等也要酒派些免得他每做對頭纔好脫然無累陳定道但憑舅舅主張要多少時我寫去與小妾教他照數付與舅（若如此說亦得息）舅巢大郎道這个定不得數我去用看替姊夫省得一分是一分陳定道只要快些完得事就多着些也罷了巢大郎別去就去尋着了這个鄉里與他說倒

須人倚從衙門大事

了銀子、要保全陳定無事、陳定面前說了一百兩、取到了手、實與得鄉里四十兩、鄉里是要緊歸去之人、挑得籃裡便是菜、一个信送將進去、登時把陳定放了出來、巢大郎又替他說合地方鄰里、約費了百來兩銀子、盡皆無說、少不得巢大郎又打些虛帳、又與衆人私下平分、替他做了好些買賣、當官歸結了、鄉里得了銀子、當下動身回去、巢大郎貪心不足、想道姊夫官事、其權全在于我、要息就息、前日鄉里分上不過保得出獄、何須許多銀子、他如今已離了此處、不怕他了、不免趕至中途、倒他的出來、遂不通陳定

知道、竟連夜趕到丹陽、撞見鄉里正在丹陽符橋一把扭住、討取前物、鄉里道、已是說倒見効過的、爲何又來沓帳、巢大郎道、官事問過、地方原無詞說、屍親願息、自然無事的、起初無非費得一保、怎值得許多銀子、兩不相服、爭了半日、巢大郎要死要活、又要首官、那个鄉里是个有體面的、忙忙要走路、怎當得如此吞纏、恐怕惹事、忍着氣、拏出來還了他、巢大郎千歡萬喜、轉來了、鄉里受了這場虧、心裡不甘、稍个便信、把此事告訴了武進縣知縣、知縣大怒、出牌重問、連巢大郎也標在牌上、說他私和人命、要拿來出氣、

（此宋爲官者所短有）巢大郎虛心、曉得是替鄉里報仇、預先走了只苦的是陳定、一同妾丁氏、俱拿到官不繇分說先是一頓狠打發下監中出牌吊屍叫集了地方人等簡驗起來陳定不知是那裏起的禍沒處設法一些手脚卸縣是有了成心的、只要從重坐罪先分付仵作、報傷要重、仵作揣摩了意旨、將無作有、多報的是拳毆脚踢、致命傷痕、巢氏幼時喜喫甜物、面前牙齒落了一个也做了硬物打落之傷、竟把陳定問了鬪毆殺人之律、妾丁氏、威逼期親尊長致死之律、各問絞罪、陳定央了幾个分上來說、只是不聽、丁氏到了女監想

丁氏推其人

道只爲我一身、致得丈夫受此大禍、不若做我一个不着、好歹出了丈夫、他算討定了、解審察院、見了體定、遂把這話說知、當官招道、不合與大妻厮鬧、手起凳子、打落門牙、即時暈地身死、並與丈夫陳定無干、察院依口詞、駁將下來、刑館再問、丁氏一口承認、丁氏曉得有了此一段說話在案內了、丈夫到底脫罪、然必須身死、問官方肯見信、作做實據、游移不得、亦且丈夫可以速結、是夜在監中自縊而死、獄中呈報、刑館看詳、巢氏之死、既係丁氏生前招認下手、今已畏罪自盡、堪以相抵、原非死後添情推卸、陳定止斷

說即巢郎外來之話

杖贖發落陳定雖然死了愛妾自却得釋放已算大幸一喜一悲到了家内方才見有人說巢大郎許多事蹟這件是非全是他起的在裏頭打偏手使用得了偌多東西還不知足又去知縣鄉里處撥短梯故重復弄出這个事來他又脱身走了枉送了丁氏一條性命陳定想着丁氏捨身出脫他罪一段好情不覺越恨巢大郎得緊了只是逃去未回不得見面後來知縣朝覲去了巢大郎已知陳定官司問結放膽大了喜氣洋洋轉到家裏只道陳定還未知其奸照着平日光景前來探望陳定雖不說破甚麽却意思

冷淡了、好些、巢大郎也看得出、且喜財物得過、儘勾幾時的受用、便姊夫怪了、也不以爲意、豈知天理不容、自見了姊夫歸家來、他妻子便顛狂起來、口說的多是姊姊巢氏的說話、嚷道、好兄弟、我好端端死了、只爲你要銀子、致得我粉身碎骨、地下不寧、你快超度我、便罷、不然、我要來你家作祟、領兩个人去、巢大郎驚得只是認不是、討饒、去請僧道念經設醮、安靜得兩日、又換了一个聲口道、我乃陳妾丁氏、大娘病死、與我何干、爲你家貪財、致令我死于非命、今須償還我、巢大郎一發懼怕、燒紙拜獻、不敢吝惜、只求無

事怎當得妻妾兩个、推班出色遍換來擾不勾幾時把所得之物、乾淨弄完、寧可賠了些、又不好告訴得人、姊夫那裡、又不作准了、懨懨氣色、無情無緒、得病而死、此是貪財害人之報、可見財物一事、至親也信不得、上手就騙害的、小子如今說着宋朝時節一件事、也爲至親相騙、後來報得分明、還有好些希奇古怪的事、做一回正話、

利動人心不論親、　巧謀賺取橐中銀、
直從江上巡回日、　始信陰司有鬼神、

却說宋時靖康之亂、中原士大夫紛紛避地、大多盡

入閩廣之間有个寶文閣學士賈黯之弟賈謙以勇爵入官宣和年間曾爲諸路廉訪使者其人貪財無行詭詐百端移來嶺南寓居德慶府其時有个濟南商知縣乃是商侍郎之孫也來寄居府中商知縣夫人已死止有一小姐年已及笄有一妾生二子多在乳抱家貲頗多盡是這妾掌管小姐也在裡頭照料且自過得和氣賈廉訪探知商家甚富小姐還未適人遂爲其子賈成之納聘取了過門後來商知縣死了商妾獨自一个管理內外家事撫養這兩个兒子商小姐放心不下每過十來日即到家裏看一看兩

（小女不知入家前顧共與當事亦是賢媳）

个小兒弟、又與商老把一家裏遺存黃白東西、在箱匣內的、查點一查點、及逐日用度之類、商量計較而行、習以爲常、一日商老在家、忽見有一个承局打扮的人來、到堂前、口裏道本府中要排天中節、是合府富家大戶、金銀器皿、綵段綾羅、盡數關借一用、事畢一一付還、如有隱匿不肯者、即拿家屬問罪、財物入官、有一張牒文在此、商老頗認得字、看見了府牒、不敢不信、却是自家沒有主意、不知該應怎的、回言道、我家沒有男子正人、哥兒們又小、不敢自做主、還要去賈廉訪宅上問問、我家小姐與姐夫賈衙內纔好行

止承局打扮的道要商量快去商量府中限緊我過要到別處去催齊回話的不可有誤商妾見說即差一个當直的到賈家去問須臾來回言道小人到賈家入門即撞見廉訪相公問小人來意小人說要見姐姐與衙內廉訪相公道見他怎的小人把這里的事說了一遍廉訪相公道府間來借怎好不與你只如此回你家二娘子就是小官人與娘子處我替他說知罷了小人見廉訪是這様說小人就回來了因恐怕家裡官府人催促不去見衙內與姐姐商妾見說是廉訪相公教借與他必是不妨遂照着牒文所

開、且是不少、終久是女娘家見識、看事不透、不曾着又、多搬出來、盡情交與這承局打扮的、道只望挑過節、就發來還了、自當奉謝承局打扮的、道那不消說官府門中、豈肯少着人家的東西、但請放心、把這張牒文留下、若有差池、可將此做執照、當官稟領得的當下商妾接了牒文、自去藏好、這承局打扮的、舁着若干東西、欣然去了、隔了幾日、商小姐在賈家來到自家屋裏、走到房中、與商妾相見了、寒溫了一會、照着平時、翻翻箱籠看、只見多是空箱、金銀器皿之類、一些也不見、到有一張花邊欄紙票在內、拿起來一

看却是一張公牒喫了一驚問商妾道這却爲何商妾道幾日前有一个承局打扮的拏了這張牒文說府裏要排天中節各家關借東西去鋪設當日奴家心中疑惑却教人來問姐姐姐夫問的人回來說撞遇老相公說起道是該借的奴家依言借與他去這幾日望他拿來還我竟不見來正要來與姐姐姐夫商量了往府裏討去可是中麼商小姐面如土色想道有些蹺蹊不覺眼淚落下來道偌多東西多是我爹爹手澤敢是被那个拐的去了怎的好我且回家與賈郎計較查个着實去當下逕望賈家來見了丈

夫賈成之、把此事說了一遍賈成之道這个姨姨也好笑這樣事、何不來問問我們竟自支分了去商小姐道姨姨說來曾叫人到我家來問遇着我家相公問知其事、說是該借與他問的人就不來見你我竟自去回了姨姨、故此借與他去的賈成之道不信有這等、我問爹爹則个、賈成之進去問父親廉訪道商家借東西與府中、說是來問爹爹、爹爹分付借他、有此話麽、廉訪道果然府中來借怎好不借、只怕被別人狐假虎威、誆的去、這个却保不得、他賈成之道這等索向府中當官去告、必有下落、遂與商妾取了那

夫子自道也

紙府牒、在德慶府裏、下了狀子、府裏太守見說其事也自喫驚、取這紙公牒去看、明知是假造的、只不知奸人是那个、當下出了一紙文書、給與緝捕使臣、命商家出伍十貫當官賞錢、要緝捕那作不是的、訪了多時、並無一些影響、商家喫這一閃、差不多失了萬金東西、家事自此消乏了、商妻與商小姐、但一說着、便相對痛哭不住、賈成之見丈人家裡零替如此、又且妻子時常悲哀、心裏甚是憐惜、認做自家身上事到處出力、不在話下、誰知這賺去東西的、不是別人、正是

[illegible]或其老爲之子者亦信不過

遠不遠千里、　近只在眼前、

看官你道賺去商家物事的、却是那个、眞个是人心難測、海水難量、元來就是賈廉訪這老兒、曉得商家有貲財、又是孤兒寡婦可以欺騙、其家金銀什物、多曾經媳婦商小姐盤驗、兒子賈成之透明知道、因商小姐帶回數目一本、賈成之有時拿出來看、誇說妻家富饒、被廉訪留心、接過手去、逐項記着、賈成之一時無心、鄭道有甚麽猜忌老子不成、豈知利動人心、廉訪就生出一个計較、假着府裏關文、着人到商家設騙、商家見所借之物多是家中有的、不好推掉、又

兼差當值的來就問着這个日裏鬼怎不信了、此時商家決不疑心到親家身上、就是賈成之夫妻二人、也只說是甚麽神棍弄了去、神仙也不詎是自家老子、所以偌多時緝捕人那里訪查得出、說話的、依你說、而今爲何知道了、看官聽說、天下事欲人不知、除非莫爲、廉訪拐了這主橫財到手、有些毛病出來、俗語道、偷得爺錢沒使處、心心念念、要拿出來兌換錢鈔使用、爭奈多是見成器皿、若拿出來、怕人認得、只得把幾件來鎔化、又不好托得人、便燒熾了炭、親自坯銷銷開了、却沒處傾成錠子、他心生了一計、將毛

竹截了一段小管、將所銷之銀、傾將下去、却成一个圓餅、將到舖中兌換錢鈔、舖中看見廉訪家裡、近日使的、多是這竹節銀、再無第二樣、便有些零碎了、將出來、那圓處也還看得出、心裏疑惑、問那家人道、宅上銀兩、爲何却一色用竹筒鑄的、是怎麽說、家人道、是我家廉訪手自坯銷、再不托人的、不知爲着甚麽緣故、三三兩兩、傳將開去、道賈家用竹筒傾銀、用煞是古怪、就有人猜到商家失物這件事上去、却是他兩家兒女至親、誰來執證、不過這些人費得些口舌、有的道、他們只當一家、那有此事、有的道、官宦人家、

怕不會喚銀匠傾銷物件、却自家動手、必是礙人眼目的、出不得手、所以如此、況且平日不曾見他這等的、必然蹊蹺、也只是如此疑猜、沒人盤繫說得是不是、至于商家、連疑心也不當人子、只好含辛忍苦、自己懊悔怨悵、沒个處法、緝捕使臣等、聽得這話、傳在耳朶裡、也只好笑笑、誰敢向他家道个不字、這件事只索付之東流了、只可笑賈廉訪堂堂官長、却做那賊的一般的事、曾記得無名子有詩云、

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
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又劇賊鄭廣、受了招安、得了官位、曾因官員每做詩、他也口吟一首云、

鄭廣有詩獻衆官、　衆官與廣一般般
衆官做官却做賊　鄭廣做賊却做官

今日賈廉訪所爲、正似此二詩所言、官人與賊不爭多、做官却做賊了、却又施在至親面上、欺孤騙寡、尤爲可恨、若如此留得東西與子孫受用、便是天沒眼睛、看官不要性急、且看後來報應、果然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二十年、賈廉訪已經身故、賈成之得了出身、現做粤西永寧横州通判、其時商妾長子幼年

不肖、第三个兒子、與名商懋、表字功父、照通族排來行在第六十五、同母親不住德慶、還在臨賀地方、與横州不甚相遠、那商功父生性剛直、頗有幹才、做事慷慨、又熱心、又和氣、賈成之本意憐着妻家、後來略聞得廉訪欺心賺騙之事、越加心裡不安、見了小舅子、十分親熱、商小姐見兄弟小將母子伶仃、而今長大知事、也自喜歡他、所以成之在横州衙內、但是小舅子來、千歡萬喜、上百兩送他、姐姐又還有私贈、至于與人通關節得錢的在外、來一次一次、如此功父奉着寡母過日、靠着賈家姐姐、姐夫恁地扶持、漸漸

家事豐裕起來、在臨賀置有田產莊宅、廣有生息、又娶富人之女爲妻、規模日大一日、不似舊時母子旅邸荒凉景况、過了幾時、賈成之死在官上、商小姐急差人到臨賀地方接功父商量後事、渐凡停當過、要扶柩回葬、商功父攛掇姐姐道、總是德慶也不過客居、原非本籍、我今在臨賀已立了家業、姐姐只該同到臨賀、尋塊好地、葬了姐夫、就在臨賀住下、相傍做人家也好、時常照管、豈非兩便、小姐道、我是女人家、又是孑身孀居、已不得依傍着親眷、但得安居便是住足之地、那德慶也不是我家鄉、還去做甚、只憑着

兄弟主張、就在臨賀住了、周全得你姐夫入了土大事便定、吾心安矣、元來商小姐無出有媵婢生得兩个兒子、絕是幼小、全杖着商功父提擕行動、當時計議已定、即便收拾家私、一起望臨賀進發、少時來到商功父就在自己住宅邊、尋个房舍安頓了姐姐、與兩个小外甥從此兩家相依、功父母親與商小姐、兩人朝夕爲伴、不是我到你家、便是你到我家、彼此無間、商小姐中年寡居、心貪安逸、又見兄弟能事、是件件到停當、遂把內外大小之事、多托與他執料、錢財出入、悉憑其手、再不問起數目、又托他與買咸之

尋陰地造墳安葬所費甚多商功父賦性慷慨將着賈家之物作爲己財一律揮霍雖有兩个外甥不是姐姐親生亦且乳臭未除誰人來稽查得他商功父正氣的人不是要存私却也只趁着興頭自做自主像心像意那里還分別是你的我的久假不歸連功父也忘其所以賈廉訪昔年設心拐去的東西到此仍舊還與商家用度了這是羹裡來的飯裡去天理報復之常可惜賈廉訪眼裡不看得見一日商功父害了傷寒症候身子熱極忽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角漸漸下來遂行曠野茫茫恰像海畔一般

並無一个伴侶正散蕩間忽見一个公吏打扮的走來、相見已畢、問了姓名、公吏道、郎君數未該到此、今有一件公事、郎君合當來看一看、請到府中走走、商功父不知甚麼地方、跟着這公吏便走走到一个官府門前、見一个囚犯、頭戴黑帽、頸荷鐵枷、綁在西邊兩扇門外仔細看這門、是个獄門但見

陰風慘慘、殺氣霏霏、只聞鬼哭神號、不見天清日頭猙獰隸卒挨肩立、蓬垢囚徒側目窺、愁教欽漢銷魂。任是狂夫失色。

商功父定睛看時、只見這囚犯綁處、左右各有一个

極

人執着大扇相對而立把大扇一揮這枷的囚犯叫一聲阿呀登時血肉糜爛淋漓漓地連囚犯也不見止剩得一个空枷少歇須臾依然如舊功父看得渾身打顫呆呆立着那个囚犯忽然張目大呼道商六十五哥認得我否功父倉卒間不曾細認一時未得荅應囚犯道我乃賈廉訪也生前做得虧心事頗多今要一一結證諸事還一時了不來得你到此且與我了結一件我昔年取你家財陽世間償還已差不多了陰間未曾結絕得多一件多受一樣苦今日煩勞你寫一供狀認是還足我先脫此風扇之苦說罷

般心事做在世上了說果也難見了報之而

兩人又是一扇、仍如起初狼藉一番、功父好生不忍、因聽他適間之言、想起家裏事體來、道平時曾見母親說何年間被人賺去家貲萬兩、不知是誰、後來有人傳說是賈廉訪、因爲親眷家不信有這事、而今聽他說起來、這事果然是眞了、所以受此果報、看他這般苦楚、吾心何安、況且我家受姐夫許多好處、而今他家家事見在我掌握之中、元來是前緣合當如此、我也該遞个結狀、解他這一樁公案了、就對囚犯說道、我願供結狀、囚犯就求傍邊兩人取紙筆遞與功父、兩人見說肯寫結狀、便停了扇不扇、功父看那張

雖應其常此段事情却幻

紙時、原已寫得有字、因犯道只消舅舅押个字、就是了、功父依言、提起筆來、寫个花押、遞與囚犯、兩人就伸手來、在囚犯處接了、便喝道快進去、囚犯對着功父大哭道、今與舅舅別了、不知幾時得脫、好苦好苦、一頭哭、一頭被兩个執扇的人、趕入獄門、功父見他去了、嘆息了一回、信步走出府門外來、只見起初同來這个公吏、手執一符、引着卒徒數百多、像衙門執事人役、也有揭旗的、也有打傘的、前來聲喏、恰似接新官一般、功父心疑、那公吏上前行起禮來、跪着稟白道、泰山府君道郎君剛正好義、既抵陰府、不宜空

回可暫充賀江地方巡按使者、天符已下、就請起程、功父身不自繇、未及回荅、吏卒前導、已行至江上空中所到之處、神祇參謁、但見

華蓋山　目巖山　白雲山　禁山　歌山

泰山　蒙山　獨山　許多山神

昭潭洞　平樂溪　考槃澗　龍門灘　感應泉

灘江　富江　荔江　許多水神

參來以次相見待功父以上司之禮、各執文簿呈遞、公吏就請功父一一查勘、查有境中某家肯行好事。積有年數神不開報、以致久受困窮。某家慣作歹事

此關如此來脯多矣安得起江使者一一覽之

惡貫已盈神不開報以致尚享福澤其宗外假虛名存心不善錯認做好人冒受好報其家跡蒙曖昧心地光明錯認做歹人久行廢弃以致山中虎狼食人川中波濤溺人有冥數不該不行分別誤傷性命的多一一詰責據案部判隨人善惡細微各彰報應諸神奉職不謹各量申罰諸神喏喏連聲盡服公平遍運到封州大江口公吏禀白道公事已完現有福神來迎明公可回駕了就空中還至賀州到了家裡原從屋上飛下走入牀中一身冷汗颯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汗出不止病已好了功父伸一伸腰揉一揉

眼、叫聲奇怪走下牀來、只見母妻兩人、正把玄天上帝畫像、挂在牀邊、焚香禱請、元來功父身子眠在牀上、惛惛不知人事、叫問不應、飲食不進、不死不活、巳經七晝夜了、母妻見功父走將起來、大家歡喜道、全仗聖帝爺爺保佑之力、功父方纔省得公吏所言福神來迎、正是家間奉事聖帝之應、功父對母妻把陰間所見之事、一一說來、母親道、向來人多傳說、道是這老兒拐去我家東西、因是親家、決不敢疑心、今日方知是真、却受這様惡報、可見做人在財物上、不可欺心如此、正　嗟嘆間、商小姐好到來、問兄弟的病信、

想在商家不能不根而與中原自灼然所以可畏

見說走起來了、不勝歎羡、商功父見了姐姐、也說了陰間所見、商小姐見說公公如此受苦、心中感動、商議要設建一个醮壇、替廉訪解釋罪業、功父道、正該如此、神明之事、灼然可畏、我今日親經過的、斷無虛妄、依了姐姐說、擇一个日子、總是做賈家錢、鈔不着、建啟一塲黃籙大醮、超拔商賈兩家亡過諸魂、做了七晝夜道塲、功父夢見廉訪來謝道、多蒙舅舅道力超拔、兩家亡魂、俱得好處托生、某也得脫苦獄、隨緣受生去了、功父看去、廉訪衣冠如常、不是前日蓬首垢面囚犯形容、覺來與合家說着、商小姐道、我夜來

夢見廉訪相公說話也如此、可知報應是實、功父自此力行善事、敬信神佛、後來年至八十餘、復見前日公吏執着一紙文書、前來請功父交代、仍舊卒徒數百人簇擁來迎、一如前日夢裡江上所見光景、功父沐浴衣冠、無疾而終、自然入冥路爲神道矣

周親忍去騙孤孀　到此良心已盡亡
善惡到頭如不報　空中每欲借巡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一

許察院感夢擒僧　王氏子因風獲盜

詩云

獄本易冤　況於爲盜
若非神明　鮮不顛倒

話說天地間事只有獄情最難測度問刑官憑着自己的意思認是這等了坐在上面只是敲打自古道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任是什麽事情只是招了見得說道重大之獄三推六問大略多守着現成的案能有幾个伸冤理枉的至於盜賊之事尤易冤人一

猜是那个人了、便覺語言（皆循致之）行動件件可疑、越辨越像、除非天理昭彰、顯應出來、或可明白、若只靠着鞫問一節、儘有屈殺了再無說處、又記得宋朝隆興元年、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魏勝在東海、與虜人相抗、因缺軍中賞賜財物、遣統領官盛彥來取、別將袁忠押了一擔金銀從山陽來到、盛彥到舫相見、船中白物堆積、笑道、財不可露們不消用器器見人眼目如此、袁忠道、官物甚人敢輕覷、盛彥戲道、吾今夜當令壯士來取了去、看你怎地、袁忠也笑道、有膽來取、任從取去、大家一笑而別、是夜果有強盜二十餘人跳

上去了、張將　袁將綑縛掠取船中銀四百錠去了、次[illegible]袁將到帥府中、哭告吳帥、說昨夜被統領官盛彥、劫去銀四百錠、且被綁縛、伏乞追還寃治、吳帥道、怎見得是盛彥劫去、袁將道、前日袁忠船自丹陽來到、盛統領即來相拜、一見銀兩、便已動心、口說道今夜當遣壯上來取去、袁忠還道他是戲言、不想至夜、果然上船劫掠了四百錠去、不是他是誰、吳帥聽罷、大怒道、有這樣大膽的、即着四个捕盜人、將盛彥及隨行親較盡數拏來、軍令嚴肅、誰敢有違、須臾一干人衆拏入轅門、到了庭下、盛統領請問得罪緣繇、吳帥道、

袁忠告你帶領兵、較切了他船上銀四百錠、還說無罪、盛彥道、那有此事、小人雖然卑微、也是个職官、豈不曉得法度、幹這樣犯法的事、袁忠跪下來証道、你日間如此說了、晚間就失了盜、還推得那里去、盛彥道、日間見你財物太露、故此戲言、豈有當真做起來的、吳帥道、這樣事、豈可戲得、自然有了這意思、方纔說那話、盛彥慌了道、若小人要劫他的、豈肯先自洩機、吳帥怒道、正是你心動火了、口裡不覺自露、如此大事、料你不肯自招、喝教用起刑來、盛彥殺豬也似叫喊冤屈、吳帥那里肯聽、只是嚴加拷掠、備極慘酷、

述上官者道、不合見銀動念、帶領親兵[illegible]又當日把隨來親軟、逐个加刑起來、其間有認了的、有不認的、那不認的、落得多受了、好些刑法、有甚用處、不繇你不胡盧提、一槩畫了招伏、及至追究原贓、一些無有、搜索行囊、已逃別無踪跡、又把來加上刑法、盛統領沒奈何、信口妄言道、即時有个親眷到湖湘、已盡數付他販魚米去了、吳帥寫了口詞、軍法所係、等不得贓到成獄、三日內、便要押赴市曹、先行梟首示眾、盛統領不合一時取笑、到了這个地位、

正是

窮

渾身是口不能言、　遍體排牙說不得

且說鎮江市上有一个破落戶姓王名林、素性無賴、專一在楊子江中做些不用本錢的勾當、有妻治容年少、當鑪沽酒、私下順便結識幾个倬倘的走動走動、這一日王林出去了、正與隣居一个少年在房中調情、撥着要緊那話、怎當得七歲的一个兒子在房中頑耍不肯出去、王妻罵道小業畜還不走了出去、那兒子頑到興頭上、那里肯走、年紀雖小、也到曉得些光景、便苦毒道、你們自要入偹干我甚事、只管來碍着我、王妻見說着病痛、自覺沒趣、趕來趕去、一頓

[illegible]出去、小孩子被打得疼了、捧着頭號天號[illegible]哭、口裡千入屌萬入屌的喊、惱得王妻性起、且丢着漢子、抓了一條麵杖、趕來打他、小孩子一頭喊、一頭逃、急急奔出街心、已被他頭上撈了一下、小孩子嘗着痛、口裡嚷道、你家昝得甚麼好事、到來打我、好端端的當頭拷問了、偷別人家許多銀子、放在裏頭遮好了、不要討我說出來、嗚哩嗚喇的正在嚷處、王妻見說出海底眼、急走出街心、拉了進去、早有做公的聽見這話、走去告訴與夥伴道、小孩子這句話、造不出來的、必有緣故、目今袁將官失了銀四百餘、

覔着盛統領捌了、早晚處決不見贓物、這个王林、乃是慣家、莫不有些來歷麽、我們且去探聽个消息、約了五六个夥伴、到王林店中來買酒喫、喫得半闌、大叫道、店主人有魚肉叫些我們下酒、王妻應道、我店裡只是腐酒、沒有葷菜、做公的道、又不白喫了你們的、為何不肯、王妻道、家裡不曾有得、變不出來、誰說白喫、一个做公的便倚着酒意要來尋非、走起來道、不信沒有、待我去搜看、望着內裡便走、一个趕來相勸、已被他搶入厨房中、故意將鍋上一撞、撞下一塊塼來、跌得粉碎、王妻便發話道、誰人家沒个內外、怎

[illegible]了派沒些清頭、趕到人家廚房中竈砳多打碎了

做公的聞嘆、作揖道、店家娘子、不必發怒、竈砳小事、

我收拾好還你、便把手去揀那碎處、王妻慌忙將手

來遮掩道、不妨事、待我們自家脩能、做公的看見光

景有些蹺蹊、不繇分說性用力一推、把竈角多推

塌了裡面露出白晃晃大錠銀子一堆來、剛吶一聲

道在這里了、衆人一齊起身、想進來看見、先把王妻

拴起、正要跟究王林、只見一个人搶將進來道、誰在

我家囉唣、衆人看去、認得是王林、喝道拿住拿住、王

林見不是頭、轉身要走、衆做公的如鷹拿燕雀、將索

來綁縛了、一齊動手、索性把篭頭扒開、取出銀子數一數、看四百錠多在、不曾動了一些、連人連贓、一起解到帥府、吳帥取問口詞、王林招認打劫袁將官船上銀兩是實、推究黨與、就[illegible]了伴來的隣近一夥惡少年、共有二十餘人、密地擒來、不曾脫了一个、招情相同、即以軍法從事、立刻梟首、妻子官賣、方纔曉得前日屈了盛統領、并一干親較、放了出獄、若不是這日王林敗露、到斷一晚、盛統領并親校的、頭、多不在頭上了、可見天下的事、再不可因疑心妄坐着人的。而今也爲一樁失盜的事、疑着兩个人、後

[illegible]信清官辨白出來有好些委曲之處待小子試說一遍、

訟獄從來假　翻今夢寐真
莫將幽暗事　寬却眼前人

話說　國朝正德年間、陝西有兄弟二人、一个名與王爵、一个名與王祿、祖是个貢途知縣、致仕在家、父是个鹽商、與母俱在堂、王爵生有一子名一皐、王祿生有一子名一夔、爵祿兩人、幼年俱讀書、爵進學爲生員、祿廢業不成、却精于商賈、榷算之事、其父就帶他去山東相幇種鹽、見他能事、後來其父不出去了

轉銀一千兩、托他自往山東做鹽商去、隨行兩个家人、一个叫做王恩、一个叫做王惠、多是經歷風霜慣走江湖的人、王祿到了山東、主僕三个、眼明手快、算計過人、撞着時運又順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自古道、飽煖思淫欲、王祿手頭饒裕、又見財物易得、便思量淫蕩、把來接着兩个表子、一个喚做天天、一个喚做蔡蔡、閙宿情濃、索性兌出銀子來包了他身体、又與家人王恩王惠各娶了一个小老婆、多揀那少年美貌的、名雖為家人媳婦、伏侍天天蔡蔡、其實王祿輪轉歇宿、反是王恩王惠到手的時節甚少、

則四个弄做一床、大家溜戲、彼此無忌、日夜歡歌、酒色無度、不及二年、遂成勞怯、一絲兩氣、看看至死、王祿自知不濟事了、打發王恩寄書家去、與父兄叫兒子王一、變同了王恩到山東來、交付帳目、王爵看書中說得銀子甚多、心裡動了火、算計道、匪兒年紀幼小、從去也未必停當、況且病勢不好、萬一等不得、卻不散失了銀兩、意要先趕將去、卻交兒子帶阜相伴一變同走、遂分付王恩道、你慢慢與兩位舍官人收拾了、一同後來、待我星夜先自前去、見二官人則箇、只因此去、有分交、白面書生、遣作離鄉之鬼、

緇衣佛子、翻爲入獄之因、正是

福無雙至猶難信、禍不單行果是眞、
不爲弟兄多濫色　怎教雙喪異鄉身、

王爵不則一月、到了山東、尋着兄弟王祿、看見病雖沈重、還未曾死、元來這些色病、固然到底不救、却又一時不死、最有淸頭的、幸得兄弟兩个、還及相見、王祿見了哥哥、眼下淚來、王爵見了兄弟、病勢已到十分、淚流道、怎便狼狽至此、王祿道、小弟不幸、病重不起、忍着死、專等親人見面、今番見已到、弟死不恨了、王爵道、賢弟在外日久、營利甚多、皆是賢弟辛苦得

不移此子亦[illegible]然不忘[illegible]愛其子女[illegible]猶與耳

寸、人今日病危急、萬一不好、有甚遺言、回覆父母王聲說小弟遠遊、父母兄長跟前有失孝悌、專為著幾分微利、以致如此、聞兒說我辛苦、只這句話、雖勞不怨了、今有原銀一千兩、奉還父母、以代我終身之養、其餘利銀三千餘兩、可與我兒一婁一半、姪兒一阜一半兩分分了、幸得哥兒到此、銀既有托、我雖死亦瞑目、地下矣、分付已畢、王爵臨叫家人王惠、將銀子查點已過、王聲多說了幾句話、漸漸有聲無氣、挨到黃昏只有出的氣、沒有入的氣、嗚呼哀哉、伏惟尚饗、王爵與王惠哭做了一閙、四个婦人也陪出了些哀而

既與庭分[illegible]着成行他日復只[illegible]跋

不傷的眼淚、王爵着王惠去買了一副好棺木盛貯了、下棺之時、王爵推說日辰有犯、叫王惠監視着四个婦女、做一房鎖着、一个人也不許來看、殯殮好了、方放出來、隨去喚那天天恭恭的偽兒到來寫个領子、領了回去、還有這兩个女人、也叫元媒人領還了娘家、也不管眼面前的王惠有些不捨得、身背後的王恩不曾捐別得、只要設法輕搖了、便當走路、當下一面與王惠收拾打疊起來、將銀万有兩裝在一个大匣之內、將一百多兩零碎銀子、金首飾上二副放在隨身行囊中、一路使用、王惠疑心問道、二官人許多

大官人如何只有得這些、王爵道、恐怕路上不好走、多的我自有妙法藏過、到家便有、所以只剩得這些在外、王惠道、大官人既有妙法、何不連這五百兩也藏過、路上盤纏勾用罷了、王爵道、一个大客商屍棺回去、難道幾百兩銀子也沒有的、別人疑心起來、反要搜撿別處、便不妙了、不如放此一匣在行李中也（只此照送與別人了）勾有得沈重、別人便再不疑心、還有什麼了、王惠道、大官人見得極是、計較已定、去僱起一輛車來、車戶喚名李旺、車上載着棺木、滿貯着行李、自己與王惠短搡着牲口騎了、相傍而行、一路西來、到了曹州東

關飯店內歇下、車子也推來安頓在廒內空處了、車戶李旺、行了多日、習見匣子沈重、曉得是銀子在內、起个半夜、竟將這一匣抱着、趁人睡熟時、離了店內、連車子撇下、逃了出去、比及天明、客起、喚李旺來推車、早已不知所向、急簡點行李物件、止不見了匣子一個、王爵對店家道、這个匣子、裝着銀子五百兩在裡頭、你也脫不得干係、店家道、若是小店內失所了、應該小店查還、今却是車戶走了、車戶是客人前途顧的、小店有何干涉、王爵見他說得有理、便道、就與你無干、也是在你店內失去、你須指引我們尋他與

路上、店家道、客人這車戶那里僱的、王惠道、是省下僱來的、北地里四頭車子、店家道、這等他不往東去、還只在西去的路上、況且身有重物、行走不便、作速追去、還可擒獲、只是得个官差同去、追獲之時、方無疎失、王爵道、這个不打緊、我穿了衣巾、與你同去稟告州官、差个快手便是、店家道、原來是一位相公、一發不難了、問問州官、却也是个陝西人、王爵道、是我同鄉、更妙、王爵寫个帖子、又寫着一紙失狀、州官見是同鄉、分外用情、即差快手李彪、隨着王爵、跟捕賊人、必要擒獲、方准銷牌、王爵就央店家另僱了車夫、

推了車子、別了店家、同公差三个人、一起走躧、到了開河集上、王爵道、我們帶了累堆物事、如何尋訪、不若尋一大店安下了、住定了身子、然後分頭綵探消息、方好、李彪道、相公極說得有理、我們也不是一日訪得着的、訪不着、相公也去不成、此間有个張善店極大、且把喪車停在裡頭、相公住起兩日來、我們四下尋訪、訪得影響、我們回覆相公、方有些起倒、王爵道、我正是這个意思、叫王惠分付車夫、竟把車子推入張善店內、店主人出來接了、李彪分付道、這位相公是州裡爺的鄉里、護喪回去、有些公幹、要在此地

[illegible]住[illegible]日你們店裏揀潔淨好房、收拾兩間我們歇宿、須要小心承直、店主張善見李彪是个公差、不敢怠慢、囘言道、小店在這集上算是寬廠的、相公們安心住幾日就是一面擺出常例的酒飯來王爵自居上房另喫、王惠與李彪同喫、喫過了、李彪道日色還早、小人去與集上一个做公的弟兄約會一聲、大家留心一訪、王爵道、正該如此、訪得着了、重重相謝、李彪道、當得効勞、說罷自去了、王爵心中悶悶不樂、問店主人道、我要到街上閒步一囘、沒个做伴、你與我同走走、張善道、使得、王爵留着王惠、看家等李彪

队自已同了張善走出街上來、在閙熱市裏擠了一番、王齊道、可引我到幽靜處走走、張善道、來來、有一个幽靜好去處、在那里、王齊隨了張善、在野地裡穿將去、走到一个所在、乃是个尼菴、張善道、這里甚幽靜、裏邊有好尼姑、我們進去討杯茶兒喫喫、張善在前、王齊在後、走入菴裡、只見一个尼僧在裏面、踱將出來、王齊一見、驚道、世間有這般標致的、怎見得那尼僧標致、

尖尖髮印、好眉目、漸漸光頭、寧窄細袍、俏身軀雅裁稱體、櫻桃樊素口、芬芳吐氣、只看經、楊柳小蠻

所女婿逢人旋唱啱似是摩登女來生世那伯當

阿點不動心、

王爵看見尼姑驚得蕩了三魂飛了七魄、自然尼姑生得大有顏色亦是客邊人易得動火尼姑見有客來趨蹌迎進拜茶王爵當面相對一似雪獅子向火酥了半邊看看數了坐間未免將幾句風話撩他那尼姑也是久見廣識的公然不拒王爵曉得可動密懷有意一盞茶罷作別起身同張雲回到店中來暗地取銀一錠藏在袖中叫王惠道我在此悶不[illegible]出外去尋个樂地適纔見問不回來他不可知[illegible]

問時、只推不知、你伴着公差、好生看守行李、王惠道、小人離得官人、自便王爵撇了店家、囬身重到那个菴中來、尼姑出來、見了道、相公方纔別得去、爲何又來、王爵道、心裡捨不得師父美貌、再來相覷一會、尼姑道、好說、王爵道、敢問師父法號、尼姑道、小尼賤名真靜、王爵笑道、只怕樹欲靜而風不寧、便動動也不妨、尼姑道、相公休得取笑、王爵道、不是取笑、小生客邊得遇芳容、三生有幸、若便是這樣去了、想也教人想殺了、小生寓所煩雜、敢具白金一錠、在此要賃一間閒房住幾晚、就領師父清誨、未知可否、尼姑道、間

他有、只是晚間不便、如何、王爵笑道、晚間賓主相陪、極是便的、尼姑也笑道、好一个老臉皮的客人、元來那尼姑是个經彈的班鳩、若實在行的、況見了白晃晃一錠銀子、心下先自要了、便伸手來接着銀子、道相公果然不嫌此間窄陋、便住兩日去、王爵道、方纔說要主人晚間相陪的、尼姑微笑道、夯貨誰說道。叫你獨宿、王爵大喜、彼此心照、是夜就與真靜一處宿了、你貪我愛、顛鸞倒鳳、恣行淫樂、不在話下、睡到次日天明、來到店中看看、打發老人李彪出去探聽、仍留王惠在店、傍晚又到真靜處去了、兩下情濃、割

美人且留戀戀情而欲公差上緊訪賊乎

扯不開、王惠與李彪見他出去外邊歇宿、只說是在花柳人家、也不查他根脚、店主人張善、一發不干他己事、只曉得他不在店裏宿罷了、如此多日李彪日日出去、晚晚回店、並没有些消息、李彪對王爵道、眼見得開河集上地方、没影踪、我明日到濟寧密訪去、王爵道、這个却好、就秤些銀子與他做盤纏、打發他去了、又轉一个念頭道、緝訪了這幾時、並無下落、從來說做公人的、捉賊放賊、敢是有弊在裡頭、隨叫王惠可趕上去、同他一路走、他便没做手脚處、王惠領命也去了、王爵剩得一个在店、思量道、行李是要看

守的、今晚須得住在店裡、日間先走去與尼姑說了、今夜不來的緣故、眞靜戀戀不捨、王爵只得硬了肚腸、別了到店裡來、店家送些夜飯喫了、收拾歇宿、店家併叠了家伙、關好了店門、大家睡去、二更之後、店主張善、聽得屋上瓦響、他是个做經紀的人、常是提心吊膽的、睡也睡得惺憁、口不做聲、嘿嘿靜聽、須臾之間、似有个人在屋簷上跳下來的聲響、張善急披了衣服、跳將起來、口裏一面喊道、前面有甚麼搖動、大家起來看看、張善等不得做工的起身、慌忙走出外邊、蹤步來到時、只聽得劈撲之聲、店門已開了、張

善曉得着了賊自己一个人不敢追出來、心下想道且去問問王家房裡看、那王爵這間的住房門也開了、張善道、聲叫王相公王相公、不好了、不好了、快起來點行李、不見有人應、只見店外邊一个人、氣急忙嘹的走將進來道這些時怎生未開店門、還在這里做甚麼、張善拱頭看時、却是快手李彪、張善道、適間響動想是有賊、故來尋問王相公、你到濟寧去了、為何轉來、李彪道、我將下了隨身腰刀、在床鋪裏了、故連忙提回拿失院亡響動、覓不失所了甚麼、張善道、正要去問王相公、李彪道、大家去叫他起來、走到王

兩下工夫俱有影似此處折獄之難也

[illegible]宿處叫聲不應點火來看一齊喊一聲道不好了元來王爵已被殺死在床上了李彪呆了道這分明是你店裏的緣故了見我每二人多不在他是秀才家孤身你就算計他了張善也變了臉道我每雖夢裏聽得響聲纔起來尋問不見別人只見你一个你說到濟寧去為何還在這殺人事不是你倒說是我李彪氣得眼睜道我自掉了刀轉來尋的只見你夜晚了還不關門故此問你豈知你先把人殺了張善也戰抖抖的怒道你有刀的怕不會殺了人反來賴我李彪道我的刀須還在床上不曾拿得在手裏隨

走去床頭取了出來燈下與張善看道你們多來看、看這可是方纔殺人的血跡也有一點半點兒李彪是公差人、能說能話、張善那里說得他過、嚷道、我只爲捉賊、走起來不見別賊、只撞着的是你、一同叫到房裏纔見王秀才殺死、怎賴得我、兩个人彼此相疑、大家混爭、驚起地方隣里人等、多來問故、兩个你說一遍、我說一遍、地方見是殺人公事、道不必相爭、兩下多走不脫、到了天明一同見官去、把兩个人拴起了、收在鋪裡、一霎時天明、地方人等一齊解到州裡來、知州升堂、地方帶將過去、禀說是人命重情、州官

問其緝捕地方人說、客店內晚間殺死了一个客人、這兩个人互相疑推、多帶來聽爺究問、李彪道、小人就是爺前日差出去、同王秀才緝賊的公差、因停住在開河張善店內、緝訪無踪、小人昨日同王秀才家人王惠、前往濟寧廣緝、單留得王秀才在下處、店家看見單身、貪他行李、把來殺了、張善道、小人是个店家、歇下王秀才在店幾日了、只因訪賊無踪、還未起身、昨日打發公差與家人到濟寧去了、獨留在店、小人晚間聽得有人開門響、道是小人店裏的干係、起來尋問、只見公差重復回店、說是尋刀、當看王秀才

（豈有謀殺客人而不閉店門者即此可知非店主）

時已被殺死知、州問李彪道你旣去了爲何轉來得知店家殺了王秀才、李彪道、小人也不知、小人路上記起失帶了腰刀、與同行王惠說知、叫他前途等候、自己轉來尋的、到得店中、已自更餘、只見店門不關、店主張善、正在店裏慌張、看王秀才已被殺了、不是店家殺了是誰、知州也決斷不開、只得把兩人多用起刑來、李彪終久是衙門中人、諳[illegible]做派、又受得刑起、張善是個經紀人、不曾熬過這樣痛楚的、當不過了、只得胡招道、是小人見財起意、殺了王秀才是實、知州取了供詞、將張善發下死囚牢中、申詳上司發

着李彪保候聽結、且說王惠在濟寧飯店宿歇、等李彪到了、一同訪緝、第二日等了一日、不見來到、心裏不耐煩起來、同到閘河來問消息、到得店中、只見店家嚷成一片、說是王秀才被人殺了、却叫我家開了屈刑、王惠只叫得苦、到房中看看家主王爵、頸下發刀已死了兩日了、王惠號咷大哭了一場、急簡點行、李已不見了銀子八十兩、金首飾二副、王惠急去買副棺木、殯殮了屍首、恐怕官府要相認、未敢釘蓋、且就停在店內、排个座位、朝夕哭奠、已知張善在獄、李彪保候、他道這件事、一來未有原告、二來不曾發覺

失賍、三來未知的是張善謀殺、下面官府、未必有力、量歸結、報得冤仇、須得上司告去、纔得明白、聞知察院許公善能斷無頭事、恰好巡按到來、遂寫下一張狀子、赴察院案下投告、那个察院、就是河南靈寶、有名的許尚書襄毅公、其時在山東巡按、見是人命重情、批與州中審解、州中照了原招、只坐在張善身上、其賍銀候追、張善當官備打、雖然一口應承、不見了王惠、私下對他看實、叫他且訴說那晚門響撞見李彪的光景、連王惠心裏也不能無疑、只是不好指定了那一个、一同解到察院來、許公看了招詞、叫起兩下

一問多照前日說了一番說話許公道旣然張善還扳着李彪如何州裏一口招了張善道小人受刑不過只得屈招其實小人是屋主此些小失脫還要累及小人這等怎敢公然殺死了人藏了財物小人往縣到那里去那日門開時小人趕起來只見李彪撞進來的須不是李彪却栽着小人身上李彪道小人是个官差州裏打發小人隨着王秀才緝賊的這秀才是小人的干係殺了這秀才怎好回得州官況且小人掉了腰刀轉身來尋的進門時手中無物難道空拳頭殺得人巳後床頭纔取刀出來衆目所見的

（此亦易見根激者只殺了事不顧人冤耳）

須不是殺人的刀了人死在張善店裏不關張善關誰許公叫王惠問道你道是那一个王惠道連小人心裏也胡突兩下多可疑兩下多有辨說不得是那一个許公道據我看來兩个多不是必有別情遂提筆判道

李彪張善一爲根尋一爲店主動輒牽連肯殺人以自累乎必有別情監候緝拿

當下把李彪張善多發下州監自己退堂進去心中只是放這事不下晚間朦朧睡去只見一个秀才同着一个美貌婦人前來告狀口稱被人殺死了許公

[illegible]這事婦人口中說出四句道

無髮青青　彼此來爭
土上鹿走　只看夜明

許公點頭記在了、要問其詳細忽然不見、喫了一驚、颯然覺來乃是一夢、那四句、却記得清清的、仔細思之、不解其意、但忖道、婦人口裏說的首句、有無髮二字、婦人無髮、必是尼姑也、這秀才莫不被尼姑殺了、且待明日細察、再看如何、這詩何必有應驗處、次日升堂、就提張善一起再問、人犯到了案前、許公叫張善起來問道、這秀才自到你店中、曉間只在店中數

宿的廝、張善道、自到店中、就只留得公差與家人在店歇宿、他自家不知那里去過夜的、直到這晚、因爲衙人多差往濟寧、方纔來店歇宿、就被殺了、許公道、偶曾到本地甚麼庵觀去、從廝張善想了一想道、這秀才初到店來、要在幽靜處閒走散心、曾同了小人尼庵內走了一遭、許公道、庵內尼姑年紀多少、生得如何、張善道、　個少年尼僧、生得美貌、許公暗喜道、事有因了、又問道、尼僧叫得甚名字、張善道、叫得真靜、許公想着、折察道、是了是了、夢中頭兩句、無髮青青、彼此來爭、無髮二字、應了尼僧、下面青字、配着個

爭字可不是个靜字這人命只在這貞靜身上就寫个小票掣一根簽、差个公人李信、速拿尼僧貞靜解院、李信承了簽票、竟到菴中來拏貞靜、貞靜慌了、問是何因、李信道、察院老爺要問殺人公事、非同小可、貞靜道、爺爺呀、小菴有甚殺人事體、李信道、張善店內王秀才被人殺了、說是曾在你這裏走動的、故來拿你去勘問、貞靜驚得木呆、心下想道、怪道王秀才這兩晚不見來、元來被人殺了、苦也苦也、求告李信道、我是个女人、不出菴門、怎曉得他店裏的事、脚頭怎生可憐見、替我囘覆一聲、免我見官、自當重謝、李信道、

察院要人、豈同兒戲、我怎生方便得、真靜見李信不肯、嬌啼宛轉、做出許多嬌態來、意思要李信動心、拚着身子陪他、就好討个方便、李信雖知其意、懼怕衙門法度、不敢胡行、只安慰他道、既與你無干、見見官去、自有明白、也無妨礙的、拉在就去、真靜只得跟了、解到察院裏來、許公一見真靜、心中已道是了是了、此即夢中之人也、煞然恁奇怪、叫他起來跪在案前、問道、你怎生與王秀才通奸、後來便怎生殺了、你從實說來、我不打你、有一句含糊、就活敲死了、滿堂皂隸、雷也似吆喝一聲、真靜年紀不上廿歲、自不曾見官的、

膽子先嚇壞了、不敢隱瞞、戰抖抖的道、這个秀才、那一日到菴內遊玩、看見了小尼、到晚來他自拿了白銀一錠、求在菴中住宿、小尼不合留他、一連過了幾日、彼此情濃、他只許小尼道店中有幾十兩銀子、兩副首飾、多要拿來與小尼、這一日說道有事幹、晚間要在店裏宿、不得來了、自此一去、竟無影響、小尼正還望他來、怎知他被人殺了、許公看見真靜年紀形容嬌媚、說話老實、料道道姑是真、須不合殺的人、如何與夢中恰相符合、及至說所許銀兩物件之類、又與告賍不差、躊躇了一會、問道秀才許你東西之時、

有人聽見麼真靜道在檯邊說的話沒人聽見許公道你可曾對人說麼真靜想了一想道紅了臉低低道是了是了不該與這很斯說這秀才害必是他殺了許公拍案道怎的說真靜道小尼該死到此地位瞞不得了小尼平日有一个和尚私下往來自有那秀才在菴中不招接了他這晚秀才去了他卻走來問起與秀才交好之故我說秀才情意好他許下我若干銀兩東西所以從他和尚問秀才住處我說他住在張善大店中和尚就忙忙的起身去了這幾時也不見來想必這和尚走去就把那秀才來殺了許

公道、和尚叫甚名字。真静道、叫名無塵。許公聽說道和尚之名、跌足道、是了是了。土上鹿走、不是塵字麽。他住在那寺里。真静道、住光善寺。許公就差李信去光善寺喚个和尚無塵、分付道、和尚幹下那事、必然走了。就令他徒弟來問去向。但和尚名多相類、不可錯悞了事。那尼僧供出他徒弟名字麽。真静道、他徒弟名月明、住在寺後。許公推詳道、一發是了。夢中道、只看夜明夜明、不是月明麽。一个个字多應了。但只等了月朗、便知端的。李信領了密旨、去到光善寺裏無塵、果然徒弟同道師父幾日前不知那里去了。李

與和尚[illegible]
很作么[illegible]
上[illegible]

信問得道徒弟就是月朗、一家貸了、押到公庭、許公問無塵夫向月朗一口應承道、他只在親眷人家、不要驚張、致他走了、小的便與公差去挨出來、許公就差李信押了月朗、出去訪求、月朗對李信道、勉結拜往來的親眷甚多、知道在那一家、若曉得是公差訪他、他必然驚走、不若你扮做道人、隨我沿門化飾訪得的當、就便動手、李信道、說得是、當下扮做了道人跟着月朗、走了幾日、不見踪跡、來到一村中人家、李信與月朗進去化齋、正見一个和尚、在裡頭喫酒、月朗輕輕對李信道、這和尚正是師父無塵、李信悄悄

去叫了地方把牌票與他看了、一同闖入去、李信一把拏住無塵道、你殺人事發了、巡按老爺要你、無塵說着心病、慌了手脚、看見李信是个道粧、叫道齊公我與你並無冤仇、何故首我、李信撲地一掌打過去道、我把你這瞎眼的潑禿、我是齊公麼、掀起衣服、把出腰牌來道、你睜着瞎眼認認看、無塵曉得是公差欲待要走、却有一夥地方在那里、料走不脫、軟軟地跟了出來、看見了月朗、罵道賊弟子、是你領他到這里的、月朗道、官府押我出來、我自身也難保、你做了事須自家當去、我替了你不成、李信一同地方押了

冥若有法尼姑亦是奇恨

無塵、俟候許公升堂、解進察院來、許公問他爲何殺了王秀才、無塵初時抵賴、只推不知、用起刑法來、又叫尼姑真靜與他對質、真靜心裡也恨他、便道王秀才所許東西、止是對你說得、值不曾與別个講、你那時狠狠出門、當夜就殺了、還推得那裏、李信又稟他在路上與徒弟月朗、互相埋怨的話、許公叫起月朗來、也要夾他、月朗道、爺爺不消夾、如今首飾銀兩還藏在寺中箱裡、只問師父無塵、便見滿盤托出、曉得枉熬刑法、不濟事了、遂把真情說出來道、委實一來忌他占住尼姑、致得尼姑心變了、二來貪他

這些財物、當夜到店裏去殺了這秀才、取了銀兩首飾是實、画了供狀、押去取了八十兩原銀首飾二付、封在曹州庫中、等待給主、無塵問成死罪、尼姑逐出菴舍、贖了罪、當官責為民婦、張善李彪與和尚月朗俱供明無罪、釋放寧家、這件事方得明白、若非許公神明、豈不枉殺了人、正是

兩條命途乖、　相遭各致猜、
豈知殺人者、　原自色中來、

當下王惠叩領贓物、許公不肯、道你家兩个主人俱死了、贓物豈是與你領的、你狀去原籍叫了主人親

兒子來、方准領去、王惠只得扣頭而出、走到張善店裏、大家叫一聲悔氣、虧得青天老爺追究得出來、不害了平人、張善燒了平安紙、反請王惠李彪喫得大醉、王惠次日與李彪說、前有个兒弟到家、接小主人、此時將到、我和你一同過西去迎他、就便訪緝去、李彪應允、王惠將主人棺蓋釘好了、交與張善看守、自已收拾了包裹、同了李彪、望着家裡進發、行至北直隸開州長垣縣地方、下店喫飯、只見飯店裡走出一个人來、卻是前日家去的王恩、王惠叫了一聲、兩下相見、王恩道、兩个小主人多在裡面、王惠進去叩見

一隻一隻哭說兩位老家主多沒有了、備述了這許多事故、四个人抱頭哭做一團哭了多時、李彪上前來勸、三个人却不認得王惠、說這是李牌頭、州裡差他來訪賊的、勞得久了、不得影踪、今幸得接着小主人、做一路兒行事也不用了、目今兩櫬俱停在開河、小人原同小主們將到故與李牌頭迎上來、曹州庫中現有銀八十兩、首飾二副、要得主人們親到、纔肯給領、只這一項盤纏、兩个棺木叫去勾了、只這五百兩一匣、未有下落、還要勞着李牌頭、王恩道、我去時官人尚有偌多銀子、怎只說得這些、王惠道、銀子盡

天使之也

是大官人親手着落、前日我見只有得這些發出來、也曾疑心、問着大官人、大官人回說我自藏得妙、到家便有、今大官人已故、却無問處了、王恩似信不信、來對一皐一夔說許多銀兩豈無下落、連王惠也有些信不得了、小主人記在心下、且看光景行去、道路之間、未可發露、五个人出了店門、連王惠李彪多回轉脚步、一起走路、中到關河來、正行之間、一陣大風起處、捲得灰沙飛迸、眼前對面不見、竟不知東西南北了、五个人互相牽扯、信步行去、到了一个村房、方纔歇了足、定一定喘息、看見風沙少靜、天色明朗了、

个酒店、買碗酒喫再走、見一酒店中、止有婦人在內、王惠擡眼起來、見了一件物事、叫聲奇怪、即扯着李彪、密密說道、你看店桌上這个匣兒、正是我們放銀子的、如何却在這裏、必有緣故了、一皐一變與王恩多來問道、說此處、王惠也一一說了、李彪道、這等我們只在這家買酒喫、就好伸脚手、詳問他一齊走至店中、分兩个座頭上坐了、婦人來問客人打多少酒、李彪道、不拘多少、隨意盪來、王惠道、你家店中男人家那裏去了、婦人道、我家老漢與兒子賊哥、往日去討酒錢、今日將到、王惠道、你家姓甚麼、婦人道

我家姓李、王惠點頭道、慚愧也有撞着的日子、低低對衆人道、前日車戶、正叫做李旺、我們且坐在這里喫酒、等他來認、五个人人睜眼睛、只拏賊、到日西時、只見兩个人、踉踉蹌蹌、走進店來、此時衆人已不喫了酒、在店閒坐、那兩个帶了酒意、問道、你每一起是甚麽人、王惠認那後生的這一个、正是車戶李旺、走起身來、一把扭住道、你認得我麽、四人齊聲和道、我們多是拏賊的、李旺擡頭、認得是王惠、先自軟了、李彪身邊取出牌來、明開着車戶李旺盜銀之事、把出鐵練來鎖了頸項道、我每只管車戶裡打聽你、

劉[illegible]在這里賣酒、連老兒也走不脫、也把繩來拴了、李彪終久是衙門人手段、走到竈下、取一根劈柴來、先把李旺打一个下馬威、問道、銀子那里去了、李旺是賊皮賊骨、一任打着只不開口、王惠道、匣子贓證現在、你不說、須待怎麼、正施爲間、那店裡婦人、一眼估着竈前地下、只管努嘴、元來這婦人是李旺的繼母、李旺兇很、不把娘來看待、這婦人巴不得他敗露的、不好識得、只做暗號、一[illegible][illegible]夔看見、叫王惠道、且慢着打、可從這地下掘看、王惠撇了李旺、奔來取了一把厨刀、依着指的去處、挖開泥來、泥内十堆白物、

王惠喊道在這里了、王恩便取了匣子、走進來、將銀只記件數、放在匣中、一臯一夔、將紙筆來、寫个封皮封記了、對李彪道、有勞牌頭這許多時、今日幸得虜功人贓俱獲、我們一面解到州裡發落去、李彪又去叫了本處地方幾个人、一路防送、一直到州裡來、州官將銀當堂驗過、收貯庫中、候解院過、同兩銀一并給領、李彪銷牌、記功、就差他做押解、將一起人解到察院來、許公陞堂帶進、稟說是王秀才的子侄、一臯一夔、路上適遇盜銀賊人、同公差擒獲、一同解到事情、遂將李旺打了三十、發州問罪、問僧人無麼、一條

此雖訴亦曾於[illegible]盡學

紀年李旺父親年老不利一[illegible]二[illegible]當堂同追領狀、求批州中同前入庫贓物、一併給發許公准了、擡起眼來、看見一皐上一夔多少年俊雅、問他作何生業、稟說多在學中、許公喜歡、分付道、你父親不安本分、害死他鄉、幾乎不得明白、虧我夢中顯報、得了罪人、今你每路上、無心又獲原贓、似有神助、你二子必然有福、今將了銀子回去、各安心讀書向上、不可效前人所爲了、二人叩謝流淚、就稟說道、生員每還有一言、父親未死之時、寄來家書、銀數甚多、今被賊兩番所盜、同貯州庫者不過六百金、據家人王惠所言、此外

止有二樁、衙頭飯店、並無所有、必有隱弊、乞望爺下州中推勘、前銀下落、實為恩便、許公道、當初你父親隨行是那个、二子道、只有這个王惠、許公便叫王惠問道、你小主說你家主死時銀兩甚多、今在那里了、王惠道、前日有許多銀兩、多是大主人王爵親手搬弄、後來只剩得這些上車、小人當時起心、就問緣故、主人說、我有妙法藏了、但到家中、自然有銀、今可惜主人被殺、就沒處問了、小人其實不曉得、許公道、你莫不有甚欺心藏匿之弊麼、王惠道、小人孤身在此、途路上那里是藏匿得的所在、況且下在張善店中、時

主人還在止有得此行李與棺木是店家及推車人、公差李彪眾目所見的小人那里存得私許公道前日王祿下棺時你在面前麼王惠道大主人道是日辰有犯不許看見許公笑一笑道這不干你事銀子自在一處收一張紙來不知寫上些甚麼叫門子封好了上面用顆印印着付與二子道銀子在這裡頭但到家時開看即有取銀之處了不可在此擔擱又生出事端來二子不敢再說領了出來回到張善店中看見兩个靈柩一齊哭拜了一番哭罷取了院批的領狀到州中庫裡領這兩項銀子州官原是同鄉

獄官不想湊指便是大幸

周全其事、衙門人不敢勒掯、一些不少、如數領了、到店中將二十兩謝了張善、一向停擱、且累他費了官司、就央他寫顧減實車戶帳運兩柩回家、明日置辦一分奠、了兩柩、祭物多與了店家與車脚夫、隨即起柩而行、不則一日、到了家中、舉家號咷、出來接着、

雄糾糾兩人次第去、四方方兩柩一齊來、

一般喪命皆因色、萬里亡軀只爲財、

此時王爵王祿的父母、俱在堂、連祖公公歲貢知縣、也還康健、聞得兩个小官人、各接着父親棺柩回來、大家哭得不耐煩、慢慢說着彼中事體、致死根繇、及

公判斷許多緣故、合家多感戴許公問得明白、不然、幾乎一命也沒人償了、其父問起餘銀、一皐一夔道、因是餘銀不見、稟告許公、許公發得有單、今既到家、可折開來看了、遂將前日所領印信小封、一齊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銀數既多、非僕人可匿、爾父云藏之甚秘、必在棺中、若慮開棺、得此批見為照、

看罷、下惠道、當時不許我每看二官人下棺、後來蓋好了、就不見了許多銀子、想許爺之言、必然明見、其父道、既給了執照、况有我為父的在、開棺不妨、即叫

此老正是、陰德之報、

王惠取器械來輕輕將王祿棺撬開、只見身尸之傍、周圍多是白物、王惠叫道、好个許爺、若是別个昏官、連王惠也造化低了、一隻一隻大家搬了、盡數取了出來、眼同一兌、足足有三千五百兩、內有一千另是一包、上寫道、還父所原銀、亦包多寫一隻一隻均分、合家看見了這个光景、思量他們在外受的苦惱、一齊慟哭不禁、仍把棺木蓋好了、銀子依言分訖、那个老知縣出公分兒流着察院給了執照、開招兒銀之事、討枝香來點了、望空叩頭道、虧得許公神明、佹陀得報銀、又得歸領、他福祿無疆、子孫受享、舉家頂

甚不堅可見世間刑獄之事許多隱昧之情、一些造次不得的、有詩為證、

世間經目未為真、疑似繇來易枉人、
寄語刑官須仔細　獄中儘有負冤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一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錢　賢丈人巧賺囬頭婿

詩云

最是富豪子弟　不知稼穡艱難
悖入必然悖出　天道一理循環

話說宋時汴京有一个人姓郭名信父親是內諸司官家事殷富止生得他一个甚是嬌養溺愛從小不教他出外邊來的只在家中讀些點名的書讀書之外毫厘世務也不要他經涉到了十七八歲未免要務了聲名投拜名師其時有个蔡元中先生是臨安

冒在性

人、在京師開館、郭信的父親、齎了禮物、叫郭信從他求學、那先生開館去處、是个僻房、頗極齊整、郭家就賃了他旁舍三間、亦甚幽雅、郭信住了、心裏不像意、道是不見華麗、看了舍後一塊空地、另去興造起來、總是他也不知數目、不識物料、憑着家人與匠作扶同破費、不知用了多少銀兩、他也不管、只見造成了幾間、妝飾起來、弄得花簇簇的、方纔歡喜住下了、終日叫書童打掃門窗梁柱之類、畧有點染不潔、便要匠人連夜換得過、心裏方捱得下、身上衣服穿着必要新的、穿上了身、左[illegible]嫌長嫌短、甚處不熨貼、

一些不當心裏、便別買段疋、另要做過、鞋襪之類、多是上好綾羅、一有微污、便丟下、另換、至于洗過的衣服、決不肯再着的、彼時有赴京聽調的一个官人、姓黃、表字德琥、他的寓所、恰與郭家爲隣、見他行徑如此、心裏不然、後來往來得熟了、時常好言勸他道、君家後生年紀、未知世間苦辣、錢財入手甚難、君家雖然富厚、不宜如此枉費、日復一日、須有盡時、日後後手不上了、悔之無及矣、郭信聽罷、暗暗笑他道、多是寒酸說話、錢財那有用得盡的時節、吾家田產、不計其數、豈有後手不上之理、只是家裏沒有錢鈔、眼孔

子小，故說出這等議論，全不曉得我們富家行徑的，把好言語如風過耳，一毫不理，只依着自巳性子行去不改。黃公見說不聽，曉得是縱慣了的，道看他後來怎生結果。得了官，自別過出京去了，以後絕不相聞。過了五年，有事幹又到京中來，問問舊時，巳不見了郭家踪跡。偌大一个京師，也沒處查訪了。一日偶去拜訪一个親眷，叫做陳晟，主人未出來，先叫門館先生出來陪着。只見一个人蔵蔵㲀㲀，蹺將出來。認一認，却是郭信，戴着一頂破頭巾，穿着一身藍縷衣服，手臂顫抖抖的，叙了一个禮，整椅而坐。黃公看他

不可知

臉上飢寒之色、殆不可言、憮然問道、足下何故在此又如此形狀、郭信嘆口氣道、誰曉得這樣事、錢財要没有起來、不消用得完便是這樣没有了、黃公道怎麼說、郭信道、自別尊顏之後、家父不幸弃世、有个繼娶的晚毋、在喪中盤捲所有轉囘娘家、第二日去問、連這家多搬得走了、不知去向、看看家人多四散逃去、剩得孑然一身、一無所有了、還虧得識得幾个字胡亂在這主家教他小學生度日而已、黃公道、家財没有了、許多田業須在、這是偷不去的、郭信道、平時不曾曉得田產之數、也不認得田產在那一塊所在、

一經父喪、簿籍多不見了、不知還有一畝田在那里、黃公道、當初我曾把好言相勸、還記得否、郭信道、當初接着東西便用、那管他來路是怎麽樣的、只道到底如此、見說道要惜費、正不知惜他做甚麽、豈知今日一毫也沒來處了、黃公道、今日這邊所得束修之儀多少、郭信道、能有多少、每月千錢、不勾充身、圖得个朝夕糊口、不去尋柴米就好了、黃公道、當時一日之用、也就有一年館資了、富家兒女到此地位、可憐可憐、身邊恰帶有數百錢、盡數將來送與他、以少見故人之意、少頃、主人出來、黃公又與他說了、郭信出

身富貴光景、教好看待他、郭信不勝感謝、捧了幾百个錢、就像獲了珍寶一般、緊緊收藏、只去守那冷板櫈了、看官、你道當初他富貴時節、幾百文錢、只與他家賞人也不爽利、而今纔曉得是值錢的、却又遲了、只因幼年時不知稼穡艱難、以致如此、到此地位、曉得值錢了、也還是有受用的、所以說敗子回頭好作家也、小子且說一回敗子回頭的正話、

無端浪子昧持籌、　偌大家緣一旦休、
不是丈人生巧計、　夫妻怎得再同儔、

話說浙江溫州府有一个公子、姓姚、父親是兵部尚

血氣未定者最得聞此

書、丈人上官翁也是顯宦家、世富饒、積累鉅萬、周匝百里之內、田園池塘、山林川藪、盡是姚氏之業、公子父母俱亡、並無兄弟、獨主家政、娶上官氏、生來軟默、不曾外事、公子凡事只憑着自性而行、自恃富足有餘、豪奢成習、好往來這些淫朋狎友、把言語奉承他、哄誘他、說是自古豪傑英雄、必然不事生產、手段慷慨、不以財物爲心、居食爲志、方是俠烈之士、公子少年心性、道此等是好言語、切切于心、見別人家算計利息、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齷齪（也不差）小人不足指數的、又懶看詩書、不習舉業、見了文墨之士、便頭紅

面熱手足無措、厭憎不耐煩、遠遠走開、只有一班提給滑稽之人、利口便舌、脇肩諂笑、一日也少不得、又有一班猛勇驍悍之輩、指天舞劍、說強誇狠、自稱好漢、相見了便覺分外興高、說話處脾胃多爽、行事時舉步生風、是這兩種人、纔與他說得話着、有了這兩種人、便又去呼朋引類、你薦舉我、我薦舉你、市井無賴少年、多來倚草附木、獻技呈能、掇臀捧屁、公子要人稱揚大量、不論好歹、一槩收納、一出一入、何止百來个人、扶從他那百來个人、多喫着公子、還要各人安家分例、按月衣糧、公子皆千歡萬喜、給派不吝、見

他們拿得家去、心裏方覺爽利、公子性好射獵、喜的是駿馬良弓、有門客說道何處有名馬一匹、價值千金、日走數百里、公子即便如數發銀、只要買得來、不爭價錢多少、及至買來、但只毛片好看、畧畧身材高聳些、便道值的了、有說貴了的、到反不快、必要爭說買便宜方喜、人曉得性子、看見買了物事、只是贊美上前了、遇說有良弓的、也是如此、門下的人又要利落、又要逢迎、買下好馬一二十匹、好弓三四十張、公子揀一匹最好的、時常乘坐、其餘的隨意聽騎、每與門下眾客相約、各騎馬持弓、分了路數、縱放轡頭、約

在某處相會、先到者有賞、後到者有罰、賞的多出公子己財、罰不過罰酒而已、只有公子先到、衆皆罰酒、又將大觥上公子稱慶、有時分爲幾隊、各去打圍、須臾合爲一處、看擒獸多寡、以分賞罰、賞罰之法、一如走馬之例、無非只是借名取樂、似此一番、所費酒食賞勞之類、已自不少了、還有時聯鑣放馬、踏傷了人家田禾、驚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是慷慨好勝的人、門下客人又肯幇襯道、公子們出外、寧可使小百姓巴不得來、不可使他怨悵、我每來今若有傷損了他家、便是我每不是、後來他望見就

却是引這話殺牛事害民者勝多矣

（公子雖敗乃好人也忘好人不敗）

怕了、必須加倍賠他、他每道有些便宜、方才贊嘆公子、巴不得公子出來行走了、公子大加點頭道、說得極有見識、因而估值損傷之數、分付寧可估好看些、從重賠還、不要虧了他們、門客私下與百姓們說通了、得來平分、有一分說了七八分、說去、公子隨即賠償、再不論量、這又是射獵中分外之費、時時有的。公子身邊最講得話、像心稱意的、有兩个門客、一个是蕭管朋友賈清夫、一个是拳棒教師趙能武、一文一武、出入不離左右、雖然獻諂効勤、哄誘擄掇的人、不計其數、大小事多要串通得這兩个、方纔弄得成、這

兩个一鼓一板、只要公子出脫得些、大家有味、一日公子出獵、草叢中驚起一个兎來、兎兒騰地飛跑、公子放馬趕去、連射兩箭射不着、恰好後騎隨至、趙能武一箭射个正着、兎兒倒了、公子拍手大笑、因貪趕兎兒、一路來得遠了、肚中有些飢餓起來、四圍一看、山明水秀、光景甚好、可惜是个荒野去處、並無酒店飯店、賈清夫與一羣少年、隨後多到、大家多說道、好一个所在、只該聚飲一回、公子見說、興高得不耐煩、問問後頭跟隨的、皆是銀子也有、銅錢也有、只沒設法酒餚處、趙能武道、眼面前就有東西、怎苦沒肴、衆人

道、有甚麼東西、趙能武道、只方纔射倒的兎兒、尋些火煨起、也勾公子下酒、賈清夫道、若要酒時、做一匹快馬不着、跑他五七里路、遇个村坊去處、好歹尋得些來、只不能勾多帶得、可以暢飲、公子道、此時便些少也好、正在商量處、只見路旁有一簇人、老少不等、手裏各拿着物件、走近前來、迎住道、某等是村野小人、不曾識認財主貴人之面、今日難得遇公子貴步至此、謹備瓜、菓、雞黍、村酒、野蔌數品、聊獻從者一飯、公子聽說是酒肴、喜動顏色、回顧一班隨從的道、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知趣的人賈清夫等一齊拍手

選百有興

道此皆公子吉人天相酒食之來如有神助各下了馬打點席地而坐野老們道既然公子不嫌飲食粗糲何不竟到舍下坐飲椅桌俱便乃在此草地之上喫酒不像模樣衆人一齊道妙妙知趣得緊野老們恭身在前引路衆人扶從了公子一擁到草屋中來那屋中雖然窄狹也到潔淨擺出椅桌來揀一隻齊整些的古老椅子公子坐了其餘也有坐椅的也有坐凳的也有扯張稻床來做杌子的團團而坐喫出興頭來這家老小們供應不迭賈清夫又打着獵鼓兒道多拿些酒出來我們要喫得快活公子是不斷

人的、這家子將醨下的杜茅柴、不住的盪來、吃得東倒西歪、撐腸拄腹、又道是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大凡人在飢渴之中、覺得東西好喫、況又在興趣頭上、就是肴饌粗些、雞肉肥些、酒味薄些、一總不論、只算做第一次嘉肴美酒了、公子不勝之喜、門客多幫襯道、這樣湊趣的東道主人、不可不厚敬他的、公子道、這个自然該的、便教賈清夫估他約費了多少、清夫在行、多說了些、公子教一倍償他三倍、管事的秤衆人扯下了一倍自得、只與他兩倍、這家子道已有了對合利錢、怎不歡喜、當下公子上馬、同步、老的少

的、多多來馬前拜謝、兼送公子。公子一發快活道這家子這等殷勤、亦能武道、不但敬心且有禮數、公子再教後騎賞他、管事的策馬上前問道賞他多少。公子叫打開銀包來看、見有幾兩零碎銀子、何止千百來塊、公子道多與他們、罷論甚麼多少、用手只一撮、銀子一塊塊落地、只剩得一个空包、那些老小們看見銀子落地、大家來搶、也顧不得尊卑長幼、扯扯拽拽擠擠撞掽溺撇的拾了大塊子、又來拈撒、進夯的將拾到手、又被眼快的先取了去、老人家戰抖抖的拿得一塊、死也不放、還累了兩个地滾、公子看此光景、與

衆客馬上拍手大笑道、天下之樂。無如今日矣。公子此番雖費了些賞賜、却喫盡了脾胃、這家子賠了些辛苦、落得便宜多了、這个消息傳將開去、鄉里人家只嘆惜無緣不得遇着公子、自此以後、公子出去、就有人先來探聽、馬首所向、村落中無不整頓酒食、爭來迎接、眞个是

東馳西人已爲備。僻南獵北人就去戒。廚士有餘糧。馬多剩草。一呼百諾顧盼生輝。此送彼迎尊榮莫並。逐他出外連旬樂。不必先營隔宿裝。

公子到一處、一處如此、這些人也竭力奉承公子也

加意報荅、還自歉然道、賞勞輕微、謝他們厚情不來、衆門客又齊聲力贊道、此輩乃小人、今到一處、即便供帳備具、奉承公子、勝于君王、若非重賞、何以示勸、公子道說得有理、每每賞了又賞、有增無減、元來這個套多是一班門客串同了百姓們、又是賈趙二人先定了去向、約會得停當、故所到之處、無不如意、及至得來賞賜、盡皆分取、只是攛掇多些了、親眷中有老成的人、叫做張三翁、見公子日逐如此費用、甚爲心疼、他曾見過當初尚書公行事來的、偶然與公子會間、勸諷公子道、宅上家業豐厚、先尚書也不純仗

尚書知己眼見不輕之[illegible]說出豈有好見激發矣

做官得來的宦槖多半是算計做人家來的老漢曾經眼見先尚書早起晏眠筭盤天平文書簿籍不離于手別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將出來變面變孔費唇費舌畧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動顏色如此掙來的家私非同容易今郎君十分慷慨撒漫與先尚書苦掙之意太不相同了公子面色通紅未及回荅賈清夫趙能武等一班見朋友大嚷道這樣氣量淺陋之言怎麽在公子面前講公子是海內豪傑豈把錢財放在眼孔上況且人家天做不在人爲豈不聞李太白有言天生吾才終有用黄金散盡還復來先尚書這

些孜孜爲利正是差處、公子不學舊樣、盡改前非是、公子超羣出衆英雄不羈之處、豈田舍翁所可曉哉、公子聽得這一番說話、方纔覺得有些吐氣揚眉、心裡放下、張三翁見不是頭、曉得有這一班小人、料想好言不入、再不開口了、公子被他們如此舞弄了數年、弄得囊中空虛、看看手裡不能接濟、所有倉房中庄舍內積下米糧、或時糶銀使用、或時即發米代銀、或時先在典裡移銀子用了、秋收還米、也就東扯西拽、不能如意、公子要喚押時、有些掣肘不爽利、門客每見公子世業不曾動損、心裡道、這裏面儘有大想

猾得不然

頭、與賈趙二人商議定了、來見公子獻策道、有一妙着、公子再（去、耗、丑、亏）不要愁沒銀子用了、公子正苦銀子短少、一聞此言、欣然、把問道有何妙計、賈趙等指手畫脚道、公子田連阡陌、地占半州、足跡不到所在、不知多少、這許多田地、大槩多是有勢之時、小民投獻、富家餽送、原不盡用價銀買的、就有些買的、也不過債利盤算、准折將來、或是戶絶人窮、止剩得些磽田瘠地、只得收在戶內、所值原不多的、所以而今荒蕪的多、閒曠的少、租利沒有、錢糧要緊、這些東西留在後邊、貽累不淺的、公子看來、不過是些土泥、小民得了自

畢學

好做法

家用力畊種、纔方是有用的、公子若把這些作賞賜之費、不是土泥盡當銀子用了、亦且自家省了錢糧之累、公子道、我最苦的是時常來要我完甚麽錢糧、激聒得不耐煩、今把來推將去當得銀子用、這是極便宜的事了、自此公子每要用銀子之處、只寫一紙賣契、把田來准去、那得田的心裏巴不得、反要撒个腔兒、說不情願、不如受些現物好、門客每故意再三解勸、強他拿去、公子就蹴踖不安、惟恐他不受、直等他領了文契方掉得下、所有良田美產、有富戶欲得的、先來通知了賈趙二人、借打獵爲名、迂道到彼家邊、

極意酒食款待還有出妻獻子的或又有接了娼妓養在家裏假做了妻女來與公子調情的公子便有些曉得只是將錯就錯自以爲得意喫得興闌將行就請公子寫契作賞公子寫字不甚利便門客內有善寫的便來執筆一个做價錢一个查簿籍寫完了只要公子押字公子也不知田在那裏好的歹的貴的賤的見說押字即便押了又有時反有幾兩銀子找將出來與公子用公子卻像落得的分外喜歡如此多次公子連押字也不耐煩了對賈清夫道這些時不要我拿銀子出來只寫張紙頭覺便當只是定要

也只是好名之心重

我執筆押字、我有些倦了。趙能武道、便是我們揣着鎗棒且溜撒、只這一管筆重得可厭[illegible]。賈清夫道、這个不打緊、我有一策、大家可以省力。公子道、何策。賈清夫道、把這些賣契套語、刊刻了板、空了年月、刷印百張、放在那裏、臨時只要填寫某處及多少數目、注了年月、畫了花押、也另刻了一个、只要印上去、豈不省力。公子道、妙妙、却有一件、賣契刻了印板、這些小見識的、必然笑我、我那有氣力、逐个與他辨、我做一首口號、也刻在後面、等別人看見的、曉得我心事開濶、不比他們猥瑣的。賈清夫道、口號怎麼樣的、公

此原係[illegible]詩非文[illegible]達人口氣不似腐敗人語

了道、我念來、你們寫着、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須苦苦較雌雄、
古今富貴知誰在、唐宋山河總是空、
去時却似來時易、無他還與有他同、
若人笑我亡先業、我笑他人在夢中、

念罷、叫一个門客寫了、賈清夫道、公子出口成章、如此何愁不富貴、些須田業不足戀也、公子若刻此佳作在上面了、去得一張、與公子揚名一張、矣公子大喜、依言刻了、每日印了十來張、帶在賈趙二人身邊、行到一處、遇要賞賜、即取出來、填注幾字、印了个花

押、即已成契了、公了笑道、真正簡便、此後再不消捏筆了、快活快活、其中門客每自家要的、只須自家寫注、偷用花押、一發容易、如此過了幾時、公子只見逐日費得幾張紙、一毫不在心上、豈知皮裏走了肉、田產俱已蕩盡、公子還不知覺、似此供給不來、米糧不繼、田板文契要賣、賣不用、要此使費、別無來處、問問家人何處貸些出來用度、方知田多沒有了、門客看見公子艱難了、此又兼有靠着公子做成人家、過得日子的、漸漸散去不來、惟有賈趙二人哄得家裏瓶滿甕滿、還想道瘦駱駝尚有千斤肉、戀着未去、勸他把

大房子賣了、得中人錢、又替他買小房子住、得後手錢、搬去新房、不像意、又與他算計改造置買木石落他的、造得像樣了、中又欺了公子、自思賓客既少、要這許多馬也沒幹托着、二人把來出賣、比原價只好十分之一二、公子問爲何、答了許多、二人道、騎了這些時、走得路多了、價錢便減了、公子也不計論、見着銀子、且便接來應用、把起初還留着自己騎坐、兩三匹好的、後來因爲賓朋無處隨從、又少、把个出獵之興、擱起在三十三層高閣上了、一總要馬沒幹、且喂養、費力、賈趙二人、也設法賣了去、價錢不多、又不盡到

得公子手裏勻他幾時用只得又商量賣那新居枉自裝脩許多性急要賣只賣得原價錢到手新居既去只得賃房而住一向家中牢曹什物沒處藏疊半把價錢賤賤送掉到得遷在賃的房子內時連賈趙二人也不來了惟有妻上官氏隨起隨倒當初風花雪月之時雖也曾勸諫幾次如水投石落得反目後來曉得說着無用只得憑他上官氏也是富貴出身只會喫到口茶飯不曉得甚麼經求也不曾做下一些私房公子有時他也有得用公子沒時他也沒了兩个住在賃房中且用着賣房的銀子度日走出街

（還有武人本色）

上來遇見舊時的門客、一个个多新鮮衣服、僕從跟隨、初時撞見公子、還畧畧敘寒溫、已後漸漸掩面而過、再過幾時、對面也不來採着了、一日早晨撞着了趙能武、能武道、公子曾喫早飯未曾、公子道、正來買些點心喫、趙能武道、公子且未要喫點心、到家裏來坐坐、喫一件東西去、公子隨了他到家裏、趙能武道、昨夜打得一隻狗、煨得糜爛在這里、與公子同享、果然拿出熱騰騰的狗肉來、與公子一同狠發虎嚥喫得盡興、公子回來飽了一日、心裏道、他還是个好人、沒些生意、便去尋他、後來也常時躲過、不十分招攬

娛客小像

了賈清夫邀着公子原自滿面堆下笑來及至到他家裏坐着只是泡些好清茶來請他評品些茶味說些空頭話再不然蹺着脚兒把管簫閒吹一曲只當是他的敬意再不去破費半文錢鈔多少弄些東西來點飢公子忍餓不過只得別去此外再無人理他了公子的丈人上官翁是個達者初見公子敗時還來上張爭論後來看他行徑曉得不了不住索性不來管他意要等他乾淨了嘗盡窮苦滋味方有回轉念頭的日子所以窮時也不來勸戒窮時也不來資助只像沒相干的一般公子手裏罄盡衣食不敷家

中別無可賣、一身之外、只有其妻、沒做思量處、痴算道、若賣了他去、省了一口食、又可得些銀兩用用、只是怕丈人鬧、不得這口、卻是有了這个意思、未免露些光景出來、上官翁早已識破其情、想道、省得他自家發做出事來、不免用个計較、哄他在圈套中了、慢作道理、遂挽出前日勸他好話的那个張三翁來、托他做个說客、商量說話完了、竟來見公子、公子因是前日不聽其言、今荒涼光景了、羞慚滿面、張三翁道、郎君纔曉得老漢前言不是迂濶麼、公子道、惶愧惶愧、張三翁道、近聞得郎君度日艱難、有將令正娘

子改適之意果否如何、公子滿面通紅了道、自幼夫妻之情、怎好輕出此言、只是絕無來路、兩口飰食不給、惟恐養他不活、不如等他別尋好處安身、我又省得多一个口食他、又有着落了、免得跟着我一同忍餓、所以有這一點念頭、還不忍出口、張三翁道、果有此意、作成老漢做个媒人、何如、公子道、老丈有甚麼好人家在肚裏麼、張三翁道、便是有个人叫老漢打聽、故如此說、公子道、就有了人家、岳丈面前怎好啟齒、張三翁道、好教足下得知、令岳正爲足下敗完了人家、令正後邊日子難過、儘有肯改嫁之意、只是在

足下身邊起身甚不雅相、令岳欲待接着家去、在他家門裏擇配人家那時老漢便做个媒人、等令正嫁了出去寂寂裏將財禮送與足下、方爲隱秀不傷體面、足下心裏何如、公子道、如此委曲最妙、省得眼睜睜的我與他不好分別、只是既有了此意、岳丈那里、我不好再走去了、我在那里問消息、張三翁道、只消在老漢家裏討回話、一過去了、就好成事體、我也就來回覆你的、不必挂念、公子道、如此做事、連房下面前我不必說破、只等岳丈接他歸家便了、張三翁道、正是正是、兩下別去、上官翁一徑打發人來接了女

兒厄家住了、過了兩日、張三翁走來見公子道、事已成了、公子道、是甚麼人家、張三翁道、人家豪富、也是。姓姚。公子道、既是富家、聘禮必多了、張三翁道、他們道是中年再醮、不肯出多、是老漢極力稱贊賢能、方得聘金四十兩、你可省喫儉用些、再若輕易弄掉了、別無來處了、公子見就有了銀子、大喜過望、口口稱謝、張三翁道、雖然得了這幾兩銀了、一入豪門、終身不得相見了、爲何如此快活、公子道、譬如兩个一齊餓死了、而今他既落了好處、我又得了銀子、有甚不快活處、元來這銀子、就是上官翁的、因恐他把女兒

當真賣了、故裝成這个圈套、接了女兒家去、把這些銀子、暗暗助他用度、試看他光景、公子銀子接到手、手段濶慣了的、那里勾他的用、況且一向處了不足之鄉、未免房錢柴米錢之類、拖欠些在身上、拿來一出摩訶薩、沒多幾時、手裏又空、左顧右盼、別無可賣、單單剩得一個身子、思量索性賣與人了、既得身錢、又可養口、却是一向是個公子、那個來兜他、又兼目下已做了單身光棍、種火又長、拄門又短、誰來要這個廢物、公子不揣、各處央人尋頭路、上官翁知道了、又拿幾兩銀子、另挽出一個來、要了文契、叫庄客收

富根在此驕不自知

他在庄上用庄客、就假依了家主、與他約道、你本富貴出身、故此價錢多了、既已投棄、就要隨我使用、柴持苦楚、不得違慢、說過方收畱你、公子思其道、我當初富盛時、家人幾十房、多是喫了着了、閒蕩的、有甚苦楚處、一力應承道、這個不難、既已棄身、但憑使喚了、公子初時、看見遇飯喫飯、遇粥喫粥、不消自己經營頗謂得計、誰知隔得一日、庄客就限他功課起來、早晨要打柴、日裡要挑水、晚要舂穀簸米、勞筋苦骨、没一刻得安閒、略略推故懈倦、就拿着大棍了嚇他、公子受不得那苦、不勾十日、魆地逃去、庄客受了上

豁達再無
[illegible]

官翁分付不去追他只看他怎生着落公子逃去兩日東不着邊西不着際肚裏又餓不過看見乞兒每討飯討得來到有得喫只得也皮着臉去討些充飢討了兩日挨去乞兒隊裏做了一伴了自家想着當年的事還有些氣傲心高只得作一長歌當做似蓮花落滿市唱着乞食歌曰

人道光陰疾似梭我說光陰兩樣過昔日繁華人羨我一年一度易蹉跎可憐今日我無錢一時一刻如長年我也曾輕裘肥馬載高軒指麾萬衆驅山前一聲圍合魑魅驚百姓邀迎如神明今日黃

金散盡誰復矜、朋友離羣獼狗烹、晝無饘粥夜無眠、落得街頭唱哩蓮、一生兩截誰能堪、不怨爺娘不怨天、早知到此遭坎坷、悔教當日結妖魔、而今無計可奈何、殷勤勸人休似我、

上官翁曉得公子在街上乞化了、教人寄地分付了一班乞兒、故意要凌辱他、不與他一路乞食、及至自家討得些須來、又來搶奪他的、沒得他喫飽略略不順意、便嚇他道、你無耶、就扯你去告訴家主公子、就慌得手脚無措、東躲西避、又沒个着身之處、真个是凍餓憂愁、無件不嘗得到了、上官翁道、奈何得他也、

勾了乃先把一所大莊院與女兒住下了在後門之傍收拾一間小房被窩什物略略備些在裡邊又叫張三翁來尋着公子對他道老漢做媒不久怎知你就流落此中了公子道此中了可憐衆人還不容我張三翁道你本大家爲何反被乞兒欺侮我曉得你不是怕乞兒只是怕見你家主你主幸不遇着若是遇着送你到牢獄中追起身錢來你再無出頭日子了公子道今走身無路只得聽天命早晚是死不得見你了前日你做媒嫁了我妻子出去今不知好過日子否說罷大哭張三翁道我正有一句話要對你

說你妻子今爲豪門主母門庭貴盛與你當初也差不多今托我尋一个管後門的我若薦了你去你只管晨昏啟閉再無別事又不消自費享着安樂茶飯這可好麼公子拜道若得如此是重生父母了張三翁道只有一件他原先是你妻子今日是你主母必然希提舊事你切不可妄言放肆露了風聲就安身不牢了公子道此一時彼一時他如今在天上我得收拾門下免致溝壑便爲萬幸了還敢妄言甚麼張三翁道既如此你隨我來我幫襯你成事便了公子果然隨了張三翁去住在門外等候回音張三翁去

不受過苦
[illegible]

了好一會來對他道好了好了事已成了你隨我進來遂引公子到後門這間房裏來但見

床帳皆新器具粗備蕭蕭一室強如菴寺墳堂寂寂數椽　已露霜風雨雖單身之入臥審容膝之易安

公子一向草棲露宿受苦多了見了這一間淸淨房室器服整潔喫驚問道這是那个住的張三翁道此即看守後門之房與你住的了公子喜之不勝如入仙境張三翁道你主母家富故待僕役多齊整他着你管後門你只坐在這間房裏喫自在飯勾了憑他

主人在前面出入、主母在裏頭行止、你一切不可窺探、他必定羞見你、又萬不可走出門一步、倘遇着你舊家主、你就住在此不穩了、再三叮囑而去、公子喫過苦的、謹守其言、心中一來怕這飯碗弄脫了、二來怕露出蹤跡、撞着舊主人的是非出來、呆呆坐守門房、不敢出外、過了兩个月餘、只是如此、上官翁曉得他野性已收了、忽一日叫一个人拏一封銀子與他、說道、主母生日、衆人多有賞、說你管門沒事、賞你一錢銀子買酒喫、公子接了、想一想、這日正是前邊妻子的生辰、思量在家富盛之時、多少門客來作賀䜩

酒興頭、今却在別人家了、不覺淒然淚下、藏着這包銀子、不捨得輕用、隔幾日又有个人走出來道、主母喚你後堂說話、公子喫一驚道、張三翁前日說他着見我面、叫我不要露形、怎麽如今喚我說話起來、我怎生去相見得、又不好推故、只得隨着來人一步步走進中堂、只見上官氏坐在裏面、儼然是主母尊嚴、公子不敢擡頭、上官氏道、偺見說、管門的姓姚、不曉得就是你、你是富公子、怎在此與人守門、說得公子羞慚滿面、做聲不得、上官氏道、念你看門勤謹、賞你一封銀子、買衣服穿去、丫鬟遞出來、公子稱謝受了、

上官氏分付原料領了門房中來、公子到了房中、新開封筒一看、乃是五錢足紋、心中喜歡、把來與蕭滂、生日裏賞的一錢、并做一處、包好藏在身邊、就有一班家人來與他慶鬆、哄他拿出些來買酒喫、公子爭肯、眾人又說不好獨難為他一個、我們大家湊些有詞中太公子捏着銀子道、錢則是難得的。我藏着後[illegible]多[illegible]用處、這擺闊好漢、再不做了、眾人強他不得、只得散了、一日黃昏時候、一個丫鬟走來、說道主母叫他進房中來、問舊時說話、公子不肯道、夜覺闊不曾說話時節、我在此住得安穩、萬一有些風吹草動、要

要我管門起來、躲出去、就是個死、我只是守着這斗室、煩了你與我回覆主母一聲、決不敢胡亂進來的、上官翁逐時叫人打聽、見了這些光景、曉得他已知音耗了、遂又去挽出張三翁來看公子、公子見了、深謝他薦舉之德、張三翁道、此間好過日子否、公子道、此間無憂衣食、吾亦可以老死在室內了、皆老丈之恩也、若非老丈、吾此將不知性命在那裏、只有一件、喫了白飯、閒過日子、覺得可惜、吾今積趲幾錢銀子在手、不捨得用、老丈是好人、怎生教導我一個生利息的方法兒、或做些本等手業、也不枉了、張三翁笑

奧是深造而得非易易也

道你幾時也會得惜光陰惜財物起來了公子也笑道不是一時學得的而今曉得也遲了張三翁道我此來單爲你有一親眷要來會你故着我先來通知公子道我到此地位親眷無一人理我了那個還來要會我張三翁道有一個在此你隨我來張三翁引了他走入中堂只見一个人在裏面巍冠大袖高視濶步踱將出來公子望去一看見是前日的丈人上官翁公子叫聲阿也失色而走張三翁趕上一把拉住道是你的令岳爲何見了就走公子道有甚麼面孔見他張三翁道自家丈人有甚麼見不得公子[illegible]

解鈴原是繫鈴人

妻子多賣了、而今還是我的丈人張三翁道、他見你有些務實了、原要把女兒招你、公子道、女兒已是此家的主母、還有女兒在那里、張三翁道、當初是老漢做媒賣去、而今原是老漢做媒還你、公子道、怎麼還得、張三翁道、痴騃子、大人家的女兒、豈肯再嫁人、前日恐怕你當眞胡行起來、令岳叫人接了家去、只說嫁了、今住的、原是你令岳家的房子、又恐怕你凍餓死在外邊了、故着老漢設法了你家來、收拾在門房裏、今見你心性轉頭、所以替你說明、原等你夫妻完聚、這多是令岳造就你成器的好意思、公子道、怪道

住在此多時、只見說主、毋從不見甚麼主人出入、我守着老實、不敢窺探一些、豈知如此就裏、元來岳丈恁般費心、張三翁道、還不上前拜見他去、一手扯着公子、走將進來、上官翁也奏將上來、撞着道、你而今記得苦楚、省悟前非了麼、公子無言可荅、大哭而拜、上官翁道、你痛改前非、我把這所房子、與你夫妻兩个住下、再撥一百畝田、與你營運、做起人家來、若是飽煖之後、舊性復發、我即時逐你出去、連妻子也不許見面了、公子哭道、經了若干苦楚過來、今受了岳丈深恩、若再不曉得省改、真猪狗不值了、上官翁領

他進去、與女兒相見、夫妻抱頭而哭、說了一會、出來謝了張三翁、張三翁辭去、公子道只有一件不乾淨的事、倘或舊主人尋來怎麼好、張三翁道那里甚麼舊主人、多是你令岳揑弄出來的、你只要好做人家、再不必別慮、公子方得放心、住在這房子裡、做了家主、雖不及得富盛之時、却是省喫儉用、勤心苦胝、衣食儘不缺了、記恨了日前之事、不容一个閒人上門、那賈清夫趙能武、見說公子重新做起人家來了、合了一伙來拜望他、公子走出來道、而今有飯我要自喫、與列位往來不成了、賈清夫把些趣話來說說議

詅些瀟管趙能武又說某家的馬健某人的弓硬某處地方禽獸多公子只是冷笑臨了道兩兄看有餘我前日這様主顧也來作成我做一夥同去賺他些見兩人見說話不是頭揣與而去上官翁見這些人又來歪纏把來告了一狀搜根剔齒查出前日許多隱瞞白占的田產來盡歸了公子公子一發有了家業夫妻竟得溫飽而終可見前日心性只是不曾喫得苦楚避世間富貴子弟還是等他曉得些稼穡艱難爲妙至于門下往來的人尤不可不愼也

貧富交情只自知　翟公何必署門楣

今朝敗子回頭日　便是奸徒退運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二終

拍案驚奇卷二十三

大姊魂遊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詩曰

生死繇來一樣情　荳萁燃荳並根生
存亡姊妹能相念　可笑鬩墻親弟兄

話說唐憲宗元和年間有個侍御李十一郎名行脩妻王氏夫人乃是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行脩敬之如賓王夫人有個幼妹端妍聰慧夫人極愛他常領他在身邊鞠養連行脩也十分愛他如自家養的一般一日行脩在族人處赴婚禮喜筵就在這家歇宿晚間忽做一夢夢見自身再娶夫人燈下把

新人認看不是別人、正是王夫人的幼妹、猛然驚覺心裡甚是不快活、巴到天明、連忙歸家、進得門來、只見王夫人清早已起身了、呆坐着、將手頻頻拭淚、行脩問着不答、行脩便問家人道、夫人爲何如此、家人輩齊道、今早當厨老奴在厨下自說五更頭做一夢、夢見相公再娶王家小娘子、夫人知道了、恐怕自身有甚山高水低、所以悲哭了一早起了、行脩聽罷、毛骨聳然、驚出一身冷汗、想道、如何與我所夢正合、他兩個是恩愛夫妻、心下十分不樂、只得勉强勸諭夫人道、此老奴顛顛倒倒是個懵懂之人、其夢何足憑

准、口裡雖如此說、心下因見兩夢不約而同、終久有些疑惑、只見隔不多幾日夫人生出病來、累醫不効、兩月而亡、行脩哭得死而復甦、書報岳丈王公、王公舉家悲慟、因不忍斷了行脩親誼、回書還答、便有把幼女續婚之意、行脩傷悼正极、不忍說起這事、堅意回絕了岳父、于時有個衛秘書、衛隨最能廣識天下奇人、見李行脩如此思念夫人、突然對他說道、侍御懷想亡夫人如此深重、莫不要見他麽、行脩道、一死永別、如何能勾再見、秘書道、侍御若要見亡夫人、何不去問稠桑王老、行脩道、王老是何人、秘書道、不必

故則必矣

說破、侍御、只牢牢記着稠桑、王老、四字、少不得有相會之處、行脩見說得作怪、切切記之于心、過了兩三年、王公幼女越長成了、王公思念亡女要與行脩續親、屢次着人來說、行脩不忍背了亡夫人、只是不從、此後除授東臺御史、奉詔出關、行次稠桑驛、驛舖中先有勅使住下了、只得討個官房歇宿、那店名就叫做稠桑店、行脩聽得稠桑二字、觸着便自上心、想道莫不甚麼王老正在此處、正要跟尋間、只聽得街上人亂嚷、行脩走到店門邊一看、只見一夥人團團圍住一個老者、你扯我扯、你問我問、纏得一個頭昏眼

賄、行脩問店主人道、這些人何故如此、主人道、這個老兒姓王、是個希奇的人、善談祿命、鄉里人敬他如神、故此見他走過、就都住他問禍福、行脩想着衛秘書之言、道元來果有此人、便叫店主人快請他到店相見、店主人見行脩是個出差御史、不敢稽延、撥開人叢、走進去扯住他道、店中有個李御史李十一郎奉請、眾人見說是官府請、放開圍護他出來、一哄多散了、到店相見、行脩見是個老人、不要他行禮、就把想念亡妻、有衛秘書指引來求他的話、說了一遍、便道、不知老翁果有奇術、能使亡魂相見否、老人道、十

虛寫

名奇

二郎要見古夫人、就是今夜罷了。老人前走、叫行脩打發開了左右、引了他一路走入一個土山中、又陞一個數丈的高坡、坡側隱隱見有個叢林、老人便住在路傍、對行脩道、十一郎可走去林下、高聲呼妙子、必有人應、應了便說道、傳語九娘子、今夜暫借妙子同看古妻、行脩依言走去林間呼着、果有人應、又依着前言說了、少頃、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子走出來道、九娘子差我隨十一郎去、說罷便折竹二枝、自跨了一枝、一枝與行脩跨、跨上便同馬一般快、行勾三四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前經一大宮、宮前有門、女

了道、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乃是賢夫人所居、行脩依言趨至其處、果見十數年前一個死過的了頭出來拜迎、請行脩坐下、夫人就走出來涕泣相見、行脩伸訴離恨、一把抱住不放、却待要再講歡會、王夫人不肯道、今日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如此貽妾之患、若是不忘平日之好、但得納小妹爲婚、續此姻親、妾心願畢矣、所要相見、只此奉託、言罷、女子已在門外厲聲催叫道、李十一郎速出、行脩不敢停留、含淚而出、女子依前與他跨了竹枝、同行到了舊處、只見老人頭枕一塊石頭、眠着正酣、聽得脚步響、曉得

是行脩到了老起來問道可如意麼行脩道幸已相會老人道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依言送妙子到林間高聲稱謝回來問老人道此是何等人老人道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耳老人復引行脩到了店中只見壁上燈盞熒熒槽中馬喫芻如故僕夫等箇箇熟睡行脩疑道做夢却有老人尚在可証老人當即辭行脩而去行脩嘆異了一番因念妻言諄懇纔把這段事情備細寫與岳丈王公從此遂續王氏之婚恰應前日之夢正是

舊女壻爲新女壻　大姨夫做小姨夫

古來只有娥皇女英姊妹兩個一同嫁了舜帝其他姊妹亡故不忍斷絕續上小姨乃是世間常事從來沒有個亡故的姊妹懷此心願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今日小子先說此一段異事見得人生只有這個情字至死不泯的只爲這王夫人身子雖死心中還念着親夫恩愛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歡的一點情不能忘所以陰中如此主張了其心願這個還是做過夫婦多時的如此有情未足爲怪小子如今再說一個不曾做親過的只爲不忘前盟陰中完了自已姻緣又替妹子聯成婚事怪怪奇奇真真假假說

來好聽有詩為証

還魂從古有、　借體亦其常、
誰攝生人魄、　先將宿願償、

這本話文、乃是元朝大德年間、楊州有個富人、姓吳、曾做防禦使之職、人都叫他做吳防禦、住居春風樓側、生有二女、一個叫名興娘、一個叫名慶娘、慶娘小興娘兩歲、多在襁褓之中、隣居有個崔使君與防禦往來甚厚、崔家有子名曰興哥、與興娘同年所生、崔公即求聘興娘為子婦、防禦欣然相許、崔公以金鳳釵一隻為聘禮、定盟之後、崔公合家多到遠方為官

去了、一去一十五年、竟無消息回來此時興娘已一十九歲、母親見他年紀大了、對防禦道、崔家與哥一去十五年、不通音耗今興娘年已長成、豈可執守前說錯過他青春、防禦道、一言已定、千金不移、吾已許吾故人了、豈可因他無耗、便欲食言、那母親終久是婦人家識見、見女兒年長無婚、眼中看不過意、日日與防禦絮聒、要另尋人家、興娘肚裡、一心專盼崔生來到、再沒有二三的意思、雖是虧得防禦有正經、却看見母親說起激聒、便背地恨命自哭、又恐怕父親被母親纏不過、一時更變起來、心中長懷着憂慮、只

可憐

何恨事

願崔家郎早來得一日也好眼睛幾望穿了那里叫得崔家應看看飯食減少生出病來沉眠枕席半載而亡父母與妹及合家人等多哭得發昏章第十一臨入殮時母親手持崔家原聘這隻金鳳釵撫屍哭道此是你夫家之物今你已死我留之何益見了徒增悲傷與你戴了去罷就替他插在髻上蓋了棺三日之後擡去殯在郊外了家裡設個靈座朝夕哭奠殯過兩個月崔生忽然來到防禦迎進問道郎君一向何處尊父母平安否崔生告訴道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沒于任所家母亦先亡了數年小婿在彼守

喪今已服除、完了殯葬之事、不遠千里、特到府上來、完前約、防禦聽罷、不覺弔下淚來道、小女與娘薄命、爲思念郎君成病、於兩月前飲恨而終、已殯在郊外了、郎君便早到得半年、或者還不到得死的地步、今日來時、却無及了、說罷又哭、崔生雖是不曾認識興娘、未免感傷起來、防禦道、小女殞事雖行、靈位還在、郎君可到他席前看一番、也使他陰魂曉得你來了、噙着淚眼、一手攜了崔生、走進內房來、崔生擡頭看時、但見

紙帶飄搖、冥童綽約、飄搖紙帶、盡寫着梵字金書、

不由不哭

可痛之景

綽約冥童對捧着銀盆繡帨一縷爐烟常裊雙臺燈火微熒影神圖畫個絕色的佳人白木牌寫着

新亡的長女

崔生看見了靈座、拜將下去、防禦拍着桌子大聲道、興娘吾兒、你的丈夫來了、你靈魂不遠、知道也未、說罷放聲大哭、合家見防禦說得傷心、一齊號哭起來、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連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淚哭罷焚了些楮錢就引崔生在靈位前拜見了媽媽媽媽兀自哽哽咽咽的還了個半禮防禦同崔生出到堂前來、對他道、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

遠今既來此可便在吾家住宿不要論到親情只是故人之子即同[illegible]況興娘沒故自同外人即令人替崔生搬將行李來收拾門側一個小書房與他住下了朝夕看待十分親熱將及半月正值清明節屆防禦念興娘新亡合家到他塚上掛錢祭掃此時興娘之妹慶娘已是十七歲一同媽媽擡了轎到姊姊坟上去了只留崔生一個在家中看守大凡好人家女眷出外稀少到得時節頭邊看見春光明媚巴不得尋個事由來外邊散心耍子今日雖是到興娘新坟上心中懷着悽慘的卻是荒郊野外桃紅柳綠

正是女眷們游耍去處盤桓了一日直到天色昏黑方纔到家崔生步出門外等候望見女轎二乘來了走在門左迎接前轎先進後轎至前到生身邊經過只聽得地下磚上鏗的一聲卻是轎中掉一件物事出來崔生待轎過了急去拾起來看乃是金鳳釵一隻崔生知是閨中之物急欲進去納還只見中門已閉元來防禦合家在墳上辛苦了一日又各帶了些酒意進得門便把來關了收拾睡覺崔生也曉得這個意思不好去叫得門且待明日未遲回到書房把釵子放好在書箱中了明燭獨坐思念婚事不成隻

身孤苦寄跡人門雖然相公如子婿一般、終非久計、未知如何是個結果、悶上心來、嘆了幾聲、上了床、止要就枕、忽聽得有人扣門響、崔生問道是那個、不見回言、崔生道是錯聽了、方要睡下去、又聽得敲的畢畢剝剝、崔生高聲又問、又不見聲響了、崔生心疑、坐在床沿、正要穿鞋到門邊靜聽、只聽得又敲響了、卻只不見則聲、崔生忍耐不住、立起身來、幸得殘燈未熄、重擦亮了、拿在手裡、開出門來一看、燈卻明亮、見得明白、乃是十七八歲一個美貌女子、立在門外、看見門開、卽便褰起布簾、走將進來、崔生大驚、嚇得倒

此筆可借用

退了兩步、那女子笑容可掬、低聲對生道、郎君不認得妾耶、妾即興娘之妹慶娘也、適纔進門時、墜釵轎下、故此乘夜來尋、郎君曾拾得否、崔生見說是小姨、恭恭敬敬答應道、適纔娘子乘轎在後、果然落釵在地、小生當時拾得、即欲奉還、見中門已閉、不敢驚動、留待明日、今娘子親尋至此、即當持獻、就在書箱取出、放在桌上道、娘子請拿了去、女子出纖手來取釵、插在頭上了、笑嘻嘻的對崔生道、早知是郎君拾得、妾亦不必乘夜來尋了、如今已是更闌時候、妾身出來了、不可復進、今夜當借郎君枕席、侍寢一宵、崔生

大驚道、娘子說那里話、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小生怎敢胡行、有污娘子清德、娘子請回步、誓不敢從命的、女子道、如今合家睡熟、並無一個人知道的、何不趁此良宵完成好事、你我悄悄往來、親上加親、有何不可、崔生道、欲人不知、莫若勿爲、雖承娘子美情、萬一後邊有些風吹草動、被人發覺、不要說道無顏面見令尊、傳將出去、小生如何做得人成、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壞了、女子道、如此良宵、又兼夜深、我旣寂寥、你亦冷落、難得這個機會、同在一個房中、也是一生緣分、且顧眼前好事、管甚麼發覺不發覺、况妾自

能爲郎君遮掩不至敗露郎君休得疑慮挫過了佳期崔生見他言詞嬌媚美艷非常心裡也禁不住動火只是想着防禦相待之厚不敢造次好像個小兒放紙炮真個又愛又怕却待依從轉了一念又搖頭道做不得做不得只得向女子哀求道娘子看令姊興娘之面保全小生行止罷女子見他再三不肯自覺羞慚忽然變了顏色勃然大怒道吾父以子侄之禮待你畱置書房你乃敢于深夜誘我至此將欲何爲我聲張起來去告訴了父親當官告你看你如何折辨不到得輕易饒你聲色俱厲崔生見他反跌一

誰知正見令姊要緊

反跌法最妙

看得眼下

着放刀起來心裡好生惧怕想道果是老大的利害如今既見在我房中了清濁難分萬一聲張被他一口咬定從何分剖不若且依從了他倒還未見得即時敗露慢慢圖個自全之策罷了正是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只得陪着笑對女子道娘子休要嚴蔚既承娘子美意小生但憑娘子做主便了女子見他依從回嗔作喜道元來郎君恁地膽小的崔生閉上了門兩個解衣就寢有西江月爲証

旅館羈身孤客深閨皓齒韶容合歡裁就兩情濃

好對嬌鸞鶵鳳〇認道良緣輻輳、誰知啞謎包籠：
新人魂夢雨雲中、還是故人情重、

兩人雲雨已畢、眞是千恩萬愛、歡樂不可名狀、將至天明、就起身來辭了崔生、閃將進去、崔生雖然得了些甜頭、心中只是懷着個鬼胎、戰兢兢的、只怕有人曉得、幸得女子來踪去跡、甚是秘密、又且身子輕捷、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只在門側書房、私自往來、快樂並無一個人知覺、將及一月有餘、忽然一晚對崔生道、妾處深閨、郎處外館、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聲跡彰露、親庭罪責將

妾爲禁于內郎趕逐于外在妾便自甘心卻累了之清德妾罪大矣須與郎從長商議一個計策便好崔生道前日所以不敢輕從娘子專爲此也不然人非草木小生豈是無情之物而今事已到此還是怎的好女子道依妾愚見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覺先自雙雙逃去在他鄉外縣居住了深自斂藏方可優游偕老不致分離你心下如何崔生道此言固然有理但我目下零丁孤苦素少親知雖要逃亡還是向那邊去好想了又想猛然省起來道曾記得父親在日常說有個舊僕金榮乃是信義的人見居鎮江呂城

（倘把將如之何非眞金黃也）

以耕種爲業家道從容今我與你兩個前去投他他有舊主情分必不拒我况且一條水路直到他家極是容易女子道旣然如此事不宜遲今夜就走罷商量已定起個五更收拾停當了那個書房即在門側開了甚便出了門就是水口崔生走到船幇裡叫了一隻小划子船到門首下了女子隨即開船徑到瓜洲打發了船又在瓜洲另討了一個長路船渡了江進了潤州奔丹陽又四十里到了呂城泊住了船上岸訪問一個村人道此間有個金榮否村人道金榮是此間保正家道殷富且是做人忠厚誰不認得你

（賴其忠厚者止）

不可信

問他則甚、崔生道、他與我有些親、特來相訪、有煩指引則個、村人把手一指道、你看那邊有個大酒坊間壁大門、就是他家、崔生問着了、心下喜歡、到船中安慰了女子、先自走到這家門首、一直走進去、金保正聽得人聲、在裡面踱將出來、道是何人下顧、崔生上前施禮、保正問道、秀才官人何來、崔生道、小生是楊州府崔公之子、保正見說了楊州崔三字、便吃一驚道、是何官位、崔生道、是宣德府理官、今已亡故了、保正道、是官人的何人、崔生道、正是我父親、保正道這等是衙內了、請問當時乳名可記得麽、崔生道、乳名

叫做興哥保正道說起來是我家小主人也推崔生坐了納頭便拜問道老主人幾時歸天的崔生道今已三年了保正就走去掇張椅桌做個虛位寫一神主牌放在桌上磕頭而哭哭罷問道小主人今日何故至此崔生道我父親在日曾聘定吳防禦家小娘子興娘保正不等說完就接口道正是這事老僕曉得的而今想已完親事了麽崔生道不想吳家興娘爲盼望吾家音信不至得了病症我到得吳家死已兩月吳防禦不忘前盟款留在家喜得他家小姨慶娘爲親情顧盼私下成了夫婦恐怕發覺要個安身

忠義之代[illegible]力肯行何拒又如之何

難得

之所我沒處投逩、想着父親在時、曾說你是忠義之人、住在呂城、故此帶了慶娘、一同來此、你旣不忘舊主、一力周全則箇、金保正聽說罷、道這箇何難、老僕自當與小主人分憂、便進去喚嬤嬤出來、拜見小主人、又叫他帶了丫頭、到船邊接了小主人娘子起來、老夫妻兩個、親自灑掃正堂、鋪叠床帳、一如待主翁之禮、衣食之類、供給周備、兩個安心住下、將及一年、女子對崔生道、我和你住在此處、雖然安穩、却是父母生身之恩、竟與他永絕了、畢竟不是箇收場、心裡也覺過不去、崔生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難道還好

去相見得、女子道、起初一時間做的事、萬一敗露、父母必然見責、你我離合、尚未可知、思量永久完聚、除了一逃、再無別着、今光陰似箭、已及一年、我想愛子之心、人皆有之、父母那時不見了我、必然捨不得的、今日若同你囬去、父母重得相見、自覺喜歡、前事必不記恨、這也是料得出的、何不拚箇老臉雙雙去見他一面、有何妨礙、崔生道、丈夫以四方爲事、只是這樣潛藏在此、原非長算、今娘子主見如此、小生拚得受岳丈些罪責、爲了娘子、也是甘心的、既然做了一年夫妻、你家素有門望、料沒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

何必此舉

揚洲人之理、況有今番舊盟未完、重續前好、正是應得、只須帶些小心往、只元自不妨、兩人計議已定、就央金榮討了一隻船、作別了金榮、一路行去、渡了江、進瓜洲、前到揚州地方、看看將近防禦家、女子對崔生道、且把船歇在此處、未要竟到門口、我還有話和你計較、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問女子道、還有甚麼說話、女子道、你我逃竄一年、今日突然雙雙往見、幸得容恕、千好萬好了、萬一怒發、不好收場、不如你先去見、見看着喜怒、說箇明白、大約沒有變卦了、然後等他來接我上去、豈不婉轉些、我也覺得有顏乘我

對照

奇生亦謂性个甚從

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崔生道、娘子見得不差、我先去見便了、跳上了岸、正待舉步、女子又把手招他轉來道、還有一說、女子隨人私奔、原非美事、萬一家中忌諱、故意不認帳起來的事、也是有的、須要防他、伸手去頭上拔那隻金鳳釵下來、與他帶去道、倘若言語支吾、將此釵與他們一看、便推故不得了、崔生道、娘子恁地精細、接將釵來、袋在袖裡了、望着防禦家裡來、到得堂中、傳進去、防禦聽知崔生來了、大喜出見、不等崔生開口、一路說出來道、向日看待不周、致郎君住不安穩、老夫有罪、幸看先君之面、勿責老夫、

崔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視、又不好直說、口裡只稱小婿罪該萬死、叩頭不止、防禦倒驚駭起來、道郎君有何罪過、口出此言、快快說個明白、免老夫心裡疑惑、崔生道、是必岳丈高擡貴手、恕着小婿、小婿纔敢出口、防禦說道、有話但說、通家子侄、有何嫌疑、崔生見他光景是喜歡的、方纔說道、小婿蒙令愛慶娘不棄、一時間結了私盟、房帷事密、兒女情多、負不義之名、犯私通之律、誠恐得罪非小、不得已、貪夜奔逃、潜匿村墟、經今一載、音容久阻、書信難傳、雖然夫婦情深、敢忘父母恩重、今日謹同令愛、到此拜訪、伏望察其

深情饒恕罪責恩賜諧老之歡永遂于飛之願岳父不失爲溺愛小壻得完美室家實出萬幸只求岳父憐憫則箇防禦聽罷大驚道郎君說的是甚麼話小女慶娘臥病在床經今一載茶飯不進轉動要人扶靠從不下床一步方纔的話在那里說起的（茫不參）莫不見鬼了崔生見他說話心裡暗道慶娘眞是有見識果然怕玷辱門戶只推說病在床上遮掩着外人了便對防禦道小壻豈敢說謊目今慶娘見在船中岳父叫個人去接了起來便見明白防禦只是冷笑不信却對一個家僮說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與

同來的是什麽人、却認做我家慶娘子、豈有此理、家僮走到船邊、向船內一望、艙中悄然、不見一人、問着船家、船家正低着頭稍上喫飯、家僮道、你艙裡的人那里去了、船家道、有個秀才官人、上岸去了、留個小娘子在艙中、適纔看見也上去了、家僮走來、回覆家主道、船中不見有甚麽人、問船家說有個小娘子上了岸了、却是不見、防禦見無影響、不覺怒形于色道、郎君少年、當誠實些、何乃造此妖妄、誣玷人家閨女、是何道理、崔生見他發出話來、也着了急、急忙袖中摸出這隻金鳳釵來、進上防禦道、此即令愛慶娘之

物可以表信豈是脫空說的防禦接來看了大驚道此乃吾亡女興娘殯殮時戴在頭上的釵已殉葬多時了如何得在你手裡奇怪奇怪崔生却把去年墳上女轎歸來轎下拾得此釵後來慶娘因尋釵夜出遂得成其夫婦恐怕事敗同逃至舊僕金榮處住了一年方纔又同來的說話備細述了一遍防禦驚得呆了道慶娘見在房中床上臥病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的如何說得如此有枝有葉又且這釵如何得出世眞是蹊蹺的事執了崔生的手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證辨眞假却說慶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下

有扶而求

過不得那日外廂正在疑惑之際慶娘托地在床上走將起來竟望堂前奔出家人看見奇怪同防禦的媽媽　鬨的都隨了出來嚷道一向動不得的如今忽地走將起來只見慶娘到得堂前看見防禦便拜防禦見是慶娘一發喫驚道你幾時走起來的崔生心裡還暗道是船裡走進去的且聽他說甚麼只見慶娘道兒乃興娘也早離父扶遠殯荒郊然與崔郎緣分未斷今日來此別無他意特爲崔郎方便要把愛妹慶娘續其婚姻如肯從兒之言妹子病體當即痊愈若有不肯兒去妹也死了合家聽說個個驚駭

看他身體面龐是慶娘的聲音舉止却是興娘都聽得是亡魂歸來附體說話了防禦正色責他道你既已死了如何又在人世妄作胡爲亂惑生人慶娘又說着興娘的話道兒死去見了冥司冥司道兒無罪不行拘禁得屬后土夫人帳下掌傳箋奏兒以世緣未盡特向夫人給假一年來與崔郎了此一段姻緣妹子向來的病也是兒假借他精魄與崔郎相處來今限滿當去豈可使崔郎自此孤单與我家遂同路人所以特來拜求父母是必把妹子許了他續上前姻兒在九泉之下也放得心下了防禦夫妻見他言

詞切直便許他道吾兒放心只依着你主張把慶娘許他便了興娘見父母許出便喜動顏色拜謝防禦道多感父母肯聽兒言兒安心去了走到崔生面前執了崔生的手哽哽咽咽哭起來道我與你恩愛一年自此別了慶娘親事父母已許我了你好作壻客與新人歡好時節不要竟忘了我舊人言畢大哭崔生見說了來蹤去跡方知一向與他同住的乃是興娘之魂今日聽罷叮嚀之語雖然悲切明知是小姨身體又在衆人面前不好十分親近得只見興娘的魂語分付已罷大哭數聲慶娘身體驀然倒地衆人

[illegible]不[illegible]亂

驚惶前來看時尸中已無氣了摸他心頭却温温的急把生姜湯灌下將有一箇時辰方醒轉來病體已好行動如常問他前事一毫也不曉得人叢之中擧眼一看看見崔生站在裡頭急急遮了臉望中門奔了進去崔生如夢初覺驚疑了半日始定防禦就揀箇黃道吉日將慶娘與崔生合巹花燭之夜崔生見過慶娘慣的且是熟分慶娘却不十分認得崔生的老大羞慚眞箇是

一個閨中弱質與新郎未經半晌交談一個旅邸故人共嬌面曾做一年相識一個只覺耳畔聲音

[illegible]無差、一個但見眼前光景皆新、心胆尚疑[illegible]一[illegible]認蝴蝶夢中尋故女、一[illegible]正在海棠枝上試新紅、

想當崔生與慶娘定情之夕、只見慶娘含苞未破、元何[illegible]仍是處子之身、崔生悄地問他道、你令姊借你[illegible]子[illegible]陪伴了我一年、如何你身子還是好好的、慶娘佛然不悅道、你自擔見了姊姊鬼魂做作出來的、干我甚事、說到我身上來、崔生道、若非令姊多情、今日如何能勾與你成親、此恩不可忘了、慶娘道、這箇也說得是、萬一他不明不白不來周全此事、借我

此敘何忍只之甚其忍甚

的名頭出了我偌多時醜我如何做得人處只你心裡到底認是我隨你逃走了的豈不羞死人今幸得他有靈完成你我的事也是他十分情分了次日崔生感興娘之情不已思量薦度他却是身邊無物只得就將金鳳釵到市上貨賣賣得鈔二十錠盡買香燭楮錠賫到瓊花觀中命道士建醮三晝夜以報恩德醮事已畢崔生夢中見一個女子來到崔生却不認得女子道妾乃興娘也前日只假妹子之形故郎君不曾相識却是妾一數等候與郎君相處一年了今日郎君與妹子成親過了妾所以纔把真面目與

嘗相見、遂拜謝道、蒙郎薦拔、尚有餘情、雖隔幽明、實深感、偏小妹慶娘、稟性柔和、郎好看覷他、妾從此別矣、崔生不覺驚哭而醒、慶娘枕邊見崔生哭醒來問、其緣故、崔生把與娘夢中說話、一一對慶娘說、慶娘問道、你見他、如何模樣、崔生把夢中所見容貌備細說來、慶娘道、眞是我姊也、不覺也哭、將起來、慶娘再把一年中相處事情、細細問崔生、崔生逐件和慶娘備說始末根繇、果然與興娘、生前情性光景無二、兩人感嘆奇異、親上加親、越然過得和睦了、自此與娘別無影響、要知、是一箇情字爲重、不忘崔生、做出

許多事體來，心願既完，便自罷了。此後崔生與慶

年年到他墳上拜掃。後來崔生出仕，討了前妻，

遺命三人合葬。曾有四句口號道着這本話：

大姊精靈，小姨身體。

到得圓成，無此無彼。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

菴内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經云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要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

話說南京新橋有一人姓丘字伯皐平生忠厚志誠奉佛甚謹性喜施捨不肯妄取人一毫一釐最是个公道有名的人一日獨坐在家内屋簷之下朗聲誦經忽然一个人背了包裹走到面前來放下包裹在地向伯皐作一个揖道借問老丈一聲伯皐慌忙還禮道有甚話那人道小子是个浙江人在湖廣做買

賣來到此地要尋這里一个丘伯皐、不知住在何處、伯皐道、足下問彼住處、敢是與他舊相識麼、那人道、一向不曾相識、只是江湖上聞得這人是个長者、忠信可托、今小子在途路間、有些事體、要干累他、故此動問、伯皐道、在下便是丘伯皐、足下既是遠來相尋、請到裡面來細講、立起身來拱進堂内坐定、問道、足下高姓、那人道、小子姓南、賤號少營、伯皐道、有何見托、少營道、小子有些事體、要到北京會一个人、兩月後可回了、手指着包裹道、這裡頭頗有些東西、今單身遠走、路上干係、欲要寄頓停當、方可起程、世上的

看得透

人、便是親眷朋友最相好的、撞着財物交關、就未必保得心腸不變、一路聞得吾丈大名、是分毫不苟的人、所以要將來寄放在此、安心非去回來即領、即此便是千累老丈之處、別無他事、伯皐道這个當得、但請足下封記停當、安放舍下、只管放心自去、萬無一失、少裳道如此多謝、當下依言把包裹封記好了、交與伯皐拏了進去、伯皐見他是遠來的人、整治酒飯待他、他又要置辦上京去的幾件物事、未得動身、伯皐就留他家裡住宿兩晚、方纔別去、過了兩个多月不見他來、看看等至一年有餘、杳無音耗、伯皐悶着

語眞个下者算此看亦案

非來的浙江人、沒有一个曉得他的、要差人到浙江問他家里、又不曉得他地頭住處、相遇着浙人、便問南少營、全然無人認得、伯皐道、這樁未完事、如何是了、沒計奈何、巷口有一卜卦甚靈、特去問卜一卦、那占卦的道、卦上已絕生氣、行人必應沉沒在外、不得回來、伯皐心下委決不開、歸來與妻子商量道、前日這道人與我素不相識、忽然來寄此包裹、今一去不來、不知包內是甚麽東西、意欲開來看一看、道人道我忠厚可托、故一面不相識、肯寄我處、如何等不得他來、欲待不看、心下疑惑不過、我想只不要動他原物、

便看一看、想也無苦、妻子道自家沒有欺心便是、看看何妨、取將出來、覺得沉重、打開看時、多是黃金白銀、約有千兩之數、伯卑道原來有這些東西在這裏、爲何卻不來了、啟卦的說卦上已絕生氣、莫不這人死了、所以不來、我而今有个主意、在他包裏取出五十金來、替他廣請高僧做一壇佛事、祈求佛力、保佑他早早回來、倘若真个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也是我和他相與一番、受寄多時、盡了一片心、不便是這樣埋沒了他的、妻子道若這人不死來時節、動了他五十兩、怎麼回他、伯卑道我只把這實話對

他滿說是保佑他囘來的、難道怪我不成、十分不認帳、我填還他也罷了、佛天面上、那裡是使了屈錢處、算計已定、果然請了幾衆僧人、做了七晝夜功果、伯皐是致誠人、佛前至心祈禱、願他生得早歸、欸得早脫、功果已罷、又是幾時、不見音信、眼見得南少營不來了、伯皐雖無貪他東西念頭、却沒个還處、自佛事五十兩之外、已此是入己的財物、伯皐心裡常懷着不安、日遠一日、也不以爲意了、伯皐一向無子、這番佛事之後、其妻即有娠孕、明年生下一男、眉目踈秀、甚覺可喜、伯皐夫妻十分愛惜、養到五六歲、送他上

學取名丘俊、豈知小聰明甚有、見了書就不肯讀、只是賴學、到得長大來、一發不肯學好、專一結識了一班無賴子弟、鬬賭行中一溜撒漫使錢、戒訓不下、鄉里人見他如此作爲、盡皆嘆息、道丘伯皐做了一世好人、生下後代乃是敗子、天沒眼睛、好善無報如此、過了幾時、伯皐與他娶了妻、生有一子、指望他漸漸老成、自然收心、不匡丘俊有了妻兒、越加狂肆、連妻兒不放在心上、弃着不管、終日只是三街兩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非賭即闞、整个月不回家來、便是到家、無非是取錢鈔、要當頭、伯皐氣忿不過、一日伯皐

出外去。思量他在家非爲、哄他回來鎖在一間空室裡頭。四圍多是墻壁、只留着一个圓洞、放進飲食、就是生了雙翅、也沒處飛將出來。伯皋去了多時、丘俊坐在房裡、真如囹圄一般、其大娘甚是憐他、恐怕他愁苦壞了、一日早起、走到房前、在壁縫中張他一張、看他在裡面怎生光景、不看萬事全休、只這一看、那一驚非小。可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一桶雪水來、

丘俊的大娘看見房裡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樣、喫了一驚、仔細看時、儼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少營

大娘認得明白、不敢則聲、嘿嘿歸房、恰好丘伯皐也回來、妻子說着怪異的事、伯皐猛然大悟道是了是了、不必說了、原是他的東西、我怎管得他浪費枉做寃家、發時開了門、放了丘俊出來、聽他仍舊外邊浮浪、快活不多幾時、酒色淘空的身子、一口氣不接、無病而死、伯皐筭算所費、恰正是千金的光景、明曉得是因果、不十分在心上、只收拾孫子、過日望他長成罷了、後邊人議論、丘俊是南少營的後身、來取這些寄下東西的、不必說了、只因丘伯皐是个善人、故來與他家生下一孫、衍着後代、天道也不爲差、但只是

如此忠厚長者明受人寄頓又不曾貪謀了他的還要塡還本人還得盡了方休何況實負欠了人強要人的打點受用天豈容得你過所以冤債相償因果的事說他一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个沒天理的與看官們聽一聽

錢財本有定數、莫要欺心胡做、
試看古往今來、只是一本帳簿

却說元朝至正年間山東有一人姓元名自實田庄爲生家道豐厚性質愚鈍不通文墨却也忠厚認眞一句說話兩个半句的人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戶與

誰知終是做官的要緊人

他從幼往來相好、一日繆千戶選授得福建地方官職、收拾赴任、欠少路費、要在自實處借銀三百兩、自實慨然應允、繆千戶寫了文券送過去、自實道通家至愛、要文券做甚麽、他日還不還在你心裡、你去做官的人、料不賴了我的、此時自實恃家私有餘、把這幾兩銀子也不放在心上、竟自不收文券、如數交與他去、繆千戶自去上任了、眞是事有不測、至正末年間山東大亂、盜賊四起、自實之家、被羣盜劫掠一空、所剩者田地屋宇、兵戈擾攘中、又變不出銀子來、戀着住下、又恐性命難保、要尋个好去處避兵、其時福

建被陳友定所據、七郡地方、獨安然無事、自實與妻子商量道、目今滿眼兵戈、只有福建平靜、況繆君在彼爲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梗、人口牽連、行動不得、莫若尋个海船、搭了他、從天津出海、直趨福州、一路海洋、可以徑達、便可挈家而去了、籌算已定、收拾了些零剩東西、裝了一家、上了海船、看了風訊開去、不則幾時、到了福州地面、自實上岸、先打聽繆千戶消息、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重、門庭赫奕、自實喜之不勝、道是來得着了、匆忙之中、未敢就去見他、且回到船裡、對妻子說道、問着了

繆家、他正在這裡興頭、便是我們的造化了、大家歡喜、自實在福州城中、賃下了一个住居、接妻子上來、安頓行李停當、思量要見繆千戶、轉一个念頭道、一路受了風波、顏色憔悴、衣裳藍褸、他是興頭的時節、不要討他鄙賤、還宜從容爲是、住了多日、把冠服多整飾齊楚、面龐也養得黑色退了、然後到門求見、門上人見是外鄉人、不肯接帖、問其來繇、說是山東、門上人道、我們本官、最怕鄉里來纏、門上不敢稟得、怕惹他惱燥、等他出來、你自走過來覿面見他、須與吾們無干、他只這个時節、出來快了、自實依言、站着等

候、果然不多一會、繆千戶騎着馬出來拜客、自實走到馬前、躬身打拱、繆千戶把眼看別處、毫釐不像認得的、自實急了、走上前去、說了山東土音、把自己姓名大聲叫喊、繆千戶聽得、只得叫攏住了馬、認一認、假作喫驚道、元來是我鄉親、失瞻失瞻、下馬來作了揖、扯了他、轉到家裡來、敘了賓主坐定、一杯茶罷、千戶自立起身來道、適間正有小事要出去、不得奉陪、且請仁兄回寓、來日薄具小酌、奉請過來一敘、自實不曾說得甚麽、沒奈何且自別過、等到明日、千戶着个人拏了一个單帖來請自實、自實對妻子道、今日

請我、必有好意、歡天喜地、不等再邀、跟着就走、到了衙內、千戶接着、自實只說道長久不見、又遠來相投、怎生齊整待他、誰知千戶意思甚淡、草草酒菓三杯、說些地方上大槩的話、畧畧問問家中兵戈光景、親眷存亡之類、毫釐不問着自實爲何遠來、家業興廢若何、比及自實說着遭刼逃難苦楚、不堪、千戶聽了、也只如常、並無驚駭憐恤之意、至于借銀之事、頭也不提起、謝也不謝一聲、自實幾番要開口、又想道、剛到此地、初次相招、怎生就說討債之事、萬一冲撞了他、不好意思、只得忍了、出門到了下處、旅寓荒涼、

米窘急、妻子問說、何不與繆家說說、前銀、也好討些來救急、自實說、初到不好啟齒、未曾說得的緣故、妻子怨悵道、我們萬里遠來、所幹何事、專爲要投託繆家、今特特請去一番、却只貪着他些微酒食、碍口識羞、不把正經話提起、我們有甚麼別望頭在那里、自實被埋怨得不耐煩、躊躇了一夜、次日早起、就到繆千戸家去求見、千戸見說自實到來、心裡已有幾分不像意了、免不得出來見他、意思甚倦、叙得三言兩語、做出許多勉強支吾的光景出來、自實只得自家開口道、在下家鄉遭變、蕩了性命、挈家海上遠來、所

但雖有兄長、今日有句話、不揣來告、千戶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不必兄說、小弟已知、向者承借路費、于心不忘、雖是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恰是故人遠至、豈敢辜恩、兄長一面将文券簡出來、小弟好照依數目、打點、陸續奉還、看官、你道此時繆千戶肚裏豈是忘記了、當初借銀之時、並不曾有文券的、只是不好當面賴得、且把這話做出推頭、等他拿不出文券來、便不好認真催逼、此乃負心人起賴端的圈套處、自實是个老實人、見他說得蹊蹺了、喫驚道、君言差矣、當初鄉里契厚、開口就相借、從不曾有甚麼文契、今日

[illegible]
令人笑
不得

怎麼說出此話來千戶故意粧出正經面孔來道豈有是理債負往來全憑文券怎麼說个沒有或者兵火之後君家自失去了容或有之然既與兄舊交而今文券有無也不必論自然處來還兄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鄉一時性急不得從容些箇勉強措辦纔妙自實聽得如此說了一時也難相逼只得唯唯而出一路想他說話古怪明是欺心光景却是既到此地不得不把他來作傍他適纔也還有從容處還的話不是絕無生意的還須忍耐幾日再去求他只是我當初要好的不是而今權在他人之手就這般煩

辭了、歸來與妻子說知、大家嘆息了一回、商量還只是求他爲是、只得挨着面皮走了幾次、常只是這些說話、推三阻四、一千年也不賴、一萬年也不還、耳朶裡時時好聽、並不見一分遞過手裡來、欲待不走時、又別無生路、自實走得一个不耐煩、正所謂

羝羊觸藩、進退兩難、

自實枉自奔波多次、竟無所得、日挨一日、倏忽半年、看看已近新正、自實客居蕭索、合家嗷嗷、過歲之計、分毫無處、自實沒奈何了、只得到繆家去、見了千戶、一頭哭、一頭拜將下去道、望兄長救吾性命則个、千

戶厮手扶起道、何至于此、自實道、新正在邇、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一粒粟、如何過得日子、向者所借銀兩、今不敢求還、任憑尊意應濟多少、一絲一毫、盡算是尊賜罷了、就是當時無此借貸一項、今日故人之誼也、求憐憫一些、說罷大哭、于戶見哭得慌了、也（此之念）（在其）有些不安、把手指數一數道、還有十日、方是除夜、見長可在家專待、小弟分些祿米、備些柴薪之費送到貴寓、以爲兒長過歲之資、但勿以輕微爲怪、便見相知、自實窮極之際、見說肯送些東西了、心下放掉了好些道、若得如此、且延殘喘到新年、便是盛德無盡、

吃齋作別臨別之時千戶再三叮囑道除夕切勿他往只在貴寓等着便是自實領諾歸到寓中把千戶之言對妻子說了一家安心到了除日清早就起來坐在家裏等候欲要出去尋些過年物事又恐怕一時錯過心裏還想等有些錢鈔到手了好去運動呆呆等着心腸扒將出來叫一个小廝站在巷口看有甚麼動靜先來報知去了一會小廝奔來道有人挑着米來了自實急出門一看果然一个擔夫挑着一擔米一个青衣人前頭拿了帖兒走來自實認道是了只見走近門邊擔夫並無歇肩之意那个青衣人

賊聲雀吠

也徑自走過了自實疑心道必是不認得吾家錯走過了連忙叫道在這里可轉來那兩个並不回頭自實只得趕上前去問青衣人道老哥送禮到那里去的青衣人把手中帖與自實看道吾家主張員外送米與舘賓的你問他則甚自實情知不是佯佯走了轉來又坐在家裡一會小厮又走進來道有一个公差打扮的肩上馱了一肩錢走來了自實到門邊探頭一望道這番是了只見那公差打扮的經過門首脚步不停更跑得緊了些自實越加疑心跑上前問府公差答道縣裡知縣相公送這些錢與他鄉里過

可恨

節的自實又見不是心裡道別人家多紛紛送禮要見只在今日這一日了如何我家的偏不見到自實心裡好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身子好像鏊盤上螞蟻一霎也站脚不住看看守到下午竟不見來落得搔頭摸腦心猿意馬這一日一件過年的東西也不買得到街前再一看家家戶戶多收拾起買賣開店的多關了門只打點過新年了自實反爲繆家所誤粒米束薪家裡無備妻子只是怨悵啼哭別人家歡呼暢飲爆竹連天自實攢眉皺目凄凉相對自實越想越氣雙脚亂跳大駡負心的狠賊害人

到這个所在、一憤之氣、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來在磨石上磨得雪亮、對妻子道、我不殺他、不能雪這口氣、我拚着這命抵他、好歹三推六問、也還遲延幾時、明日絕早清晨、等他一出門來、斷然結果他了、妻子勸他且耐性、自實那里案納得下、捏刀在手、坐到天明、雞鳴鼓絕、逕望繆家門首而去、且說這條巷中間、有一个小菴、乃自實家裏到繆家必遊之路、菴中有一道者、號軒轅翁、年近百歲、是个有道之士、自實平日到繆家時、經過此菴、每走到裡頭歇足、便與菴主軒轅翁叙一會閒話、往來既久、遂成熟識、此日是正

等一日元自實方將動、路上未有行人、軒轅翁起來開了門、將一張桌當門放了、點上兩枝蠟燭、朝天拜了四拜、將一卷經攤在桌上、中間燒起一爐香、對着門坐下、朗聲而誦、誦不上一兩板、看見街上天光熹微中、一个人當前走過、甚是急遽、認得是元自實、因爲他誦了經頭、繇他自去、不叫住他、這个老人家道眼清明、看元自實在前邊一面走、後面却有許多人跟着、仔細一看、那里是人、乃是奇形異狀之鬼、不計其數、跳舞而行、但見

或握刀劍　或執椎鑿

善惡之相一時自己隨徵發現

披頭露體、　勢甚兇惡、

軒轅翁住了經不念、口裡叫聲道怪哉、把性定一回、重把經念起、不多時見自實復走回來、脚步懶慢、軒轅翁因是起先詫異了、嘿嘿看他自走、不敢叫破、自實走得過、又有百來个人跟着在後、軒轅翁着眼細看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遠、却是打扮大不相同、盡是金冠玉珮之士但見

或挈幢蓋、　或舉旌旛、
和容悅色、　意甚安閒、

軒轅翁思道、這却是甚麼緣故、歲朝清早所見如此、

必是元生死了、適間乃其陰魂、故到此不進門來、想從的多是神鬼、然惡往善歸、又怎麽解說、心下狐疑未決、一面把經誦完了、急急到自實家中訪問消耗、進了元家門內、不聽得裡邊動靜、咳嗽一聲、呌道有客相拜、自實在裡頭走將出來、見是个老人家、新年初一相拜、忙請坐下、軒轅翁說了一套隨俗的吉利話、便問自實道、今日絕清早、足下往何處去、去的時節甚是匆匆、囘來的時節甚是緩緩、其故何也、願得一聞、自實道、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不好告訴得老丈、軒轅翁道、但說何妨、自實把繆千戶當初到任、

此一念便是仁人之心

他銀兩、而今來取、只是推托、希圖混賴、及年晚哄進錢米、竟不見送、以致狠狠過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軒轅翁也頓足道、這等恩將仇報、其實可恨、道樣人必有天報、足下今日出門、打點與他尋鬧麼、自實道、不敢欺老丈、昨晚委實氣了一晚、喫虧不過、把刀磨快了、巴到天明、意要往彼門首、等他清早出來、一刀剿殺了、以雪此恨、及至到了門首、再想一想、他固然得罪于我、他尚有老母妻子、平日與他通家往來的、他們須無罪、不爭殺了千戶一人、他家老母妻子就要流落他鄉了、思量自家一門流落之苦、終此

難道怎忍叫他家也到這地位寧可他負了我、我不可做那害人的事、所以忍住了這口氣、慢慢走了來、心想未定、不曾到老丈處奉拜得、卻教老丈先降、得罪得罪、軒轅翁道、老漢不是來拜年、其實有椿奇異、要到宅上奉訪、今見足下訴說這个緣故、當與足下稱賀了、自實道、有何可賀、軒轅翁道、足下當有後祿、適間之事、神明已知道了、自實道、怎見得、軒轅翁道、方纔清早足下去時節、老漢看見許多兇鬼相隨、回來時節、多換了福神、老漢因此心下奇異、今見足下所言如此、乃知一念之惡、兇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

便臨。如影隨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內、造次之間、萬不可萌一毫惡念、造罪損德的、足下善念既發、鬼神必當嘿佑、不必愁恨了、自實道、雖承老丈勸慰、只是受了負心之騙、一个新歲、錢米俱無、光景難堪、既不殺得他、自家尋个死路罷、也羞對妻子了、軒轅翁道、休說如此短見的話、老漢菴中尚有餘糧、停會當送些過來、權時應用、切勿更起他念、自實道、多感多感、軒轅翁作別而去、去不多時、果然一个道者、領了軒轅翁之命、送一挑米、一貫錢、到自實家來、自實枯渴之際、只得受了、轉托道者致謝菴主、道者去後、自實展

不能節之際亦不過于此可憐可惜可笑陰中無此事

轉思量此翁與我何非相識、尚承其好意如此、叵耐終千戶負欠了我的、反一毛不拔、本爲他遠來相投、今失了望、後邊日子、如何過得、我要這性命也沒幹、況且此恨難消、據軒轅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我陽世不忍殺他、何不尋个自盡、到陰間告理他去、必有伸訴之處、遂不與妻子說破、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角井邊、歎了一口氣、仰天喊道、皇天有眼、我元自實被人賴了本錢、却教我死于非命、可憐可憐、說罷、撲通的跳了下去、自實只道是水淹將來、立刻可死、誰知道井中可煞作怪、自實脚踏實地、點水也無、伸手

一摸、兩邊俱是石壁削成、中間有一條狹路、只好容身、自實將手托着兩壁、黑暗中只管向前依路走去、走勾有數百步遠、忽見有一線亮光透入、急急望亮處走去、須臾壁盡路窮、乃是一个石洞小口、出得口時、豁然天日明朗、別是一个世界、又走了幾十步、見一所大宮殿、外邊門上牌額四个大金字、乃是三山福地、自實瞻仰了一會、方敢舉步而入、但見

古殿煙消、長廊晝靜、徘徊四顧、闃無人蹤、鐘磬一聲、恍來雲外、自是洞天福地、宜有神僊在此藏、絕非俗境塵氛、不帶夙緣那得到

自實立了一晌、不見一个人面、肚裏飢又飢、渴又渴、腿脚又酸、走不動了、見面前一个石壇、且是潔淨、自實軟倒來、只得睡在石壇傍邊歇息一回、忽然裡邊走出一个人來、乃是道士打扮、走到自實跟前、笑問自實道、翰林已知客邊滋味了麽、自實喫一驚、道客邊滋味、受得勾苦楚了、如何呼我做翰林、豈不大差、道士道、你不記得在興慶殿草詔書了麽、自實道一發好笑、某乃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世四十、目不知書、連京裡多不曾認得、曉得甚麽興慶殿、草甚麽詔書、道士道可憐可憐人生換了皮囊便爲嗜慾所汨

飢寒所困、把前事多忘記了、你來此間腹中已餓了麼、自實道、昨晚忿恨不食、直到如今、爲尋处地到此、不期誤入仙境、却是腹中又餓、口中又渴、腿軟脚麻、當不得、暫臥于此、道士袖裡摸出大梨一顆、大棗數枚與自實道、你認得這東西麼、此交梨火棗也、你喫了下去、不惟免了飢渴、兼可曉得過去之事、自實接來手中、正當飢渴之際、一口氣喫了下去、不覺精神爽徤、瞑目一想、惺然明悟、記得前生身爲學士、在大都興慶殿側草詔、尤如昨日、一轂轆扒將起來、拜着道士道、多蒙仙長佳菓之味、不但解了飢渴、亦且頓

畢竟前生道乃有罪業

今之清貴輕薄衆

悟前生但前生既如此清貴未知作何罪業以致今生受報弄得如此沒下稍了道士道你前世也無大罪但在職之時自恃文學高强忽畧後進之人不肯加意汲引故今世罸你愚懵不通文義又妻自尊大拒絕交遊毫無情面故今世罸你漂泊投人不着這也是一還一報天道再不差的今因你一念之善救有分到此福地與吾相遇救你一命道士因與自實說世間許多因果之事某人是善人該得好報某人是惡人該得惡報某人乃是無厭鬼王出世地下有十个爐替他鑄横財故在世貪饕不止賄賂公行他

曰福滿當受幽囚之禍其人乃多殺鬼王出世有陰兵五百多是銅頭鐵額的跟隨左右助其行虐故在世殺害良民不戢軍士他日命衰當受剖截之殃其餘凡貪官汚吏富室豪民及矯情干譽欺世盜名種種之人無不隨業得報一一不爽自實見說得道等利害明白打動了心中事遂問道假似繆千戶欺心混賴負我多金反致得無聊如此他日豈無報應道士道是下不必怪他他乃是王將軍的庫子財物不是他的他豈得妄動耶自實道見今他享榮華我受貧苦眼前怎麼當得道士道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地

方將有兵戈大亂、不是這光景了、你快擇善地而居免受池魚之禍、自實道、在下愚昧、不識何處可以躲避、道士道、福寧可居、且那邊所在與你略有緣分、可償得你前日好意、貸人之物、不必想繆家還了、此皆子善念所至也、今到此已久、家人懸望、只索回去罷、自實道、起初自井中下來、行了許多暗路、今不能重記、就尋着了舊路也上去不得、如何歸去、道士道此間別有一徑可以出外、不必從舊路了、因指點山後一條路徑、吽自實從此而行、自實再拜稱謝、道士自轉身去了、自實依着所指之徑行不多時、見一个大

口走將出來、另有天日、急回頭認時、元已不見、自實望去百步之外、遠遠有人行走、奔將去問路、元來即是福州城外、遂急急跑回家來、家人見了、又驚又喜道、那里去了這幾日、自實道、我今日去就是今日來、這麼說幾日、家人道、今日是初十了、自那日初一出門、到晚不見回來、只道在軒轅翁菴裡、及至去問時、却又說不曾來、只疑心是有甚麼山高水低、軒轅翁說你家主人還有後祿、定無他事、所以多勉強寬解、這幾日杳然無信、未免慌張、幸得來家、却好了、自實把懊恨投井、誰知無水不死、却遇見道士奇奇怪怪、

至此方以爲仙自貴眞何貴

讀者不覺聽者不淺天下之事每每如此

許多說話、說了一遍道、叫得仙家日月長、今吾在井裡、只得一晌、世上却有十日、這道士多分是仙人、他的說話必定有准、我們依言、搬在福寧去罷、不要戀戀繆家的東西、不得到手、反爲所誤了、一面叫家人收拾起來、打點上路、自實走到軒轅翁菴中、別他一別、說遷去之意、軒轅翁問爲何發此念頭、自實把井中之事、說了一遍、軒轅翁跌足道、可惜足下不認得人、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我修煉了一世不能相遇、豈知足下當面錯過、仙家之言、不可有違、足下遷去爲上、老漢也自到山中去了、若住在此地、必爲亂兵

（既有前言辨亦不必）

所殺、自實別了回來、一逕領了妻子、同到福寧、此時天下擾亂、賦役煩重、地方多有逃亡之屋、自實走去尋得幾間、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并登瓦礫、將就修葺來住、揮鋤之際、錚然有聲、掘將下去、却是石板一塊、撥將開來、中有藏金數十錠、合家見了、不勝之喜、恐怕有人看見、連忙收拾在箱匣中了、自實道、井中道士所言、此間與吾有些緣分、可還所貸銀兩、正謂此也、將來秤一秤、果是三百金之數、不多不少、自實道、井中人果是仙人、在此住料然不妨、從此安頓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凍餓、放心安居、後來張

士誠大軍臨福州陳平章遣撥一應官吏多被誅戮纔千戶一家被王將軍所殺盡有其家貲自實在福寧竟得無事算來恰恰三年道士之言無一不驗可見財物有定數他人東西強要不得的爲人一念善惡之報一些不差的有詩爲證

一念起時神鬼至　何况前生夙世緣
方知富室多慳吝　只爲他人守業錢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五

徐茶酒乘鬧劫新人、　鄭蕊珠鳴寃完舊案、

詞云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次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珮玎璫、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劉郎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玉樹瓊枝相映耀、誰與安排忒好、有多少風流歡笑、直待來春成名了、馬如龍綠綬欺芳草、同富貴、又偕老、

這首詞、名賀新郎、乃是宋時辛稼軒爲人家新婚吉席而作、天下喜事、先說洞房花燭夜、最爲熱鬧、因是這熱鬧就有趁哄打劫的了、吳興安吉州富家新婚、當夜有一个做賊的、趁着人雜時節溜將進去、伏在新郎的床底下了、打點人靜後出來捲取東西、怎當這人家新房裏頭、一夜停火到天明、床上新郎新婦、雲雨歡濃了一會、枕邊切切私語、你問我答、煩瑣不休、說得高興、又弄起那話兒來、不十分睡、那賊躲在床下、只是聽得肉麻不過、却是不曾靜悄、又且燈火明亮、氣也喘不得一口、何况脫身出來做手脚、只

行了心伏着不動、水火急時、直等日間床上無人時節、就床下暗內中撒放、如此三日夜、畢竟下不得手、肚中餓得難堪、餓不得死活、聽得人聲略定、捹着命、慼慼走出、要尋路逃去、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夜人瞧（見在變用）見、叫一聲有賊、前後人多扒起來、拿住了、先是一頓拳頭腳尖、將渠綑着、整備天明送官、賊人哀告道、小人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該進來、適間（[illegible]）這一頓臭打、也折算得過了、千萬免小人到官、放了出去、小人自有報效之處、主翁道、誰要你報效、你每這樣人、只是送到官打死了、纔乾淨、賊人道、甘拳

不肯饒我、我到官自有說話、你每不要慌、主翁見他說得撇強、更加可恨、又打了幾个巴掌、綑到天明、申破了地方、一同送到縣裡去、縣官審問時、正是賊有賊智、那賊人不慌不忙的道、老爺詳察、小人不是个賊、不要屈了小人、縣官道、不是賊、是甚麼樣人、縣在人家床下、賊人道、小人是个醫人、只爲這家新婦、從小有个暗疾、舉發之時、疼痛難當、惟有小人醫得、必要親手調治、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今新婚之夜、只怕舊疾舉發、暗約小人隨在房中、防備用藥、故此躲在床下、這家人不認得、當賊拿了、縣官道、那有

墮其[illegible]矣

卜言賊人道、新婦乳名瑞姑、他家父親寵了妾生子女、不十分照管他、母親與他一路、最是愛惜、所以有了暗疾、時常叫小人私下醫治、今若叫他到官自然認得小人、纔曉得不是賊、卻㬎見他丁一確二說着、有些信將起來、道果有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而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元來這賊縣在床下這三夜、備細聽見床上的說話、新婦果然有些心腹之疾、家裏常發的、因告訴丈夫、被賊人記在肚裏、恨這家不饒他、當官如此攀出來不惟可以遮飾自家的罪、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出他家的醜這是

原自易破富家翁作之智耳

那賊人德賴之處、那曉縣官竟自被他哄了、果然提將新婦起來、富家主翁急了、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官、縣官那里肯聽、富家翁又告情願不究賊人罷了、縣官大怒道、告別人做賊也是你、及至要个証見就說情願不究、可知是誣賴平人爲盜、若不放新婦出來質對、必要問你誣告、富家翁計無所出、方悔道、早知如此、放了這術賊也罷、而今反受他累了、衙門中一个老吏見這富家翁徬徨、問知其故、便道、要破此猾賊、也不難、只要重重謝我、我去禀明了、有方法叫他伏罪、富家翁許了謝禮十兩、老吏去禀縣官道、這家

新婦初過門、若出來與賊盜同辨公庭、恥辱極矣、老爺還該惜其體面、縣官道、若不出來、怎知賊的真假、老吏道、吏典到有一个愚見、想這賊潛藏內室、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便卻混賴其婦有約、而今不必其婦到官、密地另使一个婦人代了、與他相對、他認不出來、其誣立見、既可以辨賊、又可以周全這家了、縣官點頭道、說得有理、就叫吏典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包頭素衣、當賊人面前帶上堂來、高聲稟道、其家新婦瑞姑、拏到、賊人不知是假、遽然叫道瑞姑瑞姑、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怎麼你公公家裏、

拏住我做賊送官、你就不說一聲、縣官道、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麽、賊人道、怎麽不認得、從小認得的、縣官大笑道、有這樣奸詐賊人、險些被你哄了、元來你不曾認得瑞姑、怎賴道是他約你醫病、這是个娼妓、你認得真了麽、賊人對口無言、縣官喝叫用刑、賊人方纔訴說、不曾偷得一件、乞求減罪、縣官打了一頓大板枷號示衆、因爲無賍、恕其徒罪、富家翁新婦方纔得免出官、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場大笑話、先說此一段做个笑本、小子的正話也說着一个新婚人家、弄出好些没頭的官司、直到後來方得明白、

本爲花燭喜筵、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網恢恢、啞迷何時得解

卻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姓鄭、也是經紀行中人家、事不爲甚大、生有一女、小名蕊珠、這倒是个絕世佳人、眞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許下本縣一个民家、姓謝、是謝三郎、還未曾過門、這个月裡揀定了吉日、謝家要來取去、三日之前、蕊珠要整容開面、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元來嘉定風俗、（作上于求其能免異辨乎）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多用着男人、其時有一个後生、姓徐名達、平時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奸巧好淫、

尊一打聽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醜、因爲要像心看着內眷、特特去學了那櫛工生活、得以遍人內室、又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如何叫得茶酒、卽是那邏儐相之名、因爲贊禮時節在儐高聲請茶請酒、多是他口裏說的、所以如此稱呼、這兩項生意、多傍着女人行止、他便一身兼做了、此時鄰家就叫他與女兒蕋珠開面、徐達帶了這頭家火、一徑到鄰家內裏來、蕋珠做女兒時節、徐達未曾見一面、而今卻叫他整容、然是看得親切、徐達一頭動手、一頭戲玩身子、如雪獅子向火、看看軟起來、那話兒

如嘆石髓的海燕看看硬起來、可惜礙着前後有人、恨不就勢一把抱住弄他一會、鄭老兒在傍看見模樣、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等他用手一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徐達看得渾身似火、背地裏手銃也不知放了幾遭、心裏掉不下、曉得嫁去謝家、就設法到謝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到得那日、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只見出來迎接的賓相、就是前日的櫛工徐達、心下一轉道、元來他又在此、比至新人出轎、行起禮來、徐達沒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口裏哩嗹囉嗹、把禮數多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東西錯認、左右亂行、信口稱呼。親翁怨爲親媽。無心贊唱。該拜反做該興、見過泰山、又請岳翁受禮、叅完堂上、還叫父母升廳、不管嘈襍郎君、只是貪看新婦。

徐達亂嘈嘈的、行過了許多禮數、新娘子花燭已過、進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送親喫喜酒、這謝家民戶人家、沒甚人力、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邊、裡頭媽媽率了一二个養娘、親自到房整酒、有个把當直的、搬東搬西、手忙脚亂、常是來不迭的、徐達相禮、到客人坐定了席、正要請湯請酒、是件贊唱、忽

[illegible]見了他、兩三次湯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請過與了、將至終席、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與了兩句、比至酒散、謝翁見茶酒如此忝前失後、心中不喜、要叫他來埋怨幾句、早又不見、當值的道、方纔往前面去了、謝翁道、怎麼尋了這樣不曉事的、如此淘氣、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自起身謝了酒、謝三郎走進新房、不見新娘子在內、疑他床上睡了、揭帳一看、仍然是張空床、前後照着、竟不見影、跑至廚房問人時、廚房中人多嚷道、我們多只在這里收拾、新娘子花燭過了、自坐房中、怎麼倒來問我們、三郎叫

了當直的、後來各處找尋、到後門一看、門又關得好好的、走出堂前說了、合家驚惶、當直的道、這个茶酒、一向不是个好人、方纔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兩眼只看着新人、又兩次不見了他、而今竟不知那里去了、莫不是他有甚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鄭老兒道、這个茶酒、元不是好人、小女前日開面也是他、因見他輕薄態度、正心裡怪恨、不想它上茶酒也用着他、鄭家隨來的僕人也說道、他元是个游嘴光棍、這賈頭賢禮、多是近新來學了、攛哄過日子的、畢竟他有緣故、去還不遠、我們追去、謝家當直的道、他要內

裏拐出新人、必在後門出後巷裡去了、方纔後門關好、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使人不疑、所以又到堂前衍這一閙、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故此這會不見、是他無疑、此時是新婚人家、篕子火把、多有在家裡、就每人點着一根、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十來个、開了後門、多望後巷裡趕來、元來謝家這條後門路、是一个直巷、也無灣曲、也無傍路、火把照起、明亮猶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見的、遠遠見有兩三个人走、前頭差一段路、去了兩个、後邊有一个還在那里、衆忙趕上、拏住火把一照、正是徐茶酒、問道、你爲何

在這里徐達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酒散、我要回去衆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對本家說聲、況且好一會不見了你、還在這裡行走、豈是回去的、你好好說將新娘子那裏去了、徐達支吾道、新娘子在你家裡、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衆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拿這游嘴光棍到家裡、拷問他出來、一擧人擁着徐達、到了家裡、兩家親翁、一同新郎各各盤問、徐達只推不知、一齊道、這樣頑皮賴骨、私下問他、如何肯說、綁他在柱上、待天明送到官去、難道當官也賴得落、把徐達做一團綑住、只等天明、此時第一个是謝三

到捎與了

不能勾握雨携雲　整備着鼠牙雀角

喜筵前枉與新郎　洞房中依然獨覺

衆人鬧鬧嚷嚷簇擁着徐達也有嚇他的也有勸他的一夜何曾得睡徐達只不肯說須臾天已大明謝家父子教衆人帶了徐達寫了一紙狀詞到縣堂上告准面稟其故知縣驚異道世間有此事遂與徐達問道你拐的鄭蕊珠那里去了徐達道小人是婚筵的茶酒只曉得行禮的事怎曉得新人的去向謝公就把他不辭而去在後巷趕着之事說了一遍知縣

吩咐用刑起來、徐達雖然是游花光棍、本是柔脆的人、熬不起刑、初時支吾兩句、看看當不得了、只得招道、小人因為開面時見他美貌、就起了不良之心、曉得嫁與謝家、謀做了婚筵茶酒、預先約會了兩個同伴、埋伏在後門了、趁他行禮已完、外邊只要上席、小人在裡面一看、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小人哄他還要行禮、新人隨了小人走出、新人卻不認得路、被小人引他到了後門、就把新人推與門外二人、新人正待叫喊、卻被小人關好了後門、望前邊來了、仍舊從前邊抄至後巷、趕着二人、正要奔脫、看見後面火把

明亮、知是有人趕來、那兩个人顧不得、小人竟自飛跑去了、小人有這个新人在旁、動止不得、恰好路傍有个枯井、一時慌了、只得抱住了他、攛了下去、却被他們趕着、拿了送官、這新人現在井中、只此是實。縣道、你在他家時、為何不說、徐達道、還打點遮掩得過、取他出井來受用、而今熬刑不起、只得實說了、知縣寫了口詞、就差一个公人、押了徐達、與同謝、鄭兩家人、快到井邊來、勘實回話、一行人到了井邊、鄭老兒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見有甚聲響、疑心女兒此時畢竟死了、揪着徐達狠打了幾下道、你害

我女兒死了、怕不償命、衆人勸住道、且撈了起來、不要廝亂、自有官法處他、鄭老兒心裏又疏又慌、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不肯放、徐達殺猪也似叫喊、這邊謝公叫人停當了竹兜繩索、一面下井去救人、一个膽大些的家人、紮縛好了、挂將下去、井中無水、用手一摸、果然一个人蹲倒在裡面、推一推看、已是不動的了、抱將來放在兜中、吊將上去、衆人一看、那里是甚麼新娘子、却是一个大鬍鬚的男子、鮮血模糊、跌多打開的了、衆人多喫了一驚、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掌道、這是怎麼說、連徐達看見也嚇得呆了、謝

進這又是甚麼蹊蹺的事、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裡頭還有人麼、井裏應道、並無甚麼了、接了我上去、隨即放繩下去接了那个家人上來、一齊問道、井中還有甚麼、家人道、止有些石塊在內、是一个乾枯的井、方纔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麼、衆人道、是一个死了的鬍子、那里是新人、你看麼、押差公人道、不要鳥亂了、回覆官人去、還在這个人娘的身上、要究新人下落、鄭謝兩老兒多道、說得是、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知縣問徐達道、你說把鄭蕊珠推在井中、而今井

中却是一个男屍、且說鄭蕊珠那里去了、這尸是鄭里來的、徐達道、小人只見後邊趕來、把新人攛下井裡、是實、而今却是一个男尸、連小人也猜不出了、知縣道、你起初約會這兩个同伴、叫做甚麼名字、必是這二人的緣故了、徐達道、一个張寅、一个李卯、知縣寫了名字、作速就差人去拏來、獄中凝鱉、立時拿到、每人一夾棍、只招得道、徐達相約後門等待、後見他推出新人來、負了就走、徐達在後趕來、正要同去、望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震、我們兩个膽怯了、把新人撩與徐達、只是拚命走脫了、已後的事一些也不

又對着徐達道、你當時將的新人那里去了、怎不送了出來、要我們替你與若、徐達對口無言、知縣對着徐達道、還只是你這奴才奸巧、喝叫再夾起來、徐達只喊得是小人該死、說來說去、只說到推在井中、便再說不去了、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同媒妁人等、又拘齊兩家左右隣里、備細訪問、多只是一般不知情、沒有甚麽别話、也沒有一个認得這尸首的、知縣出了一張榜文、招取尸親家屬認領埋葬、也不曾有一个說起的、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知縣又替他寫了榜文、訪取鄭蕊珠下落、也沒有一个人曉得

影響的知縣斷決不開、只把徐達收在監中五日一
比、謝三郎苦毒、時時催禀縣官、沒法、只得做他不着、（几為官者、俱知此耳）
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徐達起初一椿做差了事、到
此不知些頭腦、教他也無奈何、只好把過五日、與這
背痛癢也沒个打聽的去處、也沒个結局的法兒、真
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再說鄭蕊珠、那晚被徐
達拐至後門、推與二人、便見把後門關了、方曉得是
歹人的做作、欲待叫、看本家人、自是新來的媳婦、不
曾知道一个名姓、一時叫不出來、亦且門已關了、便
口裏喊得兩句、不濟、不也沒人聽得、那些後生[illegible]

看只是走、心裡正慌、只見後面趕來兩个人、撇在地下、竟自去了、那个徐達一把抱來丟在井裡、井裡無水、又不甚深、只跌得一下、毫無傷損、聽見上面衆人喧嚷、曉得是自己家人、又火把齊明、只得井裡也有（此中錯過天下事多矣）光、鄭蕊珠負極叫喊救人、怎當得上邊人聲住徐達、（如此）你長我短、嚷得一个不耐煩、婦人聲音終久嬌細、又在井裡、那个聽見多、撇擁着徐達、吆吆喝喝、一路去了、鄭蕊珠聽得人聲漸遠、只叫得苦、大聲啼哭、看看天色明亮、蕊珠想道、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高叫兩聲救人、又大哭兩聲、果然驚動了上邊兩个人、只

因這兩个人走將來、有分教

黄塵行客、翻爲墜井之魂、綠鬢新人、竟作離鄉之婦、

說那兩个人、是河南開封府杞縣客商、一个是趙申、一个是錢巳、合了本錢、同到蘇松做買賣、得了重利、正要回去、偶然在此經過、聞得啼哭喊叫之聲、却在井中出來、兩个多走到井邊、望下一看、此時天光、照下去、隱隱見是个女人、問道、你是甚麼人、在這裡頭、下邊道、我是此間人家新婦、被強盜劫來、丟在此間、快快救我出來、到家自有重謝、兩人聽得、自商量道、

後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是個女人、怎麼勾出來、沒人救他、必定是死、我每擔着、也是有緣、行囊中有長繩、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趙申道、我溜撒些、等我下去、錢巳道、我身子坌、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邊吊着繩頭、用些坌氣力罷、也是趙申每氣到了、見是女子、高興之甚、揎拳裸袖、把繩縛在腰間、雙手吊着繩、錢巳一脚踹着繩頭、雙手提着繩、一步步放將下去、到了下邊、見是沒水的、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蘂珠道、我救你、則个、鄭蘂珠道、多謝大恩、趙申就把身上繩頭、解下來、將鄭蘂珠腰間如法縛了、道

你不要怕、只把雙手弔着繩、上邊自提你上去執緊牢、不掉下來的、快上去了、把繩來弔我、鄭蕊珠已不得出來、放着膽、弔了繩、上邊錢巳見繩急了、覺得有人弔着、盡氣力一扯一扯的弔出井來、錢巳擡眼一看、却是一个艷粧的女子、

雖然鬢亂釵橫、　却是天姿國色、
猶如井底現身、　疑是龍宮捧得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做出沒天理的勾當來、起初錢巳與趙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頭、（君子不見可欲自是妙理）下手救將起來、見是個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

心思量道、他若起來、必要與我爭、不能勾獨享、況且他囊中本錢儘多、而今生死之權、操在我手、我不放他起來、這女子與囊橐多是我的了、歹念正起、聽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繩下來、錢已發一个很道、結果了他罷、在井傍撥起一塊大石頭來、照着井中叫聲下去、可憐趙申眼盼盼望着上邊放繩下來、豈知是塊石頭、不曾隄防的、囬避不及、打着腦蓋骨、登時粉碎、嗚呼哀哉了、鄭蕋珠在井中出來、見了天日、方抖搜衣服、界定得性、只見錢已如此做作、驚得魂不附體、口裡只念阿彌陀佛、錢已道、你不要慌、此是我

佬人、故此與他下去、結果了他性命、鄭蕊珠心裡還是你的佬人、豈知是我的恩人、也不敢說出來、只象送在家裡去、錢已道、好自在話、我特特在井裡救儞出來、是我的人了、我怎肯送還你家去、我是河南開封府家、你到我家裡、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貴了、快隨我走、鄭蕊珠黑天暗地、不認得這條路是那里、離家裡是近是遠、又沒个認得的人在傍邊、心中沒个主見、賊已催促他走動、道你若不隨我、仍舊攛你在井中、一石頭打殺了、你見方纔那个人麼、鄭蕊珠驚怕、思量無計、只得隨他去、正是

纔脫風狂子、　又逢輕薄兒、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錢巳一路分付鄭蕊珠、教道他到家見了家人、只說蘇州討來的、有人來問趙申時、只回他還在蘇州就是了、不多幾日到了開封杞縣、進了錢巳家裡、誰知錢巳家中還有一个妻子萬氏、小名叫做虫兒、其人狠毒的甚、一見鄭蕊珠就放出手段來、無所不至、擺佈他將他頭上手飾身上衣服盡多剝下、只許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飯、一應粗使生活、要他一身支當、一件不到、大棒打來、鄭蕊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

（家有此婦[illegible]何害哉[illegible]人害性女子）

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平白地強我來怎麼麄毒打得我那个萬虫兒那里聽你分訴也不問着來歷只說是小老婆（都婦心事）就該一味喫醋毒打罷了萬虫兒一向做人惡劣是隣里婦人沒一个不詛罵斷的有一个隣媽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心中常抱不平忽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心裏道又不嫁又不討莫不是拐來的做這樣陰隲事坑着人家兒女把這話別在心上一日錢巴出到外邊去了鄭蕊珠打水走到隣媽家借水桶隣媽留他坐着問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爲何宅上爹娘肯遠嫁到此喫這般

磨折、鄭蕊珠哭道、那里是爹娘嫁我來的、鄭媽道、這等怎得到此、鄭蕊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拋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鄭媽道、這等是錢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隨他的了、鄭蕊珠道、那里是、其時還有一个人下井、親身救我起來的、這个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後、就將繩接他、誰知錢家那廝狠毒、就把一塊大石頭丟下去、打死了那人、拉了我就走、我彼時一來認不得家裡、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三來他說道、到家就做家主婆、豈知墮落在此、受這樣磨難、鄭媽道、當初你家的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爲商

今趙家不回來、前日來問你家時、說道還在蘇州、他家信了、恐小娘子說起來、那下井救你喫打殺的、必是趙家了、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了、少不得牒送你回去、可不免受此間之苦、鄭蕊珠道、只怕我（此亦不得事）（甚受罪得實）跟人來了、也要問罪、鄭媽道、你是婦人家、被人迫誘、有何可罪、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對趙家說了、趙家必定告狀、要與你寫一張首狀、當官遞去、你只要實說、包你一些罪也沒有、且得還鄉見父母了、鄭蕊珠道、若得如此、重見天日了、計較已定、鄭媽一面去與趙家說了、趙家赴縣理告這邊鄭蕊珠、也拿首狀到

官把縣知縣問了鄭蕋珠口詞即時差捕錢巳到官錢巳欲待支吾却被鄭蕋珠是長是短一口證定錢巳抵賴不去恨恨的向鄭蕋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我鄭蕋珠道那个救我的你怎麽打殺了他錢巳無言趙家又來求判填命知縣道殺人情真但皆係口詞屍首未見這裏成不得獄這是嘉定縣地方做的事鄭蕋珠又是嘉定縣人屍首也在嘉定縣我這裏只錄口詞成招將一行人連文卷押解到嘉定縣結案就是了當下先將錢巳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illegible]）鄭蕋珠召保就是薛媽替他遞了保狀且喜與那个

惡婦萬虫兒不相見了杞縣一面疊成文卷僉了長解把一干人多解到蘇州府嘉定縣來是日正逢蓋日比較之期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恰好在那里比較開封府杞縣的差人投了文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叫到鄭蕊珠蕊珠答應徐達擡頭一看却正是這个失去的鄭蕊珠是開面將認得親切的大叫道這正是我的冤家我不知爲你打了多少你却在那里來莫不是鬼麽知縣看見問徐達道你爲甚認得那婦人徐達道這个正是井裡失去的新人不消比較小人了知縣也駭然道有這等事與鄭

一細問、鄭蕊珠照前事細說了一遍、知縣又把來文逐一簡看、方曉得前日井中死屍乃趙申、被錢巳所殺、遂吊取趙申屍首、令仵作人簡驗、得頭骨碎裂、係是生前被石塊打傷身死、將錢巳問成死罪、抵趙申之命、徐達拐騙雖事不成、禍端所自、問三年滿徒、張寅李卯、各不應杖罪、鄭蕊珠所遭不幸、免科、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趙申屍骨家屬領埋、係隔省、埋葬、釋放章家、知縣發落已畢、笑道、若非那邊弄出、解這兩个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也嘉定一縣傳爲新聞、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新婦、直到這日

方得到手，已是个弄殘的了，又為這事壞了兩條命，其禍皆在男人開而上起的。所以內外之際（有關世教）不可不嚴也。

男子何當整女容，　致令惡少起頑兇。
今朝試看含香蕊，　已動當年函谷封。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六

懵教官愛女不受報　窮庠士助師得令終

詩曰

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
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

這首詩乃是廣文先生所作、道他做官淸苦處、蓋因天下的官、隨你至卑極小的、如倉大使、巡簡司、也還有些外來錢、惟有這教官管的是那幾个酸子、有體面的、還來送你幾分節儀、沒體面的、終年面也不來見你、有甚往來交際、所以這官極苦、然也有時運好、撞着好門生、也會得他的氣力起來、這又是各人的

造化不同浙江溫州府曾有一个廩膳秀才姓韓名贊卿屢次科第不得中式挨次出貢到京赴部聽選選得廣東一个縣學裡的司訓那个學直在海邊從來選了那裡再無人去做的你道為何元來與軍民府州一樣是个有名無實的衙門有便有幾十个秀才但是認得兩个上大人的字脚就進了學再不退了平日只去海上尋些道路直到上司來時穿着衣巾擺班接一接送一送就是他向化之處了不知國朝幾年間曾剏立得一个學舍無人來住已自東倒西歪旁邊有兩間舍房住一个學吏也只管記記名

教官衙門何必定有有名有實的

姓簿籍沒事得做就合着秀才一夥去做生意這就算做一个學了韓贄卿悔氣（誰知到不是悔氣）却選着了這一个去處曾有走過廣裡的備知詳細說了這樣光景合家恰像死了人一般哭个不歇韓贄卿家裡窮得火出守了一世書窗指望巴个出身多少掙些家私今却如此遭際沒計奈何韓贄卿道難道便是這樣罷了不成窮秀才結煞除了去做官再無路可走了我想朝廷設立一官畢竟也有个用處見放着一个地方難道是去不得哄人的也只是人自怕了我總是沒事得做揀着窮骨頭去走一遭或者撞着上司可憐有

些別樣處法作成此道路就好似在家裡坐了遂發一个狠決意要去親眷們阻當他多不肯聽措置了些盤纏別了家眷冒冒失失竟自赴任到了省下見過幾个上司也多說道此地去不得住在會城守幾時別受些差委罷韓贊卿道朝廷命我到此方行教道有身不履其地算得爲官的是必到任一番看如何光景上司聞知多笑是迂儒腐氣憑他自去了韓贊卿到了海邊地方尋着了那个學吏拏出吏部急字號文憑與他看了學吏吃驚道老爹你如何直走到這裡來偉贊卿道朝廷教我到這裡做教官不到

這裡、却到那裏、學吏道雋覷但是老爹們來、只在省城住下、寫个諭帖來知會我們、開本花名冊子送來、秀才廩粮中扣出一个常例一同送到、一件事就完了、老爹每俸薪、自在縣裡去取、我們不管、以後陞除去任、我們總不知道了、今日如何却竟到這裡、韓贊卿道、我既是這裡官、須管着這裡秀才、你去叫幾个來見我、學吏見過文憑、曉得是本管官、也不敢怠慢、急忙去尋幾个爲頭的積年秀才、與他說知了秀才道奇事奇事有个先生來了、一傳兩兩傳三、一時會聚了十四五个、商量道、既是先生到此、我們也該以

畢是孔夫子降伏得人

禮相見有幾个年老些的穿戴了衣巾其餘的只是常服多來拜見先生韓贊卿接見已畢逐个問了姓叙些寒溫盡皆歡喜略略問起文字大意一班兒都相對微笑老成的道先生不必拘此某等敢以實情相告某等生在海濱多是在海裡去做生計的當道恐怕某等在內地生事作成我們穿件藍袍做了个秀才羈縻着唱得幾个喏寫得幾字就是了其實不知孔夫子義理怎麽樣的所以再沒有先生們到這裡的今先生（賢爺子）辛辛苦苦來走這番這所在不可久留却又不好叫先生便如此空回去先生且安心住兩

猜信有為非尋常秀才也

且讓吾們到海中去去、五日後却來見先生、就打發先生起身、只看先生造化何如、說畢、哄然而散、韓贊卿聽了、這番說話、驚得呆了、做聲不得、只得依傍着學吏尋間民房、權且住下、這些秀才去了五日、果然就來見了、韓贊卿道、先生大造化、這五日內、生意不比尋常、足足有五千金、勾先生下半世用了、弟子們說過的話、毫釐不敢入己、盡數送與先生、見弟子們一點孝意、先生可收拾回去、是个高見、韓贊卿見了許多東西、諕了一跳、道多謝列位盛意、只是學生帶了許多銀兩、如何回去得、衆秀才道、先生不必憂慮

弟子們着幾个與先生做伴同送過嶺萬無一失、韓贊卿道、學生只爲家貧無奈、選了這裡不得不來豈知遇着列位、用情如此、衆秀才道弟子們從不曾見（如此好訣已後到任者必發長）先生面的、今勞苦先生一番、周全得回去、也是我們弟子之事、已後的先生不消再勞了、當下衆秀才替韓贊卿打叠起來、水陸路程舟車之類、多是衆秀才備得停當、有四五个陪他一路起身、但到沿舟所在、有些人來相頭相脚、面生可疑的、這邊秀才不知口裏說些甚麼、抛个眼色、就便走開了去、直送至交界地方、路上太平的了、然後別了韓贊卿、告回、韓贊卿

譏之不盡、竟帶了重貲回家、一个窮儒、一旦饒裕了、可見有造化的、只是這个教官、又到了做不得的地方、也原有起好處來、在下爲何把這个教官說這半日、只因有一个教官、做了一任回來、貧得徹骨、受了骨肉許多的氣、又虧得做教官時、一个門生之力、掙了一派後運、爭盡了氣、好結果了、正是

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
任是親兒女、還隨阿堵移、

話說浙江湖州府近太湖邊地方、叫做錢簍、有一个老廩膳秀才、姓高名廣、號愚溪、爲人忠厚、生性古執、

生有三女、俱已適人過了。妻石氏已歿、並無子嗣。止有一姪、名高文明、另自居住、家道頗厚。這高愚溪積祖傳下房屋一所、自已在裏頭住、姪兒也是有分的。只因姪兒自掙了些家私、要自家像意、見這祖房坍塌下來修理不便、便自已置買了好房子、搬出去另外住了。若論支派、高愚溪無子、該是姪兒高文明承繼的。只因高愚溪諱言這件事、況且自有三女、未免偏向[illegible][illegible]一骨血、有積趲下的束修本錢、多零星與女兒們去了。後來挨得出貢、選授了山東費縣教官、轉了沂州、又陞了東昌府、做了兩三任、歸來囊中也有

四五百金寬些、有官聽說大凡窮家窮計、有了一二兩銀子、便就做出十來兩銀子的氣質出來、況且世上人的眼光極淺、口頭最輕、見一兩个箱兒匣兒略重些、便猜道有上千上萬的銀子在裏頭、還有鑿鑿說着數目、恰像親眼看見親手兌過的一般、總是一刻的窮相、彼時高愚溪帶得些回來、便就聲傳有上千的數目了、三个女兒曉得老子有些在身邊爭來親熱、一个賽一个的要好、高愚溪心裏歡喜道我雖是沒有兒子、有女兒們如此殷勤、老景也還好過、又想一想道、我總是留下私蓄、也沒有別人得、與他稍

大手段不是做教官的

不舍些出來、分與女兒們、不等他們感激、越堅他每的孝心、當下取三百兩銀子、每女兒與他一百兩、女兒們一時見了銀子、起初時千歡萬喜、也自感激、後來聞得說身邊還多、就有些過望起來、不見得十分足處、大家喞噥道、不知還要留這偌多與那个用、雖然如此說、心裏多想他後手的東西、不敢冲撞、只是趕上前的討好、姪兒高文明照常往來、高愚溪不過澹而相待、雖也送他兩把俸金、幾件人事、恰好姪兒也替他接風洗塵、只好直退、姪兒有些身家、也不想他的、不以爲意、那些女兒鬧鬨了幾日、各要回去、只

剩得老人家一个、在這些敗落舊屋裏而居住、覺得凄涼、三个女兒、你也說、我也說、多道來接老爹家去住幾時、各要爭先、愚溪笑道、不必爭、我少不得要來看你們的、我從頭而來、各住幾時便了、別去不多時、高愚溪在家清坐了兩日、寂寞不過、收拾了些東西、先到大女兒家裏住了幾時、第二个第三个女兒、多着人來相接、高愚溪以次而到、女兒們只怨悵來得遲、住得不長遠、過得兩日、又來接了、高愚溪周而復始、住了兩巡、女兒們殷殷勤勤、東也不肯放、西也不肯放、高愚溪思量道、我總是不生得兒子、如今年已

老早分家不得自繇自在矣

老遭又無老小何苦獨自个住在家裡、有此三个女兒、輪轉供養、勾過了殘年了、只是白喫他們的、心裏不安、前日雖然每人與了他百金、他們也費些在我身上了、我何不與他們說過、索性把身邊所有、盡數分與三家、等三家輪供養了我、我落得自繇自在、這邊過幾時、那邊過幾時、省得老人家還要去買柴糴米、支持辛苦、最爲便事、把此意與女兒們說了、女兒們个个踴躍從命、多道女兒養父親、是應得的、就不分得甚麽也說不得高愚溪大喜、就到自屋裡、把隨身箱籠、有些寶物的、多搬到女兒家裏來了、私下把

箱籠東西、軿軿奏湊、還有三百多兩、裝好漢、發个慷慨、再是一百兩一家、分與三个女兒、身邊剩不多些甚麼了、三个女兒接受、盡皆歡喜、自此高愚溪只輪流住在三个女兒家裏過日、不到自家屋裏去了、這幾間祖屋、久無人住、逐漸坍將下來、公家物事、賣又賣不得、女兒們又攛掇他、說是有分東西、何不折了些來、愚溪總是不想家去住了、道是有理、但見女婿家裡有些甚麼工作修造之類、就去悄悄載了些作料來增添改用、東家取了一條梁、西家就想一根柱、甚至豬棚屋、也取些椽子板障來拉一拉、多是零碎

自然之事
分

取了的、姪兒子也不好小家子樣來爭、聽憑他沒些搭煞的把一所房屋狼籍完了、

祖宗締造本艱難、公物將來棄物看
自道婿家堪畢世、寧知轉眼有炎寒

且說高愚溪初時在女婿家裡過日、甚是熱落、家家如此、以後手中沒了東西、要做些事體、也不得自繇、漸漸有些不便當起來、亦且老人家心性、未免有些嫌長嫌短、左不是、右不是的、難爲人、畧不像意、口裡便恨恨毒毒的說道、我還是喫用自家的、不喫用你們的、聒絮个不住、到一家、一家如此、那些女婿家裡、

未免有些厭倦起來況且身邊無物沒甚麼想頭了就是至親如女兒心裡較前也懈了好些說不得个推出門却是巴不得轉過別家去了眼前清淨幾時所以初時這家住了幾時未到滿期那家就先來接他而今就過日期也不見來接只是巴不得他遲來些高愚溪見未來接便多住了一兩日這家子就有些言語出來道我家住滿了怎不到別家去再畧動氣就有的發話道當初東西三家均分又不是我一家得了的言三語四耳朶裏聽不得高愚溪愛了一家之氣忿忿地要告訴這兩家怎當得這兩家真是

只看取厭之道

一个娘養的過得兩日這些光景也就現出來了閒話中間對女兒們說着姊妹不是開口就護着姊妹夥的至于女壻一發彼此相爲外貌解勸之中帶些尖酸譏評只是丈人不是更當不起高愚溪惱怒不過只是尋是尋非的炒鬧合家不寧數年之間弄做个老厭物推來攘去有了三家反無一个歸根着落之處了看官若是女兒女壻說起來必定是老人家不達時務惹人憎嫌若是據着公道評論其實他分散了好些本錢把這三家做了靠傍凡事也該體貼他意思一分纔有人心天理怎當得人情如此與他

人人有此病

的便算已物、用他的便是寃家、況且三家相形、便有許多不調勻處、假如要請一个客、做个東道、這家便嫌道何苦定要在我家請、口裏應承時、先不爽利了、就應承了去、心是懈的、日挨一日、挨得滿了、又過了一家、到那家提起時、又道何不在那邊時節請了、偏要留到我家來請、到底不請得、撒開手、難道遇着大小一事、就三家各派不成、所以一件也成不得了、怎教老人家不氣苦、這也是世態自然到此地位的、只是起初不該一味溺愛女兒、輕易把家事盡情散了、而今權在他人之手、豈得如意、只該自揣了些已盡

罷却又是親手分過銀子的、心不甘伏、欲待尋了口氣、別走道路、又手無一錢、家無片瓦、爭氣不來、動彈不得、要去告訴姪兒、平日不曾有甚好處到他、今如此行徑沒下稍了、恐怕他們見笑、沒臉嘴見他、左思右想、恨道只是我不曾生得兒子、致有今日、枉有三女、多是負心何外的、一毫沒幹、反被他們賺得沒結果了、使一个性子、啣着眼淚走到路傍一个古廟裏、坐着、越想越氣、累天倒地的哭了一回、猛想道、我做了一世的儒生、老來弄得這等光景、要這性命做甚麼、我把胸中氣不忿處、哭告菩薩一番、就在這裡尋

个自盡罷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高愚溪正哭到悲切之處、恰好姪兒高文明在外邊收債回來、船在岸邊搖過、只聽得廟裡哭聲、終是關着天性、不覺有些動念、仔細聽着、像是伯伯的聲音、便道不問是不是、這个哭哭得好古怪、就住櫓去看一看、怕做甚麼、叫船家一櫓邀住了船、船頭奏岸、撲的跳將上去、走進廟門、喝道、那个在此啼哭、各擡頭一看、兩下多喫了一驚、高文明道、我說是伯伯的聲音、為何在此、高愚溪見是自家姪兒、心裏悲酸起來、越加痛切、高文明道、伯伯老人家、休哭壞了身子、且說與姪兒受了何

人的氣、以致如此、高愚溪道、說也羞人、我自差了念頭、死靠着女兒、不留个後步、把些老本錢、多分與他們了、今日却没一个理着我了、氣忿不過、在此痛哭、告訴神明一番、尋个自盡、不想遇着我姪、甚爲有愧、高文明道、伯伯怎如此短見、姊妹們是女人家見識、與他認甚麽眞、愚溪道、我寧死于此、不到他三家去了、高文明道、不去也憑得伯伯、何苦尋死、愚溪道、我已無家可歸、不死何待、高文明道、姪兒不才、家裡也還奉養得伯伯一口起、怎說這話、愚溪道、我平時不曾有好處到我姪、些些家事、多與了別人、今日剩得

此處却明白起來

个光身子怎好來擾得你高文明道自家骨肉如何說个擾字愚溪道便做道我姪不弃姪媳婦定然憎的我出了偌多本錢買別人嫌憎過了何況子然一身高文明道姪兒也是个男子漢豈繇婦人做主況且姪婦頗知義理必無此事伯伯只是隨着姪兒到家裡罷了再不必遲疑快請下船同行高文明也不等伯子回言一把扯住衣袂拉了就走竟在船中載回家來高文明先走進去對娘子說着伯伯苦惱思量尋死的話高娘子喫驚道而今在那里了高文明道已載他在船裡回來了高娘子道雖然老人家沒

搭絲、討得人、輕賤、却也是高門裡的體面、原該收拾了回家來、免被別家恥笑、高文明還怕娘子心未定、故意道老人家雖沒用了、我家養這一羣鵝在圈裡、等他在家、早晚看看也好的、不到得喫白飯、娘子道、說那里話、家裡不爭得這一口、就喫了白飯也是自家骨肉、又不養了閒人、沒有姪兒叫个伯子來家看鵞之理、不要說這話、快去接了他起來、高文明道既如此說、我去請他起來、你可整理些酒飯相待說罷、高文明三脚兩步、走到船邊請了伯子起來、到堂屋裡坐下、就搬出酒肴、來伯姪兩人喫了一會高愚溪

還想着可恨之事、提起一兩件來告訴姪兒、眼淚簌簌的下來、高文明只是勸解、自此且在姪兒處住下了、三家女兒知道曉得老兒心裡怪了、却是巴不得他不來、雖體面上也叫个人來動問動問、不曾有一家說來接他去的、那高愚溪心性古撇、便接也不肯去了、一直到了年邊、三个女兒家纔假意來說接去過年、也只是說聲、不見十分殷勤、高愚溪回道不來、也就住了、高文明道、伯伯過年正該在姪兒家裡住的、祖宗影神也好拜拜、若在姊妹們家裏、挂的是他家祖宗、伯伯也不便、高愚溪道、姪兒說得是、我還有

兩个舊箱籠、有兩套圓領在裡頭、舊紗帽一頂多在大女兒家裡、可着人去取了來、過年時也好穿了拜拜祖宗、高文明道這是要的、可寫兩个字去取、隨着人到大女兒家裡去討這些東西、那家子正怕這厭物、再來見要這付行頭、曉得在別家過年了、恨不得急燒一付退送紙、連忙把箱籠交還不迭、高愚溪見取了這些行頭來、心裏一發曉得女兒家裏不要他來的意思、安心在姪兒處過年、大凡老休在家裡的小官、巴不得撞個時節吉慶、穿着這一付紅閃閃的搖擺搖擺以爲快樂、當日高愚溪着了這一套、拜了

祖宗姪兒姪媳婦也拜了尊長一家之中甚覺和氣強似在別人家了只是高愚溪心裡時常不快道是不曾掉得甚麼與姪兒今反在他家打攪甚爲不安就便是看覷的事他也肯做早是姪兒不要他去

同枝本是一家親　纔屬他門便路人
直待酒闌人散後　方知葉落必歸根

一日高愚溪正在姪兒家閒坐忽然一个人公差打扮的走到面前拱一拱手道老伯伯借問一聲此間有个高愚溪老爹否高愚溪道問他怎的公差道老伯伯指引一指引一路問來說道在此間在下要見

早知破紗帽務如此有志文字不宜太枝遠矣

他一見、有些要緊說話、高愚溪道、這是个老朽之人、尋他有甚麼勾當、公差道、福建巡按李爺、山東沂州人、是他的門生、今去到任、迂道到此、特特來訪他、我尋兩日了、愚溪笑道、則我便是高廣、公差道、果然麼、愚溪指着壁間道、你不信、只看我這頂破紗帽、公差曉得是實、叫聲道、失敬了、轉身就走、愚溪道、你且說山東李爺叫甚名字、公差道、單諱着一个某字、愚溪想了一想道、元來是此人、公差道、老爹家裡收拾一收拾、他等得不耐煩了、小的去稟、就來拜了、公差訪得的實、喜喜歡歡自去了、高愚溪叫出姪兒高文明

來、與他說知此事、高文明道、這是興頭的事、貴人來臨、必有好處、伯伯當初怎麽樣與他相處起的、愚溪道、當初吾在沂州做學正、他是童生新進學、家裏甚貧、出那拜見錢不起、有半年多了、不能勾來盡禮、齋中兩个同僚、撺掇我出票去拿他、我只是不肯、後來訪得他果貧、去與他來見、是我一个做主、分文不要他的、齋中見我如此、也不好要得了、我見這人身雖寒儉、意氣軒昂、模樣又好、問他家裏連燈火之資、多難處的、我到劝了他些盤費回去、又替他各處贊揚、第二年就有了一个好館、在東昌時節、又府裏薦了

他、歸來這幾時不相聞了後來見說中過進士、也不知在那里爲官、我已是老邁之人、無意世事、總不記在心上、也不去查他了、不匡他不忘舊情、一直到此來訪我、高文明道、這也是个好人了、正說之間、外邊啌嘍起來、說一个大船泊將攏來了、一齊來看、高文明走出來、只見一个人、拿了紅帖、竟望門裏直奔、高文明接了、帖進來看、高思溪忙將古、董、衣、服、穿戴了、出來迎接、船艙門開處、搖搖擺擺、踱上个御史來、那御史生得齊整、但見

胸蟠豸繡、人避驄威、攬轡想像澄淸停車動搖山

嶽、霜飛白簡、一筆裏要管閒非、清比黃河、滿面上專尋不是、若不爲學中師友、誰怎肯來林外野人家、

那李御史見了高愚溪、口口稱爲老師、滿面堆下笑來、與他拱揖進來、李御史退後一步、不肯先走、扯得个高愚溪氣喘不迭、涎唾鼻涕亂來、李御史帶着笑、只是謙遜、高愚溪強不過、只得扯着袖子占先了些、一同行了、進入草堂之中、御史命設了毯子、納頭四拜、拜謝前日提携之恩、高愚溪還禮不迭、拜過、即送上禮帖、候敬十二兩、高愚溪收下、整椅在上面、御史

上前急淚人行者也

再三推辭、定要傍坐、只得左右相對、御史還不肯占上、必要愚溪右手高些、纔坐了、御史提起昔日相與之情、甚是感謝、說道僥倖之後、日夕想報師恩、時刻在念、今幸適有此差、道繇貴省迂途來訪、不想高居如此鄉僻、高愚溪道可憐可憐、老朽那得有居、此乃舍姪之居、老朽在此趂住的、御史道老師當初必定有居、愚溪道、老朽拙算、祖居盡廢、今無家可歸、只得在此強顏度日、說罷不覺哽咽起來、老人家眼淚極易落的、撲的掉下兩行來、御史惻然不忍、道容門生到了地方、與老師設處便了、愚溪道若得垂情、老朽

高手段　有情且甚　狠狠

至此不忘、御史道門生到任後便着承差來相候、說句一个多時的話、起身去了、愚溪送動身看船開了、然後轉來將適纔所送銀子來看一看、對姪兒高文明道、此封銀子、我姪可收去、以作老漢平日供給之費、高文明道、豈有此理、供養伯伯是應得的、此銀伯伯留下、隨便使用、高愚溪道、一向打攪、心實不安、手中無物、只得覥顏過了、今幸得門生送此、豈有累你供給了、我白收物事自用之理、你若不收我的、我也不好再住了、高文明推却不得、只得道既如此說、姪兒取了一半去、伯伯留下一半別用罷、高愚溪依言、

各分了六兩、自李御史這一來鬧動了太湖邊上、把這事說了幾日、女兒家知道了、見說送來銀子、分一半與姪兒了、有的不氣干道光輝了他家、又與他銀子有的道這些須銀子、也不見幾時用、不要欣羨他免得老厭物來家也勾了、料沒得再有幾个御史來送銀子、各自唧噥不題、且說李御史到了福建、巡歷地方、祛蠹除奸、雷厲風行、且是做得利害、一意行事、隨你天大分上挽回不來、三月之後、即遣承差到湖州公幹、順便賚書一封、遞與高愚溪約他到任所、先送程儀十二兩、教他收拾了、等承差公事已畢、就接

[illegible]

了同行、高愚溪得了此信、與姪兒高文明商量、伯姪兩个、一同去走走、收拾停當、承差公事已完、來促起身、一路上多是承差支持、毫不費力、不二十日、已到了省下、此時察院正廵歷漳州、開門時節承差進禀、請到了高師爺、察院即時送了下處、打轎出拜、拜時趕開閒人、敘了許多時說話、叫到衙內、就送下程、又分付辦兩桌酒、喫到半夜方散、外邊見察院如此綢繆、那个不欽敬、府縣官多來相拜送下程、盡力奉承、大小官吏多來撥臀捧屁、希求看覷、把一个老教官、擡在半天裏、因而有求薦奨的、有求免恭論的、有求

出罪的、有求免賍的、多來鑽他分上、察院密傳意思、教且離了、所巡境地、或在省下、或遊武夷、已吩咐了心腹府縣、其有所托之事、釘好書扎、附寄公文封筒進來、無有不依、高愚溪在那里半年、直到察院將次復命、方纔收拾回家、總計所得、足足有二千餘兩白物、其餘土産貨物、尺頭禮儀之類、甚多、真叫做滿載而歸、只這一番、比似先前自家做官時、倒有三四倍之得了、伯姪兩人、滿心歡喜、到了家裏、搬將上去、隣里之間、見說高愚溪在福建巡按處抽豐回來、盡來覰看、看見行李沉重、貨物堆積、傳開了一片、道不知

秀梓板

得了多少來家三家女兒知道了多着人來問安又各說着要接到家裏去的話高愚溪只是冷笑心裏道見我有了東西又來親熱了接着幾番高愚溪立得主意定只是不去正是自從

受了賣糖公公騙　至今不信口甜人

這三家女兒見老子不肯來約會了一日同到高文明家裏來見高愚溪个个多撮得笑起說道前日不知怎麼慌冲撞了老爹再不肯到家來了今我們自已來接是必原到我每各家來住住高愚溪笑道多謝多謝一向打攪得你們勾了今也要各自揣己再

不來了三个女兒你一句我一句說道親的只是親怎麼這等見弃我們高愚溪不耐煩起來走進房中去了一會手中拿出三包銀子來每包十兩每一个女兒與他一包道只此見我老人家之意以後我也再不來相擾你們也不必再來相纏了又拿一个柬帖來付高文明就與三个女兒看一看衆人爭上前看時上面寫道

平日空囊止有親姪收養今茲餘橐無用他姓垂涎一生宦資已歸三女身後長物悉付姪兒書此爲照

女兒中頗有識字義者、見了此紙、又氣又沒趣、只得各人收了一包、且自各回家裏去了、高愚溪將所有盡交付與姪兒高文明、那里肯受、說道伯伯留些防老、省得似前番缺乏了、告人便難、高愚溪道前番分文沒有時、你兀自肯白養我、今有東西與你了、倒怠慢我不成、我老人家心直口直、不作久計了、你收下我的、一家一計過去、我到相安、休分彼此說是你的我的、高文明依言、只得收了、以後盡心供養、但有所需無不如意、高愚溪到底不往女兒家去、善終于姪兒高文明之家、所剩之物盡歸姪兒、也是高文

明一點親親之念不衰、畢竟得所報也、

廣文也有遇時人、自是人情有假真、
不遇門生能報德、何緣愛女復思親、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六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

僞漢裔奪妾山中　假將軍還姝江上

詩云

曾聞盜亦有道　其間多有英雄
若逢真正豪傑　偏能掉臂其中

昔日宋相張齊賢、他為布衣時、值太宗[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有北、上太平十策、太宗大喜、用了他六策、餘四[illegible][illegible]動再用、齊賢堅執道是十策皆妙、盡宜亟[illegible]、太宗笑其狂妄、還朝之日、對真宗道、我在河北得一宰相之才、名曰張齊賢、留為你他日之用、真宗牢記在心、後來齊賢登進士榜、却中在後邊、真宗見了名字、要拔他

上前、爭奈病已填定、特旨一槪盡賜及第、他日畫像到宰相、這个張相未遇時節、孤貧落魄、却倜儻有大度、一日偶到一个地方、投店中住止、其時適有一夥大盜、劫掠歸來、在此經過、下在店中、造飯飲酒、鎗刀森列、形壯猙獰、居民恐怕拿住、東逃西匿、連店主多去躲藏、張相剩得一身在店內、偏不走避、看見羣盜喫得正酣、張相整一整巾幘岸然走到羣盜面前、拱一拱手道、列位大夫、請了、小生貧困書生、欲就大夫求一醉飽、不識可否、羣盜見了容貌魁梧語言爽朗、便大喜道、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之有、但是吾輩能

聞此等言安得不喜

肯喫不下大宗

跡、恐怕秀才見笑耶、即立起身來請張相仝坐張相道、世人不識、諸君、稱呼爲盜、不知這盜非是齷齪兒郎、做得的、諸君多是世上英雄、小生也是慷慨之士、今日幸得相遇、便當一同歡飲一番、有何彼此、說罷便取大碗斟酒、一飲而盡、羣盜見他喫得爽利、再斟一碗來、也就一口吸乾、連喫个三碗、又在桌上取過一盤猪蹄來、累掌一擘開、狼飧虎嚥、喫个罄盡、羣盜看了、皆大驚異、共相希咤道、秀才眞宰相器量、能如此不拘小節、決非凡品、他日做了宰相宰制天下、當念吾輩爲盜、多示于不得已之情、今日塵埃中願先

結納幸秀才不吝各各身畔將出金帛來贈你強我賽堆了一大堆張相毫不推辭一一簡取將一條索子細縛了携在手中叫聲聒噪大踏步走出店去此番所得倒有百金張相盡付之酒家供了好些時酣暢只此一段氣魄在貧賤時就與人不同了這个是膽能玩益的有詩爲證

等閒卿相在塵埃　大爵無慙亦異哉
自是胸中多磊落　直教劇盜也憐才

山東萊州府掖縣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義氣勝人專要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有人在知縣面前謗他

恃力爲盜、知縣初到、不問的實、尋事打了他一頓、及至知縣朝覲入京、纔出境外、只見一人騎着馬、跨着刀、跑至面前、下馬相見、知縣認得是耶文元、只道他來報仇、喫了一驚、問道、你自何來、文元道、小人特來防魏相公入京、前途劫賊頗多、然聞了小人之名、無不退避的、知縣道、我無恩于你、你怎到有此好心、文元道、相公前日戒訓小人、也只是要小人學好、況且相公清廉、小人敢不盡心報效、知縣心裏、方才放了一个大抗、掿文元隨至中途、別了自去、果然絕無盜言、一日出行、過一富翁之門、正撞着強盜四十餘人、

在那里打刼他家、將富翁綑縛住、着一个強盜將刀加頭、嚇他道、如有官兵救應、即先下手、其餘強盜盡刼金帛、富翁家裡有一个錢堆高與屋齊、強盜算計他不去、盡笑道、不如替他散了罷、號召居民多來錢、居民也有怕事的、不敢去、也有好事的、去看光景、也有貪財大膽的、拿了家伙、稱心的兜取、弄得錢滿堦塀、邵文元聞得這話、要去玩弄這些強盜、在人叢中側着肩膊、挨將進去、高聲叫道、你們做甚的、做甚的、衆人道、強盜多着哩、不要惹事、文元走到鄰家、取一條鉄叉、立在門內、大叫道、邵文元在此、你們還

了這家銀子快散了罷、富翁聽得、恐怕強盜見有救應、即要動刀、大叫道、壯士快不要來、若來先殺我了、文元聽得、權且走了出來、羣盜齊把金銀裝在囊中、馱在馬背上、有二十馱、仍綁押了富翁、送出境外二十里、方纔解縛、富翁披髮、很狽而歸、誰知文元自出門外、騎着馬、即遠遠隨來、看見富翁已回、急鞭馬追趕強盜、見是一个人、不以爲意、文元喝道、快快把金銀放在路傍、汝等認得邵文元否、強盜聞其名、正慌張未荅、文元道、汝等遲遲、且着你看一个[illegible]的一箭、已把內中一个射下馬來死了、衆盜大驚、一齊下

寫得亦遠

還得妙

馬、跪在路傍、告求饒命、文元喝道、留下東西、饒你命去罷。強盜盡把囊物丟下、空身上馬、逃遁而去、文元就在人家借幾疋馬、負了這些東西、竟到富翁家裏、一一交還。富翁迎着叩頭道、此乃壯士出力奪來之物、已不是我物了。願送至君家、吾不敢吝。文元怒叱道、我哀憐你家横禍、故出力相助、吾豈貪私邪。盡還了富翁、不顧而去。這个是力能制盜的。有詩爲證。

白晝探丸勢已凶、不堪壯士笑談中。
揮鞭能返相如璧、盡却酧金更自雄。

再說一个見識能作弄強盜的汪秀才、做個正話。看

官要知這个出處先須聽我瀟湘八景、雲暗龍堆古渡。湖連鹿角平田薄暮長楊垂首。平明秀麥齊肩人羨春遊此日客愁夜泊如年。（瀟湘夜雨）湘妃初埋雲鬟龍女忽開曉鏡銀盤水面無塵。玉魄天心相映一聲鐵笛風清兩岸画闌人靜（洞庭秋月）八桂城南路杳蒼梧江月音稀昨夜一天風色今朝百道帆飛對鏡且看妾面倚樓好待郎歸。（遠浦歸帆）湖平波浪連天水落汀沙千里蘆花冷澹秋容鴻雁差池南徙有時小棹經過又遣幾羣驚起（平沙落雁）軒帝洞庭聲歇湘靈寶瑟香銷湖上長煙漠漠山

中古寺迢迢鐘聲。東林新月僧歸。野渡寒潮（煙寺晚鐘）

湖頭俄頃陰晴。樓上徘徊晚眺。霏霏雨障輕過。閃閃夕陽回照。漁翁東岸移舟。又向西灣垂釣（漁村夕陽）

石港湖心野店。板橋路口人家。少婦籃中麥芡。村翁筒裡魚蝦。蜃市依稀海上。嵐光咫尺天涯。（山市晴嵐）

隴頭初放梅花。江面平鋪柳絮。樓居萬玉叢中。人在水晶深處。一天素幔低垂。萬里孤舟歸去。（江天暮雪）

此八詞多道着楚中景致。乃一浙中縉紳所作。楚中稱道此詞頗得真趣。人人傳誦的。這洞庭湖八百里。萬山環列。連着三江。乃是盜賊淵藪。 國初時。僞漢

癸戌平年
旌旨照

陳友諒據楚稱王後爲　太祖所滅今其子孫住居瑞昌興國之間號爲柯陳順稱蕃衍世世有勇力出衆之人推立一个爲主其族負險善鬪刼掠客商地方有亡命無賴多去投入夥中官兵不敢正眼覷他雖然設立有游擊把總等巡游武官隄防地方非常事變那多是與他們豪長通同往來地方官不奈他何的宛然宋時梁山泊光景且說黃州府黃岡縣有一个汪秀才名任資官家事富厚家僮數十婢妾盈房做人倜儻不羈豪俠好游又兼權略過人凡事經他布置必有可觀混名稱他爲汪太公蓋比他呂望

一般智術、他房中有一愛妾、名曰迴風、真个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更兼吟詩作賦、馳馬打彈、是小年場中之事、無所不能、汪秀才不惟寵冠後房、但是游行再没有不帶他同走的、怎見得迴風的標致、

雲髩輕梳蟬翼、翠眉淡掃春山、朱唇綴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碎玉、花生丹臉、水剪雙眸、意態自然、技能出衆、直敎殺人壯士回頭覷、便是入定禪師轉眼看、

一日汪秀才領了迴風、來到岳州、登了岳陽樓、望着

洞庭皓渺、巨浪掐天、其時冬月水落、自横上望君山、隔不多些水面遂出了岳州南門、拏舟而渡、不上數里、已到山脚、顧了肩輿、與廻風同行十餘里下輿謁湘君祠右數十步、榛莽中有二妃塜、汪秀才取酒來、與廻風各酹一杯、步行半里到崇勝寺之外、三个大字是有緣山、汪秀才不解、廻風笑道只該同我們女眷游的、不然何稱有緣、汪秀才去問僧人、僧人道此處山靈、妬人來游、每每將渡、便有惡風濁浪阻人、得到此地者、便是有緣、故此得名、汪秀才笑對廻風道、這等說來、我與你今日到此、可謂僥倖矣、其僧遂指引

汪秀才許多勝處、說有

軒轅臺（乃黄帝鑄鼎於此）　酒香亭（乃漢武帝得仙酒于此）

朗吟亭（乃呂仙遺蹟）、　柳毅井、（乃柳毅爲洞庭君女傳書處）

汪秀才別了僧人、同了迴風、孫方丈側出去登了軒轅臺凭欄四顧水天一色、最爲勝處又左側過去、是酒香亭遶出山門之左登朗吟亭再下柳毅井旁有傳書亭亭前又有刺橋泉許多古跡、正游玩間、只見山脚下、走起一个大漢來儀容甚武、也來看玩、迴風雖是遮遮掩掩、却沒十分好躲避處、那大漢看見迴風美色、不轉眼的上下嘌覷跟定了他兩人、步步傍

着不捨、汪秀才看見這人有些蹺蹊、急忙下山、將到船邊、只見大漢也下山來、口裡一聲胡哨、左近一隻船中吹起號頭、荅應、船裡跳起一二十彪形大漢來、對岸上大漢聲喏、大漢指定廻風道、取了此人獻大王去、衆人應一聲、一齊動手、猶如鷹拿燕雀、竟將廻風搶到那隻船上、拽起滿蓬、望洞庭湖中而去、汪秀才只叫得苦、這湖中盜賊去處、窩穴甚多、竟不知是那一處的強人弄的去了、淒淒惶惶、雙出單回、甚是苦楚、正是

嗟不費力

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水中、

汪秀才眼看愛姬先去難道就是這搖罷了、他是个有擘劃的人、即忙着人四路找聽、是省府州縣鬧熱市鎮去處、即貼了榜文、但有知風來報的、賞銀百兩、各處傳遍道、汪家失了一妾、出着重賞招票、從古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汪秀才一日到省下來、有一个都可向承勲、足他的相好朋友、擺酒在黃鶴樓請他、飲酒中間、汪秀才凭欄一望、見大江浩渺、雲霧蒼茫、想起愛妾迴風、不知在煙水中那一个所在、投袂而起、亢聲長歌蘇子瞻赤壁之句云、

渺渺兮予懷望、　美人兮天一方、

家丁亦是好漢家數

歎之數四、不覺潸然淚下、向鄒司看見、正要請問旁邊一个瘦身的家丁、慨然向前道秀才飲酒不樂得非爲家姬失去否、汪秀才道汝何以知之、家丁道秀才遍榜街衢、誰不知之、秀才但請與我主人盡歡管還秀才一个下落、汪秀才納頭便拜道、若得知一个下落、百觥也不敢辭、鄒司道爲一女子直得如此着急、且滿飲三大巵、教他說明白、汪秀才即取大巵過手、一氣喫了三巡、再斟一巵、奉與家丁道、願求壯士明言、當以百金爲壽、家丁道小人是興國州人、住居閣閒山下頗知山中柯陳家事體、爲頭的叫做柯

好官府好上司之寄不然底

陳大官人有幾个兄弟、多有勇力、專在江湖中做私商勾當、他這一族最大、江湖之間、各有頭目、惟他是一个主、前日聞得在岳州洞庭湖、𢬵得一美女回來、進与大官人、甚是快活、終日飲酒作樂、小人家裡、離他不上十里路、所以備細得知、這个必定是秀才家裡小娘子了、汪秀才道、我正在洞庭湖失去的、這消息是真了、向都司便道、他這人慷慨好義、雖係草竊之徒、多曾與我們官府往來、上司處也私有進奉、盤結深固、四處響應、不比其他盜賊、可以官兵緝拏得的、若是尊姬被此處奪了去、只怕休想再合了、天下多

已有成竹于胸中

美婦人，仁兄只宜丟開爲是。且自暢飲，介懷無益。汪秀才道：大丈夫生于世上，豈有愛姬被人所據，既已知下落，不能用計奪轉來的？某雖不才，誓當返此姬以博一笑。向都司道：且看仁兄大才，談何容易。當下汪秀才放下肚腸，開懷暢飲而散。次日汪秀才即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以謝報信之事，就與都司討此人去做眼。事成之後，再奉五十金，以奏百兩。（不得人生智也）向都司笑汪秀才痴心，立命家丁到汪秀才處聽憑使用，看他怎麽作爲。家丁接了銀子，千歡萬喜，頭顛尾顛，巴不得隨着他使喚了，就向家丁問了柯陳家裏弟

好兵道

秀才可惡兵道戳句

兒名字、汪秀才胸中算計已定、寫下一狀、先到兵巡衙門去告、兵巡看狀見了柯陳大等名字、已自心裡虛怯、對這汪秀才道、這不是好惹的、你無非只為一婦女小事、我若行个文書下去、差人拘拿對理、必要激起爭端、致成大禍、決然不可、汪秀才道、小生但求得一紙牒文、自會去與他講論曲直、取討人口、不須大人的公差、也不到得與他爭競、大人可以放心、兵巡見他說得容易、便道、牒文不難、即將汝狀判准、排號用印付汝拏去就是了、汪秀才道、小生之意也只欲如此、不敢別求多端、有此一紙便可了一樁公事、

來回覆兵巡似信不信分付該房如式端正付與汪秀才汪秀才領了此紙滿心歡喜就像愛姬已取到手了一般仍來見向都司道小生狀詞已准來求將軍助一臂之力都司搖頭道若要我們出力添撥兵卒與他厮鬪這決然不能的汪秀才道但請放心多用不着我自有人只那平日所駕江上樓船要借一隻巡江哨船要借二隻與平日所用傘蓋旗旛冠服之類要借一用此外不勞一个兵卒相助只帶前日報信的家丁去就勾了向都司道意欲何爲汪秀才道漢家自有制度此時不好說得做出便見向都司

依言、盡數借與汪秀才、汪秀才大喜、整備了一个多月糧食、與集幾十个家人、又各處借得些號衣、多打扮了軍士、一齊到船上去、撑駕開江、鼓吹喧闐、竟像武官出汎一般、有詩爲證、

舳艫千里傳赤壁、　此日江中行画鷁、
將軍漢號是樓船、　這回投却班生筆、

汪秀才駕了樓船、領了人從、打了游擊牌額、一直行到閻閶山江口來、未到岸四五里、先差一隻哨船、載着兩个人前去、一个是何家家丁、一个是心腹家人汪貴、拏了一張硬牌、去叫齊本處地方居民迎接新

以四千日矣[illegible]是害急所以皆出于此

任提督江洋游擊、就帶了幾个紅帖、把汪姓去了一畫、帖上寫各江萬里、竟去柯陳大官人家投遞、幾个兄弟每人一个帖子、說新到地方的官、慕大名就來相拜、兩人領命去了、汪秀才分付舡戸、把舡漫漫自行、且說向家家丁是个熟路、得了汪家重賞、有甚不依他處、領了家人汪貴、一仝下在哨船中了、頃刻到了岸邊、脫了硬牌、上岸各處一說、多曉得新官舡到、整備迎接、家丁引了汪貴、同到一个所在、元來是一座莊子、但見

冷冷氣侵人、寒風撲面、三冬無客過、四季少人行、

強盜作面皮是何等

闔苔斑駁能形、鬱鬱青松如虎跡、已昇紅日莊門內鬼火熒熒、未到黃昏古澗邊悲風颯颯、盆盛人酢醬、板蓋鑄錢爐、藉開一陣血腥來、元是強人居止處

家丁原是地頭人、多曾認得何陳家裡的、一徑將帖兒進去報了、柯陳大官人認得何家家丁、是个官身、有甚麼疑心、與同兄弟柯陳二何陳三等會集商議道、這个官府甚有吾每體面、他既以禮相待、我當以禮接他、而今吾每辦了菓盒、帶着羊酒、結束鮮明、一路迎將上去、一來見我每有禮體、二來顯我每弟兄

有威風、看他舉止如何、斟酌待他的厚薄就是了、直議已定、外報游府船到江口、一面叫轎夫打轎拜客、想是就起來了、柯陳弟兄果然一齊戎裝、點起二三十名嘍囉、牽羊擔酒、擎着旗旛、點着香燭、迎出山來、汪秀才船到泊碼、把借來的紗帽紅袍穿着在身、叫齊轎夫四擡四插、擡上岸來、先是地方人等聲喏、已過、柯陳兄弟站着兩傍、打个躬、在前引導、汪秀才分付一徑擡到柯陳家庄上來、擡到廳前下了轎、柯陳兄弟忙搬一張坐椅、擺在中間、戈陳大開口道、大人請坐、容小兄弟拜見、汪秀才道、使不要行禮、賢昆玉

只此一語便是遇盜妙法

多是江湖上義士好漢，下官未任之時、聞名久矣、今幸得守此地方、正好與諸公義氣相與、所以特來奉拜、豈可以官民之禮相拘、只是個賓主相待、倒好久長、柯陳兄弟跪將下去、汪秀才一手扶起、口裏連聲道、快不要這等、吾輩豪傑不比尋常、決不要拘于常禮、柯陳兄弟謙遜一回、請汪秀才坐了、三人侍立、汪秀才急命取坐來分左右而坐、柯陳兄弟道、游府如此相待、喜出非常、急忙治酒相款、汪秀才解帶、脫衣、盡情歡宴、猜拳、行令、不存一毫形跡、行酒之間、說着許多毫傑勾當、掀拳裸袖、只恨相見之晚、柯陳兄弟

推心置腹手段不服人者未之有滿肚子話然後是吞吐之法

不唯心服又且感恩多道若得恩府如此相待我輩赤心報效效死而無怨江上有警一呼即應决不致自家作孽有負恩府青目汪秀才聽罷越加高興接連百來巨觥引滿不辭自日中起直飲至半夜方纔告別下船此一日算做柯陳大官人的酒第二日就是柯陳二做主第三日就是柯陳三做主各各請過柯陳大官人又道前日是倉卒下馬算不得數又請要了一日酒俱有金帛折席汪秀才多不推辭欣然受了酒席已完回到船上柯陳兄弟多來謝拜汪秀才留住在船上隨命治酒相待柯陳兄弟推辭道我輩

出是七跳
肚

草澤小人承蒙恩府不弃得獻酒食便爲大幸豈敢上叨賜宴汪秀才道禮無不荅難道只是學生叨擾不容做个主人還席的況我輩相與不必拘報施常規前日學生到宅上就是諸君作主今日諸君見顧就是學生做主逢塲作戲有何不可柯陳兄弟不好推辭早已排上酒席擺設已完汪秀才定席已畢就有帶來一班梨園子弟上塲做戲做的是桃園結義千里獨行許多豪傑襟懷的戲文柯陳兄弟多是山野之人見此花閧怎不貪看豈知汪秀才先已密密分付行船的但聽戲文鑼鼓爲號即便魆地開船趂

着月明、沿流放去、緩緩而行、要使船中不覺、行來數十餘里、戲文方完、興未肯闌、仍舊移席團坐、飛觴行令、樂人清唱、勸酬大樂、汪秀才曉得船已行遠、方發言道、學生承諸君見愛如此、傾倒可謂極歡、但胸中有一件小事、甚不便于諸君、要與諸君商量一个長策、柯陳兄弟愕然道、不知何事、但請恩府明言、愚兄弟無不聽令、汪秀才叫從人撮一个手匣過來、取出那張榜文來、捏在手中、問道、有一个汪秀才告着諸君、說道拐了他愛妾、有此事否、柯陳兄弟兩兩相顧、不好隱得、柯陳大囬言道、有一女子在岳州所得、名

曰廼風、說是汪家的、而今見在小人處不敢相瞞、汪秀才道、一女子是小事、那汪秀才是當今豪傑、非凡人也、今他要去上本、奏請征勦、先將此狀告到上司、上司審行此牒、托與學生勾當此事學生是江湖上義氣在行的人、豈可與兵動卒、前來攪擾、所以邀請諸君到此、明日見、一、見上司、與汪秀才質證那一件公事、柯陳兄弟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我、等、豈可輕、易、見、得、上、司、一到公庭、必然監禁、好歹是死了大人思要脫身、立將起來、推窗一看、大江之中、煙水茫茫、既無舟楫、又無崖岸、巢穴已遠、救應不到、再無不計

策了。正是

有翅翻飛騰天上　有鱗甲鑽入深淵
旣無窟地升天術　目下災殃怎得延

柯陳兄弟明知着了道兒，一齊跪下道：恩府救命則个。汪秀才道：到此地位，若不見官，學生難以回覆；若要見官，又難爲公等。是必從長計較，使學生可以銷得此紙，就不見官罷了。柯陳兄弟道：小人愚昧，願求恩府良策。汪秀才道：汪生只爲一妾着急，今莫若差一隻哨船，飛棹到宅上，取了此妾來，船中學生領去，當官交付還了他這張牒文，可以立銷。公等可以不

到官了、柯陳兄弟道、這个何難、待寫个手書與當家的做个執照、就取了來了、汪秀才道、事不宜遲、快寫起來、柯陳大寫下執照、汪秀才立喚向家家丁與汪貴兩个到來、他一个是認得路的、一个是認得人的、悄地分付、付與執照、打發兩隻哨船一齊棹去、立等回報、船中只自金鼓迭奏、開懷喫酒、柯陳兄弟見汪秀才意思坦然、雖覺放下了些驚恐、也還心緒不安、牽觔縮脉、汪秀才只是一味豪興、談笑洒落、飲酒不歇、候至天明、兩隻哨船已此載得廻風小娘子飛也似的來報、汪秀才立教請過船來、廻風過船、汪秀才

原自家做作事語言行徑皆真趣

大喜、叫一壁廂房艙中去、一壁廂將出四錠銀子來兩个去的人、各賞一錠、兩船上各賞一錠、衆人齊聲稱謝、分派已畢、汪秀才再命斟酒三大觥、與柯陳兄弟作別道、此事已完、學生竟自回覆上司、不須公等在此了、就此請別、柯陳兄弟感激、稱謝救命之恩、汪秀才把柯陳大官人鬚髯捋一捋道、公等果認得汪秀才否、我學生便是、那裡是甚麼將[illegible]游擊、只爲不捨得愛妾、做出這一場把戲、今愛妾仍歸于我、落得與諸君游宴數日、備極歡暢、莫非結緣、多謝諸君、從此別矣、柯陳兄弟如夢初覺、如醉方醒、纔放下心中

扢搭、不覺大笑道、元來秀才慨諾至此、如此豪放不覊、眞豪傑也、吾輩粗人、幸得陪侍這幾日、也是有緣、小娘子之事、失於不知、有愧有愧、各解腰間所帶銀兩出來、約有三十餘兩、贈與汪秀才道、聊以賠小娘子添粧、汪秀才再三推却不得、笑而受之、柯陳兄弟求差哨船一送、汪秀才分付、送至通岸大路、即放上岸、柯陳兄弟殷勤相別、登舟而去、汪秀才房船中與出廻風來、說前日驚恐的事、廻風嗚咽、告訴、汪秀才道、而今仍歸吾手、舊事不必再提、且喫一杯酒壓驚、兩人如渴得漿、喫得盡歡、遂同宿于舟中、次日起身

對皮對了

（沒用都司可以愧殺）

已到武昌馬頭上來見向都司道承借船隻家伙等物今已完事一一奉還向都司道尊媼已如何了汪秀才道明仗尊庇已在舟中了向都司道如何取得來汪秀才把假粧新任作他賺他的話備細說了一遍道多在尊使肚裡小生也仗尊使之力不淺向都司道有此奇事真正有十二分膽智纔弄得這個使倆出來仁兄手段可以行兵當下汪秀才再將五十金送與向家家丁完前日招票上許出之數另顧下一船裝了廻風小娘子再與向都司討了一隻哨船護送辨裝家僮人等安頓已定進去叩覆兵巡道繳

不知兵道可有此調遣否

還原牒兵巡道問道此事已如何了却來繳牒汪秀才再把始終之事備細一禀兵巡道笑道不動干戈能入虎穴取出人口眞奇才奇想秀才他日爲朝廷所用處分封疆大事料不難矣大加賞歎汪秀才謙謝而出遂載了回風還至黃岡黃岡人聞得此事盡多驚歎道不枉了汪太公之名眞不虛傳也有詩爲證

自是英雄作用殊　虎狼可狎與同居
不須竊伺驪龍睡　已得探還領下珠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七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

程朝奉單遇無頭婦　王通判雙雪不明寃

詩云

人命關天地、從來有報施、
其間多幻處、造物顯其奇、

話說湖廣黃州府有一地方名曰黃圻嶛、最產得好瓜、有一老圃以瓜爲業、時時手自灌溉、愛惜倍至、圃中諸瓜獨有一顆結得極大、磈壘如斗、老圃特意留着待等味熟、要獻與豪家做孝順的、一日手中持了鋤頭去園中掘菜、忽見一个人揜揜縮縮在那瓜地中、急趕去看時、乃是一个乞丐在那裡偷瓜喫、把个

籬笆多扒開了、仔細一認、正不見了、這顆極大的、已被他打碎、連瓤連子、在那里亂啃、老圃見偏摘掉了加意的東西、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提起手裡鋤頭、照頭一下、却元來不禁打、打得腦漿迸流、死于地下、老圃慌了手脚、忙把鋤頭鋤開一搭地來、把屍首埋好、上面將泥鋪平、且喜是个乞丐、並沒个親人來做苦主討命、竟沒有人知道罷了、到了明年、其地上瓜愈盛、仍舊一顆獨結得大、足抵得三四个小的、也一般加意愛惜、不肯輕採、偶然縣官衙中有个害熱渴的、想得个大瓜清解、各處買來多不中意、累

那買辦衙役、比較了幾番、衙役急了、四處尋訪、見說老園瓜地尋有大瓜、遂將錢與買進園、選擇果有一瓜、比常瓜大數倍、欣然出了十个瓜的價錢、買了去、送進衙中、衙中人大喜、見這个瓜大得異常、集了衆人共剖、剖將開來、瓤水亂流、多嚷道、可惜好大瓜、是爛的了、仔細一看、多把舌頭伸出、半晌縮不進去、你道爲何、元來滿瓤多是鮮紅血水、滿身是血腥氣的、衆人大驚、稟知縣令、縣令道、其間必有冤事、遂叫那買辦的來問道、這瓜是那里來的、買辦的道、是一个老園家裡地上的、縣令道、他怎生法兒養得這瓜起

大、與他來我要問他、買辦的不敢稽遲、隨去把个老園與來當面、縣令問道、你家的瓜、爲何長得這樣大、一園中多是這樣的麼、老園道、其餘多是常瓜、只有這顆、不知爲何恁大、縣令道、往年也這樣結一顆兒麼、老園道、去年也結一顆、沒有這樣大、大略比常瓜大些、今年這一顆大得古怪、自來不曾見這樣、縣令笑道、此必異種、他的根畢竟不同、快打轎、我親去看、當時擡至老園家中、叫他指示結瓜的處所、縣令敎人取鋤頭掘將下去、看他根是怎麼樣的、掘不多深、只見這瓜的根在泥土中、却像種在一件東西裡頭的、

扒開泥土一看、乃是个死人的口張着、其根就在裡面出、將起來、衆人發聲喊、把鋤頭亂築開來、一个死屍全見、縣令叫挖開他口中、滿口尚是瓜子、縣令叫把老圃鎖了、問其死屍之故、老圃頼不得、只得把去年[illegible]与[illegible]瓜喫、誤打死了、埋在地下的事、從實說了、與人[illegible]這瓜瓤内的、多是血水、元來是這个人竟[illegible]一時屍死膏液未散、滋長這一科根苗來、天[illegible]備中人渴病、揀選大瓜、得露出這一場人命、乞丐與賊、生命則同、總是偷竊、不該死罪、也要抵償、把老圃問成毆死人命、紋罪、後來死于獄中、可見

人命至重一个乞丐死了又没人知見的埋在地下已是一年又如此結出異樣大瓜來弄一个明白正是天理昭彰的所在而今還有一个因這一件事露出那一件事來兩件不明不白的官司一時剖露說着也古怪有詩爲證

從來見說没頭事　此事没頭真莫猜
及至有時該發露　一頭弄出兩頭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貲財的就呼爲朝奉蓋宋時有朝奉大夫就像稱呼富人爲員外一般總是尊他這

坐年有照

个程朝奉擁着巨萬家私、真所謂飽煖生淫慾、心裡只喜歡的是女色、見人家婦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計、必要弄他到手纔住、隨你費下幾多東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爲主、所以花費的也不少、上手的也不計其數、自古道天道禍淫、纔是這樣貪淫不歇、便有希奇的事體做出來、直教你破家辱身、急忙分辨得來、已喫過大虧了、這是後話、且說徽州府巖子街有一个賣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有妻陳氏、生得十分嬌媚、丰采動人、程朝奉動了火、終日將買酒爲繇、甜言軟語、哄動他夫妻二人、雖是纏得熟分

了、那陳氏也自正正氣氣、一時也勾搭不上。程朝奉道、天下的事、惟有利動人心。這家子是貧難之人、我捹捨着一主財、怕不上我的鈎。私下鑽求不如明買。一日對李方哥道、你一年賣酒得利多少。李方哥道、靠朝奉帮襯、借此度得夫妻兩口便是好了。程朝奉道、有得賸你麼、李方哥道、若有得一兩二兩贏餘、便也留着些做个根本、而今只好繃繃拽拽、朝升暮合過了、那得贏餘、程朝奉道、假如有个人帮你十兩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心下何如。李方哥道、小人若有得十兩五兩銀子、便多做些好酒起來、開个興頭的槽

坊、一年之間、度了日、還有得多、只是沒尋那許多東西、就是有人肯借、欠下了債、要賠利錢、不如守此小本經紀罷了、朝奉道、我看你做人也好、假如你有（矣、了、）一點好心到我、我便與你二三十兩、也不打緊、李方哥道、二三十兩是朝奉的毫毛、小人得了、却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只是朝奉怎麽肯、朝奉道、肯到肯、只要你好心、李方哥道、教小人怎麽樣的纔是好心、（也、有、木、偶、）朝奉笑道、我喜歡你家裡一件物事、是不費你本錢的、我借來用用、仍舊還你、若肯時、我即時與你三十兩、李方哥道、我家裡那里有朝奉用得着的東西、況且用

[illegible]
剛下見錢
腳之柄

過就還有甚麼不奉承了朝奉却要朝奉許多銀子朝奉笑道只怕你不肯你肯了又怕你妻子不捨得你且兩个去商量一商量我明日將了銀子來與你現成講究今日空口說白話未好就明說出來笑着去了李方哥晚上把這些話與陳氏說道不知是要我家甚麼物件陳氏想一想道你聽他油嘴若是別件動用物事又說道借用就還的隨你奢遮寶貝也用不得許多貫錢必是（聰明）痴心想到我身上來討便宜的說話了你男子漢放些主意出來不要被他騰倒李方哥笑笑道那有此話滿了一日程朝奉果然拿

此人亦自老辣

了一包銀子、來對李方哥道、銀子已現有在此、打點送你的了、只看你每意思如何、朝奉當面打開包來、白燦燦的一大包、李方哥見了、好不眼熱、道、朝奉明說是要怎麼、小人好如命奉承、朝奉道、你是个曉事人、定要人說个了話、你自想家裏是甚東西是我用得着的、又這般直錢、就是了、李方哥道、敎小人沒想處、除了小人夫妻兩口身子外、要直上十兩銀子的家伙、一件也不曾有、朝奉笑道、正是身上的那个說、是身子外邊的、李方哥通紅了臉道、朝奉沒正經、怎如此取笑、朝奉道、我不取笑、現錢買現貨、願者成交、

若不肯時也只索罷了我怎好強得你說罷打點袖起銀子了自古道

清酒紅人面　黃金黑世心

李方哥見程朝奉要收拾起銀子便呆着眼不開口儘有些沉吟不舍之意程朝奉蚤已瞧科就中取着三兩多重一錠銀子撳在李方哥袖子裡道且拿着這錠去做樣一樣十錠就是了你自家兩个計較去李方哥半推半就的接了程朝奉正是會家不忙見接了銀子曉得有了機關說道我去去再來討回音李方哥進到內房與妻陳氏說道果然你昨日猜得

不差、元來眞是此意、被我搶白了一頓、他沒意思、把這一錠子（不必）作爲陪禮、我拿將來了、陳氏道、你不拿他的便好、拿了他的（要聽的）、已似有肯意了、他如何肯歇這一條心、李方哥道、我一時沒主意、拿了他、臨去時就說像得我意、十錠也不難、我想我與你在此苦掙一年、掙不出幾兩銀子來、他的意思、倒肯在你身上捨主大錢、我每不如將計就計、哄他與了他些甜頭、便起他一主大銀子、也不難了、也強如一盞半盞的與別人論價錢、李方哥說罷、就將出這錠銀子放在桌上、陳氏拿到手來看一看道、你男子漢見了這個東西、

就捨得老婆養漢了、李方哥道不是捨得、難得財主家倒了運來想我們、我們情忍着一時羞耻、一生受用不盡了、而今總是混帳的世界我們又不是甚麼閥閱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沒人來替你造牌坊、落得和同了些、陳氏道是（來了）、倒也是羞人答答的怎好兜他、李方哥道總是做他的本錢不着我而今辦着一個東道在房裡請他晚間來吃酒我自到外邊那里去

自是見識

避一避等他來時只說我偶然出外就來的先做主人陪他飲酒中間他自然撩撥你你看着機會就與他成了事、等待我來時事已過了、可不是不知不覺

自是遠見

的、落得賺了他一主銀子、陳氏道、只是有些害羞使不得、李方哥道、程朝奉也是一向熟的、有甚麼羞、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喫酒、又不要你先去兜他、只看他怎麼樣來、纔回答他、就是也沒甚麼羞處、陳氏見說、算來也不打緊的、當下應承了、李方哥一面辦治了東道、走去邀請程朝奉、說道、承朝奉不弃、晚間整酒在小房中、特請朝奉一叙、朝奉就來則个、程朝奉見說、喜之不勝、道、果然利動人心、他已商量得情愿了、今晚請我、必然就成事、巴不得天晚前來赴約、從來好事多磨、程朝奉意氣洋洋走出街來、只見一般兒

朝奉姓汪的、拉着他水口去看甚麽新來的表子王大捨、一把拉了就走、程朝奉推說沒功夫得去、他說有甚麽貴幹、程朝奉心裏、一時造不出來、汪朝奉見他沒得說、便道、原沒事幹、怎如此推故、掃興、不管三七二十一、同了兩三個少年子弟、一推一攮的、牽的去了、到了那里、汪朝奉看得中意、就秤銀子、擺起東道來、在那里入馬、程朝奉心上有事、被帶住了身子、好不耐煩、三杯兩盞、逃了席就走、已有二更天氣、此時李方哥、已此尋个事繇、避在朋友家裏了、沒人再來相邀的、程朝奉徑自急急忙忙、走到李家店中、

見店門不關心下意會了進了店就把門拴着那店中房子苦不深邃擡眼望見房中燈燭明亮酒肴羅列悄無人聲走進看時不見一个人影忙把桌上火移來一照大叫一聲不好了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一桶雪水來

程朝奉看時只見滿地多是鮮血一个沒頭的婦人淌在血泊裏不知是甚麼事蹊驚得牙齒捉對兒廝打抽身出外開門便走到了家裏只是打顫蹲跕不定心頭丕丕的跳曉得是非要惹到身上一味惶惑不題且說李方哥在朋友家裏捱過了更深料道程

朝奉與妾子事體已完、從容到家、還好趁喫杯兒酒一步步踱將囬來、只見店門開着、心裡道、那朝奉好不精細、既要私下做事、門也不掩掩着、走到房裡、不見甚麼朝奉、只有个沒頭的屍首淌在地下、看看身上衣服、正是妻子、驚得亂跳、道怎的起、怎的起、一頭哭、一頭想道、我妻子已是肯的、有甚麼言語冲撞了他、便把來殺了、須與他討命去、連忙把家裡收拾乾淨了、鎖上了門、徑奔到程朝奉家敲門、程朝奉不知好歹、聽得是李方哥聲音、正要問他个端的、慌忙開出門來、李方哥一把扭住道、你幹得好事、為何把我

妻子殺了程朝奉道我到你家裡並不見一人只見你妻子已殺倒在地怎說是我殺了李方哥道不是你是誰程朝奉道我心裡愛你的妻子若是見了奉承還恐不及捨得殺他你須訪个備細不要寃我李方哥道好端端兩口住在家裡是你來起這些根蹊而今絕把我妻子殺了還推得那个和你見官去好好還我一个人來兩下你爭我嚷天已大明結扭了一直到府裡來叫屈府裡見是人命事准了狀發與三府王通判審問這件事王通判帶了原被兩人先到李家店中相驗屍首相得是个婦人身體被人用

刀殺死的、現無頭顱、通判着落地方、把屍盛了、帶原被告到衙門來、先問李方哥的口詞、李方哥道、小人李方、妻陳氏、是開酒店度日的、是這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乘小人不在、以買酒為繇、來强奸他、想是小人妻子不肯、他就殺死了、通判問程某如何說、程朝奉道、李方夫妻賣酒、小人是他的熟主顧、李方昨日來請小人去喫酒、小人因有事、去得遲了些、到他家裡、不見李方、只見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房、小人慌忙走了家來、與小人並無相干、通判道、他說你以買酒為繇、去强奸他、你又說是他請你到家、他既

詐你是主人了、爲何他反不在家這還是你去強奸是真了、程朝奉道委實是他來請小人、小人纔去的當面在這里、老爺問他、他須賴不過、李方道、請是小人請他的、小人未到家他先去強奸殺了人了、王通判道、既是你請他、怎麽你未到家、他到先去行奸殺人、你其時不來家做主人、到在那里去了、其間必有隱情、取夾棍來、每人一夾棍、只得多把實情來說了、李方哥道、其實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許了小人銀兩、要與妻子同喫酒、小人貪利不合許允、請他喫酒是真、小人怕礙他眼只得躲過片時、後邊到家、不想

得也是

妻子被他殺死在地他逃在家裡去了程朝奉道小人喜歡他妻子要營勾他是真他已自許允請小人喫酒了小人為甚麽反要殺他其實到他家時妻子已不知為何殺死了小人慌了走了回家實與小人無干通判道李方請喫酒賣奸是真程某去時必是那婦人推拒一時殺了也是真平白地要謀奸人妻子原不是良人行徑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償了程朝奉道小人不合見了美色輒起貪心是小人的罪了至于人命委是不知不要說他夫婦商同請小人喫酒已是願從的了即使有些勉強也還好慢慢央

不作至下手殺了他、王通判惱他奸淫起禍、那裡聽他辨說、要把他問个、強奸殺人死罪、却是死人無頭、又無行兇器械、成不得招、責了限期、要在程朝奉身上追那顆頭出來、正是

官法如爐不自繇、　這回惹着怎干休、
方知女色真難得　此日何來美婦頭

辨得又是

程朝奉比過幾限、只沒尋那顆頭處、程朝奉訴道、便做道是強奸不從、小人殺了、小人藏着那顆頭做甚麼用、在此挨這樁比較、王通判見他說得有理、也疑道是或者另有人殺了這婦人、也不可知、且把程朝

奉與李方哥、多下在監裡了便叫拘集一干隣里人等問他事体根繇、與程某殺人真假隣里人等多說他們是主顧家時常往來的也未見甚麽奸情事、至于程某、是个有身家的人貪淫的事、或者有之從來也不曾見他做甚麽兇惡歹事過來人命的事、未必是他、通判道既未必是程某你地方人、必曉得李方家的備細、與誰有仇那處可疑、該推詳得出來隣里人等道、李方平日賣酒、也不見有甚麽仇人他夫妻兩口做人多好平日與人鬭口的事多沒有的、這黑夜間不知何人所殺連地方人多沒猜處通判道、你

[illegible]

們多去外邊訪一訪衆人領命正要走出内中一个老者走上前來禀道據小人愚見猜着一个人未知是否通判道是那个只因說出這个人來有分交

乞化游僧明投三尺之法　沉埋朽骨趂白十年之冤

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老者道地方上向有一个遠處來的游僧每夜敲梆高叫求人布施已一个多月了自從那夜李家婦人被殺之後就不聽得他的聲響了若道是別處去了怎有這樣恰好的事況且地方上不曾見有人布施

他的、怎肯就去、這个事着實可疑、通判聞言道、殺人作反、正是野僧本等、這疑也是有理的、只那尋這个游僧處、老者道、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老爺與那程某出來說與他知道、他家道殷富、要明白這事、必然不吝重賞、這游僧也去不久、不過只在左近地方、要訪着他也不難的、通判依言、獄中帶出程朝奉來、把老者之言說與他、程朝奉道、有此疑端、便是小人生路、只求老爺與小人做主、出个廣捕文書、着落幾个應捕、四處尋訪、小人情愿立个賞票、認出謝金、就是當下通判差了應捕出來、程朝奉托人邀請衆應捕說

話先送了十兩銀子做盤費、又押起三十兩等尋得着這和尚卽時交付、衆應捕應承去了、元來應捕黨與極多、耳目最衆、但是他們上心的事、沒有个訪拿不出的、見程朝奉是可擾之家、又兼有了賞物、怎不出力、不上一年、已訪得這叫夜僧人在寧國府地方乞化、夜夜街上叫了、轉來投在一个古廟裡宿歇、衆應捕帶了一个地方人、認得面貌是真、正是在巖子鎮叫夜的了、衆應捕商量道、人便是這个人了、不知殺人是他不是他、就是他了、沒个憑據、也不好拿得他、只可智取、算計去尋了一件婦人衣服、把一个少

詭法絕佳不得不露矣

年些的應捕、打扮起來、裝做了婦人模樣、一同衆人去埋伏在一个林子內、是街上回到古廟必經之地、守至更深、果然這僧人叫夜轉來、擇了梆、正自獨行、林子裡假做了婦人、低聲叫道、和尚還我頭來、初時一聲、那僧人已吃了一驚、立定了腳、昏黑之中、隱隱見是个穿紅的婦人、心上虛怯不過了、只聽得一聲不了、又叫和尚還我頭來、連叫不止、那僧人慌了、顫篤篤的道、頭在你家上三家鋪架上不是、休要來纏我、衆人聽罷、情知殺人事已實、拍一聲、衆應捕一齊鑽出、把个和尚綁住了道還你巖子鎮殺了人、

[illegible]

還躲在這里麽、先是一頓下馬威打軟了、然後解到府裡來、通判問應捕如何拿得着他、應捕把假裝婦人嚇他、他說出眞情、才擒住他的話、禀明白了、帶過僧人來、僧人明知事已露出、混賴不過、只得認道委實殺了婦人是的、通判道、他與你有甚麼寃仇殺了他、僧人道、並無寃仇、只因那晚叫夜經過這家門首、見店門不關、挨身進去、只指望偷盜些甚麽、不曉得燈燭明亮、有一个美貌的婦人盛裝站立在床邊、看見了、不繇得心裡不動火、抱住求奸、他抵死不肯、一時性起、拔出戒刀來殺了、（此處僧行、鬼神使之、）提了頭就走、走將出來、纔

思道要那頭做甚麼、其時把來挂在上三家舖架上了、只是恨他那不肯出了這口氣、當時連夜走脫此地、而今被拿住、是應得償他命的、別無他話、通判就出票去提那上三家舖上人來問道、和尚招出人頭在舖架上、而今那裏去了、舖上人道、當時實有一个人頭挂在架上、天明時見了、因恐怕經官受累、悄悄將來後山上前去十來家趙大門首一顆樹上挂着、巳後不知怎麼樣了、通判差人押了這三家舖人來提趙大到官、趙大道、小人那日蚤起、果然見樹上挂着一顆人頭、心中驚懼、思要首官、又恐官司牽累、當下

悄地拿到家中埋在後園了、通判道、而今頭在那里麽、趙大道、小人其時就怕後邊或有是非、要留做證見、埋處把一株小草樹記認着的、怎麽不見在、通判道、只消其間有許僞、須得我親自去取驗、通判即時打轎、擡到趙大家裡、叫趙大在前引路、引至後園中、趙大指着一處道、在這底下、通判叫從人掘將下去、剛鉏得土開、只見一顆人頭、連泥帶土、轂碌碌滾將出來、衆人發聲喊道、在這里了、通判道、這婦人的屍首、今日方得完全、從人把泥土拂去、仔細一看、驚道、可又古怪、這婦人怎生是有髭鬚的、送上通判看時、

決是誰處

但見這顆人頭、

雙眸緊閉、一口牢關、頸子上也是刀刃之傷、觜兒邊却有鬚髯之覆、早難道骷髏能作怪、致令得男女會差池、

王通判驚道這分明是一个男子的頭、不是那婦人的了、這頭又出見得作怪、其中必有蹺蹊、喝道把趙大鎖了、尋那洪大壽、先前看見拿着人頭不是婦人的、已自往外跑了、王通判就走出趙大前邊屋裡、叫擡張桌兒做公座坐了、帶那趙大的家屬過來、且問這顆人頭的事、趙大妻子一時難以支吾、只得實招

道、十年前趙大曾有个仇人姓馬、被趙大殺了、帶這頭來埋在這里的通判道、適纔趙大在此、而今縣在那里了妻子道、他方纔見人頭被掘將出來、曉得事發、他一徑出門、連家裡多不說那里去了、王通判道、立刻的事、他不過走在親眷家裡、料去不遠、快把你家甚麼親眷住止、一一招出來、妻子怕動刑法、只得招道、有个女壻姓江、做府中令史、必是投他去了、通判即時差人押了妻子、竟到這江令史家裡來拿、通判坐在趙大家裡、立等回話、果然

甕中捉鱉、　手到拿來、

且說江令史是衙門中人、曉得利害、見丈人趙大、急急忙忙走到家來、說道是殺人事發、思要藏避、令史恐怕累及身家、不敢應承、勸他往別處逃走、趙大一時未有去向、心裡不決、正躊躕間、公差已押着妻子來要人了、江令史此時火到身上、且自圖滅熄、不好隱瞞、只得付與公差、仍帶到趙大自己家裡來、妻子路上已自對他說道、適纔老爺問時、我已實說了、你也招了罷、免受痛苦、趙大見通判時、果然一口承認、通判問其詳細、趙大道、這姓馬的、先與小人有些仇隙、後來在山路中遇着小人、因在那里砍柴、帶得有

知此内云何以早露豈非天意耶

刀在身邊、把他來殺了、恐怕有人認得、一時傳遍這事就露出來、所以既剝了他的衣服、就割下頭來藏到家裡、把衣服燒了、頭埋在園中、後來馬家不見了人、尋問時只見有人說、山中有个死屍因無頭的、不知是不是、不好認得、而今事已經久遠、馬家也不提起了、這埋頭的去處、與前日婦人之頭相離有一丈多地、只因有這个頭在地裡、恐怕發露、所以前日埋那婦人頭時、把草樹記認的、因爲隔得遠、有膽氣掘下去、不知爲何一掘到先掘着了、這也是宿世寃業、應得塡還、早知如此、連那婦人的頭也不說了、通判

道、而今婦人的頭、畢竟在那里、趙大道、只在那一塊這是、記認不差的、通判又帶他到後園、再命從人打舊掘處掘下去、果然又掘出一顆頭來、認一認、纔方是婦人的了、通判笑道、一件人命、却問出兩件人命來、莫非天意也、鎖了趙大、帶了兩顆人頭來、到府中、出張牌去、喚馬家親人來認、馬家兒子見說、纔曉得父親不見了十年、果是被人殺了、來補狀詞、王通判准了、把兩顆人頭、一顆給與馬家埋葬去、一顆喚李方哥出來、認看、果是其妻的了、把叫夜僧與趙大名打三十板、多問成了死罪、程朝奉不合買奸致死人

命問戍徒罪折價納贖李方哥不合賣奸問杖罪的決斷程朝奉出葬埋銀六兩給與李方哥葬那陳氏三家鋪人不合移屍各該問罪因不是這等不得併發趙大人命似乎天意明究非關人事釋罪不究王通判這件事問得清白一時清結了兩件沒頭事申詳上司各各稱獎至今傳爲美談只可咲程朝奉空想一个婦人不得到手枉葬送了他一條性命自己喫了許多驚恐又坐了一年多監費掉了百來兩銀子方得明白有甚便宜處那陳氏立个主意不從夫言也不見得被人殺了至于因此一事那趙大久無

對證的人命一發發覺越見得天心巧處可見欺心事做不得一些的有詩為証

冶容誨淫從古語　會見金夫不自主
稱觴已自不有躬　何怪啟寵納人侮
彼黠着徒恣強暴　將此頭顱向何許
幽宂鬱積十年餘　彼處有頭欲出土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

贈芝蔴識破假形　擷草藥巧諧真偶

詩曰

萬物皆有情　不論妖與鬼
妙藥可通靈　方信岐黃理

話說宋乾道年間江西一個官人赴調臨安都下因到西湖上游玩獨自一人各處行走走得路多了覺得疲倦道傍有一民家門前有幾株大樹樹傍有石凳可坐那官人遂坐下少息望去屋內有一雙鬟女子明艷動人官人見了不覺心神飄蕩注目而覷那女子也回眸流盼似有寄情之意官人眷戀不舍自

此時時到彼處少坐、那女子是店家賣酒的、就在裡頭做生意、不避人的、見那官人走來、便含笑相迎、竟以爲常、往來既久、情意綢繆、官人將言語挑動他女子、微有羞澁之態、也不惱怒、只是店在路傍、人眼看見、內有父母、要求諧魚水之歡、終不能勾、但只兩心聡聡而已、官人已得注選、歸期有日、捹那女子不下、特到他家告別、恰好其父出外、女子獨自在店、見說要別、拭淚私語道、自與郎君相見、彼此傾心、欲以身從郎君、父母必然不肯、若私下隨着郎君去了、淫奔之名、又羞耻難當、今就此別去、必致夢寐焦勞、相思

無已、如何是好、那官人深感其意、即央他隣近人、將着厚禮求聘爲婚、那父母見說是江西外郡、如何得肯、那官人只得怏怏而去、自到家收拾赴任、再不能與女子相聞音耗了、隔了五年、又赴京聽調、剛到都下、尋個旅館、歇了行李、即去湖邊尋訪舊游、只見此居已換了別家在內、問着五年前這家、萃然不知、隣近人也多換過了、沒有認得的、心中悵然不快、回步中途、忽然與那女子相遇、看他年貌、比昔時已長大、更加標致了好些、那官人急忙施禮相揖、女子萬福不迭、口裡道郎君隔濶許久、還記得奴否、那官人道、

爲因到舊處尋訪不見、正在煩惱、幸喜在此相遇、不知宅上爲何搬過了、今在那里、女子道、奴已嫁過人、了在城中小巷内、吾夫坐庫務監在獄中、故奴出來求救于人、不匡撞着五年前舊識、郎君肯到我家喫茶否、那官人欣然道、正要相訪、兩个人一頭説、一頭走、先在那官人的下處前經過、官人道、此即小生館舍、可且進去談一談、那官人正要營勾着他了、還心願、思量下處儘好就做事、那里還等得到他家裡去、一邀就邀了進來、關好了門、兩个抱了一抱、就推倒床上、行其雲雨、那館舍是个獨院、甚是僻靜、館舍中

通目可笑俯上情行不發耳

又無別客止是那江西官人一个住着女子見了光景便道此處無人知覺儘可偷住與郎君歡樂不必到吾家去了吾家裡有人反更不便官人道若就肯住此更便得緊了一留半年女子有時出外去去即時就來再不提着家中事也不見他想着家裡那官人相處得濃了也忘記他是有夫家的一般那官人謀得有地方了思量回去因對女子道我而今同你悄地家去了可不是長久之計麼女子見說要去便流下淚來道有句話對郎君說郎君不要喫驚官人道是甚麼話女子道奴自向時別了郎君終日思念

可悼可悼父母之誤也

懨懨、成病、朞年而亡、今之此身、實非人類、以夙世緣
契、幽冤未散、故此特來相從、這幾時歡期有限、冥數
已盡、要從郎君遠去、這却不能勾了、恐郎君他日有
疑、不敢避嫌、特與郎君說明、但陰氣相侵已深、奴去
之後、郎君腹中必當暴下、可快服平胃散、補安精神、
即當痊愈、官人見說、不勝驚駭了許久、又聞得教服
平胃散、問道我曾看夷堅志、見孫九鼎遇鬼、亦服此
藥、吾思此藥皆平平、何故奏効、女子道此藥中有蒼
朮、能去邪氣、你只依我言就是了、說罷涕泣不止、那
官人也相對傷感、是夜同寢、極盡歡會之樂、將到天

其不能

明慟哭而別出門數步倏已不見果然別後那官人暴下不止依言贖平胃散服過纔好那官人每對人說着此事還悽然淚下可見情之所鍾雖已爲鬼猶然眷戀如此况別後之病又能留方服藥醫好眞多情之鬼也而今說一个妖物也與人相好了留着些草藥不但醫好了病又弄出許多姻緣事體成就他一生夫婦更爲奇怪有憶秦娥一詞爲證

堪奇絕陰陽配合眞丹結眞丹結歡娛雖就精神亦竭　殷勤贈物機關洩姻緣盡處傷離別傷離別三番草藥百年歡悅

這一回書乃京師老郎傳留原名爲靈狐三束草天地間之物惟狐最靈善能變幻故名狐魅北方最多宋時有無狐魅不成村之說又性極好淫其涎染着人無不迷惑故又名狐媚以比世間淫女唐時有狐媚偏能惑上之譏然雖是个妖物其間原有好歹如任氏以身殉鄭鎣連貞節之事也是有的至於成就人功名度脫人災厄撮合人夫婦這樣的事往往有之莫謂妖類便無好心只要有緣遇得着　國朝天順甲申年間浙江有一个客商姓蔣專一在湖廣江西地方做生意那蔣生年紀二十多歲生得儀容俊

美眉目動人、同伴裡頭道是他模樣可以選得過駙馬、起他混名叫做蔣駙馬、他自家也以風情自負、看世間女子、輕易也不上眼、道是必遇絕色方可與他一對、雖在江湖上走了幾年、不曾撞見一个中心滿意女子、也曾同着朋友衏衏人家走動兩番、不過是遣興而已、公道看起來、還則是他失便宜與婦人了、一日置貨到漢陽馬口地方、下在一个店家、姓馬、叫得馬月溪店、那个馬月溪是本處馬少卿家裡的人、領着主人本錢開着這个歇客商的大店、店中儘有幽房邃閣、可以容置上等好客、所以遠方來的斯文

人多來投他店前走去不多幾家門面、就是馬少卿的家裡、馬少卿有一位小姐、小名叫得雲容、取李青蓮雲想衣裳花想容之句、果然纖緻非常、世所罕有、他家內樓小窗、看得店前人見、那小姐閒了、時常登樓看望作耍、一日正在臨窗之際、恰被店裡蔣生看見、蔣生遠望去、極其美麗、生平目中所未覩、一步步走近前去細玩、走得近了、看得較真、覺他沒一處生得不妙、蔣生不覺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心裏妄想道、如此美人、得以相叙一宵、也不枉了我的面麗風流、却怎生能勾、只管仰面痴看、那小姐在樓上瞧見有

好人相逢

此子相應

人看他把半面遮藏也窺着蔣生是个俊俏後生俗像不捨得就躲避着一般蔣生越道是樓上留盼賣弄出許多飄逸身分出來要惹他動火直等那小姐下樓去了方纔走回店中閉着房門黙黙躇想可惜不曾曉得丹青若曉得時描也描他一个出來次日問着店家方曉得是主人之女還未曾許配人家蔣生道他是个仕宦人家我是个商賈又是外鄉雖是未許下丈夫料不是我想得着的若只論起一雙的面龐却該做一對纔不虧了人（[illegible]）怎生得氤氲大使做一个主便好大凡是不易得動情的人一動了情再

不宜自道爾只妄想弃止自負弄說非冷不海浮空猶大了

捺納不住的、蔣生自此行着思坐着想、不放下懷。他原賣的是絲紬綾絹、女人生活之類、他央店家一个小的、拿了箱籠、引到馬家宅裡去賣、指望撞着那小姐、得以飽看一回、果然賣了兩次、馬家家眷們、你要買長、我要買短、多討箱籠裡東西、自家翻看、覿面講價、那小姐雖不十分出頭露面、也在人叢之中、遮遮掩掩的看物事、有時也眼瞟着蔣生、四目相視、蔣生回到下處、越加禁架不定、長吁短氣、恨不身生雙翅、飛到他閨閣中做一處、晚間的春夢、也不知做了多少。

俏冤家驀然來懷中摟抱、羅帳裡、交着股、要下手遭、裙帶頭滋味十分妙、你貪我又愛臨住再加饒

　巫夢見裡相逢夢兒裡就去了、

蔣生眠思夢想、日夜不置、真所謂

　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

　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

一日晚間關了房門、正待獨自去睡、只聽得房門外有行步之聲、輕輕將房門彈響、蔣生幸未熄燈急忙挑明了燈、開門出看、只見一个女子閃將入來定睛仔細一認、正是馬家小姐、蔣生喫了一驚道難道又

做起夢來了、正心一想、却不是夢、燈兒明亮、儼然與美貌的小姐相對、蔣生疑假疑真、惶惑不定、小姐看見意思、先開口道、郎君不必疑怪、妾乃馬家雲容也、承郎君久垂顧盼、妾亦關情多時了、今偶乘家間空隙、用計偷出重門、不自嫌其醜陋、願伴郎君客中岑寂、郎君勿以自獻爲笑、妾之幸也、蔣生聽罷、真个如飢得食、如渴得漿、宛然劉阮入天台、下界凡夫、得遇仙子、快樂徯倖、難以言喻、忙關好了門、挽手共入鴛帷、急諧于飛之樂、雲雨既畢、小姐分付道、妾見郎君韶秀、不能自持、致于自薦枕蓆、然家嚴剛厲、一知風

只恐蔣生說破耳非慮他人也

嶭禍不可測、郎君此後、切不可輕至妾家門首也、不可到外邊閒步、被別人看破行徑、只管夜夜虛掩房門相待、人定之後、妾必自來、萬勿輕易漏洩、始可歡好得久長耳、蔣生道、遠鄉孤客、一見芳容、想慕欲死、雖然夢寐相遇、還道仙凡隔遠、豈知荷蒙不棄垂盼、及于鄙陋、得以共枕同衾、極盡人間之樂、小生今日、就死也瞑目了、何況金口分付、小生敢不記心、小生自此足不出戶、口不輕言、只呆呆守在房中、等到夜間、候小姐光降相聚便了、天未明、小姐起身、再三訂約了夜間、然後別去、蔣生自想、真如遇仙、胸中無限

寫人多矣

所謂把頭送此身來儘也

快樂只不好告訴得人小姐夜來明去蔣生守着分付果然輕易不出外一步惟恐露出形迹有負小姐之約蔣生少年固然精神徒旺竭力縱慾不以爲疲當得那小姐深自知味一似能征慣戰的一般一任顛鸞倒鳳再不推辭毫無厭足蔣生倒時時有怯敗之意那小姐竟像不要睡的一夜何曾休歇蔣生心愛得緊見他如此高興道是深閨少女乍知男子之味又兩情相得所以毫不避忌儘着性子喜歡做事難得這樣真心一發快活惟恐奉承不周把个身子不放在心上拚着性命做就一下走了陽死了也罷

了、弄了多時也覺有些倦怠面顏看看憔悴起來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裡教君骨髓枯

且說蔣生同伴的朋友見蔣生時常日裡閉門昏睡、少見出外、有時畧畧走得出來、呵欠連天、像夜間不曾得睡一般、又不曾見他搭伴夜飲、或者中了宿醒、又不曾見他妓館留連、或者害了色病、不知爲何如此、及來牽他去那裡吃酒宿娼、未到晚、必定要回店中、並不肯少留在外邊一更二更的、衆人多各疑心

道這个行徑必然心下有事的光景想是背着人做了些甚麼不明的勾當了我們相約了晚間候他動靜是必要捉破他當夜天色剛晚小姐巳來蔣生將他藏好恐怕同伴疑心反走出來談笑一會同喫些酒直等大家散了然後關上房門進來與小姐上床上得床時那交歡高興弄得你死我活哼哼嗽嗽的聲響也顧不得傍人聽見又且無休無歇外邊同伴竊聽的道蔣駙馬不知那裡私弄个婦女在房裡受用這等久戰站得不耐煩一个个那話兒直竪起來多是出外久了的人怎生禁得各自歸房有的硬忍

傍觀者難為情

即此亦該生疑

住了、有的放了手、鎖自去睡了、次日起來、大家道我們到蔣駙馬房前守他看甚麼人出來、走在房外房門虛掩、推將進去、蔣生自睡在床上、並不曾有人、衆同伴疑道、那裡去了、蔣生故意道、甚麼那裡去了、同伴道、昨夜與你弄那話兒的、蔣生道、何曾有人、同伴道、我們衆人多聽得的、怎麼混賴得、蔣生道、你們見鬼了、同伴道、我們不見鬼、只怕你着鬼了、蔣生道、我如何着鬼、同伴道、晚間與人幹那話聲響外聞、早來不見有人、豈非是鬼、蔣生曉得他衆人夜來竊聽了、虧得小姐起身得早、去得無跡、不被他們看見、實爲

萬幸一時把說話支吾道、不瞞衆兄說、小生少年出外、鰥曠日久、晚來上床、恐制不過、學作交歡之聲以解慾火、其實只是自家喉急的光景、不是真有个人在裡面交合、說着甚是惶恐、衆兄不必疑心、同伴道、我們也多是喉急的人、若果是如此、有甚惶恐、只不要着了甚麼邪妖、便不是要事、蔣生道、並無此事、衆兄放心、同伴似信不信的、也不說了、只見蔣生漸漸支持不過、一日疲倦似一日、自家也有些覺得了、同伴中有一个姓夏的、名良策、與蔣生最是相愛、見蔣生如此、心裡替他躭憂、特來對他說道、我與你出外

乖情甚親
評ヽ

的人、但得平安、便為大幸、今仁兄面黃肌瘦、精神恍惚、語言錯亂、及聽兄曉間房中、每每與人切切私語、此必有作怪蹺蹊的事、仁兄不肯與我每明言、他日定要做出事來、性命干係、非同小可、可惜這般少年、葬送在他鄉外府、我輩何忍、兄小弟蒙兄至愛、有甚麽勾當、便對小弟說說、斟酌而行也好、何必相瞞、小弟賭个咒、不與人說就是了、蔣生見夏良策說得痛切、只得與他實說道、兄意思真懇、小弟實有一件事、不敢瞞兄、此間主人馬少卿的小姐、與小弟有些緣分、夜夜自來歡會、兩下少年、未免情慾過度、小弟不

凡是大是非亦易曉惑者不致詳也

能堅恐、以致生出疾病來、然小弟性命還是小事、若此風聲一露、那小姐性命也不可保了、再三叮囑、小弟慎口、所以小弟只不敢露、今雖對仁兄說了、仁兄萬勿漏洩、使小弟有負小姐、夏良策大笑道、仁兄差矣、馬家是鄉宦人家、重垣峻壁、高門邃宇、豈有女子夜夜出得來、况且旅舘之中、衆人雜沓、女子來來去去、雖是深夜、難道不隄防人撞見、此必非他家小姐可知了、蔣生道、馬家小姐、我曾認得的、今分明是他再有何疑、夏良策道、聞得此地、慣有狐妖、善能變化惑人、仁兄所遇、必是此物、仁兄今當謹慎自愛、將生

那里肯信、夏良策見他迷而不悟、躊躇了一夜、心生一計、道我直教他識出踪跡來、方纔肯住手、只因此一計有分交

溪山妖化、難藏醜穢之形、幽室香軀、難發溫柔之質、

用着那神仙洞裡千年草、成就了卿相門中百歲緣

且說蔣生心神惑亂、那聽好言、夏良策勸他不轉來、對他道、小弟有一句話、不得兄事的、兄是必依小弟所行、蔣生道、有何事教小弟做、夏良策道、小弟有件物事、甚能分別邪正、仁兄等那人今夜來時、把來贈

他拿去若真是馬家小姐也自無妨若不是時須有認得他處這却不礙仁兄事的仁兄當以性命爲重自家留心便了蔣生道這个却使得夏良策就把一个粗蔴布袋袋着一包東西遞與蔣生蔣生收在袖中夏良策再三叮囑道切不可忘了蔣生不知何意但自家心裡也有些疑心便打點依他所言試一試看料也無礙是夜小姐到來歡會了一夜將到天明去時蔣生記得夏良策所囑便將此袋出來贈他道我有些少物事送與小姐拿去且到閨閣中慢慢自看那小姐也不問是甚麼物件見說送他的欣然拿

了就走、自出店門去了、蔣生睡到日高、披衣起來、只見床面前多是些碎芝蔴粒兒、一路出去、灑到外邊、蔣生恍然大悟道、夏兒對我說、此囊中物能別邪正、元來是一袋芝蔴、芝蔴那里是辨別得邪正的、他以粗麻布爲袋、明是要他撒將出來、就此可以認他來踪去跡、這个就是教我辨別邪正了、我而今跟着這芝蔴踪跡尋去、好歹有个住處、便見下落、蔣生不說與人知、只自心裡明白、逐步暗暗看地上有芝蔴處便走、眼見得不到馬家門上、明知不是他家出來的人了、紆紆曲曲、穿林過野、芝蔴不斷、一直跟尋到城

別山下、見山中有个洞口、芝麻從此進去、蔣生曉得有些蹊蹺、擔着一把汗望洞口走進、果見一个牝狐身邊放着一个麻布袋兒、放倒頭在那里鼾睡、

幾轉淵維欲與離、　皮囊改換使人迷、
此時正作陽臺夢、　還是爲雲爲雨時、

蔣生一見、大驚不覺喊道、來魅吾的是這个妖物呼、那狐性極靈、雖然睡臥、甚是警醒、一聞人聲、倏把身子變過、仍然是个人形、蔣生道、吾已識破、變來何幹、那狐走向前來、執着蔣生手道、郎君勿怪我、爲你看破了行藏、也是緣分盡了、蔣生見他仍復舊形、心裏

自是有情狐

狐有[illegible]勝人[illegible]矣

[illegible]不捨、那狐道、好教郎君得知、我在此山中修道、將有千年、專一與人配合雌雄、鍊成內丹、向見郎君韶麗、欲借取元陽、無門可入、却得郎君鍾情馬家女子、思慕真切、故爾傚做其形、特來配合、一來助君之歡、二來成我之事、今形跡已露、不可再來相陪、從此永別了、但往來已久、與君不能無情、君身爲我得斯疾、當爲君治療、那馬家女子、君旣心愛、我又假托其貌、遊君恩寵多時、我也不能恝然、當爲君謀取、使爲君妻、以了心願、是我所以報君也、說罷就在洞中、手擷出一般希奇的草來、束做三束、對蔣生道、將這

頭一束、煎水自洗、當使你精完氣足、壯健如故、這第二束、將去悄地撒在馬家門口暗處、馬家女子即時害起癲病來、然後將這第三束去煎水、與他洗濯、這癲病自好、女子也歸你了、夫人相好時節、莫忘我做媒的舊情也、遂把三束草一一交付蔣生、蔣生收好、那狐又分付道、慎之慎之、莫對人言、我亦從此逝矣、言畢依然化爲狐形、跳躍而去、不知所往、蔣生又驚又喜、藏了三束草、走歸店中來、叫店家燒了一鍋水、當晚就下一束草、煎成藥湯、是夜將來自洗一番、果然神氣開爽、精力陡健、沉睡一宵、次日將鏡一照、

良友也

那些萎黄之色、一毫也無了、方知仙草靈驗、謹閟其言、不向人說、夏良策來問昨日踪跡、蔣生推道尋至水邊已住、不可根究、想來是個怪物、我而今看破、不與他往來便了、夏良策見他容顏復舊、便道、兄心一正、病色便退、可見是個妖魅、今不被他迷了、便是好了、連我們也得放心、蔣生口裡稱謝、却不把真心說出來、只是一依狐精之言、密去幹着自己的事、將着藥草來、等守到黃昏人靜後、走去馬少卿門前、向戶檐廊下墻角暗處、各各撒放停當、自回店中、等待消息、不多兩日、紛紛傳說、馬家雲容小姐、生起癩瘡來、

初起時不過二三處、雖然嫌憎、還不十分在心上、漸漸渾身癩發、但見

腥臊遍體、臭味難當、玉樹亭亭、改做魚鱗皴皺、花枝嫋嫋、變爲[illegible]癢動處不住爬搔、滿指甲霜飛雪落、痛來時豈勝啾唧、鎮朝昏抹淚揉眵、誰家女子恁般樣、問道先前以爲癩、

馬家小姐、忽患癩瘡、皮癬膿腥、痛不可忍、一个絕色女子、弄成人間厭物、父母無計可施、小姐求死不得、請个外科先生來醫、　忖甚不值事、敷上藥去就好、依言敷治、過了一會、渾身針剌、却像剝起皮下來一

病家情狀醫家騙態一一逼真

般疼痛亘刻也熬不得只得仍舊洗掉了又有內科醫家前來處方說是內裡服藥調得血脈停當風氣開散自然痊可只是外用敷藥這叫得治標決不能除根的聽了他把煎藥日服兩三劑落得把脾胃盪壞了全無功效外科又爭說是他專門必竟要用擦洗之藥內科又說是肺經受風必竟要喫消風散毒之劑落得做病人不着挨着疼痛熬着苦水今日換方明日改藥醫生相罵了幾番你說我無功我說你沒用總歸沒帳馬少卿大張告示在外有人能醫得痊愈者贈銀百兩這些醫生看了告示只好嘿氣真

是孝順閨中也算做竭盡平生之力、查盡秘藏之書、再不曾見有些些小效處、小姐已是十死九生、只多得一口氣了、馬小鄉束手無策、對夫人道女兒害着不治之症、已成廢人、今出了重賞、再無人能醫得好、莫若捨了此女、待有善醫此症者、即將女兒與他爲妻、倒賠粧奩、招贅入室、我女兒頗有美名、或者有人慕此懸出奇方來救他、也未可知、就未必門當戶對、譬如女兒害病死了、就是不死、這樣一個癩人、也難嫁着人家、還是如此、庶幾有望、遂大書於門道、

小女雲容染患癩疾、一應人等能以奇方奏效者、

[illegible]蔣生張本嘆

不論高下門戶遠近地方即以此女嫁之贅入為婿立此為照

蔣生在店中已知小姐病癥出榜招醫之意心下暗暗稱快然未見他說到婚姻上邊不敢輕易兜攬只恐遠地客商他日便醫好了只有金帛酬謝未必肯把女兒與他故此藏着機關靜看他家事體果然病不得痊換過榜文有醫好招贅之說蔣生撫掌道這番老婆到手了即去揭了門前榜文自稱能醫門公見說不敢遲滯立時奔進通報馬少卿出來相見見了蔣生一表非俗先自喜歡問道有何妙方可以醫

先只說古亦是江湖上人老調

妙

大親崇名

治、蔣生道、小生原不業醫、曾遇異人、傳有仙草、專治癩疾、手到可以病除、但小生不慕金帛、惟求不爽臺上之言、小生自當効力、馬少卿道、下官止此愛女、傳容俱備、不幸忽犯此疾、已成廢人、若得君子施展妙手、起死回生、據上之言、豈可自食、自當以小女餘生奉侍箕帚、蔣生道、小生原籍浙江、遠隔異地、又是經商之人、不習儒業、只恐有玷門風、今日小姐病顏消減、所以捨得輕許、他日醫好復舊、萬一悔却前言、小生所望、豈不付之東流、先須說得明白、馬少卿道、江浙名邦、原非異地、經商亦是善業、不是賤流、看足下

雖其緒餘乃易于立信

器體亦非以下之人、何況有言在先、遠近高下、皆所不論、只要醫得好、下官忝在縉紳、豈爲一病女、就做爽信之事、足下但請用藥、萬勿他疑、蒋生見說得的確、就把那一束草叫煎起湯來、與小姐洗澡、小姐聞得藥草之香、已自心中爽快、到得傾下浴盆、通身澡洗、可煞作怪、但是湯到之處、疼的不疼、癢的不癢、透骨清涼、不可名狀、小姐把膿污抹盡、出了浴盆、身子輕鬆了一半、眠在床中一夜、但覺瘡痂漸落、粗皮層層脫下來、過了三日、完全好了、再復湯浴過一番、身體瑩然如玉、比前日更加嫩相、馬少卿大喜、去問

屢見前日相狐時亦必不問情

蔣生下處、元來就住在本家店中、即着人請得蔣生過家中來、打掃書房、與他安下、只要揀个好日、就將小姐贅他、蔣生不勝之喜、已在店中、把行李搬將過來、住在書房等候佳期、馬家小姐心中、感激蔣生救好他病、見說就要嫁他、雖然情愿、未知生得人物如何、叫梅香探聽、元來即是曾到家裏賣過綾絹的客人、多曾認得他面龐標致的、心裏就放得下、吉日已到、馬少卿不負前言、主張成婚、兩下少年、多是美麗人物、你貪我愛、自不必說、但蔣生未成婚之先、先有狐女假扮、相處過多時、偏是他熟認得的了、一日馬

小姐說道、你是別處人甚氣力到得我家裡、天教我生出這个病來成就這段姻緣、那个仙方是我與你的媒人、誰傳與你的、不可忘了、蔣生笑道是有一个媒人、而今也沒謝他處了、小姐道你且說是那个、今在何處、蔣生不好說是狐精、捏个謊道只爲小生曾暫見小姐芳容、晝思夢想、寢食俱廢、心意志誠了、感動一位仙女、假托小姐容貌來與小生往來了多時、後被小生識破、他方纔說果然不是眞小姐、小姐應該目下有災、就把一束草教小生來救小姐、說當有姻緣之分、今果應其言、可不是个媒人、小姐道、怪道

你見我就像舊識一般元來曾有人假過我的名來而今在那里去了蔣生道他是仙家一被識破就不再來了知他在那里小姐道幾乎被他壞了我名聲卻也虧他救我一命成就我兩人姻緣還算做个恩人了蔣生道他是个仙女恩與怨總不挂在心上只是我和你合該做夫妻遇得此等仙緣稱心滿意但恐小生不才有屈了小姐耳小姐道夫妻之間不要如此說況我是垂死之人你起死回生的大恩正該終身奉侍若一妾無所恨矣自此如魚似水蔣生也不思量回鄉就住在馬家終身夫妻偕老這是後話

那蔣生一班兒同伴、見説他贅在馬少卿家了、多各不知其繇、惟有夏良策曾見蔣生説着馬小姐的話、後來道是妖魅的假托、而今見真个做了女婿、也不明白他備細、多來與蔣生慶喜、夏良策私下細問根繇、蔣生纔把用草生癩一段話、只説前日假托馬小姐的、是大別山狐精、後被夏兄粗布芝麻之計追尋踪跡、認出真形、他贈此藥草、教小弟去醫好馬小姐、就有姻緣之分、小弟今日之事、皆狐精之力也、衆人見説、多稱奇道、一向稱仁兄爲蔣駙馬、今仁兄在馬口地方作客、住在馬月溪店、竟爲馬少卿家之婿、不

婦人前不可說姦

脫一个馬宗可知也是天意生出這狐精來成就此一段姻緣騙馬之稱便是前讖了大家相傳以為佳話有等癡心的就恨怎生我偏不遇着个狐精得有此奇遇妄想得一个不耐煩有詩為證

人生自是有姻緣　得遇靈狐亦偶然
妄意洞中三束草　豈知月下赤繩牽

野史氏曰

生始窺女而極慕思女不知也狐實陰見故假女來生以色自惑而狐惑之也思慮不起天君泰然即狐何為哉以禍始而以福終亦生厚幸。雖然狐

非翁狐媚也終以色刃矣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九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　拍案驚奇卷之三十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詩云　晉世曾聞有鬼子　今知鬼子乃其常
　　旣能成得雌雄配　也會生兒在冥壤

話說國朝隆慶年間陝西西安府有一个易萬戶以衛兵入屯京師同鄉有个朱工部相與得最好兩家夫人各有娠孕萬戶與工部偶在朋友家裡同席一時說起就兩下指腹爲婚依俗禮各割衫襟彼此互藏寫下合同文字爲定後來工部建言觸忤了　聖旨欽降爲四川瀘州州判萬戶陞了遼上恭將各奔

前程去了、萬戸這邊生了一男、傳聞朱家生了一女、相隔既遠、不能勾圓完前盟、過了幾時、工部在謫所水土不服、全家不保、剩得一兩个家人、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親眷、經紀得喪事回鄉、殯塟在郊外、其時萬戸也爲事革任、回衛身故在家了、萬戸之子易大郎、年已長大、精熟武藝、日夜與同伴馳馬較射、一日正在角逐之際、忽見草間一兎騰起、大郎舍了同伴、挽弓趕去、趕到一个人家門口、不見了兎兒、望內一看、元來是一所大宅院、宅内一个長者走出來、衣冠儼然、是个士大夫模樣、將大郎相了一相、道、此非易

[illegible]敘、大郎見說認得他的、即下馬相揖、長者攜了大郎之手、步進堂內來重見過禮、即分付裏面治酒相款、酒過數巡、易大郎請問長者姓名、長者道老夫與易郎葭莩不薄、恕失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隨叫書童在裏頭、取出一个匣子來、遞與大郎、開看、大郎看時、內有羅衫一角、文書一紙、合縫押字半邊、上寫道、

　朱易兩姓、情既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婿、必諧百年、背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隆慶某年月日、朱某易某、書坐客某某爲證、

大郎仔細一看、認得是父親萬戶親筆、不覺淚下交

願只聽得後堂傳說孺人同小姐出堂、大郎擡眼看時、見一个年老婦人珠冠緋袍擁一女子、嬝嬝婷婷走出廳來、那女子眞色潛容韞秀包麗、世上所未曾見長者指了女子對大郎道、此即弱息、尊翁所許以配君子者也、大郎拜見孺人已過、對長者道、極知此段良緣、出于先人成命、但媒妁未通、禮儀未備奈何、長者道、親口交盟、何須執伐、至于儀文末節、更不必計較、郎君倘若不弃、今日即可就姻館、萬勿推辭大郎此時意亂心迷、身不自主、女子已進去粧梳、須臾出來行禮花燭合巹悉依家禮儀節、是夜送歸同房、

兩情歡悅、自不必說、眞是歡娛夜短、大郎匆匆一住數月、竟不記得家裏了。一日忽然念着道、前日驟馬到此、路去家不遠、何不回去看看就來。把此意對女子說了、女子稟知父母、那長者與孺人堅意不許。大郎問女子道、岳父母爲何不肯、女子垂淚道、只怕你去了不來、大郎道、那有此話、我家裏不知我在這裏、我回家說聲就來、一日內的事、有何不可、女子只不應允、大郎見他作難、就不開口、又過了一日、大郎道、我馬閒着、久不騎坐、只怕失調了、我須騎出去盤旋一回、其家聽信、大郎走出門、一上了馬、加上數鞭、那

早知如此不宜再歸

馬四脚騰空、一跑數里、馬上回頭看那舊處、何曾有甚麼莊院、急盤馬轉來、一認連人家影跡也沒有、但見纍冢累累、荒藤野蔓而已、歸家昏昏了幾日、纔與朋友們說着這話、有老成人曉得的道、這兩家割襟之盟、果是有之、但工部舉家已絕、郎君所遇、乃其幽宮、想是夙緣未了、故有此異、幽明各路、不宜相侵、郎君勿可再往、大郎聽了這話、又眼見奇怪、果然不敢再去、自到京師襲了父職回來、奉上司檄文、管署衛印事務、夜出巡堡、偶至一處、忽見前日女子、懷抱一小兒、迎上前來道、易郎認得妾否、郎雖忘妾、襁中之

兒、誰人所生、此子有貴徵、必能大君門戶、今以還郎、撫養他成人、妾亦藉手不負於郎矣、大郎念著前情、不復顧忌、抱那兒子一看、只見眉清目秀、甚是可喜、大郎未曾娶妻有子時、見了好个孩子、豈不快活、走近前去、要與那女子重敘離情、再說端的、那女子忽然不見、竟把懷中之子掉下去了、大郎帶了回來、後來大郎另娶了妻、又斷絃再續了兩番、立意要求美色、娶來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又絕無生息、惟有得此子長成、勇力過人、兼有雄畧、大郎因前日女子有大君門戶之說、見他不凡、深有大望、一十八歲了、太

郎倦于戎務就讓他襲了職以累建奇功累官至都督果如女子之言這件事全似晉時范陽盧充與崔少府女金椀幽婚之事然有地有人不是將舊說附會出來的可見姻緣未完幽明配合鬼能生子之事往往有之這還是目前的鬼魂氣未散更有幾百年鬼也會與人生子做出許多話柄來更爲奇絕要知此段話文先聽幾首七言絕句爲證（雨村字托）

洞裡仙人路不遙　洞庭煙雨晝瀟瀟
莫教吹笛城頭閣　尚有銷魂烏鵲橋　其一

莫訝鴛鴦會有緣　桃花結子已千年

此念即宜冥報

塵心不識藍橋路、信是蓬萊有謫仙、其二

朝暮雲驂闖楚關、青鸞信不斷塵寰、

乍逢仙侶拋梭打、笑我清波照霧鬟、其三

這三首乃女鬼王玉英憶夫韓慶雲之詩、那韓慶雲是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的秀才、他在本府長樂縣藍田石尤嶺地方、開館授徒、一日散步嶺下、見路旁有枯骨在草叢中、心裏惻然道、不知是誰人遺骸暴露在此、吾聞收掩胔骼、仁人之事、今此骸無主、吾在此間開館、既爲吾所見、即是吾責了、就歸向隣家借了鋤鍬畚鍤之類、又沒个人幫助、親自動手瘞埋停當

撮土爲香滴水爲酒以妥他冤靈致敬而去是夜獨宿書館、忽見籬外畢畢剝剝、敲得籬門響、韓生起來、開門出看、乃是一个端麗女子、韓生慌忙迎揖、女子道、且到尊館、有話奉告、韓生在前引導同至館中、女子道、妾姓王名玉英、本是楚中湘潭人氏、宋德祐年間、父爲閩州守將兵禦元人、力戰而死、妾不肯受胡虜之辱、死此嶺下當時人憐其貞義、培土掩覆、經今二百餘年、骸骨偶出、蒙君埋藏、恩最深重、深夜來此、欲以相親、韓生道、掩骸小事、不足挂齒、人鬼道殊、何勞見顧、玉英道妾雖非人、然不可謂無人道、君是讀

（那知後來小神相佐况）

書之人、向婚冥合之事、世所常有、妾榮君甚理、便有夫妻之情、況夙緣甚重、願奉君枕席、幸勿爲疑、韓生孤館寂寥、見此美婦、雖然明說是鬼、然行步有影、衣衫有縫、濟濟楚楚、絕無鬼意、又且說話明白可聽、能不動心、遂欣然留與同宿、交感之際、一如人道、毫無所異、韓生與之相處一年有餘、情同伉儷、忽一日對韓生道、妾於去年七月七日、與君交接、腹已受娠、今當產了、是夜即在館中產下一兒、初時韓生與玉英往來、俱在夜中、生徒俱散、無人知覺、今已有子、雖是玉英自己乳抱、却是嬰兒啼聲、瞞不得人、許多鄰舍

有人知覺、但亦不知女子是誰、嬰兒是誰、沒个人家主名、也沒人來查他細帳、只好胡猜亂講、總無實據、傳將開去、韓生的母親也知道了、對韓生道、你山間處館、恐防妖魅、外邊傳說你有私遇的事、果是怎麽樣的、可實對我說、韓生把始末相報、及玉英姓名說話、備細述一遍、韓母驚道、依你說來、是个多年之鬼了、一發可慮、韓生道、說也奇怪、雖是鬼類、實不異人、已與兒生下一子了、韓母道、不信有這話、韓生道、兒豈敢造言欺母親、韓母道、果有此事、我未有孫、正巴不得要个孫兒、你可抱歸來與我看一看、方信你言

旣與人無異如何見此鬼態

是真韓生道、待兒與他說著、果將母親之言與玉英、說知玉英道、孫子該去見婆婆、只是兒受陽氣尚淺、未可便與生人看見、待過幾時再處、韓生回覆母親、韓母不信定要捉破他踪跡、不與兒子說知、忽一日自己驀地到書館中來、玉英正在館中樓上、將了菓子餵着兒子韓母一直闖將上樓去、玉英望見有人、即抱着兒子從窗外逃走餵兒的菓子、多遺弃在地、看來像是蓮肉拾起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房中白子、韓母大驚道、此必是怪物、教兒子切不可再近他、韓生口中唯唯、心下實捨不得、等得韓母去了玉英就

（欲寄養必湘潭此等處不可缺所謂伏宜[illegible]）

來對韓生道、我因有此兒在身、去來不便、今婆婆以怪物疑我、我在此也無顏、我今抱了他囬故鄉湘潭去、寄養在人間、他日相會罷、韓生道、相與許久、如何舍得離別、相念時節、教小生怎生過得、玉英道、我把此兒寄養了、自身去來繇我、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倘若相念、有甚麼急事要相見、只把兩筴相擊、我當自至、說罷、即飄然而去、玉英抱此兒到了湘潭、冩七字在兒衣帶上、道十八年後當來歸、又冩他生年月日在後邊了、弃在河傍、湘潭有个黃公、富而無子到河邊過、見拾了囬去、養在家裡、玉英已知、來對韓

見已在湘潭黃家吾有詩在衣帶上以十八年爲期後時當得相會、一同歸家、今我身無累、可以任從之矣了、此後韓生要與玉英相會、便擊竹筴、玉英即來出有疾病禍患、與玉英言之、無不立解、甚至他人禍福、玉英每先對韓生說過、韓生與人說、立有應驗乃遂傳出去。盡道韓秀才遇了妖邪、以妖言惑衆況好其時主人有女滛奔于外、又有疑韓生所遇之女、即是主人家的、弄得人言肆起。韓生聲名頗不好聽、玉英知道、說與韓生道本欲相報、今反相累、滿[illegible]來得希疎、相期一年只來一番、來必以七夕爲度、韓

十八年只
上人者甚
多木踈

生感其厚意竟不再娶如此一十八年玉英來對韓生道衣帶之期已至豈可不去一訪之韓生依言告知韓母遂往湘潭正是

阮修倡論無鬼　豈知鬼又生人
昔有尋親之子　今爲尋子之親

且說湘潭黃翁一向無子偶至水濱見有弃兒在地抱取回家看見眉清目秀聰慧可愛養以爲子看那衣帶上面有十八年後當來歸七字心裡疑道還是人家嫡妾想忌沒奈何撇下的還是人家生得兒女多了怕受累弃着的呢[illegible]地弃如何又有十八年之

約此必是他父母既不欲留又不忍舍明白記着寄養在人家他日必來相訪我今現在無子且收來養着到十八年後再看如何黄翁自拾得此兒之後忽（早知而[illegible]必不拾去）然自己連生三子因將所拾之兒取名鶴齡自己二子分開他二字一名鶴筭一名延齡同共送入學堂讀書鶴齡敏惠異常過目成誦二子雖然也好總不及他總丱之時三人一同游庠黄翁歡喜無盡也與（北、如、孫、得、）二子一様相待毫無差別二子是老來之子黄翁急欲他早成家室目前生孫十六七歳多與他畢過了姻只有鶴怜因有衣帶之語怕父母如期來訪未[illegible]

不要歸宗是以獨他遲遲未娶、却是黃翁心裡過意不去道為我長子怎生反未有室家、先將四十金、與他定了里中易氏之女、那鶴齡也曉得衣帶之事、對黃翁道、兒自幼蒙撫養深恩已為翁子、但本生父母既約得有期、豈可娶而不告、雖蒙聘下妻室、且待此期已過父母不來、然後成婚、未為遲也、黃翁見他講得有理只得憑他、旣到了十八年多懸懸望着、看有甚麼動靜、一日有个福建人在街上與人談星命、訪至黃翁之家、求見黃翁、黃翁心裏指望二子立刻科名、見是星相家、無不延接聞得遠方來的、疑有異術、

送一面請坐、將着二子年甲央請推算談星的假道推算了一回、指着鶴齡的八字對黃翁道、此不是翁家之子、他生來不該在父母身邊的、必得寄養出外、方可長成、及至長成之後、即要歸宗、目下已是其期了、黃公見他說出眞底實話、面色通紅道、先生好胡說、此三子皆我親子、怎生有寄養的話說、況說的更是我長子、承我宗祧、那裏還有宗可歸處、談星的大笑道、老翁豈忘衣帶之語乎、黃翁不覺失色道、先生何以知之、談星的道、小生非他人、即是十八年前弃兒之父韓秀才也、恐翁家不承認、故此假扮做談星

之人、求指蹤跡、今既在翁家、老翁必不使此子昧了本姓、黃翁道、衣帶之約果然是真、老漢豈可昧得、況我自有子、與一日身亡、料已不塡溝壑、何必賴收人家之子、但此子爲何見棄、公道其詳、韓生道、說來事涉怪異、不好告訴、黃翁道、旣有令郎這段緣契、便是自家骨肉、說與老夫知道也、好得知此子本末、韓生道、此子之母、非今世人、乃二百年前貞女之鬼也、此女在宋時、父爲閫官、禦敵失守、全家殉節、其鬼不泯與小生配合生兒、因被外人所疑、他說家世湘潭、將來貴處寄養、衣帶之字、皆其親書、今日小生到此、也

是此女緣分、不想只爲遇着敢害一見、黃翁道、有如此作怪異事、想令郎出身如此、必當不凡、令令郎與小兒共是三兒、翁同到長沙應試去了、韓生道、小生既遠尋到此、就在長沙、也要到彼一面、只求老翁念我天性父子、恩使歸宗、便爲萬幸、黃翁道、父子至親、誼當使君還珠、況是足下冥緣、豈可間隔、但老夫十八年撫養、已不必說、只近日下聘之資、也有四十金、子既已歸足下、此聘金須得相還、韓生道、老翁恩德難報、至於聘金、自宜奉還、容小生見過小兒之後、歸與其母計之、必不敢負義也、韓生就別了黃翁、徑到

描寫得妙

長沙、訪問黃翁三子應試的下處已問着了就寫一帖傳與黃翁大兒子鶴齡、帖上寫道十八年前與聞衣帶事人韓其鶴齡一見衣帶說話感動于心驚出請見道足下何處人氏何以知得衣帶事體韓生看那鶴齡時

年方弱冠、體不勝衣、清標固禀父形、嬌質猶同母貌、恂恂儒雅、盡道是十八歲書生、邈邈源流、豈知乃二百年鬼子、

韓生看那鶴齡模樣儼然與王玉英相似、情知是他兒子遂答道、小郎君可要見寫衣帶的人否、鶴齡道、

寫衣帶之人、非吾父、即吾母、原約在今年、今足下知其人、必是有的信、望乞見教、韓生道寫衣帶之人、即吾妻王玉英也、若要相見、先須認得我、鶴齡見說孃是其父、大哭抱住道、果是吾父、如何捨得弃了兒子一十八年、韓生道、汝母非凡女、乃二百年鬼仙、與我配合生兒、因乳養不便、要寄托人間、汝母原籍湘潭、故將至此地、我實福建秀才、與汝母姻緣也在福建、今汝若不忘本生父母、須別了此間義父、還歸福建爲是、鶴齡道、吾母如今在那裏、見也要相會、韓生道、汝母倏去倏來、本無定所、若要相會、也須到我閩中

鶴齡平性所在、不勝感動、兩弟鶴算延齡、在旁邊聽見說着要他歸福建說話、少年心性、不覺大怒起來道、那里來這野漢、造此不根之說、來誘哄人家子弟、說着不達道理的說話、好就就一个哥哥、却教他到福建去、有這樣胡說的、那家人每見說、也多嗔怪起來、對鶴齡道、大官人不要聽這个游方人、他每專打聽着人家事體、來捏造是非、哄誘人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的扯、推的推、要攆他出去、韓生道、不必嚷鬧、我已常渾兄過了你老主翁、他只要完得聘金四十兩。便可贖回、還只是我的兒子、你們如何胡說、衆人

那裏、聽他只是推他出去爲淨、鶴齡心下不安、再三戀戀、衆人也不顧他、兩弟狠狠道、我兄無主意、如何與這些閒棍講話、饒他一頓打、便是人情了、鶴齡道、衣帶之語、必非虛語、此實吾父來尋盟、他說道曾在湘潭見過爹爹來、回去到家里必知端的、鶴算延齡兩人、與家人、只是不信、管住了下處門首、再不放他進去與鶴齡相見了、韓生自思兒子雖得見過、黃家婚聘之物、理所當還、今沒个處法、還得他空手在此一年也無益、莫要想得兒子歸去、不如且回家去、再做計較、心裏主意未定、到了晚間、把竹篾擊將起來。

王玉英即至、韓生因說着已見兒子、黃家要價取聘金方得贖回的話、玉英道聘金該還、此間未有處法、不如且回閩中、別圖機會、易家親事、亦是前緣、待處了聘金、再到此地完成其事、未爲晚也、韓生因此決意回閩、一路浮湘涉湖、但是波浪險阻、玉英便到舟中護衛、至于盤纏缺乏、也是玉英暗地資助、得以到家、抵家之日、里隣驚駭、道是韓生向來遇妖、許久不見、是被妖魅拐到那里去、必然喪身在外、不得歸來了、今見好好還家、以爲大奇、平日往來的多來探望、韓生因爲衆人疑心壞了他、見來問的、索性一一把

隔人之見往往如此

實話從頭至尾備述與人、一些不瞞、衆人見他不象、又果有兒子在湘潭、方信他說話是實、反共說他遇了仙緣、多來慕羡他、不認得的、盡想一識其面、有問韓生爲何不領了兒子歸來、他把聘金未曾還得、湘潭養父之家、不肯的話說了、有好事的、多願相助、不多幾時、湊上了二十餘金、尚少一半、夜間擊筊、與玉英商量、玉英道、既有了一半、你只管起身前去、途中有湊那一半之處、韓生隨即動身、到了半路、在江邊一所古廟邊經過、玉英忽來對韓生道、此廟中神厨裡坐着、可得二十金、足還聘金了、韓生依言泊船

登岸、走入廟裡看時、只見

廟門頹敗、神路荒涼、耗竭的小鬼無頭、笄薄的判官落帽、庭中多獸迹、狐狸在此宵藏、地上少人踪、魍魎投來夜宿、存有千年香火、檨何曾一陌紙錢飄、

韓生到神廚邊、揭開帳幔來看、灰塵堆來有寸多厚、心裏道、此處那里來的銀子、然想着玉英之言、未曾有差、且依他說話、爬上去蹲在廚裡、喘息未定、只見一个人慌慌忙忙走將進來、將手在案前香爐裏亂摸、摸起、對着神道、唱喏道、望菩薩遮蓋遮蓋所罰之。

[illegible]

咒、不要作聲、又是一个人在外邊叫進來道、你欺心偷過了二十両銀子、打點混賴、我與你此間神道面前罰个咒、罰得咒出、便不是你、先來那个人便對着神道、口裏念誦道、我若偷了銀子、如何如何、念來這个人、見他賭得咒出、遂放下臉子道、果是與你無干、不知在那里錯去了、先來那个人、把身子抖一抖、兩袖洒一洒道、你看我身邊須沒藏處、兩个唧唧噥噥、一路説着往外邊去了、韓生不見人來了、在神廚裏走將出來、摸一摸香爐、看適間藏的是甚麽東西、摸出一个大紙包來、打開看時、是一包成錠的銀子、約有

妙在[illegible]

消如雪

二十餘兩韓生道慚愧眼見得這先入來的賭起同伴的銀子藏在這里等賭過兒搜不出將慢慢來取用豈知已先爲鬼神所知歸我手也欲待不取總來是不義之財欲待還那失主又明顯出這个人的偷竊來了不如依着王英之言且將去做賭子之本有何不可當下取了出廟下船船裏從容一秤果有二十兩重分毫不少韓生大喜到了湘潭徑將四十金爽送還黄翁聘禮求贖鶴齡黄翁道婚盟已定男女俱已及時老夫欲將此項與令郎完了姻親此後再議歸閫唯足下喬梓自做主張則老夫事體也完了

韓生道、此皆老翁主成、其意敢不聽命、黃翁着媒人與易家說知此事、易家不肯起來道、我家初時只許嫁黃公之子、門當戶對、人同里爲婚、彼此俱便、今聞此子原籍福建、一時配合了、他日要離了歸鄉、相隔着四五千里、這怎使得、必須講過、只在黃家不去的、其事方諧、媒人來對黃翁說了、黃翁巴不得他不去的、將此語一一告訴韓生道、非關老夫要留此子、乃親家之意如此、況令郎名在楚籍、婚在楚地、還閩之說、必是不妥、爲之奈何、韓生也自想有些行不通、再擊竹篦與玉英商量、玉英道、一向說易家親事是前

緣、既已根絆在此、怎肯放去、況妾本籍湘中、就等兒子做了此間女婿、成立在此也好、郎君只要父子相認、何必歸閩、韓生道、閩是吾鄉、我母還在、若不歸閩、要此兒子何用、玉英道、事數到此、不繇君算、若執意歸閩、兒子婚姻、便不可成、郎君將此兒歸閩中、又在何處另結良緣、不如且從黃易兩家之言、成了親事、他日兒子、自有分曉也、韓生只得把此意回覆了黃翁。一憑黃翁主張、黃翁先叫鶴齡認了父親、就收拾書房、與韓生歇下了、然後將此四十兩銀子、支分作花燭之費、到易家道了日子、易家見說不問福建了、

所以不安閒亦似自生多事然大家之福在固宜消閒

無不依從、成親之後、鶴齡對父韓生說、要見母親一面、韓生說與玉英、玉英道、是我自家的兒子、正要見他、但此間生人多、非我所宜、可對兒子說、人靜後房中悄悄擊箕、我當見他、夫婦兩人一、向韓生對鶴齡說知、就把竹箕寄付與他、鶴齡領着去了、等到黃昏、鶴齡擊箕、只見一个濃妝女子在空中下來、鶴齡夫妻知是尊嫜、雙雙跪下、玉英撫摩一番、道好一對兒子媳、鶴齡、我為你一點骨血、精緣所牽、二百年貞靜之性不得安閒、今幸已成房立戶、我願已完矣、鶴齡道、兒子頗讀詩書、曾見古今事蹟、如我母數百年精靈、

樓閣平之新開大小大

猶恭游戲人間生子成立誠爲希有之事不知母親何術致此望乞見教玉英道我以貞烈而死后土錄爲鬼仙許我得生一子延其血脉汝父有掩骸之仁陰德可紀故我就與配合生汝以報其恩此皆生前之注定也鶴齡道母親既然靈通如此何不即留跡人間使兒媳輩得以朝夕奉養玉英道我與汝父有緣故得數見於世然非陰道所宜今日特爲要見吾兒與媳婦一面故此暫來此後也不再來了直待歸閻之時石尤嶺下再當一見我兒前程遠大勉之勉之說罷騰空而去鶴齡夫婦怳怳自失了半日纔得

定、性事雖怪異、想昔母親之言何何有頭有尾、鶴齡自嘆道、此等載官野史、今日若非身爲之子、隨你傳聞、豈肯即信也、次日與黃翁及兩舅說了、俱各驚駭、鶴齡隨將竹筴交還韓生、備說母親夜來之言、韓生道、今汝托義父恩庇、成家立業、俱在於此、歸鄉之期知在何時、只好再過幾時、我自回去看婆婆罷了、鶴齡道、父親不必心焦、秋試在即、且待兒子應試過了再商量就是、從此韓生且只在黃家住下、鶴齡與兩弟俱應過縣試、鶴齡與鶴算一同報捷、黃翁韓生盡皆歡喜、鶴齡要與鶴算同去會試、韓生住湘潭無益、

思量暫回閩中黃翁贈與盤費鶴齡與易氏各出所有送行韓生仍到家來把上項事一一對母親說知韓母見說孫兒娶婦成立巴不得要看一看只恨不得到眼前此時連媳婦是个鬼也不說了次年鶴齡鶴算春榜連捷鶴齡給假省親鶴算選授（數也）福州府閩縣知縣一同回到湘潭鶴算接了黃翁全家赴任鶴齡也乘此便帶了妻易氏附舟到閩訪親登堂拜見祖母喜慶非常韓生對兒子道我館在長樂石尤嶺乃與汝母相遇之所連汝母骨骸也在那邊今可一同到彼汝母必來相見前日所約原自如此遂合家

間到嶺下方得駐足館中不須擊筴玉英已來拜韓毋道今孫兒媳婦多在婆婆面前况孫兒已得成名妾所以報郎君者已盡妾幽陰之質不宜久在陽世周旋只因夙緣故得如此今合門完聚妾事已了從此當靜脩玄理不復再入塵寰矣韓生道往還多年情非朝夕卽爲兒子一事費過多少精神今甫得到家正可安享子媳之奉如何又說要別的話來鶴齡夫婦涕泣請留玉英道冥數如此非人力所能留者數定幾曾見有二百年之精魂還能同人道生子又在世間往還二十多年的事你每亦當以數自遣不

有理

必作人間離別之態也言畢翛然而逝鶴齡痛哭失聲、韓母與易氏各各垂淚、惟有韓生不十分在心上、他是慣了的、道夜靜擊筴、原自可會、豈知此後隨你擊筴、也不來了、守到七夕當期竟自杳然、韓生方忽忽如有所失、一如斷絃喪偶之情、思他平時相與時節、長篇短詠、落筆數千言、清新有致皆如前三首絕句之類傳出與人、頗爲衆口所誦、韓生取其所作成集、計有十卷、因曾賦萬鳥鳴春四律韓生即名其集爲萬鳥鳴春、流布于世、韓生後來去世、鶴齡即合葬之石尤嶺下、鶴齡改復韓姓、別號黃石以示不忘黃

葬及石尤嶺之意三年來畢仍與易氏同歸湘潭至今閩中盛傳其事

二百年前一鬼冤　猶能生子在乾坤
遺骸掩處陰功重　始信骷髏解報恩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終

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簡屍　殉節婦留待雙出柩

詩云

削骨蒸肌豈忍言、世人借口欲伸冤、
典刑未正先殘酷、法吏當知善用權

話說戮屍棄骨、古之極刑、今法被人毆死者、必要簡屍、簡得致命傷痕、方准抵償、問入死罪、可無冤枉、本爲良法、自古道法立弊生、只因有此一簡、便有許多奸巧做出來、那把人命圖賴人的、不到得就要這个人償命、只此一簡、已殼奈何着他了、你道爲何、官府一准簡屍、地方上搭廠的就要搭廠錢、跟官門皁轎

夫吹手多要酒飯錢仵作人要開手錢洗手錢至于
官面前桌上要燒香錢硃墨錢筆硯錢擡條坐褥儀
被告人所備還有不肖仵作要擺桌酒要折盤盞各
項各色甚多不可盡述就簡得雪白無傷這人家已
去了七八了就問得原告招誣何益于事所以奸徒
與人有仇便思將人命爲奇貨官府動筆判个簡字
何等容易道人命事應得的豈知有此等害人不小
的事除非真正人命果有重傷簡得出來正人罪名
方是正條然刮骨蒸屍千零百碎與众的人計較也
是不忍見的律上所以有不願者聽及許屍親告免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之例正是　聖主曲體人情處豈知世上慘刻的官要見自已風力或是私心嗔恨被告不肯聽處親免簡定要劣擷做夫以致開久殯之棺掘久埋之骨隨你傷人子之心墮傍觀之淚他只是硬着肚腸不管原告不執命就坐他受賄親友勸息就誣他私和一味鍛刑打成獄案自道是與死者伸冤不知死者慘酷已極了造孽是絕子絕孫的勾當閩中有一人名曰陳福生與富人洪大壽家傭工偶因口語不遜被洪大壽痛打一頓那福生纔喫得飯過氣鬱在胸得了中滿之症看看待死臨死對妻子道我被洪

家長痛打、致很而死、但彼是富人、料拚他不倒、莫要聽了人教唆、賴他人命、致將我尸首簡驗、粉骨碎身、只畧與他說說、他怕人命經累、必然周給後事、供養得你每終身、便是便益了、妻子聽言、死後果去見廖家長、但道因被責罰之後、得病不痊、今已身死、催家長可憐孤寡、做个主張、洪大壽見因打致死、心裡虛怯的、見他說得攝巴巴、不得他沒有說話、給與銀兩、厚加殯殮、又許了時常周濟他母子、已此無說了、陳福生有个族人陳三、混名陳喇虎、是个不本分好有事的、見洪大壽是有想頭的人家、況福生被打而死、

不為無因、就來攛掇陳福生的妻子、教他告狀挑命妻子道、福生的死、固然受了財主些氣、也是年該命限、況且死後他一味好意殯殮、有禮我們、番臉子不得只自家認了晦氣罷、喇虎道、你每不知事體、這出銀殯殮、正好做告狀張本、這樣富家、一條人命、好歹也起發他幾百兩生意、如何便是這樣住了、妻子道貧莫與富鬭、打起官司來、我們先要銀子下本錢、那里去討、不如做个好人、伴手他財主每或者還有不虧我處、陳喇虎見說他不動、自到洪家去嚇詐道、我是陳福生族長、福生被你家打死了、你家私買下了

知此等人聽之不肯改之又必不能

他妻子、促打點把一場人命糊塗了、你們須要我日淨、也得大家喫塊肉兒、不然、明有王法、不到得被你躲過了、洪家自恃福生妻子已無說話、天大事已定、傍邊人閒言閒語、不必怕他、不殺人來兜攬、任他放屁、喇撒一出、沒興自去、喇虎見無動靜、老大沒趣、放他不下、思量道、若要告他人命、須得是他親人、他妻子是扶不起的了、若是自己出名、告他不得、我而今只把私和人命、首他一狀、連屍親也告在裡頭、須教他開不得口、登時寫下一狀、往府裡首了、府裡見是人命、發下理刑館、那理刑推官最是心性、慘刻的喜

[illegible]是不可

是簡屍好的是入罪是个訴人家的祖師見人命狀到手訪得洪家巨富就想在這樁事上顯出自己風力來連忙出牌拘人弔尸簡驗陳家妻子實是怕事與人商量道遞了免簡就好住得急寫狀去遞推官道分明是私下買和的情了不肯准狀洪家央了分上去說尸親不願可以免簡推官一發怒將起來（胡說）道有了銀子王法多行不去了反將陳家妻子擬出定要簡尸沒奈何只得擡出棺木解到尸場聚齊了一干人衆如法蒸簡件作人曉得官府心裏要報重的敢不奉承把紅的說紫青的說黑報了致命傷兩

國有辦法恐害人不小

三處推官大喜道是拿得倒一个富人不肯假借我聲名就重了立要問他抵命怎當得將律例一查家長毆死顧工人只斷得埋葬問得徒贖並無抵償之條只落得洪家費掉了些銀子陳家算不得安寧陳福生殮好入棺了又狠狠籍籍這一番大家多事陳喇虎也不見活了甚麼實滋味推官也不見增了甚麼好名頭枉做了難人一場人命結過了洪家道陳氏母子到底不做對頭心裡感激每每看管他二人不致貧乏陳喇虎指望个小富貴落了空心裡常懷怏怏一日在外酒醉了回家忽然路上與陳福

陳福生埋怨道、我好好的安置在棺內、爲你妄想、嚇許別人、致得我尸骸零落、寃鬼不安、我怎肯干休、你還我債去、將陳喇虎撥倒在地、滿身把泥來搓擦、陳喇虎掙扎不得、直等後邊人走來、陳福生放手而去、喇虎悶倒在地、後邊人認得他的、扶了回家、家裡道是酒醉、不以爲意、不想自此之後、喇虎渾身生起癩來、起床不得、要出門來扛幫數喫、做些傍懸的事、再不能夠了、漸漸半載不能支持、到臨死、纔對家人說着前路、過陳福生攛我出首、簡了他尸、以此報我、我不得活了、說罷就死、死後家人信了人言道癩

惡人下場

疾要親族親人急忙擡出舉于淺土、被狗子乘熱拖將出來喫了一半、此乃陳刺虎作惡之報、却是陳福生不與打他的洪大壽爲侶又來報替他執命的蔡人、可見簡屍一事、原非好的所願、做官的人要曉得若非萬不得已、何苦做那極慘的勾當、倘若尸親苦求免簡、也該依他爲是、至于假人命、儘不必說、必待審得人命逼真、然後行簡定罪、只一凡後之義也、保全得人家多了、而今說一个情原自然不肯簡父尸的孩子、與看官每聽一聽、

父仇不報恐模糊　自有雄心托湛盧、

爲人如此儘多

[illegible]詩一詩身已絕　法官還自領屁無

話　國朝萬曆年間、浙江金華府武義縣、有一个人姓王名良、是个儒家出身、有个族侄王俊、家道富厚、傲岸凌人、專一放債取利、行兇剥民、就是族中支派、不論親疎、但與他財利交關、錙銖必較、一些面情也沒有的、王良不合曾借了他本銀二兩、每年將束脩上利、積了四五年、還過他有兩倍了、王良意思道自家屋裡、還到此地、可以相讓、此後利錢、便不上緊了些、王俊是放債人心性、那管你是叔父道、逐年羅竦、只是利銀、本錢原根不動、利錢還須照常、豈算羅

過ゞ寡一日在一族長處會席兩下各持一說爭論起來、王俊有了酒意、做出財主的樣式、又手舞腳的發揮、王良氣不平、又自恃尊輩、喝道、你如此氣質、敢待打我麼、王俊道、便打了、只是財主打了欠債的、越着潑性、那管尊卑、撲的一掌打過去、王良不隄防的、一交跌倒、王俊索性趕上、拳頭腳尖一齊來、族長道、使不得使不得、卻來勸時、已打得不亦樂乎了、大凡酒德不好的人、酒性發了、也不認得甚麼人、也不記得甚麼事、但只是使他酒風很ゞ暴怒罷了、不管別人當不起的、當下一个族侄、把个杈子打得七損八

傷族長勸不住、猛力解開、致人負了王良家去、王俊沒個頭主、沒些意思、耀武揚威、一路吆吆（[illegible]）喝喝也走去了、誰知王良打得傷重、次日身危、王良之子王世名、也是個讀書人、父親將死之時、喚過分付道、我爲族子王俊毆死、此仇不可忘、王世名痛哭道、此不共戴天之仇、兒誓不與俱生人世、王良點頭而絕、王世名擗踴號慟、即具狀到縣間告爲立殺父命事、將族長告做見人、縣間准行、隨出牌吊屍到官、伺候相簡、王俊自知此事決裂、到不得官、苦央族長處息、任憑要銀多少、總不計論、處得停妥、族長分外酬謝、自不

[illegible]

必說族長見有些油水來勸王世名罷訟道父親既死不可復生他家有的是財物怎與他爭得過要他償命必要簡屍他使用了件作將傷報輕了命未必得償尸骸先吃這番狼藉大不是策依我說要他懼怕成訟之時多要了他些落得做了人家大家保全得無事未爲非策王世名自想了一回道若是說命無有不簡屍之理不論世情敵他不過縱是償得命來傷殘父骨我心何忍只存着報仇在心拚得性命那處不着了要何必當官拘着理法先將父屍經這番慘酷又三推六問幾年月日纔正得典刑不如目

人、擬依了他們處法、許擲作罷、住了官司、且保全了父骨、別圖再報、回復族長道、父親委是冤死、但我貧家不能與俊頭敵、只遵尊長所命罷了、族長大喜、去對王俊說了、主張將王俊膏腴田三十畝、與王世名爲殯葬父親、奉膳老母之費、王世名同母當官遞个免簡、族長隨遞个息詞、永無翻悔、王世名一一依聽了、來對母親說道、兒非見利忘仇、若非如此、父骨不保、兒所以權聽其處分、使彼絕無疑心也、世名之母婦女見識、是做人家念頭重的、見得了這些肥田、可以受享、也自甘心罷了、世名把這三十畝田所收花

妙處在此

利所蓄藏貯封識分毫不動外邊人不曉得備細也有議論他得了田業息了父命的世名也不與人講明王俊懷著鬼胎倒將常以禮來問候叔叔世名雖不受他禮物卻也像豪無嫌隙的照常往來有時撞著杯酒相會笑語酣酣略無介意眾人又多有笑他忘了父仇的事已漸冷徑沒人提起了怎知世名日夜提心吊膽時刻不忘悄地鑄一利劍鏤下兩个篆字名曰報仇出入必佩請一个傳真的繪画父像挂在堂中就把自己之形也圖在上面寫他持劍侍立（有心人）父側有人問道為何畫作此形世名答道古人出必

孝子志也

以劍技恭其風別無他意有詩爲証

戴天不共豈忘仇一画筆常將心事留
說與旁人渾不解一腰間寶劍自颼颼

且說王世名日間對人嘻笑如常每到歸家夜深人靜便撫心號慟世名妻俞氏曉得丈夫心不忘仇每對他道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死君手君豈能獨生世名道爲子死孝吾之職分只恐仇不得報耳若得報吾豈須臾偷生耶俞氏道君能爲孝子妾亦能爲節婦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難哩俞氏道君能爲男子之事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

（夫婦相語各有生氣可敬可歎）

來、他日做出、便見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罹倫難、娘子不以兒女之見相阻、却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見相成了、夫妻各相愛重、五載之內、世名已得游泮、像了秀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兒、世名對俞氏道、有此呱呱、王氏之脈不絕了、一向懷仇在心、隱忍不報者、正恐此身一死、斬絕先祀、所以不敢輕生做事、如今我死可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嬰兒、此汝之責、我托付已過、我不能再顧了、遂仗劍而出、也是王俊冤債相尋、合該有事、他新相處得一个婦人在鄰間、每飯後不帶僕（实有此风）從、獨往別處、世名打聽在肚裡、曉得在蝴蝶山下經

伏在那邊僻處了、王俊果然搖搖擺擺、獨自一人賦過嶺來、世名正是、

恩人相見、分外眼明、

仇人相見、分外眼睜、

看得明白、颼的鑽將過來、喝道還我父親的命來、王俊不隄防向喫了一驚、不及措手、已被世名劈頭一刴、說時遲、那時快、王俊倒在地下掙扎、世名按倒梟下首級、脫件衣服下來、包裹停當、帶回家中、見了母親、大哭拜道、兒已殺仇、頭在囊中、今當爲父死、不得侍母膝下了、拜罷、解出首級到父靈位前、拜告道、仇

人王俊之頭今在寨前望父陰靈不遠見今赴官投首去也隨即取了歷年所收田租帳目左手持刀右手提頭竟到武義縣中出首此日縣中傳聞說王秀才報父仇殺了人挈頭首告見个孝子一傳兩兩傳三闔到了一个縣城但見

人人豎起个个伸眉豎髮的恨那數載含冤伸眉的喜得今朝吐氣扶肩登背老人家擠壞了腰脊厮挨厮探尚踮著小孩子踏傷了脚指號咷哭任俠豪人齊拍掌小心怯漢獨驚魂

王世名到了縣堂縣門外喊聲連天何止萬人擠塞

知縣陳大尹不知何事、慌忙出堂坐了、問其緣故、王世名把頭與劍放下、在階前跪稟道、生員特來投死、陳大尹道、爲何、世名指著頭道、此世名族人王俊之頭、世名父親被此人打死、昔年告得有狀、世名法該執命、要他抵償、但不忍把父屍簡驗、所以只得隱忍、今世名不煩官法、手刃其人、以報父仇、特來投到請死、乞正世名擅殺之罪、大尹道、汝父之事、聞和解已久、如何忽有此舉、世名道、只爲要保全父屍、先憑族長議處、將田三十畝養贍老母、世名一時含糊應承、所收花息、年年封貯、分毫不動、今既已殺卻仇人、

此項義不宜取、理當入官、寫得有簿籍、已死伏乞驗明、大尹聽罷、知是忠義之士、說道、君行孝子之事、不可以文法相拘、但事干人命、須請詳上司爲主、縣間未可擅便、且召保候詳、王俊之頭、先著其家領回候驗、有的人、恐怕縣官難爲王秀才、个个伸拳裸臂、候憲處分、見說申詳上司、不拘禁他、方纔散去、陳大尹曉得衆情如此、心裡大加矜念、把申文多寫得懇切、說先經王俊毆死（[illegible]）王良是的、今王良之子世名報仇殺了王俊、論來也是一命抵一命、但王世名不繇官斷、擅自殺人、也該有罪、本人係是生員、特爲申詳斷

今行在人心

縣官亦通

看是而只甚工

申詳文之外、又加上稟揭、替他周全、說孝義可敬、宜從輕典、上司見了、也多嘆羨、遂批與金華縣汪大尹、會同武義縣決這事、汪大尹訪問端的、備知其情、一心要保全他性命、商量道、須把王良之屍一簡、若果然致命傷重、王俊原該抵償、王世名殺人之罪就輕了、會審之時、汪大尹如此倡言、王世名哭道、當初專為不忍暴殘父屍、故隱忍數年、情願殺仇人而自死、豈有今日仇已死了、反為要脫自身重簡父屍之理、前日殺仇之日、即宜自殺、所以來造邑庭、正來受朝庭之法、非求免罪也、大人何不見諒如此、汪大尹道、

若不簡父屍殺人之罪難以自解王世名道、原不求解、望大人放歸別母、即來就死、汪大尹道、君是孝子烈士、自來投到者、放歸何妨、但事須斷决、可歸家與母妻再一商量、倘肯把父屍一簡、我就好周全你了、此本縣好意、不可錯過、王世名主意已定、只不應承、回來對母親、說汪大尹之意、母親道、你待如何、王世名道、豈有事到今日、反失了初心、兒久已拚着一死、今特來別母而去耳、說罷、抱頭大哭、妻俞氏在傍、也哭做了一團、俞氏道、前日與君說過、君若死孝、妾亦當爲夫而死、王世名道、我前日已把老母與嬰兒相

你、我今不得已而死、你與我事母養子纔是本分、我在九原、亦可瞑目、從死之說、萬萬不可、切莫輕言、俞氏道、君向來留心報仇、誓必身死、別人不曉、獨妾知之、所以再不阻君、若知君立志如此、君能捐生、妾亦不難相從、故爾聽君行事、今事已至此、若欲到底完翁屍首、非死不可、妾豈可獨生以負君乎、世名道、古人言、死易立孤難、你若輕一死、孩子必絕乳哺、是絕我王家一脈、連我的死也死得不正當了、你只與我保全孩子、便是你的大恩、俞氏哭道、既如此、屬君姑忍三歲、三歲之後、孩子不須乳哺了、此時當從

（此意[illegible]也）

書人亦自詳才

君地下、君亦不能禁我也、正哀條關外邊有二三十人喧嚷、是金華武義兩學中秀才、與王世名曾往來相好的、乃汪陳兩令央他們來勸王秀才、還把前言來講道、兩父母意見相同、只要輕兒之罪、必須得一簡驗、使伊罪應死、兒可得生、特使小弟輩來達知此意、與兒商量、依小弟輩愚見、尊翁之死、實出含冤、伊人本所宜抵、今若不從簡驗、兒須脫不得死、非是以兩命抵得他一命、尊翁之命、原爲徒死、況子者親之遺體、不忍傷既死之屍、却枉殘現在之體、亦非正道、何如勉從兩父母之言、一簡以白親冤、以全遺體、未

有負在天之靈、所賴惟兄熟思之、王世名道、諸兄皆是錯愛小弟、所局之言、兩令君之意、弟非不感激、但小弟提着簡尸二字、便心酸欲裂、容到縣堂再面計之、衆秀才道、兩令之意、不過如此、兄今往一決、但得相從、事體便易了、弟輩同伴兄去相講一遭、王世名即進去拜了父親、四拜、道從此不得再侍膝下了、又拜妻俞氏兩拜、託以老母幼子、大哭一場、揮淚而出、隨同衆友到縣間來、兩个大尹正會在一處、專等諸生勸他的回話、只見王世名一同諸生到來、兩大尹心裡暗喜道、想是肯從所議、故此同來也、王世

[illegible]活矣

名身穿囚服、一見兩大尹、即稱謝道多蒙兩位大人曲欲全世名一命、世名心非木石、豈不知感恩、但世名所以隱忍數年、甘負不孝之罪于天地間、靦顏苟笑者、正爲不忍簡尸一事、今欲全世名之命、復致殘久安之骨、是世名不是報仇、明是自殺其父了、總是存得世名一死太重、故多此議論、世名已別過母妻、特來就死、惟求速賜正罪、兩大尹相顧持疑、諸生輩雜遝亂講、世名只不改口、汪大尹假意作色道殺人者死、王俊既以毆死致爲人殺、論法自宜簡所毆之尸、有傷無傷、何必問尸親願簡與不願簡、吾們只是

依法行事罷了、王世名見大尹執意不回、惝然道、所以必欲簡視、止爲要見傷痕、便做道世名之父毫無傷、王俊實不宜殺、也不過世名一死當之、何必再簡、今日之事、要動父親尸骸、必不能勾、若要世名性命、只在頃刻可了、決不偷生以負初心、言畢、望縣堂堦上一頭撞去、眼見得世名被衆人激得焦燥、用得力猛、早把腦骨撞碎、猶將迸出而死、　共去

囫圇自可從容入　何必須臾赴九泉　或衍
只爲壽生拘律法　反令孝子不週旋　卄令

兩大尹見王秀才如此決烈、又驚又憐、一時懺釋不

圭心云
聊也

得兩縣學生一齊來看王秀才見已無救情義激發、哭聲震天對兩大尹道王生如此死孝眞爲難得今其家惟老母寡妻幼子身後之事兩位父母主張從厚以維風化、兩大尹不禁垂淚道本不欲相介豈知其性烈如此、前日王生曾將當時[illegible]賣之在封識花息當官交明、以示義不肯受、今當立一公案、以此項給其母妻、爲終老之資、庶幾兩命相抵、獨苦着王良一死無着落、抑以買和產業、用其餘屬亦爲得平、諸生衆口稱是、兩大尹隨各捐俸金十兩、諸生共認捐三十兩、共成五十兩、召王家親人來將尸首領回、從厚

諸[illegible]生員爲文以祭之云、

嗚呼王生、父死不嗚、刃加伊頸、身即赴冥、欲全其父、寧弃其生、一時之死、千秋之名、哀哉尚饗。

諸生讀罷祭文、放聲大哭、哭得山搖地動、聞之者無不淚流、哭罷隨請王家母舅拜見、而送賻儀、說道、伯母尊嫂、安迹此資物、出喪殯殮、王母道、謹領尊命、即當與兒媳商之、俞氏哭道、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死、未忍遽殯、尚欲停喪三年、盡妾身事生之禮、三年既滿、然後議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諸生不知他甚麼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後但是親戚來往、問及出柩者、

俞氏俱以言阻說、必待三年、親戚多道從來說入土爲安、爲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聽、停喪在家、直至服滿除靈、俞氏痛哭一場、自此絕食、旁人多不知道、不上十日、肚腸飢斷、嗚呼哀哉了、學中諸生聞之、愈加希奇、齊來吊視、王母訴出媳婦堅貞之性、矢志從夫、三年之中、如同一日、使人不及隄防、竟以身殉、今止剩三歲孤兒與老身、可憐可憐、諸生聞言、慟哭不已、齊去禀知陳大尹、大尹驚歎道、孝子節婦、出于一家、真可敬也、即報各上司、先行獎恤、候撫按具題旌表、諸生及親戚、又義助合殮、告知王母、擇日一同

柩、方知俞氏初時必欲守至三年不肯先葬其夫者、專爲等待自己雙雙同出也、遠近聞之、人人稱歎、巡按馬御史奏聞于朝、下 旨旌表其門曰孝烈、建坊保崇、有孝烈傳志行于世、

父歿不忍簡、自是人子心、
懷仇數年餘、始得伏斧椹、
豈肯自偷歿、復將父骨侵、
法吏拘文墨、枉劾非生忱、
寧知俠烈士、一歿無沉吟、
彼婦激餘風、三年蓄意深、

一朝乃丟其　提丁遂相棄、
似此柔與烈、　堪爲薄俗箴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一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詩云

畊牛無宿草、　倉鼠有餘糧、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話說天下凡事、皆繇前定、如近在目前、遠不過數年、預先算得出、還不足爲奇、儘有世間、未曾有這樣事、未曾生這个人、幾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幾千里外、恰相湊着的、眞令人夢想不到、可見數皆前定也、且說宋時宣和年間、雎陽有一官人、姓劉名樂、與孺人年皆四十外了、屢生子不育、惟剩得一幼

今俗此置舉人如此荒誕者俱有乃應驗則必不然耳

女劉官人到京師調官去了、這幼女在家、又得病而死、將出瘞埋、孺人看他出門、悲痛不勝、哭得發昏、倦坐椅上、只見一个高髻婦人、走將進來、道孺人何必如此悲哭、孺人告訴他屢喪嗣息、止存幼女、今又夭亡、官人又不在家這些苦楚、那婦人道孺人莫心焦、從此便該得貴子了、官人已有差遣、這幾日內就歸、歸來時節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與他尋一領舊衣服留着、待生子之後、借一个大銀盒子、把衣裙鋪着、將孩子安放盒內、畧過少時、抱將出來、取他一个小名、或是合住、或是蒙住、即易長易養、再無損折了、可

牢牢記取老身之言、孺人婦道家心性、最喜歡聽他的只這些說話、見說得有枝有葉、就問道、姥姥何處來的曉得這撓事、婦人道、你不要管我來處去處、我憐你哭得悲切、又見你貴子將到、故教你個法兒、使你以後生育得實了、孺人問高姓大名、後來好相謝、婦人道、我慣救人苦惱、做好事、不要人謝的、說罷、走出門外、不知去向、果然過得五日、劉官人得調滁州法曹掾、歸到家裡、孺人把幼女夭亡、又逢着高髻婦人的說話、說了一遍、劉官人感傷了一回、也是夾怕了兒女的心腸、見說着婦人之言、便做個不着、也要

試試看、況說他得差回來、已此准了、心裡有些信他、次日卽出西門、遍訪魏家、走了二里多路、但只有姓張姓、李姓王姓趙、再沒有一家姓魏、劉官人道、眼見得說話作不得准了、走回轉來到了城門邊、走得口渴、見一茶坊、進去坐下、喫个泡茶、問問主人家、恰是姓魏、店裡一个後生是主人之侄、排行十一、劉官人見他稱呼出來、打動心裡、問魏十一道、你家有兄弟、麼、十一道有兄弟十二、劉官人道、令弟有嫂子了麼、十一道、娶个弟婦、生過了十个兒子、並無一个損折、見令同居共食、貧家支撑、甚是煩難、劉官人見有了

十二嫂又是个多子的、識兆相合不覺大喜就把實情告訴、他說屢損幼子及婦人教導、向十二嫂假借舊衣之事、今如此多子、可見壓禳之說不爲虛妄的、十一兄是个官人、圖个往來、心裡也喜歡、忙進去對兄弟說了魏十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舊絹中單衣出來、送與劉官人、劉官人身邊取出帶來紙鈔二貫答他、魏家兄弟斷不肯受、道但得生下貴公子之時、吃杯喜酒、日後照顧寒家照顧勾了、劉官人稱謝、衆了舊衣回家、不多幾時孺人果然有了娠孕、將五个月、夫妻同赴滁州之任、一日在衙對食、劉官人對孺

人道依那婦人所言、魏十二嫂、已有這人、舊衣已得、生子之兆、顯有的據了、却要个大銀盒子、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也好大哩、料想自置不成、甚樣人家有這樣盒子、好去借得、這却是荒唐了、孺人道正是這話、人家料沒有的、就有我們從那里知道、好與他借、只是那姥姥說話、句句不妄、且看應驗將來、夫妻正在疑惑間、劉官人接得府間文書、委他查盤滁州公庫、劉官人不敢遲慢、分付庫吏取齊了簿籍、凡公庫所有、盡皆簡出、備查滁州荒僻、庫藏蕭索、别不見甚好物獨內中存有大銀盒二具、劉官人觸着心裡又

疑道何故有此物事、試問庫吏、庫吏道、近日有个欽差內相譚積到浙西公幹、所過州縣、必要獻上土宜、那盛土宜的、俱要用銀做盒子連盒子多收去、所以州中備得有此、後來內相不打從滁州過、却在別路去了、銀盒子得以不用、留在庫中收貯、作爲公物、劉官人記在心裡、回與孺人說其緣故、共相咤異、過了幾月生了一子、遂到庫中借此銀盒、照依婦人所言、用魏十二家舊衣襯在底下、把所生兒子眠在盒子中間、將有一个時辰、纔抱他出來、取小名做棠住、看那盒子底下鐫得有字、乃是宣和庚子年製、想起婦

人在雎陽說話的時節、那盒子還未曾造起、不知爲何他先知道了、這兒子後名孝蹇、字正甫、官到兵部侍郎、果然大貴、高髻婦人之言、無一不驗、眞是數已前定、并那件物事世間還不曾有、那貴人已該在這裡頭眠一會、麼㨾得長成、說過在那里了、可不奇麼、而今說一个人在萬里之外、兩不相知、這邊預取下的名字、與那邊原取下的竟自相同、這个定數、還更奇哩、要知端的、先聽小子四句口號、

有姊將雛橫遣離、　誰知萬里遇還時、
試看兩地名相合、　始信當年天賜兒、

娶妾一時不[illegible]凡人作法子家

這回書也是說宋朝蘇州一个官人、姓朱、字景先、單諱着一个銓字、淳熙丙申年間、主管四川茶馬使、有个公子名遜、年已二十歲、聘下妻室范氏、是蘇州大家、未曾娶得過門、隨父往任、那公子青春正當強盛、衙門獨處、無聊慾念如火、按納不下、央人對父親朱景先說、要先娶一妾以侍枕蓆、景先道、男子未娶妻、先娶妾、有此禮否、公子道、固無此禮、而今客居數千里之外、只得反經行權、目下圖个伴寂寥之計、他日娶了正妻、遣還了他、亦無不可、景先道、這个也使得、只恐他日溺于情愛、要遣就煩難了、公子道、說過了

話男子漢做事一刀兩段有何顧慮、宗先許允、公子遂托衙門中一个徤捕胡鴻出外訪尋、胡鴻訪得成都張姓家裡有一女子名曰福娘、姿容美麗性格溫柔、來與公子說了、將着財禮銀五十兩取將過來爲妾、福娘與公子年紀相倣、正是

少女少郎、　共樂難當、

兩情歡愛、如膠似漆、過了一年、不想蘇州范家、見女見長成、女婿遠方隨任、未有還期、恐怕擔閣了兩下青春、一面整辦妝奩、父親范翁、親自伴送到任上成親、將入四川境中、先着人傳信到朱家衙內、已知朱

亦是丈人第

頻人為也

着着有此

正論

令子一年之前娶得有妾，便留住行李不行，寫書去

與親家道、

先妻後妾，世所恒有。妻未成婚，妾已入室，其義何

在？今小女于歸，戒途吉禮將成，必去駢枝，始諧連

理。此白

看官聽說，這个先妾後妻果不是正理。然男子有妾，

亦是常事。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只合講明了嫡庶

之分，不得以先後至有僭越，便可相安，才是處分得

妥的。爭奈人家女子，無有不妬，只一句有妾郎已不

相應了，必是逐得去，方拔了眼中之釘，與他商量，豈

能相容、做父親的、有大見識、當以正言勸勉、說媵妾雖賤、也是良家兒女、既已以身事夫、便亦是終身事體、如何可輕說一个去他、使他別嫁、亦非正道、到此地位、只該大度含容、和氣相與、等人頌一个賢惠、他自然做小伏低、有何不可、若父親肯如此說、那未婚女子雖怎生嫉妬、也不好滲滲癩癩、就放出手段、要長要短的、當得人家父親護着女兒、不曉得調停爲上、正要帮他立出界牆來、那管這一家增了好些難處的事、只這一封書去有分交

錦窩愛妾、一朝剖析延津、　遠道孤兒、萬里珠還、

[illegible]

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碎、

無緣對面不相逢、有緣千里能相會、

朱景先接了范家之書、對公子說道、我前日曾說過的、今日你岳父以書相責、原說他不過、他又說必先遣妾、然後成婚、你妻已送在境上、討了回話、然後前進、這也不得不從他了、公子心裡委是不捨得張福娘、然前日要娶妾時、原說過了娶妻遣還的話、今日父親又如此說、丈人又立等回頭、若不遣妾、便成親不得、真也是左難右難、眼淚從肚子裡落下來、只得

自是直

賢而可憐

把這些話與張福娘說了、張福娘道、當初不要我時、憑得你家、今既娶了進門、我沒有得罪、須提我去、不得、便做討大娘來時、我只是盡禮奉事他罷了、何必要得我去、公子道、我怎麼捨得你去、只是當初娶你時節、原對爹爹說過、待成正婚之日、先行送還、今爹爹把前言責我、范家丈人、又帶了女兒住在境上、要等送了你去、然後把女兒過門、我也處在兩難之地、沒奈何了、張福娘道、妾乃是賤輩、惟君家張主、君家既要遣去、豈可強住、以阻大娘之來、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要去也去不得了、公子道、有甚不得已事、張

（已有孕字妙）

福娘道、妾身上已懷得有孕、此須是君家骨血、妾若回去了、他日生出兒女來、到底是朱家之人、難道又好那里去得不成、把似他日、在家守着、何如今日不去的是、公子道、你若不去、范家不肯成婚、可不擔閣了一生婚姻正事、就強得他肯了、進門以後、必是没有好氣相待、得你刻薄起來、反爲不美、不如權避了出去、等我成親過了、慢慢看个機會、勸轉了他、接你來同處、方得無碍、張福娘没奈何、正是

（未嘗非老成之見）

人生莫作婦人身、　百年苦樂繇他人、

福娘主意不要回去、却是堂上主張發遣、公子一心

要遵依丈人說話、等待成親。福娘四不拘六、徒增些哭哭啼啼、怎生撇漾得過、只得且自回家去守着、這朱家即把此信報與范家、范翁方纔同女兒趲夜兼程、行到衙中、擇吉成親、朱公子男人心性、一似荷葉上露水珠兒、這邊缺了、那邊又圓、且全了范氏、伉儷之歡、顧不得張福娘仳離之苦、夫妻兩下、且自過得恩愛、此時便沒有這妾也罷了、明年、朱景先恭馬差滿、朝廷差少卿王渥交代、召取景先還朝、景先揀定八月離任、此時福娘已將分娩、央人來說、要隨了同歸蘇州、景先道、論來[illegible]、[illegible]等了同去

此處分方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途中生產，好生不便。且看他造化，若得日下[illegible][illegible]在任好帶去了。福娘再三來說：已嫁從夫，當時只爲難取大娘，暫回毋家，原無絕理。況腹中之子，是那个的骨血，可以棄了竟去麼？不論郎產與不產，嫁雞逐雞飛，自然要一同去的。朱景先是仕宦中人，被這女子把正理來講，也有些說他不過，說與夫人，勸化范氏媳婦要他接了福娘來衙中，一同東歸。范氏已先見公子說過兩番，今翁姑來說，不好違命，他是詩禮之家出身的，曉得大體，一面打點接取福娘了。怎當得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朱公子是色上要緊的人、看他未成婚時、便如此恐耐不得、急于取妾、以致害得个張福娘上不得下不得、豈不是个喉急的、今與范氏夫妻、你貪我愛、又遣了張福娘、新換了一番境界、把從前毒火、多注在一處、朝夜探討、早已染了癆怯之症、吐血絲、發夜熱、醫家只戒少近女色、最先與夫人商量道、兒子已得了病、一个媳婦還要勸他分床而宿、若張氏女子再娶將來、分明是油鍋內添上一把柴了、還只是立意回了他、不帶去罷、只可惜他已將分娩、未知是男是女、這是

（公子罪之人[illegible]也）

與朱家之後、捨不得撇他、先道、兒子媳婦、多是青年、只要兒子調理得身體好了、那怕少了孫子、趁着張家女子尚未分娩、黑白未分、巡好辭得他、若不日之間產下一子、到不好撇他了、而今只把巡間不便[illegible]家去說、十分說不倒時、權約他日後來相接便是、計議已定、當下力辭了張福娘、離了成都、歸還蘇州去了、張福娘因朱家不肯帶去、在家哭了幾場、他心裡一意守着腹中消息、朱家去得四十日後、生下一子、因道少不得要歸朱家、只當權寄在四川、小名就與做寄兒、福娘既生得有兒子、就甘貧守節、誓不嫁

人隨你父母鄉里百般說諭、並不改心、只績紡補紉、資給度日、守那寄兒長成、寄兒生得眉目疎秀、不同凡兒、與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戲耍、他每每做了衆童的頭、自稱是官人、把衆童呼來喝去、儼然讓他居尊的模樣、到了七八歲、張福娘送他上學、從師所習詩書、一覽成誦、福娘一發把做了大指望、堅心守去、也不管朱家日後來認不認的事了、且不說福娘苦守敎子、那朱家自回蘇州、與川中相隔萬里、彼此杳不聞知、過了兩年、是庚子歲、公子朱遜病不得痊、嗚呼哀哉、范氏雖做了四年夫妻、到有兩年不同房、

男兒女皆無、朱景先又只生得這个公子、並無以下小男小女、一發只當絕了後代了、有詩爲證、

不孝有三無後大、　誰料兒亡竟絶宗、
早知今日淒涼景、　何故當時忽棄姬、

朱景先雖然仕宦榮貴、却是上奉老母、下撫寡媳、膝下並無兒孫、光景孤單、悲苦無聊、再無開眉歡笑之日、直至乙巳年、景先母太夫人又喪、景先心事一發只有痛傷、此時連前日兒子帶携還妾之事、盡多如隔了一世的、那里還記得影響、起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四川後任茶馬王渥少卿、聞知朱景先丁了母

人情也

憂、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多有首尾的、特差人賫了賻儀奠帛、前來、你道來的是甚麼人、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討張福娘的舊役健步胡鴻、他隨着本處一個巡簡鄒老、到蘇州公幹的便船、來至朱家、送禮已畢、朱景先問他川中舊事、是件備陳、朱景先是個無情無緒之人、見了手下舊使役的、偏喜是長是短的、婆兒氣消遣悶懷、那胡鴻住在朱家了幾時、講了好些閒說話、也看見朱景先家裡事體光景在心、便問家人道、可惜大爺青年短壽、今不曾生得有公子、還與他立個繼嗣麼、家人道、立是少不得立他一

招成亦是
沭此人

个總是別人家的肉那里偎得熱所以老爺還不曾提起胡鴻道假如大爺留得一股眞骨血在世上老爺喜歡麽家人道可知道喜歡却那里討得出胡鴻道有是有些緣故在那里只不知老爺意思怎麽樣家人見說得蹊蹺便問道你說的話那里起胡鴻道你每豈忘記了大爺在成都曾娶過妾麽家人道娶是娶過後來因娶大娘子還了他娘家了胡鴻道而今他生得有兒子家人道他別嫁了丈夫就生得有兒子與我家甚麽相干胡鴻道寃屈寃屈他那曾嫁人還是你家帶去的種哩家人道我每不致信你這

話、對老爺說了、你自說去、家人把胡鴻之言、一一來禀朱景先、朱景先却記起那年離任之日、張家女子將次分娩、再三要同到蘇州之事、明知有遺腹在彼地、見說是生了兒子、且驚且喜、急喚胡鴻來問他的信、胡鴻道、小人不知老爺主意怎麽樣、小人不敢亂講出來、朱景先道、你只說前日與大爺做妾的那个女子、而今怎麽樣了、就是、胡鴻道、不敢瞞老爺說、當日大爺娶那女子、即是小人、在裡頭做事的、所以備知端的、大爺遣他出去之時、元是有娠、後來老爺離任得四十多日、即產下一个公子了、景先道、而今見

細人之見

細人之言

在那里、胡鴻道、這个公子、生得好不清秀伶俐、極會讀書、而今在娘身邊、母子相守在那里過日、景先道、難道這女子還不嫁人、胡鴻道說、這女子也可憐、他縫衣補裳、趂錢度日、養那兒子、供給讀書、不肯嫁人、父母多曾勸他、鄉里也有想他的、遮小人也巴不得、他有這日、在裡頭再賺兩數銀子、怎當得他心堅如鉄、再說不入、後來看見兒子會讀了書、一發把這條門路絕了、景先道、若果然如此、我朱氏一脈可以不絕、莫大之喜了、只是你的說話可信麽、胡鴻道、小人是老爺舊役、從來老實、不會說謊、況此女是小人的

首尾、小人怎得有差、景先道雖然如此、我嗣續大事非同小可、今路隔萬里未知虛實、你一介小人、豈可因你一言、造次舉動、得胡鴻道老爺信不得小人一个的言語、小人附舟來的是巡簡鄒圭、他也是老爺的舊吏、老爺問他、他備知端的、朱景先見說話有來因、巴不得得知一个詳細、即差家人請那鄒巡簡來、鄒巡簡見是舊時本官相召、不敢遲慢、忙寫了禀帖、來見朱景先、朱景先問他蜀中之事、他把張福娘守貞教子、與那兒子聰明俊秀不比尋常的話說了一遍、與胡鴻所說、分毫不差、景先喜得打跌、進去與夫

[illegible]

人及想婦范氏備言其故、合家驚喜道、若得如此絕處逢生、祖宗之大慶也、景先分付備治酒飯、管待鄒巡簡、與鄒巡簡商量川中接他母子來蘇州說話、鄒巡簡道、此路迢遞、況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跋涉艱難、非有大力不能周全得直到這里、小官如今公事已完、早晚回蜀、恩主除非乘此便、致書那邊當道、支持一路舟車之費、小官自當効犬馬之力、着落他母子起身、一徑到府上、方可無誤、景先道、足下所言、實是老成之見、下官如今寫兩封書、一封寫與制置使留尚書、一封即寫與茶馬王少卿、托他周置一應路上

事體、保全途中母子無虞、至于兩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全仗足下與胡鴻照管停當、下官感激不盡、當有後報、鄒巡簡道、此正小官與胡鴻報答恩主之日、敢不隨便盡心曲護小公子到府、恩主作速寫起書來、小官早晚即行也、朱景先遂一面寫起書來書云、

銓不祿、母亡子夭、目前無孫、前發蜀時、有成都女子張氏爲兒妾、懷娠留彼、今據舊胥巡簡鄒圭、及舊役胡鴻、俱言業已獲雄、今計八齡矣、遺孽萬里實係寒宗一綫、欲致其還吳、而伶仃母子跋涉非

曷敢爾、賴力羅致、從兵革亂處、非但骨肉得以會合、實令祖宗藉以綿延、故非可名喻也、銓白

一箋發書二封、附與鄭巡簡將去、就便賞了胡鴻、致謝王少卿相吊之禮、各厚贈盤費千、可萬、蜀兩人受托而去、朱景先道是既有上司主張、又有胥役幫襯、必是停當得來的、合家日夜只望好音不題、且說鄭巡簡與胡鴻回去、到了川中、鄭巡簡將留尚書的書、去至府中遞過、胡鴻也回覆了王少卿的差使、就遞了舊奈馬朱景先謝帖并書一封、王少卿遂問胡鴻、這番內的詳細、胡鴻一一說了、王少卿留在心上、就

分付胡鴻道、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敎母子收拾打疊停當了來禀着我、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便是、胡鴻領了言、竟到張家見了福娘、備述身被差遣、直到蘇州朱家作吊太夫人的事、福娘忙問朱公子、及合家安否、胡鴻道、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張福娘大哭一場、又問公子身後事體、胡鴻道公子無嗣、朱爺終日煩惱、偶然說起娘子這邊有了兒子、娘子敎他讀書、苦守不嫁、朱爺不信、遂問得鄒廵簡之言相仝、十分歡喜、有兩封書、托這邊留制使與王少卿、要他每設法護送着娘子與小官人到蘇州、我方纔見

[illegible]了、少卿叫我先來通知你母子、早晚有便、就要帶你們動身也、張福娘前、番要跟回蘇州、是他本心、但不得自繇、只得強留在彼、又不肯嫁人、如此苦守、今見朱家要來接他、正是葉落歸根事務、心下豈不自喜、一面謝了胡鴻報信、一面對兒子說了、打點東歸、只看王少卿發付、王少卿因會着留制使、同提起朱景先托致遺孫之事、一齊道這是完全人家骨肉的美事、我輩當力任之、適有蜀中進士馮震武、要到臨安、有舟東下、其路必經蘇州、且舟中寬厰、儘可附人、王少卿知得報與留制使、各發柬與馮進士說

了、如此兩位大頭腦去說那些小門戶之事、你道敢不依從麼、馮進士分付了船戶將好艙口（要緊）分別得內外收拾潔淨、專等朱家家小下船、留制使與王少卿各贈路費茶果、銀兩即着鄒巡簡胡鴻兩人、賫發張福娘母子動身、復着胡鴻防送到蘇州張福娘隨別了自家家裡、同了八歲兒子寄兒上在張進士船上、張進士曉得是縉紳家屬、又是制使茶馬使所托、加意照帶、自不必說、一路進發、尚未得到這邊朱景先家裡、日日盼望消息、真同大旱望雨、一日遇着朝廷南郊禮成、大賞恩典、侍從官員當蔭一子、無子即

[illegible]家無待報有子孫來日前實是沒有待說沒有[illegible]日有人四川勾當去了雖是未到不是無指望的[illegible]前慮了恩典不成心裡計較道寧可先報了名字[illegible]尚且可把人來補陰主意已定只要取下一个名字就好填了想一想道還是取一个甚麼名字好

有恩須債子和孫　爭奈庭前未有人
萬里已迎遺腹孽　先將名諱報金門

朱景先輾轉了一夜未得佳名次早心下猛然道蜀中張氏之子果收拾同來此乃是數年絕望之後從天降下來的豈非天賜詩云天錫公純嘏取名天錫

既合著天幸得來的意思、又覺字義古雅、甚妙甚妙、遂把有孫朱天錫塡在冊子上、報到儀部去、准了恩蔭、只等蜀中人來頂補、不多幾時、忽然胡鴻復來叩見、將了留尚書王少卿兩封回書來稟道、事已停當、兩位爺爺給發盤纏、張小娘子與小公子多在馮進士船上附來、已到河下了、朱景先大喜、正要着人出迎、只見馮進士先將帖來進拜、景先接見馮進士、訴出留王二大人相托、順帶令孫母子在船上來、幸得安穩、已到府前說話、朱景先稱謝不盡、答拜了馮進士、就接取張福娘母子上來、張福娘領了兒子寄兒見

[illegible]氏大娘感起了舊事、合家哭做了一團、[illegible]孫兒逐位拜見過、又合家歡喜、朱景先問張福娘道、這孫兒可叫得甚麼名字、福娘道、乳名叫得寄兒、兩年之前、送入學堂從師、那先生取名天錫、朱景先大驚道、我因儀部索取恩蔭之名、你每未來到、想了一夜、纔取這兩个字、預先填在冊子上送去、豈知你每萬里之外、兩年之前、已取下這兩个字作名了、可見天數有定、若此、真爲奇怪之事、合家歎異、那朱景先忽然得孫、直在四川去認將來、已此是新聞了、又兩處取名、適然相仝、走進門來、只消補蔭、更爲可駭、

傳將開去、遂爲奇談、後來李天錫襲了恩蔭、官位大顯、張福娘亦受封章、這是他守貞教子之報、有詩爲證、

娶妾先妻亦偶然、豈知棄妾更心堅
歸來萬里繇前定　善念陰中必保全

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終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詩云

勑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煙、
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這四句詩乃是　國朝永樂年間少師姚廣孝所作、這个少師乃是僧家出身、法名道衍、本貫蘇州人氏、他雖是个出家人、廣有法術、兼習兵機、乃元朝劉秉忠之流、　太祖分封諸王、各選一高僧伴送之國、道衍私下對　燕王說道、殿下討得臣去作伴、臣當送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乃是个皇

字、他藏着啞謎、說道輔佐他做皇帝的意思　燕王也有些曉得他不凡、果然面奏　太祖、討了他去、後來贊成靖難之功、出師勝敗、無不未卜先知、燕兵初起時、燕王問他利鈍如何、他說事畢竟成、不過費得兩日。工夫、後來敗于東昌方曉得、兩日、是個昌字、他說道、此後再無阻了、果然屢戰屢勝、　燕王直正大位、改元永樂、道衍賜名廣孝、封至少師之職、雖然受了官銜、却不肯留髮還俗、仍舊光着個頭、穿着蟒龍玉帶長安中出入、文武班中、曉得是他佐命功臣誰不欽敬、一日　成祖皇帝御筆親寫他到南海普

陀落伽山進香、少師隨坐了幾號大樣官船、從長江、中起行不則數日、來到蘇州馬頭上灣船在姑蘇館驛河下、蘇州是他父母之邦、他有心要上岸觀看風俗、比舊同異、如何、屏去從人不要跟隨、獨自一个、穿着直裰在身、只做野僧打扮、從胥門走進街市上來行走、正在看玩之際、忽見喝道之聲遠遠而來、市上人雖不見十分驚惶、却也各自走開在兩邊了讓他、有的說是管糧曹官人來了、少師雖則步行、自然不放他在眼裏的、只在街上摇擺不避、須臾之間、那个官人看看擡近轎前、皂快人等高聲喝罵道、禿驢怎

不迴避、少師只是微微冷笑、就有兩个應捕、把他推來搶去、少師口裏只說得一句道、不得無理、我怎麼該避你們的、應捕見他不肯走、高道是衝了節、一把拏住、只等轎到面前、應捕口裏禀道、一个野僧衝道、拏了、聽候發落、轎上那个官人問道、你是那里野和尚、這等倔强、少師只不做聲、那个官人大怒、喝教拿下打着、衆人喏了一聲、如鷹拏燕雀、把少師按倒在地、打了二十板、少師再不分辨、竟自忍受了、纔打得完只見府裏一个差官、同一个船上人、飛也似跑來道、那裏不尋得少師爺到、却在這裏、衆人驚道誰是少

師爺、承差前道、藩司道府縣各爺多到、欽差少師爺老爺船上迎接、說着了小服從背門進來了、故此同他船上水手急急趕來、各位爺多在後面來了、你們何得在此無理、衆人見說大驚失色、一哄而散、連擡那官人的轎夫把个官來撇在地上了、手下轎子恨不爺娘多生兩隻脚、盡數跑了、剛剛剩下得一个官人在那裡、元來這官人姓曹、是吳縣縣丞、當下承差將出繩來、把縣丞拴下、聽候少師發落、須臾守巡兩道府縣各官多來迎接、把少師簇擁到察院衙門裡坐了、各官挨次㕘見已畢、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稟過

少師被辱之事各官多跪下待罪、就請當面治曹縣丞之罪、少師笑道權且寄府獄中、明日早堂發落、當下把縣丞帶出監在府裏、各官別了出來、少師是晚卽宿于察院之中、次早開門、各官又進見、少師開口問道、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裏、各官稟道、見監府獄、未得鈞旨、不敢造次、少師道、帶他進來、各官道、是此番曹縣丞必不得活了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時、戰戰兢兢、隨着解人、膝行到庭下、叩頭請死、少師笑對各官道、少年官人不曉事、卽如一个野僧、在街上行走、與你何涉、定要打他、各官多道、這是有眼

不識泰山、罪應萬死、只求老大人自行誅戮、賜免奏聞、以寬某等失于簡察之罪、便是大恩了、少師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个柬帖來與各官看、卽是前詩四句、各官看罷、少師哈哈大笑道、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昨日微服閒步、正要完這夙債、今事已畢、這官人原沒甚麼罪過、各請安心做官罷了、學生也再不提起了、衆官盡歎伏少師有此等度量、却是少師是曉得過去未來事的、這句話必非混帳之語、看官若不信、小子再說來時一个奇人、也要求人杖責了前欠的、已有个搗謊過了、這人却有好些奇處、聽小子慢

慢說來、做回正話、

從來有奇人、　其術、甚、玩世、
一切真實相　僅足供游戲、

話說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姓楊名望才、字希呂、自小時節、不知在那裡遇了異人、得了異書、傳了異術、七八歲時在學堂中、便自跳躞作怪、專一聚集一班學生、要他舞仙童、跳神鬼、或扮个劉關張三戰呂布、或扮个尉遲恭單鞭奪槊、口裡不知念些甚麼、任意隨心搬演、那些村童、無不一一按節跳舞、就像教師教成了一般的、傍觀着實好看、及至舞畢、問那

些童子毫髮不知、一日同學的有錢數百文在書笥中、並沒人知道、楊生忽地向他借起錢來、同學的推說沒有、楊生便把手指指道、你的錢有幾百幾十幾文見在笥中、如何賴道沒有、衆學生不信、羣然啟那同學的書笥看、果然一文不差、于是傳將開去、盡道楊家學生有希奇術數、年紀漸大、長成得容狀醜怪、雙目如鬼、出口靈驗、遠近之人、多來請問吉凶休咎、百發百中、因爲能與人推算祿馬、川中起他一个混名、叫做楊抽馬、但是經過抽馬說的、近則近應、遠則遠應、正則正應、奇則奇應、且畧述他幾樁怪異去處、

楊家住居南邊有大木一株、蔭蔽數丈忽一日寫个帖子出去、貼在門首道、

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恐有奇禍、

有人看見傳說將去道、抽馬門首、有此帖子、多來爭看、看見了的、曉得抽馬有些古怪、不敢不信、相戒明日午未時候切勿從他門首來走果然到了其期那株大木忽然摧仆下來、盈塞街市、兩傍、房屋、畧不少損、這多是楊抽馬懨禳過了、所以如此、又恐怕人不知道、失誤傷犯、故此又先通示、得免于禍、若使當時不知、在街上搖擺時節、不好似受了孫行者金箍棒

一歷一齊做了肉餅了、又常持縑帛入市貨賣、那買的接過手量着、定是三丈四丈長的、價錢且是相應、買的還要討他便宜、短少些價值、他並不爭論、及至買成、叫他再量量看、出得多少價錢、原只長得多少、隨你是量過幾丈的價錢、只有尺數、那縑也就只有幾尺長了、出去拜客、跨着一疋騾子、且是雄健、到了這家門內、將騾繫在庭柱之下、賓主相見、茶畢、推說別故暫出、不牽騾去、騾初時叫跳不住、去久不來、騾亦不作聲、看看縮小、主人怪異、仔細一看、乃是紙剪成的、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牘急要對勘、

年深塵積、不知下落、司中吏胥、彷徨終日、竟無尋處、有人教他請問楊抽馬必知端的、吏胥來問抽馬、應聲答道、在某屋某櫃第幾沓下、依言去尋、果然即在那裏翻出來、一日眉山琛禪師造門相訪、適有鄉客在座、那鄉客新得一馬、黑身白鼻、狀頗駿異、楊抽馬見了道、君此馬不中騎、只該送與我罷了、君若騎他、必有不利之處、鄉客大怒道、先生造此等言語、意欲嚇騙吾馬、吾用錢一百千買來的、乘坐未久、豈肯輕爲你賺去麼、抽馬笑道、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你不信我、也是你的命了、今有禪師在此爲證、你明年五

月二十日、希寃當有報應、切宜記取、勿可到馬房看他芻秣、又須善護左肋、直待過了此日、還可望再與你相見耳、鄉客見他說得荒唐、又且利害、越加忿怒、不聽而去、到了明年此日、鄉客那里還把他言語放在心上、果然親去餵馬、那疋馬忽然跳躍起來、將雙蹄亂踢、鄉客倒地、那馬見他在地上了、急向左肋用力一踹、肋骨齊斷、鄉客叫得一聲阿也、連吼是吼、早已後氣不接、嗚呼哀哉、琛禪師聞知其事、大加驚異、每向人說楊抽馬靈驗、這是他親經目見的說話、虞丞相自荊襄召還、予公亮遺書青來、叩所向、抽馬荅書

道

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僉書

其時僉書未有帶同字的虞公不信以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果然召為同僉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為僉書故加同字其前知不差如此果州教授關壽卿名耆孫有同僚聞知楊抽馬之術央他遣一僕致書問休咎關僕未至抽馬先知已在家分付其妻道快些造飯有一關姓的家僕來了須要待他其妻依言造飯飯已熟了關僕方來未及進門抽馬迎着笑道足下不問自家事却為別人來奔波麼關僕驚拜

待有後凡一則可乎

道、先生真神仙也、其妻即將所造之飯、款待此僕、擕馬答書、備言禍福而去、元來他這妻子姓蘇、也不是平常的人、原是一个娼家女子、模樣也只中中、却是拿班做勢、不肯輕易見客、及至見過的客、他就評論道、某人是好某人是歹、某人該興頭、某人該落泊、某人有結果某人沒散場、恰像請了一个設帳的相士一般、看了氣色、是件斷將出來、却面前不十分明說、背後說一兩句、無不應驗的、因此也名重一時、來求見的頗多、王孫公子、車馬盈門、中意的晚上也留幾个、及至有的往來熟了、欲要娶他、只說道目前之人

皆非吾夫也後來一見楊抽馬這様醜頭怪臉偏生喜歡道吾夫在此了抽馬一見蘇氏便像一向認得的一般道元來吾妻混迹于此兩下説得投機就把蘇氏娶了過來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家裡一般的

陰陽有準、禍福無差、

楊抽馬之名越加著聞就是身不在家只消到他門裡問着也是不差的所以門前熱鬧家裏喧闐王侯貴客無一日没有在座上的忽地一日抽馬在郡中郡中中走出兩个皁隷來少不得是叫做張千李萬

多是認得抽馬的、齊來聲喏、抽馬一把扯了兩人出衙門來道、請兩位到寒舍有句要緊話相央則个、那兩个是公門中人見說請他到家料不是白差使、自然願隨鞭凳、跟着就行、抽馬道兩位不日所用官杖、望乞就便帶了去、張千李萬道到宅上去、要官杖子何用、難道要我們去打那个不成、抽馬道有用得着處、到彼自知端的、張千李萬曉得抽馬是个古怪的人、莫不真有甚麼事得做、依着言語各掮了一條杖子、隨到家來、抽馬將出三萬錢來送與他兩个、張千李萬道、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廂使與、未曾效勞、怎

敢受賜、抽馬道、兩位受了薄意、然後敢相煩、張千李萬道、先生且說將來、可以効得犬馬的、自然奉命、抽馬走進去、喚妻蘇氏出來、與兩位公人相見、張千李萬不曉其意、爲何出妻見子、各懷着疑心、不好做聲、只見抽馬與妻每人取了一條官杖、奉與張千李萬、道、在下別無相煩、止求兩位將此杖子責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便是盛情不淺、張千李萬大驚道、那有此話、抽馬道、兩位不要管、但依我行事、足見相愛、張千李萬道、且說明是甚麼緣故、抽馬道、吾夫婦目下當受此杖、不如私下請[illegible]爽、完了這業債

先送杖錢更奇

省得當場出醜、兩位是必見許則个、張千李萬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抽馬與妻嘆息道、兩位畢竟不肯、便是數已做定、解禳不去了、有勞兩位到此、雖然不肯行杖、請收了錢去、張千李萬道、尊賜一發出于無名、抽馬道、但請兩位收去、他日畧畧用些盛情就是、張千李萬雖然推托、公人見錢、猶如蒼蝇見血、一邉接在手裡了、道、既蒙厚賞、又道是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他日有用着兩小人處、水火不避、便了、兩人真是無功受賞、頭輕脚重、歡喜不勝而去、且說楊抽馬平日祠神、必設六位、東邊二位、

空着處座、道是神位、西邊二位、却是做夫妻二人坐着作主、底下二位、每請一僧一道同坐、又不知奉的是甚麼神、又不從僧、又不從道、人不能測、地方人見他行事古怪、就把他祠神詭異、說是左道惑衆、論法當死、首在郡中、郡中准詞、差人捕他到官、未及訊問、且送在監裏、獄吏一向曉得他是有手段的、蹺蹊作怪人、懼怕他的術法利害、不敢加上械扭、曲意奉承他、却又怕他用術逃去、沒尋他處、心中甚是憂惶、抽馬曉得獄吏的意思了、對獄吏道、但請足下寬心、不必慮我、我當與妻各受刑責、其數已定、萬不可逃、自

當含笑受之、獄吏說先生有神術、總使數該受刑、豈不能趨避、爲何自來就他抽馬道此魔業使然避不過的、度過了厄、始可成道耳、獄吏方纔放下了心果然楊抽馬從容在監、並不作怪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楊惜處議罪司理曉得他是法術人、有心護庇他免不得外觀體面當堂鞫訊一番楊抽馬不辨自已身上事、仰面對司理道令叔某人這幾時有信到否、可惜可惜、司理不知他所說之意、默然不答只見外邊一人走將進來道是成都來的人、正報其叔訃音、司理大驚退堂心服抽馬之靈其時司理有一女久病、

用一醫者陳生之藥、屢服無效、司理私召抽馬到衙意欲問他抽馬不等開口、便道公女久病、陳醫所用某藥一毫無益的不必服他、此乃後庭朴樹中小蛇爲祟、我如今不好治得、因身在牢獄、不能役使鬼神、待我受杖後、以符治之、可即平安、不必憂慮、司理把所言對夫人說、夫人道、說來有因、小姐未病之前、曾在後園見一條小蛇、緣在朴樹上、從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他既知其根繇、又說能治、必有手段、快些周全他出獄、要他救治、則个司理有心出脫他把罪名改輕、說元非左道惑衆妖罪、不過術人妄言、禍福、只

問得个不應決杖申上郡堂去郡守依律科斷將抽馬與妻蘇氏各決脊杖二十元來那行杖的皁隸正是前日送錢與他的張千李萬兩人各懷舊恩又心服他前知加意用情手腕偷力蒲鞭示辱而已抽馬與蘇氏盡道業數該當又且輕杖恬然不以爲意受杖歸來立書一符又寫幾字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權當酬謝尚全之意司理折開見是一符乃教他掛在樹上的又一紅紙有六字寫道明年君家有喜司理先把符來試掛果然女病灑然留下六字看明年何喜果然司理兄弟四人明年俱得中選抽馬奇術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獨有受杖一節、說是度厄、且預先要求皁隸自行杖責解禳、及後皁隸不敢依從、畢竟受杖之時用刑的仍是這兩人、眞堪奇絕、有詩爲證、

禍福從來有宿根、要知受杖亦前因、
請君試看楊抽馬、有術何能強避人、

楊抽馬術數高奇、語言如響、無不畏服、獨有一个富家子與楊抽馬相交最久、極稱厚善、却帶一味狎玩、不肯十分敬信、楊抽馬一日偶有些事幹、要錢使用、須得二萬、囊中倒乏、心裡想道、我且蓄惱一个人、着來向

頂談論

富家借貸一用、富家子聽言、便有些不然之色、看富聽說大凡富人沒有一个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寶惜倍至、所以錢神有靈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東手接來西手去的錢了、錢神嗔怒豈肯到他手裏來、故此非慳不成富家纔是富家、一定慳了、眞个說了錢、便無緣這富子雖與楊抽馬相好、只是見他興頭有術門面撮哄而已、忽然要與他借貸起來、他就心中起了好些反肚腸、一則說是江湖行術之家貪他家事起發他的借了出門只當捨去了、一則說是朋友面上就還得本錢

不好算利。一則說是借慣了手脚。常要欵動。是開不得例子的。只回道是家間正在缺乏。不得奉命。那馬見他推辭。哈哈大笑道。好替你借。你却不肯。我只教你喫些驚恐。看你借我不借。那時纔見手段哩。自此見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錢之事。富家子自道回絕了他。甚是得意。偶然那一日獨自在書房中歇宿。時已黃昏人定。忽聞得叩門之聲。起來開看。只見一个女子閃將入來。合掌萬福道。妾東家之女也。丈夫酒醉逞兇。橫相逼逐。勢不可當。今夜已深。不可遠去。幸相隣近。願借此一宿。天未明。即當潛回家裏。以待丈夫

也是園藏書

酒醒、富家子看其模樣、儘自飄逸有致、私自想道、暮夜無知、落得留他作寢、他說天未明就去、豈非神鬼不覺的、遂欣然應允道、既蒙娘子不棄、此時沒人知覺、安心共寢一宵、明早即還尊府便了、那婦人並無推拒、含笑解衣、共枕同衾、忙行雲雨、

一箇孤鸞寂寞、不道佳人猝至、一个夜行淒楚、誰知青舍同歡、兩出無心、略覺情形扭怩、各因乍會、翻驚意態新奇、未知你弱我強、從容試看、且自拙雛、添坎熱鬧爲先、

行事已畢、俱各困倦、睡到五更、富家子恐天色乍明、

甚取笑

有人知道，忙呼那婦人起來，叫了兩聲，推了兩番，既不見聲響答應，又不見身子展動，心中正疑，鼻子中只聞得一陣陣血腥之氣，甚是來得狠，富家子疑怪，只得起來挑明燈盞，將到床前一看，叫聲阿也，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澆下一桶雪水來，

你道卻是怎麼？元來昨夜那婦人，身首已斫做三段，鮮血橫流，熱腥撲鼻，恰像是纔被人殺了的，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顫，心裏道，敢是丈夫知道，趕來殺了他，卻怎不傷着我？我雖是弄了兩番，有些疲倦，可也忒睡得死，同睡的人被殺了，怎一些也不知道？而今事

已如此、這尸首在床、血痕狼籍、倏忽天明、他丈夫定然來這裡討人、豈不決撒、若要你登過一時、怎能乾淨得、這禍事非同小可、除非楊抽馬他廣有法術、或者可以用甚麼障眼法兒、遮掩得過、須是連夜去尋他、也不管是四更五更、川裡夜裡、正是慌不擇路、急走出門、望着楊抽馬家裡、亂亂擄擄跑將來、擂鼓也似敲門、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楊抽馬方纔在裡面答應出來道、是誰、留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開了門、有話講、此時留家子正是

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

抽馬聽得是他聲音、且不開門、一路數落他道、所貴朋友交厚、緩急須當相濟、前日借貸些少、尚自不肯、今如此黑夜、來叫我甚麼幹、富家子道、有不是處、且慢講、快與我開開門著、抽馬從從容容把門開了、富家子一見抽馬、且哭且拜道、先生救我、奇禍則个、抽馬道、何事恁等慌張、富家子道、不瞞先生說、昨夜黃昏時分、有个隣婦投我、不合留他過夜、夜裡不知何人所殺、今横尸在家、乃飛來大禍、望乞先生妙法救解、抽馬道、事體特易、只是你不肯顧我緩急、我顧你緩急則甚、富家子道、好朋友、念我和你往來多時、前

關得不俺香極來泌傷腳正是異等人

目偶因缺乏、多有得罪、今若救得我命、此後再不敢吝惜在先生面上了、抽馬笑道、休得驚慌、我寫一符與你拿去、貼在所臥空中、亟亟關了房門、切勿與人知道、天明開看、便知端的、富家子道、先生勿耍我、倘若天明開看、仍復如舊、可不悞了大事、抽馬道、豈有是理、若是如此、是我符不靈、後來如何行術、況我與你相交有日、怎悞得你、只依我行去、包你一些沒事便了、富家子道、若果蒙先生神法救得、當奉錢百萬相報、抽馬笑道、何用許多、但只願借我二萬足矣、富家子道、這个敢不相奉、抽馬遂提筆画一符與他、富

此時備矣剩了

家子袖了急去幸得天尚未明、慌慌忙忙、依言貼在房中、自身走了出來、緊把房門閉了、站在外邊、牙齒還是捉對兒廝打的、氣也不敢多喘、守至天大明了、纔敢走至房前、未及開門、先向門縫窺看、已此不見甚麼狼籍意思、急急開進看時、但見乾乾淨淨、一牀被臥、不曾有一點漬污、那裡還見甚麼尸首、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喜歡不勝、隨即備錢二萬、併分付僕人擕酒持殽、特造抽馬家來叫謝、抽馬道、本意只求貸二萬錢得此已勾、何必又費酒殽之惠、富家子道多感先生神通廣大、救我難解之禍、欲加厚酬、先生

又分付只須二萬、自念爽大之恩無可報謝、聊奉巵酒、圖與先生遣興究談而已、抽馬道、這等須與足下痛飲一晌、但是家間喧鬧無趣、又且不時有人來尋攪擾、雜沓、不得快暢、明日携此酒殽、一往郊外、盡興何如、富家子道、這个絕妙、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明日再攜杖頭來、邀先生郊外一樂可也、抽馬道、多謝多謝、遂把二萬錢與酒肴多收了、進去、富家子別了回家、到了明日、果來邀請出遊、抽馬隨了、纔到郊外來、行不數里、只見一个僻淨幽雅去處、一條酒帘子、飄飄揚揚在那里、抽馬道、此處店家潔靜、吾每在此

小飲則个、富家子即命僕人、將盒兒向店中座頭上安放已定、相拉拙馬進店、相對坐下、與店家取上等好酒來、只見裡面一个當壚的婦人、應將出來、手挈一壺酒、走到面前、富家子擡頭看時、喫了一驚、元來正是前夜投宿被殺的婦人、面貌一些不差、但只是像个初病起來的模樣、那婦人見了富家子、也注目相視、暗暗凝想、像个心裡有甚麼疑惑的一般、富家子有些動火、問道、我們與你素不相識、你見了我們只管看了又看、是甚麼緣故、那婦人道、好教官人得知前夜夢見有人邀到个所在、乃是一所精緻書房

內中有一少年留住、那个少年模樣、頗與官人有些厮像、故此燒心、富家子道、既然留住、後來却怎麽散場、了、婦人道、後來直至半夜、方纔醒來、只覺身子異常不快、既然下了幾斗鮮血、至今還是有氣無力的、平生從來無此病、不知是怎麽樣起的、楊抽馬在旁、只不開口、暗地微笑、富家子曉得是他的作怪、不敢明言、私念着一晌歡情、重賞了店家婦人、教他服藥調理、楊抽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張符來付與婦人道、你只將此符貼在睡的床上、那怪夢也不做、身體也自平復了、婦人喜歡稱謝、兩人出了店門、富家

子與楊抽馬道、前日之事、正不知禍從何起、元來、是先生作戲（說得妙）、既累了我受驚、又害了此婦受病、先生這樣耍法、不是好事、抽馬道、我只召他魂來誘你、你若主意老成、那有驚恐、誰教你一見就動心營勾他、不驚你驚誰、富家子笑道、深夜美人來至、遮莫是柳下惠、魯男子、也忍耐不住、怎教我不動心、雖然後來喫驚、那半夜也是我受用過了、而今再求先生致他來與我敘一敘舊、更感高情、再容酬謝、抽馬道、此婦與你元有些小前緣、故此致得他魂來、不是輕易可以弄術的、豈不怕鬼神責罰麼、你夙債原少我二萬

錢只爲前日若不如此你不肯借偶爾作此須要勾當我原說二萬之外要也無用我也不要再謝你也不得再妄想了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敬服抽馬神術抽馬後在成都賣卜不知所終要知雖是絕奇術法也脫不得天數的

異術在身　可以驚世
若非夙緣　不堪輕試
杖既難逃　錢豈妄覬
不過前知　游戲三昧

二刻拍案驚奇

所以宦官作孽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四

任君用恣樂深閨　楊太尉戲宮館客

詩曰

黃金用盡教歌舞，　留與他人樂少年。
此語祇傷身後事，　豈知現報在生前。

且說世間富貴人家，沒一个不廣蓄姬妾，自道是左擁燕姬，右擁趙女，嬌艷盈前，歌舞成隊，乃人生得意之事。豈知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人精力要周旋幾个女子，便已不得相當，況富貴之人，必是中年上下，取的姬妾，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後生，枕蓆之事，三分四路，怎能勾滿得他們的意，盡得他們的興，所以

總頂議論富貴人耳熟玩之

滿閨中不足怨氣便是聾聲總有家法極嚴的鐵壁銅墻提鈴喝號防得一个水洩不通也只禁得他們的身禁不得他們的心略有空隙就思量弄一場把戲那有情趣到你身上來只把做一个厭物看承而已似此有何好處費了錢財用了心機單買得這些人的惱嫌試看紅拂離了越公之宅紅綃逃了勳臣之家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可見生前已如此了何況一朝身死樹倒猢猻散殘花嫩蘂盡多零落于他人之手要那做得關盼盼的千中沒有一人這又是身後之事管不得許多不足慨嘆了爭奈富貴之人只

顧眼前以爲極樂小子在旁看的正替你擔着愁布袋裡宋朝有个京師士人出游歸來天色將晚經過一个人家後苑牆缺處若不甚高看來像个跳得進的此時士人帶着酒興一躍而過只見裡面是一所大花園子好不空濶四圍一望花木叢茂路徑交雜想來盡有好看一剷高興隨着石砌階路轉灣抹角漸走漸深悄不見一个人只管踱的進去看之不足天色有些黑下來了思量走回一時忘了來路正在追憶尋索忽地望見紅紗燈籠遠遠而來想道必有貴家人到心下慌忙一發尋不出原路來了恐怕撞

又有早行人

何須怪人趨時

見不便、思量躲過、看見道左有一小亭、亭前太湖石畔有疊成的一个石洞、洞口有一片小門遮着、想道躲在這裏頭去、外面人不見、權可遮掩過了、豈不甚妙、忙將這片小門揭將開來、正要藏身進去、猛可裏一个人在洞裏鑽將出來、那一驚可也不小、士人看那人時、是一个美貌少年、不知爲何先伏在這裏頭、忽見士人揭開來、只道拿他跟腳的、也自老大喫驚、急忙奔竄、不知去向了、士人道、慚愧、且讓我躲一躲著、於是吞聲忍氣、蹲伏在內、只道必無人見、豈知事不可料、冤家路窄、那一盞紅紗燈籠偏生生地向那

妙

[illegible]貞老人

亭子上來、士人洞中是暗處覷出去看那燈亮處較明、乃是十來个少年婦人、靚妝麗服、一个个妖冶舉止、風騷動人、士人正看得動火、不匡那一夥人一窩蜂的多搶到石洞口、衆手齊來揭氊、看見士人面貌生疎、俱各失驚道、怎的不是那一个了、面面廝覷、沒做理會、一个年紀略老成些的婦人、夯將紗燈在手、提過來把士人仔細一照道、就這个也好、隨將纖手挽着士人的手、一把挽將出來、士人不敢聲問、料道沒甚麼歹處、軟軟隨他仝走、引到洞房曲室、只見酒肴並列、衆美爭先、六博爭雄、交杯換盞、以至摟肩交

頸揾臉挨脣、無所不至、幾杯酒下肚、一个个多興熱如火、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推士人在床上了、齊擠入帳中、脫褌的脫褌、抱腰的抱腰、不知怎的一个輪法排頭弄將過來、士人精洩、就有替他品咂的、摸弄的、不繇他不再舉、幸喜得士人、定從生、還放得兩枝連珠箭、却也無休無歇、隨你鐵鑄的、也怎有那攙本事廝炒得不耐煩、直到五鼓方才一个个逐漸散去、士人早已弄得骨軟筋麻、肢體無力、行走不動了、那一个老成些的婦人、將一个大担箱、放士人在內、叫了兩三个丫鬟、扛擡了、到了牆外、把担箱傾了士人

報應不爽

出來，急把門閉上了，自進去了。此時天色將明，士人恐怕有人看見，惹出是非來，沒奈何強打精神，一步一步挨了回來，不敢與人說知。過了幾日，身體健旺，纔到舊所旁邊打聽缺墻內是何處，聽得人說是蔡太師家的花園。士人伸了舌頭出來，一時縮不進去，帶了一把汗，再不敢打從那裡走過了。看官你想，當時蔡京太師何等威勢，何等法令，有此一班兒姬妾，不知老頭子在那裡昏衆中，眼睛背後，任憑他們這等胡弄，約下了一个，驚去了，又換了一个，恣行淫樂，如同無人。太師那裡拘管得來，也只爲多蓄姬妾。

所以有只等醜事同時稱高童楊蔡四大奸臣與蔡太師差不多權勢的楊戩太尉也有這樣一件事後來敗露妝出許多笑柄來看官不厭聽小子試道其詳

滿前嬌麗恣淫荒　雨露誰曾得飽嘗
自有陽臺成樂地　行雲何必定襄王

話說宋時楊戩太尉恃權怙寵靡所不為聲色之奉姬妾之多一時自蔡太師而下罕有其比一日太尉要到鄭州上塚携帶了家小同行是上前的幾位夫人與各房隨使的養娘侍婢多跟的西去餘外有年

紀、過時了些的、與年幼未諳承奉的、又身子嬌怯、怕歷風霜的、月信方行、轎馬不便的、剩下不去、合着養娘侍婢們、也還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太尉心性猜忌、防閑緊嚴、中門以外直至大門盡皆鎖閉、添上條準封條、不通出入、惟有中門內前廊壁間挖一孔、裝上轉輸盤、在外邊傳將食物進去、一个年老院奴坐在旁在外監守、晚間督人巡更、鳴鑼敲梆、通夕不歇、外邊人不敢正眼覷視他、內宅中留下不去的、有幾位、容邀出色、乃太尉寵幸有名的姬妾、一个叫得留月夫人、一个叫得築玉夫人、一个叫得宜笑姐、一

个叫得餐花姨姨、同着一班兒侍女、鬧在裡面、日長夜永、無事得做、無非是抹骨牌、鬭百草、戲鞦韆、蹴氣毬、消遣過日、然意味有限、那裡當得甚麼興趣、況日間將就扯拽過了、晚間寂寞、何以支吾、這个築玉夫人原是長安玉工之妻、資性聰明、儀容美豔、私下也通些門路、京師傳有盛名、楊太尉偶得瞥見、用勢奪來、十分寵愛、立爲第七位夫人、呼名築玉、風流標致（可[illegible]不忘[illegible]）如玉琢成一般的人、也就猶帶着本來之意、他在女伴中伶俐異常、妖淫無賴、太尉在家之時、尚兀自思量背地裡溜將个把少年進來取樂、今見太尉不在、

鎮日空閒、清清獨閒着、怎叫他不要想起來、太尉有一个館客、姓任、表字君用、原是个讀書不就的少年子弟、寫得一筆好字、也代做得些書啓簡札之類、模樣俊秀、年紀未上三十歲、摠角之時、多曾與太尉後庭取樂過來、極善恢諧幫襯、又加心性熨貼、所以太尉喜歡他、留在館中作陪客、太尉鄭州去、因是途中姬妾過多、轎馬上下之處、恐有不便、故留在家間外舍不去、任生有个㑹好朋友、叫做方務德、是從幼同窗、平時但是府中得暇、便去尋他閒話飲酒、此時太尉不在家、任生一發身畔無事、日裡只去拉他各處

行走、晚間或同宿娼家、或獨歸書館、不在話下、且說築玉夫人、晚間寂守不過、有个最知心的侍婢、叫做如霞、與來床上做一頭睡着、與他說些淫欲之事、消遣悶懷、說得高興、取出行淫的假具、教他縛在腰間、權當男子行事、如霞依言而做、夫人也自哼哼嚌嚌、將腰往上亂聳亂顛、如霞弄得興頭上、問夫人道、可比得男子滋味麼、夫人道、只好畧取解饞、成得甚麼正經、若是真男子滋味、豈止於此、如霞道、真男子如此直錢、可惜府中到閒着一个在外舍、夫人道、不是任君用麼、如霞道、正是、夫人道、說是太尉相公最親

愛的客人、且是好个人物、我們在裡頭窺見他常自火動的、如霞道、這个人若設法得他進來、豈不妙哉、夫人道、果然此人聞着、只是墻垣高峻、豈能飛入、如霞道、只好說耍、自然進來不得、夫人道、待我心生一計、定要取他進來、如霞道、後花園墻下、便是外舍書房、我們明日早起、到後花園相相地頭、夫人怎生設下好計弄進來、大家受用一番、夫人笑道、我未曾到手、你便思忽分用了、如霞道、夫人不要獨喫自痾、我們也大家有興、好做幇手、夫人咲道是是、一夜無話、到得天明、梳洗已畢、夫人與如霞開了後花園門去

摘花戴就便去相地頭行至鞦韆架邊只見戒索高懸夫人看了笑一笑道此件便有用他處了又見脩樹梯子倚在太湖石畔夫人叫如霞道你看你看有此二物豈怕内外隔墻如霞道計將安出夫人道且到那對外廂的墻邊再看个明白方有道理如霞領着夫人到兩株梧桐樹邊指着道此外正是外舍書房任君用見今獨居在内了夫人仔細相了一相又想了一想道今晚端的只在此處取他進來一會不爲難也如霞道却怎麽夫人道我與你悄地把梯子拿將來倚在梧桐樹旁你走上梯子再在枝幹上蹬

上去兩層、即可以招呼得外廂聽見了、如霞道這邊上去不難、要外廂聽見也不打緊、如何得他上來、夫人道我將幾片木板、用鞦韆索縛住兩頭、隔一尺多縛一片板、收將起來、只是一綑、撒將直來、便似梯子一般、如與外邊約得停當了、便從梯子走到梧桐枝上去、把索頭扎緊在丫叉老幹生了根、然後將板索多拋向墻外、挂下去、分明是張軟梯、隨你再多幾个也次第上得來、何況一人乎、如霞道妙哉妙哉、事不宜遲、且如法做起來試試看、笑嘻嘻且向房中取出十來塊小木板、遞與夫人、夫人叫解將鞦韆索來、親

墻外行人、墻內佳人、笑過其悄矣

自紮縛得堅牢了、對如霞道、你且將梯兒倚好、走上梯去、望外邊一望、看可通得个消息出去、倘遇不見人、就把這法兒、先墜你下去、約他一約也好、如霞依言、將梯兒靠穩、身子小巧利便、一毂碌溜上枝頭、望外邊書舍一看、也是合當有事、恰恰任君用同方務德外邊游耍過了夜、方纔轉來、正要進房、墻裡如霞笑指道、兀的不是任先生、任君用聽得墻頭上笑聲、擡頭一看、却見是个雙鬟女子、指着他說話、認得是宅中如霞、他本是少年的人、如何禁架得定、便問道姐姐說小生甚麼、如霞是有心招風攬火的、答道先

生這早在外邊回來莫非昨晚在那處行走麼任君用道小生獨處難捱怪不得要在外邊走走如霞道你看我墻內那个不是獨處的你何不到裡面走走便大家不獨了任君用道我不生得雙翅飛不進來如霞道你果要進來我有法兒不消飛得任君用向墻上唱一个肥喏道多謝姐姐速教妙方如霞道待禀過了夫人晚上伺候消息說罷了溜下樹來任君用聽得明白不勝徯倖道不知是那一位夫人小生有此緣分却如何能進得去且到晚上看消息則个一面只望着日頭下去正是

無端三足烏、　團圓光皎灼、
安得后羿弓　射此一輪落

不說任君用巴天晚、且說築玉夫人在下邊、看見如霞和牆外講話、一句句多聽得的、不待如霞回覆、各自心照、笑嘻嘻的且回房中、如霞道、今晚管不寂寞了、夫人道、萬一後生家膽怯、不敢進來、這樣事也是有的、如霞道、他方才恨不得立地飛了進來、聽得說有个妙法、他肥偺就啗不迭、豈有膽怯之理、只准備今宵取樂便了、築玉夫人暗暗歡喜、

粧上添鋪異錦、爐中滿爇名香、榛松細菓貯教[illegible]

美酒佳茗頻放〇久作阱中猿馬、今思野外鴛鴦、安排芳餌釣萱郎、百計圖他歡暢、　詞寄西江月

是日將晚、夫人喚如霞同到園中、走到梯邊、如霞仍前從梯子溜在梧桐枝去、對着墻外、大聲咳嗽、外面任君用看見天黑下來、正在那里探頭探腦、伺候聲響、忽聞有人咳嗽、仰面瞧處、正是如霞在樹枝高頭站着、忙道、好姐姐、望穿我眼也、快用妙法、等我進來、如霞道、你在此等着、就來接你、急下梯來、對夫人道、那人等久哩、夫人道、快放他進來、如霞即取早間紮縛停當的索子、拊在腋下、望梯上便走、到樹枝上、牢

案西頭如霞口中叫聲道看把木板繩索、向墻外一丟、那索子早已挂了下去、任君用外邊凝望處、見一件物事抛將出來、却是一條軟梯索子、喜得打跌、將脚試、踹、且是結得牢實、料道可登、踹着木板、雙手吊索一步一步吊上墻來、如霞看見、急跑下來道、來了來了、夫人覺得有些害羞、走退一段路、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任君用跳過了墻、急從梯子跳下、一見如霞、向前雙手抱住道、姐姐恩人快活殺小生也、如霞啐一聲道、好不識羞的、不要饞臉、且去前面見夫人、任君用道、是那一位夫人、如霞道、是第七位築玉夫

人任君用道可正是京師極有名標致的麼如霞道不是他還有那个任君用道小生怎敢就去見他如霞道是他想着你用見識教你進來的你怕怎地任君用道果然如此小生何以克當如霞道不要虛謙遜造化着你罷了切莫忘了我引見的任君用道小生以身相謝不敢有忘一頭說話已走到夫人面前如霞抛聲道任先生已請到了任君用滿臉堆下笑來深深拜揖道小生下界凡夫敢望與仙子相近今蒙夫人垂盼不知是那世裡積下的福夫人道妾處深閨常因太尉晏會窺見先生丰采渴慕已久今太

尉不在、閒中空閒、特邀先生一敘、倘不弃嫌、妾之幸也。任君用道、夫人擡舉、敢不執鞭隨鐙、只是他日太尉知道、罪犯非同小可。夫人道、太尉昏昏的、那裡有許多背後眼、況如此進來、無人知覺、先生不必疑慮、且到房中去來。夫人叫如霞在前引路、一隻手挽着任君用同行。任君用到此、魂靈已飛在天外、那裡還顧甚麼利害、隨着夫人、輕手輕脚、竟到房中。此時天已昏黑、各房寂靜、如霞悄悄擺出酒肴、兩人對酌、四目相視、兩情溫存、三杯酒下肚、欲心如火、偎偎抱抱、共入羅幃、兩人之樂、不可名狀、

豪門中不可不知此等心事

俱好究之脫衍脉

本爲旅館孤栖客，今向蓬萊頂上遊，
偏是乍逢滋味別，分明織女會牽牛。

兩人雲雨盡歡，任君用道，久聞夫人美名，今日得同枕席，天高地厚之恩，無將可報，夫人道，妾身頗慕風情，奈爲太尉拘禁，名雖朝歡暮樂，何曾有半點情趣，今日若非設法，得先生進來，豈不辜負了好天良夜，自此當承閨偷聚，雖極樂而死，妾亦甘心矣，任君用道，夫人玉質冰肌，但得挨皮靠肉，福分難消，何況親承雨露之恩，實遂于飛之願，揔然事敗，直得一死了，兩人笑談歡謔，不覺東方發白，如霞走到床前來，催

起身道，快活了一夜也勾了，趁天色未明，不出去了，更待何時，任君用慌忙披衣而起，夫人不忍舍去，執手留連，叮嚀夜會而別，分付如霞送出後園中，元從來時方法，在索上掛將下去，到晚夕仍舊進來，真个是

朝隱而出，　暮隱而入，
果然行不繇徑。　早已非公至室。

如此往來數晚，連如霞也弄上了手，滚得熱做一團，筑玉夫人心歡喜，未免與同伴中笑語之間，有些精神恍惚，說話沒頭沒腦的，露出些馬腳來，同伴裡面

初時不覺，後來看出意態，頗生疑心。到晚上有有心的，多方察聽，已見了些聲響，大家多是吹得杯兒的的，巴不得尋着些破綻，同在渾水裡攪攪，只是沒有找着來踪去跡。一日眾人偶然高興，說起打鞦韆，一哄的走到架邊，不見了索子。大家尋將起來，築玉夫人與如霞兩个多做不得聲。元來先前兩番任君用出去了，便把索子解下藏過，以防別人看見。以後多次，便有些托大了，曉得夜來要用，不耐煩去解他，任君用雖然出去了，索子還吊在樹枝上，挂向外邊來不及收拾，却被眾人尋見了。道兀的不是鞦韆索，如何

縳在這裡樹上、拋向外邊去了、宜笑姐年紀最小身子輕便、見有梯在那里便溜在樹枝上去、吊了索頭、收將進來、衆人看見一節一節、縳着木板、共驚道、奇怪、奇怪、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麼、築玉夫人通紅了臉、半晌不敢開言、瑞月夫人道、眼見得是甚麼人、在此道內了、我們該傳與李院公查出、等候太尉來家、稟知爲是、口裏一頭說、一頭把眼來瞅着築玉夫人、築玉夫人只低了頭、蕣花姨姨十分瞧科了、笑道、築玉夫人爲何不說一句、莫不心下有事、不如實對姐妹們說了、通同作个商量、到是美事、若瞞料是瞞不

行道者言
紛稍

去了對築玉夫人道、此事若不道破、終須大家敗壞、便要獨做也做不成了、大家和同些說明白了罷、衆人拍手道、如霞姐說得有理、不要瞞着我們了、築玉夫人纔把任宇在此牆外做書房、用計取他進來的事、說了一遍、瑤月夫人道、好姐姐、瞞了我們做這樣好事、宜咲姐道、而今不必說了、既是通同知道、我每合伴取些快樂罷了、瑤月夫人故意道、做的自做、不做的自不做、怎如此說、餐花姨姨道、就是不做、姐妹情分、只是幫襯些爲妹、冝笑姐道、姨妹說得是、大家哄笑而散、元來瑤月夫人、內中與築玉夫人兩下最

析情語

說得來、曉得築玉有此私事、已自上心、要分他的趣了、礙着衆人在面前、只得說假撤清的話、比及衆人散了、獨自走到築玉房中、問道、姐姐今夜來否、築玉道、不瞞姐姐說、連日慣了的、爲甚麽不來、瑤月笑道、來時、仍是姐姐獨樂麽、築玉道、姐姐纔說不做的、自不做、瑤月道、纔方是大槩說話、我便也要學做做兒、故、築玉道、姐姐果有此意、小妹坪常承讓今夜與他進來、逕到姐姐房中便了、瑤月道、我與他又不厮熟羞荅荅的、怎好就叫他到我房中、我只在姐姐處做个幫户便使得、築玉笑道、這件事用不着人幫、瑤月

剖見肺肝

道、沒奈何、我初次害羞、只好頂着如姐姐的名、嘗一嘗滋味、不要說破是我、等熟分了、再處、築玉道、這等姐姐須權躲躲過、待他到我床上、脫衣之後、吹息了燈、掉了包就是、瑤月道、好姐姐、彼此幇襯些个、築玉道、這个自然、兩个商量已定、到得晚來、仍叫如霞到後花園把索兒收將出去、叫了任君用進來、築玉夫人打發他先睡好了、將燈吹滅、暗中拽出瑤月夫人來、推他到床上去、瑤月夫人先前兩个說話時、已自春心蕩樣、適才閃在燈後、偷覷任君用、進來、暗處看明處較清、見任君用俊俏風流、態度着實、動了眼裡火、

趂着築玉夫人來拽他心裡巴不得就到手況且黑暗之中不消顧忌也沒甚麽羞恥一轂碌鑚進床去床上任君用只道是築玉夫人輕車熟路也不等開口翻過身就弄起來瑶月夫人慾心已熾猛力承受弄到閒深之處任君用覺得肌膚湊理與那做作態度略是有些異樣又且不見則聲未免有些疑惑低低叫道親親的夫人為甚麽今夜不開了口瑶月夫人不好答應任君用越加盤問瑶月轉閉口息聲氣也不敢出急得任君用連叫奇怪按住身子不動築玉在床沿邊站着聽這一會聽見這些光景不覺失

等輕輕揭帳將任君用狠打一下、道天殺的便宜了你只管絮叨甚麼、今夜換了个勝我十倍的瑤月夫人、你還不知哩、任君用纔曉得果然不是、便道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見饒小生、不曾叩見、輒敢放肆了、瑤月夫人方出聲道、文謅謅、甚麼、曉得便罷、任君用聽了這番話語、不孫不與動、越加鼓煽起來、瑤月夫人[illegible]、卻心如姐、肯讓我這一會、快活死也、陰精平凌四肢懈散。築玉夫人聽得、當不住興發、也脫下衣服、跳上床來、任君用且喜旗鎗未倒、瑤月已自風流興過、連忙幫襯、放下身來、推他到築玉夫人那

邊去、任君用換了對手、另復交鋒起來、正是

倚翠偎紅情最奇、　巫山顛顛雨雲迷、
風流一似偷香蝶、　纔過東來又向西、

不說三人一床高興、且說宜笑姐蓉花姨姨、日裡見說其事、明知夜間任君用必然進內、要去約瑤月夫人同守、若他大家取樂、且自各去吃了夜飯、然後走到瑤月夫人房中、早已不見夫人、心下疑猜、急到築玉夫人處探聽、房外遇見如霞、問道瑤月夫人在你處否、如霞笑道、老早在我這里、今在我夫人牀上睡哩、又問人道同睡了、那人來時卻有些不便、如霞道有

見識

甚不便且是便得忒煞三人做一頭了、兩人道、那人已進來了麼、如霞道、進來進來、此時進進出出得不耐煩、宜笑姐道、日裡他見我說了合伴取樂、老大撇清、今反是他先來下手、簪花姨姨道、偏是說喬話的最要緊、宜笑姐道、我兩个么進去、也不好推拒得我每、簪花姨姨道、不要不要、而今他兩个弄一个、必定消乏、那里還有甚麼本事、輪到得我每、附着宜笑姐的耳朶說道、不如耐過了今夜、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弄到了房裡、不怕他不讓我每受用、宜笑姐道、說得有理、兩下各自歸房去了、一夜無詞、次日早放了

有凡識

任君用出去如霞到夫人床前說昨晚宜笑餐花兩人來尋瑤月夫人的說話瑤月聽得忙問道他們曉得我在這里麼如霞道怎不曉得瑤月驚道怎麼好須被他們耻笑築玉道何妨索性連這兩个丫頭也弄在裡頭了省得彼此顧忌那時小任也不必早去夜來只消留在這裡大家輪流一發無些阻礙有何不可瑤月道是到極是只是今月難見他們築玉道姐姐今日只如常時不必提起甚麼等他們不問便罷若問時我便乘機兜他在裡面做事便了瑤月放下心腸因是夜來困倦直睡到晌午起來心裡暗暗

得意樂事只隄防宜笑餐花兩人要來、欲言是了嘗些沒意思、豈知二人已自有了主意並不說破一字、兩个夫人各像沒些事故一般、怡然相安、也不提起、到了晚來、宜笑姐與餐花姨商量竟往後花園中迎候那人、兩人走到那裡躲在僻處瞧那樹邊、只見任君用已在墻頭上過來、從梯子下地、整一整巾幘、抖一抖衣裳、正舉步要望裏面走去、宜笑姐搶出來喝道、是何閑漢、越墻進來做甚麼、餐花姨也走出來一把扭住道、有賊有賊、任君用喫了一驚、慌得顫抖抖道、是是是裏頭兩位夫人約我進來的、姐姐休高聲

宜笑姐道、你可是任先生麽、任君用道、小生正是任君用、並無假冒、餐花姨道、你偷好了兩位夫人、罪名不小、你要官休私休、任君用道、是夫人們教我進來的、非干小生大膽、却是官休不得、情願私休、宜笑姐道、官休時、拿你交付李院公、等太尉回來、稟知處分、叫你了不得、既情願私休、今晚不許你到兩位夫人處去、只隨我兩个悄悄到裡邊、憑我們處置、任君用笑道、這裡頭料没有苦楚勾當、只隨兩位姐姐去罷了、當下三人捏手捏脚、一直領到宜笑姐自巳房中、連餐花姨也留做了一床、翻雲覆雨、倒鳳顛鸞、自不

話說這邊築玉瑶月两位夫人等到黄昏時候、不見任生到來、叫如霞拿燈去後花園中隔墻支會一聲、到得那裡、將燈照着樹邊、只見鞦韆索子挂向墻裡邊來了、元來任君用但是進來了、便把索子收向墻内、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見、又可以隨着尾他踪跡、故收了進來、以此爲常、如霞看見曉得任生已自進來了、忙來回覆道、任先生進來過了、不到夫人處、却在那里、築玉夫人想了一想、笑道、這等有人剪着綹去也、瑶月夫人道、料想只在這两个丫頭處、即着如霞去看、如霞先到餐花房中、見房門閉着、内中寂靜、

隨到宜笑房前、聽得房內笑聲哈哈、床上軋軋震動不住、明知是任生在床做事、如霞好不口饞、急跑來對两个夫人道、果然在他那里、正弄得興哩、我們快去炒他、瑤月夫人道、不可不可、昨夜他們也不捉破我們、今若去炒、便是我們不是、須要傷了和氣、築玉道、我正要弄他两个在裏頭、不匡他先自留心、已做下了、正合我的機謀、今夜且不可炒他、我與他一个見識、絕了明日的出路、取笑他慌張一回、不怕不打做一團、瑤月道、却是如何、築玉道、只消叫如霞去把那鍬梯索解將下來、藏過了、且看他明日出去不得

看他們怎地瞞得我們、如霞道、有理有理、是我們做下這些機關弄得人進來、怎麼不通知我們一聲、竟自邀截了去、不通不通、手提了燈、一性子跑到後花園、溜上樹去、把索子解了下來、做八捎抱到房中來道、解來了解來了、紫月夫人道、藏下了、到明日再處、我們睡休、兩个夫人各自歸房中、寂寂寞寞睡了、正是

一樣玉壺傳漏出、　南宮夜短北宮長、

那邊宜笑餐花兩人、摟了任君用、不知怎生狂蕩了一夜、約了晚間再會、清早打發他起身出去、任君用

前走宜笑餐花兩人、遂着頭尾在後邊、悄悄送他同到後花園中、任生照常登梯上樹、早不見了索子軟梯、出墻外去不得、依舊走了下來、道不知那个解去了索子、必是兩位夫人見我不到、知了些風、有些見怪、故意難我、而今怎生別尋根索子、弄出去罷、宜笑姐道、那裡有這樣粗索、吊得人起、墜得下去的、任君用道、不如等我索性去見見兩位夫人、告个罪、大家商量、餐花姨姨道、只是我們不好意思些、三人正躊躇間、忽見兩位夫人、同了如霞、趕到園中來、拍手笑道、你們瞞了我們、幹得好事、怎不教飛了出去、宜笑

姐道、先有人幹過了、我們學樣的、餐花道、且不要鬬口、原說道大家幫襯、只爲兩位夫人撇了我們自家做事、故此我們也打一場偏手、而今不必說了、且將索子出來、放了他出去、築玉夫人大笑道、請問還要放出去做甚麼、既是你知我見大家有分了、便終日在此只碍着那个、落得我們成羣合夥喧鬨過日、一齊笑道、姊姊、夫人之言有理、築玉便挽了任生同衆美步回內庭中來、從此任生晝夜不出、朝歡暮樂、不是與夫人每並肩叠股、便與姨姐們作對成雙、淫慾無休、身体勞憊、思量要歇息一會兒、怎生得你自在

沒奈何求放出去兩日，又沒个人肯。各人只將出私錢買下肥甘物件，進去調養他。慮恐李院奴有言，各湊重賞買他口淨，真是無拘無忌，受用過火了。所謂

志不可滿，　樂不可極。
福過災生，　終有敗日。

任生在裏頭快活了一月有餘。忽然一日，外邊傳報進來，說太尉朝回來了。衆人多在睡夢昏迷之中，還未十分准信，不知太尉立時就到，府門院門豁然大開。衆人慌了手脚，連忙着兩个送任生出後花園，叫他越墻出去。任生上得墻頭，墻下人忙把梯子掇過，口

裡叫道快下去快下去、不顧死活、沒頭的奔了轉來那時多着了忙、那曾仔細竟不想不曾繫得鞦韆索子却是下去不得這邊沒了梯子又下來不得想道有人撞見、然是利害、欲待奮身跳出、爭奈淘虛的身子、手脚酸軟、膽氣虛怯、掙着便觳觳的抖、只得騎着墻簷脊上坐着、好似

羝羊觸藩、　進退兩難、

自古道冤家路兒窄、誰想太尉回來、不問別事、且先要到院中各處墻垣上看有無可疑踪跡、一徑走到後花園來、太尉擡起頭來、早已看見墻頭上有人、此

瞧見怕了

時任生在高處望下，認得是太尉自來，慌得無計可施，只得把身子伏在脊上，這叫得兒子掩面，只不就認得是他，却藏不得身子，太尉是奸狡有餘的人，明曉得內院牆垣有甚事却到得這上頭，畢竟連着閨門內的話，恐怕傳播開去，反爲不雅，假意揚聲道，這牆垣高峻，豈是人走得上去的，那上面有个人，必是甚邪祟憑附着他了，可尋梯子扶下來，問他端的，左右從人應聲去掇張梯子，將任生一步步扶掖下地，任生明明聽得太尉方纔的說話，心生一計，將錯就錯，只做懵懂，不省人事的一般，任憑衆人扯扯拽拽

拖至太尉跟前、太尉認一認、面罷道、兀的不是任君用麼、元何這等模樣、必是着鬼了、任生緊閉雙目、只不開言、太尉叫去神樂觀裡請个法師來救解、太尉的威令、誰敢稽遲、不一刻法師已到、太尉叫他把任生看一看、法師揑鬼道是个着邪的、手裏使了劍、口裏唸了幾句呪語、噴了一口淨水道、好了好了、任生果然睜開眼來道、我如何却在這裡、太尉道、你方纔怎的來、任生謅出一段謊來道、夜來獨坐書房、恍惚之中、有五个錦衣花帽的將軍來說、要隨他天宮裡去抄寫甚麼、小生疑他怪樣、抵死不肯、他叫從人扯

提鷹空而起、小主慌忙吊住樹枝、口裡喊道我是楊太尉爺館賓、你們不得無禮、那些小鬼見說出楊太（好、刪、急、節、）尉三字、便放鬆了手、推跌下來、一時昏迷不省、不知卻在太尉面前、太尉幾時回來的、這里是那裏、傍邊人道、你方纔被鬼迷在牆頭上、伏着、是太尉救下來的、這里是後花園、太尉道、適間所言、還是何神怪、法師道、依他說來、是五通神道、見此獨居無伴、作怪求食的、今與小符一紙、貼在房中、再將些三牲酒菓安一安神、自然平穩無事、太尉分付當直的依言而行、送了法師回去、任生扶在館中將息、任生心裏道、

新[illegible]字號一場弄兵把早被瞞過了也、任生因是盤桓過度了、精神元是虛耗的、做這被鬼迷了、要將息的名頭在館中調養了十來日、終是少年易復漸覺旺相、進來見太尉稱謝道、不是太尉請法師救治、此時不知怎生被鬼所迷、喪了殘生也不見得、太尉也自欣然道、且喜得平安無事、老夫與君用久濶、今又值君用病起、安排幾品暢飲一番、則个隨命取酒共酌、猜枚行令、極其歡洽、任生隨機應變、曲意奉承、酒間任生故意說起遇鬼之事、要探太尉心上如何、但提起太尉便道、使君用獨居遇魅、原是老夫

老奸口吻

不是看實安慰、任生心下大喜道、所做之事、點滴不漏了、只是衆美人幾時能勾再會、此生只好做夢罷了、書房靜夜、常是相思不歇、却見太尉不疑、放下了老大的鬼胎、不擔干繫、自道僥倖了、豈知太尉有心、從墻頭上見了任生、已瞧科了九分在肚裡、及到築玉夫人房中、不想那條做軟梯的索子、自那夜取笑、將來堆在壁間、終日喧閧、已此忘了、一時不曾藏得過、被太尉看在眼裡、料道此物、正是接引人進來的東西了、即將如霞拷問、如霞吃苦不過、一一招出、太尉又各處查訪、從頭徹尾的事、無一不明白了、却只

毫不發覺出來、待那任生一如平昔、寧可加厚些。正是

腹中懷劍、　笑裡藏刀、
撩他虎口　怎得開交

一日太尉召任生喫酒、直引至內書房中、歡飲多時、喚兩个歌姬出來唱曲、輪番勸酒、任生見了歌姬、不覺想起內裡相交過的這幾位來、心事悒怏、只是吃酒、被灌得酩酊大醉、太尉起身走了進去、歌姬也齊時進來了、只留下任生、正在椅子上打盹、忽然四五个壯士、走到面前、不繇分說、將任生綑縛起來、任生

此時醉中不知好歹，口裡胡言亂語，沒个清頭，早被眾人擡放一張臥榻上，一个壯士，拔出風也似一把快刀來，任生此時正是

命如五鼓啣山月、　身似三更油盡燈、

看官，你道若是要結果任生性命，這也是太尉家慣做的事，況且任生造下罪業不小，除之亦不爲過，何必將酒誘他在內室了，然後動手，元來不是殺他，那處法寔是希罕，只見拏刀的壯士，褪下任生腰褲，將左手扯他的陽物出來，右手颼的一刀割下，隨即剔出雙腎，任生昏暈之中，叫聲阿呀，痛極暈絕，那壯士

即將神効止疼生肌的敷藥、敷在傷處、放了任生、細縛緊閉房門而出、這幾个壯士是誰、乃是平日內裡所用閹工、專與內相淨身的、太尉怪任生淫污了他的姬妾、又平日喜歡他知趣着人、不要徑自除他、故此分付這些閹工、把來閹割了、因是閹割的見不得風、故引入內裡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蠶室、正是此意、太尉又分付如法調治他、不得傷命、飲食之類務要加意、任生疼得十死九生、還虧調理有方、得以不死、明知太尉洞曉前事、下此毒手、忍氣吞聲、沒處申訴、且喜留得性命、過了十來日、勉強掙扎起來、討些

湯來洗面但見下頦上微微幾莖髭鬚盡脫在盆內急取鏡來照時儼然成了一个太監之相看那小肚之下結起一个大疤這一條行淫之具已丟向東洋大海裡去了任生摸了一摸淚如雨下有詩爲証

昔日花叢多快樂　今朝獨坐悶無聊
始知裙帶爲衣食　也要生來有福消

任君用自被閹割之後楊太尉見了便帶笑容越加待得他殷勤索性時時引他到內室中與妻妾雜坐宴飲耍笑蓋爲他身無此物不必顧忌正好把來做玩笑之具了起初瑤月築玉等人見與他有一手者

時時說起舊情還十分憐念他卻而今沒蛇得弄中看不中吃要求無幹任生對這些舊人道自太尉歸來我只道今生與你們永無相會之日了豈知今日時時可以相會卻做了個無用之物空嚥唾津可憐可憐自此任生十日到有九日在太尉內院希得出外又兼頦淨鬚髯太監[illegible]羞臉怕見熟人一發不敢到街上閒走平時極往來得密的方務德也有半年不見他面務德曾到太尉府中探問乃太尉分付過的盡說道他死了一日太尉帶了姬妾出游相國寺任生隨在裡頭偶然獨自走至大悲閣下恰恰與方務

德撞見、務德看去、模樣雖像任生、却已臉皮改變、又聞得有已死之說、心裡躊躇不敢上前相認、走了開去、任生却認得是務德不差、連忙呼道、務德務德、你爲何不認我故人了、務德方曉得真是任生、走來相揖、任生一見故友、手握着手、不覺嗚咽流淚、務德問他許久不見、及有甚傷心之事、任生道、小弟不才遭變、一言難盡、遂把前後始末之事、細述一遍、道一時狂興、豈知受禍如此、痛哭不止、務德道、你受用太過、（至理語）故折罰至此、已成往事、不必追悔、今後只宜出來相尋同輩、消遣過日、任生聽了、可復與友朋相見、貪戀

餘生、苟延旦夕罷了、務德大加嗟嘆而別、後來打聽任生辟辟不快、不久竟死于太尉府中、這是行淫的結果、方務德每見少年好色之人、即舉任君用之事以爲戒、看官聽說、那血氣未定後生們、固當謹愼、就是太尉雖然下這等毒手、畢竟心愛姬妾被他弄過了、此亦是富貴人多蓄婦女之鑒、

堪笑纍垂一肉具、　喜者奪來怒削去、
寄語少年漁色人、　大身勿受小身累、

一詩笑楊太尉云

削去淫根淫已過　　尚留殘質共婆娑、

譬如宮女尋菴尹　一棍多情奈若何

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

錯調情賈母詈女　誤告狀孫郎得妻

詩曰

婦女輕自縊　就裏別貞淫
若非能審處　枉自命歸陰

話說婦人短見，往往沒奈何了，便自輕[illegible]死之事，惟婦人極多，然有死得有用的，有[illegible]的、湖廣黃州蘄水縣有一個女子陳氏，年[illegible]與周世文爲妻，世文年紀，更小似陳氏兩歲，未知房室之事，其母馬氏，是個寡婦，却是好風月淫濫之人，先與姦夫蔡鳳鳴私通，後來索性贅他入室，作做晚夫、

慾心未足、還要喫一看二、有個方外僧人、性凡善能養龜廣有春方、也與他搭上了、蔡鳳鳴正要學些抽添之法、借些藥力幇襯、並不喫醋撚酸、反與僧人一路宜淫、曉夜無度、有那媳婦陳氏在面前歪動、一來得眼、二來也帶些羞慚、要一網兒他在裏頭、況且馬氏中年了、那兩個姦夫、見了少艾女子、分外動火、巴不得到一到手、三人合伴、百計來哄誘他、陳氏只是不從、婆婆馬氏怪他不肯學樣、羞他道、看你獨造了貞節牌坊不成、先是毒罵、漸加痛打、蔡鳳鳴假意旁邊相勸、便就捏捏、撮撮撩撩撥撥他、陳氏一頭受打一頭

口裏亂罵鳳鳴道、蹊婆婆自打、不干你這野賊事、不要你來勸得、婆婆道、不知好歹的賊貨、必要打你肯順隨了纔住、陳氏道、撩得打死、决難從命、奈鳳鳴越勢抱住道、乖乖、偏要你從命、不捨得打你、馬氏也來相幇、扯袴搴腿、蛋要奸他、怎當得陳氏亂顛亂滾、兩個人用力、只好挑得他身子住、那裏有闕空、湊得着（此中人語）道兒行房、原來世間強姦之說、元是說不通的、落得馬氏費壞了些氣力、恨毒不過、狠打了一場罷、陳氏受這一番作踐、氣忿不過、跑回到自己家裏、哭訴父親陳東陽、那陳東陽是个市井小人、不曉道理的、

女子以順爲正此事則可稱賢乎

不指望幫助女兒、反說道不該逆着婆婆、凡事隨順些、自不討打、陳氏曉得分理不清的、丟了轉來、一心只要自盡、家裏還有一个太婆、年紀八十五了、最是疼他的、陳氏對太婆道、媳婦做不得這樣狗彘的事、討一條死路罷、不得伏侍你老人家了、却是我决不（烈哉可畏）空死、我决來要兩个同去、（可憐）太婆道、我曉得你是个守志的女子、不肯跟他們孤做、却是人身難得、快不要起這念頭、陳氏主意已定、恐怕太婆老人家婆兒氣、又或者來防閑着他、假意道、既是太婆勸我、我只得且忍着過去、是夜在房、竟自縊死、死得兩日、馬氏

鬟問取湯淋牝、正要上床與蔡鳳鳴快活、忽然一陣冷風過處、見陳氏拖出舌頭尺餘、當面走來、叫聲不好了、媳婦來了、驀然倒地、叫喚不醒、蔡鳳鳴看見、嚇得魂不附體、連夜逃走英山地方、思要躲過、不想心慌不擇路、走脫了力、次日發寒發熱、日發譫語、不上幾日也死了、眼見得必是陳氏活拿了去、此時是六月天氣、起初陳氏死時、婆婆恨他、不曾收殮、今見顯報如此、隣里喧傳、爭到周家來看、那陳氏停屍在低簷草屋中、烈日炎蒸、面色如生、毫不變動、說起他死得可憐、無不垂淚、又見惡姑姦夫俱死、又無不拍手

稱快有許多好事儒生爲文的爲文作傳的作傳備了牲禮多來祭奠呈明上司替他立起祠堂後來察院采風奏知　朝廷建坊旌表爲烈婦果應着馬氏獨造牌坊之讖這个謚夙可不是夙得有用的了

蓮花出水　不染泥淤
均之一死　唾罵在姑

湖廣又有承天府景陵縣一个人家有姑嫂兩人姑未嫁出嫂也未成房尚多是女子共居一个小樓上樓後有別家房屋一所被火焚過餘下一塊老大空地積久爲人堆聚糞穢之場因此樓牆後窗直見街

女子官情
事就吃虧
了

道二女閑空就到窗邊看街上行人往來光景有陸家一個學生朝夕在這街上經過貌甚韶秀二女年俱二八情慾已動見了多次未免妄想起來便兩相私語道這个標緻小官不知是那一家的若得與他同宿一晚死也甘心正說話間恰好有个賣糖的小厮喚做四兒敲着鑼在那里後頭走來姑嫂兩人多是與他賣糖厮熟的樓窗內把手一招四兒就挑着担走轉向前門來叫道姑娘們買糖姑嫂多走下樓來與他買了些糖便對他道我問你一句說話方才在你前頭走的小官是那一家的四兒道可是那坐

得齊整的麽、二女道、正是、四兒道、這个是錢朝奉家哥子、二女道、爲何日日在這條街上走來走去、四兒道、他到學堂中去讀書、姑娘問他怎的、二女笑道、不怎的、我們看見問問着、四兒年紀雖小、到是點頭會意的人、曉得二女有些心動、便道姑娘喜歡這哥子我替你們傳情、叫他來耍耍、何如、二女有些羞縮、多紅了臉、半晌方纔道、你怎麽叫得他來、四兒道、這哥子在書房中、我時常挑担去賣糖、極是熟的、他心性好不風月、說了兩位姑娘好情、他巴不得在裏頭的、只是門前不好來得、却怎麽處、二女笑道、只他肯來

是合該[illegible]若一[illegible]節遇出[illegible]

我自有處。四兒道：包管我去約得來。二女就在汗巾裏解下一串錢來，遞與四兒道：與你買菓子吃，煩你去約他一約，只叫他在後邊糞場上，走到樓窗下來，我們在樓上窗裏抛下一个布兜，兜他上來就是。四兒道：這等我去說與他知道了，討了回音來復兩位姑娘。三个多是孩子家，不知甚麼利害，歡歡喜喜各自散去。四兒走到書房來尋錢小官，撞着他不在書房，不曾說得。走來回復，把鑼敲得響，二女即出來問。四兒便說未得見他的話。二女苦央他再去一番，千萬等个回信。四兒去了一會，又走來道：偏生今日他

不在書房中，待走到他家裏去與他說，二女又千叮萬囑道，不可忘了。似此來去了兩番，對門有一個老（是老人圓）兒姓程，年紀七十來歲，終日坐在門前一隻櫈上朦朧着雙眼看人往來，見那賣糖的四兒在對門這家去了又來，頻敲糖鑼，那裏頭兩個女人但是敲鑼就走出來與他交頭附耳，想道若只是買糖一次便了，（終是閱歷世情熟透）（了）為何這等廝纏，裏頭必有緣故。跟着四兒到僻淨處，便一把扯住問道，對門這兩个女兒托你做些甚麼私事，你實對我說了，我與你菓兒吃。四兒道，不做甚麼事。程老兒道，你不說，我只不放你。四兒道，老人家

休纏我、我自要去尋錢家小哥。程老兒道、想是他兩个與那小官有情、故此叫你去麼。四兒被纏不過、只得把實情說了。程老兒帶着笑說道、這等今夜若來、就成事了。四兒道、却不怎的。程老兒笑嘻嘻的扯着四兒道、好對你說、作成了我罷。（老的不死）四兒拍手大笑道、他是女兒家、喜歡他小官、要你老人家做甚麼。程老兒道、我老則老、興趣還高。我黑夜裏、坐在布兜內上去了、不怕他們推了我出來、那時臨老入花叢、我之願也。四兒道、這是我哄他兩个了、我做不得這事。程老兒道、你若依着我、我明日與你一件衣服穿、若不依

我我去對他家家主說了還要拿你這小猴子去羅佈唄四兒有些着忙了道老爹爹果有此意只要重賞我我便假說是錢小官送了你上樓罷程老兒便伸手腰間錢袋內摸出一塊銀子來約有一錢五六分重遞與四兒道你且先拿了這些須去明日再與你衣服四兒千歡萬喜果然不到錢家去竟謅一个謊走來回復二女道說與錢小官了等天黑就來二女喜之不勝停當了布疋等他一團春興誰知程老兒老不識死想要剪綹四兒丕來回了他話他就獃獃等着日晚家裏人叫他進去吃晚飯他回說我今

夜有夜宵去人、不來吃了、磕磕撞撞、撞到糞塲邊來、走至樓窗下面、咳嗽一聲、時已天黑、不辨色了、兩女聽得人声向窗外一看、但見黑魆魆一个人影、料道是那話來了、急把布來與人捏緊了一頭、放將中段下去、程老兒見布下來了、即兜在屁股上坐好、樓上見布中已重、知是有人、扯將起去、那程老兒老年的人、身軀乾枯、著不甚重、二女趁着與高同力一扯、扯到窗邊、正要伸手扶他、樓中火光照出窗外、却是一个白頭老人、吃了一驚、手臂索軟、布扯不牢、一个失手、程老兒早已頭輕脚重、跌下去了、二女慌忙把布

收進，顚篤篤的關了儱意，一場掃興，不在話下。次日程老兒家兒家主夜晚不回，又不知在那一家宿了，分頭去親眷家問，沒个踪跡。忽見糞場牆邊，一个人死在那裏，認着衣服，正是程翁。報至家裏，兒子每奔看着，不知其故，只道是老人家脚蹉，自跌死了的，一齊哭着，扛擡回去。一面開喪入殮，家裏嚷做一堆。那賣糖的四兒還不曉得緣故，指望討夜來信息，希冀衣服，莽莽走來，聽見裏面聲喧，進去看看，只見程老兒直挺挺的倘在板上，心裏明知是昨夜做出來的，不勝傷感，點頭嘆息。程家人看見了道，昨夜晚上替

吃晚飯時、正見主翁同這個小厮在那裡唧噥些甚麼、想是牽他到那處去、今日却死在牆邊、那廟又不是街路、死得蹺蹊、這小厮必定知情、衆人齊來一把拿住道、你不實說、活活打死你纔住、四兒慌了、只得把昨日的事一一說了道、我只曉得這些緣故、以後去到那裡、怎麽死了、我實不知、程家兒子們聽了這話道、雖是我家老子老沒志氣、牽頭是你、這條性命斷送在你身上、干你不得、就把四兒縛住、送到官司告理、四兒到官、把首尾一十一五說了、事情干連着二女、免不得出牌行提二女、見說曉得要出醜了、雙

雙縊死樓上、只爲一時沒正經、不曾做得一點事、葬送了三條性命、這个縊死、可不是死得沒用的了

二美屬目　瞻瞻戀童
老翁夙孽　彼此兇終

小子而今說一个縊死的只因一吊到吊出許多妙事來正是

失馬未爲禍　其間自有緣
不因俱錯認　怎得兩團圓

話說吳淞地方、有一个小官人、姓孫、也是儒家子弟、年方十七、姿容甚美、臨鄰三四家、有一寡婦、姓方、嫁

與賈家。先年其夫亡故。止生得一个女兒。名喚閏娘也是十七歲。貌美出群。只因家無男子。止是娘女兩個過活。顧得一个秃小厮使喚。無人少力。免不得出頭露面。隣舍家个个看見的。人人稱美。孫小官自是讀書之人。又年紀相當。時時撞着。兩下眉來眼去。各自有心。只是方媽媽做人刁鑽。心性兒暴。不是好惹的人。拘管女兒。甚是嚴緊。日裡只在面前。未晚就收拾女兒到房裡去了。雖是賈閏娘有這个孫郎在肚裡。只好空自躊躇。孫小官恰像經布一般。不時往來他門首。只丟得个眼熱。再無便處下手。幸喜得方媽

此語敢自討念

媽見了孫小官、心裡也自愛他一分的、時常留他吃茶、與他閑話、笑做通家子弟、還得頻來走走、捉空與閨娘說得句把話、閨娘恐怕娘疑心、也不敢十分兜攬、似此多時、孫小官心痒難熬、沒個計策、一日賈閨娘穿了淡紅掛子、在窗前刺繡、孫小官走來、看見無人、便又把語言撩他、賈閨娘提防娘瞧着、只不答應、孫小官不離左右的、踅了好兩次、賈閨娘只怕露出破綻、輕輕的道、青天白日只管人面前來晃做甚麼、孫小官聽得、只得走了去、思量道、適間所言、甚爲有意、教我青天白日不要來晃、敢是要我夜晚些來、或

有个機會、也不見得等到傍晚、又走來賈家門首呆呆立着見賈家門已閉了、忽聽得呀的一響開將出來、孫小官未知是那个且畧把身子退後、望把門開處、走出一个人來、影影看去、正是着淡紅掛子的、孫小官喜得了不得連忙尾來、只見走入坑厠裡去了、孫小官也跳進去、攔腰抱住道、親親姐姐、我被你想殺了、你叫我日裡不要來、今已晚了、你怎生打發我、（此說性情性情）那个人啐了一口道、小入娘賊你認做那個哩、元來不是賈閏娘、是他母親方媽媽、為晚了、到坑厠上收拾馬子、問是女兒換下掛子在那里、他就穿了出來

孫小官一心想着賈閏娘、又見衣服是日裡的打扮、娘女們身分必定有些廝像、眼花撩亂、認錯了、直等聽得聲音、方知是差訛、打个失驚、不要命的、一道煙跑了去、方媽媽吃了一場沒意思、氣得顫抖抖的、提了馬子回來、想着道、適才小猢猻的言語、甚有蹺蹊、必是女兒與他做下了、有甚麼約會、認錯了我、故作此行徑、不必說得、一忿之氣、走進房來、對女兒道、孫家小猢猻在外頭、叫你快出去、賈閏娘不知一些清頭、說道甚麼孫家李家、却來叫我、方媽媽道、你這臭淫精約他來的、還要假撇清、賈閏娘叫起屈來道、那

里說起我好端端坐在這里、知與誰有約來、把這等話厮污我、方媽媽道方纔我走出去、那小猢猻急急趕來口口叫姐姐、不是認做了你這臭淫婦麽、做了這樣醜態人、不如死了罷、賈閏娘沒口得分剖、大哭道、可不是寃殺我、我那知他這些事躰來、方媽媽道你渾身是口、也洗不清、平日不調得喉慣、沒些事躰他怎敢來動手動脚、方媽媽平日本是難相處的人、就碎聒得一个不了不休、賈閏娘欲待辨來、往常心裡本是有他的、虛心病、說不出强話、欲待不辨來、其實不曾與他有勾當、委是寃屈、思量一轉、淚如泉湧

道、以此一番防範越嚴、他走來也無面目、這因緣料不能勾了、况我當不得這擦刮、受不得這腌臢、不如死了、與他結个來生緣罷、哭了半夜、趁着方媽媽炒駡興闌、精神疲倦、昏昏熟睡、輕輕床上起來、將東屋的汗巾、懸梁高弔、正是

未得野鴛交頸　且做羚羊挂角

且說方媽媽一覺睡醒、天已大明、口裡還哰哰叨叨、說昨夜的事、帶着駡道、只會引老公招漢子、這時候還不起來、挺着屍做甚麽、一頭訴聒、一頭穿衣服、靜悄悄不見有人聲響、嚷道、索性不見則聲、還嫌我激

娘的多嘴哩、夾着氣蠱、跳下床來、擡頭一看、正見女兒挂着、好似打鞦韆的模樣、叫聲不好了、連忙解了下來、早已滿口白沫、鼻下無氣了、方媽媽又驚又苦、又懊悔、一面抱來放倒在床上、搥胸跌脚的哭起來、哭了一會、狠的一聲道、這多是孫家那小入娘賊害了他性命、更待干罷、必要尋他來抵償出這口氣、又想道、若是小入娘賊、得知了這个消息、必定躲過我、且趂着未張揚時、去賺得他來、留住了、當官告他、不怕他飛到天外去、忙叫禿小厮來、不與他說明、只敎去請孫小官來講話、孫小官正想着昨夜之事、好生

可對

沒意思聞知方媽媽請他一發心裏縮縮朒朒起來道怎到反來請我敢怕要發作我麽却又是平日往來的不好推辭得只得含着些羞慚之色隨着禿小厮來到見了方媽媽方媽媽撮起笑容來道小哥夜來好莽撞敢是認做我小女麽孫小官面孔通紅半晌不敢答應方媽媽道吾家與你家門當戶對你若喜歡着我女兒只消明對我說一絲爲定便可成事何必做那鼠竊狗偷沒道理的勾當孫小官聽了這一片好言不知是詐喜之不勝道多蒙媽媽厚情待小子去備些薄意央个媒人來說方媽媽道這个且

從容、我既以口許了你、你且進房來與小女相會一相會、再去央媒也未遲、孫小官正像尼姑菴裡賣卵袋巴不得要的、歡天喜地、隨了方媽媽進去、方媽媽到得房門邊、推他一把道、在這裡頭、你自進去、孫小官、冐冐失失踹脚進了房、方媽媽隨把房門拽上了、鏁的一聲、下了鎖、隔着板障大聲罵道、孫家小猢猻聽着、你害我女兒弔死了、今挺屍在床上、交付你看守着、我到官去告你因奸致死、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孫小官初時見關了門、正有些慌忙道、不知何意、及聽得這些說話、方曉得是方媽媽因女兒死了、賺他

来討命、看那床上、果有个死人倘着、老大驚惶、却是門見已鎖、要出去又無別路、在裏頭哭告道、媽媽、是我不是、且不要經官、放我出來再商量着、門外悄沒人廝、元來方媽媽叫禿小廝跟着、已去告訴了地方到縣間遞狀去了、孫小官自是小小年紀、不曾驚過甚麽事體、見了這个光景、豈不慌怕、思量道、丢出這人命事來、非同小可、我這番定是死了、嘆口氣道、就死也罷、只是我雖承奶奶相盻好情、不曾沾得半分實味、今却爲我而死、我免不得一死償他、無端的兩條性命、可不是前緣前世欠下的業債麽、看着賈閏

性爲情

此番所爲此時之想亦新

娘屍骸，不覺傷心大哭道，我的姐姐，昨日還是活潑潑與我說話的，怎今日就是這樣了，却害着我，正傷感間，一眼覷那賈閏娘時，

雙眸雖閉，一貌猶生，嫋嫋腰肢，如不舞的迎風楊柳，亭亭態度，像不動的出水芙蕖，宛然美女獨眠時，只少才郎同伴宿，

孫小官見賈閏娘顏面如生，可憐可愛，將自己的臉偎着他臉上，又把口嗚嘬一番，將手去摸摸肌膚身軀，還是和軟的，不覺興動起來，心裏想道，生前不曾沾着滋味，今旁無一人，落得任我所爲，我且解他的

衣服開來、雖是死的、也弄他一下、還此心願、不枉把性命賠他、就揭開了外邊衫子、與裙子、把褲子解了帶扭、褪將下來、露出雪白也似兩腿、看那牝處、尚自光潔無毛、真是

陰溝渥丹　火齊欲吐

兩腿中間、兀自氣騰騰的、孫小官按不住慾心如火、騰的跳上身去、分開兩股、將鐵一般硬的玉莖、對着牝門、用些唾津潤了、夫將進去、抽拽起來、嘴對着嘴、恣意親咂、只見賈閏娘口鼻中漸漸有些氣息、喉中咯咯聲響、元來起初放下時、被汗巾勒住了氣、一時

不得回轉心頭溫和原不曾死方媽媽性子不好一看見死了就耐不得只思報仇害人一下子奔了出去不曾仔細解救今得孫小官在身軀上騰那氣便活動口鼻之間又接着眞陽之氣漸漸的甦醒轉來孫小官見有些奇異反驚得不敢胡動跳下身來忙把賈閏娘款款扶起閏娘得這一起胸口痰落忽地叫聲哎呀早把雙眼朦朧閃開看見是孫小官扶着他便道我莫不是夢裡麼孫小官道姐姐你險些害殺我也閏娘道我媽媽（這問要緊）在那裡了你到得這里孫小官道你家媽媽道你死了哄我到此反鎖着門當官

（真天假之緣也）

害我夫了、不想姐姐却得重醒轉來、而今媽媽求來房門又鎖得好好的、可不是天叫我兩个、成就好事了、閨娘道、昨夜受媽媽炒聒不過、拚着性命、誰知今日重活、又得見哥哥在此、只當另是一世人了、孫小官抱住、要雲雨、閨娘羞阻道、媽媽昨日發些事躰、尚且百般醜罵、若今日知道與哥哥有些甚麼、一發了不得、孫小官道、這是你媽媽自家請我上門的、須怪不得別人、況且姐姐你適纔未醒之時、我已先做了點點事了、而今不必推掉得、閨娘見說、自看身躰上、纔覺得裙袴俱開、陰中生楚、已知着了他手、忍、忍、[illegible]、

是心愛的人有何不情愿只算任憑他舞弄孫小官重整旗槍兩下交戰起來

一個朦朧初醒一个熱鬧重興烈火乾柴正是相逢對手疾風暴雨還饒未慣嬌姿不怕臙脂垣聽喜的是房門靜閉何須牽線合妙在那覿面成交兩意濃時好似渴中新得水一番樂處真爲死去再還魂

兩人無拘無管盡情盡意樂了一番閏娘道你道孃（畢竟道）媽回家來見了却怎麽孫小官道我兩人已成了事你媽媽來家推也推我不出去縱他怎麽譏誚他總

着你我在這裡的兩人情投意合讙愛無盡也只讓媽媽就來誰知到了天晚還不見回閨娘自在房裡取着火種到廚房中做飯與孫小官吃孫小官也幫着相幫動手已宛然似夫妻一般至晚媽媽竟不來家兩人索性放開肚腸一床一卧相偎相抱睡了自不見有這樣凑趣幫襯的事那怕方媽媽住在外邊過了年回來這廂不題且說方媽媽這日哄着孫小官鎖禁在房了一徑到縣前來叫屈縣官喚進審問方媽媽口訴因奸致死人命事情縣官不信道你們吳中風俗不好婦女刁潑必是你女兒病死了想要

衙門人皆兩人之恩人也

圖賴隣里的、方媽媽說女兒不從繼承奸夫現獲在家、只求差人押小婦人到家便可扭來登堂究問、如有虛誑、情愿受罪、縣官見他說得的確、就叫个吏典將紙筆責了口詞、准發該房出牌行拘、方媽媽終是个女流、被衙門中刁難、要長要短的、許得不耐煩、纔與他差得个差人出來、差人又一時不肯起身、纏着要錢、羈絆住身子、轉眼已是兩三日、方得同了差人來到自家門首、方媽媽心裏道、不誆一出門、擔閣了這些時、那小猢猻不要說急死、餓也該餓得零丁、了、先請公差到堂屋裡坐下、一面將了鑰匙去開房

說得新

門只聽得裡邊笑語聲響心下疑惑道這小猢猻在裡頭却和那个說話忙開進去擡眼看時只見兩个人並肩而坐正在那裡知心知意的商量方媽媽驚得把雙眼一擦看着女兒道你幾時又活了孫小官笑道多承把一个死令愛交我相伴而今我設法一个活令愛還了這个人是我的了方媽媽呆了半晌開口不得思量沒收場只得拗曲作直說道誰叫你私下通奸我已告在官了孫小官道我不曾通奸是你鎖我在房裡的當官我也不怕方媽媽正有些沒擺佈處心下躊躇早有了支分公差外邊公差每集

燥道怎麽進去不出來了、打發我們回復官人去、方媽媽只得走出來、把實情告訴公差道、起初小女實是縊死了、故此告這狀、不想小女仍復得活、而今怎生去回得官人便好、公差變起臉來道、隔大的天潑你扱出扱入的、人命重情、告了狀、又說是不死、你家老子做官、也說不通、誰教你告這樣謊狀、方媽媽道人命不實、姦情是真、我也不爲虛情、有煩替我帶人到官、我自會說、就把孫小官交付與公差、孫小官道我須不是自家走來的、况且人又不曾死、不犯甚麽事、要我到官何幹、公差道、這不是這樣說、你牌上有

名、有理沒理、你自見官分辨、不干我們事、我們來一番、須與我們差使錢去、孫小官道、我身子被這裡媽媽鎖住、餓了幾日、而今攃得見官、那裡有使用、但憑媽媽怎樣罷了、當下方媽媽反輸一帖、只得安排酒飯款待了公差、公差還要連閏娘帶去、方媽媽求免女兒出官、公差道、起初說是奸的、也少不得要相驗屍首、而今是個活的、怎好不見得官、賈閏娘聞知、說道、我要出醜、我不如仍舊縊死了罷、方媽媽沒奈何、苦苦央及公差、公差做好做歉了一番、又送了東西、公差方肯住手、只帶了孫小官同原告方媽媽到官

回復縣官先叫方媽媽問道你且說女兒怎麽樣死的方媽媽因是女兒不曾死頭一句就不好答應只得說爺爺女兒其實不曾死縣官道不死怎生就告人因奸致死方媽媽道起初告狀時節是死的爺爺准得狀回去不想又活了縣官道有這樣胡說原說吳下婦人大多是一派虛情人不曾死就告人命好打方媽媽道人雖不死奸情寔是有的小婦人現獲正身在此縣官就叫孫小官上去問道方氏告你奸情是怎麽說孫小官道小人委實不曾有奸縣官道你方纔是那里拿出來的孫小官道在賈家房裡縣

官道可知是行姦被獲了、孫小官道、小人是方氏騙去鎖在房裡非小人自去的、如何是小人行姦縣官又問方媽媽道、你如何騙他到家方媽媽道、他與小婦人女兒有奸、小婦人知道了、罵了女兒一場、女兒當夜縊死所以小婦人哄他到家鎖住了、特來告狀、及至小婦人到得家裡、不想女兒已活、雙雙的住在房裡了幾日、這姦情一發不消說起了、孫小官道、小人與賈家女兒隣居、自幼相識、原不曾有一些甚麼事不知方氏與女兒有何話說、却致女兒上吊道是女兒死了、把小人哄到家裡、一把鎖鎖住、小人並不

妙語可聽

知其蹊、及至小人慌了、看看女兒屍首時、女兒忽然睜開雙目、依然活在床上、此時小人出來又出來不得、便做小人是鄉下惷魯男子時也、只索同這女兒住在裡頭了、不詎一住就是兩三日、却來拿小人到官、這不是小人自家走進去住在裡頭的、須怪小人不得、望爺爺詳情、縣官見說了、笑將起來道、這說的是真話、只是女兒今雖不死、起初自縊、必有隱情、孫小官道、這是他娘女自有相爭、小人却不知道、縣官叫方氏起來問道、且說你女兒爲何自縊、方媽媽道、方纔說過是與孫某有姦了、縣官道、怎見得他有姦、

拏姦要雙、你曾拏得他着麽、方媽媽道、他把小婦人認做了女兒、趕來把言語調戲、所以疑心他有姦、縣官笑道、疑心有姦、怎麽笑得奸、以前反未必有這事、是你疑錯了、以後再活轉來、同住這兩日夜、這就不可知、却是你自鎖他在房裏、成就他的、此莫非是他的姻緣了、況已死得活、世所罕有、當是天意、我看這孩子儀容可觀、說話伶俐、你把女兒嫁了他、這些多不消饒舌了、方媽媽道、小婦人原與他無仇、只為女兒死了、思量沒處出這口氣、要擺佈他、今女兒不死、小婦人已自悔多告了這狀了、只憑爺爺主張、縣官

大笑道、你若不出來告狀、女兒與女婿怎能勾先相會這兩三日、遂援筆判道、

孫郎賈女、貌若年當、疑姸非姸、認死不死、欲繫其鑽穴之身、反遂夫同衾之樂、似有天意、非屬人爲、宜效綢繆、以消怨曠、

判畢、令吏典讀與方媽媽孫小官聽了、俱各喜歡、兩兩拜謝而出、孫小官就去擇日行禮、與賈閨娘配爲夫婦、這段姻緣、分明在這一吊上成的、有詩爲証

姻緣分定不須忙　自有天公作主張、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五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六

王漁翁捨鏡崇三寶　白水僧盜物喪雙生

詩云

資財自有分定、貪謀枉費躊躇、
假使取非其物、定爲神鬼揶揄、

話說宋時淳熙年間、臨安府市民沈一、以賣酒營生、家住官巷口、開着一个大酒坊、又見西湖上生意好、在錢塘門外豐樓、買了一所庫房、開着一个大酒店、樓上臨湖玩景、游客往來不絕、沈一日裡在店裡監着酒工賣酒、傍晚方回家去、日逐營營、算計利息、好不興頭、一日正值春盡夏初、店裡吃酒的甚多、到晚

未歇、收拾不及、不回家去、就在店裡宿了、將及二鼓時分、忽地湖中有一大船、泊將攏岸、鼓吹喧闐、絲管交沸、有五个貴公子、各戴花帽、錦袍玉帶、挾同姬妾十數輩、徑到樓下、喚酒工過來、問道店主人何在、酒工道主人沈一、今日不回家去、正在此間、五客多喜道主人在此更好、快請相見、沈一出來見過了、五客道有好酒、只管拿出來、我每不虧你、沈一道小店酒頗有、但憑開量洪飲、請到樓上去坐、五客擁了歌童舞女、一齊登樓、暢飲更餘、店中百來罈酒、吃个罄盡算還酒錢、多是雪花白銀、沈一是个乖覺的人見了

不中便有異心

光景想道世間那有一樣打扮的五个貴人况他容止飄然多有仙氣只這用了無數的酒決不是凡人了必是五通神道無疑既到我店不可錯過了一點貪心忍不住向前跪拜道小人一生辛苦經紀甚是些微末利錢只勾度日不道十二分天幸得遇尊神真是夙世前緣有此遭際願求賜一場小富貴五客多笑道要與你些富貴也不難只是你所求何等事沈一叩頭道小人市井小輩別不指望只求多賜些金銀便了五客多笑着點頭道使得使得即叫一个黃巾力士聽使用力士向前聲喏五客內中一个爲

首的喚到近身附耳低言不知分付了些甚麽領命去了須臾回覆背上負一大布囊來擲于地五客教沈一來與他道此一囊金銀器皿盡以賞汝然須到家始看此處不可洩露沈一伸手去隔囊捏一捏得囊裡塊塊壘壘其聲鏗鏘大喜過望叩頭稱謝不止俄頃雞鳴五客率領姬妾上馬羅燭夾道其去如飛沈一一心裡快活不去再睡要馱回到家開看慮恐入城之際囊裡狼犺被城門上盤詰挐一个大鍾隔囊鎚擊而加蹴踏了使不開聲然後背在肩上急到家裡妻子還在牀上睡着未起沈一連聲喊道快

妙處在此

起來、快起來、我得一主橫財在這裡了、尋秤來與我秤秤看、妻子道、甚麼橫財、昨夜家中櫃裡頭異常響聲、疑心有賊、只得起來照看、不見甚麼、爲此一夜睡不着、至今未起、你且先去看看櫃裡着、再來尋秤不遲、沈一走去取了鑰匙、開櫃一看、那裡頭空空的了、元來沈一城內城外兩處酒坊、所用銅錫器皿家伙、與妻子金銀首飾、但是值錢的、多收拾在櫃內、而今一件也不見了、驚異道、奇怪、若是賊偷了去、爲何鎖都不開的、妻子見說櫃裡空了、大哭起來道、罷了罷了、一生辛苦、多沒有了、沈一道、不妨、且將神道昨夜所

賊指難證

賜來看看儘勾受用哩慌忙打開布袋來看時沈一驚得呆了說也好笑一件件拿出來看多是自家櫃裡東西只可惜被夜來那一頓跳踏多弄得歪的歪匾的匾不成一件家伙了沈一大叫道不好了不好了被這夥潑毛神作弄了妻子問其緣故乃說昨夜遇着五通神道求他賞賜金銀他與我這一布袋誰知多是自家屋裡東西叫个小鬼來搬去的妻子道爲何多打壞了沈一道這却是我怕東西很犺撞着城門上盤詰故此多敲打實落了那知有這樣　自家害着自家了沈一　夫妻氣得不耐煩重新與了

匠人、逐件置造過、反費了好些工食、不指望橫財、倒折了本、傳聞開去、做了笑話、況一好些時不敢出來見人、只因一念貪癡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侮弄如此、可見世上不是自家東西不要欺心貪他的、小子說一个欺心貪別人東西不得受用、反受顯報的一段話、與看官聽一聽、吟一吟、這些欺心要人的肚腸、有詩爲証、

異寶歸人定夙緣　豈容旁睨得垂涎
試看欺隱皆成禍　始信冥冥自有權

話說宋朝隆興年間、蜀中嘉州地方有一个漁翁姓

王名甲家住岷江之旁世代以捕魚為業每日與同妻子棹着小舟往來江上撒網施罟一日所得恰好供給一家這个漁翁雖然行業落在這裡頭了卻一心好善敬佛每將魚蝦市上去賣若勾了一日食用便肯將來布施與乞丐或是寺院裡打齋化飯禪堂中募化腐菜他不拘一文二文常自喜捨不吝他妻子見慣了的況是女流愈加信佛也自與他一心一意雖是生意淺薄不多大事沒有一日不捨兩文的一日正在江中棹舟忽然看見水底一物蕩漾不定恰像是个日頭的影一般火采閃爍射人眼目王甲

對妻子道、你看見麽、此下必有奇異、我和你設法取他起來、看是何物、遂教妻子理網、拽的一聲、撒將下去、不多時、掉轉船頭、牽將起來、看那網中光亮異常、笑道、是甚麽好物事呀、取上手看、却元來是面古鏡、周圍有八寸大小、雕鏤着龍鳳之文、又有篆書許多字、字形像符籙一般、俱識不出的、王甲與妻子看了道、聞得古鏡值錢、這个鏡雖不知值多少、必然也是件好東西、我和你且拏到家裡藏好、看有識者、纔取出來、與他看看、不要等閒褻瀆了、看官聽說、原來這鏡果是有來歷之物、乃是軒轅黃帝所造、採着日精

月華、按着奇門遁甲、揀取年月日時、下爐開鑄、上有金章寶篆、多是秘笈靈符、但此鏡所在之處、金銀財寶多來聚會、名爲聚寶之鏡、只爲王甲夫妻好善、也是夙世前緣、合該興旺、故此物出現、却得取了回家、自得此鏡之後、財物不求而至、在家裏掃地、也掃出金屑來、墾田也墾出銀窖來、船上去撒網、也牽起珍寶來、剖蚌也剖出明珠來、一日在江邊捕魚、只見灘上有兩件小白東西、趕來趕去、盤旋數番、急跳上岸、將衣襟兜住、却似蓮子兩大塊小石子、生得明淨瑩潔、光彩射人、甚是可愛、藏在袖裏、帶回家來、放在匣

中、是夜即夢見兩个白衣美女、自言是姊妹二人、特來隨侍、醒來想道必是二石子的精靈、可見是寶貝了、把來包好、結在衣帶上、隔得幾日、有一个波斯胡人、特來尋問、見了王甲道君身上有寶物、願求一看、王甲推道、沒甚寶物、胡人道、我遠望寶氣、在江邊、跟尋到此、知在君家、及見君走出、寶氣却在身上、千萬求看一看、不必瞞我、王甲曉得是个識寶的、身上取出與他看、胡人看了、嘖嘖道有緣得遇此寶、況是一雙、尤爲難得、不知可肯賣否、王甲道、我要他無用、得價也就賣了、胡人見說肯賣、不勝之喜、道此寶本沒

有定價、今我行囊止有三萬緡、盡數與君買了去罷、王甲道、吾無心得來、不識何物價錢、既不輕了、不敢論量、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胡人道、此名澄水石、放在水中、隨你渾水皆清、帶此泛海、即海水皆同湖水淡而可食、王甲道只如此、怎就值得許多、胡人道吾本國有寶池、內多奇寶、只是淤泥渾水、水中有毒、人下去的、起來無不即死、所以要取寶的、必用重價募着拚性命的下水、那人死了、還要養贍他一家、如今有了此石、只須帶在身邊、水多澄清、如同凡水、任從取寶、總無妨了、豈不值錢、王甲道這等只買一顆去

如此異物非有奇緣何以得遇

勾了。何必兩顆多要。便等我留下一顆也好。胡人道有个緣故。此寶形雖兩顆。氣實相聯。彼此相逐。纔是活物。可以長久。若折開兩處。用不多時。就枯槁無用。所以分不得的。王甲想胡人識貨。就取出前日的古鏡出來。求他賞識。胡人見了。合掌頂禮道。此非凡間之寶。其妙無量。連咱也不能盡知其用。必是世間大有福的人。方得有此。咱就有錢。也不敢買。只買此二寶去也勾了。此鏡好好藏着。不可輕覷了他。王甲依言。把鏡來藏好。遂與胡人成了交易。果將三萬緡買了二臼石去。王甲一時富足起來。然還未舍漁船生

皆以善心得報

活、一日天晚遇着風雨、掉船歸家、望見江南火把明亮、有人喚船求渡、其聲甚急、王甲料此時沒有別船、若不得渡、這些人須喫了苦、急急冒着風、掉過去載他、元來是兩个道士、一个穿黃衣、一个穿白衣、下在船裡了、撑過對岸、道士對王甲道、如今夜黑雨大、沒處投宿、得到宅上權歇一宵、實爲萬幸、王甲是个行善的人、便道、家裡雖蝸窄、尚有草榻、可以安寢、師父每不妨下顧的、遂把船拴好、同了兩道士到家裡來、分付妻子安排齋飯、兩道士苦辭道、不必賜飱、只求一宿、果然茶水多不喫、徑到一張竹床上、一鋪睡了、

兆首道

王甲夫妻夜裡睡覺、只聽得竹床栗喇有聲、撲的一響、像似甚重物跌下地來的光景、王甲夫妻猜道、莫不是客人跌下床來、然是人跌、沒有得這樣響聲、王甲疑心、暗裡走出來聽、兩道士宿處、寂然沒一些聲息、愈加奇怪、走轉房裡、尋出火種、點起个燈來、出外一照、叫聲阿也、元來竹床壓破、兩道士俱落在床底下、直挺挺的眠着、伸手去一摸、嚇得舌頭伸了出去、半个時辰縮不進來、你道怎麽、但見這兩个道士、

氷一般冷、石一樣堅、儼焉兩个皮囊、塊然一雙寶
體、黃黃白白、世間無此不成人、重重癡癡、路上非

斯難算客、

王甲叫妻子起來道說也希罕、兩个客人、不是生人、多變得硬硬的了、妻子道變了何物、王甲道、火光之下看不明白、不知是銅是錫、是金是銀、直待天明、纔知分曉、妻子道、這等會作怪通靈的、料不是銅錫東西、王甲道也是、漸漸天明、仔細一看、果然那穿黃的是个金人、那穿白的是一个銀人、約重有千百來斤、王甲夫妻驚喜非常、道此是天賜、只恐這等會變化的、必要走了、那裡去急急去買了一二十簍山炭、歸家熾煽起來、把來銷鎔了、但見黃的是精金、白的是

窮神到了

紋銀、王甲前此日逐有意外之得、已是漸饒又賣了二石子、得了一大主錢、今又有了這許多金銀、一發瓶滿甕滿、幾間破屋、沒放處了、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雖然有了許多東西、也不想去起造房屋、也不想去置買田產、但把漁家之事、閣起不去弄了、只是安守過日、尚且無時無刻、沒有橫財到手、又不消去做得生意、兩年之間、富得當不得、卻只是夫妻兩口、要這些家私、竟沒用處、自己反覺多得不耐煩起來、心裡有些惶懼不安、與妻子商量道、我家自從祖上到今、只是以漁釣爲生計、一日所得極多、有了百錢再

（如此乃足知止之人不宜賫去而賣）

沒去處了、今我每自得了這寶鏡、動不動上千上萬、不消經求、憑空飛到、夢裡也是不打點的、我每且自思量着、我與你本是何等之人、驟然有這等非常富貴、只恐怕天理不容、况我每粗衣淡飯、便自過日、要這許多來何用、今若留着這寶鏡在家、只有得增添起來、我想天地之寶、不該久留在身邊、自取罪業、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禪院捨在聖像上、做了圓光、永做了佛家供養、也盡了我每一片心、也結了我每一个緣、豈不爲美、妻子道、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况我每如時識務正該如此、于是兩个志志誠誠、喫了

僧何識聚寶

十來日齋同到寺裡、獻此寶鏡、寺裡住持僧法輪問知來意、不勝賛嘆道、此乃檀越大福田事、王甲央他寫成意旨、就使邀集合寺僧眾、做一个三月夜的道場、辦齋糧、施襯錢、費過了數十兩銀錢、道場已畢、王甲即將寶鏡交付住持法輪、作別而歸、法輪久已知得王甲家裡此鏡聚寶、乃謙詞推托道、這件物事、天下至寶、神明所惜、檀越肯將來施作佛供、自是檀越結緣、吾僧家何敢與其事、檀越自奉着置在三寶之前、頂禮而去就是了、貧僧不去沾手、王甲夫妻依言親自把寶鏡安放佛頂後面停當、拜了四拜、別了法

輪、自回去了、誰知這個法輪、是個奸狡有餘的僧人、明知這鏡是至寶、王甲鉅富、皆因於此、見說肯捨在佛寺、已有心貪他的了、又恐怕日後翻悔、原來取去、所以故意說个不敢沾手、他日好賴王甲去後、就取將下來、密喚一个絕巧的鑄鏡匠人、照着形模、另鑄起一面來、鑄成與這面寶鏡、分毫無異、隨你識貨的人、也分別不出的、法輪重謝了匠人、敎他謹言、隨將新鑄之鏡、裝在佛座、將真的換去藏好了、那法輪自得此鏡之後、金銀財物、不求自至、悉如王甲這兩年的光景、以致衣鉢充牣、買祠部度牒度的僮奴多至

三百餘人、寺刹興旺、富不可言、王甲回去、却便一日衰敗一日起來、元來人家要窮、是不打緊的、不消得盜劫火燒、只消有出無進、七顛八倒、做事不着、算計不就、不知不覺的、漸漸消耗了、況且王甲起初財物、原是來得容易的、慷慨用費、不在心上、好似沒底的吊桶一般、只管漏了出去、不想寶鏡不在手裡、更沒有得來蹤、一用一空、只勾有兩年光景、把一個大財主、仍舊弄做個漁翁身分、一些也沒有了、俗語說得好、

寧可無了有、　不可有了無

自此有此悔

終是善心人

王甲潑天家事弄得精光思量道我當初本是窮人只為得了寶鏡以致日遇橫財如此富厚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自然日長夜大那裡得个窮來無福消受却沒要緊的舍在白水寺中了而今這寺裡好生興旺却教我仍受貧窮這是那里說起的事夫妻兩个互相埋怨道當初是甚主意怎不阻當一聲王甲道而今也好處我每又不是賣絕與他是白白捨去供養的今把實情去告訴住持長老原取了來家這須是我家的舊物他也不肯不得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等我每照舊豐富之後多出些施贈莊嚴三寶

起來、也不爲失信行了、妻子道、說得極是、爲甚麽睁着眼看别人富貴、自己受窮、作急去取了來、不可遲了、商議已定、明日王甲徑到峩眉山白水禪院中來、昔日輕施重寳、是个慷慨有量之人、今朝重想舊踪、無非窮促無聊之計、一般樞趣、貧富不同、總是登臨苦樂頓別。

且說王甲見了住持法輪、說起爲捨鏡傾家、日前無奈、只得來求還原物、王甲口裡雖說、還怕法輪有些甚麽推故、不匡法輪見說、毫無難色、欣然道、此原是君家之物、今日來取、理之當然、小僧前日所以毫不

好說凡今之爲作爲僧者者皆如是耳

與事、正爲後來必有重取之日、小僧何苦又在裡頭經手、小僧出家人、只這个色身尚非我有、何况外物乎、但恐早晚之間有些不測、或被小人偷盗去了、難爲檀越好情、見不得檀越金面、今得物歸其主、小僧睡夢也安、何敢吝惜、遂分付香積厨中辦齋管待了王甲已畢、却令王甲自上佛座、取了寳鏡下來、王甲捧在手中、反覆仔細轉看、認是舊物宛然、一些也無疑心、等閒家裡來、與妻子看過、十分珍重、收藏起了、指望一似前日財物水一般湧來、豈知一些也不靈驗、依然貧困、時常拿出鏡子來看看光彩、如舊毫不

濟事，嘆道，敢是我福氣已過，連寶鏡也不靈了。夢裡也不道是假的。有改字陳朔駙馬詩爲証，

鏡與財俱去，鏡歸財不歸，
無復珍奇影，空留明月輝。

王甲雖然寶藏鏡子，仍舊貧窮，那白水禪院只管一日興似一日，外人聞得的，盡疑心道，必然原鏡還在僧處，所以如此，起先那鑄鏡匠人打造時節，只說寺中住持無非有祿造鏡，不知其中就裡，今見人議論，說出王家有鏡聚寶，捨在寺中，被寺僧偷過，致得王家貧窮，寺中興富，一段緣繇，匠人纔省得前日的事，

未免對人告訴出來、聞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了、却是王甲有了一鏡、雖知其假、那從證據、不好再向寺中爭論得、只得吞聲忍氣、自恨命薄、妻子叫神叫佛、冤屈無申、沒計奈何、法輪自謂得計、道是沒有盡藏的、安然享用了、看官、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到反便宜、沒个公道了、怎知

量大福亦大、　機深禍亦深、

法輪用了心機、藏了別人的寶鏡、自發了家、天理不容、自然生出事端來、漢嘉來了一个提點刑獄使者、姓渾、名擢、是个　貪之人、聞得白水寺僧十分富厚、

是賣呂祖攢頭者

可不及求王家者與之

已自動了狽涎、後來察聽、聞知有鏡聚寶之説、想道、一个僧家、要他上萬上千不爲難事、只是萬千也有盡時、况且動人眼目、何如要了他這鏡、這些財富、盡跟了我走、豈不是無窮之利、亦且只是一件物事、甚爲穩便、當下差了一个心腹吏典、叫得朱喜、特來白水禪院、問住持要借寶鏡一看、只一句話、正中了法輪的心病、如何應承得、回吏典道、好交提控得知、幾年前有个施主、曾將古鏡一面、捨在佛頂上、久、已、討回、、去、了小寺中那得有甚麽寶鏡、萬望提控回言一聲、朱喜道、提點相公坐名要問這寶鏡、必是知道些

甚麼來歷的、今如何回得他、法輪道、委實沒有、叫小僧如何生得出來、宋喜道、就是恁地時、在下也不敢回話、須討嗔怪、法輪曉得他作難、寺裡有的是銀子、將出十兩來、送與吏典道、是必有煩提控回一回、些小薄意、勿嫌輕鮮、宋喜見了銀子、千歡萬喜道、既承感情、好歹替你回一回去、法輪送吏典出了門、回自轉來、與親信的一个行者真空商量道、此鏡乃我寺發蹟之本、豈可輕易露白、放得在別人家去的、不見王家的樣麼、況是官府來借他不還了、沒處叫得撞天屈、又是瞞着別人家的東西、明白告訴人不得的

事、如今只是緊緊藏着推个没有、隨他要得急府、做些銀子不着、買求罷了、真空道、這个自然、怎麽好輕與得他、隨他要了多少物事、只要留得這寶貝在、不愁他的、師徒兩个、愈加謹密不題、且說吏典宋喜去回渾提點相公的話、提點大怒道、俗家直恁無狀、吾上司官取一物、輒敢抗拒不肯、宋喜道、他不是不肯、說道原不曾有、提點道、胡說、吾訪得真實在這里是一个姓王的富人、捨與寺中、他却將來换過、把假的還了本人、真的還在他處、怎說没有、必定你受了他賄賂、替他解說、如取不來、連你也是一頓好打、來

喜慌了道待莫典再去與他說、必要取來就是、提點道、快去快去、没有鏡子、不要思量來見我、宋喜唯唯而出、又到白水禪院來見住持說提點相公必要鏡子、連在下也被他焦燥得不耐煩、而今没有鏡子、莫想去見得他、法輪道前日已奉告過、委實還了施主家了、而今還那裡再有、宋喜道、相公說得丁一卯二的、道有姓王的施主、捨在寺中、以後來取、你把假的還了他、真的自藏了、不知那裡訪問在肚裡的、怎好把此話回得他、法輪道此皆左近之人、見小寺有两貫浮財、氣苦眼熱、造出些無端說話、宋喜道、而今說

如此宦官自然有門路方法

不得了、他起了風火不得要下些順院沒有鏡子、須得送些甚麽與他、纔熄得這火、法輪道、除了鏡子、隨分要多少、敝寺也還出得起、小僧不敢吝、憑提控怎麽分付、宋喜道、若要周全這事、依在下見識、須得與他千金、纔打得他倒、法輪道、千金也好處、只是如何送去、宋喜道、這多在我、我自有送進的門路方法、法輪道、只求停妥得、不來再要便好、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內取出千金、交與宋喜、明白、又與三十兩、另謝了宋喜、宋喜將的去、又藏起了二百、止將八百送進提點衙內、禀道、僧家實無此鏡、備些鏡價在此、宋喜心

裡道量便是寶鏡也未必值得許多、可以罷了、提點見了銀子、雖然也動火的、却想道、有了聚寶的東西、這七八百兩只當毫毛、有甚希罕、叵耐這賊秃、你想是欺心賴別人的、怎任你手裡了、就不捨得拏出來、而今只是推說沒有、又不好奈何得、心生一計道、我須是刑獄重情衙門、我只把這幾百兩銀做了贓物、坐他一个私通賄賂、夤緣刑獄、汚衊官府的罪名、拏他來敲打、不怕不敲打得出來、當下將銀八百兩封貯庫內、即差下兩个公人、竟到白水禪院拏犯法住持僧人法輪、法輪見了公人來到、曉得別無他事、不

過賣說一椿前件來受分付行者真空道、提點衙門來拏我、我別無詞訟干連、料沒甚事、他無非生端詐取寶鏡、我只索去見一見、看他怎麼說話、我也講个明白、他住了手、也不見得、前日未提捨送了這些去、想是嫌少、掙得再添上兩倍、是也有數、你須把那話藏好些、一發露形不得了、真空道、師父放心、師父到衙門要甚使用、只管來取、至於那話、我一面將來藏在人尋不到的去處、隨你甚麼人來、只不認帳罷了、法輪道就是拍了我名來要、你也決不可說是有的、兩下約定、好管待兩个公人、又重謝了差使錢了兩

个公人各各歡喜、法輪自恃有錢、不怕官府、挺身同了公人竟到提點衙門來、渾提點升堂、見了法輪、變起臉來拍案大怒道、我是生死衙門、你這秃賊、怎麽將着重賄營謀其事、見獲贓銀在庫、中間必有隱情、快快招來、法輪道、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鏡子、小寺没有鏡子、吏典教小僧把銀子來准的、提點道、多是一刻胡說、那有這个道理、必是買囑私情、不打不招、喝叫皂隷拖翻、將法輪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收在監中了、提點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詞哄他、要說鏡子的下落、法輪咬定牙關、只說没有鏡子、寧可要銀

偶付史是好對

子去與我徒弟說、再奉些送他、賠我去罷、朱喜道他只是要鏡子不知可是將些銀子完得事體的、待我先討个消息、再商量、朱喜把和尚的口詞問了、提點提點道、與他熟商量、料不肯拏出來、就是敲打他也無奈我想他這鏡子無非只在寺中、我如今密地差人把寺閙了、只說貪取犯法贓物、把他家資盡數抄將出來、簡驗一過、那怕鏡子不在裡頭、就分付吏典朱喜管押着四个公差、速行此事、朱喜受過和尚好處的、便將把此意通知法輪、法輪心裡思量道、來時曾囑付行者、行者說把鏡子藏在密處、料必搜尋不

着家貲也不好盡抵沒了我的遂對宋喜道鏡子原是沒有任憑箱匣中搜索也不妨只求提控照管一二有小徒在彼不要把家計東西乘機散失了便是提控用全處小僧出去另有厚報宋喜道這个當得効力別了法輪一同公差到白水禪院中來不在話下且說白水禪院行者真空原是个少年風流淫浪的僧人又且本房饒富儘可憑他撒漫只是一向礙着住持師父自家像不得意目前見師父官提了去正中下懷好不自繇自在俗語云偷得爺錢沒使處平日結識的私情相交的表子沒一處不把東西來

又有收人在後節

亂撦亂用。費掉了好些過了。又偷將來各處寄頓下。自做私房。不計其數。猛地思量道。師父一時出來。須要查算。卻不決撒。況且根究鏡子起來。我未免不也纏在裡頭。目下趁師父不在。何不捲擄了這偌多家財。連鏡子多帶在身邊了。星夜逃去他州外府。養起頭髮來。做了俗人。快活他下半世。豈不是好。算計已定。連夜把箱籠中細軟值錢的。併疊起來。做了兩担。次日自己挑了一担。僱人挑了一担。衆人面前只說到州裡救師父去。竟出山門去了。去後一日。宋喜纔押同四个公差來到寺。說要搜簡住持僧房之意。寺

僧回說本房師父在官、行者也出去了、止有空房在此、公差道、說不得我們奉上司明文、搜簡違法贓物、那管人在不在、打進去便了、當即毀門而入、在房內一看、裡面止是些粗重家火、椅桌狼犺、空箱空籠、並不見有甚麼細軟貴重的東西了、就將房裡地皮翻了轉來、也不見有甚麼鏡子在那裡、宋喜道、住持師父叮囑、我教不要散失了他的東西、今房裡空空、却是怎麼呢、合寺僧衆多道、本房行者不過出去看師父消息、爲甚把房中搬得恁空、敢怕是乘机走了、四个公差見不是頭、曉得没甚大生意、且把遺下的破

是非自作之孽

衣舊服、則捲擄在、身邊了、問衆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結狀、一同宋喜來回覆提點、提點大怒道、這些禿驢、這等奸猾、分明抗拒我、私下教徒弟逃去了、有甚難見處、立時提出法輪、又加一頓臭打、那法輪本在深山中做住持、富足受用的僧人、何曾喫過這樣苦、今監禁得不耐煩、指望折些銀子、早晚得脫、見說徒弟逃走、家私已空、心裡已此苦楚、更是一番毒打、真个雪上加霜、怎經得起、到得監中、不勝狼狽、當晚氣絕、提點得知死了、方才歇手、眼見得法輪欺心盜了別人的寶物、受此果報、有詩為証

贋鏡偷將寶鏡充、翻令施主受貧窮
今朝財散人離處、四大元來本是空

且說行者真空、偷竊了住持東西、逃出山門、且不顧師父目前死活、一徑打點他方去享用、把目前寄頓在別人家的物事、多討了擡來、同寺中帶出去的、放做一處、雇起一輛大車、裝載行李、顧个脚夫推了、前走、看官你道住持偌大家私、況且金銀體重、豈是一車載得盡的、不知宋時盡行官鈔、又叫得紙幣、又叫得官會子、一貫止是一張紙、就有十萬貫、止是十萬張紙、甚是輕便、那住持固然有金銀財寶、這个紙鈔

元自有了幾十萬所以携帶不難行者身邊藏了寶鏡押了車輛穿山越嶺待往黎州而去到得竹公溪頭忽見大霧漫天尋路不出一个金甲神人閃將出來

軀長丈許面有威容身披鎖子黃金手執方天畫戟

大聲喝道那里走還我寶鏡來驚得那推車的人丟了車子跑回舊路只恨爺娘不生得四隻腳不顧行者死活一道煙走了那行者也不及來照管車子慌了手腳帶着寶鏡只是望前亂竄走入林子深處忽

可惜不見貪快很深如何

到底很便宜

地起陣狂風，一个斑斕猛虎跳將出來，照頭一撲，把行者拖的去了。眼見得眞空欺心盜了師父的物件，害了師父的性命，受此果報。有詩爲證。

盜竊原爲非分財，況兼寶鏡鬼神猜。
早知虎口應難免，何不安心守舊來。

再說漁翁王甲，討還寺中寶鏡，藏在家裡，仍舊貧窮。又見寺中日加興旺，外人紛紛議論，已曉得和尚欺心謀賴，沒處告訴。他是个善人，只自家怨悵命薄。夫妻兩个說着寶鏡在家時節，許多妙處，時時嘆恨而已。一日，夫妻兩个同得一夢，見一金甲神人，分付道，

你家寶鏡今在竹公溪頭可去收拾了回家兩人醒來各述其夢王甲道此乃我們心裏想着所以做夢妻子道想着做夢也或有之不該兩个相同敢是我們還有些造化故神明有此警報既有地方的便到那裡去尋一尋看也好王甲次日問着竹公溪路徑穿山度嶺走到溪頭只見一輛車子倒在地上內有無數物件金銀釵幣約莫有數十萬光景左右一看並無人影想道此一公無主之物莫非是天賜我的麼夢中說寶鏡在此敢怕也在裡頭把車內逐一簡過不見有鏡子又在前後地下草中四處尋遍也多

不見笑道、鏡子雖不得見、這一套富貴、也勾我下半世了、不如趁早取了他去、省得有人來、登起車來推到路口、顧一腳夫推了、一直到家裡來、對妻子道、多蒙神明指點、去到溪口尋寶鏡、寶鏡雖不得見、却見這一車物事在那裡、等了一會、並沒个人來、多管是天賜我的、故取了家來、妻子當下簡看、盡多是金銀寶物、一一收拾、安頓停當、夫妻兩人、不勝之喜、只是疑心道、夢裡原說寶鏡、今雖得此橫財、不見寶鏡影踪、却是何故、還該到那裡仔細一尋、王甲道、不然、我便明日再去走一遭、到了晚間、復得一夢、仍舊是个

金甲神人來說道、王甲、你不必疑心、此鏡乃神天之寶、因你夫妻好善、故使暫出人間、作成你一段富貴、也是你的前緣、不想兩入奸僧之手、今奸僧多已受報、此鏡仍歸天上去矣、你不要再妄想、昨日一車之物、原即是寶鏡所聚的東西、所以仍歸于你、你只堅心好善、就這些也享用不盡了、蹶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王甲逐句記得明白、一一對妻子說了、知天意也不去尋鏡子了、夫妻享有寺中之物、儘勾豐足、仍舊做了嘉陵富翁、此乃好善之報、亦是他命中應有之財、不可強也、

休慕他人富貴　命中所有方真
若要貪圖非分　試看兩个僧人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

疊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顯靈

詩曰

窮渺神奇事、　文人多寓言、
其間應有實　豈必盡虛玄

話說世間稗官野史中、多有紀載那遇神遇仙遇鬼遇怪情慾相感之事、其間多有偶因所感、撰造出來的、如牛僧孺周秦行紀、道是僧孺落第時、遇着薄太后、見了許多異代本朝妃嬪美人、如戚夫人、齊潘妃、楊貴妃、昭君、綠珠、詩詞唱和、又得昭君伴寢、許多怪誕的話、却乃是李德裕與牛僧孺有不解之讐、教門

客韋瓘作此計誣着他、只說是他自己做的、中懷不臣之心、妄言汚衊妃后、要坐他族滅之罪、這个記中事、縱可不是一些影也沒有的了、又有那后土夫人傳、說是韋安道遇着后土之神、到家做了新婦、被父母疑心是妖魅、請明崇儼行五雷天心正法、遣他不去、後來父母教安道自央他去、只得去了、却要安道隨行、安道到他去處、看見五嶽四瀆之神、多來朝他、又召天后之靈、囑他予安道官職錢鈔、安道歸來、果見天后傳令洛陽城中訪韋安道、與他做魏王府長史、賜錢五百萬、說得有枝有葉、元來也是借此譏着

天启的、後來宋太宗好文、太平興國年間、命史官編集從來小說、以類分載、名爲太平廣記、不論真的假的、一總收拾在內、議論的道上、自神祇仙子、下及昆虫草木、無不受了淫褻汙點、道是其中之事、大略是不可信的、不知天下的事、纔有假便有真、那神仙鬼怪固然有假托的、也原自有真實的、未可執了一个見識、道總是虛妄的事、只看太平廣記以後許多記載之書、中間儘多遇神遇鬼的、說得的的確確、難道盡是假托出來不成、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蔡林屋所記遼陽海神一節、乃是千真萬真的、蓋是林屋先在

京師、京師與遼陽相近、就聞得人說有个商人遇着海神的說話、半疑半信、後見遼東一个僉憲、一个總兵、到京師來、兩人一樣說話、說得詳細、方信其實也還只曉得在遼的事、以後的事不明白、直到林星做了南京翰林苑孔目、撞着這人來遊雨花臺林星知道了、着人邀請他來相會、特問這話、方說得始末根由、備備細細、林星叙述他覿面自己說的話、作成此傳、無一句不真的、方知從古來有這樣事的、不盡是虛誕了、說話的、畢竟那个人是甚麼人、那个事怎麼樣起、看官聽小子據着傳文敷演出來、正是

怪事難拘理、明神亦賦情、
不知精爽質、何以戀凡生、

話說徽州商人姓程、名宰、表字士賢、是彼處漁村大姓、世代儒門、少時多曾習讀詩書、却是徽州風俗、以商賈爲第一等生業、科第反在次着、正德初年、與兄程寀、將了數千金、到遼陽地方爲商、販賣人參松子貂皮東珠之類、往來數年、但到處必定失了便宜、耗折了資本、再沒一番做得着、徽人因是專重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屬、只看你所得歸來的利息多少爲重輕、得利多的

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的、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求名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程宰弟兄兩人因是做折了本錢、怕歸來受人笑話、羞慚慘沮、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思量還鄉去了、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賈的、在遼陽開着大鋪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慣做商的、熟于帳目、出入盤筭本利、這些本事、是商賈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無本錢、就有人出些束修請下了他、專掌帳目、徽州人稱爲二朝奉、兄弟兩人日裡只在鋪內掌帳、晚間却在自賃的下處歇宿、那下處一帶兩間、兄弟各駐一間、只隔得中間一

桌依壁、住在裡頭就像客店一般湫隘、有甚快活、也是沒奈何了、勉強度日、如此過了數年、那年是戊寅年秋間了、邊方地土、天氣早寒、一日晚間風雨暴作、程宰與兄各自在一間房中擁被在床、想要就枕、因是寒氣逼人、程宰不能成寐、翻來覆去、不覺思念家鄉起來、只得重復穿了衣服、坐在床裡、浩嘆數聲、自想如此淒涼情狀、不如早死了到乾淨、此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正在黑暗中苦挨着寒冷、忽地一室之中豁然明朗、照耀如同白日、室中器物之類纖毫皆見、程宰心裡疑惑、又覺異香撲鼻、氤氳滿室、毫無風

無聊之況
此刻尚未

雨之聲頃然和暖如江南二三月的氣候起來程宰越加驚愕自想道莫非在夢境中了不免走出外邊看是如何他原披衣服在身上的就跳下床來走到門邊開出去看只見外邊陰黑風雨寒冷得不可當慌忙迸了進來纔把門閉上又是先前光景滿室明朗別是一般境界程宰道此必是怪異心裡慌怕不敢移動腳步只在床上高聲大叫其兄程寀止隔得一層壁隨你喊破了喉嚨莫想答應一聲程宰着了急沒奈何了只得鑽在被裡把被連頭盖了撒得緊緊向裡壁睡着圖得个眼睛不看見憑他怎麽樣了

之類去大
內也

却是心裡明白耳朶裡聽得出的遠遠的似有車馬喧闐之聲空中管絃金石音樂迭奏自東南方而來看看相近須臾之間已進房中程宰輕輕放開被角露出眼睛偷看只見三个美婦人朱顔綠鬢明眸皓齒冠帔盛飾有像世間圖畫上后妃的打扮渾身上下金翠珠玉光采奪目容色風度一个个如天上仙人絕不似凡間模樣年紀多只可二十餘歲光景前後侍女無數盡皆韶麗非常各有執事自分行列但見

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璽或

秉燭花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奉盤匜或擎如意或舉殽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陳音樂

雖然紛紜雜沓仍自嚴肅整齊只此一室之中隨從何止數百說話的你錯了這一間空房能有多大容得這幾百人若一个个在這扇房門裡丟將進來走也走他一兩个更次擠也要擠坍了看官不是這話列位曾見維摩經上的說話麽那維摩居士止方丈之室乃有諸天皆在室內又容得十萬八千獅子坐雖道是地方着得去無非是法相神通今程宰一室

真[illegible]大士物通融之

有限那光明境界無盡無垠一面鏡子能有多大內中也着了無盡物像這只是个現相所以容得數百个人一時齊在面前原不是從門裡一个兩个進來的閒話休絮且表正事那三个美人內中一个更覺齊整些的走到床邊將程宰身上撫摩一過隨即開嬌聲吐出　語微微笑道果然雖熱了麼吾非是有害于人的[illegible]郎君有夙緣特來相就不必見疑且吾已到此萬無去理郎君便高呼大叫必無人聽見枉自苦耳不如作速起來與吾相見程宰聽罷心裡想道這等靈變光景非是神仙即是鬼怪他若要擺佈着

我我便不起來、這被頭裡、豈是躱得過的、他既說是有夙緣、或者無害、也不見得、我且起來見他、看是怎地、遂一轂轆跳將起來、走下卧床、整一整衣襟、跪在地下道、程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迎迓、罪合萬死、伏乞矜憐、美人急將纖纖玉手、一把攙將起來道、你休懼怕、且與我同坐着、挽着程宰之手、雙雙南面坐下、那兩个美人、一个向西、一个向東、相對侍坐、坐定、東西兩美人道、今夕之會、數非偶然、不要自生疑慮、即命侍女設酒進饌、品物珍美、生平目中所未曾睹、纔一舉筯、心胸頓爽、美人又命取紅玉蓮花

天人滿坐酒品更佳[illegible]

巵進酒巵形絕大可容酒一升程宰素不善酌竭力推辭不飲美人笑道郎怕醉麽此非人間麯糵所醞不是吃了迷性的多飲不妨手舉一巵親奉程宰程宰不過意只到接了到口那酒味甘芳却又爽滑滑冽毫不粘滯雖醴泉甘露的滋味有所不及程宰覺得好吃不覺一巵俱盡美人又笑道郎信吾否一連又進數巵三美人皆陪飲程宰越吃越清爽精神頓開略無醉意每進一巵侍女們八音齊奏音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身道夜已向深郎與夫人可以就寢矣隨起身褰帷拂枕登

被鋪床、向南面坐的美人告去、其餘侍女、一同隨散、眼前凡百具器、霎時不見、門戶皆閉、又不知打從那裡去了、當下止剩得同坐的美人一个、挽着程宰道、衆人已散、我與郎解衣睡罷、程宰私自想道、我這床上布衾草褥、怎麽好與這樣美人同睡的、舉眼一看、只見枕衾帳褥盡皆換過、錦繡珍奇、一些也不是舊時的了、程宰雖是有些驚惶、却已神魂飛越、心裡不知如何纔好、只得一同解衣登床、美人卸了簪珥、徐徐解開髻髮、綰綰摠結起一窩絲來、那髮又長又黑、光明可鑑、脫下裡衣、肌膚瑩潔、滑若凝脂、側身相就

可倦得此

程宰湯着、遍體酥麻了、真个是

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雲雨初交、流丹浹藉、若遠若近、宛轉嬌怯、儼如處子、含苞初拆、

程宰客中荒凉、不意得了此味、真个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實出望外、喜之如狂、美人也自愛着程宰、枕上對他說、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世上人着便怕、惹人憎惡、我非此類、郎慎勿疑、我得與郎相遇、雖不能大有益於郎、亦可使郎身躰康健、資用豐足、倘有患難之處、亦可出小力周全、但不可漏洩風聲、就是至親如兄、亦慎勿使知道、能守吾戒、自

入牝知甚矣

今以後便當恒奉枕席、不敢有廢、若一有漏言、不要說我不能來、就有大禍臨身、吾也救不得你了、慎之、慎之、程宰開言甚喜、合掌罰誓道、某本凡賤、誤蒙真仙厚德、雖粉骨碎身、不能爲報、既承法言、敢不銘心、倘違所言、九死無悔、誓畢、美人大喜、將手來勾着程宰之頸、說道、我不是仙人、實海神也、與郎有夙緣甚久、故來相就耳、語話纏綿、恩愛萬狀、不覺鄰雞已報曉二次、美人攬衣起道、吾今去了、夜當復來、郎君自愛、說罷、又見昨夜東西坐的兩个美人、與衆侍女、齊到床前、口裡多稱賀喜夫人郎君、美人走下床來就

有恭家火的侍女各將梳洗應用的物件伏侍梳洗罷仍帶簪珥冠帔一一如昨夜光景美人執着程宰之手叮嚀再四不可漏泄徘徊眷戀不忍捨去衆女簇擁而行尚回顧不止人間夫婦無此愛厚程宰也下了床穿了衣服佇立細看如痴似呆歡喜依戀之態不能自禁轉眼間室中寂然一無所見看那門窗還是昨日閉得好好的回頭再看房內但見

土坑上鋪一帶荆笆蘆蓆中拖一條布被欹頹牆角堆零星幾塊煤煙坍塌地爐擺缺綻一行餅鑪渾如古廟無香火一似牢房不潔清

程宰恍然自失道、莫非是做夢麽、定睛一想、想那飲食笑語、以及交合之狀、盟誓之言、歷歷有據、絕非是夢寐之境、肚裡又喜又疑、頃刻間、天已大明、程宰思量道、吾且到哥哥房中去看一看、莫非夜來事體、他有些聽得麽、走到間壁、叫聲阿哥、程寀正在床上起來、看見了程宰、大驚道、你今日面上神彩異常、不似平日光景、甚麽緣故、程宰心裡躊躇道、莫非果有些甚麽怪樣、惹他們疑心、只得假意說道、我與你時乖運蹇、失張失志、落魄在此、歸家無期、昨夜暴冷、愁苦的當不得、展轉悲嘆、一夜不曾合眼、阿哥必然聽見

的、有甚麼好處、却說我神彩異常起來、程寀道、我這苦冷、又想着家鄉、通夕不寐、聽你房中、靜悄悄地不聞一些聲響、我怪道你這樣睡得熟、何曾有愁嘆之聲、却說道个話、程寀見哥哥說了、曉得哥哥不曾聽見夜來的事了、心中放下了趷路、等程寀梳洗了、一同到鋪裡來、那鋪裏的人見了程宰、沒一个不吃驚道、怎地今日程宰哥面上這等光彩、程寀對兄弟笑道、我說麼、程宰只做不曉得、不來接口、却心裡也自覺神思清爽、肌肉潤澤、比平日不仝、暗暗快活、惟恐他不再來了、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剛纔傍晚、就

回到下處，托言腹痛，把門倘閉，靜坐虔想，等待消息。到得街鼓初動，房內忽然明亮起來，一如昨夜的光景。程宰顒盼間，但見一對香爐前導，美人已到面前。侍女止是數人，儀從之類，稀少，適那侍坐的兩个美人也不來了。美人見程宰嘿坐相等，笑道：郎果有心如此。但須始終如一，方好。即命侍女設饌進酒，歡謔笑談，更比昨日熱分親熱了許多。須臾徹席就寢，侍女俱散。程宰看床褥並不曾見有人去鋪設，又復錦繡重疊。程宰心忖道：床上雖然如此，地下塵埃狼藉，且看是怎麼樣的。纔一起念，只見滿地多是錦裀鋪襯，

毫無寸隙了、是夜兩人綢繆好合、愈加親狎、依舊雞鳴兩度、起來梳粧而去、此後人定即來、雞鳴即去、率以爲常、竟無虛夕、每來必言語喧鬧、音樂鏗鏘、兄房只隔層壁、到底影響不聞、也不知是何法術如此、自此情愛愈篤、程宰心裏想要甚麽物件、即刻就有、極其神速、一日偶思閩中鮮荔枝、即有帶葉百餘顆、香味珍美、顏色新鮮、恰像樹上纔摘下的、又說此味只有江南楊梅可以相匹、便有楊梅一枝、墜于面前、枝上有二萬餘顆、甘美異常、此時已是深冬、況此二物皆不是北地所産、不知何自得來、又一夕談及鸚鵡、

只夜間如此已不可

程宰道、聞得說有白的、惜不曾見、纔說罷、更有幾隻鸚鵡、飛舞將來、白的五色的多有、或誦佛經、或歌詩賦、多是中土官話、一日程宰在市上、看見大商將寶石二顆來賣、名為硬紅、色若桃花、大似拇指、索價百金、程宰夜間與美人說起、口中嘖嘖稱為罕見、美人撫掌大笑道、郎如此眼光淺、真是夏虫不可語冰、我教你看着、說罷、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餘的、明珠有如鷄卵的、五色寶石有大如栲栳的、光豔奪目、不可正視、程宰左顧右盼、應接不暇、須臾之間、盡皆不見、程宰自思、我夜間無欲不遂、如此受用、日裡仍是人

賀夜何多想為

粘說妙論

家傭工、美人那知我心事來、遂把往年貿易耗折了數千金、以致流落于此、告訴一遍、不勝嗟嘆、美人又撫掌大笑道、正在歡會時、忽然想着這樣俗事來、何乃不脫灑如此、雖然、這是郎的本業、也不要怪你、我再教你看一个光景、說罷、金銀滿前、從地上直堆至屋梁邊、不計其數、美人指着問程宰道、你可要麼、程宰是個做商人的、見了偌多金銀、怎不動火、心熱口饞、支手舞腳、却待要取、美人將筋去饌椀內夾肉一塊、擲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麼、程宰道、此是他肉、怎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銀道、此亦是他、

物豈可取爲巳有若目前取了些也無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禍世人爲取了不該得的東西後來加倍喪去的或連身子不保的何止一人一事我豈恐以此誤你你若要金銀你可自去經營吾當指點路徑暗暗助你這便使得程宰道只這樣也好了其時是巳卯初夏有販藥材到遼東的諸藥多賣盡獨有黄栢大黄兩味賣不去各剩下千來斤此是賤物所值不多那賣藥的見無人買只思量丟下去了美人對程宰道你可去買了他的有大利錢在裡頭程宰去問一問價錢那賣的巳不得脫了曉得些

就罷了程宰深信美人之言料必不差身邊積有傭工銀十來兩盡數買了他的歸來搬到下處哥子程寀看見纍纍堆堆偌多東西却是兩味草藥問知是十多兩銀子買的大駡道你敢失心風了將了有用的銀子置這樣無用的東西雖然買得賤這偌多幾時脫得手去討得本利到手有這樣失算的事誰知隔不多日遼東疫癘盛作二藥各鋪多賣缺了一時價錢騰貴起來程宰所有多得了好價賣得罄盡共賣了五百餘兩程寀不知就裡只說是兄弟偶然造化到了做着了這一時生意大加欣羨道倖不可屢

彷彿人意恐假之意

僥、今既有了本錢該圖些傍實的利息、不可造次了、程宰自有主意只不說破、過了幾日、有个荊州商人、販綵段到遼東的、途中遭雨濕黰、多發了斑點、一疋也沒有顏色完好的、荊商日夜啼哭、恐賣不去、只要有人提手便可成交、價錢甚是將就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个又該做了、程宰罄將前日所得五百兩銀子、買了他五百疋、荊商大喜而去、程寀見了道、我說你癡騃、前日不意中得了些非分之財、今日就倒竈了、這些綵段全靠顏色、顏色好時、頭二兩一疋、還有便宜、而今斑斑點點、那个要他、這五百兩不撩在水

裡了、似此做生意幾能勾挣得好日回家、說罷大慟、衆商輩中知得這事、也有惜他的、也有笑他的、誰知時運到了、自然生出巧來、程宰頓放綠段不上一月、江西寧王宸濠造反、殺了巡撫孫公、副使許公、謀要順流而下、破安慶、取南京、僭寶位、東南一時震動、朝廷急調邉兵南討、飛檄到來、急如星火、軍中戎裝旗幟之類、多要整齊、限在頃刻、這個邉地上、那裡立地有這許多段疋、一時間價錢騰貴起來、只買得有就是好、也不論程宰所買這些斑斑點點的、盡多得了三倍的好價錢、這一番除了本錢五百兩、分外是

疋、撰了千金、庚辰秋間、又有蘇州商人販布三萬疋到遼陽、陸續賣去、已有二萬三四千疋了、剩下麄些的、還有六千多疋、忽然家信到來、母親病了、急要奔喪回去、美人又對程宰道、這件事、又該做了、程宰兩番得利、心知靈驗、急急去尋他討價、那蘇商先賣去的得利已多了、今止是餘剩、况歸心已急、只要一發賣、便照原來價錢也罷、程宰遂把千金盡數買了他這六千多疋、囤來、明年辛巳三月　武宗皇帝駕崩、天下人多要戴著國喪、遼東遠在塞外、地不產布、人人要穿白衣、一時那討得許多布來、一疋粗布就賣

得七八錢銀子，程宰這六千疋，又賣了三四千兩，如此事體，遂着便做，做來便希奇古怪，得利非常，記不得許多，四五年間，展轉弄了五七萬兩，比昔年所折的，到多了幾十倍了，正是

人棄我堪取　奇贏自可居
雖然神暗助　不得浪貪圖

且說遼東起初聞得江西寧王反叛，人心危駭，流傳訛言，紛紛不一，有的說在南京登基了，有的說兵過兩淮了，有的說過了臨淸到德州了，一日幾番說話也不知那句是眞，那句是假，程宰心念家鄉，切近，頗

不自安、私下問美人道、那反叛的到底如何、美人微笑道、真天子自在湖湘之間、與他甚麽相干、他自要討死吃、故如此猖狂、不日就擒了、不足爲慮、此是七月下旬的說、再過月餘、報到、果然被南贛巡撫王陽明擒了解京、程宰見美人說天子在湖湘、恐怕江南又有戰爭之事、心中仍舊懼怕、再問美人、美人道、不妨不妨、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只在一二年了、後來　嘉靖自湖廣興藩入繼大統、海內安寧、悉如美人之言、到嘉靖甲申年間、美人與程宰往來、已是七載、兩情繾綣、猶如一日、程宰囊中幸已豐

妻子也該吃醋

富未免思念故鄉起來一夕對美人道某離家已二十年了一向因本錢耗折回去不得今蒙大造囊資豐饒已過所望意欲暫與家兄歸到鄉里一見妻子便當即來多不過一年之期就好到此永奉歡笑不知可否美人聽罷不覺驚嘆道數年之好止于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我不得伏侍左右了歔欷泣下悲不自勝程宰大駭道某暫時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豈敢有負恩私美人乃說此斷頭話美人哭道大數當然彼此做不得主郎適發此言便是數當永訣了言猶未已前日初次來的東西二美人及諸侍

經曰欲界諸天不妨有偶如此亦情何以爲神

女儐從之類、一時皆集、音樂競奏、盛設酒筵、美人自起酌酒相勸、追敘往時初會與數年情愛、每說一句、嗄咽難勝、程宰大聲號慟、自悔失言、恨不得將身投地、將頭撞壁、兩情依依、不能相捨、諸女前來稟白道、大數已終、法駕齊備、速請夫人登途、不必過傷了、美人執着程宰之手、一頭垂淚、一頭分付道、你有三大難、今將近了、時時宜自警省、至期吾自來相救、過了此後終身吉利、壽至九九、吾當在蓬萊三島等你來（如此何必悲傷爲）續前緣、你自宜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吾與你身雖將遠行、一舉一動吾必曉得（也要防就備）萬一做了歹事、

以致墮落、犯了天條、吾也無可周全了、後會迢遙、勉之勉之、叮寧了又叮寧、何止十來番、程宰此時神志俱喪、說不出一句話、只好唯唯應承、蘇蘇落淚而已、

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與生離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須臾鄰雞群唱、侍女催促訣別啟行、美人還回頭顧盼了三四番、方纔寂然一無所見、但有蟀蟋悲鳴、孤燈半滅、淒風蕭颯、鐵馬玎璫、曙星東升、銀河西轉、頃刻之間、已如隔世、

程宰不勝哀痛、望着空中、禁不住的號哭起來、纔發得聲、哥子程寀隔房早已聽見、不像前番隨你閙壁翻天覆地、摠不知道的、哥子聞得兄弟哭聲、慌忙起來問其緣故、程宰支吾道、無過是思想家鄉口裏還說聲音還是悽咽的、程宰道、一向流落、歸去不得、今這幾年來、生意做得着、手頭饒裕、要歸不難、爲何反哭得這等悲切起來、從來不曾見你如此、想必有甚傷心之事、休得瞞我、程宰被哥子說破、曉得瞞不住、只得把昔年遇合美人、夜夜的受用、及生意所以做得着、以致豐富、皆出美人之助、從頭至尾、述了一遍、

兄之拜拜共相助豐篤耳

程宰驚異不已，望空禮拜，明日與客商伴裡說了，遼陽城內外沒一个不傳說程士賢遇海神的奇話。程宰自此終日鬱鬱不樂（眞是兩樣），猶如喪偶一般（且守房妻），與哥子商量，收拾南歸。其時有个叔父在大同做衛經歷，程宰有好幾時不相見了，想道，今番歸家，不知幾時又到得北邊，須趁此便打那邊走一遭，看叔叔一看去。先打發行李貲囊，付托哥子程寀監押，從潞河下在船內，沿途等候着他。他自己却顧了一个牲口，繇京師出居庸關，到大同地方，見了叔父，一家骨肉，久別相聚，未免留連幾日，不得動身。晚上睡去，夢見美人走來

催促道禍事到了、還不快走程宰記得臨別之言、慌忙向叔文告行、叔文又置酒餞別、直到將晚、方出得大同城門、時已天黑、程宰道、想是前途趕不上多少路程了、不如就在城外且安宿了一晚、明日早行、睡到三鼓、夢中美人又來催道、快走、快走、大難就到、略遲脫不去了、程宰當時驚醒、不管天早天晚、騎了牲口、已走了四五里路、只聽得砲聲連響、回頭看那城外時、火光燭天、照耀如同白日、元來是大同軍變、且道如何是大同軍變、大同參將賈鑑、不給軍士行糧、軍士鼓譟、殺了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出榜招安、

方得平、靜、張文錦密訪了幾个爲頭的、要行正法、正差、人出來擒拏、軍士重番鼓噪起來、索性把張巡撫也殺了、據了大同、謀反朝廷、要搜尋內外壯丁、一同叛逆、故此點了火把出城、凡是飯店經商、盡被拘刷了轉去、收在營內、無一得脫、若是程宰遲了些个、一定也拏將去了、此是海神來救了第一遭大難了、程宰得脫、兼程到了居庸、夜宿關外、又夢見美人來催道、趁早過關、略遲一步、就有牢獄之灾了、程宰又驚將起來、店內同宿的、多不曾起身、他獨自一个急到關前挨門而進、行得數里、忽然宣府軍門行將文書

來因爲大同反亂、恐有奸細混入京師、凡是在大同來進關者、不是公差吏人有官文照驗在身者、盡收入監內、盤詰明白、方准釋放、是夜與程宰同宿的人、多被留住、下在獄中、後來有到半年方得放出的、也有染了病、竟死在獄中的、程宰若非文書未到之前、先走脫了、便乾淨無事、也得耐煩坐他五七月的監、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二遭的大難了、程宰趕上了潞河船隻、見了哥子、備述一路遇難、因夢中報信得脫之故、兩人感念不已、一路無話、已到了淮安府高郵湖中、忽然

黑雲密布、狂風怒號水底老龍驚、半空猛虎嘯、左掀右蕩、渾如落在簸箕中、前蹻後攧、宛似滾起飯鍋內、雙桅折斷一舵飄零、等閒要見閻王立地須游水府

正在危急之中、程宰忽聞異香滿船風勢頓息須臾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船上、雲中現出美人模樣來、上半身毫髮分明、下半身霞光擁蔽、不可細辨程宰明知是海神又來救他況且別過多時、不能厮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對着雲中只是磕頭禮拜美人也在雲端舉手答禮、容色戀戀、良久方隱船上

下半身須隱照

如此多情之神何從得一遇乎

人多不見些甚麽、但見程宰與空中施禮之狀、驚疑來問、程宰備說緣故如此、盡皆瞻仰、此是海神來救他第三遭的大難、此後再不見影響了、後來程宰年過六十、在南京遇着蔡林屋時、容貌只像四十來歲的、可見是遇着異人無疑、若依着夫人蓬萊三島之約、他日必登仙路也、但不知程宰無過是個經商俗人、有何緣分得有此一段奇遇、說來也不信、却這事是實實有的、可見神仙鬼怪之事、未必盡無、有詩爲証、

流落邊關一俗商、　却逢神眷不尋常、

寧知鍾愛翻何詐　談罷令人欲斷腸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七終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

兩錯認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楊二郎正本

詩云

李代桃殭　羊易牛死
世上寃　最不易理

話說宋時南安府大庾縣、有个吏典黃節、娶妻李四娘、四娘爲人心性風月、好結識个把風流子弟、私下往來、向與黃節生下一子、已是三歲了、不肯收心、只是貪淫、一日黃節因有公事、住在衙門中了、十來日四娘與一个不知姓名的奸夫說通了、帶了這三歲兒子一同逃去、出城門不多路、那兒子見眼前光景

生、疎、啼哭不止、爾娘好生不便、竟把兒子丟弃在草
中、自同奸夫去了、大庾縣中有个手力人李三、到鄉
間行公事、纔出城門、只聽得草地裡有小兒啼哭之
聲、急往前一看、見是一个小兒、眠在草裡、搶天（可憐）倒地
價哭、李三看了、心中好生不忍、又不見一个人來倸
他、不知父母在那裡去了、李三走去抱扶着他、那小
兒半日不見了人、心中虛怯、哭得不耐煩、今見个人
來、偎傍、雖是面生些、也倒忍住了哭、任憑他抱了起
來、元來這李三不曾有兒女、看見歡喜、也是合當有
事、道是天賜與他小兒、一徑的抱了回家、家人見孩

李三得了此子，甚是快活，養在家裡，認做是自家的了。這邊黃節衙門中出來，回到家裡，只見房闥寂靜，妻子多不見了，驚問隣舍，多道是押司出去不多日，娘子即抱着小哥，不知那里去了，關得門戶寂悄悄的，我們只道到那里親眷家去，不曉得備細。黃節情知妻、四娘有些毛病的，着了忙，各處親眷家問，並無下落。黃節只得寫下了招子，各處訪尋，情愿出十貫錢做報信的謝禮。一日偶然出城數里，恰恰經過李三門首，那李三正抱着這拾來的兒子在那裡與他作耍。黃節仔細一看，認得是自家的兒子，喝問李三道

這是我的兒子、你却如何抱在此間我家娘子那里去了、李三道這兒子是我自在草地上拾來的、那曉得甚麼娘子、黃節道我妻子失去、遍貼招示、誰不知道、今兒子既在你處必然是你作奸犯科、誘藏了我娘子、有甚麼得解說李三道我自是拾得的、那知這些事、黃節扭住李三、叫起屈來、驚動地方鄰里、多走將攏來、黃節告訴其事、衆人道李三元不曾有兒子、抱來時節、實是有些來歷不明、却不知是押司的、黃節道兒子在他處了、還有我娘子不見、是他一同拐了來的、衆人道、這个我們不知道、李三發極道、我那見

甚麼娘子、那川草地上只見得這个孩子在那裡哭我抱了回家、今既是押司的、我認了悔氣還你罷了、怎的還要賴我甚麼娘子、黄節道放你娘的屁、是我賴你、我現有招貼在外的、你這个奸徒、我當官與你說話、對衆人道、有煩列位與我帶一帶、帶到縣裏來、事關着拐騙良家子女、是你地方鄰里的干係、不要走了人、李三道、我没甚欺心事、隨你去見官、自有明白、一世也不走、黄節隨同了衆人、押了李三、抱了兒子、一直到縣裡來、黄節寫了紙狀詞、把上項事一一稟告縣官、縣官審問李三、李三只說路遇孩子、抱了

空缺之下
兩未不詳

歸來是實、並不知別項情蹤、縣官道、胡說、他家不見了兩个人、一个在你家了、這一个又在那裡、這樣奸詐、不打不招、遂把李三上起刑法來、打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只不肯招、那縣裡有與黃節的一般吏典二十多个、多護着吏典行裡躰面、一齊來跪稟縣官、求他嚴行根究、縣官又把李三重加敲扑、李三當不過、只得屈招道、因爲家中無子、見黃節妻抱了兒子在那裡、把來殺了、盜了他兒子回來、今被捉獲、情愿就死、縣官又問屍首今在何處、李三道、恐怕人看見、抛在江中了、縣官錄了口詞、取了供狀、問成罪名、下

在死囚牢中了、分付當案孔目、做成招狀、只等寫完文卷就行解府定奪、孔目又爲着黃節、把李三獄情做得沒些滲漏、其時乃是紹興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文卷已完、獄中取出李三解府、係是殺人重犯、上了鎖肘、戴了木枷、跪在庭下、專聽點名起解、忽然陰雲四合、空中雷電交加、李三身上枷扭、盡行脫落、霹靂一聲、掌案孔目、震死在堂上、二十多个吏典、頭上吏巾、皆被雷風掣去、縣官驚得渾身打顫、須臾性定、叫把孔目身屍驗看、背上有硃紅寫的李三獄冤四个篆字、縣官便叫李三問時、李三兀自痴痴地立着、

一似失了魂的、聽得呼叫、然後答應出來、縣官問道、你身上枷扭、適纔怎麼樣解了的、李三道、小人眼前昏黑、猶如夢裡一般、更不知一些甚麼、不曉得身上枷扭怎地脫了、縣官明知此事有冤、遂問李三道、你前日孩子、果是怎生的、李三道、實實不知誰人遺下在草地上啼哭、小人不忍、抱了回家、至于黃節夫妻之事、小人並不知道、是受刑不過屈招的、縣官此時又驚又悔道、今日看起來、果然與你無干、當時遂把李三釋放、叫黃節與同差人別行尋緝李四娘下落、後來畢竟在別處地方尋獲、方知天下事專在疑似

之冤枉了人。這个李三若非雷神顯靈，險些兒沒辨白處了。而今說着　國朝一个人，也爲妻子隨人走了，寃家一个隣舍往來的，幾乎累死，後來却得明白，與大庾這件事有些彷彿，待小子慢慢說來，便知端的。

佳期誤泄桑中約　好事訛牽月下繩
只解推原平日狀　豈知句外有御更

話說非直張家灣有个居民，姓徐名德，本身在城上做長班，有妻莫大姐，生得大有容色，且是興高好酒，醉後就要趁着風勢，撩撥男子漢，說話勾搭，鄰舍有

个楊二郎、也是風月場中人、年少風流、閒蕩遊耍過日、沒甚根基、與莫大姐終日調情、你貪我愛、弄上了手、外邊人無不知道、雖是莫大姐平日也還有个把梯己人往來、總不如與楊二郎過得恩愛、況且徐德在衙門裡走動、常有个月期程、不在家裡、楊二郎一發便當、竟像夫妻一般過日、後來徐德掙得家事從容了、衙門中尋了替身、不消得日日出去、每有時節歇息在家裡、漸漸把楊二郎與莫大姐光景看了些出來、細訪鄰里街坊、也多有三三兩兩說話、徐德一日對莫大姐道、咱辛辛苦苦了半世、掙得有碗飯喫

了，也要裝些體面，不要被外人笑話，便好。莫大姐道，有甚笑話，徐德道，鍾不扣不鳴，鼓不打不響，欲人不知，莫若不爲，你做的事，外邊那一个不說的，你瞞咱則甚，咱們你今後仔細些罷了。莫大姐被丈夫道着海底眼，雖然撒嬌撒痴，說了幾句支吾門面說話，却自想平日忒做得滲瀨，曉得瞞不過了，不好十分強辨得，暗地忖道，我與楊二郎交好，情同夫妻，時刻也閒不得的，今被丈夫知道，必然防備得緊，怎得象意，不如私下與他商量，捲了些家財，同他逃了去，他州外府，自繇自在的快活，豈不是好。藏在心中，一日看

見徐德出去便約了楊二郎密商此事楊二郎道我此間又沒甚牽帶大姐肯同我去要走就走只是到外邊去須要有些本錢纔好養得口活莫大姐道我把家裡細軟盡數捲了去怕不也過幾時等住定身子慢慢生發做活就是楊二郎道這个就好了一面收拾起來得便再商量走道兒罷了莫大姐道說與你了待我看着機會揀个日子悄悄約你走路你不要走漏了消息楊二郎道知道兩个趁空處又做了一點點事千分萬付而去徐德歸來幾日看見莫大姐神思撩亂心不在焉的光景又訪知楊二郎仍來

定夢恨着道，等我一時撞着了，怕不斫他做兩段。莫大姐聽見，私下教人通信與楊二郎，目下切不要到門前來露影。自此楊二郎不敢到徐家左近來。莫大姐切切在心，只思量和他那裏去了便好，已此心不在徐家，只礙着丈夫一个是眼中釘了。大凡女人心一野，自然七顛八倒，如癡如呆，有頭沒腦，說着東邊，認着西邊，沒情沒緒的。況且楊二郎又不得來，茶裏飯裏多是他，想也想癡了，因是悶得不耐煩，鬧了丈夫，同了鄰舍兩三个婦女們，約了要到嶽廟裏燒一炷香。此時徐德曉得這婆娘不長進，不該放他出去

大本原刻缺

纔是，却是北人直性，心裡道，這幾時拘繫得緊了，看他恍恍惚惚，莫不生出病來，便等他外邊去散散，北方風俗，女人出去，只是自行，男子自有勾當，不大肯跟隨走的，當下莫大姐自同一夥女伴，帶了紙馬酒盒，擡着轎，飄飄逸逸的出門去了，只因此一去，有分交

閨中佚女，竟留煙月之場，枕上情人，險作囹圄之鬼，直待海清終見底，方令盆覆得還光，

且說齊化門外有一个俏哨的子弟，姓郁，名盛，生性淫蕩，立心不端，專一不守本分，勾搭良家婦女，又喜

討人便宜、做那昧心短行的事、他與莫大姐是姑舅之親、一向往來、兩下多有些意思、只是不曾得便、未上得手、郁盛心裡道是一樁欠事、時常記念的、一日在自巳門前閒立、只見幾乘女轎擡過、他窺頭擸腦去看、那轎裡擡的女眷、恰好轎簾隙處、認得是徐家的莫大姐、看了轎上挂着紙錢、曉得是嶽廟進香、又有閒的挑着盒担、乃是女眷們游耍喫酒的、想道我若厮趕着他們去閒蕩一番、不過插得些科趣、落得不眼飽、沒有實味、況有別人家女眷在裡頭、便插趣也有好些不便、不若我整治些酒餚在此等莫大姐

此婆亦淫

轉來，我是親眷人家，邀他進來，打个中火，沒人說得，亦且莫大姐儘是貪杯高興，十分有情，必不推拒，那時趁着酒興，營勾他，不怕他不成事，好計好計，即時奔往鬧熱衚衕，只揀可口的魚肉葷肴，榛松細菓，買了偌多，擺弄得齊齊整整，正是

安排撲鼻芳香餌　專等鯨鯢來上鈎，

却說莫大姐，同了一班女伴，到廟裡燒過了香，各處去游耍，挑了酒盒，野地上隨着好坐處，即便擺着喫酒，女眷們多不十分大飲，無非喫下三數盃，曉得莫大姐量好，多來勸他，莫大姐並不推辭，拏起杯來就

喫就乾、把帶來的酒、喫得罄盡、已有了七八分酒意、天色將晚、然後收拾家火、上轎擡回、回至郁家門前、郁盛瞧見、忙在莫大姐轎前施禮道、此是小人家下、大姐途中口渴了、可進裡面告奉一茶、莫大姐醉眼朦朧、見了郁盛是表親、又是平日調得情慣的、忙叫住轎、走出轎來、與郁盛萬福道、元來哥哥住在這裡、郁盛笑容滿面道、請大姐裡面坐一坐去、莫大姐帶着酒意、踉踉蹌蹌的跟了進門、別家女轎曉得徐家轎子、有親眷留住、各自先去了、徐家的轎夫住在門口等候、莫大姐進得門來、郁盛邀至一間房中、只見

[illegible]

酒菓肴饌，擺得滿桌。莫大姐道：甚莫道理，要哥哥這們價費心。郁盛道：難得大姐在此經過，一杯淡酒，聊表寸心而已。郁盛是有意的，特地不令一个人來伏侍，只是一身陪着，自己斟酒，極盡殷懃相勸。正是

茶爲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莫大姐本是已有酒的，更加郁盛慢櫓揺船捉醉魚，覥覥着面龐，央求不過，又喫了許多，酒力發作，乜斜了雙眼，淫興勃然，到來丢眼色，說風話。郁盛挨在身邊同坐了，將着一杯酒，你呷[illegible]半口，我呷半口，又將了一口，勾着頸子，度將過去。莫大姐接來嚥下去了，就

把舌頭伸過口來、郁盛咂了一回、彼此春心蕩漾、假抱到牀中、褪下小衣、并將起來、

一个醉後掀騰、一个醒中摩弄、醉的如迷花之夢蝶、醒的似採蕋之狂蜂、醉的一味興濃、擔承愈勇、醒的半兼趣勝、玩視偏真、此貪彼愛、不同情你醉我醒、皆妙境、

兩人戰到間深之處、莫大姐不勝樂暢、口裡哼哼的道、我二哥、親親的肉、我一心待你、只要同你一處去快活了罷、我家大殺的不知趣、又來拘管人、怎如得二哥這等親熱有趣、就罷、將腰下亂攧亂聳、緊緊抱

妙境

醒眼否醉人只知何足男之私在

任郁盛不放口裡只叫二哥親親、元來莫大姐醉得極了、但知快活異常、神思昏迷、忘其所以、真個醉裡醒時言、又道是酒道真性、平時心上戀戀的是楊二郎、恍恍惚惚、竟把郁盛錯認、（[illegible]）幹事的是郁盛、說的話多是對楊二郎的話、郁盛原曉得楊二郎與他相厚的、明明是醉裡認差了、郁盛道、叵耐這浪淫婦、你只記得心上人、我且將計就計、餂他說話、看他說甚麼來、就接口道、我怎生得同你一處去快活、莫大姐道、我前日與你說的、收拾了些家私、和你別處去過活、一向不得空便、今秋分之日、那天殺的進城上去、有

那衙門裡勾當、我與你遊那晚走了獄、郁盛道走不脫、却怎麼、莫大姐道、你端正下船兒、一搬下船、連夜搖了去、等他城上出來知得、已此趕不着了、郁盛道夜晚間把甚麼爲暗號、莫大姐道你只在門外拍拍手掌、我裡頭自接應你、我打點停當好幾時了、你不要錯過、口裡糊糊塗塗、又說好些搗不過肉麻說話郁盛只揀那幾句要緊的記得明明白白在心須臾雲收雨散、莫大姐整一整頭髻、頭眩眼花的走下床來、郁盛先此已把酒飯與轎夫吃過了、叫他來打着轎、挽扶莫大姐上轎去了、郁盛回來、道是占了采頭、

昏者大姐
狠者大姐

心中歡喜、却又得了他心腹裡的話、笑道咤異咤異、那知他要與楊二郎逃走、盡把相約的事、對我說了、又認我做了楊二郎、你道好笑麼、我如今將錯就錯、顧下了船、到那晚剪他這綹、落得載他娘在別處去、受用幾時、有何不可、郁盛是个不學好的人、正挑着的癢處、以為得計、一面料理船隻、只等到期行事、不在話下、且說莫大姐歸家、次日病了一日酒、昨日到郁家之事、猶如夢裡、多不十分記得、只依稀影響認做已約定楊二郎、日子過了、收拾停當、只待起身、豈知楊二郎處、雖曾說過兩番、曉得有這个意思、反不

曾精細叮嚀得、不做整備的、到了秋分這夜、夜已二鼓、莫大姐在家裡等候消息、只聽得外邊拍手响、莫大姐心照、也拍拍手、開門出去、黑影中見一个人在那裡拍手、心裡道是楊二郎了、急回身進去、將衣囊箱籠、逐件遞出、那人一件件接了、安頓在船中、莫大姐恐怕有人瞧見、不敢用火、將房中燈打滅了、虛鎖了房門、黑裡走出、那人扶了上船、如飛把船開了、船中兩个多是低聲細語、況是慌張之際、莫大姐只認是楊二郎、急切辨不出來、莫大姐失張失志、歷碌了一日、下得船纔心安、倦將起來、不及做甚麼事、說得

[illegible]

一兩句話，那人又不十分回答，莫大姐放倒頭和衣就睡着了去，比及天明，已在潞河，離家有百十里了，撐開眼來，看那船裡同坐的人，不是楊二郎，却正是齊化門外的郁盛，莫大姐喫了一驚道，如何却是你，郁盛笑道，那日大姐在嶽廟歸來，途中到家下小酌，承大姐不棄，賜與歡會，是大姐親口約下我的，如何倒喫驚起來，莫大姐呆了一回，仔細一想，纔省起前日在他家喫酒，酒中錯認之事，後來想是錯認，把真話告訴了出來，醉來認差，只說是約下楊二郎了，豈知錯約了他，今事已至此，說不得了，只得隨他去，只

是怎生發付楊二郎呵問道而今隨着哥哥到那裡去纔好郁盛道臨淸是个大馬頭去處我有个主人在那裡我與你那邊去住了尋生意做我兩个一窩兒作伴豈不快活莫大姐道我衣裳裡儘有些本錢哥哥要營運時是可生發度日的郁盛道這个最好從此莫大姐竟同郁盛到臨淸去了話分兩頭且說徐德衙門公事已畢回到家裡家裡悄沒一人箱籠什物皆巳搬空徐德罵道這歪剌姑一定跟得奸夫走了問一問鄰舍鄰舍道小娘子一个夜裡不知去向第二日我們看見門是鎖的了不曉得裏面虛

俗語云撒人不着被人笑恥

實你老人家自想着、無過是平日有往來的人約的去、徐德道、有甚麽難見處、料只在楊二郎家裡、鄰舍道、這猜得着、我們也是這般說、徐德道、小人平日家醜、須瞞列位不得、今日做出事來、眼見得是楊二郎的緣故、這事少不得要經官、有煩兩位做一做見證、而今小人先到楊家去問一問下落、與他鬧一場則个、鄰舍道、這事情那一个不知道的、到官時、我們自然講出公道來、徐德道、有勞有勞、當下一忿之氣、透到楊二郎家裡、恰好楊二郎走出來、徐德一把扭住道、你把我家媳婦子拐在那裡去藏過了、楊二郎雖

不曾做這事、却是曾有這話、鬧着心的、驀然聞得老大喫驚、口裡嚷道、我那知這事、却來嫌我、徐德道、街坊上那一个不曉得你營勾了我媳婦子、你還要賴哩、我與你見官去、還我人來、楊二郎道、不知你家嫂子幾時不見了、我好耽耽在家裡、却來問我要人、就見官、我不相干、徐德那聽他分說、只是拖住了交付與地方、一同送到城上兵馬司來、徐德衙門情熟、爲他的多兵馬司先把楊二郎下在鋪裡、次日徐德就將奸拐事情、在巡城察院衙門告將下來、批與兵馬司嚴究、兵馬審問楊二郎、楊二郎初時、只推無干、徐

德拉同地方衆口證他有奸兵馬喝叫加上刑法、楊二郎熬不過、只得招出平日通奸往來是實、兵馬道、奸情既真、自然是你拐藏了、楊二郎道只是平日有姦、逃去一事、委實與小的無涉、兵馬又喚地方與徐德問道、他妻子莫氏還有別个姦夫麽、徐德道、並無別人、只有楊二郎姦稔是真、地方也說道隣里中、也只曉楊二郎是姦夫、別一个不見說起、兵馬喝楊二道這等還要強辯你實說拐來藏在那裡、楊二郎道其實不在小的處、小的知他在那里、兵馬大怒、喝叫重重夾起、必要他說楊二郎只得又招道、曾與小的

商量要一同逃去這說話是有的小的不曾應承故此未約得定而今却不知怎的不見了兵馬道既然曾商量同逃而今走了自然知情他無非私下藏過只圖混賴一時背地裡却去衮同我如今收在監中三日五日一比看你藏得到底不成遂把楊二郎監下隔幾日就帶出研問一番楊二郎只是一般說話招不出人來徐德又時時來催稟不過做楊二郎屁股不着打得些屈棒毫無頭緒楊二郎正是俗語所云

從前作事　沒興齊來

衆口鑠金三言投杼

格言

烏狗喫食　白狗當災

楊二郎當不過屈打，也將霹誣枉禁事情在上司告下來，提到別衙門去問，却是徐德家裡，實實沒了人，姦情又招是真的，不好出脫得他，有矜疑他的，教他出了招帖，許下賞錢，募人緝訪，然是十个人內倒有九个說楊二郎藏過了是真的，那个說一聲其中有寃枉，此亦是楊二郎淫人妻女應受的果報

女色從來是禍胎　姦淫誰不惹非災
雖然逃去渾無恙　亦豈無端受枉來

且不說這邊楊二郎受累，累年不決的事，再表郁盛

目錢七之事

分殺

自那日載了莫大姐、到了臨淸地方、賃間閒房住下、两人行其淫樂（豈知郁里受苦）、混過了幾時、莫大姐終久有這楊二郎在心裡、身子雖見隨着郁盛、畢竟是勉強的、終日價没心没想、哀聲嘆氣、郁盛豈初綢繆相處了两个月、看看两下裡各有些嫌憎、不自在起來、郁盛自想道、我日下用他的、帶來的東西、須有盡時、我又不會做生意、日後怎生結果、況且是別人的妻小、留在身邊、到底怕露將出來、不是長便、我也要到自家裡去的、那里守得定在這裡、我不如尋个主見、賣了他、他模樣儘好、到也還值得百十兩銀子、我得他這些身

價與他身邊帶來的許多東西、也儘勾受用了、打聽得臨清渡口驛前、樂戶魏媽媽家裡、養許多粉頭、是个興頭的鴇兒、要的是女人、尋个人去與他說了、魏媽只做訪親、來相探望、看過了人物、還出了八十兩價錢、交兌明白、只要撞人去、郁盛哄着莫大姐道、這魏媽媽是我家外親、極是好情分、你我在此異鄉、倘得與他做个相識往來、也不寂寞、魏媽媽前日來望過了你、你今日也去還拜他一拜、纔是、莫大姐女眷心性巴不得尋个頭腦外邊去走走的、見說了、即便梳妝起來、郁盛就去倩了一乘轎把莫大姐竟撞到

[illegible]

魏媽家裡、莫大姐看見魏媽媽笑嘻嘻相頭相腳、只是上上下下看覷大剌剌的不十分接待、又見許多粉頭在面前、心裡道甚麼外親、看來是个衏衏人家了、喫了一杯茶、告別起身、魏媽媽笑道、你還要到那裡去、莫大姐道、家去、魏媽媽道、還有甚麼家裡、你已是此間人了、莫大姐喫一驚道、這怎麼說、魏媽媽道、你家郁官兒得了我八十兩銀子、把你賣與我家了、莫大姐道、那有此話、我身子是自家的、誰賣得我、魏媽媽道、甚麼自家不自家、銀子已拏得去了、我那管你、莫大姐道、等我去和那天殺的說个明白、魏媽媽道、莫

將他跑自家的道兒敢走過七八里路了你那裡尋他去我這裡好道路你安心住下了罷不要討我幾成棒兒喫莫大姐情知被郁盛所賺叫起撞天屈來大哭了一場魏媽媽喝住只說要打衆粉頭做好做歉的來勸住莫大姐原是立不得貞節牌坊的到此地位落了圈套沒計奈何只得和光同塵隨着做娼妓罷了此亦是莫大姐做婦女不學好應受的果報

婦女何當有異圖　貪淫只欲悶親夫
今朝更被他人悶　天報昭昭不可誣

莫大姐自從落娼之後心裏常自想道我只圖與楊

二郎逃出來快活、誰道醉後錯認、却被鄭媽天殺的賺來賣我在此、而今不知楊二郎怎地在那裡、我家裡不見了人、又不知怎樣光景、時常切切于心、有時接着相報的孤老也略把這些前因說說、只好感傷流淚、那里有人管他、這些勞叨、光陰如箭、不覺已是四五个年頭、一日有一个客人來嫖宿飲酒、見了莫大姐、目不停睃、只管上下瞧覷、莫大姐也覺有些面染、兩下疑惑、莫大姐開口問道、客官貴處、那客人道小子姓幸、名逢、住居在張家灣、莫大姐見說張家灣三字、不覺潸然淚下、道既在張家灣、可曉得長班徐

德家裡麽，幸客驚道，徐德是我鄰人，他家裡失去了嫂子幾年，適見小娘子面龐，有些廝像，莫不正是徐嫂子麽，莫大姐道，奴正是徐家媳婦，被人拐來坑陷在此，方纔見客人面龐，奴家道有些認得，豈知却是日前鄰舍幸官兒，元來幸逢也是風月中人，向時看見莫大姐有些話頭，也曾瞧着他哩的，故此一見就認得，幸客道，小娘子你在此不打緊，却害得一个人、、、好苦，莫大姐道，是那个，幸客道，你家告了楊二郎，累了幾年官司，打也不知打了多少，至今還在監裡，未得明白，莫大姐見說，好不傷心，輕輕對幸客道，日裡

不好盡言、晚上留在此間有何說話奉告幸客是晚就與莫大姐同宿了、莫大姐悄悄告訴他說委實與楊二郎有交被郁盛冒充了楊二郎拐來賣在這裡、從頭至尾一一說了、又與他道客人可看平日鄰舍面上、到家、說知此事、一來救了奴家出去、二來說清了楊二郎也是陰功、三來與了郁盛這廝這樣大虧、等得見了天日、咬也咬他幾口、幸客道、我去說、我去說、楊二郎徐長班、多是我一塊土上人、況且貼得有賞單、今我得實、怎不去報郁盛這廝、有名刁鑽、天理不容、也該敗了、莫大姐道須得密些纔好、若漏了風、

怕這家又把我藏過了。幸客道只你知我知。而今見人再不要提起。我一到彼就出首便是。兩人商約已定。幸客竟自叫轉張家灣來見徐德道。你家嫂子已有下落。我親眼見了（了止眼見）。徐德道見在那里。幸逢道我替你同到官面前。還你的明白。徐德遂同了幸逢齊到兵馬司來。幸逢當官遞上一紙首狀。狀云

首狀人幸逢。係張家灣民。爲舉首略賣事。本灣徐德失妻莫氏。告官未獲。今逢目見本婦身在臨淸樂戶魏鴇家倚門賣姦。本婦稱係市棍郁盛略賣在彼是的。販良爲娼。理合舉首。所首是實。

兵馬即將首狀判准在案、一面申文察院、一面寄差兵番拏獲郁盛到官刑鞫、郁盛抵賴不過、供吐前情明白、當下收在監中、候莫氏到時質証定罪、隨即奉察院批發明文、押了原首人韋逢與本夫徐德、行關到臨清州、眼同認拘莫氏、及買良為娼樂戶魏鴇、到司審問、原差守提、臨清州裡即忙添差公人一同行拘一千人到魏家、好似

甕中捉鱉、　手到拿來、

臨清州點齊了、發了批迴、押解到兵馬司來、楊二郎彼時、還在監中、得知這事、連忙寫了訴狀、稱是與已

無干今日幸見天日等情投遞兵馬司准了等候一同發落其時人犯齊到聽審兵馬先喚莫大姐問他莫大姐將郁盛如何騙他到臨清如何哄他賣娼家一一說了備細又喚魏撈兒問道你如何買了良人之婦魏媽媽道小婦人是个樂戶家那取討娼妓為生郁盛稱說自己妻子願賣小婦人見了是本夫賣主的與他討了豈知他是拐來的徐德走上來道當時妻子失去還帶了家裡許多箱籠貲財去今人既被獲還望追出贓私給還小人莫大姐道郁盛哄我到魏家我只走得一身夫就賣絕在那裡一應所有

多被郁盛得了，與魏家無干，兵馬拍桌道，那郁盛這樣可惡，旣拐了人去姦宿了，又賣了他身子，又沒了他貲財，有這等沒天理的，喝叫重打，郁盛辨道，負他在娼家，是小人不是，甘認其罪，至于逃去，是他自跟了小人走的，并干小人拐他，兵馬問莫大姐道，你當時爲何跟了他走，不實說出來討拶，莫大姐只得把與楊二郎有姦，認錯了郁盛的事，一一招了，兵馬笑道，怪道你丈夫徐德告着楊二郎，楊二郎雖然屈坐了監幾年，徐德不爲全誣，莫氏雖然認錯，郁盛乘機姦拐，豈得推故，喝教把郁盛打了四十大板，問略販

良人單罪押追帶去贓物給還徐德莫氏身價八十兩追出入官魏媽買良係不知情問个不應罪名出過身價有幾年賣姦得利不必償還楊二郎先有姦情後雖無干也問杖贖釋放寧家幸逢首事得實量行給賞判斷已明將莫大姐發與原夫徐德收領徐德道小人妻子背了小人逃出了幾年又落在娼家了小人還要這濫淫婦做甚麽情愿當官休了等他別嫁个人罷兵馬道這个繇你且保領出去自尋人嫁了他再與你立案罷了一干人衆各到家裡楊二郎自思別人拐去了卻寃了我坐了幾年監更待送

調停甚
明得有理

不收心
望郎又

姐告訴鄰里、要與徐德厮鬧、徐德也有些心怯過不去、轉央鄰里和解、鄰里商量調停這事、議道總是徐德不與莫大姐完聚了、現在尋人別嫁、何不讓與楊二郎娶了、消釋兩家冤仇、與徐德說了、徐德也道負累了他、便依議也罷、楊二郎聞知、一發正中下懷笑道若肯如此、便多坐了幾時我也永不提起了隣里把此意三面約同、當官稟明與馬備知楊二郎頂缸坐監有此一番在裏頭依地方處分准徐德立了婚書給與楊二郎爲妻、莫大姐稱心像意、嫁了舊時相識因爲喫過了這些時苦、也自收心學好不似前番

一捺德也

惹羅招禍，竟與楊二郎到了底。這莫非是楊二郎的前緣，然也爲他喫苦不少了，不爲美事。後人當以此爲鑒。

枉坐囹圄已數年，而今方得併嬋娟。
何如自守家常飯，不害官司不損錢。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八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九

神偷寄興一枝梅　俠盜慣行三昧戲

詩曰

劇賊從來有賊智　其間妙巧亦無窮
若能收作公家用　何必疆埸不立功

自古說孟嘗君養食客三千雞鳴狗盜的多收拾在門下後來被秦王拘留無計得脫秦王有个愛姬傳語道聞得孟嘗君有領狐白裘價值千金若將來送了我我替他討个人情放他歸去孟嘗君當時只有一領狐白裘已送上秦王收藏内庫那得再有其時狗盜的便獻計道臣善狗偷往内庫去偷將出來便

是你道何爲狗偷乃是此人善做狗嘷就假做了狗爬墻越壁快捷如飛果然把抓白裘偷了出來送與秦宮愛姬纔得善言放脫連夜行到函谷關孟嘗君恐怕秦王有悔後而追來急要出關當得關上直等鷄鳴纔開孟嘗君着了急那時食客道臣善鷄鳴此時正用得着就曳起聲音學作鷄啼起來果然與眞無二啼得兩三聲四下群鷄皆啼關吏聽得把關開了孟嘗君纔得脫去孟嘗君平時養了許多客今脫秦難却得此兩小人之力可見天下寸長尺技俱有用處而今世上只重着科目非此出身縱有奢遮的

一槩不用。所以有奇巧智謀之人、沒處設施、多趕去做了爲非作歹的勾當。若是善用人材的、收拾將來、隨宜酌用、未必不得他氣力、且省得他流在盜賊裡頭去了。且如宋朝臨安有个劇盜、叫做我來也。不知他姓甚名誰、但是他到人家偷盜了物事、一些踪影不露出來、只是臨行時壁上寫着我來也三个大字、第二日人家看見了字、方纔簡點家中、曉得失了賊。若無此字、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煞好手段。臨安中受他蒿惱不過、紛紛告狀。府尹責着緝捕使臣、嚴行挨查、要獲着眞正寫我來也三字的賊人、却是沒个

姓名知是張三李四拿着那个纔肯認帳使臣人等受那比較不過、只得用心體訪、元來隨你巧賊須瞞不過公人、占風望氣定然知道的、只因拿得甚緊畢竟不知怎的綁着了他的真身解到臨安府裡來、府尹升堂使臣稟說、綁着了真正我來也雖不曉得姓名却正是寫這三字的、府尹道何以見得、使臣道小人們體訪甚真、一些不差、那个人道、小人是良民並不是甚麼我來也、公人們比較不過拿小人來冒充的、使臣道的、是真正的賊、口聽他不得、府尹只是疑心、使臣們稟道、小人們費了多少心机、纔訪得着若

殊何足信

被他花言巧語，脫了出去，後來小人們再沒處拏了，府尹欲待要放，見使臣們如此說，又怕是真的，萬一放去了，難以尋他，再不好比較緝捕的了，只得權發下監中收監。那人一到監中，便好言對獄卒道，進監的舊例，該有使費，我身邊之物，盡被做公的搜去，我有一主銀兩，在獄廟裡神座破磚之下，送與哥哥做拜見錢，哥哥只做去燒香，取了來。獄卒似信不信，免不得跑去一看，果然得了一包東西，約有二十餘兩。獄卒大喜，遂把那人好好看待，漸加親密。一日那人又對獄卒道，小人承蒙哥哥盛情，十分看待得好，少

[illegible]

人無可報效還有一主東西在某處橋塚之下哥哥去取了也見小人一點敬意獄卒道這个所在是往來之所人眼極多如何取得那人道哥哥將个筐籃盛着衣服到那河裏去洗洗來放在籃中就把衣服蓋好卻不拏將來了獄卒依言如法取了來沒人知覺簡簡物事約有百金之外獄卒一發喜謝不盡愛厚那人如同骨肉晚間買酒請他酒中那人對獄卒道今夜三更我要到家裡去看一看五更即來哥哥可放我出去一遭獄卒思量道我受了他許多東西他要出去做難不得萬一不來了怎麼處那人見獄

卒遲疑、便道哥哥不必疑心、小人被做公的冒認做我、來也、送在此間、旣無眞名、又無實跡、須問不得小人的罪、小人少不得辨出去、一世也不私逃的、但請哥哥放心、只消兩个更次、小人仍舊在此了、獄卒見他說得有理、想道、一个不曾問罪的犯人、就是失了沒甚大事、他現與了我許多銀兩、拚得與他使用些好歹糊塗得過、況他未必不來的、就依允放了他、那人不繇獄門、竟在屋簷上跳了去、屋瓦無聲、早已不見、到得天未大明、獄卒宿酒未醒、尚在朦朧、那人已從屋簷跳下、搖起獄卒道、來了來了、獄卒驚醒、看了

止欲屈身何所不合矣

一看道、有這等信人、那人道、小人怎敢不來、有累哥哥、多謝哥哥、放了我去、已有小小謝意、留在哥哥家裡、哥哥快去收拾了來、小人就要別了哥哥、當官出監去了、獄卒不解其意、急回到家中、家中妻子說、有件事、正要你回來得知、昨夜更鼓盡時、不知梁上甚麼響、忽地掉下一个包來、解開看時、盡是金銀器物、敢是天賜我們的、獄卒情知是那人的緣故、急搖手道、不要露聲、快收拾好了、慢慢受用、獄卒急轉到監中又謝了那人、須臾府尹升堂、放告牌出、只見紛紛來告盜情事、共有六七紙、多是昨夜失了盜、擂壁上

尚說只去而不發覺絕妙手

俱寫得有我來也三字懇求着落緝捕府尹道我元疑心前日監的未必是真我來也果然另有這个人在那裡那監的豈不冤枉即叫獄來分付快把前日監的那人放了另行責着緝捕使臣定要訪个真正我來也解官立限比較豈知真的却在眼前放去了只有獄卒心裡明白伏他神機妙用受過重賄再也不敢說破看官你道如此賊人智巧可不是有用得着他的去處麽這是舊話不必說只是我朝嘉靖年間蘇州有个神偷懶龍事蹟頗多雖是个賊煞是有義氣兼帶着戲耍說來有許多好笑好聽處有詩爲

證、

誰道偷無道、　神偷事每奇、
更看多慷慨、　不是俗偷兒

話說蘇州亞字城東、玄妙觀前第一巷、有一个人、不曉得他的姓名、後來他自號嬾龍、人只稱呼他是嬾龍、其母村居、偶然走路、遇着天雨、走到一所枯廟中避着、却是草鞋三郎廟、其母坐久、雨尚不住、昏昏睡去、夢見神道與他交感、歸來有娠、滿了十月、生下這个嬾龍來、嬾龍生得身材小巧、膽氣壯猛、心機靈變、度量慨慷、且說他的身體行徑、

柔若無骨，輕若御風。大則登屋跳梁，小則捫墻摸壁。隨機應變，有景生情。撮口則為雞犬貍鼠之聲，拍手則作簫鼓絃索之弄。飲啄有方，律呂相應。無弗酷肖，可使亂真。出没如鬼神，去來如風雨。果然

天下無雙手，真是人間第一偷。

懶龍不但伎倆巧妙，又有幾件希奇本事，吒異性格：

天生絕技

自小就會着了靴在壁上走，又會說十三省鄉談，夜間可以連宵不睡，日間可以連睡幾日，不茶不飯。像陳摶一般，有時放量一喫，酒數斗，飯數升，不彀一飽。有時不喫起來，便動幾日不餓。鞋底中用稻草灰做

襯走步絕無聲響，與人相撲掉臂往來，倏忽如風。想來劍俠傳中白猿公，水滸傳中鼓上蚤，其矯捷不過如此。自古道性之所近，嬾龍既有這一番啅嘜，便自藏埋不住，好與少年無賴的人往來，習成偷兒行徑。一時偷兒中高手，有

蘆茄茄（骨瘦如青蘆枝，保乜白打最勝）

刺毛鷹（見人輒隱伏，形如蝟蓋，能宿梁壁上）

白搭膊（以素練為猴襻，句上往大鉄鈎，以鈎向上拋擲遇㝵挂，便攀緣騰纏上升，欲下亦藉鈎力，拂其腰纏，翩然而落）

這數个多是吳中高手，見了嬾龍手段，盡皆心伏，自

以爲不及嬾龍原沒甚家緣家計今一發弃了到處爲家人都不曉得他歇在那一个所在白日行都市中或閃入人家但見其影不見其形闇夜便竄入大戶朱門尋宿處玳瑁梁間鴛鴦樓下繡屏之內画閣之中縮做刺蝟一團沒一處不是他睡場得便就做他一手因是終日會睡變幻不測如龍所以人叫他嬾龍所到之處但得了手就画一枝梅花在壁上在黑處將粉寫白字在粉墻將煤寫黑字再不空過所以人又叫他做一枝梅嘉靖初年洞庭兩山出蛟太湖邊山崖崩塌露出一古塚朱漆棺寶物無數盡被

人盜去無遺、有人傳説到城、懶龍偶同親友泛湖、因到其處、看見藤蔓纏棺、已被斬斷、開發棺中、惟枯骸一具、冢傍有斷碑模糊、懶龍道、是古來王公之墓、不覺惻然、就與他掩蔽了、即時出些銀兩、頜本處土人聚土埋藏好了、把酒澆奠、奠畢將行、懶龍見草中一物礙脚、俯首取起、乃是古銅鏡一面、急藏襪中、不與人見、及到城中、將往僻處、刷淨泥滓細看、那鏡小小只有四五寸、面上精光閃爍、背上乳鈕四傍、隱起窮奇饕餮魚龍波浪之形、滿身青綠、盡蝕朱砂水銀之色、試敲一下、其聲泠然、曉得是件寶貝、將來佩帶身

邊到得曉間、將來一照暗處皆明、雪白如晝、嬾龍得了此鏡、出入不離、夜行更不用火、一發添了一助、別人怕黑時節、他竟同日裡行走、偷法愈便、卻是嬾龍雖是偷兒行徑、卻有幾件好處、不肯淫人家婦女、不入良善與患難之家、說了人說話再不失信、亦且仗義疏財、偷來東西、隨手散與貧窮負極之人、最要尋惱那慳吝財主、無義富人、逢場作戲做出笑話、因此到所在、人多倚草附木、成行逐隊、來皈依他、義聲赫然、嬾龍笑道、吾無父母妻子可養、借這些世間餘財、聊救貧人、正所謂損有餘、補不足、天道當然非關吾

的好義也、一日有人傳說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織人周甲家、嬾龍要去取他的、酒後錯認了所在、誤入了一个人家、其家乃是个貧人、房内止有一張大几、四下一看、別無長物、既已進了房中、一時不好出去、只得伏在几下、看見貧家夫妻對食、盤飱蕭瑟、夫滿面愁容、對妻道、欠了客債、要緊、別無頭腦可還、我不如死了罷、妻子道、怎便尋死、不如把我賣了、還好將錢營生、說罷、夫妻淚如雨下、嬾龍忽然跳將出來、夫妻慌怕、嬾龍道、你兩个不必怕我、我乃嬾龍也、偶聽人言、來尋一个商客、錯走至此、今見你每生計可憐、我

當送二百金與你助你經營伙不可別尋道路如此苦楚夫妻素聞其名拜道若得義士如此厚恩吾夫妻死裡得生了懶龍出了門去一个更次門內鏗然一響夫妻走起看時果然一个布囊有銀二百兩在內乃是懶龍是夜取得商人之物夫妻喜躍非常寫个懶龍牌位奉事終身有一貧兒少時與懶龍游狎後來消乏與懶龍途中相遇身上襤褸自覺羞慙引扇掩面而過懶龍掣住其衣問道你不是某舍麼貧兒躊躇道惶恐惶恐懶龍道你一貧至此明日當同你大一大家取此來付你勿得妄言貧兒曉得懶龍

手段又是不哄人的明日傍晚來尋嬾龍嬾龍與他共至一所乃是士大夫家池館但見

蘚碭撩亂　碧樹蒙籠
萬籟淒清　四隅寂靜

嬾龍分付貧兒止住在外自己竦身攀樹踰垣而入許久不出貧兒屏氣吞聲蹲踞墻外又被羣犬嘷吠起來咋嚙貧兒遶墻走避微聽得墻內水響倏有一物如沒水鸕鷀從林影中墮地仔細看看却是嬾龍渾身沾濕狀甚狼狽對貧兒道吾為你幾乎送了性命裡面黃金無數可以斗量我已取到了手因爲外

[illegible]少待緊驚醒裡面的人，追將出來，只得丟弃逃了空身走脫。此乃子之命也。貧兒道：老龍平日手到拿來，今日如此，是我命薄。歎息不勝。懶龍道：不必煩惱，改日別作道理。貧兒怏怏而去。過了一个多月，懶龍路上又遇着他，哀告道：我窮得不耐煩了，今日去卜問一卦，遇着上上大吉，財爻發動，先生說當有一場飛來富貴，是別人作成的。我想不是老龍，還那裡指望？懶龍笑道：吾幾乎忘了。前日那家金銀一箱，已到手了。若竟把來與你，恐那家發覺，你藏不過，做出事來，所以權放在那家水池內，再看動靜。今已冬到

知此屬心所以不敗

期程不見聲息想那家不思量追訪了可以取之無礙晚間當再去走遭貧兒等到薄暮來約懶龍同往懶龍一到彼處但見

度柳穿花　捷若飛鳥
馳波濺沫　矯似游龍

須臾之間背負一箱而出急到僻處開看將着身帶寶鏡一照裡頭盡是金銀懶龍分文不取也不問多少盡數與了貧兒分付道這些財物可勾你一世了好好將去用度不要學我懶龍混帳半生不做人家貧兒感激謝教將着做本錢後來竟成富家懶龍所

行之事、每多如此說話的、嬾龍固然手段高強、難道只這等游行無礙、再沒有失手時節、看官聽說、他也有遇着不巧、受了窘迫、却會得逢急智生、脫身溜撒、曾有一日走到人家、見衣厨開着、急向裡頭藏身、要取厨中衣服、不匡這家子臨上床時、將衣厨關好上了大鎖、竟把嬾龍鎖在厨內了、嬾龍出來不得、心生一計、把厨內衣飾緊纏在身、又另包下一大包、俱挨着厨門口裡就做鼠咬衣裳之聲、主人聽得、叫起老嫗來道、爲何把老鼠關在厨內了、可不咬壞了衣服、快開了厨趕了出來、老嫗取火開厨、纔開得門、那嬾

着門戶、但見尤滾了下地、說時遲、那時快、懶龍就室包、滾下來、頭顱一同滾將出來、就勢撲滅了老嫗手中之火、老嫗喫驚、大叫一聲、懶龍恐怕人起、難脫身、急取了那个包、向將老嫗要處一撥、撲的跌倒在地、望外便走、房中有人走起、地上踏着老嫗、只說是賊、拳脚亂下、老嫗喊叫連天、房外人聽得房裡嚷亂、盡遂將來、點起火一照、見是自家人、廝打方喊得住、懶龍不知已去過幾時了、有一纖紡人家、客人將銀子、定下紬羅若干、其家夫妻收銀箱內、放在床裡邊、夫妻同寢在床、夜夜小心謹守、懶龍知道、要取他的、悶進

是相疑好之歌如面

房去、一脚踏了床沿、探手進床內摸那箱子、婦人驚醒、覺得床沿上有物、暗中一摸、曉得是隻人脚、急用手抱住不放、口叫丈夫道、快起來、吾捉住賊脚在這裡、賴龍即將其夫之脚、用手抱住一捏、其夫負痛忙喊道、是我的脚、是我的脚、婦人認是錯拿了夫脚、即時把手放開、賴龍便摸了箱子、如飛出房、夫妻兩人、還爭个不清、妻道、分明拿的是賊脚、你却教放了、夫道、現个我脚揑得生疼、那裡是賊脚、妻道、你脚在裡床、我拿的在外床、况且吾不曾揑着夫、道這等是賊揑我的脚、你只不要放那隻脚便是、妻道、我聽你

賊將起來、慌忙之中、認是錯了、不覺把手放鬆、他便抽得去了、着了他賊見識、定是不好了、摸摸裡床箱子果是不見、夫妻兩个、我道你錯、你道我差、互相埋怨不了、嬾龍又走在一个買衣服的舖裡、尋着他衣庫、正要揀好的捲他、黑暗難認、却把身邊寳鏡來照、又道是、

隔墻須有耳、　門外豈無人、

誰想隔壁人家、有人在樓上做房、樓窗看見間壁衣庫亮光一閃、如閃電一般、情知有些蹊蹺、忙敲樓窗、向舖裡叫道、隔壁仔細、家中敢有小人了、鋪中人驚

臏在齊營皆行兵之法也

起、口喊捉賊懶龍聽得在先、看見庭中有一隻大醬缸、上蓋蓬箕、懶龍慌忙揭起、蹲在缸中、仍復反手蓋好、那家人提着燈各處一照、不見影響、尋到後邊去了、懶龍在缸裡想道、方纔只有缸內不曾開看、今後頭尋不見、此番必來、我不如往看過的所在躲去、又思身上衣已染醬淋漓、開來掩不得蹤跡、便把衣服卸在缸內、赤身脫出來、把脚踪印些醬跡在地下、一路到門、把門開了、自己翻身進來、仍入衣庫中藏着、那家人後頭尋了一轉、又將火到前邊來、果然把醬缸蓋揭開看時、却有一套衣服在內、認得不是家裡

的、多道這分明是賊的衣裳了、又見地下脚跡、自缸邊直到門邊、門已洞開、盡皆道賊見我們尋慌、躲在醬缸裡面、我們後邊去尋時、他却脫下衣服、逃走了、可惜看得進了些个、不然此時已被我們拏住、店主人家道、趕得他去也罷了、關好了門、歇息罷、一家盡道賊去無事、又歷碌了一會、放倒了頭、大家酣睡、誰知賊還在家裡、獺龍安然住在錦繡叢中、把上好衣服、繞身繫束得緊峭、把一領青舊衣、外面蓋着、又把細軟好物、裝在一條布被裡面、打做个包兒、弄了大半夜、寂寂負了、從屋簷上跳出、這家子沒一人知覺、

跳到街上，正走時，天尚黎明，有三四一起早行的人，前來攔着，見懶龍獨自一个負着重囊，侵早行走，疑他來路不正，氣遮住道，你是甚麼人，在那裡來，說个明白，方放你走，懶龍口不答應，伸手在肋後摸出一包團圞如毬，抛在地下就走，那幾个人多來搶看，見上面牢拴密紮，道他必是好物，爭先來解，解了一層，又有一層，就像剝筍殼一般，且是層層綑得緊，剝了一尺多，裡頭還不盡，剩有拳頭大一塊，疑道，不知褁着甚麼，衆人不肯住手，還要奪來解看，那先前解下的，多是敝衣破絮，零零落落，堆得滿地，正在鬧嚷之

奇遇

際只見一夥人起來道你們偷了我家舖裡衣服在此分贓麼不繇分說拿起器械亂打將來衆人呼喝不住見不是頭各跑散了中間拏住一个老頭兒天色黯黑之中也不來認面龐一步一棍直打到舖裡老頭兒口裡亂叫亂喊道不要打不要打你們錯了衆人多是興頭上人住馬不住那裡聽他看看天色大明店主人仔細一看乃是自家親家翁在鄉里住的連忙喝住衆人已此打得頭虛面腫店主人忙陪不是置酒請罪因說失賊之事老頭兒方訴出來道適纔同两三个鄉里人作伴到此天未明亮因見一

人背䭾一大囊行走，正鬧伴盤問，不匡他丟下一件包裹多來，奪看，他乘鬧走了。誰想一件一件多是被衣敗絮，我們被他哄了，不拿得他，却被這裡人不分皂白，混打這番，把同伴人驚散，便宜那賊骨頭，又不知走了多少路了。衆人聽見這話，大家懊悔。隣里聞知，某家捉賊，錯打了親家公，傳爲笑話。原來那个毬就是懶龍在衣櫥裡把開工結成帶在身邊，防人尾追，把此拋下，做緩兵之計的。這多是他臨危急智，脫身巧妙之處。有詩爲証：

巧技承蜩與弄丸，當前賣弄許多般。

雖然賊態何堪述　也要臨時猝智難

懶龍神偷之名四處布聞衙中巡捕張指揮訪知叫巡軍拿去指揮見了問道你是個賊的頭兒麼懶龍道小人不曾做賊怎說是賊的頭兒小人不曾有一毫贓私犯在公庭亦不曾見有竊盜賊夥扳及小人小人只爲有些小智巧與親戚朋友作耍之事間或有之爺爺不要見罪小人或者有時用得小人着水裡火裡小人不辭指揮見他身材小巧語言爽快想道無贓無証難以罪他又見說肯出力思量這樣人有用處便沒有難爲的意思正說話間有個閶門陸

小廝行一步、紅嘴綠鸚哥來、儕與指揮、指揮敎把鎖鐙拴在簷下、笑對懶龍道、聞你手段通神、你雖說戲耍無賍、偷人的必也不少、今且恕你罪、我只要看你手段、你今晚若能偷得我這鸚哥去、明日送來還我、凡事不計較你了、懶龍道、這个不難、容小人出去、明早送來、懶龍叩頭而出、指揮當下分付兩个守夜軍人、小心看守架上鸚哥、倘有疎失、重加責治、兩个軍人聽命、守宿在簷下、一步不敢走離、雖是眼皮壓將下來、只得勉強支持、一陣瞌睡、聞聲驚醒、甚是苦楚、夜已五鼓、懶龍走在指揮書房屋脊上、挖開椽子、

妝得有趣

如教羊指鴿

溜將下來只見衣架上有一件沉香色潞紬披風几上有一頂華陽巾壁上挂一盞小行燈上寫着蘇州衛堂四字嬾龍心思有計登時把衣巾來穿戴了袖中拿出火種吹起燭煤點了行燈提在手裏裝着老張指揮聲音步履儀容氣度無一不像走到中堂壁門邊把門剎然開了遠遠放住行燈踱出廊簷下來此時月色朦朧天光昏慘兩个軍人大肫小肫方在困倦之際嬾龍輕輕別他一下道天色漸明不必守了出去罷一頭說一頭伸手去提了鶡哥鎖鐙望中門裡面搖擺了進去兩个軍人開眉剔眼正不耐煩

聽得發放猶如九重天上鈞旨下來了那裡還管甚麽好歹一道煙去了須臾天明張指揮走將出來鸚哥不見在簷下急喚軍人問他兩个多不在了恰教拏來軍人還是殘夢未醒指揮喝道叫你們看守鸚哥鸚哥在那裡你們到在外邊來軍人道五更時恩主親自出來取了鸚哥進去發放小人們歸去的怎麽反問小人要鸚哥指揮道胡說我何曾出來你們見鬼了軍人道分明是恩主親自出來我們兩个人同在那裡難道一齊眼花了不成指揮情知魑魅走到書房仰見屋椽有孔道想必在這裡着手去了正

有記盜之賞有知之

持疑間外報嬾龍將鶻哥送到指揮含笑出來問他何踪偷得出去嬾龍把昨夜着衣戴巾假裝主人取進鶻哥之事說了一遍指揮驚詫大加親幸嬾龍也時常有些小孝順指揮一發心腹相托嬾龍一發安然無事了普天下巡捕官偏會養賊從來如此有詩爲證

猫鼠何當一處眠　總因有味要垂涎
蹤來捕盜皆爲盜　賊黨安能不熾然

雖如此說嬾龍果然與人作戲的事躰多曾有一个博徒在賭場得了采背負千錢回家路上撞見嬾龍

博徒指着錢戲嬾龍道、我今夜把此錢放在枕頭底下、你若取得去、明日我輸東道、若取不去、你請我喫東道、嬾龍笑道、使得使得、博徒歸到家中、對妻子說今日得了采、把錢藏在枕下了、妻子心裡歡喜、殺一隻雞、盪酒共喫、雞喫不完、還剩下一半、收拾在廚中、上床同睡、又說了與嬾龍打賭賽之事、夫妻相戒、大家醒覺些个、豈知嬾龍此時已在窗下、一一聽得、見他夫婦惺憁、難以下手、心生一計、便走去竈下拾根麻骨放在口中、嚼得膈膊有聲、竟似猫兒喫雞之狀、婦人驚起道、還有老大半隻雞、明日好喫一餐、不要

被這亡人抱了去、連忙走下床來、去開廚來看、懶龍閃入天井中、將一塊石頭拋下井裡、洞的一聲響、博徒聽得驚道、不要爲這點小小口腹、失脚落在井中了、不是耍處、急出門來看時、懶龍已隱身入房、在枕下挖錢去了、夫婦兩人黑暗裡叫喚相應、方知無事、攏手歸房、到得床裡、只見枕頭移開、摸那錢時、早已不見、夫妻互相怨悵道、淸淸白白、兩个人、又不曾睡着、却被他當面作弄了去、也倒好笑、到得天明、懶龍將錢來還了、來索東道、博徒大笑、就勒下幾百、放在袖裡、與懶龍前到酒店中、買酒請他、兩个飲酒中間、

細說昨日光景拍掌大笑、酒家翁聽見來問其故與他說了、酒家翁道、一向聞知手段高強、果然如此、指着桌上錫酒壺道、今夜若能取得此壺去、我明日也輸一个東道、懶龍笑道、這也不難、酒家翁道、我不許你毀門壞戶、只在此桌上、憑你如何取去、懶龍道、使得、使得、起身相別而去、酒家翁到晚、分付牢關門戶、自家把燈四處照了、料道進來不得、想道、我停燈在桌上、拚得坐着守定這壺、看他那裡下手、酒家翁果然坐至夜分、絕無影響、意思有些不耐煩了、倦怠起來、瞌睡到了、起初還着實勉強、支撐不過、就斜靠

在桌上睡去不覺大醉懶龍早已在門外聽得就悄悄的扒上屋脊揭開屋瓦、將一猪脬緊紮在細竹管上、竹管是打通中節的、徐徐放下插入酒壺口中、酒店裡的壺多是肚寬頸窄的、懶龍在上邊把一口氣、從竹管裡吹出去、那猪脬在壺內漲將開來、已滿壺中、懶龍就捎住竹管上眼、便把酒壺提將起來、仍舊蓋好屋瓦不動分毫、酒家翁一覺醒來、桌上燈還未滅、酒壺已失、急起四下看覷、窗戶安然、毫無漏處、竟不知甚麼神通攝得去了、又一日、與二三少年、同立在北濠子門酒家河下、船中、有个福建公子、令從人

將衣被在船頭上晒曝錦繡璨爛觀者無不贊賞內中有一條被乃是西洋異錦更爲奇特衆人見他如此炫燿戲道我們用甚法取了他的以博一笑纔好盡推懶龍道此時懶龍不逞技倆更待何時懶龍笑道今夜讓我弄了他來明日大家送還他要他賞錢同諸公取醉懶龍說罷先到混堂把身子洗得潔淨再來到船邊看相動靜守到更點二聲公子與衆客盡帶酣意潦倒模糊打一个混同鋪吹滅了燈一齊藉地而寢懶龍倏忽閃爍已雜入衆客鋪內挨入被中說着閩中鄉談故意在被中挨來擠去衆客睡不

像意口裡和嘴埋怨懶、龍也作鬨音說睡話、趁着撥擠雜鬧中、扯了那條異錦被、捲作一束、就作睡起要瀉溺的聲音、公然拽開艙門、走出溺溺、徑跳上岸去了、船中諸人一些不覺、及到天明、船中不見錦被、滿艙鬧嚷、公子甚是歎惜、與衆客商量要告官、又不直得、要住了、又不捨得、只得許下賞錢一千、招人追尋踪跡、懶龍同了昨日一干人下船中對公子道、船上所失錦被、我們已見在一个所在、公子發出賞錢與我們弟兄買酒喫、包管尋來奉還、公子立教取出千錢來放着、待被到手即發、懶龍道可叫管家隨我們

去取、公子分付親隨家人、同了一夥人、走到徽州當內、認着錦被、正是元物、親隨便問道、這是我船上東西、爲何在此、當內道、早間一人拿此被來當、我們看見此錦、不是這裡出的、有些疑心、不肯當錢與他、那个人道、你每若放不下時、我去尋个熟人、來保着、秤銀子去就是、我們說這个使得、那人一去竟不來了、我元道必是來歷不明的、既是尊舟之物、拏去便了、等那个來取時、小當還要捉住了他、送到船上來、衆人將了錦被、去還了公子、就說當中說話、公子道、我們客邊的人、但得原物不失罷了、還要尋那賊人怎

的就將出千錢送與嬾龍、等一夥報事的人、衆人收受、俱到酒店裡破除了、元來當裡去的人、也是嬾龍央出來、把錦被卸放在那裡、好來請賞的、如此作戲之事、不一而足、正是

臚傳能發塚　穿窬何足薄
若託大儒言　是名善戲謔

嬾龍固然好戲、若是他心中不快意的、就連眞帶耍、必要擾他、有一夥小偷置酒邀嬾龍遊虎丘、船經山塘、暫停米店門口河下、穿出店中、買柴沽酒、米店中人嫌他停泊在此、出入攪擾、厲聲推逐、不許繫纜、衆

倘不平等、懶龍去个張色道、此間不容借走、我們因此必然移船下去些、別尋好上岸處罷了、何必動氣、遂教把船放開、衆人還忿忿、懶龍道、不須角口、今夜我自有處置他所在、衆人請問、懶龍道、你們去尋一隻站船來、今夜留一樽酒一个榼、及燒酒家火、薪炭之類、多安放船中、我要歸途一路賞月色到天明、你們明日便知、眼下不要說破、是夜虎丘席罷、衆人散去、懶龍約他明日早會、止留得一个善飲的爲伴、一个會行船的持篙、下在站船中囬來、經過米店河頭、店中已扃閉得嚴密、其時河中賞月歸舟吹唱過往的甚多

米店裡頭人、安心熟睡、懶龍把船貼米店板門住下、日間看在眼裡、有米一囤在店角落中、正臨水次近板之處、懶龍袖出小刀、看板上有節處一挖、那塊木節圓圓的落了出來、板上老大一孔、懶龍腰間摸出竹管一个、兩頭削如藕披、將一頭在板孔中、插入米囤、略擺一擺、只見囤內米簌簌的從管裡瀉將下來、就如注水一般、懶龍一邊對月舉杯酣呼跳笑、與瀉米之聲相雜、來往船上多不知覺、那家子在裡面睡的、一發夢想不到了、看看斗轉參横、管中沒得瀉下、想來囤中已空、看那船艙也滿了、便叫解開船纜慢

（酬前日勞得）

（趣已不及）

慢慢的放了船去，到一僻處，衆偷皆來，懶龍說與緣故，盡皆撫掌大笑。懶龍拱手道，聊奉列位衆分，以答昨夜盛情。竟自一無所取。那米店直到開倒，纔知其中已空，再不曉得是幾時失去，怎麼樣失了的。蘇州新興百柱帽，少年浮浪的無不戴着裝幌。南園側東道堂白雲房一起道士，多私下置一頂，以備出去游耍，好裝俗家。一日夏月天氣，商量游虎丘，已叫下酒船，有个紗王三，乃是王織紗第三个兒子，平日與衆道士相好，常合伴打平火。衆道士嫌他慣討便宜，且又使酒難堪，這番務要瞞着了他，不想紗王三已知道

著子做得花一朵絕妙

此事恨那道士不來約他、却尋懶龍商量要怎生敗他游興。懶龍應允、即閃到白雲房、將衆道常戴板巾盡取了來、叙王三道、何不取了他新帽、要他板巾何用。懶龍道、若他失去了新帽、明日不來游山了、有何趣味、你不要管、有我明日消遣他。叙王三終是不解其意、只得隨他。明日一般道士、輕衫短帽、裝束做少年子弟、登舟放浪。懶龍青衣相隨、下船蹲坐船梢。衆道只道是船上人、船家又道是跟的侍者、各不相疑、開得船時、衆道解衣脫帽、縱酒歡呼。懶龍看个空處、將幾頂帽揣在袖裡、擺頭摸出昨日所取幾頂板

巾放在其處行到甘露橋邊攏船近岸纔能已望岸上跳將去了一夥道士正要著衣帽登岸瀟灑尋帽不見但有常戴的羅帽巾壓摺整齊安放做一堆在那裡眾道大嚷道怪哉怪哉我們的帽子多在那裡去了船家道你們自收拾怎麼問我船不漏針料沒失處眾道又各處尋了一遍不見蹤影問船家道方纔你船上有个穿青的瘦小漢子走上岸去叫來問他一聲敢是他見在那裡船家道我船上那有這人是跟隨你們下來的眾道嚷道我們幾曾有人跟來這是你串同了白日撦掄了我帽子去了我們帽

子幾兩一頂結的決不與你干休扭住船家不放船家不伏大聲嚷亂岸上聚起無數人來蜂擁爭看人叢中走出一个少年子弟模樣的跳下船來道爲甚麼喧鬧衆道與船家各各告訴一番衆道認得那人道是決幇他的不匡那人正色起來反責衆道道列位多是羽流自然只戴衣巾上船今衣巾多在那里再有甚麼百姓帽分明是誣詐船家了看的人聽見總曉得是一般道士衣巾見在反要詐船上賠帽子發起喊來就有那地方游手好閑幾个攬事的光棍來出尖伸拳擄手道果是賊道無理我們打他一頓拳

來送官、那人在船裡搖手指住道、不要動手、不要動手、等他們去了罷、那人忙跳上岸、衆道怕惹出是非來、叫快開了船、一來沒了帽子、二來被人看破、裝幌不得了、不好登山、怏怏而回、枉費了一番東道、落得掃興、你道跳下船來道人是誰、正是紗王三、懶龍把板巾換了帽子、知會了他、趁擾攘之際、特來証實道士本相、掃他這一場、道士回去、還纏住船家不歇、紗王三叫人將幾頂帽子送將來、還他、上覆道已後做東道、要灑浪那帽子時、千萬通知一聲、衆道纔曉得是紗王三耍他、又曾聞懶龍之名、曉得紗王三平日

可以垂淚

與他來往、多是懶龍的做作了、其時隣境無錫有個知縣、貪婪異常、穢聲狼籍、有人來對懶龍道、無錫縣官衙中金寶山積、無非是不義之財、何不去取他些來、分惠貧人也好、懶龍聽在肚裡、即往無錫地方、晚間潛入官舍中、觀看動靜、那衙裡果然富貴、但見

連箱綿綺、累架珍奇、元寶不用紙包、疊成行列、器皿半非陶就、擺滿金銀、大象口中牙、蠢婢將來揭火、犀牛頭上角、小兒拿去盛湯、不知夏楚追呼、拆了人家幾多骨肉、更兼苞苴混濫、捲了地方到處皮毛、費盡心要傳家裡子孫、靦着面且認民之父

毋、

嬾能看不盡許多奢華、想道、重門深鎖、外邊掛鈴之聲不絕、難以多取、看見一个小匣、十分沈重、料必是精金白銀、溷在身邊、心裡想道、官府衙中之物、省得明日胡猜亂猜、屈了無干的人、摸出筆來、在他箱架邊墻上、画着一枝梅花、然後輕輕的從屋簷下望衙後出去了、過了兩三日、知縣簡點宦囊、不見一个專放金子的小匣兒、約有二百餘兩金子在內、價值一千多兩銀子、各處尋看、只見傍邊画着一枝梅墨跡尚新、知縣喫驚道、這分明不是我衙裡人了、卧房處

誰人來得、却又從容画梅爲記、此不是个尋常之盜必要查他出來、遂喚取一班眼明手快的應捕、進衙來看賊跡、衆應捕見了壁上之画、喫驚道、覆官人、這賊小的們曉得了、却是拏不得的、此乃蘇州城中神偷、名曰懶龍、身到之處、必寫一枝梅在失主家爲認號、其人非比等閒手段、出有入無、更兼義氣過人、处黨極多、尋他要緊、怕生出別事來、失去金銀、還是小事、不如放捨罷了、不可輕易惹他、知縣大怒道、你看這班奴才、既曉得了這人名字、豈有拿不得的、你們專慣與賊通同、故意把這等話黨庇他、多打一頓大

限你們今要你們拏賊且問下在那裡十日之內不拏來見我多是一个死應捕不敢回答知縣即喚書手寫下捕盜批文差下捕頭兩人又寫下關子知會長吳二縣必要拏那懶龍到官應捕無奈只得到蘇州來走一遭正進閶門看見懶龍立在門口應捕把他肩甲拍一拍道老龍你取了我家官人東西罷了賣弄甚麼手段畫着梅花今立限與我們必要拿你到官却是如何懶龍不慌不忙道不勞二位費心且到店中坐坐細講懶龍拉了兩个應捕一同到店裡來占副座頭喫酒懶龍道我與兩位商量你家縣主

果然要得我緊，怎麽好累得兩位。只要從容一日，待我送个信與他，等他自然收了牌票，不敢問兩位要。我何如。應捕道：這个雖好，只是你取得他的忒多了，他說多是金子，怎麽肯伏手。我們不同得你去，必要爲你受虧了。懶龍道：就是要我去，我的金子也沒有了。應捕道：在那里了。懶龍道：當下就與兩位分了。應捕道：老龍不要取笑。這樣話，當官不是要處。懶龍道：我平時不曾說誑語，原不取笑。兩位到宅上去一看便見。扯着兩个人耳朶說道：只在家裡瓦溝中去尋就有。應捕曉得他手段，忖道：萬一當官這樣說起來

眞个有贓在我家裡、豈不反受他累、遂商量道、我們不敢要老能去了、而今老能待怎麽分付、獺能道、兩位請先到家、我當隨至、可會知縣官人、不敢提起、決不相累就罷了、隨開拔出一包金子、約有一兩重、送與兩人道、權當蠢贄、從來說公人見錢、如蒼蠅見血、兩个應捕看見赤艷艷的黃金、怎不動火、笑欣欣接受了、就想此金子、未必不就是本縣之物、一發不敢要他同去了、兩下別過、獺能連夜起身、早到無錫、晚來已閃入縣令衙中、縣官有大小孺人、這晚在大孺人房中宿歇、小孺人獨自在帳中、獺能揭起帳來、伸

（作甲髻妙）

手進去一摸摸着頂上青絲髻、真如盤龍一般、蟠龍將剪子輕輕剪下、再去尋着印箱、將來撬開、把一盤髮髻、撴在箱內、仍與他關好了、又在壁上画下一枝梅、別樣不動分毫、輕身脫走、次日小孺人起來、忽然頭髮紛披、覺得異樣、將手一摸、頂髻俱無、大叫起來、合衙驚怪、多跑將來問緣故、小孺人哭道、誰人使促（必說）掐、把我的頭髮剪去了、（大奇矣）忙報知縣來看、知縣見帳裡坐着一个頭陀、不知那裡作怪起、想着平日絲雲委地、好不可愛、今却如此模樣、心裡又痛又驚、道前番金子失去、尚在嚴提未到、今番又有歹人進衙了、別

件猶可、縣印要緊、亟取印箱來看、看見封皮完好、鎖鑰俱在、隨即開來看時、印章在上格不動、心裡畧放寬些、又見有頭髮纏繞、撥起上格、底下一堆髻髮散在箱裡、再簡點別件、不動分毫、又見壁上畫着一枝梅、連前湊做一對了、知縣嚇得目睜口呆、道、元來又是前番這人、見我追得急了、他弄這神通出來、報信與我、剪去頭髮、分明說可以割得頭去、放在印箱裡、分明說可以盜得印去、這賊直如此利害、前日應捕們勸我不要惹他、元來果是這等、若不住手、必遭大害、金子是小事、拚得再做幾个富戶不着、便好補塡、

了、不要追究的是、連忙掣籤去喚前日差往蘇州下關文的應捕來銷牌、兩个應捕自那日與懶龍別後來到家中、依他說話、各自家裡屋瓦中尋、果然各有一包金子、上寫着日月封記、正是前日縣間失賊的日子、不知懶龍幾時送來藏下的、應捕老大心驚、咬着指頭道、早是不拏他來見官、他一口招出、搜了贓去、渾身口洗不清、只是而今怎生回得官人的話、叫了夥計、正自商量躊躇、忽見縣裡差籤來到、只道是拏違限的、心裡慌張、誰知却是來叫銷牌的、應捕問其緣故、來差把衙中之事一一說了、道官人此時好

不驚怕還敢拏人應捕方知嬾龍果不失信已到這裡弄了神通去了眞實好手段嘉靖末年吳江一个知縣治行貪殘心術狡狠忽差心腹公人賫了聘禮到蘇城求訪嬾龍要他到縣相見嬾龍應聘而來見了知縣禀道不知相公呼喚小人那廂使用知縣道一向聞得你名有一機密事要你做去嬾龍道小人是市井無賴旣蒙相公青目要幹何事小人水火不避知縣屏退左右密與嬾龍商量道叵耐巡按御史到我縣中只管來尋我的不是我要你去察院衙裡偷了他印信出來處置他不得做官了方快我心你

成了事、我與你百金之賞、懶龍道、管取手到拏來、不負台旨、果然去了半夜、把一顆察院印信、弄將出來、雙手遞與知縣、知縣大喜道、果然妙手、雖紅線盜金盒、不過如此神通罷了、急取百金賞了懶龍、分付他快些出境、不要留在地方、懶龍道、多謝相公厚賜、只是相公要此印怎麼、知縣笑道、此印已在我手、料他奈何我不得了、懶龍道、小人蒙相公厚德、有句忠言要說、知縣道怎麼、懶龍道、小人躲在察院梁上半夜、偷看巡按爺燭下批、詳文書、運筆如飛、處置極當、這人敏捷聰察、瞞他不過的、相公明日、不如竟將印信

史兵知人
僂壑

賊贓、只說是夜巡所獲贓已追去、御史爺縱然不能無疑、却是文墨之間、自然不敢與相公異同了、縣令道還了他時、却不依舊讓他行事去、豈有此理、你自走你的路、不要管我、嬾龍不敢再言、潛蹤去了、却說明日察院在私衙中開印來用、只剩得空匣、叫內班人等、遍處尋覓、不見蹤跡、察院心裡道、再沒處去、那个知縣曉得我有些不像意他、此間是他地方、奸細必多、叫人來設法過了、我自有處、分付衆人、不得把這事漏洩出去、仍把印匣封鎖如常、推說有病不開門坐堂、一應文移、權發巡捕官收貯、一連幾日、知縣、

曉得這是他心病發了、暗暗笑着、却不得不去問安、察院見傳報知縣來到、即開小門請進、直請到內衙牀前、歡然談笑、說着民風土俗、錢粮政務、無一不剖膽傾心、津津不已、一茶未了、又是一茶、知縣見察院如此肝鬲相待、反覺跼蹐不曉是甚麽緣故、正絮話間忽報廚房發火、內班門早廚役紛紛趕進、只叫燒將來了、爺爺快走、察院變色、忽走起來、手取封好的印匣、親付與知縣道、煩賢令與我護持了出去、收在縣庫、就撥人夫快來救火、知縣荒忙失錯、又不好推辭只得抱了空匣出來、此時地方水夫俱集、把火救

滅，只燒得廚房兩間，公廨無事。察院分付把門關了，這个計較，乃是失印之後，察院預先分付下的。知縣回去思量道，他把這空匣交在我手，若仍舊如此送還他，開來不見印信，我這干係須推不去，展轉無計，只得潤開封皮，把前日所偷之印，仍放匣中，封鎖如舊。明日升堂，抱匣送還。察院就留住知縣，當堂開驗。印信印了許多前日未發放的公文，就于是日發牌起馬，離却吳江，却把此話告訴了巡撫都堂，兩个會同，把這知縣不法之事，恭奏一本，論了他去。知縣臨去時，對衙門人道：懶龍這人，是有見識的，我悔不用

其言、以至於此、正是

　　枉使心机。　　自作之孽

　　無梁不成。　　反輸一帖。

懶龍名既流傳太廣、未免別處贓情、也有疑猜着他的、時將有些株連着身上、適遇蘇州府庫、失去元寶十來錠、做公的私自議論道、這失去得沒影響、莫非是懶龍、懶龍卻其實不曾偷、見人錯疑了他、反要打聽明白此事、他心疑是庫吏知情、夜藏府中公廨黑處、走到庫吏房中靜聽、忽聽庫吏對其妻道、吾取了庫銀、外人多疑心懶龍、我落得造化了、卻是懶龍怎

府應承、我明日把他一生做賊的事跡、纂成一本送與府主、不怕不拿他來做頂缸、懶龍聽見心裡思量道、不好不好、本是與我無干、今庫吏自盜、他要卸罪官面前府裁着我、官吏一心、我又不是沒一點黑跡的、怎辨得明白、不如逃去了爲上、着免受無端的拷打、連夜起身竟走南京、詐粧了雙盲的、在街上賣卦、蘇州府太倉夷亭有个張小舍、是个有名極會識賊的魁首、偶到南京街上、撞見了道、這盲子來得蹊蹺、仔細一相、認得是懶龍詐粧的、一把扯住、引他到僻靜處、道你偷了庫中元寶、官府正在追捕、你却道來

這裡粧此模樣躲閃麼、你怎生瞞得我、這雙眼過懶龍攙了小舍的手道、你是曉得我的、該替我分剖這件事、怎麽也如此說、那庫裡銀子、是庫吏自盜了、我曾聽得他夫妻二人床中私語、甚是的確、他商量要推在我身上、暗在官府處下手、我恐怕官府信他說話、故逃亡至此、你若到官府處、把此事首明、不但得了府中賞錢、亦且辨明了我事、我自當有薄意奉敝你、今不要在此處破我的道路、小舍原受府委、要訪這事的、今得此的信、遂放了懶龍走回蘇州出首、果然在庫吏處、一追便見、與懶龍並無干涉、張小舍首

[illegible]得賞受了官賞過了幾時又到南京撞見懶龍仍扮着盲子在街上行走小舍故意撞他一肩道你蘇州事已明前日說話的怎麼忘了懶龍道我不曾忘你到家裡灰堆中去看便曉得我的薄意了小舍欣然道老龍自來不掉謊的别了回去到得家裡便到灰中一尋果然一包金銀合着白晃晃一把快刀埋在灰裡小舍伸舌道這个狠賊他怕我只管纏他故雖把東西謝我却又把刀來嚇我不知幾時放下的真是神手段我而今也不敢再惹他了懶龍自小會第二番遇見他蘇州事只曉得無碍了恐怕終久

有人算他、此後收拾起手段、再不試用、實實賣卜度日、棲遲長干寺中、數年竟得善終、雖然做了一世劇賊、並不曾犯官刑、刺臂字、至今蘇州人、還說他狡猾耍哄事躰不盡、似這等人、也算做穿窬小人中大俠了、反比那面是背非、臨財苟得、見利忘義一班峩冠博帶的不同、況兼這番神技、若用去偷營劫寨、爲間作諜、那里不幹些事業、可惜太平之世、守文之時、只好小用伎倆、供人話柄而已、正是

世上于今半是君、猶然說得未均勻、
懶龍事蹟從頭看、豈必穿窬是小人、

卷終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目錄

第一折
提綱
第二折
破堅
第三折
訊燈
第四折
詞忤
第五折

闖禁
第六折
折柳
第七折
賜環
第八折
俠遊
第九折
閙燈

宋公明鬧元宵雜劇

（貴耳集　甕天脞語）紀事

即空觀　填詞

第一折　提綱（末上）

青玉案東風未放花千樹、早吹隕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靨盈盈暗香去、衆裏尋香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李師師手破新橙　周待制慘賦離情

小旋風簪花禁苑　及時雨元夜觀燈

（不中二字俱作平）

第二折　破橙

生扮周美成上　用支思韻

（仙呂引子）【紫蘇丸】窮秀才學問不中使。是門庭那堪投止甚因緣得逗女嬌姿。想君王禁不住相思死。

【憶秦娥】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人如玉、翠翹金鳳、內家裝束、○嬌羞愛把眉兒蹙。逢人只唱相思曲、相思曲。一聲聲是怨紅愁綠。自家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氏、才學擬揚雲、曾獻汴都之賦。風流欺柳七、同傳樂府之名、典冊高文。不曉是翰墨林中大手、淫詞艷曲、多認做繁華隊裏當家、只得混俗和光、偷閒寄傲。見作開封監稅、權爲吏隱金門。此

間有箇上廳行首李師師，乃是當今道君皇帝所幸。此女風情不凡，委是烟花魁首，亦且善能賓饗，鍾愛文人。小生素彼不棄，忝在相知。今日天氣寒冷，料想官家不出來了，不免步至他家，取醉一回則箇。（行介）

仙呂過曲【醉扶歸】他九重兀自關情事，我三生結下小綠兒。兩字温柔是證明，師儘樹起鶯花幟。任奇葩嬲媛向南枝。這芳香自惹蜂蝶恣。（旦扮李師師上）

【前腔】舞裙歌扇烟花市，便殊宮蕋殿有甚參差。誰許輕來覷，衆恩須不是閒階址。花衚衕排下箇海神祠。

破題兒先把君王試。

奴家李師師是也。誰人在客堂中。上前看去。（相見）

（介）呀元來是周官人。甚風吹得到此（生）小生心緒無聊。願與賢卿一談。想今日天氣嚴寒。官家不出。故爾造訪。（旦）旣如此。小妹煖酒。與官人敵寒清話。丫鬟取酒過來。（丑扮丫鬟持酒上）有酒。（旦）送（介）

【桂枝香】高賢來至。撩人清思。俺這家門戶呵。假饒終日喧闐。只算做黃昏獨自。論知心有幾。論知心有幾多情相覷。甘當陪侍。（介）孜孜最是疼人處。吹燈帶笑時。（生）

【前腔】迂疎寒士。饒窮酸子。謝娘行照心底種情。早賞識胸中奇字。論知音有幾。論知音有幾似這般。憐才誰似。辦取志誠無二。（合前）小生扮宋道君小道服帶二內侍上

【賺】美玉於斯。微服潛行有所之。風流事誰言王者必無私。（內侍喝）駕到（生旦慌介）（旦）忙迎候（生）書生俏膽無雙翅。（躲床下介）且向床陰作伏雌。（小生）聽宣示從容祗對無遷次（旦拜介）妾當萬死妾當萬死

（小生）賜卿平身（旦）願官家萬歲（小生）愛卿坐了講話。（旦謝恩介）聖駕光臨。龍體勞頓。臣妾敢奉卮酒

上壽。（內作樂旦送酒介）（小生）朕有新物、可以下酒。（袖出橙介）（旦）芳香酷烈。此地所未有也。（小生）此江南初進到、與卿同之。（旦）容臣妾手破。以刀作虀、配鹽下酒（小生進酒介）

（棹角兒序）這新橙芳香正滋、驛傳來江南初至。須不是一騎紅塵。也煩着幾多星使、試看他。下并刀。雕吳鹽。勝金虀。同玉膾手似凝脂。（吹笙合唱）寒威方肆、獸煙裊絲、笑欣欣、調笙坐對。醉眼迷睃。

（小生）酒典已闌。朕將還宫矣（旦）臣妾有一言。向官家敢道麽。（小生）恕卿無罪。（旦附耳作低唱）

問、今宵誰行侍私、（小生笑介）不要管他、（旦）這些
[illegible][illegible]啓齒、聽嚴城鼓、已三撾。六街中少人行止。試
看[illegible]露、霜濃、驂馬滑、到不如。休、回去着甚嗟咨。（合前）
（小生）愛卿愛朕、言之有理。傳與內侍、明早還宮、攙
（旦有介）

（尾聲）留戀此、處歡、情態、抵多少昭陽殿、裡夢迴時。（合）
怎知道行雨行雲在別、一司、（全下）

（生作床下出介）奇哉奇哉。嚇殺我也。饒倖殺我也。
你看他剖橙而食、促膝而談。欲去欲留、相謔相謔。
若有史官在傍、也該載入起居注了。小臣何緣。得

以親見親聞不免將一時光景作一新詞以記其
事。（詞寄少年遊）（念奴）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
新橙。錦幄初溫。獸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
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
少人行。詞已寫完。明日與師師看了。以博一笑。
（皂羅袍）偶到陽臺左次。遇東皇雨露正酒旁枝。新橙
詩出傲霜姿。玉笙按就纖纖指。低聲厮諢。含嬌帶嗤。
不如休去。殷勤致辭。怕官家不押鬧鬭鬭字。
未許流鶯過院牆　天家只於此賦高唐
犬鴟飛在梧桐上　自有傍人說短長

第三折　訊澄（外扮宋公明領從人上）（用江陽韻）

（中呂引子）（粉蝶兒）四海無人。誰知俺滿懷忠壯。這些時且自埋藏。借山東煙水寨。三關興旺。問誰當。這橫行一時無兩。

一水窪中舡出。令萬山深處自鳴金。包身義膽青男子。也自稱名在菉林。我乃山東宋江。表字公明。現為梁山寨主。替天行道。人多稱我為及時雨。目下天氣嚴寒。不知山下有甚事體。且待眾兄弟到來。試問則箇（眾扮梁山泊好漢淨扮李逵照常上場詩通姓名相見介）（外）眾兄弟山下有甚事來。（淨）

敢哥哥得知。朱貴酒店裡。拿得一班萊州府燈匠。往東京進燈的。未敢擅便押在關前聽令（外）休得要驚嚇他。押上堂來我問咱（眾）得令。（雜扮燈匠擁上）朝為田舍郎。獻燈忠義堂。寨主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眾）燈匠當面（外）

（中呂過曲）尾犯序率土戴君王。豈是吾儕。不曉倫常。諂佞盈朝。致閭閻盡荒。燈匠。無非是繁華景物。纔顯出精工伎倆。爭知道。脂膏盡處。黃雀覷螳螂。（雜叩頭介）

（前腔換頭）應當。燈鋪乃官行。里甲排門。痛比錢糧。今年官家大張燈火。慶賞元宵。着落本州解造五架好燈

這燈呵妙手雕鏤、號玲瓏、玉光、（外）我多取了你的。你待如何（雜）驚惶、若還是山中盡取、難銷破京師業帳。作悲（介）從何處、重尋兒女、更一度哭爹娘

（外）聽之可傷、我這你要來若取了你的。恐怕你哭苦、不當穩便只取你小的一架、値多少價錢（雜）本錢二十兩。大王跟前不敢說價（外）就與你二十兩。其餘的你們自解官。（雜）多謝大王、雙手劈開生死路。一身跳出是非門（下）（外）衆兄弟、據燈匠所言。京師十分好燈、我欲往看一遭。

（前腔換頭）京華靡麗鄉。少長山東。未得徜徉、改換規模

到天邉日旁（淨）斟量若還遇風波競險須難免干戈鬧裏。分明是。龍居淺地索是要隄防

（外）我日間只在客店裡藏身。夜晚入城看歷。不足爲慮。且聽我分撥。我與柴進戴宗燕青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一路。只此四路人。暗地相隨。緩急策應。其餘兄弟。盡數在家守寨。（淨李逵云）說東京好燈。我也要去走一遭（外）你如何去得。（淨）我如何去不得（外）你生性不善。面麗醜惡（淨）幾曾見我那里唬殺了別人家大的小的。若不帶我去。我獨自一箇。先趕到東京

殺他一場。大家看不安穩（外）既然要去只打扮做伴當。跟隨着我。不許惹事便了。

（前腔）王都本上邦須勝似軍州馬壯人強。此去私游要行踪歛藏。（衆）須使一隊隊分行佈擺一步步回頭顧望從今日長安夢裡撥起是非場。

（外）明日黃道吉日就此起行（衆）得令。

且解征袍脫茜巾　洛陽如錦舊知聞
相逢何用通名姓　世上于今半是君（衆擁陣下）

第四折　詞件（旦扮李師師上）（周唐青韵）

【南呂過曲】（一江風）是生來慕得排場勝那箇曾紅定但細

遙。便有姻緣。暮雨朝雲暫主巫山令。嬌娥不憑鑽蘆王取次行。是風流占盡無餘剩。

妾身李師師。前日正與周美成飲笑。恰遇官家到來。倉忙避在床下。後來官家話言動止。盡爲美成所見。美成填作一詞。眼前說話。盡作詞中佳料。似此才人。眞甚愛敬。今日無事在此。且把此詞展玩一遍則個。（小生道服扮道君上）

【前腔】離宮闈喜踏閒花徑。種下風流姓。但相從可意冤家。別樣溫柔。反似多徯倖。知他是怎生拚傾若個城。任朝端絮不了躬三聖。

已到師師家了。師師那裡（旦迎駕介）臣妾候迎聖駕。願官家萬歲。（小生）賜卿平身。愛卿。朕因元宵將近。暫息萬機。來此清閑。訪卿夜話。（旦）臣妾潔除几席。專候駕臨。（小生看案上介）愛卿在此看些甚麼。（見詞介）元來是一首詞。（念前詞介）此乃前日與卿晚夕的光景。何人隱括入詞。（旦）不敢隱瞞。實出周邦彥之筆。（小生）周邦彥爲何卻得這等親切。似目見耳聞的一般。（旦）臣妾萬死。前日偶與周邦彥在此閒話。適遇駕到。邦彥無處躲避。竄伏床下。故彼時官家與臣妾舉動言語。悉被窺見。作此詞以紀

共事。〔小生怒介〕輕薄如此。可恨可恨。

〔鎖寒窗〕是何方劣相酸丁。混入花叢舉止輕看論黃數黑畫影描形機關逗處脣鎗廝逞。怎當他風狂行徑。〔合〕思量直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旦跪介〕那彥之罪。皆臣妾之罪也。望天恩寬宥〔起介〕

〔前腔〕念他們白面書生得見天顏喜倍增任一時風欠寫就新聲知他那是違條干令總歌謳太平時境〔合〕思量有恁不相應便早遣離神京

〔小生〕這個斷難饒他。明日分付開封府。逐他出城

便了。

（旦）一曲新詞話不投（小生）明朝謫遣向滄州

（合）是非只爲多開口　煩惱皆因強出頭

第五折　鬧禁（末儒巾扮柴進貼小帽扮燕青仝上）　用齊微韵

（末）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則俺是梁山泊上第十位頭領小旋風柴進。這箇兄弟是第三十六位頭領浪子燕青。隨俺哥哥宋公明下山。到東京看燈。哥哥在城外住下。俺和這箇兄弟先進城來探聽光景。做一番細作。早已入城來了也。

非（正宮端正好）却離了水雲鄉。早來到繁華地。路傍

人不索猜疑。滿朝中不及俺那山間位。衠一味懷忠義。

（貼）哥哥。來到東華門外。你看街上的人。好不多也。

（末）

滾綉毬景色奇。士女齊。滿街衢遊人如蟻。大多來肉眼愚眉。（手指介）兄弟。你看那戴翠花着錦衣。一班兒紛紛濟濟。走將來別是容儀。多曾是堂中珠履三千客。須不似山上兜鍪八面威煞有蹺蹊。

兄弟。俺到酒坊中坐下。你去看那錦衣花帽的。與我賺將一箇來者。（貼）理會得。（丑扮王班直上）花有

重開日、人無再少年。俺乃穿宮班直老王的便是方纔宮中承應出來。且到街上走一走。（貼迎拜介）觀察。小人恭喏。（丑作不認介）你是何人。咱不認得。（貼）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舊交。特使小人來相請。觀察莫不姓張。（丑）俺自姓王。（貼）小人負慌失錯了。正是叫小人請王觀察。（丑）你主人是誰。（貼）觀察同小人去。見面就曉得。（丑）而今在那里。（貼）在這閣兒裡。（走到介對末云）請到王觀察來了。（末迎介）

【倘秀才】見說着良朋遇值。（揖介）忙舉手當前拜禮。（丑還禮介）在下眼拙。失志了足下。願求大名。（末笑介）俺

是恁二十年前一舊知。這些時離別久。往來稀今朝厮會。

（丑想介）其實一時想不起。（末）小弟且不說等兄長丑想。想不出時。只是罰酒。（雜送酒肴上末送酒介）（滾綉毬）俺這里殷勤待舉觴。尊兄且莫推。誰敎你貴人忘記。辭不得罰盞淋漓。（丑）在下喫不得急酒。醉了須悮了點名。（末）正要問兄長頭上爲何戴這朶翠花（丑）官家慶賞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班。每班二百四十人。通共五千七百六十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箇。鑿着與

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里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祗勾入內裡去。（末）小弟却不省得。元來是打扮齊。入內直。便飲一醉不妨。總無過隨行逐隊。料非關違悞了軍機。小的每從一杯熱酒來。奉敬兄長者。（貼取酒下藥介（末奉酒介）兄長飲此一杯。小弟敢告姓名。（丑）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末灌酒介（丑飲介）（末）你早忘眼底人千里。且盡尊前酒一杯。則交我含笑微微。（丑作醉倒介（末）早已麻倒了也。且脫他錦衣花帽下來。待俺穿戴了。竟做入直的。到內裡看一遭裝

（換衣帽介）兄弟你扶他去床上睡着。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出去未回。好生支吾者。（貼）不必分付。自有道理。（秋丑下）（末）俺如此服色進内去。料沒擋闌也呵。（行介）

（倘秀才）本是箇水滸中魔君下世。權做了皇城内當蹉偎偪。抵多少壯士還家盡錦衣。從此去。到宫闈。沒些兒迴避。

呀。你看禁門上並無阻礙。一直到了紫宸殿。殿門上多有金鎖鎖着。進去不得。且轉過凝暉殿。殿旁有路。轉將入去。元來又是一箇偏殿。牌上金書睿

思殿三字。側首一扇硃紅槅子。且喜開着。不免閃將入去。

滚綉毬 幸逢着殿宇開。閃入箇錦繡堆。耀人睛簾垂翡翠。有不迭案滿珠璣。則見架上簽。盡典籍。奚超墨龍文象筆。薛濤箋子石端溪。御屏上山河一統皆圖畫。此及俺水泊三關也在範圍。這的是帝主宏規。

轉過御屏後邊。元来這是素面。却有幾箇大字在上。待我看者。（念介）山東宋江。淮西王慶。河北田虎。江南方臘。呀。好不利害也。

叨叨令 御屏上寫得淋淋侵侵地。多是些綠林中一

派參參差差諱。列兩行墨印分分明明配。俺哥哥早占了高高強強位。（拔刀介）俺待取下來也麼哥。俺待取下來也麼哥。（作挖下走介）急抽身且自慌慌忙忙退。

已把四字挖下。急走出殿門回去者。

（滚綉毬）這事兒好駭驚。這事兒忒罕希。到那帝王家一同兒戲。倘一似出函關夜度鳴雞。（外上接介）哥哥來了也。看得如何。（末）且禁聲。莫笑嗐。幹着的一椿機密兒敢他姓字高題。（將字與外看介）略施萬丈深潭計。已在驪龍頷下歸落得便宜。

（貼）請問哥哥。這是甚麼意思。（末）此處耳目較近。不便細說。到下處見了大哥。自知明白。且脫下衣帽叫（做脫衣帽介）（貼）這人還未醒。把衣服交與店家罷。（叫介）酒保。（酒保上）官人有何分付。（末）俺和這王觀察是兄弟。恰纔他醉了。俺替他去內裡點名了回來。他還未醒。俺却在城外住。恐怕誤了城門。剩下的酒錢。多賞了你。他的服色號衣多在這里。你等他醒來。交付還他。俺們自去了。（酒保）官人但請放心。男女自會伏侍。（笑介）這樣好主顧。剩錢多賞了我。明日再來下顧一下顧。若要號衣用時。我在藏

莊去聲

房中借一付與你（下）（末）

（尾聲）俺入宮的悄冥冥已將望帝春心遞。那醉酒的黑憨憨兀自莊周曉夢迷。卻不道他是何人我是誰。借得宮花壓帽低。天子門庭去復回。御墨鮮妍滿袖攜。少不得驚動官家心下疑。索盡宮中甚處追。空對屏見三嘆息。怎知俺小旋風爺爺親身來看過了你。

（仝下）（丑吊場上）一覺好睡也酒保。方才請我的官人那裡去了。（內應）他見你醉了。替你去點了名叫來。你還未醒。恐怕悮了城門。他出城去了。留下號衣在此還你。（丑）好沒來歷。又不知姓張姓李。就是

生我的故人、請我喫得酩酊、敢是拐我當酒喫的。酒保他會鈔過不曾、（內）會鈔過了、（丑）奇怪、酒錢又不欠。衣服又在此、他拐我甚麼、我不是落得喫的了。看來我是箇刷子、他也是箇痴人（詩云）有人請喫酒、問着不開口、灌我醺醺醉、他自往外走、這番好主人、十番擂着九好、造化好造化、（笑下）

第六折　折都

生扮周美成上　用先天韻

雙調引子（搗練子）愁脉脉、意懸懸、奪去微官不值的錢、只恨元宵將近矣、嫦娥從此隔天邊。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人如風後入

江雲情似雨餘粘地絮。下官周美成。只因今上微行妓館、偶得竊窺度一新詞、致觸聖怒、宣示蔡京丞相、着落開封府。要按發我課稅不登。府尹說、惟有此官課額增羨。蔡京道、聖意如此。只索還就屈坐。劾上一本、隨傳聖旨、周邦彥職事廢弛。日下押出國門、好不寃枉也。我想一官甚輕。不做、也罷。只是元宵在即、良辰美景。萬民同樂、獨我一人不得與觀、這也猶可、怎生撇得下心上李師師呵。他着人來說。要到十里、長亭、送我起程。敢待來也。（旦上）

海棠春　何處是離筵。舉步心如箭、

芽美成已在此了（相見介）（旦）宫人風波忽起離別須臾無限衷情特來面訴（生）賢卿遠至足感深情只是我事出無端非意所料這分別好難割捨呵（旦）小妹聊具一杯與君話別（生）生受你想小生呵

（仙呂入雙調過曲）【園林好】書生命隨方受遭書生態無人見憐投至得娘行繾綣後倸煞熱香扇平白地降灾愆（旦）

【前腔】遇君王承恩最優遇多才鍾情更棄殊消受皇躬垂眷一謎裡慕英賢怎知道事相牽（生）想那日呵

【江兒水】寒夜挑燈話爐中火正燃君王驀地來游宴

躲避慌忙身還顫眼睜睜倚戶涎空嚥刻地芳心思
展（合）一曲新詞到做了陽關三轉（旦）
【前腔】當日心中事君前不敢言誰知惡地能顛變判
捨些時無情面笑啼兩下思成怨教我如何過遣（合）
【前腔】

【五供養】殘禍活兒一箇新燈剖出寃渥開封違聖意
不論羨餘錢官許空貶端只爲床頭銓選一霎分離
去怎俄延（合）何日歸來舊家庭院（旦）
【前腔】君王不辨揣煞風光當甚傳宣知心從避地無
計可回天奴身命蹇禁不住淚痕如線愁看元宵月

兩地自爲關。（合前）
（旦）君家以詞得名、以詞得罪。今日之別、豈可無詞。
（生）小生試吟一首、以紀折柳之情。（詞寄蘭陵王）（念
介）柳陰直、煙裡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
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
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
趁哀弦、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
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
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
念月榭携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裡、淚暗滴。

〔玉交枝〕題詞一遍、謝承他舉賢薦賢、而今再把詞來點、真箇是舊病難痊、鴛鴦拆開爲短篇、長吟只怕還重譴、（合）拆今宵孤身自眠、又何妨重重寫怨、（旦）

〔前腔〕心中生羨、看詞章風流似前、雖經折挫留餘喘、尚兀自揮灑聯翩、本是連枝並頭、鐵石堅到做了伯勞東去西飛燕、（合前）

（生）俺和你就此拜別、（拜介）（生）

〔川撥棹〕辭鄉面、記平時相燕婉、再不能整宿停眠、再不能整宿停眠、立斯須三生有緣、（合）怎教人着去鞭任從他足不前、（旦）

【前腔換頭】訴不了離愁、只自煎、搵不了啼粧、只自溼、從此去度日如年。從此去度日如年。願君家長途保全。（合前）（生）

【尾聲】臨行執手還相戀、歸向君王一句言。道床下人兒今去的遠、

一番清話又成空　滿紙離愁曲未終
情到不堪回首處　一齊分付與東風

第七折　賜環

（貼扮燕青上）（用齊微入聲韻）

【商調引子】【遶地游】來游上國。到處無人識。向章臺尋消問息。

白雲本是無心物。又被淸風引出來。俺浪子燕靑。前日隨着柴大官人進城探路。被柴大官人討入禁苑。挖出御屏上四字。俺宋公明哥哥。曉得官家時刻不忘。思量尋箇關節。討箇招安。那角妓李師師與官家打得訛熟。今欲到他家飲一巡兒酒。看取機會。着我先去送贄見之禮。來到此間。不免扯箇謊哄他。裡面有人麽。（丑扮媽媽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那箇。（貼拜介）是我。（丑）小哥高姓。（貼）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兒的子張閑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老娘怎不認得了。（丑想介）你不是太

平橋下的小張閒麼。（貼）正是。（丑）你那里去了。許多時不見（貼）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看老娘如今伏侍箇山東梁客人。是燕南河北第一個有名的財主。來此間做買賣。一者就賞元宵。二者要求娘子一面。怎敢說在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光送一百两金子爲進見之禮。與娘子打些頭面器皿。若得往來往來。還有罕物相送。（旦）禮物介（丑看伸舌介）好赤金也。火塊一般的。只一件。我女兒今日爲送周監稅。出城去了。却不在家。怎麼是好。（貼）少不得回來的。小人便閒坐一坐。等箇回

音（小生上）逍地遊後和風麗日。憶嬌姿來相探覓。是光陰怎生閒得。

自家道君皇帝。便是前日睿思殿上。失去了山東宋江四字。想城中必有奸細。已分付盤詰去了。心下好生不快。且與師師閒話去。（內喝）駕到（丑慌介）官家來了。怎麼好。女兒不在。誰人接待。張小乙哥。便與我支應一番則箇。（貼）我正要認一認官家。借此機會上前荅應去。（叩頭介）男女萬死。叩頭陛下。願陛下萬歲。（小生）師師怎麼不見。（貼）師師城外去

了。（小生）你是何人。（貼）男女是師師中表兄弟。一向

出外。今日回來。（小生）擡起頭來我看。（貼）擡頭介（小

生）怪道也一般俊秀的。你就是師師兄弟。必有技

藝。（貼）男女吹彈歌舞多曉得些。（小生）賜卿平身。將

曲奉酒。（貼送酒隨意唱時曲一隻介）（小生）此時已

是更餘。師師還未見到。可惱可惱。（旦愁妝上）

憶秦娥愁如織。歸來別淚還頻滴。還頻滴。翠幃春夢

江南行客。（見介）（貼暗下）（小生）更餘兀守方岑寂。何來

俏臉添悲慽。添悲慽。向時淹潤。這番狼藉。

（愁介）你看啼痕滿面。憔悴不勝。適自何來。意態如

此。（旦）臣妾萬死。臣妾知周邦彥爲罪押出國門。暫致一杯相別。不知得官家來此。接待不及。臣妾罪當萬死。（小生笑介）那妮子只是與那酸子相厚。這酸子輕口薄舌。專會做詞。今日你去送別。曾有詞否。從實奏來。（旦）有蘭陵王詞一詞。（小生）你起來唱一遍看。（旦）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小生）使得。（旦送酒介）

望作辭

京借作入

謝

（商調過曲）（二郎神）柳陰直。在煙中絲絲弄碧。曾見隋隄凡幾歷。飄綿拂水。從來專送行色。無奈登臨望故國。誰辭惜。小華倦客。算長亭。年來歲去。柔條折過千尺。

集賢賓閒尋舊日踪與跡。迹哀核燈照離席。榆火梨花方在即。一霎時催了寒食風高箭急待回首迢遙多驟人在北怎生不恨情堆積。

琥珀猫兒墜綵回別浦津堠已岑寂。冉冉斜陽春景那念相攜素手露橋笛悽惻。前事況思啼淚空滴。

（小生笑介）好詞好詞。關情之處。令人淚落真一時名手。怪不得他裝文得宜。明日元宵佳節。正須好詞不免赦其罪犯。召他轉來爲大晟樂正。供應詞章傳旨與兩府施行去。（旦叩頭介）如此多謝天恩

（小生笑介）連你也歡喜了。

屈辭道一聲赦也歡交集。詞去詞來還則是詞上力

（旦）可正是成敗蕭何一笑值

（旦）新詞動聽不爭多　成也蕭何敗也何

（小生）遇飲酒時須飲酒　得高歌處且高歌（下）

（旦市步）（丑引貼見旦介）小乙哥過來見了姐姐（旦）我正要問這是那一箇（丑）見這是太平橋張小乙哥。他引了一箇大財主。是山東采貝兒。送了一百兩金子為見禮。要與你喫一杯兒酒。因你不回。留他在此。恰遇聖駕到來。無人接待。虧得他認做了你的中表兄弟。支持答應。纔延這一會。等得你回

來也是箇道地人兒（貼）小人有幸。得嬌夫長。且候着丁娘去。小人回去。回覆員外。還着他幾時來（旦）明日是元宵。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卻請員外遊來少敘便是（貼）小人理會得（正是）

嫦娥曾有約（丑旦）明夜早些來（各下）

第八折　狎游（外宋江上　用齊天樂）

雙調引子（梅花引）留連客舍已元宵。誰能識俺根苗（末燕青上）憑是宮庭。魚服會行到（合）宿衛重重。戾底事。待看盡鶯花春色饒。

（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差之一時。失之千里。俺來

江不到東京看燈、怎曉得御屏上寫下名字、虧得俺柴進兄弟、取了出來。這兩日聞得賊門上提防甚緊。却是人山人海、誰識得破。俺一來要進去觀燈。二來要與當今打得熱的李師師往來一番、覷箇機會、昨日燕青兄弟。已到他家、約定了今日、又兼得見了官家回來、俺想若得我宋江遇見、可不將胸中之事、表白一通、討得箇招安。也不見得。（末）哥哥。招安也不是這樣容易討的。借這機會、通些消息、或者有用。也未可知。目今且落得去游耍一番。（燕青上）欲赴天邊約、須收月下襟、哥哥此時

正好進城了（外）我與柴大官人做伴同去走遭戴宗李逵兩箇兄弟扮做伴當遠遠跟着便了（衆行介）

（仙呂入雙調過曲）【六幺令】官街亂嚷趂着人多早過城壕無人認識大英豪齊胡混醉酕醄鎮鬧滿市皆諠笑鎮鬧滿市皆諠笑

（生）從此小街進去便是李家宅子了（衆行介）

【前腔】笙歌院落煞是撩人一曲魂消君王外宅貯多嬌燈光映月輪高畫欄十二珠簾悄畫欄十二珠簾悄（旦）全扮女童上

（前腔）遊人似湖。昨日相期佳客游遨。此時月色上花梢（貼）近前去。把門敲（旦出見迎外末介）（外末）慕名特地來相造。慕名特地來相造。

（相見禮介）（貼向旦指外介）這位就是員外。（旦）昨日張開多談大雅。又蒙厚賜。今辱左顧。蓬閣生光。（外）山僻之客。孤陋寡聞。得覩花容。生平願足。（旦）這位官人。是員外何人。（外）是表弟·華廷簡。（旦）多是貴客。夙世有緣。得遇二君。草草杯盤。以奉長者。（外）在下山鄉未曾見此富貴花魁娘子。名播寰宇。求見一面如登天之難。何況促膝笑·談。親賜杯酒。（旦）員外

此本清調也今皆以此調用之則須增去句

獎譽太過、何敢當此、丫鬟將酒過來。

【二犯江兒水】（五馬江兒水）逢霽色皇都春早、融和雪正消、看爭馳玉勒、競覩金鞭、羨從來結就的鳥遨遊御香飄、羣仙不待邀、樓接層霄、鐵鎖星橋、大家來看一箇飽、【朝元歌】幸遇着風流俊髦、廝覷了軒昂儀表、（錦）一個不枉了兩相輝燈月交。

（外）多蒙厚款、美酒嘉肴、清歌妙舞、鄙人遇此、如在天上。不勝酒狂、意欲亂道一詞、盡訴胸中鬱結、呈上花魁尊聽。（末）哥哥、花魁美情、正當請教。（外）待不才先訴心事啊

（前腔）問何處堪容狂嘯、天南地北遙、借山東煙水。暫買春宵。鳳城中春正好。薄倖怎生消。神仙體態嬌、（起介）想汀蓼洲蒿、皓月空高、雁行飛三匝繞、（做捰袖推拳勢介）誰識我忠肝共包。只等待金雞消耗、（貼桌介）愁萬種、醉鄉中兩鬢蕭。

（末）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旦）酒以合歡。何拘于禮。只是員外言語含糊有許多不明處。（外）借紙筆來。寫出請教。（旦）取筆硯過來。向員外告珠玉。

（外寫介）詞寄念奴嬌（念介）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

聞香。辟銷龍雲，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欽，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旦）細觀此詞，員外是何等之人。心中有其不平之事，奴家文義淺薄，解不出來。求員外明言。（外欲言介）（內叫）聖駕到後門了。（旦慌介）不能相陪，望乞恕罪。（急下）（外對來點介）我正要訴出心事，卻又去接駕了。我們且未可去，躲在暗處聽一回。（末貼）大哥有些酒意了。小心些則箇。（外）曉得。

始信桃源有路通　這回陡遇主人翁

今宵賸把銀缸照　猶恐相逢是夢中（各虛下）

第九折　鬧燈

（淨扮李逵大帽青衣內抹額束腰雜扮戴宗隨上　用東鍾韵）

（淨）浩氣沖天冠斗牛。英雄事業未曾酬。手提三尺龍泉劍。不斬奸邪誓不休。俺黑旋風李逵便是。俺大哥好沒來繇看燈看燈。竟與柴大官人燕小乙哥走入衒衏人家喫酒去了。却教我與戴院長扮做伴當跟隨在門外坐守。這可是俺耐煩的。不要惱起俺殺人放火的性子來。把這家子來斷箇罄盡。（做勢介）（戴）哥哥怎生對你說來。（淨）只怕大哥又

此句以笑爲[illegible]傳奇八[illegible]皆作問答有以故從曲點上前正宮曲亦錄

說我生辰俺且權忍片時也呵

北（雙調）（新水令）看長安燈火照天紅。以俺這老蒼頭也大家來閙哄。恕而生也花世界。小拜識也錦衚衕。儘偌大英雄。偌大英雄。替他每守門閭太知重。（虛下）

（小生旦上）

南（仙呂入雙調過曲）（步步嬌）三五良宵水輪湧、帝輦宸游動、（旦）今日該駕幸上清宮。歡情那處濃、（小生）朕今日幸上清宮方回。敕太子在宣德殿賜萬民御酒御宴在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同到卿家久等不至。只得自來。（旦）不道餘恩又得陪從、（小生）今日佳辰。宜有儀

詞傳旨宣周邦彥（旦）斟酒送金鍾。這些時值得佳詞供（生上）小臣周邦彥聞得陛下在此。特來獻元宵新詞（小生）念與朕聽（生念介）（詞寄解語花）風銷焰蠟。露浥洪鑪。花市光相射。桂華流瓦。纖雲散。耿耿素娥欲下。衣裳澹雅。看楚女纖腰一把。簫鼓喧。人影參差。滿路飄香麝○因念帝城放夜。望千門如畫。嬉笑游冶。鈿車羅帕。相逢處。自有暗塵隨馬。年光是也。惟只見舊情衰謝。清漏移。飛蓋歸來。從舞休歌罷。（小生）好詞好詞。得景得情。良辰美景。才子佳人。俱

在朕前、可喜可喜。周邦彥陞爲大晟樂府待制、賜與御酒三杯。（生飲酒謝恩介）（同唱）拼酒泛、金鍾道些時值得佳、何供。（全下）（淨上數隨上）（淨）

北【折桂令】漸東闌、古寺、聲鍾。等的人心熱腸、嘍。生的來背曲、腰躬、須知俺兄弟排連。盡多是江湖志量。怎走入花月樊籠。一壁廂主人情重。那堪俺坐客心慵。折倒威風。做啞妝聾。這的是黑爹爹性格溫柔。今日里學得箇舉止從容。（下）（外末貼上）

南【江兒水】萬里君門遠、乘輿驀地逢。天顏有喜親承奉。（外）向不急趁樽前無欄縱。把一生忠義多相控。（末）

（貼）這箇使不得。便親寫下招安、何用打破沙鍋。少不得受那奸邪搬弄、（下）（淨戴上）（淨）【北雁兒落帶得勝令】俺則待向章臺猛去衝、（戴）這裏頭沒你的勾當。（淨）莾兒郎認不得鸞和鳳、俺則待踏長街獨自游。（戴）我不與你去。你須失了隊。（淨）急忙裏認不出桃源洞。因此上權做個不惺憁。䆿子裏且包籠。困騰騰眼底生春夢。實丕丕心頭攪閙玄。難容、無明火渾身迸、宋公明也筭兒、這賭兒也算不公。

（淨）場上（介）（丑扮楊太尉上）

【南僥僥令】君王曾有約、游戲晚來同。（作走進門戴走

（搽淨坐不理介）（丑）是何處兒郎真懵懂見我貴人來不欽蹤（問淨介）你是那裡的狗弟子孩兒見了俺楊太尉站也不站起來從人拿住者（淨大做脫衣帽露內衣裳介）

【北收江南】呀要知咱名姓呵須教認得黑旋風（將丑打倒介）一拳兒打箇倒栽葱（丑武介）（衆勸介）使不得使不得（淨）方纔洩俺氣填胸（放火介）不是俺性兒不是俺性兒只教你今朝風月兩無功

（淨大喊介）梁山泊好漢全夥方在此（外末騎急上）

南（園林好）聽喧閙魚游釜中急奔脫鳥飛出籠渾一似山崩潮湧你看官家也從地道走了驚鳳輦離花禁田首處隔巫峰

（內喊介）休教走了黑旋風（外）燕小乙哥黑廝性發了只怕有失你是他降手快去接了他出城（淨舞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誰人來犯俺鋒誰人來犯俺鋒貼撲淨跌介）（淨看貼起笑介）元來是舊降手又相逢（貼）不要生事隨哥哥去罷（淨隨衆走介）恁道是保哥哥第一功頓金鎖走蛟龍須知是做郎君要擔怕

[illegible]昏明見

見旌旄簇擁旗斜斜貔虎相從、宋公明翠鄉一夢、楊

太尉傷司告訟、徐可一班兒弟兄逞雄、脫離着禍罷

呼、道的是鬧東京一場傳誦、

北清江引宋三郎豈是柔情種、只要把機關送、惹起

黑天蓬、好事成虛鬧、賺落得鬧元宵一、會兒哄。

周美成蓋世逞詞豪　宋公明一曲念奴嬌

李師師兩事傳佳話　合編成樁點鬧元宵